
禪宗全書


中華禪藏

禪宗全書

史傳部八

（8）

藍吉富 主編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五燈會元目錄

卷第十二

臨濟宗

南嶽下十世

葉縣省禪師法嗣……七一五

卷第十四

曹洞宗

青原下七世

青原下八世

青原下九世

青原下十四世

卷第十六

雲門宗

青原下十世下

青原下十一世

青原下十二世

青原下十四世

卷第十七

臨濟宗

南嶽下十一世

南嶽下十二世

卷第十八

南嶽下十三世下

南嶽下十四世

南嶽下十六世

卷第十九

臨濟宗

卷第二十

臨濟宗

南嶽下十五世下

南嶽下十七世

五燈會元卷第十二

南嶽下十世

汾陽昭禪師法嗣

石霜楚圓禪師

潭州石霜楚圓慈明禪師，全州李氏子。少爲書生，年二十二，依湘山隱静寺出家。其母有賢行，使之游方。聞汾陽道望，遂往謁焉。陽顧而默器之。經二年，未許入室。每見必罵詬，或毁詆諸方，及有所訓，皆流俗鄙事。一夕訴曰：「自至法席已再夏，不蒙指示，但增世俗塵勞，念歲月飄忽，己事不明，失出家之利。」語未卒，陽熟視，罵曰：「是惡知識，敢裨販我！」怒舉杖逐之。師擬伸救，陽掩師口。乃大悟曰：「是知臨濟道出常情。」服役七年，辭去，依唐明嵩禪師。嵩謂師曰：「楊大年內翰知見高，入道穩實，子不可不見。」師乃往見大年。年問曰：「對面不相識，千里却同風。」師曰：「近奉山門請。」年曰：「真箇脱空。」師曰：「前月離唐明。」年曰：「適來悔相問。」師曰：「作家。」年便喝。師曰：「恰是。」年復喝。師以手劃一劃。年吐舌曰：「真是龍象。」師曰：「是何言歟？」年喚客司：「點茶來，元來是屋裏人。」師曰：「也不消得。」茶罷又問：「如何是上座爲人一句？」師曰：「切。」年曰：「與麽，則長裙新婦拖泥走。」師曰：「誰

得似內翰？」年曰：「作家！作家！」師曰：「放你二十棒。」年拊膝曰：「這裏是甚麼所在？」師拍掌曰：「也不得放過。」年大笑。又問：「記得唐明當時悟底因緣麼？」師曰：「唐明問首山，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山曰：『楚王城畔，汝水東流。』」年曰：「秖如此語，意旨如何？」師曰：「水上挂燈毬。」年曰：「與麼則孤負古人去也。」師曰：「內翰疑則別參。」年曰：「三脚蝦蟆跳上天。」師曰：「一任踍跳。」年乃大笑。館于齋中，日夕質疑智證，因聞前言往行，恨見之晚。

朝中見駙馬都尉李公遵勗曰：「近得一道人，真西河師子。」李曰：「我以拘文，不能就謁，柰何！」年默然，歸語師曰：「李公佛法中人，聞道風遠至，有願見之心，政以法不得與侍從過從。」師於是黎明謁李公，公閱謁使童子問曰：「道得卽與上座相見。」師曰：「今日特來相看。」又令童子曰：「碑文刊白字，當道種青松。」師曰：「不因今日節，餘日定難逢。」童又出曰：「都尉言，與麼則與上座相見去也。」師曰：「脚頭脚底。」公乃出，坐定問曰：「我聞西河有金毛獅子，是否？」師曰：「甚麼處得此消息？」公便喝。師曰：「野干鳴。」公又喝。師曰：「恰是。」公大笑。師辭，公問：「如何是上座臨行一句？」師曰：「好將息。」公曰：「何異諸方。」師曰：「都尉又作麼生？」公曰：「放上座二十棒。」師曰：「專爲流通。」公又喝。師曰：「瞎。」公曰：「好去。」師應喏喏。自是往來楊李之門，以法爲友。久之，辭還河東。年曰：「有一語寄與唐明，得麼？」師曰：「明月照見夜行人。」年曰：「却不相當。」師曰：「更深猶自可，午後更愁人。」年曰：「開寶寺前金剛，近日因甚麼汗出？」師曰：「知。」年曰：「上座臨行，豈無爲人底句？」師曰：「重疊關山路。」年曰：「與麼則隨上座去也。」師噓一聲。年曰：「真師子兒，大師子吼。」師曰：「放去又收來。」年曰：「適來失脚踏

倒，又得家童扶起。」師曰：「有甚麼了期？」年大笑。師還唐明，李公遣兩僧訊師，師於書尾畫雙足，寫來僧名以寄之。公作偈曰：「黑毫千里餘，金槨示雙趺。人天渾莫測，珍重赤鬚胡。」師以母老，南歸至瑞州，首衆於洞山，時聰禪師居焉。先是，汾陽謂師曰：「我徧參雲門兒孫，特以未見聰爲恨。」故師依止三年，乃游仰山。楊大年以書抵宜春太守黃宗旦，使請師出世說法。守以南源致師，師不赴，旋特謁守願行。守問其故？對曰：「始爲讓，今偶欲之耳。」守大賢之。

住後，上堂：「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乃竪起拄杖曰：「這箇是南源拄杖子，阿那箇是經？」良久曰：「向下文長，付在來日。」喝一喝，下座。上堂，良久曰：「無爲無事人，猶是金鎖難。」喝一喝，下座。問：「如何是佛？」師曰：「水出高原。」問：「如何是南源境？」師曰：「黃河九曲，水出崑崙。」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隨流人不顧，斫手望扶桑。」上堂：「雲收霧卷，杲日當空。不落明暗，如何通信？」僧問：「山深覓不得時如何？」師曰：「口能招禍。」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洞庭湖裏浪滔天。」問：「東湧西沒時如何？」師曰：「尋。」問：「夜靜獨行時如何？」師曰：「三把茆。」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師曰：「響。」曰：「出匣後如何？」師噓一聲。問：「鬧中取靜時如何？」師曰：「頭枕布袋。」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堆堆地。」曰：「見後如何？」師曰：「堆堆地。」問：「一得永得時如何？」師曰：「抱石投河。」問：「仗鏌鎁劍，擬取師頭時如何？」師曰：「斬將去。」僧擬議，師便打。師住三年，棄去謁神鼎諲禪師。

鼎，首山高第，望尊一時，衲子非人類精奇，無敢登其門者。住山三十年，門弟子氣吞諸方。師髮

長不剪，弊衣楚音，通謁稱法姪。」一衆大笑。鼎遣童子問：「長老誰之嗣？」師仰視屋曰：「親見汾陽來！」鼎杖而出，顧見頎然。問曰：「汾州有西河師子，是否？」師指其後，絶叫曰：「屋倒矣！」童子返走，鼎回顧相矍鑠。師地坐，脱隻履而視之。鼎老忘所問，又失師所在。師徐起整衣，且行且語曰：「見面不如聞名。」遂去。鼎遣人追之不可。嘆曰：「汾州乃有此兒邪？」師自是名重叢林。

定林沙門本延有道行，雅爲士大夫所信敬。鼎見延，稱師知見可與臨濟。會道吾虛席，延白郡，請以師主之法，令整肅亡軀，爲法者集焉。上堂：「先寶應曰：第一句薦得，堪與祖佛爲師。第二句薦得，堪與人天爲師。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道吾則不然：第一句薦得，和泥合水。第二句薦得，無繩自縛。第三句薦得，四稜著地。所以道，起也海晏河清，行人避路；住也乾坤失色，日月無光。汝輩向甚麼處出氣？如今還有出氣者麼？有卽出來，對衆出氣看。如無，道吾爲汝出氣去也。」乃噓一聲，卓拄杖下座。

上堂：「道吾打鼓，四大部洲同參。拄杖橫也挑括乾坤大地，鉢盂覆也蓋却恒沙世界。且問諸人向甚麽處安身立命？若也知得，向北俱盧洲喫粥喫飯。若也不知，長連牀上喫粥喫飯。」次住石霜，當解夏，謂衆曰：「昨日作嬰孩，今朝年已老。未明三八九，難踏古皇道。手鑠黃河乾，脚踢須彌倒，浮生夢幻身，人命夕難保。天堂并地獄，皆由心所造。南山北嶺松，北嶺南山草。一雨潤無邊，根苗壯枯槁。五湖參學人，但問虛空討。死脱夏天衫，生披冬月襖。分明無事人，特地生煩惱。」喝一喝，下座。

上堂：「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要會箇中意，日午打三更。」遂喝一喝，曰：「且道是賓是主？還

有分得者麽？若也分得，朝打三千，暮打八百。若也未能，老僧失利。」因同道相訪。上堂：「颯颯涼風景，同人訪寂寥。煑茶山上水，燒鼎洞中樵。珍重！」問〔一〕：「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長安夜夜家家月。」曰：「來後如何？」師曰：「幾處笙歌幾處愁。」問：「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師曰：「槐木成林。」曰：「四山火來時如何？」師曰：「物逐人興。」曰：「步步登高時如何？」師曰：「雲生足下。」問：「古人封白紙，意旨如何？」師曰：「家貧路富。」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三日風，五日雨。」上堂：「夫宗師者，奪貧子之衣珠，究達人之見處。若不如是，盡是和泥合水漢。」良久曰：「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莫獻詩。」喝一喝。上堂：「我有一言，絶慮忘緣。巧説不得，衹要心傳。更有一語，無過直舉。且作麽生是直舉一句？」良久，以拄杖畫一畫，喝一喝。問：「已事未明，以何爲驗？」師曰：「玄沙曾見雪峯來。」曰：「意旨如何？」師曰：「一生不出嶺。」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馬有垂韁之報，犬有驏草之恩。」曰：「與麽則不別也。」師曰：「西天東土。」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打骨出髓。」

上堂：「入水見長人。珍重！」上堂：「面西行向東，北斗正離宮。道去何曾去，騎牛臥牧童。珍重！」上堂：「春生夏長卽不問，你諸人脚跟下一句作麽生道？」良久曰：「華光寺主。」便下座。上堂：「藥多病甚，網細魚稠。」便下座示衆，以拄杖擊禪牀一下云：「大衆還會麽？不見道，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香嚴恁麽悟去，分明悟得如來禪，祖師禪未夢見在。且道祖師禪有甚長處？若向言中取，則悞賺後人，直饒棒下承當，辜負先聖。萬法本閑，唯人自鬧。所以山僧居福嚴，

〔一〕問，原作「間」，據清藏本、續藏本改。

祇見福嚴境界，晏起早眠。有時雲生碧嶂，月落寒潭，音聲鳥飛鳴般若臺前，娑羅花香散祝融峰畔。把瘦筇，坐磐石，與五湖衲子時話玄微。灰頭土面住興化，祇見興化家風，迎來送去，門連城市，車馬駢闐。漁唱瀟湘，猿啼嶽麓，絲竹謌謠，時時入耳。復與四海高人，日談禪道，歲月都忘。且道居深山、住城郭，還有優劣也無？試道看！」良久云：「是處是慈氏，無門無善財。」問：「行脚不逢人時如何？」師曰：「釣絲絞水。」問：「尋枝摘葉卽不問，如何是直截根源？」師曰：「榔栗拄杖。」曰：「意旨如何？」師曰：「行卽肩挑雲水衲，坐來安在掌中擎。」問：「既是護法善神，爲甚麼張弓架箭？」師曰：「禮防君子。」問：「如何是佛？」師曰：「有錢使錢。」上堂：「祖師心印，一印印空，一印印水，一印印泥。如今還有印不著者麼？試向脚跟下，道將一句來。設你道得倜儻分明，第一不得行過衲僧門下，且道衲僧有甚麼長處？」良久曰：「人王三寸鐵，徧地是刀鎗。」喝一喝，卓拄杖下座。

上堂：「天已明，鼓已響。聖衆臻，齊合掌，如今還有不合掌者麼？有卽尼乾歡喜，無則瞿曇惡發。久立，珍重。」問：「磨礱三尺劔，去化不平人。師意如何？」師曰：「好去。」僧曰：「點。」師曰：「你看。」僧拍手一下，歸衆。師曰：「了。」

上堂：「北山南，南山北，日月雙明天地黑。大海江河盡放光，逢著觀音問彌勒。珍重！」問：「有理難伸時如何？」師曰：「苦。」曰：「恁麼則舌拄上齶也。」師噓一聲。僧曰：「將謂胡鬚赤。」師曰：「夢見興化脚跟麼？」示徒偈曰：「黑黑黑，道道道，明明明，得得得。」師室中插劔一口，以草鞋一對，水一盆，置在劔邊。每見入室，卽曰：「看！看！」有至劔邊擬議者，師曰：「險喪身失命了也。」便喝出。師冬日牓僧堂，

作此字：「ꝏ三三三几羿抽。」其下注曰：「若人識得，不離四威儀中。」首座見曰：「和尚今日放參。」師聞而笑之。寶元戊寅李都尉遣使邀師曰：「海內法友，唯師與楊大年耳。大年棄我而先，僕年來頓覺衰落，忍死以一見公。仍以書抵潭師，敦遣之。」師惻然與侍者舟而東下，舟中作偈曰：「長江行不盡，帝里到何時？既得涼風便，休將艣棹施。」至京師，與李公會月餘，而李公果歿。臨終畫一圓相，又作偈獻師：「世界無依，山河匪礙。大海微塵，須彌納芥。拈起幞頭，解下腰帶。若覓死生，問取皮袋。」師曰：「如何是本來佛性？」公曰：「今日熱如昨日。」隨聲便問師：「臨行一句作麼生？」師曰：「本來無罣礙，隨處任方圓。」公曰：「晚來困倦。」更不荅話。師曰：「無佛處作佛。」公於是泊然而逝。仁宗皇帝尤留神空宗，聞李公之化，與師問荅，加嘆久之。師哭之慟，臨壙而別。有旨賜官舟南歸。中途謂侍者曰：「我忽得風痺疾。」視之口吻已喎斜，侍者以足頓地曰：「當柰何！平生呵佛罵祖，今乃爾。」師曰：「無憂，爲汝正之。」以手整之如故。曰：「而今而後，不鈍置汝。」後年正月五日示寂，壽五十四，臘三十二。銘行實於興化，塔全身於石霜。續通鑑則平河東，在太平興國己卯。據佛運統紀，則師入滅於康定庚辰，以壽數逆而推之，則雍熙丁亥師始生，僧寶傳所載，恐失考證。

瑯邪慧覺禪師

滁州瑯邪山慧覺廣照禪師，西洛人也。父爲衡陽太守，因疾傾喪。師扶櫬歸洛，過澧陽藥山古剎，宛若夙居。緣此出家，遊方參問。得法汾陽，應緣滁水，與雪竇明覺同時唱道。四方皆謂二甘露門，

逮今淮南遺化如在。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銅頭鐵額。」曰：「意旨如何？」師曰：「鳥觜魚腮。」上堂：「奇哉十方佛，元是眼中花。欲識眼中花，元是十方佛。欲識十方佛，不是眼中花。欲識眼中花，不是十方佛。於此明得，過在十方佛。於此未明，聲聞起舞，獨覺臨粧。珍重！」僧問：「阿難結集即不問，迦葉微笑事如何？」師曰：「尅時尅節。」曰：「自從靈鷲分燈後，直至支那耀古今。」師曰：「點朱點漆。」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手攜書劍謁明君。」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卷起簾來無可覩。」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三更過孟津。」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獨坐鎮寰宇。」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猫兒戴紙帽。」曰：「出水後如何？」師曰：「狗子着靴行。」問：「拈椎竪拂即不問，瞬目揚眉事若何？」師曰：「趙州曾見南泉來。」曰：「學人未曉。」師曰：「今冬多雨雪，貧家爭奈何！」

上堂：「欲知常住身，當觀爛壞體。欲知常住性，當觀拄杖子。拄杖子吞却須彌，須彌吞却拄杖子。衲僧到這裏，若也擬議，劍梁落膊，輸降款，鐵作胸襟到海隅。」擊禪牀，下座。上堂：「見聞覺知，俱爲生死之因。見聞覺知，正是解脫之本。譬如師子反擲，南北東西且無定止。汝等諸人，若也不會，且莫孤負釋迦老子。吽。」

上堂：「山僧今日爲諸人說破，明眼衲僧莫去泥裏打坐。珍重！」上堂：「天高莫測，地厚寧知？白雲片片嶺頭飛，綠水潺潺澗下急。東湧西沒一句即不問，你生前殺後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時寒喫茶去。」

上堂：「阿呵呵，是甚麼？開口是，合口過。輕舟短棹泛波心，蓑衣箬笠從他破。嗄！」

上堂：「十方諸佛是箇爛木橛，三賢十聖是箇茅溷頭籌子。汝等諸人來到這裏作麼？」良久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上堂：「剪除狂寇，掃蕩攙槍，猶是功勳邊事。君臣道合，海晏河清，猶是法身邊事。作麼生是衲僧本分事？」良久曰：「透網金鱗猶滯水，回途石馬出紗籠。」

上堂：「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若人下得通方句，我當刎頸而謝之。」上堂，拈起拄杖曰：「山僧有時一棒作箇漫天網，打俊鷹快鷂。有時一棒作箇布絲網，摝蜆撈鰕。有時一棒作金毛師子，有時一棒作蝦蟇蚯蚓。山僧打你一棒，且作麼生商量？你若緇素，得出不妨。拄杖頭上眼，開照四天下。若也未然，從教立在古屏畔，待使丹青人畫圖。」

上堂：「擊水魚頭痛，穿林宿鳥驚。黃昏不擊鼓，日午打三更。諸禪德既是日午，爲甚却打三更？」良久曰：「昨見垂楊綠，今逢落葉黃。」

上堂：「拈起拄杖，更無上上。放下拄杖，是何模樣？髑髏峯後卽不問汝諸人，馬鐙裏藏身一句作麼生道？若道不得，拄杖子道去也。」卓一下，便歸方丈。

上堂：「進前卽死，退後卽亡。不進不退，又落在無事之鄉。何故？長安雖樂，不是久居。」

上堂：「汝等諸人在我這裏過夏，與你點出五般病：一、不得向萬里無寸草處去。二、不得孤峯獨宿。三、不得張弓架箭。四、不得物外安身。五、不得滯於生殺。何故？一處有滯，自救難爲。五處若通，方名導師。汝等諸人若到諸方，遇明眼作者，與我通箇消息，貴得祖風不墜。若是常徒，卽便寢息。

何故？躶形國裏誇服飾，想君太煞不知時。」

上堂：「山僧因看華嚴金師子章第九由心回轉善成門，又釋曰：如一尺之鏡，納重重之影象。若然者道有也得，道無也得，道非亦得，道是亦得。雖然如是，更須知有拄杖頭上一竅。若也不會，拄杖子穿燈籠，入佛殿，撞著釋迦，磕倒彌勒，露柱拊掌，呵呵大笑。你且道笑箇甚麼？」卓拄杖下座。上堂，拈拄杖曰：「盤山道向上一路滑，南院道壁立千仞嶮，臨濟道石火電光鈍。瑯邪有定乾坤底句，各各高著眼，高著眼。」卓拄杖下座。

大愚守芝禪師

瑞州大愚山守芝禪師，纔陞座，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言出口，駟馬難追。」問：「如何是城裏佛？」師曰：「十字街頭石幢子。」問：「不落三寸時如何？」師曰：「乾三長，坤六短。」曰：「意旨如何？」師曰：「切忌地盈虛。」問：「昔日靈山分半座，二師相見事如何？」師曰：「記得麼？」僧良久，師打禪牀一下，曰：「多年忘却也。」乃曰：「且住！且住！若向言中取則，句裏明機，也似迷頭認影；若也舉唱宗乘，大似一場寐語。雖然如是，官不容針，私通車馬。放一線道，有箇葛藤處。」遂敲禪牀一下，曰：「三世諸佛，盡皆頭痛。且道大衆，還有免得底麼？若一人免得，無有是處。若免不得，海印發光。」師乃竪起拂子曰：「這箇是印，那箇是光？這箇是光，那箇是印？掣電之機，徒勞佇思。會麼？老僧說夢，且道夢見箇甚麼？南柯十更若不會，聽取一頌：『北斗挂須彌，杖頭挑日月。林泉好商量，夏末秋風切。』」

珍重！」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天寒日短。」問：「心法無形，如何彫琢？」師曰：「一丁兩丁。」曰：「未曉者如何領會？」師曰：「透七透八。」上堂：「一擊響玲瓏，喧轟宇宙通。知音纔側耳，項羽過江東。與麼會，恰認得驢鞍橋作阿爺下頷。」上堂：「大愚相接大雄孫，五湖雲水競頭奔。競頭奔，有何門，擊箭寧知枯木存。枯木存，一年還曾兩度春。兩度春，帳裏真珠撒與人。撒與人，思量也是慕西秦。」上堂：「竪窮三際，橫徧十方，拈起也帝釋心驚，放下也地神膽戰。不拈不放，喚作甚麼？」自云：「蝦蟆。」

上堂：「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乃拈起拂子云：「狸奴白牯總在這裏放光動地，何謂如此兩段不同？」問：「如何是佛？」師曰：「鋸解秤錘。」上堂，大衆集定，乃曰：「現成公案，也是打揲不辦。」便下座。上堂：「大洋海底排班立，從頭第二鬢毛斑。爲甚麼不道第一鬢毛斑？要會麼，金蘂銀絲成玉露，高僧不坐鳳凰臺。」上堂衆集，乃曰：「爲衆竭力，禍出私門。」便下座。上堂：「翠巖路嶮巇，舉步涉千溪。更有洪源水，滔滔在嶺西。」擊禪牀，下座。示衆，擎起香合云：「明頭合，暗頭合。道得天下橫行，若道不得且合却。」下座。問：「如何是爲人一句？」師曰：「四角六張。」曰：「意旨如何？」師曰：「八凹九凸。」上堂：「沙裏無油事可哀，翠巖嚼飯餧嬰孩。他時好惡知端的，始覺從前滿面埃。」擊禪床下座。

石霜法永禪師

潭州石霜法永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臂長衫袖短。」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布

袴膝頭穿。」

法華全舉禪師

舒州法華院全舉禪師，到公安遠和尚處，安問：「作麼生是伽藍？」師曰：「深山藏獨虎，淺草露羣蛇。」曰：「作麼生是伽藍中人？」師曰：「青松蓋不得，黃葉豈能遮。」曰：「道甚麼？」師曰：「少年翫盡天邊月，潦倒扶桑没日頭。」曰：「一句兩句，雲開月露。作麼生？」師曰：「照破佛祖。」

到大愚芝和尚處，愚問：「古人見桃花意作麼生？」師曰：「曲不藏直。」曰：「那箇且從，這箇作麼生？」師曰：「大街拾得金，四鄰争得知？」曰：「上座還知麼？」師曰：「路逢劒客須呈劒，不是詩人不獻詩。」曰：「作家詩客！」師曰：「一條紅線兩人牽。」曰：「玄沙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又作麼生？」師曰：「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曰：「却是。」師曰：「樓閣凌雲勢，峰巒疊翠層。」

到琅邪覺和尚處，邪問：「近離甚處？」師曰：「兩浙。」曰：「船來陸來？」師曰：「船來。」曰：「船在甚處？」師曰：「步下。」曰：「不涉程途一句，作麼生道？」師以坐具摵一摵曰：「杜撰長老，如麻似粟。」拂袖而出。邪問侍者：「此是甚麼人？」者曰：「舉上座。」邪曰：「莫是舉師叔麼？先師教我尋見伊。」遂下。且過問上座：「莫是舉師叔麼？莫怪適來相觸忤。」師便喝。復問：「長老何時到汾陽？」邪曰：「某時到。」師曰：「我在浙江早聞你名，元來見解祇如此，何得名播寰宇？」邪遂作禮曰：「某甲罪過。」

師到杭州西庵，庵主曾見明招，主舉頌曰：「絶頂西峯上，峻機誰敢當。超然凡聖外，瞥起兩重光。」

師曰：「如何是兩重光？」主曰：「月從東出，日向西沒。」師曰：「庵主未見明招時如何？」主曰：「滿盞油難盡。」師曰：「見後如何？」主曰：「多心易得乾。」

住後，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白菊乍開重日暖，百年公子不逢春。」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大地絕消息，翛然獨任真。」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草荒人變色，凡聖兩齊空。」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清風與明月，野老笑相親。」

上堂：「釋迦不出世，達磨不西來，佛法徧天下，談玄口不開。」上堂：「鐘鳴鼓響，鵲噪鴉鳴。爲你諸人說般若、講涅槃了也。諸人還信得及麼？觀音菩薩向諸人面前作大神通；若信不及，却往他方救苦利生去也。」上堂：「開口又成增語，不開口又成剩語。」乃曰：「金輪天子勅，草店家風別。」上堂：「三世諸佛，口掛壁上。天下老和尚作麼生措手？你諸人到諸方作麼生舉？山僧恁麼道，也是久日樺來脣，喝一喝。」上堂：「古者道，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裏草深一丈，不可爲闍黎鎖却僧堂門去也。雖然如是，也是烏龜陸地弄塵行。」上堂：「語漸也返常合道，論頓也不留眹迹。直饒論其頓返其常，也是抑而爲之。」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甚麼百鳥銜花獻？」師曰：「果熟猿兼重。」曰：「見後爲甚麼不銜花？」師曰：「林疏鳥不過。」問：「七星光彩天將曉，不犯皇風試道看。」師曰：「將軍馬蹄紅。」曰：「錯。」師便打，僧禮拜，展坐具始收。師曰：「一展一收，法法皆周。擬欲更問，著甚來由。」遂問：「會麼？」僧曰：「不會。」師便打。

芭蕉谷泉禪師

南嶽芭蕉庵大道谷泉禪師，泉州人也。受法汾陽，放蕩湖湘，後省同參慈明禪師。明問：「白雲横谷口，道人何處來？」師左右顧視，曰：「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明曰：「未在更道。」師作虎聲，明以坐具便摵，師接住，推明置禪牀上，明却作虎聲。師大笑曰：「我見七十餘員善知識，今日始遇作家。」

師因倚遇上座來參，(遇後住法昌。)問：「庵主在麼？」師曰：「誰？」曰：「行脚僧。」師曰：「作甚麼？」曰：「禮拜庵主。」師曰：「恰值庵主不在。」曰：「你聻！」師曰：「向道不在，說甚麼你我。」拽棒趁出。遇次日再來，師又趁出。遇一日又來，問：「庵主在麼？」師曰：「誰？」曰：「行脚僧。」揭簾便入。師攔胸扭住曰：「我這裏狼虎縱横，尿牀鬼子，三回兩度來討甚麼？」曰：「人言庵主親見汾陽來。」師解衣抖擻曰：「你道我見汾陽有多少奇特？」曰：「如何是庵中主？」師曰：「入門須辨取。」曰：「莫祇這便是麼？」師曰：「賺却幾多人？」曰：「前言何在？」師曰：「聽事不真，喚鐘作甕。」曰：「萬法泯時全體現，君臣合處正中邪去也。」師曰：「驢漢不會便休，亂統作麼？」曰：「未審客來將何祇待？」師曰：「雲門餬餅趙州茶。」曰：「恁麼則謝師供養去也。」師叱曰：「我這裏火種也未有，早言謝供養。」師因大雪，作偈曰：「今朝甚好雪，紛紛如秋月。文殊不出頭，普賢呈醜拙。」慈明遷住福嚴，師又往省之。少留而還，作偈寄之曰：「相別而今又半年，不知誰共對談禪。一般秀色湘山裏，汝自匡徒我自眠。」明覽笑而已。

龍華曉愚禪師

蘄州黃梅龍華寺曉愚禪師，到五祖戒和尚處，祖問曰：「不落唇吻一句，作麼生道？」師曰：「老老大大，話頭也不照顧。」祖便喝，師亦喝。祖拈棒，師拍手便出。祖召曰：「闍黎且住話在。」師將坐具搭在肩上，更不回首。上堂：「摩騰入漢，已涉繁詞。達磨西來，不守己分。山僧今日與麼道，也是爲他閑事長無明。」

天聖皓泰禪師

安吉州天聖皓泰禪師，到琅邪，邪問：「埋兵掉鬬，未是作家。匹馬單鎗，便請相見。」師指邪曰：「將頭不猛，帶累三軍。」邪打師一坐具，師亦打邪一坐具。邪接住曰：「適來一坐具，是山僧令行，上座一坐具，落在甚麼處？」師曰：「伏惟尚饗。」邪拓開曰：「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師曰：「賊過後張弓。」邪曰：「且坐喫茶。」住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黑漆聖僧。」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看墻似土色。」

龍潭智圓禪師

唐州龍潭智圓禪師，辭汾陽，陽曰：「別無送路，與子一枝拄杖，一條手巾。」師曰：「手巾和尚受用，

拄杖卽不消得。」陽曰：「汝但將去，有用處在。」師便收。陽曰：「又道不用。」師便喝。陽曰：「已後不讓臨濟。」師曰：「正令已行。」陽來日送出三門，乃問：「汝介山逢尉遲時如何？」師曰：「一刀兩段。」陽曰：「彼現那吒，又作麽生？」師便拽拄杖，陽喝曰：「這回全體分付。」住後，僧問：「承教有言，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如何是真法？」師曰：「夜聚曉散。」問：「如何是龍潭劒？」師曰：「觸不得。」曰：「用者如何？」師曰：「白骨連山。」問：「昔日窮經，今日參禪，此理如何？」師曰：「兩彩一賽。」曰：「作麽生領會？」師曰：「去後不留蹤。」曰：「如何是佛？」師曰：「火燒不燃。」問：「古殿無佛時如何？」師曰：「三門前合掌。」

投子圓修禪師

舒州投子圓修禪師，僧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出口入耳。」曰：「來後如何？」師曰：「叉手並足。」

太子道一禪師

汾州太子院道一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賣扇老婆手遮日。」問：「紅輪未出時如何？」師曰：「照燭分明。」曰：「出後如何？」師曰：「撈天摸地。」問：「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慈母抱嬰兒。」曰：「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曰：「街頭巷尾。」曰：「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曰：「千斤擔子兩頭搖。」問：「古曲無音韻，如何和得齊？」師曰：「三九二十七，籬頭吹觱栗。」曰：「宮商角徵非關妙，石人拊掌笑呵

呵。」師曰：「同道方知。」

葉縣省禪師法嗣

浮山法遠禪師

舒州浮山法遠圓鑒禪師，鄭州人也。投三交嵩和尚出家。幼爲沙彌，見僧入室請問趙州庭栢因緣，嵩詰其僧，師傍有省。進具後，謁汾陽、葉縣，皆蒙印可。嘗與達觀穎薛大頭七八輩遊蜀，幾遭横逆，師以智脱之。衆以師曉吏事，故號遠録公。開堂拈香曰：「汝海枯木上生花，別迎春色。」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八十翁翁輥繡毬。」曰：「恁麼則一句迥然開祖胄，三玄戈甲振叢林。」師曰：「李陵元是漢朝臣。」問：「如何是佛？」師曰：「大者如兄，小者如弟。」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平地起骨堆。」問：「祖師門下，壁立千仞。正令當行，十方坐斷。和尚將何表示？」師曰：「寒貓不捉鼠。」曰：「莫便是爲人處也無？」師曰：「波斯不繫腰。」問：「新歲已臨，舊歲何往？」師曰：「目前無異怪，不用貼鍾馗。」曰：「畢竟如何？」師曰：「將謂目前無。」僧以手畫曰：「争柰這箇何！」師便打。師與王質待制論道，畫一圓相，問曰：「一不得匹馬單槍，二不得衣錦還鄉，鵲不得喜，鴉不得殃，速道！速道！」王罔措，師曰：「勘破了也。」

上堂：「更莫論古話今，祇據目前事與你諸人定奪區分。」僧便問：「如何是目前事？」師曰：「鼻孔。」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眼睛。」歐陽文忠公聞師奇逸，造其室，未有以異之。與客碁，師坐其旁。

文忠遽收局，請因碁說法。師卽令撾鼓陞座，曰：「若論此事，如兩家著碁相似，何謂也？敵手知音，當機不讓。若是綴五饒三，又通一路，始得有一般底。祇解閉門作活，不會奪角衝關，硬節與虎口齊彰，局破後徒勞綽斡。所以道，肥邊易得，瘦肚難求。思行則往往失粘，心麤而時時頭撞。休誇國手，謾說神僊。贏局輸籌卽不問，且道黑白未分時，一著落在甚麼處？」良久曰：「從來十九路，迷悟幾多人。」文忠加嘆，從容謂同僚曰：「修初疑禪語爲虛誕，今日見此老機緣，所得所造，非悟明於心地，安能有此妙旨哉！」

上堂：「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君王得一以治天下。衲僧得一，禍患臨身。」擊禪牀，下座。上堂：「諸佛出世，建立化門，不離三身智眼，亦如摩醯首羅三目。何故？一隻水泄不通，緇素難辨。一隻大地全開，十方通暢。一隻高低一顧，萬類齊瞻。雖然若是，本分衲僧陌路相逢，別具通天正眼始得。所以道，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且道狸奴白牯知有箇甚麼事？要會麼？深秋簾幕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

師暮年休於會聖巖，敍佛祖奧義，作九帶曰：「佛正法眼帶，佛法藏帶，理貫帶，事貫帶，理事縱橫帶，屈曲垂帶，妙叶兼帶，金針雙鎖帶，平懷常實帶。」學者既已傳誦，師曰：「若據圓極法門，本具十數，今此九帶，已爲諸人說了。更有一帶，還見得麼？若也見得親切分明，却請出來，對衆說看。說得分明，許汝通前九帶圓明道眼。若見不親切，說不相應，唯依吾語而爲已解，則名謗法。諸人到此如何？」衆無語，師叱之而去。

寶應法昭禪師

汝州寶應院法昭演教禪師，僧問：「一言合道時如何？」師曰：「七顛八倒。」曰：「學人禮拜。」師曰：「教休不肯休，直待雨淋頭。」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爲甚麽不得成佛道？」師曰：「赤脚騎鐵驢，直至海南居。」上堂：「十二時中，許你一時絶學，卽是學佛法。不見阿難多聞第一，却被迦葉擯出，不得結集。方知聰明博學，記持憶想，向外馳求，與靈覺心轉沒交涉。五蘊殼中透脱不過，順情生喜，違情生怒。蓋覆深厚，自纏自縛，無有解脱。流浪生死，六根爲患。衆苦所逼，無自由分，而被妄心於中主宰。大丈夫兒早搆取好！」喝一喝，曰：「參。」上堂：「寶應門風險，入者喪全身。作麽生是出身一句？若道不得，三十年後。」

大乘慧果禪師

唐州大乘山慧果禪師，僧問：「如何是從上來傳底意？」師曰：「金盤拓出衆人看。」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撥塵卽乖，見佛卽錯。」曰：「總不如是時如何？」師曰：「錯。」問：「如何是道？」師曰：「寬處寬，窄處窄。」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苦處苦，樂處樂。」曰：「道與道中人相去多少？」師曰：「十萬八千。」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天晴日出。」曰：「學人不會。」師曰：「雨下泥生。」

神鼎諲禪師法嗣

開聖寶情山主

荊南府開聖寶情山主，僧問：「如何是開聖境？」師曰：「三鳥引路。」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二虎巡山。」

妙智光雲禪師

天台山妙智寺光雲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東籬黃菊。」曰：「意旨如何？」師曰：「九月重陽。」

谷隱聰禪師法嗣

金山曇穎禪師

潤州金山曇穎達觀禪師，首謁大陽玄禪師，遂問：「洞山特設偏正君臣，意明何事？」陽曰：「父母未生時事。」師曰：「如何體會？」陽曰：「夜半正明，天曉不露。」師罔然。遂謁谷隱，舉前話，隱曰：「大陽不道不是，祇是口門窄，滿口說未盡。老僧即不然。」師問：「如何是父母未生時事？」隱曰：「糞墼子。」師曰：「如何是夜半正明，天曉不露？」隱曰：「牡丹花下睡猫兒。」師愈疑駭。一日普請，隱問：「今日運薪

邪？」師曰：「然。」隱曰：「雲門問：『僧人般柴柴般人？』如何會？」師無對。隱曰：「此事如人學書，點畫可効者工，否者拙，蓋未能忘法耳。當筆忘手，手忘心，乃可也。」師於是默契。良久曰：「如石頭云，執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隱曰：「汝以爲藥語，爲病語？」師曰：「是藥語。」隱呵曰：「汝以病爲藥，又安可哉？」師曰：「事如函得蓋，理如箭直鋒妙，寧有加者，而猶以爲病，實未喻旨。」隱曰：「妙至是，亦祇名理事。祖師意旨，智識所不能到，矧事理能盡乎？故世尊云：『理障礙正見知，事障續諸生死。』」師恍如夢覺，曰：「如何受用？」隱曰：「語不離窠臼，安能出蓋纏？」師嘆曰：「纔涉唇吻，便落意思。盡是死門，終非活路。」住後，示衆曰：「纔涉唇吻，便落意思。盡是死門，俱非活路。直饒透脫，猶在沉淪。莫教孤負平生，虛度此世。要得不孤負平生麼？」拈拄杖卓一下，曰：「須是莫被拄杖瞞始得。看看拄杖子，穿過你諸人髑髏，踍跳入你鼻孔裏去也。」又卓一下。僧問：「經文最初兩字是甚麼字？」師曰：「以字。」曰：「有甚麼交涉？」師曰：「八字。」曰：「好賺人！」師曰：「謗此經，故獲罪如是。」問：「一百二十斤鐵枷，教阿誰擔？」師曰：「老僧。」曰：「自作自受。」師曰：「苦！苦！」問：「和尚還曾念佛也無？」師曰：「不曾念佛。」曰：「爲甚麼不念佛？」師曰：「怕污人口。」

上堂，衆集定，首座出禮拜。師曰：「好好問著。」座低頭問話次，師曰：「今日不答話。」便歸方丈。上堂：「山僧門庭別，已改諸方轍。爲文殊拔出眼裏楔，教普賢休嚼口中鐵，勸人放開髂(枯駕切)蛇手，與汝斫却繫驢橛。駐意擬思量，喝曰：『捏捏參。』」上堂：「山僧平生，意好相撲，祇是無人搭對。今日且共首座搭對。」捲起袈裟，下座索首座相撲。座纔出，師曰：「平地上喫交。」便歸方丈。

上堂：「三世諸佛是奴婢，一大藏教是涕唾。」良久曰：「且道三世諸佛是誰奴婢？」乃將拂子畫一畫曰：「三世諸佛過這邊，且道一大藏教是誰涕唾？」師乃自唾一唾。上堂：「秤錘井底忽然浮，老鼠多年變作牛。慧空見了拍手笑，三脚猢猻差異猴。」上堂：「五千教典，諸佛常談。八萬塵勞，衆生妙用，猶未是金剛眼睛在。如何是金剛眼睛？」良久曰：「瞎。」上堂，大衆集定，有僧纔出禮拜，師曰：「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僧便問：「如何是時節因緣？」師便下座。問：「如何是向去底人？」師曰：「從歸青嶂裏，不出白雲來。」曰：「如何是却來底人？」師曰：「自從游紫陌，誰肯隱青山？」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家裏已無回日信，路邊空有望鄉牌。」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滄海盡教枯到底，青山直得碾爲塵。」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天地尚空秦日月，山河不見漢君臣。」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鶯囀千林花滿地，客游三月草侵天。」問：「如何有和尚家風？」師曰：「伸手不見掌。」曰：「忽遇仙陀客來，又作麽生？」師曰：「對面千里。」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臨濟。」曰：「恁麽則谷隱的子也。」師曰：「德山。」問：「如何是長法身？」師曰：「拄杖六尺。」曰：「如何是短法身？」師曰：「筭子三寸。」曰：「恁麽則法身有二也。」師曰：「更有方圓在。」上堂：「諸方鈎又曲，餌又香，奔湊猶如蜂抱王。因聖這裏，鈎又直，餌又無，猶如水底捺葫蘆。」舉拄杖作釣魚勢，曰：「深水取魚長信命，不曾將酒祭江神。」擲拄杖，下座。

洞庭慧月禪師

蘇州洞庭翠峯慧月禪師，僧問：「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時如何？」師曰：「脱却籠頭，卸却角馱。」曰：「撥出虛空去，處處盡聞香。」師曰：「雲愁聞鬼哭，雪壓髑髏吟。」問：「和尚未見谷隱時一句作麼生道？」師曰：「步步登山遠。」曰：「見後如何？」師曰：「驅驅信馬蹄。」

仗錫修己禪師

明州仗錫山修己禪師，與淨山遠公遊。嘗卓庵廬山佛手巖。後至四明山心，獨居十餘載，虎豹爲鄰。嘗曰：「羊腸鳥道無人到，寂寞雲中一箇人。」爾後道俗聞風而至，遂成禪林。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四稜著地。」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高枕無憂。」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舶船過海，赤脚回鄉。」

大乘德遵禪師

唐州大乘山德遵禪師，問谷隱曰：「古人索火，意旨如何？」曰：「任他滅。」師曰：「滅後如何？」曰：「初三十一。」師曰：「恁麼則好時節也。」曰：「汝見甚麼道理？」師曰：「今日一場困。」隱便打。師乃有頌曰：「索火之機實快哉，藏鋒妙用少人猜。要會我師親的旨，紅爐火盡不添柴。」僧問：「世界圓融一句，請師道。」師曰：「團團七尺餘。」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鼻大眼深。」上堂：「上來又不問，下去又不疑。不知是不是，是卽也大奇。」便下座。

竹園法顯禪師

荆南府竹園法顯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好手畫不成。」問：「如何是道？」師曰：「交橫十字。」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往往不相識。」

永福延照禪師

彭州永福院延照禪師，僧問：「如何是彭州境？」師曰：「人馬合雜。」僧以手作挽弓勢，師拈棒。僧擬議，師便打。

景清居素禪師

安吉州景清院居素禪師，僧問：「卽此見聞非見聞，爲甚麼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師曰：「填凹就缺。」問：「承和尚有言，寰中天子勅，塞外將軍令，如何是塞外將軍令？」師曰：「揭。」曰：「其中事如何？」師曰：「蹴。」曰：「莫便是和尚爲人處也無？」師彈指一下。問：「遠遠投師，乞師一接。」師曰：「新羅人打鼓。」曰：「如何領會？」師曰：「舶主未曾逢。」問：「如何是末上一句？」師曰：「金剛樹下。」曰：「如何是末後一句？」師曰：「拘尸城邊。」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波旬拊掌呵呵笑，迦葉擡頭不識人。」

仁壽嗣珍禪師

處州仁壽嗣珍禪師，僧問：「知師已得禪中旨，當陽一句爲誰宣？」師曰：「土雞瓦犬。」曰：「如何領會？」師曰：「門前不與山童掃，任意松釵滿路岐。」上堂：「明明無悟，有法卽迷。日上無雲，麗天普照。眼中無翳，空本無花。無智人前，不得錯舉。參！」

雲門顯欽禪師

越州雲門顯欽禪師，上堂，良久曰：「好箇話頭，若到諸方，不得錯舉。」便下座。

永慶光普禪師

果州永慶光普禪師，初問谷隱：「古人道，來日大悲院裏有齋。意旨如何？」曰：「日出隈陽坐，天寒不舉頭。」師入室次，隱曰：「適來因緣汝作麼生會？」師曰：「會則途中受用，不會則世諦流布。」曰：「未在更道。」師拂袖便出。住後，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蜀地用鑌鐵。」

駙馬李遵勗居士

駙馬都尉李遵勗居士，謁谷隱，問出家事。隱以崔趙公問徑山公案答之。公於言下大悟，作偈

曰：「學道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直趣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公一日與堅上座送別，公問：「近離上黨，得居中都，方接塵談，遽回虎錫。指雲屏之翠嶠，訪雪嶺之清流。未審此處彼處，的的事作麼生？」座曰：「利劍拂開天地靜，霜刀纔舉斗牛寒。」公曰：「恰值今日耳聵。」座曰：「一箭落雙鵰。」公曰：「上座爲甚麼著草鞋睡？」座以衣袖一拂，公低頭曰：「今日可謂降伏也。」座曰：「普化出僧堂。」公臨終時，膈胃躁熱，有尼道堅謂曰：「衆生見劫盡，大火所燒時，都尉切宜照管主人公。」公曰：「大師與我煎一服藥來。」堅無語。公曰：「道師姑藥也不會煎得。」公與慈明問答罷，泊然而終。語見慈明傳中。

英公夏竦居士

英公夏竦居士，字子喬。自契機於谷隱，日與老衲遊。偶上藍溥禪師至，公問：「百骸潰散時，那箇是長老自家底？」藍曰：「前月二十離蘄陽。」公休去。藍却問：「百骸潰散時，那箇是相公自家底？」公便喝。藍曰：「喝則不無，畢竟那箇是相公自家底？」公對以偈曰：「休認風前第一機，太虛何處著思惟。山僧若要通消息，萬里無雲月上時。」藍曰：「也是弄精魂。」

廣慧璉禪師法嗣

華嚴道隆禪師

東京華嚴道隆禪師，初參石門徹和尚，問曰：「古者道，但得隨處安閑，自然合他古轍。雖有此語，

疑心未歇時如何？」門曰：「知有乃可隨處安閑。如人在州縣住，或聞或見，千奇百怪，他總將作尋當〔一〕。不知有而安閑，如人在村落住，有少聲色則驚怪傳說。」師於言下有省。門盡授其洞上厥旨，後爲廣慧嗣。一日，福嚴承和尚問曰：「禪師親見石門，如何却嗣廣慧？」師曰：「我見廣慧，渠欲剃髮，使我擎凳子來。」慧曰：「道者，我有凳子詩聽取。」乃曰：「放下便平穩，我時便肯伊。」因敍在石門處所得。廣慧曰：「石門所示，如百味珍羞，祇是飽人不得。」師至和初游京，客景德寺，日縱觀都市，歸常二鼓。一夕不得入，卧於門之下。仁宗皇帝夢至寺門，見龍蟠地，驚覺。中夜遣中使視之，覩師熟睡鼻鼾，撼之驚覺，問名歸奏。帝聞名道隆，乃喜曰：「吉徵也。」明日召至便殿，問宗旨。師奏對詳允，帝大悅。後以偈句相酬唱，絡繹於道，或入對留宿禁中，禮遇特厚，賜號應制明悟禪師。皇祐間，詔大覺璉禪師於化成殿演法，召師問話，機鋒迅捷，帝大悅，侍衞皆山呼。師卽奏疏舉璉自代，禁林待問，秘殿譚禪，乞歸廬山。帝覽表不允。有旨：於曹門外建精舍延師，賜號華嚴禪院。開堂，僧問：「如何是道？」師曰：「高高低低。」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脚瘦草鞋寬。」師年八十餘，示寂於盛暑。安坐七日，手足柔和。全身塔于寺之東。

慧力慧南禪師

臨江軍慧力慧南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鐵牛不喫欄邊草，直上須彌頂上

〔一〕當，據義應作「常」字。

眠。」曰：「恁麼則昔日汝陽親得旨，臨江今日大敷揚。」師曰：「禮拜了退。」問：「如何是佛？」師曰：「頭大尾小。」曰：「未曉玄言，乞師再指。」師曰：「眉長三尺二。」曰：「恁麼則人人皆頂戴，見者盡攢眉。」師長嘘一聲，僧拍一拍便禮拜。師曰：「一任踍跳。」

廣慧德宣禪師

汝州廣慧德宣禪師，僧問：「祖祖相傳傳祖印，師今得法嗣何人？」師曰：「仲氏吹塤，伯氏吹篪。」曰：「恁麼則廣慧的子，首山親孫也。」師曰：「椽䃍裏坐地，不打闍黎。」

文公楊億居士

文公楊億居士，字大年。幼舉神嬰，及壯負才名而未知有佛。一日過同僚，見讀金剛經，笑且罪之，彼讀自若。公疑之曰：「是豈出孔孟之右乎？何佞甚！」因閱數板，懵然始少敬信。後會翰林李公維，勉令參問。及由秘書監出守汝州，首謁廣慧。慧接見，公便問：「布鼓當軒擊，誰是知音者？」慧曰：「來風深辨。」公曰：「恁麼則禪客相逢祇彈指也。」慧曰：「君子可入。」〔一〕公應「喏喏。」慧曰：「草賊大敗。」夜語次，慧曰：「秘監曾與甚人道話來？」公曰：「某曾問雲巖諒監寺：『兩箇大虫相齩時如何？』諒曰：『一合相。』某曰：『我祇管看，未審恁麼道還得麼？』」慧曰：「這裏卽不然。」公曰：「請和尚別一轉

〔一〕入，原作「八」，據清藏本改。

語。」慧以手作拽鼻勢，曰：「這畜生更跨跳在。」公於言下脫然無疑。有偈曰：「八角磨盤空裏走，金毛師子變作狗。擬欲將身北斗藏，應須合掌南辰後。」復抒其師承密證，寄李翰林曰：「病夫夙以頑惷，獲受獎顧。預聞南宗之旨，久陪上國之游。動靜咨詢，周旋策發，俾其刳心之有詣，牆面之無慚者，誠出於席間牀下矣。矧又故安公大師每垂誘導，自雙林滅影，隻履西歸，中心浩然，罔知所止。仍歲沈痾，神慮迷恍，殆及小間，再辨方位。又得雲門諒公大士見顧蓬蒿，諒之旨趣，正與安公同轍，並自廬山雲居歸宗而來，皆是法眼之流裔。去年假守茲郡，適會廣慧禪伯，實承嗣南院念，念嗣風穴，穴嗣先南院，南院嗣興化，興化嗣臨濟，臨濟嗣黃檗，黃檗嗣百丈，丈嗣馬祖，祖出讓和尚，讓即曹溪之長嫡也。齋中務簡，退食之暇，或坐邀而至，或命駕從之。請扣無方，蒙滯頓釋。半歲之後，曠然弗疑。如忘忽記，如睡忽覺。平昔礙膺之物，曝然自落。積劫未明之事，廓爾現前。固亦決擇之洞分，應接之無蹇矣。重念先德，率多參尋。如雪峯九上洞山，三到投子，遂嗣德山；臨濟得法於大愚，終承黃檗；雲巖多蒙道吾訓誘，乃爲藥山之子；丹霞親承馬祖印可，而終作石頭之裔。在古多有，於理無嫌。病夫今繼紹之緣，實屬於廣慧；而提激之自，良出於龍峯也。欣幸！欣幸！」公問廣慧曰：「承和尚有言，一切罪業，皆因財寶所生，勸人疏於財利。況南閻浮提衆生，以財爲命，邦國以財聚人，教中有財法二施，何得勸人疏財乎？」慧曰：「幡竿尖上鐵龍頭。」公曰：「海壇馬子似驢大。」慧曰：「楚雞不是丹山鳳。」公曰：「佛滅二千歲，比丘少慚愧。」公置一百問，請廣慧答。慧一一答回。公問李都尉曰：「釋迦六年苦行，成得甚麼事？」尉曰：「擔折知柴重。」公因微恙，問環大師曰：「某今日忽違和，大師慈悲，如何醫療？」環曰：「丁香

湯一盌。」公便作吐勢，環曰：「恩愛成煩惱。」環爲煎藥次，公叫曰：「有賊！」環下藥於公前，叉手側立。公瞠目眎之曰：「少叢林漢。」環拂袖而出。又一日，問曰：「某四大將欲離散，大師如何相救？」環乃搥胸三下。公曰：「賴遇作家。」環曰：「幾年學佛法，俗氣猶未除。」公曰：「禍不單行。」環作噓噓聲。公書偈遺李都尉曰：「漚生與漚滅，二法本來齊。欲識真歸處，趙州東院西。」尉見遂曰：「泰山廟裏賣紙錢。」尉卽至，公已逝矣。

南嶽下十一世

石霜圓禪師法嗣

翠巖可真禪師

洪州翠巖可真禪師，福州人也。嘗參慈明，因之金鑾同善侍者坐夏。善乃慈明高第，道吾真、楊岐會皆推伏之。師自負親見慈明，天下無可意者。善與語，知其未徹，笑之。一日山行，舉論鋒發。善拈一片瓦礫，置磐石上，曰：「若向這裏下得一轉語，許你親見慈明。」師左右視，擬對之。善叱曰：「竚思停機，情識未透，何曾夢見？」師自愧悚，卽還石霜。慈明見來，叱曰：「本色行脚人，必知時節，有甚急事，夏未了早已至此？」師泣曰：「被善兄毒心，終礙塞人，故來見和尚。」明遽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明嗔目喝曰：「頭白齒豁，猶作這箇見解，如何脫離生死？」師悚然，求指

示。」明曰：「汝問我。」師理前語問之。明震聲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師於言下大悟。師爽氣逸出，機辯迅捷，叢林憚之。

住翠巖日，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同坑無異土。」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深耕淺種。」問：「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曰：「一堵牆，百堵調。」曰：「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曰：「千日斫柴一日燒。」曰：「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渾家送上渡頭船。」問：「利人一句，請師垂示？」師曰：「三脚蝦蟇飛上天。」曰：「前村深雪裏，昨夜一枝開。」師曰：「飢逢王饍不能餐。」問：「如何是道？」師曰：「出門便見。」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擔枷過狀。」上堂：「先德道，此事如爆龜文，爆卽成兆，不爆成鈍。爆與不爆，直下便捏。上藍卽不然，無固無必，虛空走馬，旱地行船，南山起雲，北山下雨。」遂拈拄杖曰：「拄杖子變作天大將軍，巡歷四天下。有守節不守節，有戒行無戒行，一時奏與天帝釋。」乃喝一喝曰：「丈夫自有衝天志，莫向如來行處行。」卓一下上堂，舉龍牙頌曰：「學道如鑽火，逢煙未可休。直待金星現，歸家始到頭。」神鼎曰：「學道如鑽火，逢煙卽便休。莫待金星現，燒脚又燒頭。」師曰：「若論頓也，龍牙正在半途。若論漸也，神鼎猶少悟在。於此復且如何？諸仁者，今年多落葉，幾處掃歸家。」上堂：「臨陣抗敵，不懼生死者，將軍之勇也。入山不懼虎兕者，獵人之勇也。入水不懼蛟龍者，漁人之勇也。作麽生是衲僧之勇？」拈拄杖曰：「這箇是拄杖子，拈得、把得、動得，三千大千世界，一時搖動；若拈不得，把不得，動不得，文殊自文殊，解脫自解脫。參！」

上堂，舉：「僧問巴陵：『如何是道？』陵曰：『明眼人落井。』又問寶應：『如何是道？』應曰：『五鳳樓

前。』又問首山：『如何是道？』山曰：『脚下深三尺。』此三轉語，一句壁立千仞，一句陸地行船，一句賓主交參。諸人莫有揀得者麽？出來道看。如無且行羅漢慈，破結賊故。行菩薩慈，安衆生故。行如來慈，得如相故。」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五通賢聖。」曰：「學人不會。」師曰：「舌至梵天。」師將入滅，示疾甚勞苦。席藁于地，轉側不少休。喆侍者垂泣曰：「平生訶佛罵祖，今何爲乃爾？」師熟視，訶曰：「汝亦作此見解邪？」即起趺坐，呼侍者燒香，煙起遂示寂。

蔣山贊元禪師

蔣山贊元覺海禪師，婺州義烏人。姓傅氏，乃大士之裔也。夙修種智，隨願示生。父母感祥，閭里稱異。三歲出家，七歲爲僧。十五游方，遠造石霜，陞於丈室。慈明一見曰：「好好著槽廠。」師遂作驢鳴。明曰：「真法器耳。」俾爲侍者。二十年中，運水般柴，不憚寒暑，悉己躬親。求道後出世蘇臺、天峯、龍華、白雲，府帥請居誌公道場提綱宗要，機鋒迅敏，解行相應，諸方推服。丞相王公安石重師德望，特奏章服師號。公又堅辭鼎席，結廬定林山中，與師蕭散林下，清談終日。贈師頌曰：「不與物違真道廣，每隨緣起自禪深。舌根已淨誰能壞，足跡如空我得尋。」此亦明世希有事也。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東壁打西壁。」曰：「客來如何祇待？」師曰：「山上樵，井中水。」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驢胎馬腹。」問：「魯祖面壁，意旨如何？」師曰：「住持事繁。」問：「如何是大善知識？」師曰：「屠牛剥羊。」曰：「爲甚麽如此？」師曰：「業在其中。」上堂：「這箇若是，如虎戴角。這箇若不是，喚作甚麽？」良

久曰：「餧驢餧馬，珍重！」元祐元年，師乃遷化。丞相王公慟哭于塔，讚師真曰：「賢哉人也！行厲而容寂，知言而能默。譽榮弗喜，辱毀弗戚。弗矜弗克，人自稱德。有緇有白，來自南北。弗順弗逆，弗抗弗抑。弗觀汝華，唯食己實。孰其嗣之，我有遺則。」

武泉山政禪師

瑞州武泉山政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衣成人，水成田。」上堂：「黃梅席上，海衆千人。付法傳衣，碓坊行者。是則紅日西昇，非則月輪東上。參！」

雙峯省回禪師

南嶽雙峯寺省回禪師，上堂：「南番人泛船，塞北人摇艣。波斯入大唐，須彌山作舞。是甚麽說話？」師元豐六年九月十七日淨髮，沐浴辭衆。偈曰：「九十二光陰，分明對衆說。遠洞散寒雲，幽牕度殘月。」言訖坐逝。荼毗齒頂不壞，上有五色異光。

大寧道寬禪師

洪州大寧道寬禪師，僧問：「飲光正見，爲甚麽見拈花却微笑？」師曰：「忍俊不禁。」問：「丹霞燒木佛，院主爲甚麽眉鬚墮落？」師曰：「賊不打貧兒家。」問：「既是一真法界，爲甚麽却有千差萬別？」師曰：

「根深葉茂。」僧打圓相曰：「還出得這箇也無？」師曰：「弄巧成拙。」問：「如何是前三三，後三三？」師曰：「數九不到九。」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點茶須是百沸湯。」曰：「意旨如何？」師曰：「喫盡莫留滓。」有僧造師之室，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以火筯插火爐中，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頭不欠，尾不剩。」師在同安日，時有僧問：「既是同安，爲甚麼却有病僧化去？」師曰：「布施不如還却債。」上堂：「少林妙訣，古佛家風。應用隨機，卷舒自在。如拳作掌，開合有時。似水成漚，起滅無定。動靜俱顯，語默全彰。萬用自然，不勞心力。到這裏喚作順水放船，且道逆風舉棹，誰是好手？」良久曰：「弄潮須是弄潮人。」喝一喝曰：「珍重！」上堂：「無念爲宗，無住爲本。真空爲體，妙有爲用。所以道，盡大地是真空，徧法界是妙有。且道是甚麼人用得，四時運用，日月長明，法本不遷，道無方所，隨緣自在，逐物昇沈。此土他方，入凡入聖。雖然如是，且道入鄉隨俗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西天梵語，此土唐言。」

道吾悟真禪師

潭州道吾悟真禪師，上堂：「古今日月，依舊山河。若明得去，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若明不得，謗斯經故，獲罪如是。」上堂：「師子兒哮吼，龍馬駒踍跳。古佛鏡中明，三山孤月皎。」遂作舞，下座。上堂，舉：「洞山道：『五臺山上雲蒸飯，佛殿堦前狗尿天。剎竿頭上煎䭔子，三箇猢猻夜簸錢。』老僧卽不然。三面狸奴脚踏月，兩頭白牯手拏煙。戴冠碧兔立庭栢，脫殼烏龜飛上天。老僧葛藤盡被汝諸

人覰破了也。洞山老人，甚是奇特。雖然如是，祇行得三步四步，且不過七跳八跳。且道誵訛在甚麼處？老僧今日不惜眉毛，一時布施。」良久曰：「叮嚀損君德，無言真有功，任從滄海變，終不爲君通。」

問：「凝然便會時如何？」師曰：「老鼠尾上帶研槌。」問：「如何是真如體？」師曰：「夜叉屈膝眼睛黑。」曰：「如何是真如用？」師曰：「金剛杵打鐵山摧。」問：「如何是常照？」師曰：「針鋒上須彌。」曰：「如何是寂照？」師曰：「眉毛裏海水。」曰：「如何是本來照？」師曰：「草鞋裏踍跳。」僧退，師曰：「寂照常照本來照，草鞋底下常踍跳。更會針鋒上須彌，眉毛中水常渺渺。」問：「如何是佛？」師曰：「洞庭無蓋。」

上堂：「山前麥熟，廬陵米價，鎮州蘿蔔，更有一般。」良久曰：「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上堂：「古人道，認著依前還不是，實難會。土宿領下髭鬚多，波斯眼深鼻孔大。甚奇怪，欻然透過新羅界。」問僧：「甚處來？」曰：「堂中來。」師曰：「聖僧道甚麼？」僧近前不審。師曰：「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曰：「過在甚麼處？」師曰：「萬里崖州。」師不安，僧問：「和尚近日尊位如何？」師曰：「粥飯頭不了事。」僧無語。師鳴指一下。

上堂：「普化明打暗打，布袋横撒豎撒，石室行者踏碓，因甚志却下脚。」問：「如何是第一玄？」師曰：「釋尊光射阿難肩。」曰：「如何是第二玄？」師曰：「孤輪衆象攢。」曰：「如何是第三玄？」師曰：「泣向枯桑淚漣漣。」曰：「如何是第一要？」師曰：「最好精麁照。」曰：「如何是第二要？」師曰：「閃電乾坤光晃耀。」曰：「如何是第三要？」師曰：「路夾青松老。」上堂，舉：「僧問首山：『如何是佛？』山曰：『新婦騎驢阿家牽。』」師曰：「手提巴鼻脚踏尾，仰面看天聽流水。天明送出路傍邊，夜靜還歸茅屋裏。」

蔣山保心禪師

蔣山保心禪師，僧問：「月未圓時如何？」師曰：「順數將去。」曰：「圓後如何？」師曰：「倒數將來。」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黑漆露柱。」問：「聲色兩字如何透得？」師曰：「一手吹，一手拍。」

百丈惟政禪師

洪州百丈惟政禪師，上堂：「巖頭和尚用三文錢索得箇妻，祇解撈蝦摝蜆，要且不解生男育女，直至如今，門風斷絕。大衆要識巖公妻麼？百丈今日不惜脣吻，與你諸人注破：蓬鬢荆釵世所稀，布裙猶是嫁時衣。」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甚麼百鳥銜花獻？」師曰：「有錢千里通。」曰：「見後爲甚麼不銜花？」師曰：「無錢隔壁聾。」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六六三十六。」曰：「來後如何？」師曰：「九九八十一。」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木耳樹頭生。」問：「一切法是佛法，意旨如何？」師曰：「一重山下一重人。」問：「上行下斅，未是作家。背楚投吳，方爲達士。豈不是和尚語？」師曰：「是。」曰：「父財子用也。」師曰：「汝試用看。」僧擬議，師便打。上堂：「天台普請，人人知有，南嶽遊山，又作麼生？會則燈籠笑你，不會有眼如盲。」

香山蘊良禪師

明州香山蘊良禪師，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刹竿頭上舞三臺。」曰：「如何是接初機句？」師曰：「上大人。」曰：「如何是末後句？」師曰：「雙林樹下。」問：「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曰：「磨坊裏。」上堂，良久，呵呵大笑曰：「笑箇甚麽？笑他鴻鵠冲天飛，烏龜水底逐魚兒。三箇老婆六隻奶，金剛背上爛如泥。呵呵呵，知不知，東村陳大眚。參！」

南峯惟廣禪師

蘇州南峯惟廣禪師，上堂：「一問一答，如鐘含響，似谷應聲。蓋爲事不獲已，且於建化門中，放一線道。若據衲僧門下，天地懸殊，且道衲僧有甚麽長處？」良久曰：「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咄！」

大溈德乾禪師

潭州大溈德乾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水從山上出。」曰：「意旨如何？」師曰：「溪澗豈能留？」乃曰：「山花似錦，文殊撞著眼睛；幽鳥綿蠻，觀音塞却耳際。諸仁者更思量箇甚麽？昨夜三更睡不著，翻身捉得普賢，貶向無生國裏，一覺直至天明。今朝又得與諸人相見說夢。噫！是甚麽說話。」卓拄杖，下座。

靈山本言禪師

全州靈山本言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誰教汝恁麼問？」曰：「今日起動和尚也。」師曰：「謝訪及。」

廣法源禪師

安吉州廣法院源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甎頭瓦片。」問：「鬧中取靜時如何？」師曰：「冤不可結。」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眉毛下。」曰：「便與麼會時如何？」師曰：「瞳兒笑點頭。」問：「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日月星辰。」曰：「如何是向下事？」師曰：「地獄鑊湯。」問：「萬里無雲時如何？」師曰：「猢猻忍餓。」曰：「乞師拯濟。」師曰：「甚麼火色。」問：「古人拈槌舉拂，意旨如何？」師曰：「白日無閑人。」曰：「如何承當？」師曰：「如風過耳。」問：「握劍當胸時如何？」師曰：「老鴉成隊。」曰：「正是和尚見處。」師曰：「蛇穿鼻孔。」僧拂袖便出。師曰：「大衆相逢。」問：「從上諸聖向甚麼處行履？」師曰：「十字街頭。」曰：「與麼則敗缺也。」師曰：「知你不到這田地。」曰：「到後如何？」師曰：「家常茶飯。」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乾薑附子。」曰：「與麼則不同也。」師曰：「冰片雪團。」上堂：「春雨微微，簷頭水滴，聞聲不悟，歸堂面壁。」上堂：「若論大道，直教杼山無開口處。你諸人試開口看。」僧便問：「如何是大道？」師曰：「擔不起。」曰：「爲甚麼擔不起？」師曰：「大道。」上堂：「若論此事，切莫道著。道著卽頭角

生。」有僧出曰：「頭角生也。」師曰：「禍事。」曰：「某甲罪過。」師曰：「龍頭蛇尾，伏惟珍重！」師元豐八年十月十二晚，忽書偈曰：「雪鬢霜髭九九年，半肩毳衲盡諸緣。廓然笑指浮雲散，玉兔流光照大千。」擲筆而寂。

靈隱德章禪師

靈隱德章禪師，初住大相國寺西經藏院。慶曆八年九月一日，仁宗皇帝詔師於延春閣下齋，宣普照大師問：「如何是當機一句？」師曰：「一言迥出青霄外，萬仞峯前嶮處行。」曰：「作麼生是嶮處行？」師便喝。曰：「皇帝面前，何得如此？」師曰：「也不得放過。」明年又宣入內齋，復宣普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雷驚細草萌芽發，高山進步莫遲遲。」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戴角披毛異，來往任縱橫。」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出門天外迥，流山影不真。」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寒林無宿客，大海聽龍吟。」後再宣入化成殿齋，宣守賢問：「齋筵大啓，如何報答聖君？」師曰：「空中求鳥跡。」曰：「意旨如何？」師曰：「水內覓魚蹤。」師進心珠歌曰：「心如意，心如意，任運隨緣不相離。但知莫向外邊求，外邊求，終不是，枉用工夫隱真理。[一]識心珠，光耀日，秘藏深密無形質。拈來掌內衆人驚，二乘精進爭能測。碧眼胡鬚指出，臨機妙用何曾失？尋常切忌與人看，大地山河動岌岌。」師皇祐二年乞歸山林養老。御批杭州靈隱寺住持，賜號明覺

[一]枉，原誤作「柱」，今改。

琅邪覺禪師法嗣

定慧超信禪師

蘇州定慧院超信海印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師曰：「湘源斑竹杖。」曰：「意旨如何？」師曰：「枝枝帶淚痕。」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那吒忿怒。」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衲僧罔措。」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西天此土。」上堂：「泥蛇齩石鼈，露柱啾啾叫。須彌打一棒，閻老呵呵笑。參！」上堂：「若識般若，卽被般若縛。若不識般若，亦被般若縛。識與不識，拈放一邊，却問諸人如何是般若體？參堂去！」上堂：「鶯聲闌，蟬聲急，入水烏龜頭不濕。鷺鶿飛入蘆花叢，雪月交輝俱不及。吽！」

泐潭曉月禪師

洪州泐潭曉月禪師，僧問：「修多羅教，如標月指，未審指箇甚麼？」師曰：「請高著眼。」曰：「曙色未分人盡望，及乎天曉也尋常。」師曰：「年衰鬼弄人。」

姜山方禪師

越州姜山方禪師，僧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單著布衫穿市過。」曰：「學人未曉。」師曰：「騎驢

踏破洞庭波。」曰：「透過三級浪，專聽一聲雷。」師曰：「伸手不見掌。」曰：「還許學人進向也無？」師曰：「踏地告虛空。」曰：「雷門之下，布鼓難鳴。」師曰：「八花毬子上，不用繡紅旗。」曰：「三十年後，此話大行。」師便打。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穿針嫌眼小。」曰：「出水後如何？」師曰：「盡日展愁眉。」問：「如何是一塵入正受？」師曰：「蛇銜老鼠尾。」曰：「如何是諸塵三昧起？」師曰：「鼈齩釣魚竿。」曰：「恁麼則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去也。」師曰：「堂前一盌夜明燈，簾外數莖青瘦竹。」問：「諸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不識酒望子。」曰：「出世後如何？」師曰：「釣魚船上贈三椎。」問：「如何是佛？」師曰：「留髭表丈夫。」問：「奔流度刃，疾燄過風，未審姜山門下，還許借借也無？」師曰：「天寒日短夜更長。」曰：「錦帳繡鴛鴦，行人難得見。」師曰：「髑髏裏面氣衝天。」僧召和尚，師曰：「雞頭鳳尾。」曰：「諸方泥裹洗，〔一〕姜山晝將來。」師曰：「姜山今日爲客，且望闍黎善傳。」便打。上堂：「穿雲不渡水，渡水不穿雲。乾坤把定不把定，虛空放行不放行。橫三竪四，乍離乍合，將長補短，卽不問汝諸人，飯是米做一句，要且難道。」良久曰：「私事不得官酬。」上堂：「不是道得道不得，諸方盡把爲奇特。寒山燒火滿頭灰，笑罵豐干這老賊。」

白鹿顯端禪師

福州白鹿山顯端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九州百粵。」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乘肥衣

〔一〕諾，據義應作「諸」字。

錦。」問：「如何是大善知識？」師曰：「持刀按劍。」曰：「爲甚麼如此？」師曰：「禮防君子。」問：「如何是異類？」師曰：「鵶巢生鳳。」上堂：「摩騰入漢，肉上剜瘡。僧會來吴，眼中添屑。達磨九年面壁，鬼魅之由。二祖立雪求心，翻成不肖。汝等諸人到這裏，如何吐露？若也道得，海上橫行。若道不得，林間獨卧。」以拄杖擊禪牀一下。問：「如何是無相佛？」師曰：「灘頭石師子。」曰：「意旨如何？」師曰：「有心江上住，不怕浪淘沙。」問：「凝然湛寂時如何？」師曰：「不是闍黎安身立命處。」曰：「如何是學人安身立命處？」師曰：「雲有出山勢，水無投澗聲。」問：「如何是教意？」師曰：「楞伽會上。」曰：「如何是祖意？」師曰：「熊耳山前。」曰：「教意祖意，相去幾何？」師曰：「寒松連翠竹，秋水對紅蓮。」

琅邪智遷禪師

滁州琅邪山智遷禪師，僧問：「如何是琅邪境？」師曰：「松因有恨蕭疏老，花爲無情取次開。」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髮長僧貌醜。」問：「如何是和尚爲人句？」師曰：「眼前三尺雪。」曰：「莫便是也無？」師曰：「腦後一枝花。」

涼峯洞淵禪師

泉州涼峯洞淵禪師，僧問：「如何是涅槃？」師曰：「刀斫斧劈。」曰：「如何是解脱？」師曰：「衫長袴短。」問：「諸聖不到處，師還知也無？」師曰：「老來無力下禪牀。」問：「離四句，絶百非時如何？」師曰：「柴

門草自深。」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松直棘曲。」問：「如何是佛？」師曰：「金沙照影。」曰：「如何是道？」師曰：「玉女拋梭。」曰：「佛與道相去幾何？」師曰：「龜毛長一丈，兔角長八尺。」

真如方禪師

真州真如院方禪師，參琅邪，唯看柏樹子話。每入室，陳其所見，不容措詞，常被喝出。忽一日大悟，直入方丈曰：「我會也。」琅邪曰：「汝作麼生會？」師曰：「夜來牀薦暖，一覺到天明。」琅邪可之。

興教坦禪師

宣州興教院坦禪師，永嘉牛氏子。業打銀，因淬礪瓶器有省。即出家，參琅邪，機語頓契。後依天衣懷禪師，時住興教，擢爲第一座。衣受他請，欲聞州乞師繼之。時刁景純學士守宛陵，衣恐刁涉外議，乃於觀音前祝曰：「若坦首座道眼明白，堪任住持，願示夢於刁學士。」刁夜夢牛在興教法座上。衣凌晨辭州，刁舉所夢，衣大笑。刁問其故，衣曰：「坦首座姓牛，又屬牛。」刁就座出帖請之，師受請陞座。有雪竇化主省宗出，問：「諸佛未出世，人人鼻孔遼天。出世後爲甚麼杳無消息？」師曰：「雞足峯前風悄然。」宗曰：「未在更道。」師曰：「大雪滿長安。」宗曰：「誰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拂袖歸衆，更不禮拜。師曰：「新興教今日失利。」便歸方丈。令人請宗至，師曰：「適來錯祗對一轉語，人天衆前何不禮拜蓋覆却？」宗曰：「大丈夫膝下有黃金，爭肯禮拜無眼長老？」師曰：「我別有語在。」宗乃理前語，至「未

在「更道」處，師曰：「我有三十棒寄你打雪竇。」宗乃禮拜。

歸宗可宣禪師

江州歸宗可宣禪師，漢州人也。壯爲僧，即出峽依琅邪，一語忽投，羣疑頓息。琅邪可之。未幾，令分座。淨空居士郭功甫過門問道，與厚。及師領歸宗，時功甫任南昌尉，俄郡守恚師不爲禮，捃甚。遂作書寄功甫曰：「某世緣尚有六年，奈州主抑逼，當棄餘喘，託生公家，願無見阻。」功甫閱書驚喜，且領之。中夜，其妻夢間見師入其寢，失聲曰：「此不是和尚來處。」功甫撼而問之，妻詳以告。呼燈取書示之，相笑不已。遂孕，及生，乃名宣老。朞年記問如昔。至三歲，白雲端禪師抵其家，始見之。曰：「吾姪來也。」雲曰：「與和尚相別幾年？」宣倒指曰：「四年矣。」蓋與相別一年方死。雲曰：「甚處相別？」曰：「白蓮莊上。」雲曰：「以何爲驗？」曰：「爹爹媽媽明日請和尚齋。」忽聞推車聲，雲問：「門外是甚麼聲？」宣以手作推車勢。雲曰：「過後如何？」曰：「平地兩條溝。」果六周無疾而逝。

長水子璿講師

秀州長水子璿講師，郡之嘉興人也。自落髮誦楞嚴不輟。從洪敏法師講至「動靜二相，了然不生」，有省。謁敏曰：「敲空擊木，木一作竹。尚落筌蹄。舉目揚眉，已成擬議。去此二途，方契斯旨。」敏拊而證之。然欲探禪源，罔知攸往。聞琅邪道重當世，即趨其席。值上堂次，出問：「清淨本然，云何忽

生山河大地？」琅邪憑陵荅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師領悟，禮謝曰：「願侍巾瓶。」琅邪謂曰：「汝宗不振久矣，宜厲志扶持，報佛恩德，勿以殊宗爲介也。」乃如教，再拜以辭。後住長水，承稟日顧衆曰：「道非言象得，禪非擬議知。會意通宗，曾無別致。」由是二宗仰之。嘗疏楞嚴等經，盛行於世。

大愚芝禪師法嗣

雲峯文悅禪師

南嶽雲峯文悅禪師，南昌徐氏子。初造大愚，聞示衆曰：「大家相聚喫莖齏，若喚作一莖齏，入地獄如箭射。」便下座。師大駭，夜造方丈，愚問：「來何所求？」師曰：「求心法。」愚曰：「法輪未轉，食輪先轉。後生趁色力健，何不爲衆乞食？我忍飢不暇，何暇爲汝說禪乎？」師不敢違。未幾，愚移翠巖，師納疏罷，復過翠巖求指示。巖曰：「佛法未到爛却，雪寒宜爲衆乞炭。」師亦奉命，能事罷復造方丈。巖曰：「堂司闕人，今以煩汝。」師受之不樂，恨巖不去心地。坐後架，桶箍忽散，自架墮落。師忽然開悟，頓見巖用處。走搭伽黎，上寢堂。巖迎笑曰：「維那，且喜大事了畢。」師再拜，不及吐一辭而去。服勤八年，後出世翠巖。時首座領衆出迎，問曰：「德山宗乘卽不問，如何是臨濟大用？」師曰：「你甚處去來？」座擬議，師便掌。座擬對，師喝曰：「領衆歸去！」自是一衆畏服。

僧問：「如何是道？」師曰：「路不拾遺。」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草賊大敗。」僧禮拜，師噓一聲。問：「萬法歸一，一歸何所？」師曰：「黃河九曲。」曰：「如何是第一句？」師曰：「垂手過膝。」曰：「如何是第

二句？」師曰：「萬里崖州。」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糞箕掃帚。」問：「如何是深山巖崖佛法？」師曰：「猢猻倒上樹。」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皮裏骨。」問：「不涉廉纖，請師速道。」師曰：「須彌山。」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柴場荻草。」上堂：「語不離窠道，焉能出蓋纏？片雲橫谷口，迷却幾人源。所以道，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汝等諸人，到這裏憑何話會？」良久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上堂：「過去諸佛已滅，未來諸佛未生。正當今日，佛法委在翠巖。放行則隨機利物，把住則瓦解冰消。且道把住好，放行好？」良久曰：「咄！這野狐精。」擊禪牀下座。

上堂：「汝等諸人，與麼上來，大似刺腦入膠盆。與麼下去，也是平地喫交，直饒不來不去，朝打三千，暮打八百。」上堂：「道遠乎哉？觸事而真。聖遠乎哉？體之則神。所以娑婆世界，以音聲爲佛事。香積世界，以香飯爲佛事。翠巖這裏，祇於出入息內供養承事。過現未來，塵沙諸佛，無一空過者。過現未來，塵沙諸佛，是翠巖侍者，無一不到。如一不到，三十拄杖。諸上座還會麼？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爲報佛恩。」

上堂：「有情之本，依智海以爲源；含識之流，總法身而爲體。祇爲情生智隔，想變體殊；達本情忘，知心體合。諸禪德會麼？古佛與露柱相交，佛殿與燈籠鬬額。若也不會，單重交拆。」上堂：「竿木隨身，逢場作戲。然雖如是，一手不獨拍，衆中莫有作家禪客，本分衲僧，出來共相唱和。有麼？」時有僧出，禮拜，師曰：「依俙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便下座。

上堂：「天明平旦，萬事成辦。北俱盧洲長粳米飯。」下座。上堂：「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

你等諸人，橫擔拄杖，向甚麼處行脚？」良久曰：「東勝身洲持鉢，西瞿耶尼喫飯。」上堂：「假使心通無量時，歷劫何曾異今日？且道今日事作麼生？」良久曰：「烏龜鑽破壁。」上堂：「見聞覺知無障礙，聲香味觸常三昧。衲僧道會也，山是山，水是水，飢來喫飯，困來打睡。忽然須彌山跨跳入你鼻孔裏，摩竭魚穿你眼睛中，作麼生商量？」良久曰：「參堂去！」

上堂：「一刀兩段，未稱宗師。就下平高，固非作者。翠巖到這裏，口似匾擔，你等諸人作麼生商量？」良久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上堂：「若見諸相非相，卽山河大地，並無過咎。諸上座終日著衣喫飯，未曾齩著一粒米，未曾挂著一縷絲，便能變大地作黃金，攪長河爲酥酪。然雖如是，著衣喫飯卽不無，衲僧門下汗臭氣也未夢見在。」上堂：「普賢行，文殊智，補陁巖上清風起，瞎驢趁隊過新羅，吉獠舌頭三千里。」上堂，拈起拄杖曰：「掌鉢盂向香積世界，爲甚麼出身無路？挑日月於拄杖頭上，爲甚麼有眼如盲？直得風行草偃，響順聲和，無纖芥可留，猶是交争底法。作麼生是不交争底法？」卓拄杖下座。

上堂：「臨濟先鋒，放過一著，德山後令，且在一邊。獨露無私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堪嗟楚下鍾離昧。(音抹)」以拂子擊禪牀，下座。上堂：「教中道，種種取捨，皆是輪回。未出輪回而辨圓覺，彼圓覺性卽同流轉。若免輪回，無有是處？你等諸人，到這裏且作麼生辨圓覺？」良久曰：「荷葉團團團似鏡，菱角尖尖尖似錐。」以拂擊禪牀。

上堂：「古人道，山河石壁，不礙眼光。」師曰：「作麼生是眼？」拈拄杖打禪牀一下，曰：「須彌山百雜

碎卽不問，你且道娑竭羅龍王年多少？」俗士問：「如何是佛？」師曰：「著衣喫飯量家道。」曰：「恁麼則退身三步，叉手當胸去也。」師曰：「醉後添杯不如無。」小參，舉百丈歲夜示衆曰：「你這一隊後生，經律論固是不知，入衆參禪禪又不會，臘月三十日，且作麼生折合去！」師曰：「灼然！諸禪德去聖時遙，人心澹泊，看却今時叢林，更是不得所在之處，或聚徒三百五百，浩浩地祇以飯食豐濃、寮舍穩便爲旺化。中間孜孜爲道者無一人。設有十箇五箇，走上走下，半青半黃，會卽總道我會，各各自謂握靈蛇之珠，孰肯知非；及乎挨拶鞭逼將來，直是萬中無一。苦哉！苦哉！所謂般若叢林歲歲凋，無明荒草年年長。就中今時後生，纔入衆來，便自端然拱手，受他別人供養，到處菜不擇一莖，柴不般一束，十指不沾水，百事不干懷。雖則一期快意，爭柰三塗累身。豈不見教中道，寧以熱鐵纏身，不受信心人衣，寧以洋銅灌口，不受信心人食。上座若也是去，直饒變大地作黃金，攪長河爲酥酪，供養上座，未爲分外。若也未是，至於滴水寸絲，便須披毛戴角，牽犂拽杷，償他始得。不見祖師道，入道不通理，復身還信施。此是決定底事，終不虛也。諸上座，光陰可惜，時不待人。莫待一朝眼光落地，緇田無一簣之功，鐵圍陷百刑之痛。莫言不道。珍重！」

瑞光月禪師

蘇州瑞光月禪師，僧問：「俱胝一指，意旨如何？」師曰：「月落三更穿市過。」

洞山子圓禪師

瑞州洞山子圓禪師，上堂，有僧出抛下坐具。師曰：「一釣便上。」僧提起坐具。師曰：「弄巧成拙。」僧曰：「自古無生曲，須是遇知音。」師曰：「波斯入唐土。」僧大笑歸衆。

石霜永禪師法嗣

福嚴保宗禪師

南嶽福嚴保宗禪師，上堂：「世尊周行七步，舉足全乖。目顧四方，觸途成滯。金襴授去，殃及兒孫。玉偈傳來，挂人脣吻。風幡悟性，未離色塵。鉢水投針，全成管見。祖師九年面壁，不見纖毫。盧公六代傳衣，圖他小利。江西一喝，不解慎初。德嶠全施，未知護末。南山鼈鼻，謾指蹤由。北院枯松，徒彰風彩。雲門顧鑒，落二落三。臨濟全提，錯七錯八。若説君臣五位，直如紙馬過江。更推賓主交參，恰似泥人澡洗。獨超象外，且非捉兔之鷹。混迹塵中，未是齩豬之狗。何異越坑墮壍，正是避溺投罝。如斯之解，正在常途。出格道人，如何話會？豈不見陶潛俗子尚自覩事見機。而今祖室子孫，不可皮下無血。」喝一喝。

大陽如漢禪師

郢州大陽如漢禪師，僧問：「如何是敲磕底句？」師曰：「檻外竹搖風，驚起幽人睡。」曰：「觀音門大啓也。」師曰：「師子齩人。」廼曰：「聞聲悟道，失却觀音眼睛。見色明心，昧了文殊巴鼻。一出一入，半開半合。泥牛昨夜遊滄海，直至如今不見回。咄！」

浮山遠禪師法嗣

淨因道臻禪師

東京淨因院道臻淨照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朝裝香，暮換水。」問：「如何是觀音妙智力？」師曰：「河南犬吠，河北驢鳴。」上堂，拈拄杖曰：「榔栗木杖子，善能談佛祖。聾人既得聞，瘂人亦解語。指白石爲玉，點黃金爲土。便恁麽會去，他家未相許。不相許，莫莽鹵。南街打鼓北街舞。」

興化仁岳禪師

廬州興化仁岳禪師，泉南人也。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臨濟問黃檗。」曰：「學人不會。」師曰：「三回喫棒來。」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曲録禪牀。」曰：「客來如何祇待？」師曰：「拄杖子。」問：「一大藏教盡是名言，離此名言，如何指示？」師曰：「癩馬揩枯柳。」曰：「學人不會。」師曰：「駱駝好喫

鹽。」曰：「畢竟如何？」師曰：「鐵鞭指處馬空嘶。」

玉泉謂芳禪師

荊門軍玉泉謂芳禪師，僧問：「從上諸聖，以何法示人？」師拈起拄杖，僧曰：「學人不會。」師曰：「兩手分付。」僧擬議，師便打。

定林惠琛禪師

宿州定林惠琛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祇在目前。」僧曰：「爲甚麽不見？」師曰：「瞎。」

本覺若珠禪師

秀州本覺若珠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舉起拳，僧曰：「學人不會。」師曰：「拳頭也不識。」上堂：「說佛說祖，埋沒宗乘。舉古談今，淹留衲子。撥開上路，誰敢當頭。齊立下風，不勞拈出。無星秤子，如何辨得斤兩？若也辨得，須彌祇重半銖。若辨不得，拗折秤衡，向日本國與諸人相見。」

華巖普孜禪師

東京華嚴普孜禪師，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客路如天遠。」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侯

門似海深。」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寰中天子勑。」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塞外將軍令。」乃曰：「賓中問主，互換機鋒。主中問賓，同生同死。主中辨主，飲氣吞聲。賓中覓賓，白雲萬里。故句中無意，意在句中。於斯明得，一雙孤鴈撲地高飛。於斯未明，一對鴛鴦池邊獨立。知音禪客，相共證明。影響異流，切須子細。」良久曰：「若是陶淵明，攢眉便歸去。」

清隱惟湜禪師

南康軍清隱院惟湜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斜街曲巷。」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百藝百窮。」

衡嶽奉能禪師

潭州衡嶽寺奉能禪師，上堂：「宗風纔舉，萬里雲收。法令若行，千峯寒色。須彌頂上，白浪滔天。大海波中，紅塵滿地。應思黃梅昔日，少室當年，不能退己讓人，遂使舂糠苔志，斷臂酬心。何似衡嶽這裏，山畬粟米飯，一椀沒鹽羹。苦樂共住，隨高就低。且不是南頭買貴，北頭賣賤。直教文殊稽首，迦葉攢眉，龍樹馬鳴，吞聲飲氣。目連鶖子且不能爲，爲甚如此。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

寶應昭禪師法嗣

琅邪方鋭禪師

滁州琅邪方鋭禪師，上堂：「造化無生物之心，而物物自成。雨露非潤物之意，而靈苗自榮。所以藥劑不食而病自損，良師不親而心自明。故知妙慧靈光，不從緣得。到這裏方許你進步，琅邪與你別作箇相見。還有麽？若無，不可壓良爲賤。」

興陽希隱禪師

郢州興陽山希隱禪師，僧問：「如何是懸崖撒手底句？」師曰：「明月照幽谷。」曰：「如何是絶後再蘇底句？」師曰：「白雲生太虛。」曰：「恁麽則樵夫出林丘，處處歌春色。」師曰：「是人道得。」上堂：「了見不見，見了未了。路上行人，林間宿鳥。月裏塔高十二層，天外星躔五百杪。要會麽？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參！」

石門進禪師法嗣

瑞巖智才禪師

明州瑞巖智才禪師，僧問：「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曰：「好。」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隨。」曰：「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曰：「合。」曰：「三句蒙師指，如何辨古今？」師曰：「向後不得錯擧。」上

堂：「天平等故常覆，地平等故常載，日月平等故四時常明，涅槃平等故聖凡不二，人心平等故高低無諍。」拈拄杖卓一下，曰：「諸禪者，這拄杖子晝夜爲諸人說平等法門，還聞麼？若聞去，敢保諸人行脚事畢。若言不聞，亦許諸人頂門眼正。何故？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良久，笑曰：「向下丈長。」

金山穎禪師法嗣

普慈崇珍禪師

潤州普慈院崇珍禪師，僧問：「如何是普慈境？」師曰：「出門便見鶴林山。」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入門便見珍長老。」

瑞竹仲和禪師

太平州瑞竹仲和禪師，僧問：「得坐披衣人盡委，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但知冰是水。」曰：「更有事也無？」師曰：「休問水成冰。」曰：「弄潮須是弄潮人。」師曰：「這僧從浙中來。」

金山懷賢禪師

潤州金山懷賢圓通禪師，僧問：「師揚宗旨，得法何人？」師拈起拂子。僧曰：「鐵甕城頭曾印證，碧

溪崖畔祖燈輝。」師拂一拂，曰：「聽事不真，喚鐘作甕。」

石佛顯忠禪師

越州石佛寺顯忠祖印禪師，僧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熱鏊上猢猻。」曰：「如何是千百億化身？」師曰：「添香換水，點燈掃地。」曰：「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曰：「繫馬柱。」曰：「有甚麼交涉？」師曰：「縛殺這漢。」問：「會殺佛祖底始是作家。如何是殺佛祖底劍？」師曰：「不斬死漢。」曰：「如何是和尚劍？」師曰：「令不重行。」問：「如何是相生？」師曰：「山河大地。」曰：「如何是想生？」師曰：「兔子望月。」曰：「如何是流注生？」師曰：「無間斷。」曰：「如何是色空？」師曰：「五彩屏風。」上堂：「咄咄咄！海底魚龍盡枯竭，三脚蝦蟇飛上天，脫殼烏龜火中活。」上堂：「點時不到，皂白未分。到時不點，和泥合水。露柱跨跳入燈籠裏，卽且從他。汝眉毛因甚麼却拖在脚跟下，直饒於此明得，也是猢猻戴席帽。於此未明，何異曲蟮穿靴。然雖如此，笑我者多，哂我者少。」

淨住居說禪師

杭州淨住院居說真淨禪師，參達觀，遂問曰：「某甲經論粗明，禪直不信，願師決疑。」觀曰：「既不信禪，豈可明經？禪是經綱，經是禪網。提綱正網，了禪見經。」師曰：「爲某甲說禪看。」觀曰：「向下文長。」師曰：「若恁麼，經與禪乃一體。」觀曰：「佛及祖非二心，如手搦拳，如拳搦手。」師因而有省，乃成偈

曰：「二十餘年用意猜，幾番曾把此心灰。而今潦倒逢知己，李白元來是秀才。」

西余拱辰禪師

安吉州西余山拱辰禪師，上堂：「靈雲見華，眼中著翳。玄沙蹙指，體上遭迍。不如且恁麼過時，自然身心安樂。」上堂：「理因事有，心逐境生。事境俱忘，千山萬水。作麼生得恰好去。」良久曰：「且莫剜肉成瘡。」師有祖源通要三十卷行于世。

般若善端禪師

蘇州崑山般若寺善端禪師，僧問：「有生有滅，盡是常儀。無生無滅時如何？」師曰：「崑崙著靴空中立。」曰：「莫便是爲人處也無？」師曰：「石女簪花火裏眠。」曰：「大衆證明。」師曰：「更看泥牛鬬入海。」

節使李端愿居士

節使李端愿居士，兒時在館舍，常閱禪書。長雖婚宦，然篤志祖道，遂於後圃築室類蘭若，邀達觀處之。朝夕咨參，至忘寢食。觀一日視公曰：「非示現力，豈致爾哉？柰無箇所入何！」公問曰：「天堂地獄，畢竟是有是無？請師明說。」觀曰：「諸佛向無中說有，眼見空花。太尉就有裏尋無，手摝水月。堪笑眼前見牢獄，不避心外聞天堂。欲生殊不知忻怖在心，善惡成境。太尉但了自心，自然無惑。」公

曰：「心如何了？」觀曰：「善惡都莫思量。」公曰：「不思量後，心歸何所？」觀曰：「且請太尉歸宅。」公曰：「祇如人死後，心歸何所？」觀曰：「未知生，焉知死？」公曰：「生則某已知之。」觀曰：「生從何來？」公罔措。觀起揕其胸曰：「祇在這裏。更擬思量箇甚麼？」公曰：「會得也。」觀曰：「作麼生會？」公曰：「祇知貪程，不覺蹉路。」觀拓開曰：「百年一夢，今朝方省。」既而說偈曰：「三十八歲，懵然無知。及其有知，何異無知。滔滔汴水，隱隱隋堤，師其歸矣，箭浪東馳。」

洞庭月禪師法嗣

薦福院亮禪師

蘇州薦福亮禪師，僧問：「不假言詮，請師示誨。」師曰：「大衆總見汝恁麼問。」曰：「莫祇這便是也無？」師曰：「罕逢穿耳客。」

仗錫己禪師法嗣

黃巖保軒禪師

台州黃巖保軒禪師，僧問：「不欲無言，略憑施設時如何？」師曰：「知而故犯。」僧禮拜，師便打。

龍華岳禪師法嗣

西余淨端禪師

安吉州西余師子淨端禪師，本郡人也。姓丘氏。始見弄師子，發明心要，往見龍華，蒙印可遂旋里。合綵爲師子皮，時被之，因號端師子。丞相章公慕其道，躬請開法吳山，化風盛播。開堂日，僧官宣疏，至「推倒回頭，趯翻不托。七軸之蓮經未誦，一聲之漁父先聞。」師止之。遂登座拈香，祝聖罷，引聲吟曰：「本是瀟湘一釣客，自西自東自南北。」大衆雜然稱善。師顧笑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便下座。上堂：「二月二，禪翁有何謂，春風觸目百花開，公子王孫日日醺醺醉。唯有殿前陳朝檜，不入時人意。禪家流祇這是莫思慮，坦然齋後一甌茶，長連牀上伸脚睡。咄！」師到華亭，衆請上堂：「靈山師子，雲間哮吼，佛法無可商量。不如打箇筋斗。」便下座。問：「羚羊未挂角時如何？」師曰：「怕。」曰：「既是善知識，因何却怕？」師曰：「山僧不曾見恁麽差異畜生。」

南嶽下十二世

翠巖真禪師法嗣

大溈慕喆禪師

潭州大潙慕喆真如禪師，撫州臨川聞氏子。僧問：「趙州庭柏意旨如何？」師曰：「夜來風色緊，孤客已先寒。」曰：「先師無此語，又作麼生？」師曰：「行人始知苦。」曰：「十載走紅塵，今朝獨露身。」師曰：「雪上加霜。」問：「如何是城裏佛？」師曰：「萬人叢裏不插標。」曰：「如何是村裏佛？」師曰：「泥豬疥狗。」曰：「如何是山裏佛？」師曰：「絶人往還。」曰：「如何是教外別傳底一句？」師曰：「翻譯不出。」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寒毛卓竪。」曰：「見後如何？」師曰：「額頭汗出。」上堂：「月生一，天地茫茫誰受屈。月生二，東西南北没巴鼻。月生三，善財特地向南參。所以道，放行也怛薩舒光，把住也泥沙匿曜。且道放行是？把住是？」良久曰：「圓伊三點水，萬物自尖新。」上堂：「古佛道，昔於波羅奈轉四諦法輪，墮坑落塹，今復轉最妙無上大法輪，土上加泥。如今還有不歷階梯，獨超物外者麼？」良久曰：「出頭天外看，誰是箇中人？」上堂：「阿剌剌是甚麼？翻思當年破竈墮，杖子忽擊著，方知孤負我。」以拄杖擊香臺一下曰：「墮！墮！」上堂：「捫空追響，勞汝精神。夢覺覺非，復有何事？德山老人在汝諸人眉毛眼睫上，諸人還覺麼？若也覺去，夢覺覺非；若也未覺，捫空追響，終無了期。直饒向這裏倜儻分明，猶是梯山入貢。還有獨超物外者麼？」良久曰：「且莫詐明頭。」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爲甚麼不得成佛道？」師曰：「苦殺人。」

上堂：「白雲澹泞，水注滄溟。萬法本閑，復有何事？所以道，也有權，也有實，也有照，也有用。諸人到這裏，如何履踐？」良久曰：「但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上堂：「山僧本無積畜，且得粥足飯足，困來卽便打眠，一任東卜西卜。」上堂：「古者道，一釋迦，二元和，三佛陀，自餘是甚麼椀脱丘。慧光卽不然；

一釋迦，二元和，三佛陀，總是椀脫丘，諸人還知慧光落處麼？若也知去，許你具鐵眼銅睛。若也不知，莫謂幾經風浪險，扁舟曾向五湖遊。」上堂，拈起拄杖曰：「一塵纔起，大地全收。」卓一下曰：「妙喜世界百雜碎，且道不動如來卽今在甚麼處？若人識得，可謂不動步而登妙覺。若也未識，向諸人眉毛眼睫裏涅槃去也。」又卓一下。上堂：「不用思而知，不用慮而解。廬陵米價高，鎭州蘿蔔大。」上堂，拈起拄杖曰：「智海拄杖，或作金剛王寶劍，或作踞地師子，或作探竿影草，或不作拄杖用。諸人還相委悉麼？若也委悉去，如龍得水，似虎靠山，出没卷舒，縱橫應用。如未相委，大似日中逃影。」上堂：「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慧光門下直拔超升，不歷科目。諸人既到這裏，風雲布地，牙爪已成，但欠雷聲燒尾。如今爲你諸人震忽雷去也。」以拄杖擊禪床，下座。師於紹聖二年十月八日，無疾說偈曰：「昨夜三更，風雷忽作。雲散長空，前溪月落。」良久，別衆趨寂。闍維舍利斗許，大如豆。目睛齒爪不壞。門弟子分塔于京潭。

西林崇奥禪師

南嶽西林崇奥禪師，僧問：「一問一答，賓主歷然。不問不答，如何辨別？」師曰：「坐底坐，立底立。」曰：「便恁麼會時如何？」師曰：「舌拄上齶。」僧禮拜，師曰：「不得諱却。」

蔣山元禪師法嗣

雪竇法雅禪師

明州雪竇法雅禪師，僧問：「學人不問西來意，乞師方便指迷情。」師曰：「霹靂過頭猶瞌睡。」曰：「謝師答話。」師曰：「再三啓口問何人？」曰：「争奈學人未禮拜何！」師曰：「休鈍置。」

丞熙應悦禪師

邵州丞熙應悦禪師，撫之宜黄戴氏子。上堂：「我宗無語句，徒勞尋路布。現成公案已多端，那堪更涉他門户。覿面當機直下提，何用波吒受辛苦。咄！」

雙峯回禪師法嗣

光國文贊禪師

閬州光國文贊禪師，僧問：「不二之法，請師速道。」師曰：「領。」曰：「恁麼則人人有分也。」師曰：「了。」曰：「錦屏天下少，光國世間稀。」師曰：「退。」

定慧信禪師法嗣

穹窿智圓禪師

蘇州穹窿智圓禪師，上堂：「福臻不説禪，無事日高眠。有問祖師意，連擉兩三拳。大衆且道，爲甚

麼如此？不合惱亂山僧睡。」

雲峯悅禪師法嗣

壽寧齊曉禪師

桂州壽寧齊曉禪師，上堂：「觸目不會道，猶較些子。運足焉知路，錯下名言。諸仁者，山僧今日將錯就錯，汝等諸人，見有眼，聞有耳，嗅有鼻，味有舌，因甚麼却不會？」良久曰：「武帝求仙不得仙，王喬端坐却昇天。咄！」僧問：「大衆雲臻，合談何事？」師曰：「波斯入鬧市。」曰：「恁麼則草偃風行去也。」師曰：「萬里望鄉關。」

淨因臻禪師法嗣

長慶惠暹禪師

福州長慶惠暹文慧禪師，僧問：「離上生之寶刹，登延聖之道場。如何是不動尊？」師曰：「孤舟載明月。」曰：「忽遇艫棹俱停，又作麼生？」師曰：「漁人偏愛宿蘆花。」問：「長期進道西天，以蠟人爲驗，未審此間以何爲驗？」師曰：「鐵彈子。」曰：「意旨如何？」師曰：「大底大，小底小。」

棲勝繼超禪師

福州棲勝繼超禪師，上堂，拈拄杖，良久曰：「三世諸佛，盡在這裏跱跳。大衆還會麽？過去諸佛說了，未來諸佛未說，現在諸佛今說。敢問諸人，作麽生是說底事？」卓一下曰：「蘇嚧蘇嚧！」

興化岳禪師法嗣

興化紹清禪師

潭州興化紹清禪師，上堂：「祖師門下，佛法不存。善法堂前，仁義休說。然雖如是，事無一向。竊聞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深恩，昊天罔極。髮膚身體，弗敢毀傷。此魯仲尼之孝也。輪轉三界中，恩愛不能捨，棄恩入無爲，真實報恩者。故我大覺世尊，雪山苦行，摩竭成道，往忉利天爲母說法。此釋迦之孝也。得大解脫，運大神通，手擎金錫，掌拓龍盂，詣地獄門，卓然尋省，見其慈母，悲泣無量。此目連之孝也。作麽生是興化之孝？」良久曰：「興化今日不上天堂，不入地獄，於善法堂中、燈王座上，爲母說法，以報劬勞。且道我母卽今在甚麽處？」乃曰：「我母生前足善緣，無勞問佛定生天。人間上壽古今少，九十春秋減一年。」下座。「敢煩大衆燒一炷香，以助山僧報孝。既是山僧之母，爲甚麽却煩諸人燒香？不見道，東家人死，西家人助哀。」以手槌胷曰：「蒼天！蒼天！」

玉泉芳禪師法嗣

慧力善周禪師

臨江軍慧力善周禪師，上堂：「遼天鶻，萬重雲，祇一突，是甚麼？咄！」師元祐元年十二月望日，沐浴淨髮，説偈曰：「山僧住瑞筠，未嘗形言句。七十三年來，七十三年去。」言畢而逝。五日後鬚髮再生。

南嶽下十三世

大潙喆禪師法嗣

智海道平禪師

東京智海普融道平禪師，上堂：「山僧不會佛法，爲人總没來由。或時半開半合，或時全放全收。還如萬人叢裏，冷地掉箇石頭，忽然打著一箇，方知觸處周流。」上堂：「趙州有四門，門門通大道。玉泉有四路，路路透長安。門門通大道，畢竟誰親到？路路透長安，分明進步看。」拍膝一下曰：「歲晚未歸客，西風門外寒。」上堂，舉盤山示衆曰：「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古人恁麼説話，大似抱贓叫屈。智海門下，人人慷慨。生擒虎兕，活捉獰龍。眼裏著得須彌山，耳裏著得大海水。」遂拈拄杖曰：「不是向人誇伎倆，丈夫標致合如斯。」卓拄杖，下座。

泐潭景祥禪師

洪州泐潭景祥禪師，建昌南城傅氏子。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十箇指頭八箇丫。」問：「我手何似佛手？」師曰：「金鍮難辨。」曰：「我脚何似驢脚？」師曰：「黃龍路險。」曰：「人人有箇生緣，如何是和尚生緣？」師曰：「把定要津，不通凡聖。」中秋上堂：「靈山話，曹谿指，放過初生斫額底。未問龍眠老古錐，昨夜三更轉向西。正當恁麼時，有人問如何是月，向明暗未分處道得一句，便與古人共出一隻手。如或未然，寶峯不免依模畫樣，應箇時節。」乃打一圓相曰：「清光萬古復千古，豈止人間一夜看。」師室中問僧：「達磨西歸，手攜隻履。當時何不兩隻都將去？」曰：「此土也要留箇消息。」師曰：「一隻脚在西天，一隻脚在東土。著甚來由？」僧無語。問僧：「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如何是塵中現底身？」僧指香爐曰：「這箇是香爐。」師曰：「帶累三世諸佛，生陷地獄。」僧罔措，師便打。師不安次，有僧問：「和尚近日尊候如何？」師曰：「土地前燒三陌紙著。」師常叉手夜坐，如對大賓。初坐手與趺齊，至五鼓必齊膺，因號祥叉手焉。

光孝慧蘭禪師

和州光孝慧蘭禪師，不知何許人也。自號碧落道人。嘗以觸衣書七佛名，叢林稱爲蘭布裩。有擬草庵歌一篇行于世，具載普燈。建炎末逆虜犯淮，執師見酋長。長曰：「聞我名否？」師曰：「我所聞者，唯

大宋天子之名。」長恚,令左右以鎚擊之。鎚至輒斷壞。長驚異,延麾下敬事之。經旬,師索薪自焚,無敢供者。親拾薪成龕,怡然端坐。煙焰一起,流光四騰,虜跪伏灼膺者多。火絶,得五色舍利,併其骨而北歸。所執僧尼,悉得自便。和人至今詠之。

東明仁仙禪師

潭州東明仁仙禪師,開堂日,僧問:「世尊出世,梵王前引,帝釋後隨。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任是百千諸佛,一時趕向水牯欄裏。」曰:「有何祥瑞?」師曰:「山僧不曾眼花。」

普照曉欽禪師

泗州普照曉欽明悟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東邊更近東。」曰:「潙山的子、智海親孫也。」師曰:「却笑傍人把釣竿。」上堂:「引手撮空,展轉莫及。飜身擲影,徒自勞形。當面拈來,却成蹉過。畢竟如何?」拍禪牀曰:「洎合錯商量。」

東林自遵禪師

廬山東林自遵正覺禪師,上堂:「十五日已前放過一著,十五日已後未可商量。正當十五日,試道一句看。」良久曰:「山色翠穠春雨歇,柏庭香擁木蘭開。」

福嚴寘禪師

潭州福嚴寘禪師，上堂：「福嚴山上雲，舒卷任朝昏。忽爾落平地，客來難討門。」

東明遷禪師

潭州東明遷禪師，久侍真如，晚居潙山。真如庵忠道者高其風，每叩之。一日閱首楞嚴次，忠問：「『如我按指，海印發光。』佛意如何？」師曰：「釋迦老子好與二十棒。」曰：「爲甚麽如此？」師曰：「用按指作麽？」曰：「汝暫舉心，塵勞先起又作麽生？」師曰：「亦是海印發光。」

雪竇雅禪師法嗣

光孝普印禪師

衢州光孝普印慈覺禪師，泉州許氏子。室中問僧：「父母未生已前，在甚麽處行履？」僧擬對，即打出。或曰：「達磨在你脚下。」僧擬看，亦打出。或曰：「道！道！」僧擬開口，復打出。

慶善震禪師法嗣

慶善普能禪師

杭州慶善院普能禪師，上堂：「事不獲已，與諸人葛藤。一切衆生，祇爲心塵未脱，情量不除，見色聞聲，隨波逐浪。流轉三界，汩没四生。致使正見不明，觸途成滯。若也是非齊泯，善惡都忘。坐斷報

化佛頭，截却聖凡途路。到這裏方有少許相應。直饒如是，衲僧分上未爲奇特。何故如此？纔有是非，紛然失心。咄！」上堂，拈拄杖曰：「未入山僧手中，萬法宛然。既入山僧手中，復有何事。」良久曰：「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卓拄杖一下。

淨土思禪師法嗣

萬壽法詮禪師

杭州靈鳳山萬壽法詮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抱樁打拍浮。」曰：「如何是法？」師曰：「黃泥彈子。」曰：「如何是僧？」師曰：「剃除鬚髮。」曰：「三寶外，還別有爲人處也無？」師舉起一指。僧曰：「不會。」師曰：「指在唯觀月，風來不動幡。」上堂：「德山棒，臨濟喝，盡是無風波帀帀。燈籠跨跳過青天，露柱魂驚頭腦裂。然雖如是，大似食鹽加得渴。」喝一喝。

慶善守隆禪師

杭州慶善守隆禪師，開堂日，僧問：「知師久蘊囊中寶，今日當筵略借看。」師曰：「多少分明。」曰：「師子吼時全露現，文殊仗劍又如何？」師曰：「驚殺老僧。」問：「千佛出世，各有奇祥。和尚今日，以何爲驗？」師曰：「木人把板雲中拍。」曰：「意旨如何？」師曰：「石女拈笙水底吹。」上堂：「花蔟蔟，錦蔟蔟，鹽醬年來事事足。留得南泉打破鍋，分付沙彌煮晨粥。晨粥一任諸人喫，洗鉢盂一句作麼生會？多少人

疑着。」

護國月禪師法嗣

護國慧本禪師

江陵府護國慧本禪師，僧問：「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未審是甚麽物？」師曰：「一鋌墨。」曰：「恁麽則耀古照今去也。」師曰：「作麽生是耀古照今底？」僧便喝，師便打。上堂：「好箇時節，誰肯承當？苟或無人，不如惜取。」良久曰：「彈雀夜明珠。」

南嶽下十四世

智海平禪師法嗣

淨因繼成禪師

東京淨因蹣庵繼成禪師，袁之宜春劉氏子。上堂，拈拄杖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看看富樓那穿過釋迦老子鼻孔，釋迦老子鑽破虛空肚皮。且道山河大地在甚麽處？」擲下拄杖，召大衆曰：「虛空翻筋斗，向新羅國裏去也。是你諸人，切忌認葉止啼，刻舟尋劍。」上堂：「茫茫盡是覓佛漢，舉世難尋閑道人。棒喝交馳成藥忌，了亡藥忌未天真。」上堂：「崑崙奴著鐵袴，打一棒行一步，争似火中

釣鼇，日裏藏冰。陰影問魍魎，虛空縛殺麻繩。」上堂：「狹路相逢且莫疑，電光石火已遲遲。若教直下三心徹，祇在如今一餉時。到這裏，直使問來荅去，火迸星飛，互換主賓，照用得失。波飜嶽立，玉轉珠回，衲僧面前了無交涉。豈不見拈花鷲嶺，獨許飲光，問疾毗耶，誰當金粟？那知微笑已成途轍，縱使默然，未免風波。要須格外相逢，始解就中穎契。還會麼？一曲寥寥動今古，洛陽三十六峯西。」

上堂：「舉不顧，卽差互。擬思量，何劫悟？大衆，枯桑知天風，是顧不顧？海水知天寒，是思不思？且喚甚麼作悟底道理？兔角杖頭挑法界，龜毛拂子舞三臺。」上堂：「鼻裏音聲耳裏香，眼中鹹淡舌玄黃。意能覺觸身分別，冰室如春九夏涼。如斯見得，方知男子身中入定時，女子身中從定出。葵花隨日轉，犀紋翫月生。香楓化老人，螟蠕成蜾蠃。若也不知，苦哉！佛陀耶許你具隻眼。」上堂：「一念心清淨，佛居魔王殿。一念惡心生，魔王居佛殿。懷禪師曰：『但恁麼信去，喚作脚踏實地而行。終無別法，亦無別道理。』老僧恁麼舉了，祇恐你諸人見兔放鷹，刻舟求劍。何故？功德天、黑暗女，有智主人，二俱不受。」上堂，舉汾陽拄杖示衆曰：「三世諸佛在這裏，爲汝諸人無孔竅。遂走向山僧拄杖裏去，强生節目。」師曰：「汾陽與麼示徒，大似擔雪填井，傍若無人。山僧今日爲汝諸人出氣。」拈起拄杖曰：「三世諸佛不敢强生節目，却從山僧拄杖裏走出，向諸人道，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說是語已，翻筋斗向拘尸羅城裏去也。」擲下拄杖曰：「若到諸方，分明舉似。」

師同圓悟、法真、慈受并十大法師、禪講千僧，赴太尉陳公良弼府齋。時徽宗皇帝私幸觀之，太師魯國公亦與焉。有善華嚴者，乃賢首宗之義虎也。對衆問諸禪曰：「吾佛設教，自小乘至于圓頓，掃除

空有，獨證真常。然後萬德莊嚴，方名爲佛。嘗聞禪宗一喝，能轉凡成聖，則與諸經論似相違背。今一喝若能入吾宗五教，是爲正說；若不能入，是爲邪說。」諸禪視師，師曰：「如法師所問，不足三大禪師之酬。淨因小長老可以使法師無惑也。」師召善，善應諾。師曰：「法師所謂愚法小乘教者，乃有義也。大乘始教者，乃空義也。大乘終教者，乃不有不空義也。大乘頓教者，乃卽有卽空義也。一乘圓教者，乃不有而有，不空而空或作空而不有，有而不空。義也。如我一喝，非唯能入五教，至於工巧技藝，諸子百家，悉皆能入。」師震聲喝一喝，問善曰：「聞麼？」曰：「聞。」師曰：「汝既聞此一喝是有，能入小乘教。」須臾，又問善曰：「聞麼？」曰：「不聞。」師曰：「汝既不聞，適來一喝是無。能入始教。」遂顧善曰：「我初一喝，汝既道有，喝久聲銷，汝復道無。道無則元初實有，道有則而今實無。不有不無，能入終教。我有一喝之時，有非是有，因無故有。無一喝之時，無非是無，因有故無。卽有卽無，能入頓教。須知我此一喝，不作一喝用。有無不及，情解俱忘。道有之時，纖塵不立。道無之時，橫徧虛空。卽此一喝入百千萬億喝，百千萬億喝入此一喝。是故能入圓教。」善乃起再拜。師復謂曰：「非唯一喝爲然。乃至一語一默，一動一靜，從古至今，十方虛空，萬象森羅，六趣四生，三世諸佛，一切聖賢，八萬四千法門，百千三昧無量妙義，契理契機，與天地萬物一體，謂之法身。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四時八節，陰陽一致，謂之法性。是故華嚴經云：法性徧在一切處，有相無相，一聲一色，全在一塵中含四義。事理無邊，周徧無餘，參而不雜，混而不一。於此一喝中，皆悉具足。猶是建化門庭，隨機方便。謂之小歇場，未至寶所。殊不知吾祖師門下，以心傳心，以法印法，不立文字，見性成佛。有千聖不傳底向上一路在。」善又問

曰：「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汝且向下會取。」善曰：「如何是寶所？」師曰：「非汝境界。」善曰：「望禪師慈悲。」師曰：「任從滄海變，終不爲君通。」善膠口而退。聞者靡不歎仰。皇帝顧謂近臣曰：「禪宗玄妙深極如此，淨因才辯亦罕有也。」近臣奏曰：「此宗師之緒餘也。」

法輪彥孜禪師

南嶽法輪彥孜禪師，處之龍泉陳氏子。上堂：「若是諦當漢，通身無隔礙。舉措絶毫釐，把手出紅塵。撥開向上竅，當頭劄定，不犯鋒稜。轉握將來，應用恰好。絲毫不漏，函蓋相應。任是諸佛諸祖，覷著寒毛卓竪。會麼？喫茶去。」僧問：「如何是不涉煙波底句？」師曰：「皎皎寒松月，飄飄谷口風。」曰：「萬差俱掃蕩，一句截流機。」師曰：「點。」僧曰：「到。」師曰：「借人面具舞三臺。」問：「如何是佛？」師曰：「白額大虫。」曰：「祇如洞山道，麻三斤。又作麽生？」師曰：「毒虵鑽露柱。」曰：「學人不曉。」師曰：「踏著始驚人。」

開福崇哲禪師

衡州開福崇哲禪師，邵州劉氏子。上堂：「妙體堂堂觸處彰，快須回首便承當。今朝對衆全分付，莫道儂家有覆藏。」擲拂子，召侍者曰：「因甚打下老僧拂子？」問：「一水吞空遠，三峯峭壁危。猊臺重拂拭，共喜主人歸。未審到家如何施設？」師曰：「空手捻雙拳。」曰：「意旨如何？」師曰：「突出難辨。」上堂：

「山僧有三印，更無增減剩。覿面便相呈，能轉凡成聖。諸人還知麽？若也未知，不免重重註破：一印印空，日月星辰列下風。一印印泥，頭頭物物顯真機。一印印水，捩轉魚龍頭作尾。三印分明體一同，看來非赤又非紅。互換高低如不薦，青山依舊白雲中。」

泐潭祥禪師法嗣

鴻福德昇禪師

台州鴻福德昇禪師，衡陽人也。上堂：「諸人恁麽上來，墮在見聞覺知。恁麽下去，落在動静施爲。若也不去不來，正是鬼窟活計。如何道得出身底句？若也道得，則分付拄杖子。若道不得，依而行之。」卓拄杖，下座。

萬壽慧素禪師

建寧府萬壽慧素禪師，上堂，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還壞也無？大隨曰『壞』，〔一〕修山主曰『不壞』。未審孰是孰非？」師曰：「一壞一不壞，笑殺觀自在。師子驀齩人，狂狗盡逐塊。」復曰：「會麽？」曰：「不會。」師曰：「漆桶不快。」便下座。一日，有僧來作禮，師問：「甚處來？」曰：「和尚合知某來處。」師曰：「湖南擔屎漢，江西刈禾客。」曰：「和尚真人天眼目。某在大溈充園頭，東林作藏主。」師打

〔一〕壞，據義應作「壞」。

三棒，喝出。紹興三十三年六月朔，沐浴趺坐，書偈曰：「昨夜風雷忽爾，露柱生出兩指。天明笑倒燈籠，拄杖依前扶起。拂子踍跳過流沙，奪轉胡僧一隻履。」於是儼然而逝。

香山道淵禪師

明州香山道淵禪師，本郡人。上堂：「酒市魚行，頭頭寶所。鵐鳴鵲噪，一一妙音。」卓拄杖曰：「且道這箇是何佛事，狼籍不少！」上堂：「香山有箇話頭，彌滿四大神洲。若以佛法批判，還如認馬作牛。諸人既不作佛法批判，畢竟是甚麼道理？擊拂子、無鑐鏁子，不厭動摇。半夜枕頭，要須摸著。」下座。

開善道瓊禪師

建寧府開善木庵道瓊首座，信之上饒人。叢林以耆德尊之。溈潭亦謂其飽參。分座日嘗舉隻履西歸語，謂衆曰：「坐脱立亡倒化卽不無，要且未有逝而復出遺履者？爲復後代兒孫不及祖師，爲復祖師剩有這一著子？」乃大笑曰：「老野狐。」紹興庚申冬，信守以超化革律爲禪，迎爲第一祖。師語專使曰：「吾初無意人間，欲爲山子正爲宗派耳。然恐多不能往受。」請已取所藏溈潭繪像與木庵二字，仍書偈囑清泉亨老寄得法弟子慧山曰：「口觜不中祥老子，愛向叢林鼓是非。分付雪峯山首座，爲吾痛駡莫饒伊。」顧專使曰：「爲我傳語侍郎，行計迫甚，不及修荅。」聲絶而化。

寶峯景淳知藏

景淳知藏，梅州人，於化度寺得度。往依泐潭，入室次，潭問：「陝府鐵牛重多少？」師叉手近前曰：「且道重多少！」潭曰：「尾在黃河北，頭枕黃河南。善財無鼻孔，依舊向南參。」師擬議，潭便打。忽頓徹。巾侍有年，竟隱居林壑。嘗作偈曰：「怕寒懶剃鬔鬆髮，愛煖頻添榾柮柴。破衲伽黎撩亂搭，誰能勞力强安排。」

懷玉用宣首座

信州懷玉用宣首座，四明彭氏子。幼爲僧，徑趨叢席，侍泐潭於黃檗。一日自臨川持鉢歸，值潭晚參，有云：「一葉飄空便見秋，法身須透鬧啾啾。」師聞領旨，潭爲證據。後依大慧，慧亦謂其類己。以是名卿鉅公列剎迎禮，不就。嘗有頌大愚荅佛話曰：「鋸解秤鎚出。老杜詩：『紅稻啄殘鸚鵡顆，碧梧棲老鳳凰枝。』」

光孝蘭禪師法嗣

蘆山法真禪師

明州蘆山無相法真禪師，江南李主之裔也。上堂：「欲明向上事，須具頂門眼。若具頂門眼，始契

出家心。既契出家心，常具頂門眼。要會頂門眼麼？四京人著衣喫飯，兩浙人飽暖自如。通玄峯頂香風清，花發蟠桃三四株。」

南嶽下十五世

淨因成禪師法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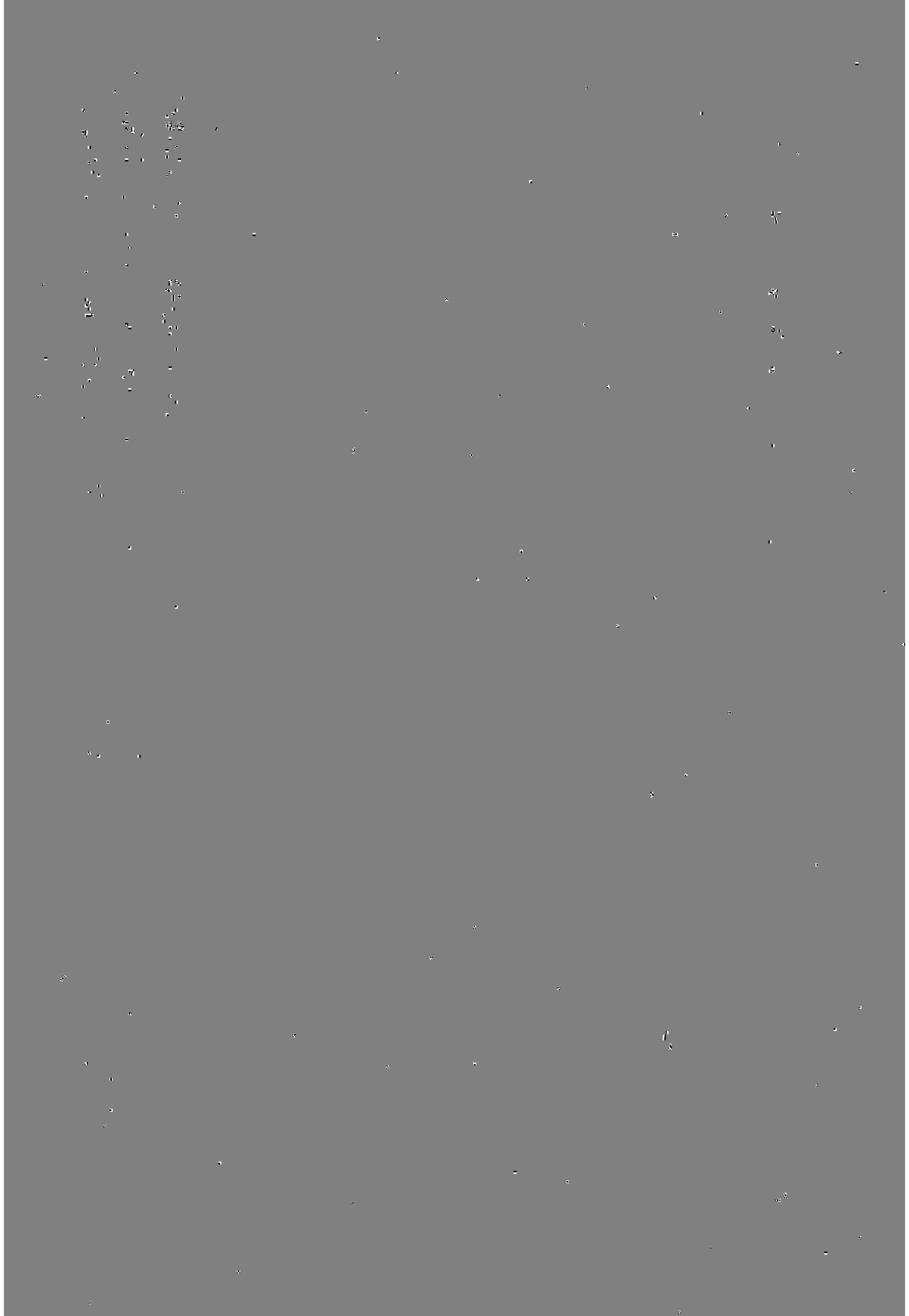
瑞巖如勝禪師

台州瑞巖如勝佛燈禪師，上堂：「人人領略釋迦，箇箇平欺達磨，及乎問著宗綱，束手盡云放過。放過卽不無，秖如女子出定，趙州洗鉢盂，又作麼生話會？鶴有九臯難翥翼，馬無千里謾追風。」

冶父道川禪師

無爲軍冶父實際道川禪師，崑山狄氏子。初爲縣之弓級，聞東齋謙首座爲道俗演法，往從之，習坐不倦。一日因不職遭笞，忽於杖下大悟，遂辭職依謙。謙爲改名道川，且曰：「汝舊呼狄三，今名道川，川卽三耳。汝能竪起脊梁，了辦箇事，其道如川之增；若放倒，則依舊狄三也。」師銘於心。建炎初，圓頂游方至天封蹣庵，與語鋒投，庵稱善。歸憩東齋，道俗愈敬。有以金剛般若經請問者，師爲頌之，今盛行於世。隆興改元，殿撰鄭公喬年漕淮西，適冶父，虛席迎開法。上堂：「羣陰剝盡一陽生，草木園

林盡發萌。唯有衲僧無底鉢，依前盛飯又盛羹。」上堂，舉：「雪峯一日登座，拈拄杖東覷曰：『東邊底。』又西覷曰：『西邊底。諸人還知麼？』擲下拄杖曰：『向這裏會取。』」師曰：「東邊覷了復西觀，拄杖重重話歲寒。帶雨一枝花落盡，不煩公子倚欄干。」



五燈會元卷第十三

青原下四世

雲巖晟禪師法嗣

洞山良价禪師

瑞州洞山良价悟本禪師，會稽俞氏子。幼歲從師念般若心經，至「無眼耳鼻舌身意」處，忽以手捫面，問師曰：「某甲有眼耳鼻舌等，何故經言無？」其師駭然異之，曰：「吾非汝師。」即指往五洩山禮默禪師披剃。年二十一，詣嵩山具戒。遊方首詣南泉，値馬祖諱辰修齋。泉問衆曰：「來日設馬祖齋，未審馬祖還來否？」衆皆無對。師出對曰：「待有伴即來。」泉曰：「此子雖後生，甚堪雕琢。」師曰：「和尚莫壓良爲賤。」次參潙山，問曰：「頃聞南陽忠國師有無情説法話，某甲未究其微。」潙曰：「闍黎莫記得麼？」師曰：「記得。」潙曰：「汝試舉一偏看。」師遂舉：「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國師曰：『牆壁瓦礫是。』僧曰：『牆壁瓦礫，豈不是無情？』國師曰：『是。』僧曰：『還解説法否？』國師曰：『常説熾然，説無間歇。』僧曰：『某甲爲甚麼不聞？』國師曰：『汝自不聞，不可妨他聞者也。』僧曰：『未審甚麼人得聞？』國師曰：『諸聖得聞。』僧曰：『和尚還聞否？』國師曰：『我不聞。』僧曰：『和尚既不聞，爭知無情解説法？』國師曰：『賴

我不聞，我若聞，卽齊於諸聖，汝卽不聞我說法也。』僧曰：『恁麼則衆生無分去也。』國師曰：『我爲衆生說，不爲諸聖說。』僧曰：『衆生聞後如何？』國師曰：『卽非衆生。』僧曰：『無情說法，據何典教？』國師曰：『灼然。言不該典，非君子之所談。汝豈不見華嚴經云：刹說、衆生說、三世一切說。』」師舉了，潙曰：「我這裏亦有，祇是罕遇其人。」師曰：「某甲未明，乞師指示。」潙竪起拂子曰：「會麼？」師曰：「不會，請和尚說。」潙曰：「父母所生口，終不爲子說。」師曰：「還有與師同時慕道者否？」潙曰：「此去澧陵攸縣，石室相連，有雲巖道人，若能撥草瞻風，必爲子之所重。」師曰：「未審此人如何？」潙曰：「他曾問老僧：『學人欲奉師去時如何？』老僧對他道：『直須絶滲漏始得。』他道：『還得不違師旨也無？』老僧道：『第一不得道老僧在這裏。』」師遂辭潙山，徑造雲巖，舉前因緣了，便問：「無情說法，甚麼人得聞？」巖曰：「無情得聞。」師曰：「和尚聞否？」巖曰：「我若聞，汝卽不聞吾說法也。」師曰：「某甲爲甚麼不聞？」巖竪起拂子曰：「還聞麼？」師曰：「不聞。」巖曰：「我說法汝尚不聞，豈況無情說法乎？」師曰：「無情說法，該何典教？」巖曰：「豈不見彌陀經云，水鳥樹林，悉皆念佛念法。」師於此有省。乃述偈曰：「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說法不思議。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時方得知。」師問雲巖：「某甲有餘習未盡。」巖曰：「汝曾作甚麼來？」師曰：「聖諦亦不爲。」巖曰：「還歡喜也未？」師曰：「歡喜則不無，如糞掃堆頭，拾得一顆明珠。」師問雲巖：「擬欲相見時如何？」曰：「問取通事舍人。」師曰：「見問。」次曰：「向汝道甚麼？」師辭雲巖，巖曰：「甚麼處去？」師曰：「雖離和尚，未卜所止。」曰：「莫湖南去？」師曰：「無。」曰：「莫歸鄉去？」師曰：「無。」曰：「早晚却回。」師曰：「待和尚有住處卽來。」曰：「自此一別，難得相見。」師曰：「難得不相見。」臨行又

問：「百年後忽有人問，還邈得師真否，如何祇對？」巖良久曰：「祇這是。」師沈吟，巖曰：「价闍黎承當箇事，大須審細。」師猶涉疑，後因過水睹影，大悟前旨。有偈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疏。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得契如如。」他日，因供養雲巖真次，僧問：「先師道祇這是，莫便是否？」師曰：「是。」曰：「意旨如何？」師曰：「當時幾錯會先師意。」曰：「未審先師還知有也無？」師曰：「若不知有，争解恁麼道？若知有，争肯恁麼道？」長慶云：「既知有，爲甚麼恁麼道。」又云：「養子方知父慈。」

師在泐潭，見初首座，有語曰：「也大奇，也大奇。佛界道界不思議。」師遂問曰：「佛界道界卽不問，祇如説佛界道界底是甚麼人？」初良久無對。師曰：「何不速道？」初曰：「争卽不得。」師曰：「道也未曾道，説甚麼争卽不得？」初無對。師曰：「佛之與道，俱是名言，何不引教？」初曰：「教道甚麼？」師曰：「得意忘言。」初曰：「猶將教意向心頭作病在。」師曰：「説佛界道界底病大小？」初又無對。次日忽遷化，時稱師爲「問殺首座」。价師自唐大中末於新豐山接誘學徒，厥後盛化豫章高安之洞山。權開五位，善接三根。大闡一音，廣弘萬品。橫抽寶劍，剪諸見之稠林。妙叶弘通，截萬端之穿鑿。又得曹山深明的旨，妙唱嘉猷。道合君臣，偏正回互。由是洞上玄風，播於天下。故諸方宗匠，咸共推尊之曰「曹洞宗」。師因雲巖諱日營齋，僧問：「和尚於雲巖處得何指示？」師曰：「雖在彼中，不蒙指示。」曰：「既不蒙指示，又用設齋作甚麼？」師曰：「争敢違背他！」曰：「和尚初見南泉，爲甚麼却與雲巖設齋？」師曰：「我不重先師道德佛法，祇重他不爲我説破。」曰：「和尚爲先師設齋，還肯先師也無？」師曰：「半肯半

不肯。」曰：「爲甚麼不全肯？」師曰：「若全肯，卽孤負先師也。」問：「欲見和尚本來師，如何得見？」師曰：「年牙相似，卽無阻矣。」僧擬進語，師曰：「不躡前蹤，別請一問。」僧無對。雲居代云：「恁麼則不見和尚本來師也。」僧問長慶：「如何是年牙相似者？」慶云：「古人恁麼道，闍黎久向這裏見箇甚麼？」問：「寒暑到來，如何回避？」師曰：「何不向無寒暑處去？」曰：「如何是無寒暑處？」師曰：「寒時寒殺闍黎，熱時熱殺闍黎。」上堂：「還有不報四恩三有者麼？」衆無對。又曰：「若不體此意，何超始終之患？直須心心不觸物，步步無處所，常無間斷，始得相應。直須努力，莫閑過日。」問僧：「甚處來？」曰：「遊山來。」師曰：「還到頂麼？」曰：「到。」師曰：「頂上有人麼？」曰：「無人。」師曰：「恁麼則不到頂也。」曰：「若不到頂，爭知無人？」師曰：「何不且住。」曰：「某甲不辭住，西天有人不肯。」師曰：「我從來疑著這漢。」

師與泰首座冬節喫果子次，乃問：「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黑似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且道過在甚麼處？」泰曰：「過在動用中。」同安顯別云：「不知。」師喚侍者，掇退果卓。問雪峯：「從甚處來？」曰：「天台來。」師曰：「見智者否？」曰：「義存喫鐵棒有分。」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大似駭雞犀。」問：「蛇吞蝦蟇，救則是，不救則是？」師曰：「救則雙目不睹，不救則形影不彰。」有僧不安，要見師。師遂往，僧曰：「和尚何不救取人家男女？」師曰：「你是甚麼人家男女？」曰：「某甲是大闡提人家男女。」師良久。僧曰：「四山相逼時如何？」師曰：「老僧日前也向人家屋簷下過來。」曰：「回互不回互？」師曰：「不回互。」曰：「教某甲向甚處去？」師曰：「粟畬裏去。」僧噓一聲，曰：「珍重。」便坐脫。師以拄杖敲頭三下，曰：「汝祇解與麼去，不解與麼來。」

因夜參，不點燈，有僧出問話。退後，師令侍者點燈，乃召適來問話僧出來。其僧近前，師曰：「將取三兩粉來，與這箇上座。」其僧拂袖而退。自此省發，遂罄捨衣資設齋。得三年後，辭師。師曰：「善爲！」時雪峯侍立，問曰：「祇如這僧辭去，幾時却來？」師曰：「他祇知一去，不解再來。」其僧歸堂，就衣鉢下坐化。峯上報師，師曰：「雖然如此，猶較老僧三生在。」雪峯上問訊，師曰：「入門來須有語，不得道早箇入了也。」峯曰：「某甲無口。」師曰：「無口且從，還我眼來。」峯無語。雲居別前語云：「待某甲有口卽道。」長慶別云：「恁麼則某甲謹退。」雪峯般柴次，乃於師面前抛下一束。師曰：「重多少？」峯曰：「盡大地人提不起。」師曰：「爭得到這裏？」峯無語。

問僧：「甚處來？」曰：「三祖塔頭來。」師曰：「既從祖師處來，又要見老僧作甚麼？」曰：「祖師卽別，學人與和尚不別。」師曰：「老僧欲見闍黎本來師，還得否？」曰：「亦須待和尚自出頭來，始得。」師曰：「老僧適來暫時不在。」官人問：「有人修行否？」師曰：「待公作男子卽修行。」僧問：「相逢不拈出，舉意便知有時如何？」師乃合掌頂戴。問僧：「作甚麼來？」曰：「孝順和尚來。」師曰：「世間甚麼物最孝順？」僧無對。

上堂：「有一人在千人萬人中，不背一人，不向一人，你道此人具何面目？」雲居出曰：「某甲參堂去。」師有時曰：「體得佛向上事，方有些子語話分。」僧問：「如何是語話？」師曰：「語話時闍黎不聞。」曰：「和尚還聞否？」師曰：「不語話時卽聞。」問：「如何是正問正答？」師曰：「不從口裏道。」曰：「若有人問，師還答否？」師曰：「也未曾問。」問：「如何是從門入者非寶？」師曰：「便好休。」問：「和尚出世幾人肯？」師

曰：「並無一人肯。」曰：「爲甚麽並無一人肯？」師曰：「爲他箇箇氣宇如王。」師問講維摩經僧曰：「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喚作甚麽語？」曰：「讚法身語。」師曰：「喚作法身，早是讚也。」問：「時時勤拂拭，爲甚麽不得他衣鉢？未審甚麽人合得？」師曰：「不入門者。」曰：「祇如不入門者，還得也無？」師曰：「雖然如此，不得不與他却。」又曰：「直道本來無一物，猶未合得他衣鉢，汝道甚麽人合得？這裏合下得一轉語，且道下得甚麽語？」時有一僧，下九十六轉語，並不契，末後一轉，始愜師意。師曰：「闍黎何不早恁麽道？」別有一僧密聽，祇不聞末後一轉，遂請益其僧。僧不肯説，如是三年相從，終不爲舉。一日因疾，其僧曰：「某三年請舉前話，不蒙慈悲，善取不得，惡取去。」遂持刀白曰：「若不爲某舉，即殺上座去也。」其僧悚然，曰：「闍黎且待，我爲你舉。」乃曰：「直饒將來亦無處著。」其僧禮謝。有庵主不安，凡見僧便曰：「相救！相救！」多下語不契。師乃去訪之。主亦曰：「相救。」師曰：「甚麽相救？」主曰：「莫是藥山之孫，雲巖嫡子麽？」師曰：「不敢。」主合掌曰：「大家相送。」便遷化。僧問：「亡僧遷化向甚麽處去？」師曰：「火後一莖茆。」問：「師尋常教學人行鳥道，未審如何是鳥道？」師曰：「不逢一人。」曰：「如何行？」師曰：「直須足下無私去。」曰：「祇如行鳥道，莫便是本來面目否？」師曰：「闍黎因甚顛倒？」曰：「甚麽處是學人顛倒？」師曰：「若不顛倒，因甚麽却認奴作郎？」曰：「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不行鳥道。」師謂衆曰：「知有佛向上人，方有語話分。」僧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曰：「非佛。」保福別云：「佛非。」法眼別云：「方便呼爲佛。」師與密師伯過水，乃問：「過水事作麽生？」伯曰：「不濕脚。」師曰：「老老大大，作這箇語話。」伯曰：「你又作麽生？」師曰：「脚不濕。」問僧：「甚處去來？」曰：「製鞋來。」師曰：「自解依他。」曰：「依他。」師曰：

「他還指教汝也無？」曰：「允即不違。」僧問茱萸：「如何是沙門行？」萸曰：「行則不無，有覺即乖。」別有僧舉似師，師曰：「他何不道未審是甚麼行？」僧遂進此語，萸曰：「佛行，佛行。」僧回舉似師，師曰：「幽州猶似可，最苦是新羅。」東禪齊拈云：「此語還有疑訛也無？若有，且道甚麼處不得？若無，他又道最苦是新羅。還點檢得出麼？他道行則不無，有覺即乖。却令再問是甚麼行？又道佛行，那僧是會了問，不會了問？請斷看。」僧却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頭長三尺，頸長二寸。」師令侍者持此語問三聖然和尚，聖於侍者手上掐一掐。侍者回，舉似師。師肯之。師見幽上座來，遽起向禪床後立。幽曰：「和尚爲甚麼回避學人？」師曰：「將謂闍黎不見老僧？」問：「如何是玄中又玄？」師曰：「如死人舌。」師洗鉢次，見兩烏爭蝦蟇。有僧便問：「這箇因甚麼到恁麼地？」師曰：「祇爲闍黎。」問：「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曰：「禾莖粟榦。」問：「三身之中，阿那身不墮衆數？」師曰：「吾常於此切。」僧問曹山：「先師道吾常於此切，意作麼生？」山云：「要頭便斫去。」又問雪峯，峯以拄杖劈口打云：「我亦曾到洞山來。」會下有老宿去雲巖回，師問：「汝去雲巖作甚麼？」宿曰：「不會。」師代曰：「堆堆地。」師行脚時，會一官人，曰：「三祖信心銘，弟子擬註。」師曰：「纔有是非，紛然失心，作麼生註？」法眼代云：「恁麼則弟子不註也。」師看稻次，見朗上座牽牛。師曰：「這箇牛須好看，恐傷人苗稼。」朗曰：「若是好牛，應不傷人苗稼。」僧問：「如何是青山白雲父？」師曰：「不森森者是。」曰：「如何是白雲青山兒？」師曰：「不辨東西者是。」曰：「如何是白雲終日倚？」師曰：「去離不得。」曰：「如何是青山揔不知？」師曰：「不顧視者是。」問：「清河彼岸是甚麼草？」師曰：「是不萌之草。」師作五位君臣頌曰：「正中偏，三更初夜月明前。莫怪相逢不相識，隱隱猶懷舊日嫌。偏中正，失曉老婆逢古鏡。分明覿面別無真，休更迷頭猶認影。正中來，無

中有路隔塵埃。但能不觸當今諱，也勝前朝斷舌才。兼中至，兩刃交鋒不須避。好手猶如火裏蓮，宛然自有冲天志。兼中到，不落有無誰敢和。人人盡欲出常流，折合還歸炭裏坐。」上堂：「向時作麼生？奉時作麼生？功時作麼生？共功時作麼生？功功時作麼生？」僧問：「如何是向？」師曰：「喫飯時作麼生？」曰：「如何是奉？」師曰：「背時作麼生？」曰：「如何是功？」師曰：「放下钁頭時作麼生？」曰：「如何是共功？」師曰：「不得色。」曰：「如何是功功？」師曰：「不共。」乃示頌曰：「聖主由來法帝堯，御人以禮曲龍腰。有時鬧市頭邊過，到處文明賀聖朝。淨洗濃粧爲阿誰，子規聲裏勸人歸。百花落盡啼無盡，更向亂峯深處啼。枯木花開劫外春，倒騎玉象趁麒麟。而今高隱千峯外，月皎風清好日辰。衆生諸佛不相侵，山自高兮水自深。萬别千差明底事，鷓鴣啼處百花新。頭角纔生已不堪，擬心求佛好羞慚。迢迢空劫無人識，肯向南詢五十三。」師因曹山辭，遂囑曰：「吾在雲巖先師處，親印寶鏡三昧，事窮的要，今付於汝。」詞曰：「如是之法，佛祖密付。汝今得之，宜善保護。銀盌盛雪，明月藏鷺。類之弗齊，混則知處。意不在言，來機亦赴，動成窠臼，差落顧佇。背觸俱非，如大火聚。但形文彩，卽屬染汚。夜半正明，天曉不露。爲物作則，用拔諸苦。雖非有爲，不是無語。如臨寶鏡，形影相覩。汝不是渠，渠正是汝。如世嬰兒，五相完具。不去不來，不起不住。婆婆和和，有句無句。終不得物，語未正故。重離六爻，偏正回互。疊而爲三，變盡成五。如荎（徒結切）草味，如金剛杵。正中妙挾，敲唱雙舉。通宗通塗，挾帶挾路。錯然則吉，不可犯忤。天真而妙，不屬迷悟。因緣時節，寂然昭著。細入無間，大絕方所。毫忽之差，不應律呂。今有頓漸，緣立宗趣。宗趣分矣，卽是規矩。宗通趣極，真常流注。外寂中搖，係駒伏

鼠。先聖悲之，爲法檀度。隨其顛倒，以緇爲素。顛倒想滅，肯心自許。要合古轍，請觀前古。佛道垂成，十劫觀樹。如虎之缺，如馬之馵（之戍切）。以有下劣，寶几珍御。以有驚異，貍奴白牯。羿以巧力，射中百步。箭鋒相直，巧力何預。木人方歌，石女起舞。非情識到，寧容思慮。臣奉於君，子順於父。不順非孝，不奉非輔。潛行密用，如愚若魯。但能相續，名主中主。」師又曰：「末法時代，人多乾慧。若要辨驗真僞，有三種滲漏。一曰見滲漏，機不離位，墮在毒海。二曰情滲漏，滯在向背，見處偏枯。三曰語滲漏，究妙失宗，機昧終始，濁智流轉。於此三種，子宜知之。」又綱要偈三首，一、敲唱俱行偈曰：「金針雙鎖備，叶路隱全該。寶印當風妙，重重錦縫開。」二、金鎖玄路偈曰：「交互明中暗，功齊轉覺難。力窮忘進退，金鎖網鞔鞔。」三、不墮凡聖亦名理事不涉。偈曰：「事理俱不涉，回照絕幽微。背風無巧拙，電火爍難追。」上堂：「道無心合人，人無心合道。欲識箇中意，一老一不老。」後僧問曹山：「如何是一老？」山云：「不扶持。」云：「如何是一不老？」山云：「枯木。」僧又舉似逍遥忠，忠云：「三從六義。」問僧：「世間何物最苦？」曰：「地獄最苦。」師曰：「不然，在此衣線下，不明大事，是名最苦。」師與密師伯行次，指路傍院曰：「裏面有人說心說性。」伯曰：「是誰？」師曰：「被師伯一問，直得去死十分。」伯曰：「說心說性底誰？」師曰：「死中得活。」問僧：「名甚麽？」曰：「某甲。」師曰：「阿那箇是闍黎主人公？」曰：「見。」祗對次，師曰：「苦哉！苦哉！今時人例皆如此，秖認得驢前馬後底，將爲自己。佛法平沈，此之是也。賓中主尚未分，如何辨得主中主？」僧便問：「如何是主中主？」師曰：「闍黎自道取。」曰：「某甲道得，即是賓中主。」雲居代云：「某甲道得，不是賓中主。」「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恁麽道卽易相續也，大難。」遂示頌曰：「嗟見今時學道流，千千萬萬認門

頭。恰似入京朝聖主，祇到潼關便卽休。」師不安，令沙彌傳語雲居，乃囑曰：「他或問和尚安樂否，但道雲巖路相次絕也。汝下此語須遠立，恐他打汝。」沙彌領旨去，傳語聲未絕，早被雲居打一棒，沙彌無語。同安顯代云：「恁麼則雲巖一枝不墜也。」雲居錫云：「上座且道雲巖路絕不絕。」崇壽稠云：「古人打此一棒，意作麼生？」師將圓寂，謂衆曰：「吾有閑名在世，誰人爲吾除得？」衆皆無對。時沙彌出曰：「請和尚法號。」師曰：「吾閑名已謝。」石霜云：「無人得他肯。」雲居云：「若有閑名，非吾先師。」曹山云：「從古至今，無人辨得。」疏山云：「龍有出水之機，無人辨得。」僧問：「和尚違和，還有不病者也無？」師曰：「有。」曰：「不病者還看和尚否？」師曰：「老僧看他有分。」曰：「未審和尚如何看他？」師曰：「老僧看時，不見有病。」師乃問僧：「離此殼漏子，向甚麼處與吾相見？」僧無對。師示頌曰：「學者恒沙無一悟，過在尋他舌頭路。欲得忘形泯蹤跡，努力慇懃空裏步。」乃命剃髮、澡身、披衣，聲鐘辭衆，儼然坐化。時大衆號慟，移晷不止。師忽開目謂衆曰：「出家人心不附物，是真修行。勞生惜死，哀悲何益？」復令主事辦愚癡齋，衆猶慕戀不已。延七日，食具方備，師亦隨衆齋畢。乃曰：「僧家無事，大率臨行之際，勿須喧動。」遂歸丈室，端坐長往。當咸通十年三月，壽六十三，臘四十二，謚悟本禪師，塔曰慧覺。

青原下五世

洞山价禪師法嗣

曹山本寂禪師

撫州曹山本寂禪師，泉州莆田黃氏子。少業儒，年十九，往福州靈石出家，二十五登戒。尋謁洞山，山問：「闍黎名甚麼？」師曰：「本寂。」山曰：「那箇聻！」師曰：「不名本寂。」山深器之。自此入室，盤桓數載，乃辭去。山遂密授洞上宗旨，復問曰：「子向甚麼處去？」師曰：「不變異處去。」山曰：「不變異處，豈有去邪？」師曰：「去亦不變異。」遂往曹溪禮祖塔，回吉水。衆嚮師名，乃請開法。師志慕六祖，遂名山爲曹。尋值賊亂，乃之宜黃。有信士王若一，捨何王觀請師住持。師更何王爲荷玉，由是法席大興，學者雲萃。洞山之宗，至師爲盛。師因僧問：「五位君臣旨訣？」師曰：「正位卽空界，本來無物。偏位卽色界，有萬象形。正中偏者，背理就事。偏中正者，舍事入理。兼帶者冥應衆緣，不墮諸有，非染非淨，非正非偏，故曰虛玄大道無著真宗。從上先德，推此一位，最妙最玄，當詳審辨明。君爲正位，臣爲偏位。臣向君是偏中正，君視臣是正中偏。君臣道合是兼帶語。」僧問：「如何是君？」師曰：「妙德尊寰宇，高明朗太虛。」曰：「如何是臣？」師曰：「靈機弘聖道，真智利羣生。」曰：「如何是臣向君？」師曰：「不墮諸異趣，凝情望聖容。」曰：「如何是君視臣？」師曰：「妙容雖不動，光燭本無偏。」曰：「如何是君臣道合？」師曰：「混然無內外，和融上下平。」師又曰：「以君臣偏正言者，不欲犯中，故臣稱君，不敢斥言是也。此吾法宗要。」乃作偈曰：「學者先須識自宗，莫將真際雜頑空。妙明體盡知傷觸，力在逢緣不借中。出語直教燒不着，潛行須與古人同。無身有事超岐路，無事無身落始終。」復作五相：◓、偈曰：「白衣須拜相，此事不爲奇。積代簪纓者，休言落魄時。」◒、偈曰：「子時當正位，明正在君臣。未離兜率界，烏雞雪上行。」⦿、偈曰：「燄裏寒冰結，楊花九月飛。泥牛吼水面，木馬逐風嘶。」○、偈曰：「王宮初降日，玉兎不

能離。未得無功旨，人天何太遲。」●、偈曰：「渾然藏理事，眹兆卒難明。威音王未曉，彌勒豈惺惺。」稠布衲問：「披毛帶角是甚麼墮？」師曰：「是類墮。」曰：「不斷聲色是甚麼墮？」師曰：「是隨墮。」曰：「不受食是甚麼墮？」師曰：「是尊貴墮。」乃曰：「食者卽是本分事，知有不取，故曰尊貴墮。若執初心，知有自己及聖位，故曰類墮。若初心知有己事，回光之時，擯却色聲香味觸法，得寧謐卽成功勳。後却不執六塵等事，隨分而昧，任之則礙。所以外道六師，是汝之師。彼師所墮，汝亦隨墮。乃可取食，食者卽是正命食也。亦是就六根門頭，見聞覺知，祇是不被他染污。將爲墮且不是，同向前均他本分事尚不取，豈況其餘事邪？」師凡言墮，謂混不得、類不齊，凡言初心者，所謂悟了同未悟耳。師作四禁偈曰：「莫行心處路，不挂本來衣。何須正恁麼，切忌未生時。」僧問：「學人通身是病，請師醫。」師曰：「不醫。」曰：「爲甚麼不醫？」師曰：「教汝求生不得，求死不得。」問：「沙門豈不是具大慈悲底人？」師曰：「是。」曰：「忽遇六賊來時如何？」師曰：「亦須具大慈悲。」曰：「如何具大慈悲？」師曰：「一劍揮盡。」曰：「盡後如何？」師曰：「始得和同。」問：「五位對賓時如何？」師曰：「汝卽今問那箇位？」曰：「某甲從偏位中來，請師向正位中接。」師曰：「不接。」曰：「爲甚麼不接？」師曰：「恐落偏位中去。」師却問僧：「祇如不接是對賓，是不對賓？」曰：「早是對賓了也。」師曰：「如是！如是！」問：「萬法從何而生？」師曰：「從顛倒生。」曰：「不顛倒時萬法何在？」師曰：「在。」曰：「在甚麼處？」師曰：「顛倒作麼？」問：「不萌之草爲甚麼能藏香象？」師曰：「闍黎幸是作家。」又問：「曹山作麼？」問：「三界擾擾，六趣昏昏，如何辨色？」師曰：「不辨色。」曰：「爲甚麼不辨色？」師曰：「若辨色卽昏也。」師聞鐘聲，乃曰：「阿㖿！阿㖿！」僧問：「和尚作甚麼？」師曰：「打著我

心。」僧無對。五祖戒代云：「作賊人心虛。」問：「維那甚處來？」曰：「牽醋槽去來。」師曰：「或到險處，又作麼生牽？」那無對。雲居代云：「正好著力。」疏山代云：「切須放却始得。」問金峯志曰：「作甚麼來？」曰：「蓋屋來。」師曰：「了也未？」曰：「這邊則了。」師曰：「那邊事作麼生？」曰：「候下工日白和尚。」師曰：「如是！如是！」師一日入僧堂向火，有僧曰：「今日好寒！」師曰：「須知有不寒者。」曰：「誰是不寒者？」師筴火示之。僧曰：「莫道無人好！」師抛下火。僧曰：「某甲到這裏却不會。」師曰：「日照寒潭明更明。」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師曰：「汝道洪州城裏如許多人，甚麼處去？」問：「眉與目還相識也無？」師曰：「不相識。」曰：「爲甚麼不相識？」師曰：「爲同在一處。」曰：「恁麼則不分去也。」師曰：「眉且不是目。」曰：「如何是目？」師曰：「端的去。」曰：「如何是眉？」師曰：「曹山却疑。」曰：「和尚爲甚麼却疑？」師曰：「若不疑，卽端的去也。」問：「如何是無刃劍？」師曰：「非淬鍊所成。」曰：「用者如何？」師曰：「逢者皆喪。」曰：「不逢者如何？」師曰：「亦須頭落。」曰：「逢者皆喪則固是，不逢者爲甚麼頭落？」師曰：「不見道能盡一切。」曰：「盡後如何？」師曰：「方知有此劍。」問：「於相何眞？」師曰：「卽相卽眞。」曰：「當何顯示？」師豎起拂子。問：「幻本何眞？」師曰：「幻本元眞。」法眼別云：「幻本不眞。」曰：「當幻何顯？」師曰：「卽幻卽顯。」法眼別云：「幻卽無當。」曰：「恁麼則始終不離於幻也。」師曰：「覓幻相不可得。」問：「卽心卽佛卽不問，如何是非心非佛？」師曰：「兎角不用無，牛角不用有。」問：「如何是常在底人？」師曰：「恰遇曹山暫出。」曰：「如何是常不在底人？」師曰：「難得。」僧問：「清稅孤貧，乞師賑濟。」師召稅闍黎，稅應諾。師曰：「清原白家酒三盞，喫了猶道未沾唇。」玄覺云：「甚麼處是與他酒喫？」問：「擬豈不是類？」師曰：「直是不擬亦是類。」曰：「如何是異？」

師曰：「莫不識痛痒好！」鏡清問：「清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何？」師曰：「理卽如此，事作麼生？」曰：「如理如事。」師曰：「謾曹山一人卽得，爭柰諸聖眼何！」曰：「若無諸聖眼，爭鑑得箇不恁麼？」師曰：「官不容針，私通車馬。」雲門問：「不改易底人來，師還接否？」師曰：「曹山無恁麼閑工夫。」問：「人人盡有弟子在塵中，師還有否？」師曰：「過手來。」其僧過手，師點曰：「一二三四五六足。」問：「魯祖面壁，用表何事？」師以手掩耳。問：「承古有言，未有一人倒地，不因地而起。如何是倒？」師曰：「肯卽是。」曰：「如何是起？」師曰：「起也。」問：「子歸就父，爲甚麼父全不顧？」師曰：「理合如是。」曰：「父子之恩何在？」師曰：「始成父子之恩。」曰：「如何是父子之恩？」師曰：「刀斧斫不開。」問：「靈衣不挂時如何？」師曰：「曹山孝滿。」曰：「孝滿後如何？」師曰：「曹山好顛！酒！」問：「教中道，大海不宿死屍，如何是大海？」師曰：「包含萬有者。」曰：「既是包含萬有，爲甚麼不宿死屍？」師曰：「絶氣息者不著。」曰：「既是包含萬有，爲甚麼絶氣息者不著？」師曰：「萬有非其功，絶氣息者有其德。」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道有道無卽得，爭柰龍王桉劍何！」問：「具何知解，善能問難？」師曰：「不呈句。」曰：「問難箇甚麼？」師曰：「刀斧斫不入。」曰：「恁麼問難，還有不肯者麼？」師曰：「有。」曰：「是誰？」師曰：「曹山。」問：「世間甚麼物最貴？」師曰：「死猫兒頭最貴。」曰：「爲甚麼死猫兒頭最貴？」師曰：「無人著價。」問：「無言如何顯？」師曰：「莫向這裏顯。」曰：「甚麼處顯？」師曰：「昨夜床頭失却三文錢。」問：「日未出時如何？」師曰：「曹山也曾恁麼來。」曰：「出後如何？」師曰：「猶較曹山半月程。」問僧：「作甚麼？」曰：「掃地。」師曰：「佛前掃，佛後掃？」曰：「前後一時掃。」師曰：「與曹山過靸鞋來。」僧問：「抱璞投師，請師雕琢。」師曰：「不雕琢。」曰：「爲甚麼不

雕琢？」師曰：「須知曹山好手。」問：「如何是曹山眷屬？」師曰：「白髮連頭戴，頂上一枝花。」問：「古德道，盡大地唯有此人，未審是甚麼人？」師曰：「不可有第二月也。」曰：「如何是第二月？」師曰：「也要老兄定當。」曰：「作麼生是第一月？」師曰：「險。」師問德上座：「菩薩在定，聞香象渡河，出甚麼經？」曰：「出涅槃經。」師曰：「定前聞，定後聞？」曰：「和尚流也。」師曰：「道也太煞道，祇道得一半。」曰：「和尚如何？」師曰：「灘下接取。」問：「學人十二時中，如何保任？」師曰：「如經蠱毒之鄉，水也不得沾著一滴。」問：「如何是法身主？」師曰：「謂秦無人。」曰：「這箇莫便是否？」師曰：「斬。」問：「親何道伴，即得常聞於未聞。」師曰：「同共一被蓋。」曰：「此猶是和尚得聞，如何是常聞於未聞？」師曰：「不同於木石。」曰：「何者在先，何者在後？」師曰：「不見道常聞於未聞。」問：「國內按劍者是誰？」師曰：「曹山。」法燈別云：「汝不是恁麼人。」曰：「擬殺何人？」師曰：「一切總殺。」曰：「忽逢本生父母又作麼生？」師曰：「揀甚麼！」曰：「爭奈自己何！」師曰：「誰奈我何！」曰：「何不自殺？」師曰：「無下手處。」問：「一牛飲水，五馬不嘶時如何？」師曰：「曹山解忌口。」問：「常在生死海中沉沒者，是甚麼人？」師曰：「第二月。」曰：「還求出也無？」師曰：「也求出，祇是無路。」曰：「未審甚麼人接得伊？」師曰：「擔鐵枷者。」問：「雪覆千山，爲甚麼孤峯不白？」師曰：「須知有異中異。」曰：「如何是異中異？」師曰：「不墮諸山色。」紙衣道者來參，師問：「莫是紙衣道者否？」者曰：「不敢。」師曰：「如何是紙衣下事？」者曰：「一裘纔挂體，萬法悉皆如。」師曰：「如何是紙衣下用？」者近前應諾，便立脫。師曰：「汝祇解恁麼去，何不解恁麼來？」者忽開眼，問曰：「一靈真性，不假胞胎時如何？」師曰：「未是妙。」者曰：「如何是妙？」師曰：「不借借者珍重便化。」師示頌曰：「覺性圓明無相身，莫將知

見妄疏親。念異便於玄體昧，心差不與道爲隣。情分萬法沈前境，識鑒多端喪本真。如是句中全曉會，了然無事昔時人。」問强上座曰：「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作麼生說箇應底道理？」曰：「如驢覷井。」師曰：「道則太煞道，祇道得八成。」曰：「和尚又如何？」師曰：「如井覷驢。」僧舉：「藥山問僧：『年多少？』曰：『七十二。』山曰：『是七十二那！』曰：『是。』山便打。此意如何？」師曰：「前箭猶似可，後箭射人深。」曰：「如何免得此棒？」師曰：「王勑既行，諸侯避道。」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塡溝塞壑。」問：「如何是師子？」師曰：「衆獸近不得。」曰：「如何是師子兒？」師曰：「能吞父母者。」曰：「既是衆獸近不得，爲甚麼却被兒吞？」師曰：「豈不見道，子若哮吼，祖父俱盡。」曰：「盡後如何？」師曰：「全身歸父。」曰：「未審祖盡時父歸何所？」師曰：「所亦盡。」曰：「前來爲甚麼道全身歸父？」師曰：「譬如王子，能成一國之事。」又曰：「闍黎，此事不得孤滯，直須枯木上更撒些子華。」雲門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喫常住苗稼者是。」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你還畜得麼？」曰：「畜得。」師曰：「你作麼生畜？」曰：「著衣喫飯有甚麼難？」師曰：「何不道披毛戴角？」門便禮拜。陸亘大夫問南泉：「姓甚麼？」泉曰：「姓王。」曰：「王還有眷屬也無？」泉曰：「四臣不昧。」曰：「王居何位？」泉曰：「玉殿苔生。」後僧舉問師：「玉殿苔生，意旨如何？」師曰：「不居正位。」曰：「八方來朝時如何？」師曰：「他不受禮。」曰：「何用來朝？」師曰：「違則斬。」曰：「違是臣分上，未審君意如何？」師曰：「樞密不得旨。」曰：「恁麼則燮理之功，全歸臣相也。」師曰：「你還知君意麼？」曰：「外方不敢論量。」師曰：「如是！如是！」問：「纔有是非，紛然失心時如何？」師曰：「斬。」僧問香嚴：「如何是道？」嚴曰：「枯木裏龍吟。」曰：「如何是道中人？」嚴曰：「髑髏

裏眼睛。」玄沙別云：「龍藏枯木。」僧不領，乃問石霜：「如何是枯木裏龍吟？」霜曰：「猶帶喜在。」曰：「如何是髑髏裏眼睛？」霜曰：「猶帶識在。」又不領，乃問師：「如何是枯木裏龍吟？」師曰：「血脉不斷。」曰：「如何是髑髏裏眼睛？」師曰：「乾不盡。」曰：「未審還有得聞者麽？」師曰：「盡大地未有一人不聞。」曰：「未審枯木裏龍吟是何章句？」師曰：「不知是何章句，聞者皆喪。」遂示偈曰：「枯木龍吟真見道，髑髏無識眼初明。喜識盡時消息盡，當人那辨濁中清。」問：「朗月當空時如何？」師曰：「猶是堦下漢。」曰：「請師接上堦。」師曰：「月落後來相見。」師尋常應機，曾無軌轍。於天復辛酉夏夜，問知事曰：「今日是幾何日月？」曰：「六月十五。」師曰：「曹山平生行脚到處，祇管九十日爲一夏。明日辰時行脚去。」及時，焚香宴坐而化。閱世六十二，臘三十七。葬全身於山之西阿，謚元證禪師，塔曰福圓。

雲居道膺禪師

洪州雲居道膺禪師，幽州玉田王氏子。童丱出家於范陽延壽寺。二十五成大僧。其師令習聲聞篇，聚非其好，棄之。遊方至翠微問道，會有僧自豫章來，盛稱洞山法席，師遂造焉。山問：「甚處來？」師曰：「翠微來。」山曰：「翠微有何言句示徒？」師曰：「翠微供養羅漢。某甲問：『供養羅漢，羅漢還來否？』微曰：『你每日噇箇甚麽？』」山曰：「實有此語否？」師曰：「有。」山曰：「不虛參見作家來！」山問：「汝名甚麽？」師曰：「道膺。」山曰：「向上更道。」師曰：「向上卽不名道膺。」山曰：「與老僧祇對道吾底語一般。」師問：「如何是祖師意？」山曰：「闍黎，他後有把茅蓋頭。忽有人問，如何祗對？」師曰：「道膺罪

過。」山謂師曰：「吾聞思大和尚生倭國作王，是否？」師曰：「若是思大，佛亦不作。」山然之。山問師：「甚處去來？」師曰：「踢山來。」山曰：「那箇山堪住？」師曰：「那箇山不堪住？」山曰：「恁麼則國內總被闍黎占却。」師曰：「不然。」山曰：「恁麼則子得箇入路。」師曰：「無路。」山曰：「若無路，爭得與老僧相見？」師曰：「若有路，即與和尚隔山（山或作生）去也。」山乃曰：「此子已後，千人萬人把不住去在。」師隨洞山渡水次，山問：「水深多少？」師曰：「不濕。」山曰：「麤人。」師曰：「請師道。」山曰：「不乾。」南泉問僧：「講甚麼經？」曰：「彌勒下生經。」泉曰：「彌勒幾時下生？」曰：「見在天宮，當來下生。」泉曰：「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師問洞山：「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未審誰與安名？」山被問直得禪床震動，乃曰：「膺闍黎，吾在雲巖曾問老人，直得火爐震動；今日被子一問，直得通身汗流。」師後結庵于三峯，經旬不赴堂。山問：「子近日何不赴齋？」師曰：「每日自有天神送食。」山曰：「我將謂汝是箇人，猶作這箇見解在？汝晚間來。」師晚至，山召：「膺庵主。」師應諾。山曰：「不思善，不思惡，是甚麼？」師回庵，寂然宴坐，天神自此竟尋不見。如是三日乃絕。山問師：「作甚麼？」師曰：「合醬。」山曰：「用多少鹽？」師曰：「旋入。」山曰：「作何滋味？」師曰：「得。」山問：「大闡提人作五逆罪，孝養何在？」師曰：「始成孝養。」自爾洞山許爲室中領袖。初止三峯，其化未廣。後開法雲居，四衆臻萃。上堂，舉先師道：「地獄未是苦，向此衣線下不明大事，却是最苦。」師曰：「汝等既在這箇行流，十分去九，不較多也更著些子精彩。便是上座不屈，平生行脚不孤負叢林。古人道，欲得保任此事，須向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方有些子氣息。汝若大事未辦，且須履踐玄途。」上堂：「得者不輕微，明者不賤用，識者不咨嗟，解者無厭惡。從天降下則貧窮，從

地湧出則富貴。門裏出身易，身裏出門難。動則埋身千丈，不動則當處生苗。一言迥脫，獨拔當時。言語不要多，多則無用處。」僧問：「如何是從天降下則貧窮？」師曰：「不貴得。」曰：「如何是從地湧出則富貴？」師曰：「無中忽有。」劉禹端公問：「雨從何來？」師曰：「從端公問處來。」公歡喜讚歎。師却問公：「雨從何來？」公無語。有老宿代云：「適來道甚麼？」歸宗柔別云：「謝和尚再三。」問：「如何是沙門所重？」師曰：「心識不到處。」問：「佛與祖還有階級否？」師曰：「俱在階級。」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古路不逢人。」問：「如何是一法？」師曰：「如何是萬法？」曰：「未審如何領會。」師曰：「一法是你本心，萬法是你本性，且道心與性，是一是二？」僧禮拜，師示頌曰：「一法諸法宗，萬法一法通。唯心與唯性，不說異兼同。」問：「如何是口訣。」師曰：「近前來。」僧近前，師擲拂子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趁雀兒也不會。」僧問：「有人衣錦繡入來見和尚，後爲甚寸絲不挂？」師曰：「直得琉璃殿上行，撲倒也須粉碎。」問：「馬祖出八十四人善知識，未審和尚出多少人？」師展手示之。問：「如何是向上人行履處？」師曰：「天下太平。」問：「遊子歸家時如何？」師曰：「且喜歸來。」曰：「將何奉獻？」師曰：「朝打三千，暮打八百。」問：「如何是諸佛師？」師喝曰：「這田庫兒。」僧禮拜。師曰：「你作麼生會？」僧喝曰：「這老和尚！」師曰：「元來不會。」僧作舞出去。師曰：「沿臺盤乞兒。」師曾令侍者送袴與一住庵道者。道者曰：「自有孃生袴。」竟不受。師再令侍者問：「孃未生時著箇甚麼？」道者無語。後遷化有舍利，持似於師。師曰：「直饒得八斛四斗，不如當時下得一轉語好。」師在洞山作務，悞剗殺蚯蚓。山曰：「這箇聻！」師曰：「他不死。」山曰：「二祖往鄴都，又作麼生？」師不對。後有僧問：「和尚在洞山剗殺蚯蚓因緣，和尚豈不是無語？」師曰：「當時有語，祇是

無人證明。」問：「山河大地從何而有？」師曰：「從妄想有。」曰：「與某甲想出一鋌金得麽？」師便休去。僧不肯。師問雪峯：「門外雪消也未？」曰：「一片也無，消箇甚麽？」師曰：「消也。」僧問：「一時包裹時如何？」師曰：「旋風千匝。」上堂：「如人將三貫錢買箇獵狗，祇解尋得有蹤跡底。忽遇羚羊挂角，莫道蹤跡，氣息也無。」僧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師曰：「六六三十六。」曰：「挂角後如何？」師曰：「六六三十六。」僧禮拜。師曰：「會麽？」曰：「不會。」師曰：「不見道無蹤跡。」其僧舉似趙州，州曰：「雲居師兄猶在。」僧便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州曰：「九九八十一。」曰：「挂角後如何？」州曰：「九九八十一。」曰：「得恁麽難會？」州曰：「有甚麽難會？」曰：「請和尚指示。」州曰：「新羅！新羅！」又問長慶：「羚羊挂角時如何？」慶曰：「草裏漢。」曰：「挂後如何？」慶曰：「亂叫喚。」曰：「畢竟如何？」慶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衆僧夜參，侍者持燈來，影在壁上。僧見便問：「兩箇相似時如何？」師曰：「一箇是影。」問：「學人擬欲歸鄉時如何？」師曰：「祇這是新羅。」僧問：「佛陀波利見文殊，爲甚却回去？」師曰：「祇爲不將來，所以却回去。」問：「如何是佛？」師曰：「讚歎不及。」曰：「莫祇這便是否？」師曰：「不勞讚歎。」問：「教中道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此意如何？」師曰：「動則應墮惡道，靜則爲人輕賤。」崇壽稠別云：「心外有法，應墮惡道。守住自己，爲人輕賤。」問：「香積飯甚麽人得喫？」師曰：「須知得喫底人入口也須抉出。」有僧在房內念經，師隔窻問：「闍黎念者是甚麽經？」僧曰：「維摩經。」師曰：「不問維摩經，念者是甚麽經？」其僧從此得入。上堂：「孤迥迥，峭巍巍。」僧出問曰：「某甲不會。」師曰：「面前案山子也不會？」新羅僧問：「是甚麽得恁麽難道？」師曰：「有甚麽難道？」曰：「便請和尚道。」師曰：「新羅！新羅！」問：「明眼人爲甚

麼黑如漆？」師曰：「何怪荆南節度使成納入山設供？」問曰：「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如何是世尊密語？」師召尚書，書應諾。師曰：「會麼？」書曰：「不會。」師曰：「汝若不會，世尊有密語；汝若會，迦葉不覆藏。」僧問：「纔生爲甚麼不知有？」師曰：「不同生。」曰：「未生時如何？」師曰：「不曾滅。」曰：「未生時在甚麼處？」師曰：「有處不收。」曰：「甚麼人不受滅？」師曰：「是滅不得者。」上堂：「僧家發言吐氣，須有來由，莫將等閑。這裏是甚麼所在，争受容易。凡問箇事，也須識些子好惡。若不識尊卑良賤，不知觸犯，信口亂道，也無利益。傍家行脚，到處覓相似語，所以尋常向兄弟道，莫怪不相似，恐同學太多去。第一莫將來，將來不相似，言語也須看前頭。八十老人入場屋，不是小兒嬉，不是因循事。一言參差卽千里萬里，難爲收攝。蓋爲學處不著力，敲骨打髓，須有來由。言語如鉗如夾，如鉤如鎖，須教相續不斷，始得頭頭上具，物物上明。豈不是得妙底事。一種學大須子細研窮，直須諦當的的無差。到這裏有甚麼踦跣處，有甚麼擬議處，向去底人常須慘悚戢翼始得。若是知有底人自解護惜，終不取次。十度發言，九度休去。爲甚麼如此？恐怕無利益。體得底人，心如臘月扇子，直得口邊醭出，不是强爲，任運如此。欲得恁麼事，須是恁麼人。既是恁麼人，不愁恁麼事。恁麼事卽難得。」上堂：「汝等諸人，直饒學得佛邊事，早是錯用心。不見古人講得天花落，石點頭，亦不干自己事。自餘是甚麼閑擬，將有限身心向無限中用，如將方木逗圓孔，多少誵訛。若無恁麼事，饒你攢花簇錦，亦無用處，未離情識在。一切事須向這裏及盡，若有一毫去不盡，卽被塵累。豈況更多！差之毫氂，過犯山嶽。不見古人道，學處不玄，盡是流俗；閨閤中物，捨不得俱爲滲漏。直須向這裏及取、及去、及來，併盡一切事，始得無過。如人頭頭

上了，物物上通，祇喚作了事人，終不喫作尊貴。〔一〕將知尊貴一路自別。不見道，從門入者非寶，捧上不成龍，知麼？」師爲南昌鍾王尊之，願爲世世師。天復元年秋，示疾。明年正月三日，問侍者曰：「今日是幾？」曰：「初三。」師曰：「三十年後，但道祇這是。」乃告寂。謚弘覺禪師。

疏山匡仁禪師

撫州疏山匡仁禪師，吉州新淦人。投本州元證禪師出家。一日，告其師，往東都。聽習未經歲月，忽曰：「尋行數墨，語不如默。捨己求人，假不如真。」遂造洞山。值山早參，出問：「未有之言，請師示誨。」山曰：「不諾無人肯。」師曰：「還可功也無？」山曰：「你即今還功得麼？」師曰：「功不得即無諱處。」山他日上堂曰：「欲知此事，直須如枯木生花，方與他合。」師問：「一切處不乖時如何？」山曰：「闍黎，此是功勳邊事。幸有無功之功，子何不問？」師曰：「無功之功，豈不是那邊人？」山曰：「大有人笑子恁麼問。」師曰：「恁麼則迢然去也。」山曰：「迢然非迢然，非不迢然。」師曰：「如何是迢然？」山曰：「喚作那邊人，即不得。」師曰：「如何是非迢然？」山曰：「無辨處。」山問師：「空劫無人家，是甚麼人住處？」師曰：「不識。」山曰：「人還有意旨也無？」師曰：「和尚何不問他？」山曰：「現問次。」師曰：「是何意旨？」山不對。洎洞山順世，弟子禮終，乃到潭州大溈，值溈示衆。曰：「行脚高士，直須向聲色裏睡眠，聲色裏坐卧，始得。」師出問：「如何是不落聲色句？」溈竪起拂子。師曰：「此是落聲色句。」溈放下拂子，歸方丈。師不

〔一〕喫，據義應作「喚」。

契，便辭香嚴。嚴曰：「何不且住？」師曰：「某甲與和尚無緣。」嚴曰：「有何因緣，試舉看。」師遂舉前話。嚴曰：「某甲有箇語。」師曰：「道甚麼？」嚴曰：「言發非聲，色前不物。」師曰：「元來此中有人。」遂囑香嚴曰：「向後有住處，某甲却來相見。」乃去。潙問嚴曰：「問聲色話底矮闍黎在麼？」嚴曰：「已去也。」潙曰：「曾舉向子麼？」嚴曰：「某甲亦曾對他來。」潙曰：「試舉看。」嚴舉前語，潙曰：「他道甚麼？」嚴曰：「深肯某甲。」潙失笑曰：「我將謂這矮子有長處，元來祇在這裏。此子向去，若有箇住處，近山無柴燒，近水無水喫。」師聞福州大潙安和尚示衆曰：「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師特入嶺到彼，值潙泥壁，便問：「承聞和尚道，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是否？」潙曰：「是。」師曰：「忽遇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潙放下泥槃，呵呵大笑，歸方丈。師曰：「某甲三千里賣却布單，特爲此事而來，和尚何得相弄？」潙喚侍者，取二百錢與這上座去。遂囑曰：「向後有獨眼龍爲子點破。」在潙山次日，上堂，師出問：「法身之理，理絶玄微，不奪是非之境，猶是法身邊事。如何是法身向上事？」潙舉起拂子。師曰：「此猶是法身邊事。」潙曰：「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奪拂子，摺折擲向地上，便歸衆。潙曰：「龍蛇易辨，衲子難瞞。」後聞婺州明招謙和尚出世，謙眇一目，徑往禮拜。招問：「甚處來？」師曰：「閩中來。」招曰：「曾到大潙否？」師曰：「到。」招曰：「有何言句？」師舉前話，招曰：「潙山可謂頭正尾正，祇是不遇知音。」師亦不省。復問：「忽遇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招曰：「却使潙山笑轉新。」師於言下大悟。乃曰：「潙山元來笑裏有刀。」遥望禮拜，悔過。招一日問：「虎生七子，那箇無尾巴？」師曰：「第七箇無尾巴。」香嚴出世，師不爽前約，遂往訪之。嚴上堂，僧問：「不求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嚴曰：「萬機休罷，千聖不攜。」師在衆作嘔聲，曰：「是何言歟？」嚴聞

便下座。曰：「適對此僧語必有不是，致招師叔如是，未審過在甚麼處？」師曰：「萬機休罷，猶有物在。千聖不攜，亦從人得。如何無過？」嚴曰：「却請師叔道。」師曰：「若教某甲道，須還師資禮始得。」嚴乃禮拜，躡前問。師曰：「何不道肯諾不得全。」嚴曰：「肯又肯箇甚麼？諾又諾於阿誰？」師曰：「肯即肯他千聖，諾即諾於己靈。」嚴曰：「師叔恁麼道向去，倒屙三十年在。」師到夾山，山上堂。師問：「承師有言，目前無法，意在目前。如何是非目前法？」山曰：「夜月流輝，澄潭無影。」師作掀禪牀勢。山曰：「闍黎作麼生？」師曰：「目前無法，了不可得。」山曰：「大衆看取，這一員戰將。」師參巖頭，頭見來，乃低頭佯睡。師近前而立，頭不顧。師拍禪牀一下，頭回首曰：「作甚麼？」師曰：「和尚且瞌睡。」拂袖便行。頭呵呵大笑曰：「三十年弄馬騎，今日被驢撲。」回謁石霜，機語具石霜章。遂歸故里，出主藍田。信士張霸遷問：「和尚有何言句？」師示偈曰：「吾有一寶琴，寄之在曠野。不是不解彈，未遇知音者。」後遷疏山。上堂：「病僧咸通年前，會得法身邊事。咸通年後，會得法身向上事。」雲門出問：「如何是法身邊事？」師曰：「枯椿。」曰：「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非枯椿。」曰：「還許某甲說道理也無？」師曰：「許。」曰：「枯椿豈不是明法身邊事？」師曰：「是。」曰：「非枯椿豈不是明法身向上事？」師曰：「是。」曰：「祇如法身，還該一切也無？」師曰：「法身周徧，豈得不該？」門指淨瓶曰：「祇如淨瓶，還該法身麼？」師曰：「闍黎莫向淨瓶邊覓。」門便禮拜。師問鏡清：「肯諾不得全，子作麼生會？」清曰：「全歸肯諾。」師曰：「不得全又作麼生？」清曰：「箇中無肯路。」師曰：「始愜病僧意。」問僧：「甚處來？」曰：「雪峯來。」師曰：「我已前到時，事事不足，如今足也未？」曰：「如今足也。」師曰：「粥足飯足？」僧無對。雲門代云：「粥足飯足。」有僧爲師造壽塔畢，白師。

師曰：「將多少錢與匠人？」曰：「一切在和尚。」師曰：「爲將三錢與匠人，爲將兩錢與匠人，爲將一錢與匠人？若道得，與吾親造塔來。」僧無語。後僧舉似大嶺庵閑和尚，（卽羅山也。）嶺曰：「還有人道得麼？」僧曰：「未有人道得。」嶺曰：「汝歸與疏山道，若將三錢與匠人，和尚此生決定不得塔。若將兩錢與匠人，和尚與匠人共出一隻手。若將一錢與匠人，累他匠人眉鬚墮落。」僧回如教而說。師具威儀望大嶺作禮，嘆曰：「將謂無人，大嶺有古佛放光，射到此間。雖然如是，也是臘月蓮花。」大嶺後聞此語，曰：「我恁麼道，早是龜毛長三尺。」僧問：「如何是諸佛師？」師曰：「何不問疏山老漢。」僧無對。師常握木蛇，有僧問：「手中是甚麼？」師提起曰：「曹家女。」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尺五頭巾。」曰：「如何是尺五頭巾？」師曰：「圓中取不得。」因鼓山舉威音王佛師，師乃問：「作麼生是威音王佛師？」山曰：「莫無慚愧好！」師曰：「闍黎恁麼道卽得，若約病僧卽不然。」山曰：「作麼生是威音王佛師？」師曰：「不坐無貴位。」問：「靈機未運時如何？」師曰：「夜半放白牛。」問：「如何是一句？」師曰：「不道。」曰：「爲甚麼不道？」師曰：「少時輩。」問：「久負不逢時如何？」師曰：「饒你雄信解拈鎗，比逐秦王較百步。」曰：「正當恁麼時如何？」師曰：「將軍不上便橋，金牙徒勞拈筈。」問：「如何是直指？」師曰：「珠中有水君不信，擬向天邊問太陽。」冬至上堂，僧問：「如何是冬來意？」師曰：「京師出大黃。」問：「和尚百年後向甚麼處去？」師曰：「背抵芒叢，四脚指天。」師臨遷化，有偈示衆曰：「我路碧空外，白雲無處閑。世有無根樹，黃葉風送還。」偈終而逝，塔于本山。

青林師虔禪師

青林師虔禪師，初參洞山，山問：「近離甚處？」師曰：「武陵。」曰：「武陵法道何似此間？」師曰：「胡地冬抽筍。」山曰：「別甑炊香飯供養此人。」師拂袖便出。山曰：「此子向後，走殺天下人在。」師在洞山栽松次，有劉翁者求偈。師作偈曰：「長長三尺餘，鬱鬱覆青草。不知何代人，得見此松老。」劉得偈呈洞山，山謂曰：「此是第三代洞山主人。」師辭洞山，山曰：「子向甚麼處去？」師曰：「金輪不隱的，徧界絕紅塵。」山曰：「善自保任！」師珍重而出。洞山門送，謂師曰：「恁麼去一句作麼生道？」師曰：「步步踏紅塵，通身無影像。」山良久，師曰：「老和尚何不速道！」山曰：「子得恁麼性急？」師曰：「某甲罪過。」便禮辭。師至山南府青銼山住庵。經十年，忽記洞山遺言，乃曰：「當利羣蒙，豈拘小節邪？」遂往隨州，衆請住青林，後遷洞山。凡有新到，先令般柴三轉，然後參堂。有一僧不肯，問師曰：「三轉內即不問，三轉外如何？」師曰：「鐵輪天子寰中旨。」僧無對。師便打，趁出。僧問：「昔年病苦，又中毒藥，請師醫。」師曰：「金鎞撥破腦，頂上灌醍醐。」曰：「恁麼則謝師醫。」師便打。上堂：「祖師門下，鳥道玄微。功窮皆轉，不究難明。汝等諸人，直須離心意識，出凡聖路學，方可保任。若不如是，非吾子息。」問：「久負不逢時如何？」師曰：「古皇尺一寸。」問：「請師答話。」師曰：「修羅掌於日月。」上堂：「祖師宗旨，今日施行。法令已彰，復有何事？」僧問：「正法眼藏，祖祖相傳，未審和尚傳付何人？」師曰：「靈苗生有地，大悟不存師。」問：「如何是道？」師曰：「回頭尋遠澗。」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擁雪首揚眉。」問：「千差路別，如何頓曉？」師

曰：「足下背驪珠，空怨長天月。」問：「學人徑往時如何？」師曰：「死蛇當大路，勸子莫當頭。」曰：「當頭者如何？」師曰：「喪子命根。」曰：「不當頭者如何？」師曰：「亦無回避處。」曰：「正當恁麼時如何？」師曰：「失却也。」曰：「向甚麼處去？」師曰：「草深無覓處。」曰：「和尚也須隄防始得。」師拊掌曰：「一等是箇毒氣。」

白水本仁禪師

高安白水本仁禪師，因設先洞山忌齋，僧問：「供養先師，先師還來也無？」師曰：「更下一分供養著。」上堂：「老僧尋常不欲向聲前色後，鼓弄人家男女。何故？且聲不是聲，色不是色。」僧問：「如何是聲不是聲？」師曰：「喚作色得麼？」曰：「如何是色不是色？」師曰：「喚作聲得麼？」僧作禮。師曰：「且道爲汝說，答汝話，若向這裏會，得有箇入處。」上堂：「眼裏著沙不得，耳裏著水不得。」僧問：「如何是眼裏著沙不得？」師曰：「應真無比。」曰：「如何是耳裏著水不得？」師曰：「白淨無垢。」問：「文殊與普賢，萬法悉同源。文殊普賢卽不問，如何是同源底法？」師曰：「却問取文殊普賢。」曰：「如何是文殊普賢？」師曰：「一釣便上。」師謂鏡清曰：「時寒道者清。」曰：「不敢。」師曰：「還有卧單也無？」曰：「設有，亦無展底工夫。」師曰：「直饒道者滴水冰生，亦不干他事。」曰：「滴水冰生，事不相涉。」師曰：「是。」曰：「此人意作麼生？」師曰：「此人不落意。」曰：「不落意，此人聻！」師曰：「高山頂上，無可與道者啗啄。」長生然和尚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還見庭前杉樧樹否？」曰：「恁麼則和尚今日，因學人致得是非。」師曰：「多口座主。」然去後，師方知是雪峰禪客。乃曰：「盜法之人，終不成器。」然住後，衆

緣不備，果符師記。因僧問：「從上宗乘，如何舉唱？」然云：「不可爲闍黎一人，荒却長生山也。」玄沙聞云：「然師兄佛法卽大行，受記之緣亦就。」僧問：「如何是不遷義？」師曰：「落花隨流水，明月上孤岑。」師將順世，焚香白衆曰：「香煙絶處，是吾涅槃時也。」言訖跏趺而坐，息隨煙滅。

白馬遁儒禪師

洛京白馬遁儒禪師，僧問：「如何是衲僧本分事？」師曰：「十道不通風，瘂子傳來信。」曰：「傳甚麽信？」師乃合掌頂戴。問：「如何是密室中人？」師曰：「纔生不可得，不貴未生時。」曰：「是箇甚麽不貴未生時？」師曰：「是汝阿爺。」問：「三千里外嚮白馬，及乎到來爲甚麽不見？」師曰：「是汝不見，不干老僧事。」曰：「請和尚指示。」師曰：「指卽沒交涉。」問：「如何是學人本分事？」師曰：「昨夜三更月正午。」問：「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井底蝦蟆吞却月。」僧問黃龍：「如何是井底蝦蟆吞却月？」龍曰：「不奈何。」曰：「恁麽則吞却去也。」龍曰：「任吞。」曰：「吞後如何？」龍曰：「好蝦蟆。」問：「如何是學人急切處？」師曰：「俊鳥猶嫌鈍，瞥然早已遲。」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點額猢猻探月波。」

龍牙居遁禪師

潭州龍牙山居遁證空禪師，撫州人也。因參翠微，乃問：「學人自到和尚法席一箇餘月，不蒙一法示誨，意在於何？」微曰：「嫌甚麽？」師又問洞山，山曰：「爭怪得老僧？」法眼別云：「祖師來也。」雲居齊云：「此三人

尊宿，還有親疏也無？若有，那箇親？若無親疏，眼在甚麼處？」師又問翠微：「如何是祖師意？」微曰：「與我將禪板來。」師遂過禪板，微接得便打。師曰：「打卽任打，要且無祖師意。」又問臨濟：「如何是祖師意？」濟曰：「與我將蒲團來。」師乃過蒲團，濟接得便打。師曰：「打卽任打，要且無祖師意。」後有僧問：「和尚行脚時，問二尊宿祖師意，未審二尊宿明也未？」師曰：「明卽明也，要且無祖師意。」東禪齊云：「衆中道，佛法卽有，秖是無祖師意。若恁麼會，有何交涉；別作麼生會無祖師意底道理？」師復舉德山頭落底語，因自省過，遂止於洞山，隨衆參請。一日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山曰：「待洞水逆流，卽向汝道。」師始悟厥旨，服勤八稔。湖南馬氏請住龍牙。上堂：「夫參玄人，須透過祖佛始得。新豐和尚道，祖佛言教似生寃家，始有參學分。若透不得，卽被祖佛謾去。」僧問：「祖佛還有謾人之心也無？」師曰：「汝道江湖還有礙人之心也無？」乃曰：「江湖雖無礙人之心，爲時人過不得。江湖成礙人去，不得道江湖不礙人。祖佛雖無謾人之心，爲時人透不得。祖佛成謾人去，不得道祖佛不謾人。若透得祖佛過，此人過却祖佛。若也如是，始體得佛祖意，方與向上人同。如未透得，但學佛學祖，則萬劫無有出期。」僧曰：「如何得不被祖佛謾去？」師曰：「道者直須自悟去始得。」問：「十二時中如何著力？」師曰：「如無手人欲行拳，始得。」問：「終日區區，如何頓息？」師曰：「如孝子喪却父母，始得。」東禪齊云：「衆中道，如喪父母，何有閑暇，恁麼會還息得人疑情麼？除此外且作麼生會龍牙意。」問：「如何是道？」師曰：「無異人心是。」乃曰：「若人體得道無異人心，始是道人。若是言説，則沒交涉。道者，汝知行底道人否？十二時中，除却著衣喫飯，無絲髮異於人心，無誑人心，此箇始是道人。若道我得我會，則沒交涉，大不容易。」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待石烏龜解語，卽向

汝道。」曰：「石烏龜語也。」師曰：「向汝道甚麼！」問：「古人得箇甚麼，便休去？」師曰：「如賊入空室。」問：「無邊身菩薩，爲甚麼不見如來頂相？」師曰：「汝道如來還有頂相麼？」問：「大庾嶺頭提不起時如何？」師曰：「六祖爲甚麼將得去？」問：「二鼠侵藤時如何？」師曰：「須有隱身處始得。」曰：「如何是隱身處？」師曰：「還見儂家麼？」問：「維摩掌擎世界，未審維摩向甚麼處立？」師曰：「道者，汝道維摩掌擎世界？」問：「知有底人，爲甚麼却有生死？」師曰：「恰似道者未悟時。」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此一問最苦。」報慈云：「此一問最好。」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祖師在後來。」問：「如何是無事沙門？」師曰：「若是沙門，不得無事。」曰：「爲甚麼不得無事？」師曰：「覓一箇也難得。」問：「蟾蜍無反照之功，玉兔無伴月之意時如何？」師曰：「道者，堯舜之君猶有化在。」問：「如何得此身安去？」師曰：「不被別身謾始得。」法眼別云：「誰惱亂汝？」報慈嶼讚師真曰：「日出連山，月圓當户。不是無身，不欲全露。」師一日在帳中坐，僧問：「不是無身，不欲全露，請師全露。」師撥開帳子曰：「還見麼？」曰：「不見。」師曰：「不將眼來。」報慈嶼聞云：「龍牙祇道得一半。」法眼別云：「飽叢林。」師將順寂，有大星隕于方丈前。

華嚴休靜禪師

京兆華嚴寺休靜禪師，在洛浦作維那時，一日白槌普請曰：「上間般柴，下間鋤地。」第一座問：「聖僧作甚麼？」師曰：「當堂不正坐，不赴兩頭機。」師問洞山：「學人無箇理路，未免情識運爲。」山曰：「汝還見有理路也無？」師曰：「見無理路。」山曰：「甚處得情識來？」師曰：「學人實問。」山曰：「恁麼則直須向萬

里無寸草處去。」師曰：「萬里無寸草處，還許某甲去也無？」山曰：「直須恁麼去。」師般柴次，洞山把住曰：「狹路相逢時如何？」師曰：「反側！反側！」山曰：「汝記吾言，向南住有一千人，向北住止三百而已。」初住福州東山之華嚴，衆滿一千。未幾，屬後唐莊宗徵入輦下，大闡玄風，其徒果止三百。莊宗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探盡龍宮藏，衆義不能詮。」問：「大悟底人爲甚麼却迷？」師曰：「破鏡不重照，落花難上枝。」問：「大軍設天王齋求勝，賊軍亦設天王齋求勝。未審天王赴阿誰願？」師曰：「天垂雨露，不揀榮枯。」莊宗請入內齋，見大師大德總看經，唯師與徒衆不看經。帝問：「師爲甚麼不看經？」師曰：「道泰不傳天子令，時清休唱太平歌。」帝曰：「師一人即得，徒衆爲甚麼也不看經？」師曰：「師子窟中無異獸，象王行處絕狐蹤。」帝曰：「大師大德爲甚麼總看經？」師曰：「水母元無眼，求食須賴蝦。」帝曰：「既是後生，爲甚麼却稱長老？」師曰：「三歲國家龍鳳子，百年殿下老朝臣。」師後遊河朔，於平陽示滅。茶毗獲舍利，建四浮圖：一晉州，一房州，一終南山逍遥園，一華嚴寺。謚寶智禪師、無爲之塔。

九峰普滿禪師

瑞州九峰普滿禪師，僧問：「如何是不遷義？」師曰：「東生明月，西落金烏。」曰：「非師不委。」師曰：「理當則行。」僧禮拜，師便打。僧曰：「仁義道中，禮拜何咎？」師曰：「來處不明，須行嚴令。」問：「眼不到色塵時如何？」師指香臺曰：「面前是甚麼？」曰：「請師子細。」師曰：「不妨遭人檢點。」問：「人人盡道請益，未審師還拯濟也無？」師曰：「汝道巨嶽還乏寸土麼？」曰：「四海參尋，當爲何事？」師曰：「演若迷頭心

自狂。」曰：「還有不狂者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狂者？」師曰：「突曉途中眼不開。」問僧：「近離甚處？」曰：「閩中。」師曰：「遠涉不易。」曰：「不難，動步便到。」師曰：「有不動步者麽？」曰：「有。」師曰：「争得到此間？」僧無對。師以拄杖趁下。問：「對境心不動時如何？」師曰：「汝無大人力。」曰：「如何是大人力？」師曰：「對境心不動。」曰：「適來爲甚麽道無大人力？」師曰：「在舍衹言爲客易，臨川方覺取魚難。」問：「如何是道？」師曰：「見通車馬。」曰：「如何是道中人？」師便打。僧作禮，師便喝。問：「十二時中如何合道？」師曰：「與心合道。」曰：「畢竟如何？」師曰：「土上加泥猶自可，離波求水實堪悲。」問：「如何是不壞身？」師曰：「正是。」曰：「學人不會，請師直指。」師曰：「適來曲多少？」問：「古人道，真因妄立，從妄顯真，是否？」師曰：「是。」曰：「如何是真？」師曰：「不雜食。」曰：「如何是妄？」師曰：「起倒攀緣。」曰：「去此二途，如何合得圓常？」師曰：「不敬功德天，誰嫌黑暗女？」問：「九峰一路，今古咸知。向上宗乘，請師提唱。」師竪起拂子。僧曰：「大衆側聆，願垂方便。」師曰：「清波不覩魚龍現，迅浪風高下底鈎。」曰：「若不久參，那知今日？」師曰：「人生無定止，像没鏡中圓。」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更問阿誰？」曰：「恁麽則學人全體是也。」師曰：「須彌頂上戴須彌。」

北院通禪師

益州北院通禪師，初參夾山，問曰：「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豈不是和尚語？」山曰：「是。」師乃掀倒禪牀，叉手而立。山起來打一拄杖，師便下去。法眼云：「是他掀倒禪牀，何不便

去？須待他打一棒了去，意在甚麽處？」次參洞山，山上堂曰：「坐斷主人公，不落第二見。」師出衆曰：「須知有一人不合伴。」山曰：「猶是第二見。」師便掀倒禪牀。山曰：「老兄作麽生？」師曰：「待某甲舌頭爛，卽向和尚道。」後辭洞山擬入嶺，山曰：「善爲！飛猿嶺峻好看！」師良久，山召：「通闍黎師。」應諾。山曰：「何不入嶺去？」師因有省，更不入嶺。住後，上堂：「諸上座有甚麽事，出來論量取。若上上根機，不假如斯。若是中下之流，直須剗削門頭户底，教索索地，莫教入泥水。第一速須省事，直須無心去。學得千般萬般，祇成知解，與衲僧門下有甚麽交涉？」僧問：「直須無心學時如何？」師曰：「不管繫。」問：「如何是佛？」師曰：「峭壁本無苔，灑墨圖斑駁。」問：「二龍争珠，誰是得者？」師曰：「得者失。」曰：「不得者如何？」師曰：「還我珠來。」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無點污。」問：「轉不得時如何？」師曰：「功不到。」問：「如何是大富貴底人？」師曰：「如輪王寶藏。」曰：「如何是赤窮底人？」師曰：「如酒店腰帶。」問：「水灑不著時如何？」師曰：「乾剥剥地。」問：「一槌便成時如何？」師曰：「不是偶然。」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壁上盡枯松，遊蜂競採蘂。」滅後謚證真禪師。

洞山道全禪師

洞山道全禪師，問先洞山：「如何是出離之要？」山曰：「闍黎足下煙生。」師當下契悟，更不他遊。雲居進語曰：「終不敢孤負和尚足下煙生。」山曰：「步步玄者，卽是功到。」暨洞山圓寂，衆請踵迹住持。僧問：「佛入王宮，豈不是大聖再來？」師曰：「護明不下生。」曰：「争柰六年苦行何？」師曰：「幻人呈幻事。」

曰：「非幻者如何？」師曰：「王宮覓不得。」問：「清淨行者不入涅槃，破戒比丘不入地獄時如何？」師曰：「度盡無遺影，還他越涅槃。」問：「極目千里，是甚麽風範？」師曰：「是闍黎風範。」曰：「未審和尚風範如何？」師曰：「不布婆娑眼。」〔一〕

京兆蜆子和尚

京兆府蜆子和尚，不知何許人也。事迹頗異，居無定所。自印心於洞山，混俗閩川，不畜道具，不循律儀。冬夏唯披一衲，逐日沿江岸採掇鰕蜆，以充其腹。暮卽宿東山白馬廟紙錢中。居民目爲蜆子和尚。華嚴靜禪師聞之，欲決真假，先潛入紙錢中。深夜師歸，嚴把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遽答曰：「神前酒臺盤。」嚴放手曰：「不虚與我同根生。」嚴後赴莊宗詔入長安，師亦先至。每日歌唱自拍，或乃佯狂泥雪，去來俱無蹤跡，厥後不知所終。

幽棲道幽禪師

台州幽棲道幽禪師，鏡清問：「如何是少父？」師曰：「無標的。」曰：「無標的以爲少父邪？」師曰：「有甚麽過？」曰：「祇如少父作麽生？」師曰：「道者是甚麽心行？」問：「如何是佛？」師曰：「汝不信是衆生。」曰：「學人大信。」師曰：「若作勝解，卽受羣邪。」問：「如何是道？」師曰：「但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曰：

〔一〕眼，原作「耶」，據清藏本、續藏本改。

「如何是道中人？」師曰：「解驅雲裏信。」師一日齋時，入堂白槌曰：「白大衆。」衆擧頭，師曰：「且喫飯。」

師將示滅，僧問：「和尚百年後向甚麼處去？」師曰：「迢然！迢然！」言訖坐亡。

越州乾峰和尚

越州乾峰和尚，上堂：「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須是一一透得，始解歸家穩坐，須知更有向上一竅在。」雲門出，問：「庵内人爲甚麼不知庵外事？」師呵呵大笑。門曰：「猶是學人疑處。」師曰：「子是甚麼心行？」門曰：「也要和尚相委。」師曰：「直須與麼始解穩坐。」門應「喏喏」。上堂：「擧一不得擧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出衆曰：「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師曰：「典座來日不得普請。」便下座。

問僧：「甚處來？」曰：「天台。」師曰：「見說石橋作兩段，是否？」曰：「和尚甚處得這消息來？」師曰：「將謂華頂峰前客，元是平田莊裏人。」問：「如何得出三界去？」師曰：「喚院主來，趁出這僧著。」師問：「衆僧輪回六趣，具甚麼眼？」衆無對。僧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曰：「老僧問聻！」曰：「和尚問則且置。」師曰：「老僧問尚不柰何，說甚麼超佛越祖之談？」問：「十方薄伽梵，一路涅盤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師以拄杖畫云：「在這裏。」僧後請益雲門，門拈起扇子云：「扇子跨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會麼？」

吉州禾山和尚

吉州禾山和尚，僧問：「學人欲伸一問，師還答否？」師曰：「禾山答汝了也。」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禾山大頂。」問：「如何和尚家風？」師曰：「滿目青山起白雲。」曰：「或遇客來，如何祇待？」師曰：「滿盤無味醍醐果。」問：「無言童子居何國土？」師曰：「當軒木馬嘶風切。」

天童咸啓禪師

明州天童咸啓禪師，問伏龍：「甚處來？」曰：「伏龍來。」師曰：「還伏得龍麼？」曰：「不曾伏這畜生。」師曰：「且坐喫茶。」簡大德問：「學人卓卓上來，請師的的。」師曰：「我這裏一屙便了，有甚麼卓卓的的？」曰：「和尚恁麼答話，更買草鞋行脚好！」師曰：「近前來。」簡近前，師曰：「祇如老僧恁麼答，過在甚麼處？」簡無對。師便打。問：「如何是本來無物？」師曰：「石潤元含玉，鑛異自生金。」問：「如何是真常流注？」師曰：「涓滴無移。」

寶蓋山和尚

潭州寶蓋山和尚，僧問：「一間無漏舍，合是何人居？」師曰：「無名不掛體。」曰：「還有位也無？」師曰：「不處。」問：「如何是寶蓋？」師曰：「不從人天得。」曰：「如何是寶蓋中人？」師曰：「不與時人知。」曰：

「佛來時如何？」師曰：「覓他路不得。」問：「世界壞時，此物何處去？」師曰：「千聖尋不得。」曰：「時人如何歸向？」師曰：「直須似他去。」曰：「還有的當也無？」師曰：「不立標則。」問：「不居正位底人，如何行履？」師曰：「紅焰叢中駿馬嘶。」

欽山文邃禪師

澧州欽山文邃禪師，福州人也。少依杭州大慈山寰中禪師受業，〔一〕時巖頭、雪峰在衆，覩師吐論，〔二〕知是法器，相率遊方。二大士各承德山印記，師雖屢激揚，而終然凝滯。一日，問德山曰：「天皇也恁麼道，龍潭也恁麼道，未審和尚作麼生道？」山曰：「汝試舉天皇龍潭道底看。」師擬進語，山便打。師被打歸延壽堂，曰：「是則是，打我太煞。」巖頭曰：「汝恁麼道，他後不得道見德山來。」法眼別云：「是則是錯打我。」後於洞山言下發解，乃爲之嗣。年二十七，止于欽山，對大衆前自省過，舉參洞山時語。山問：「甚麼處來？」師曰：「大慈來。」曰：「還見大慈麼？」師曰：「見。」曰：「色前見，色後見？」師曰：「非色前後見。」洞山默置。師乃曰：「離師太早，不盡師意。」法眼云：「不盡師意，不易承嗣得他。」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梁公曲尺，誌公剪刀。」問：「一切諸佛及諸佛法，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常轉。」曰：「未審經中説甚麼？」師曰：「有疑請問。」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錦繡銀香囊，風吹滿路香。」巖頭聞，令僧

〔一〕依，原作「作」，據清藏本、續藏本改。
〔二〕覩，原作「祖」，據清藏本、續藏本改。

去云：「傳語十八子，好好事潘郎。」有僧寫師真呈，師曰：「還似我也無？」僧無對。師自代曰：「衆僧看取。」德山侍者來參，纔禮拜，師把住曰：「還甘欽山與麼也無？」者曰：「某甲却悔久住德山，今日無言可對。」師乃放手曰：「一任祇對。」者撥開胷曰：「且聽某通氣一上。」師曰：「德山門下卽得，這裏一點用不着。」者曰：「久聞欽山不通人情。」師曰：「累他德山眼目。參堂去。」師與巖頭、雪峰坐次，洞山行茶來，師乃閉眼。洞曰：「甚麼處去來？」曰：「入定來。」洞曰：「定本無門，從何而入？」師入浴院，見僧踏水輪。僧下問訊，師曰：「幸自轆轆地轉，何須恁麼？」曰：「不恁麼又争得？」師曰：「若不恁麼，欽山眼堪作甚麼？」曰：「作麼生是師眼？」師以手作撥眉勢，曰：「和尚又何得恁麼？」師曰：「是我恁麼，你便不恁麼。」僧無對。師曰：「索戰無功，一場氣悶。」良久，乃問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欽山爲汝擔取一半。」師與巖頭、雪峰過江西，到一茶店喫茶次，師曰：「不會轉身通氣者，不得茶喫。」頭曰：「若恁麼我定不得茶喫。」峰曰：「某甲亦然。」師曰：「這兩箇老漢話頭也不識？」頭曰：「甚處去也？」師曰：「布袋裏老鵶雖活如死。」頭退後曰：「看！看！」師曰：「奯公且置，存公作麼生？」峰以手畫一圓相，師曰：「不得不問。」頭呵呵曰「太遠生。」師曰：「有口不得茶喫者多。」巨良禪客參，禮拜了便問：「一鏃破三關時如何？」師曰：「放出關中主看。」良曰：「恁麼則知過必改。」師曰：「更待何時？」良曰：「好隻箭，放不着所在。」便出去。師曰：「且來，闍黎。」良回首，師下禪牀擒住曰：「一鏃破三關卽且置，試爲欽山發箭看。」良擬議，師打七棒曰：「且聽箇亂統漢疑三十年。」有僧舉似同安察，安曰：「良公雖解發箭，要且未中的。」僧便問：「未審如何得中的去？」安曰：「關中主是甚麼人？」僧回舉似師，師曰：「良公若解恁麼，也免得欽山口。然雖如此，同安

不是好心，亦須看始得。」僧參，師竪起拳曰：「開即成掌，五指參差，如今爲拳，必無高下。汝道欽山還通商量也無？」僧近前，却竪起拳。師曰：「你恁麼祇是箇無開合漢。」曰：「未審和尚如何接人？」師曰：「我若接人，共汝一般去也。」曰：「特來參師，也須吐露箇消息。」師曰：「汝若特來，我須吐露。」曰：「便請。」師便打，僧無語。師曰：「守株待兎，枉用心神。」上堂，橫按拄杖，顧視大衆曰：「有麼有麼？如無，欽山唱菩薩蠻去也，囉囉哩哩。」便下座。師與道士論義。士立義曰：「麤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師曰：「道士是佛家奴。」士曰：「太麤生！」師曰：「第一義何在？」士無語。

九峰通玄禪師

瑞州九峰通玄禪師，郢州程氏子。初參德山，後於洞山言下有省。住後，僧問：「自心他心，得相見否？」師曰：「自己尚不見，他人何可觀。」問：「罪福之性，如何了達，得無同異？」師曰：「絺綌不禦寒。」

靑原下六世

曹山寂禪師法嗣

洞山道延禪師

瑞州洞山道延禪師，因曹山垂語云：「有一人向萬丈巖頭騰身直下，此是甚麼人？」衆無對。師出

曰：「不存。」山曰：「不存箇甚麼？」師曰：「始得撲不碎。」山深肯之。後有僧問：「請和尚密付真心。」師曰：「欺這裏無人作麼？」

金峰從志禪師

撫州金峰從志玄明禪師，僧問：「如何是金峰正主？」師曰：「此去鎮縣不遥，闍黎莫造次。」曰：「何不道取？」師曰：「口如礫盤。」問：「千峰萬峰，那箇是金峰？」師乃斫額。問：「千山無雲，萬里絶霞時如何？」師曰：「飛猿嶺那邊何不吐却？」[一]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壁邊有鼠耳。」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金峰門前無五里牌。」新到參，師曰：「不用通時暄，第一句道將來。」曰：「孟春猶寒，伏惟和尚。」師曰：「猶有這箇在。」曰：「不可要人點檢去也。」師曰：「誰？」僧指自身。師曰：「不妨遭人點檢。」拈起枕子，示僧曰：「一切人喚作枕子，金峰道不是。」僧曰：「未審和尚喚作甚麼？」師拈起枕子，僧曰：「恁麼則依而行之。」師曰：「你喚作甚麼？」僧曰：「枕子。」師曰：「落在金峰窠裏。」問：「金盃滿酌時如何？」師曰：「金峰不勝酩酊。」僧掃地次，師問：「作甚麼？」僧豎起苕帚。師曰：「猶有這箇在。」曰：「和尚適來見箇甚麼？」師豎起拄杖。僧參，纔入方丈，師便打。僧曰：「是！是！」師又打。僧曰：「不是！不是！」師作禮拜勢，僧作拓勢。師曰：「老僧眼暗，闍黎耳聾。」曰：「將飯餧魚，還須克己。」師曰：「施食得長壽報。」曰：「和尚年多少？」師曰：「不落數量。」曰：「長壽者誰？」師曰：「金峰。」曰：「果然眼昏。」師曰：「是，是。」問僧：「甚

[一]嶺，原作「領」，據清藏本、續藏本改。

處來？」僧近前，良久師曰：「闍黎參見甚麼人？」曰：「參甚麼椀？」師曰：「金峰有過。」曰：「是！是！」師良久。師問僧：「甚處來？」曰：「東國來。」師曰：「作麼生過得金峰關？」曰：「公驗分明。」師曰：「試呈似金峰看。」僧展兩手，師曰：「金峰關從來無人過得。」曰：「和尚還過得麼？」師曰：「波斯喫胡椒。」問僧：「姓甚麼？」曰：「姓何。」師曰：「至竟不脫俗。」曰：「因師致得。」師曰：「若恁麼，過在金峰。」曰：「不敢。」師曰：「灼然金峰有過。」僧問訊次，師把住曰：「輒不得向人道，我有一則因緣舉似你。」僧作聽勢，師與一掌。僧曰：「爲甚麼打某甲？」師曰：「我要這話。」行看經次，駢道者來，師擎起經作攬衣勢，以目視之。駢提起坐具，以目視師。師曰：「一切人道你會禪。」駢曰：「和尚作麼生？」師笑曰：「草賊大敗。」問：「是身無知，如土木瓦石，此意如何？」師下禪牀，扭僧耳朵。僧負痛作聲。師曰：「今日始捉著箇無知漢。」僧作禮出去。師召：「闍黎！」僧回首。師曰：「若到堂中，不可舉著。」曰：「何故？」師曰：「大有人笑金峰老婆心。」上堂：「老僧二十年前有老婆心，二十年後無老婆心。」僧問：「如何是二十年前有老婆心？」師曰：「問凡答凡，問聖答聖。」曰：「如何是二十年後無老婆心？」師曰：「問凡不答凡，問聖不答聖。」師見僧來，乃舉手曰：「此是大人分上事，你試通箇消息看？」曰：「某甲不欲瞞和尚。」師曰：「知孝養人，也還稀有。」曰：「莫是大人分上事麼？」師曰：「老僧瞞闍黎。」曰：「到這裏不易辨白。」師曰：「灼然灼然！」僧禮拜，師曰：「發足何處？」曰：「祇這裏。」師曰：「不唯自瞞，兼瞞老僧。」上堂：「我若舉來，又恐遭人唇吻；不舉，又遭人笑怪。於其中間，如何卽是？」有僧纔出，師便歸方丈。至晚，別僧請益曰：「和尚今日爲甚不答這僧話？」師曰：「大似失錢遭罪。」問僧：「你還知金峰一句子麼？」曰：「知來久矣。」師曰：「作麼生！」僧便

喝。師良久，僧曰：「金峰一句，今日粉碎。」師曰：「老僧大曾問人，唯有闍黎門風峭峻。」曰：「不可須要人點檢。」師曰：「真鍮不博金。」問：「如何是非言之言？」師曰：「不加文彩。」問：「四海晏清時如何？」師曰：「猶是堦下漢。」上堂：「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拄。還有人道得麽？如有人道得，金峰分半院與他住。」時有僧出作禮，師曰：「相見易得好，共住難爲人。」便下座。僧辭，師問：「何處去？」曰：「不敢妄通消息。」師曰：「若到諸方，切忌道著金峰爲人處。」曰：「已領尊旨。」師曰：「忽有人問，你作麽生？」僧提起袈裟角。師曰：「捷弱於闍黎。」

鹿門處真禪師

襄州鹿門山處真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有鹽無醋。」曰：「忽遇客來，如何祇待？」師曰：「柴門草户，謝子遠來。」問：「如何是道人？」師曰：「口似鼻孔。」問：「祖祖相傳，傳甚麽物？」師曰：「金襴袈裟。」問：「如何是函中般若？」師曰：「佛殿挾頭六百卷。」問：「和尚百年後，向甚麽處去？」師曰：「山下李家使牛去。」曰：「還許學人相隨也無？」師曰：「汝若相隨，莫同頭角。」曰：「諾。」師曰：「合到甚麽處？」曰：「佛眼辨不得。」師曰：「若不放過，亦是茫茫。」問：「如何是鹿門高峻處？」師曰：「汝還曾上主山也無？」問：「如何是禪？」師曰：「鸞鳳入雞籠。」曰：「如何是道？」師曰：「藕絲牽大象。」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此箇還壞也無？」師曰：「臨崖看滸眼，特地一場愁。」問：「如何是和尚轉身處？」師曰：「昨夜三更，失却枕子。」問：「一句下豁然時如何？」師曰：「汝是誰家子？」上堂：「一片凝然光燦爛，擬意追

尋卒難見。瞥然撞著豁人情，大事分明總成辦。實快活，無繫絆，萬兩黃金終不換。任他千聖出頭來，總是向渠影中現。」

曹山慧霞禪師

撫州曹山慧霞了悟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曹山不如。」曰：「出世後如何？」師曰：「不如曹山。」問：「四山相逼時如何？」師曰：「曹山在裏許。」曰：「還求出也無？」師曰：「在裏許，即求出。」僧侍立，師曰：「道者可煞熱。」曰：「是。」師曰：「祇如熱向甚處回避？」曰：「向鑊湯鑪炭裏回避。」師曰：「祇如鑊湯鑪炭，又作麼生回避？」曰：「衆苦不能到。」

草庵法義禪師

華州草庵法義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爛炒浮漚飽滿喫。」問：「擬心即差，如何進道？」師曰：「有人常擬，爲甚麼不差？」曰：「此猶是和尚分上事。」師曰：「紅焰蓮花朵朵開。」問：「如何是和尚得力處？」師曰：「如盲似聾。」曰：「不會。」師曰：「恰與老僧同參。」

曹山光慧禪師

撫州曹山光慧玄悟禪師，上堂，良久曰：「雪峰和尚爲人，如金翅鳥入海取龍相似。」僧出問：「未審

和尚此問如何？」師曰：「甚處去來。」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曰：「不禮拜更待何時？」問：「如何是密傳底心？」師良久。僧曰：「恁麼則徒勞側耳也。」師喚：「侍者來，燒香著。」問：「古人云：如紅爐上一點雪。意旨如何？」師曰：「借取眉毛好！」問：「如何指示，即得不昧去？」師曰：「不可雪上更加霜。」曰：「恁麼則全因和尚去也。」師曰：「因箇甚麼？」問：「如何是妙明真性？」師曰：「欵欵莫磕損。」上堂，良久，僧出曰：「爲衆竭力，禍出私門。未審放過不放過？」師默然。問：「古人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意旨如何？」師良久。僧禮拜，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也是厨寒甑足塵。」上堂，舉拄杖曰：「從上皆留此一路，方便接人。」有僧出曰：「和尚又是從頭起也。」師曰：「謝相委悉。」問：「機關不轉，請師商量。」師曰：「瘂得我口麼？」問：「路逢猛虎時如何？」師曰：「放憨作麼！」

曹山智炬禪師

撫州曹山羌慧智炬禪師，初問先曹山曰：「古人提持那邊人，學人如何體悉？」山曰：「退步就己，萬不失一。」師於言下，頓忘玄解，乃辭去徧參。至三祖，因看經次，僧問：「禪僧心不挂元字脚，何得多學？」師曰：「文字性異，法法體空。迷則句句瘡疣，悟則文文般若。苟無取捨，何害圓伊？」後離三祖到瑞州，衆請住龍泉。僧問：「如何是文殊？」師曰：「不可有第二月也。」曰：「即今事如何？」師曰：「正是第二月。」問：「如何是如來語？」師曰：「猛風可繩縛。」問：「如何履踐，即得不昧宗風？」師曰：「須知龍泉好手。」曰：「請和尚好手。」師曰：「却憶鍾子期。」問：「古人道，若記一句論，劫作野狐精。未審古人意旨如

何？」師曰：「龍泉僧堂未曾鎖。」曰：「和尚如何？」師曰：「風吹耳朵。」問：「如何是一句？」師曰：「無聞。」問：「如何是聲前一句？」師曰：「恰似不道。」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汝是九色鹿。」問：「抱璞投師時如何？」師曰：「不是自家珍。」曰：「如何是自家珍？」師曰：「不琢不成器。」

育王弘通禪師

衡州育王山弘通禪師，僧問：「混沌未分時如何？」師曰：「混沌。」曰：「分後如何？」師曰：「混沌。」上堂：「釋迦如來四十九年說不到底句，今夜山僧不避羞耻，與諸尊者共譚。」良久曰：「莫道錯。珍重！」僧問：「學人有病，請師醫。」師曰：「將病來，與汝醫。」曰：「便請。」師曰：「還老僧藥價錢來。」問：「曹源一路即不問，衡陽江畔事如何？」師曰：「紅爐焰上無根草，碧潭深處不逢魚。」問：「心法雙亡時如何？」師曰：「三脚蝦蟇背大象。」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老僧毛竪。」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直待文殊過，即向你道。」曰：「文殊過也，請和尚道。」師便打。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渾身不直五文錢。」曰：「太貧寒生！」師曰：「古代如是。」曰：「如何施設？」師曰：「隨家豐儉。」問：「如何是急切處？」師曰：「鍼眼裏打筋斗。」問：「如何是本來身？」師曰：「回光影裏見方親。」

華光範禪師

衡州華光範禪師，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指僧堂曰：「此間僧堂無門户。」問僧：「曾到紫陵麼？」

曰：「曾到。」師曰：「曾到鹿門麼？」曰：「曾到。」師曰：「嗣紫陵卽是，嗣鹿門卽是？」曰：「卽今嗣和尚得麼？」師曰：「人情不打，卽不可便打。」問：「非隱顯處是和尚，那箇是某甲？」師曰：「盡乾坤無一不是。」曰：「此猶是和尚，那箇是某甲？」師曰：「木人石女笑分明。」

廣利容禪師

處州廣利容禪師，初住貞溪。僧參，師舉拂子曰：「貞溪老僧還具眼麼？」曰：「某甲不敢見和尚過。」師曰：「老僧死在闍黎手裏也。」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謝闍黎道破。」問：「西院拍手笑呵呵，意作麼生？」師曰：「捲上簾子著。」問：「自己不明，如何得明？」師曰：「不明。」曰：「爲甚麼不明？」師曰：「不見道自己事。」問：「魯祖面壁，意作麼生？」師良久曰：「還會麼？」曰：「不會。」師曰：「魯祖面壁。」因郡守受代歸，師出送接話次，守問：「和尚遠出山門，將甚麼物來？」師曰：「無盡之寶呈獻。」守無對。後有人進語曰：「便請。」師曰：「太守尊嚴。」問：「千途路絶，語思不通時如何？」師曰：「猶是堦下漢。」曰：「如何是堦上漢？」師曰：「龍樓不舉手。」乃曰：「作麼生是尊貴底人，試道看。莫祇向長連牀上坐地，見他人不肯，忽被明眼人拶著，便向鐵圍山裏藏身。若到廣利門下，須道得第一句，卽開一線道與兄弟商量。」時有僧出禮拜，師曰：「將謂是異國船主，元來是此土商人。」

小谿行傳禪師

泉州廬山小谿院行傳禪師，青原周氏子。僧問：「久嚮廬山石門，爲甚麼入不得？」師曰：「鈍漢。」僧曰：「忽遇猛利者，還許也無？」師曰：「喫茶去。」

布水巖和尚

益州布水巖和尚，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一回思著一傷心。」問：「寶劍未磨時如何？」師曰：「用不得。」曰：「磨後如何？」師曰：「觸不得。」

蜀川西禪和尚

蜀川西禪和尚，僧問：「佛是摩耶降生，未審和尚是誰家子？」師曰：「水上卓紅旗。」問：「三十六路，阿那一路最妙？」師曰：「不出第一手。」曰：「忽遇出時如何？」師曰：「脊著地也不難。」

韶州華嚴和尚

韶州華嚴和尚，僧問：「既是華嚴，還將得華來麼？」師曰：「孤峰頂上千枝秀，一句當機對聖明。」僧録問：「法身無相不可言，宣皇帝詔，師將何接引？」師曰：「金鐘迴出雲中響，萬里歸朝賀聖君。」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驚天動地。」曰：「還當也無？」師曰：「靈機永布千家月，祇這如今萬世傳。」

雲居膺禪師法嗣

同安丕禪師

洪州鳳棲山同安丕禪師，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吽！吽！」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今日大有人從建昌來。」問：「一見便休去時如何？」師曰：「是也。更來這裏作麽？」問：「如何是點額魚？」師曰：「不透波瀾。」曰：「慚耻時如何？」師曰：「終不仰面。」曰：「恁麽則不變其身也。」師曰：「是也。青雲事作麽生？」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金雞抱子歸霄漢，玉兔懷胎入紫微。」曰：「忽遇客來，將何祗待？」師曰：「金果朝來猿摘去，玉花晚後鳳銜歸。」問：「無情還解說法也無？」師曰：「玉犬夜行，不知天曉。」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甚麽對？」師曰：「要踢要拳。」問：「纔有言詮盡落，今時不落言詮。請師直說。」師曰：「木人解語非干舌，石女抛梭豈亂絲。」問：「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即同魔說。此理如何？」師曰：「孤峰迥秀，不挂煙蘿。片月行空，白雲自在。」新到參，師問：「甚處來？」曰：「湖南。」師曰：「還知同安這裏風雲體道，花檻璇璣麽？」曰：「知。」師曰：「非公境界。」僧便喝。師曰：「短販樵人，徒誇書劍。」僧擬進語，師曰：「劍甲未施，賊身已露。」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藕絲繫大象。」曰：「出世後如何？」師曰：「鐵鎖鎖石牛。」問：「不傷王道如何？」師曰：「喫粥喫飯。」曰：「莫便是不傷王道也無？」師曰：「遷流左降。」問：「玉印開時，何人受信？」師曰：「不是恁麽人。」曰：「親宮事如何？」師曰：「道甚麽！」問：「如何是毗盧師？」師曰：「闍黎在甚麽處出家？」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曰：「面前

佛殿。」問：「片玉無瑕，請師不觸。」師曰：「落汝後。」問：「玉印開時，何人受信？」師曰：「不是小小。」問：「迷頭認影如何止？」師曰：「告阿誰？」曰：「如何卽是？」師曰：「從人覓，卽轉遠也。」曰：「不從人覓時如何？」師曰：「頭在甚麼處？」問：「如何是同安一隻箭？」師曰：「腦後看。」曰：「腦後事如何？」師曰：「過也。」問：「亡僧衣衆人唱，〔一〕祖師衣甚麼人唱？」師曰：「打。」問：「將來不相似，不將來時如何？」師曰：「甚麼處著。」問：「未有這箇時，作麼生行履？」師曰：「尋常又作麼生？」曰：「恁麼則不改舊時人也。」師曰：「作何行履？」問：「如何是異類中人？」師曰：「露地藏白牛，長空吞日月。」師看經次，見僧來參，遂以衣袖蓋却頭。僧近前作弔慰勢，師放下衣袖，提起經曰：「會麼？」僧却以衣袖蓋頭。師曰：「蒼天！蒼天！」

歸宗懷惲禪師

廬山歸宗寺懷惲禪師，僧問：「無佛無衆生時如何？」師曰：「甚麼人如此。」問：「水清魚現時如何？」師曰：「把一箇來。」僧無對。同安代云：「動卽失。」問：「如何是五老峰？」師曰：「突兀地。」問：「截水停輪時如何？」師曰：「磨不轉。」曰：「如何是磨不轉？」師曰：「不停輪。」問：「如何是塵中弟子？」師曰：「灰頭土面。」同安代云：「不拂拭。」問：「如何是世尊不說說？」師曰：「正恁麼。」曰：「如何是迦葉不聞聞？」師曰：「不附物。」問：「不佛不衆生時如何？」師曰：「是甚麼人如此？」問：「學人不到處，請師說。」師曰：「汝不到甚麼處來？」

〔一〕衣，似應作「依」。下同。

嵇山章禪師

池州嵇山章禪師，在投子作柴頭。投子同喫茶次，謂師曰：「森羅萬象，總在裏許。」師潑却茶曰：「森羅萬象，在甚麽處？」子曰：「可惜一椀茶。」師後謁雪峰，峰問：「莫是章柴頭麽？」師乃作輪椎勢，峰肯之。

雲居懷岳禪師

南康軍雲居懷岳禪師，僧問：「如何是大圓鏡？」師曰：「不鑒照。」曰：「忽遇四方八面來時作麽生？」師曰：「胡來胡現，漢來漢現。」曰：「大好不鑒照。」師便打。問：「如何是一丸療萬病底藥？」師曰：「汝患甚麽？」問：「如何是本來瑞草？」師曰：「好手拈不出。」曰：「如何是無根樹？」師曰：「處處著不得。」

杭州佛日禪師

杭州佛日本空禪師，初遊天台山，嘗曰：「如有人奪得我機者，卽吾師矣。」尋謁雲居，作禮問曰：「二龍争珠，誰是得者？」居曰：「卸却業身來，與子相見。」師曰：「業身已卸。」居曰：「珠在甚麽處？」師無對。同安代云：「回頭卽没交涉。」遂投誠入室，時始年十三。後四年，參夾山。纔入門，見維那。那曰：「此間不著後生。」師曰：「某甲不求挂搭，暫來禮謁和尚。」維那白夾山，山許相見。師未陞堦，山便問：「甚處來？」師

曰：「雲居來。」曰：「卽今在甚麼處？」師曰：「在夾山頂顙上。」山曰：「老僧行年在坎，五鬼臨身。」師擬上堦，山曰：「三道寶堦，從何而上？」師曰：「三道寶堦，曲爲今時。向上一路，請師直指。」山便揖，師乃上堦禮拜。山問：「闍黎與甚麼人同行？」師曰：「木上座。」山曰：「何不來相看老僧？」師曰：「和尚看他有分。」山曰：「在甚處？」師曰：「在堂中。」山便同師下到堂中，師遂取拄杖擲在山面前。山曰：「莫從天台得否？」師曰：「非五嶽之所生。」山曰：「莫從須彌得否？」師曰：「月宮亦不逢。」山曰：「恁麼則從人得也。」師曰：「自己尚是冤家，從人得堪作甚麼？」山曰：「冷灰裏有一粒豆爆。」乃喚維那：「明窗下安排著。」師曰：「未審明窗還解語也無？」山曰：「待明窗解語，卽向汝道。」夾山來日上堂，問：「昨日新到在甚麼處？」師出應喏。山曰：「子未到雲居已前，在甚麼處？」師曰：「天台國清山。」曰：「吾聞天台有潺潺之瀑，渌渌之波。謝子遠來，此意如何？」師曰：「久居巖谷，不挂松蘿。」山曰：「此猶是春意，秋意作麼生？」師良久，山曰：「看君祇是撐船漢，終歸不是弄潮人。」來日普請，維那令師送茶。師曰：「某甲爲佛法來，不爲送茶來。」那曰：「奉和尚處分。」師曰：「和尚尊命卽得。」乃將茶去作務處，搖茶甌作聲。山回顧，師曰：「釅茶三五盌，意在钁頭邊。」山曰：「瓶有傾茶勢，籃中幾箇甌？」師曰：「瓶有傾茶勢，籃中無一甌。」便行茶，時衆皆舉目。師曰：「大衆鶴望，請師一言。」山曰：「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師曰：「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山曰：「大衆有人也。歸去來，歸去來。」遂住普請，歸院衆皆仰嘆。師終于佛日，卵塔存焉。

永光真禪師

蘇州永光院真禪師，上堂：「言鋒若差，鄉關萬里。直須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蘇，欺君不得。非常之旨，人焉廋哉？」問：「道無橫徑，立者皆危。如何得不被橫徑所侵去？」師以杖拄僧口，僧曰：「此猶是橫徑。」師曰：「合取口。」問：「如何是常在底人？」師曰：「來往不易。」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鐵山夜鎖千家月，金烏常照不當門。」

歸宗澹權禪師

廬山歸宗澹權禪師，僧問：「金雞未鳴時如何？」師曰：「失却威音王。」曰：「鳴後如何？」師曰：「三界平沉。」問：「盡身供養時如何？」師曰：「將甚麼來？」曰：「所有不惜。」師曰：「供養甚麼人？」僧無語。問：「學人爲佛法來，如何是佛法？」師曰：「正空閑。」曰：「便請商量。」師曰：「周匝有餘。」問：「大衆雲集，合譚何事？」師曰：「三三兩兩。」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甚麼對？」師曰：「爭能肯得人。」僧良久，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長安路上厠坑子。」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三枷五棒。」問：「通徹底人如何語道？」師曰：「汝祇今作麼生？」曰：「任性隨流。」師曰：「不隨流爭得息？」

蘄州廣濟禪師

蘄州廣濟禪師，僧問：「疋馬單槍時如何？」師曰：「頭落也。」問：「如何是方外之譚？」師曰：「汝道甚麼？」問：「如何是廣濟水？」師曰：「飲者絶饑渴。」曰：「恁麼則學人不虛到也。」師曰：「情知你受人安排。」問：「遠遠來接，乞師指示。」師曰：「有口祇解喫飯。」問：「溫伯雪與仲尼相見時如何？」師曰：「此間無恁麼人。」問：「不識不見，請師道出。」師曰：「不昧。」曰：「不昧時作麼生？」師曰：「汝喚作甚麼？」問：「如何是奇特事？」師曰：「焰裏牡丹花。」問：「如何是無心道人？」師曰：「丹霞放火燒。」

水西南臺和尚

潭州水西南臺和尚，僧問：「如何是此間一滴水？」師曰：「入口卽抉出。」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靴頭線綻。」問：「祖祖相傳，未審傳箇甚麼？」師曰：「不因闍黎問，老僧亦不知。」

朱谿謙禪師

歙州朱谿謙禪師，韶國師到，參次聞犬齩靈鼠聲。國師便問：「是甚麼聲？」師曰：「犬齩靈鼠聲。」國師曰：「既是靈鼠，爲甚麼却被犬齩？」師曰：「齩殺也。」國師曰：「好箇犬。」師便打。國師曰：「莫打，某甲話在。」師休去。因造佛殿畢，一僧同看。師曰：「此殿著得甚麼佛？」曰：「著卽不無，有人不肯。」師曰：「我不問那箇人！」曰：「恁麼，則某甲亦未曾祇對和尚。」

曰：「道甚麼？」

楊州豐化和尚

楊州豐化和尚，僧問：「上無片瓦，下無卓錐時如何？」師曰：「莫飄露麼？」問：「不具得失時如何？」師曰：「道甚麼？」

雲居道簡禪師

南康軍雲居道簡禪師，范陽人也。久入先雲居之室，密受真印，而分掌寺務，典司樵爨。以臘高，堂中爲第一座。屬先雲居將順寂，主事請問：「誰堪繼嗣？」居曰：「堂中簡。」主事雖承言而意不在師，謂：「令揀擇可當說法者。」僉曰：「第二座可。」然且備禮，先請第一座，若謙讓，卽堅請第二座。師既密承授記，略不辭免。卽自持道具入方丈，攝衆演法。主事等不愜素志，罔循規式。師察其情，乃潛棄去。其夜安樂樹神號泣詰旦，主事大衆奔至麥莊悔過，哀請歸院。衆聞空中連聲唱曰：「和尚來也。」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隨處得自在。」問：「維摩豈不是金粟如來？」師曰：「是。」曰：「爲甚麼却在釋迦會下聽法？」師曰：「他不擔人我。」問：「橫身蓋覆時如何？」師曰：「還蓋覆得麼？」問：「蛇子爲甚麼吞却蛇師？」師曰：「在理何傷？」問：「諸聖道不得處，和尚還道得麼？」師曰：「汝道甚麼處諸聖道不得？」問：「路逢猛虎時如何？」師曰：「千人萬人不逢，爲甚麼闍黎偏逢？」問：「孤峰獨宿時如何？」師曰：「閑却七間僧堂不宿，阿誰教汝孤峰獨宿？」師後無疾而寂，塔於本山。

大善慧海禪師

洪州大善慧海禪師，僧問：「不坐青山頂時如何？」師曰：「且道是甚麼人？」問：「如何是解作客底人？」師曰：「不占上。」問：「靈泉忽逢時如何？」師曰：「從甚麼處來？」問：「如何道卽不違於師？」師曰：「莫惜口。」曰：「道後如何？」師曰：「道甚麼？」問：「如何道得相親去？」師曰：「快道。」曰：「恁麼則不道也。」師曰：「用口作甚麼？」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三界平沉。」

鼎州德山和尚

鼎州德山和尚，僧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甚麼對？」師曰：「祇恁麼。」僧良久，師曰：「汝更問。」僧再問，師乃喝出。

南嶽南臺和尚

南嶽南臺和尚，僧問：「直上融峰時如何？」師曰：「見麼？」

雲居山昌禪師

南康軍雲居昌禪師，僧問：「相逢不相識時如何？」師曰：「既相逢爲甚麼不相識？」問：「紅鑪猛焰時

如何？」師曰：「裏頭是甚麼？」問：「不受商量時如何？」師曰：「來作甚麼？」曰：「來亦不商量。」師曰：「空來何益？」問：「方丈前容身時如何？」師曰：「汝身大小？」

晉州大梵和尚

晉州大梵和尚，僧問：「如何是學人顧望處？」師曰：「井底架高樓。」曰：「恁麼則超然去也。」師曰：「何不擺手？」

新羅雲住和尚

新羅國雲住和尚，僧問：「諸佛道不得，甚麼人道得？」師曰：「老僧道得。」曰：「諸佛道不得，和尚作麼生道？」師曰：「諸佛是我弟子。」曰：「請和尚道。」師曰：「不是對君王，好與二十棒。」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夜半石牛吼。」曰：「來後如何？」師曰：「特地使人愁。」問：「既是普眼，爲甚不見普賢？」師曰：「祇爲貪程太速。」

唅珁和尚

唅珁和尚，僧問：「學人不負師機，還免披毛戴角也無？」師曰：「闍黎何得對面不相識？」曰：「恁麼，則吞盡百川水，方明一點心。」師曰：「雖脱毛衣，猶披鱗甲。」曰：「好采和尚具大慈悲。」〔一〕師曰：「盡力

〔一〕采，清藏本、續藏本均作「來」字。

道，也出老僧格不得。」

疏山仁禪師法嗣

護國守澄禪師

隨州護國院守澄淨果禪師，上堂：「諸方老宿，盡在曲彔木牀上爲人，及有人問著祖師西來意，未曾有一人當頭道著。」時有僧問：「請和尚當頭道。」師曰：「河北驢鳴，河南犬吠。」問：「如何是佛？」師咄曰：「這驢漢。」問：「盡大地是一隻眼底人來時如何？」師曰：「堦下漢。」問：「諸佛不到處，是甚麼人行履？」師曰：「眙耳鬅頭。」曰：「何人通得彼中信？」師曰：「驢面獸腮。」問：「隨緣認得時如何？」師曰：「錯。」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問：「不落干將手，如何是太阿？」師曰：「七星光彩耀，六國能煙塵。」問：「鶴立枯松時如何？」師曰：「地下底一場懡㦬。」問：「會昌沙汰時，護法善神向甚麼處去？」師曰：「三門前兩個一場懡㦬。」問：「滴水滴凍時如何？」師曰：「日出後一場懡㦬。」

靈泉歸仁禪師

洛京靈泉歸仁禪師，初問疏山：「枯木生花，始與他合。是這邊句，是那邊句？」山曰：「亦是這邊句。」師曰：「如何是那邊句？」山曰：「石牛吐出三春霧，靈雀不棲無影林。」住後，僧問：「如何是靈泉家風？」師曰：「十日作活九日病。」曰：「此病如何？」師曰：「回避不得。」曰：「還療得也無？」師曰：「耆婆稽首，醫王

皺眉。」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牛馬同羣放。」曰：「還分不分？」師曰：「夜半崑崙穿市過，午後烏鷄帶雪飛。」問：「急切相投時如何？」師曰：「見佛似寃家。」問：「如何是靈泉竹？」師曰：「不從栽種得。」曰：「還變動也無？」師曰：「三冬瑞雪應難改，九夏凝霜色轉鮮。」問：「如何是靈泉心印？」師曰：「不傳不受。」曰：「或遇交代時如何？」師曰：「淮南船子看洛陽。」問：「六國未寧時如何？」師曰：「作亂者誰？」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仰面獨揚眉，回頭自拍手。」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騎牛戴席帽，過水著靴衫。」問：「如何是無問而自説？」師曰：「死人口裏活人舌。」曰：「未審是何人領會？」師曰：「無角水牯牛。」問：「如何是靈泉活計？」師曰：「東壁打倒西壁。」曰：「憑箇甚麼過朝夕？」師曰：「折脚鐺子無煙火。」曰：「二時將何奉獻？」師曰：「野老共炊無米飯，溪邊大會不來人。」問：「如何是靈泉境？」師曰：「枯椿花爛漫。」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子規啼斷後，花落布堦前。」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恰似箇屠兒。」曰：「如何行履？」師曰：「破齋犯戒。」曰：「究竟作麼生？」師曰：「因不收，果不入。」俗士問：「俗人還許會佛法否？」師曰：「那箇臺無月，誰家樹不春。」

五峰遇禪師

瑞州五峰遇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一堆泥土。」問：「如何是不撥不觸底人？」師曰：「閉目藏三寸，黐眉蓋眼睛。」

疏山證禪師

撫州疏山證禪師，初參先疏山得旨，後歷諸方，謁投子。子問：「近離甚處？」曰：「延平。」子曰：「還將得劒來麽？」曰：「將得來。」子曰：「呈似老僧看。」師乃指面前地。子便休。至晚問侍者：「新到在麽？」者曰：「當時去也。」子曰：「三十年弄馬騎，今日被驢撲。」住後，僧問：「如何是就事學？」師曰：「著衣喫飯。」曰：「如何是就理學？」師曰：「騎牛去穢。」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溥濟不收。」〔一〕問：「如何是聲色混融句？」師曰：「不辨消不及。」曰：「如何是聲色外別行底句？」師曰：「難逢不可得。」問：「親切處乞一言。」師以拄杖敲之。僧曰：「爲甚麽不道？」師曰：「得恁麽不識好惡！」

百丈安禪師

洪州百丈明照安禪師，新羅人也。僧問：「一藏圓光，如何是體？」師曰：「勞汝遠來。」曰：「莫便是一藏圓光麽？」師曰：「更喫一椀茶。」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手巾寸半布。」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未有一箇人不問。」問：「如何是極則處？」師曰：「空王殿裏登九五，野老門前不立人。」問：「隨緣認得時如何？」師曰：「未認得時作麽生？」問：「如何是毗盧師？」師曰：「人天收不得。」曰：「如何是一代時教？」師曰：「義例分明。」

〔一〕濟，續藏本作「際」。

黃檗慧禪師

瑞州黃檗山慧禪師，洛陽人也。少出家，業經論。因增受菩薩戒，而歎曰：「大士攝律儀，與吾本受聲聞戒，俱止持作犯也。然於篇聚增減，支本通別，制意且殊，既微細難防，復於攝善中未嘗行於少分，況饒益有情乎？且世間泡幻，身命何可留戀哉！」由是置講課，欲以身捐於水中，飼鱗甲之類。念已將行，偶二禪者接之欵話，說：「南方頗多知識，何滯於一隅？」師從此回志參尋，屬關津嚴緊，乃謂守吏曰：「吾非翫山水，誓求祖道，他日必不忘恩也。」吏者察其志，遂不苛留，且謂之曰：「師既爲法忘身，回時願無吝所聞。」師欣謝，直造疏山，時仁和尚坐法堂受參。師先顧視大衆，然後致問曰：「剎那便去時如何？」山曰：「逼塞虛空，汝作麼生去？」師曰：「逼塞虛空，不如不去。」山便休。師下堂參第一座，座曰：「適來祇對甚奇特。」師曰：「此乃率爾，敢望慈悲，開示愚昧。」座曰：「一剎那間還有擬議否？」師於言下頓省，禮謝。住後，僧問：「黃檗一路荒來久，今日當陽事若何？」師曰：「虛空不假金鎚鍊，日月何曾待照人？」師示滅，塔于本山，肉身至今如生。

伏龍奉璘禪師

延州伏龍山奉璘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橫身卧海，日裏挑燈。」問：「如何是伏龍境？」師曰：「山峻水流急，三冬發異華。」問：「和尚還愛財色也無？」師曰：「愛。」曰：「既是善知識，爲甚麼

却愛財色？」師曰：「知恩者少。」師問火頭：「培火了也未？」曰：「低聲。」師曰：「甚麽處得這消息來？」曰：「不假多言。」師曰：「省錢易飽，喫了還饑。」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長齏冷飯。」曰：「太寂寞生！」師曰：「僧家合如是。」

大安省禪師

安州大安山省禪師，僧問：「失路迷人，請師直指。」師曰：「三門前去。」問：「舉步臨危，請師指月。」師曰：「不指月。」曰：「爲甚麽不指月？」師曰：「臨坑不推人。」問：「離四句，絶百非，請和尚道。」師曰：「我王庫内無如是刀。」問：「重重關鎖，信息不通時如何？」師曰：「爭得到這裏？」曰：「到後如何？」師曰：「彼中事作麽生？」問：「如何是真中真？」師曰：「十字路頭泥佛子。」問：「無爲無事人，猶是金鎖難。金鎖牽不住，是甚麽人？」師曰：「向闍黎道卽得，不可荒却大安山去也。」

百丈超禪師

洪州百丈超禪師，海東人也。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金鷄玉兔，聽遶須彌。」問：「日落西山去，林中事若何？」師曰：「洞深雲出晚，澗曲水流遲。」問：「某甲今日辭去，或有人問和尚説甚麽法，向他道甚麽？」師曰：「但道大雄山頂上，虎生師子兒。」

天王和尚

洪州天王院和尚，僧問：「國内按劒者是誰？」師曰：「天王。」問：「百骸俱潰散，一物鎮長靈時如何？」師曰：「不墮無壞爛。」問：「如何是佛？」師曰：「錯。」問：「如何是無相道場。」師曰：「門外列金剛。」

正勤蘊禪師

常州正勤院蘊禪師，魏府韓氏子。幼而出家，老有童顏。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事若何？」師曰：「迥出簫韶外，六律豈能過？」曰：「不過底事作麼生？」師曰：「聲前拍不散，句後覓無蹤。」問：「如何是正勤一路？」師曰：「泥深三尺。」曰：「如何到得？」師曰：「闍黎從甚麼處來？」問：「如何是禪？」師曰：「石上蓮華火裏泉。」曰：「如何是道？」師曰：「楞伽峰頂一莖草。」曰：「禪道相去幾何？」師曰：「泥人落水木人撈。」晉天福中順寂，葬于院側。經二稔，門人發塔，覩全身儼然，髮爪俱長。乃闍維，收舍利真骨重建塔焉。

洞山瑞禪師

襄州洞山瑞禪師，僧問：「道有又無時如何？」師曰：「龍頭蛇尾，腰問一劒。」問：「如何是無生曲？」師曰：「未問已前。」

京兆三相和尚

京兆府三相和尚，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覓縫不得。」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對面不相見。」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雪覆孤峰白，殘照露瑕痕。」

青林虔禪師法嗣

廣德延禪師

襄州萬銅山廣德延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山前人不住，山後人更忙。」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無力登山水，茅户絶知音。」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始嗟黄葉落，又見柳條青。」問：「盡大地是箇死屍，向甚麽處葬？」師曰：「北邙山下，千丘萬丘。」師不安，僧問：「和尚患箇甚麽？」師曰：「無私不墜的。」曰：「恁麽則已知和尚病源也。」師曰：「你道老僧患甚麽？」曰：「和尚忌口好！」師便打。問：「如何是佛？」師曰：「畫戟門開見墜仙。」僧後問悟空：「畫戟門開見墜仙，意旨如何？」空曰：「直饒親見釋迦來，智者咸言不是佛。」

石門獻蘊禪師

襄州石門獻蘊禪師，京兆人也。初問青林：「如何用心，得齊於諸聖？」林仰面良久曰：「會麽？」師

曰：「不會。」林曰：「去，無子用心處。」師禮拜，乃契悟，更不他遊，遂作園頭。一日歸侍立次，林曰：「子今日作甚麼來？」師曰：「種菜來。」林曰：「偏界是佛身，子向甚處種？」師曰：「金鉏不動土，靈苗在處生。」林欣然。來日入園，喚：「蘊闍梨！」師應喏。林曰：「剩栽無影樹，留與後人看。」師曰：「若是無影樹，豈受栽邪？」林曰：「不受栽且止，你曾見他枝葉麼？」師曰：「不曾見。」林曰：「既不曾見，爭知不受栽？」師曰：「祇爲不曾見，所以不受栽。」林曰：「如是！如是！」林將順寂，召師，師應諾。林曰：「日轉西山後，不須取次安。」師曰：「雪滿金檀樹，靈枝萬古春。」林曰：「或有人問你金針線囊事，子道甚麼？」師曰：「若是毛羽相似者，某甲終不敢造次。」初住南嶽蘭若，未幾遷夾山。道由潭州時，楚王馬氏出城延接。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大道？」師曰：「好大哥，御駕六龍千古秀，玉街排仗出金門。」王大喜，延入天册府，供養數日，方至夾山。開堂，僧問：「今日一會，何異靈山？」師曰：「天垂寶蓋重重異，地湧金蓮葉葉新。」曰：「未審將何法示人？」師曰：「無絃琴韻流沙界，清音普應大千機。」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一曲宮商纔品弄，辨寶還他碧眼胡。」曰：「恁麼則清流分洞下，滿月照青林去也。」師曰：「多子塔前分的意，至今異世度洪音。」問：「何如是夾山正主？」師曰：「好手須知欒布作，韓光虛妄立功勳。」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玉璽不離天子手，金箱豈許外人知。」問：「不落機關，請師便道。」師曰：「湛月迅機無可比，君今曾問幾人來？」曰：「卽今問和尚。」師曰：「好大哥，雲綻不須藏九尾，恕君殘壽速歸丘。」師以蠻夷作亂，遂離夾山至襄州，創石門寺，再振玄風。上堂：「琉璃殿上光輝，而日日無私。七寶山中晃耀，而頭頭有據。泥牛運步，木馬嘶聲。野老謳歌，樵人舞袖。太陽路上，古曲玄音。林下

相逢，更有何事？」僧問：「月生雲際時如何？」師曰：「三箇孩兒抱華皷，好大哥，莫來攔我毬門路。」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常騎駿馬驟高樓，鐵鞭指盡胡人路。」問：「如何是石門境？」師曰：「遍界黃金無異色，往來遊子罷追尋。」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無相不居凡聖位，經行鳥道没蹤由。」問：「猛虎當軒時如何？」師曰：「性命不存。」曰：「恁麼則遭他毒手。」師曰：「一任齩嚼。」問：「如何是淨土中人？」師曰：「披毛遊火聚，戴角混塵泥。」問：「道界無窮際，通身絶點痕時如何？」師曰：「渺渺白雲漫雪嶽，轉身玄路莫遲遲。」曰：「未審轉身路在甚麽處？」師曰：「石人舉手分明記，萬年枯骨笑時看。」問：「如如不動時如何？」師曰：「有甚麽了日？」曰：「如何卽是？」師曰：「石户非關鎖。」般若寺遭焚，有人問曰：「既是般若，爲甚麽被火燒？」師曰：「萬里一條鐵。」師應機多云「好大哥」，時稱大哥和尚。

龍光諲禪師

韶州龍光諲禪師，僧問：「人王與法王，相見時如何？」師曰：「越國君王曾按劍，龍光一句不曾虧。」上堂，良久曰：「不煩珍重。」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胡風一扇，漢地成規。」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拊掌顧視。問：「如何是龍光一句？」師曰：「不空罥索。」曰：「學人不會。」師曰：「唵。」問：「如何是極則爲人處？」師曰：「慇懃囑付後來人。」問：「賓頭盧一身，爲甚麽赴四天下供？」師曰：「千江同一月，萬户盡逢春。」遂有偈曰：「龍光山頂寶月輪，照耀乾坤爍暗雲。尊者不移元一質，千家影現萬家春。」

郢州芭蕉和尚

郢州芭蕉和尚，僧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曰：「龜葱一木盆。」問：「如何是道？」師曰：「或橫三，或竪五。」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罷舉雲中信，半夜太陽輝。」

石藏慧炬禪師

定州石藏慧炬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樹帶滄浪色，山横一抹青。」問：「如何是伽藍？」師曰：「秖這是。」曰：「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作麼！作麼！」曰：「忽遇客來，將何祇待？」師曰：「喫茶去。」

白水仁禪師法嗣

重雲智暉禪師

京兆府重雲智暉禪師，咸秦高氏子。總角之歲，好遊佛宇，誓志出家，父母不能止。禮圭峰温禪師，剃度後謁白水，獨領微言，潛通秘鍵。尋回洛卜于中灘，創温室院，常施水給藥爲事。有比丘患白癩，衆惡之，唯師與之摩洗如常。俄有神光異香，既而訝之，遂失所在。遺瘡痂，馨香酷烈，遂聚而塑觀音像以藏之。師後忽欲歸終南圭峰舊居，一日閑步巖岫間，如常寢處，倏覩摩衲數珠，銅瓶欔笠，觸

之卽壞。謂侍者曰：「此吾前身道具耳。就茲建寺，以酬宿因。」當薙草間，有祥雲蔽日，屯于峰頂，久而不散，因目爲重雲山，猛獸皆自引去。及塞龍潭以通徑，龍亦他徙。後唐明宗賜額曰長興，學侶臻萃。上堂，僧問：「如何是歸根得旨？」師曰：「早是忘却，不憶塵生。」曰：「如何是隨照失宗？」師曰：「家遭劫賊。」問：「不憶塵生，如何是進身一路？」師曰：「足下已生草，前程萬丈坑。」問：「要路坦然，如何踐履？」師曰：「我若指汝，則東西南北去也。」問：「如何是重雲秤？」師曰：「任將天下勘。」問：「如何是截鐵之言？」師曰：「寧死不犯。」問：「如何是迦葉親聞底事？」師曰：「重雲記不得。」問：「如何是重雲境？」師曰：「四時花蔟蔟，三冬異草青。」師闡法四十餘年，節度使王彥超微時常從師遊，欲爲沙門。師熟視曰：「汝世緣深，當爲我家垣牆。」王公後果鎭永興，申弟子禮。師將順世，先與王公言別，囑護法門。王公泣曰：「師忍棄弟子乎？」師笑曰：「借千年亦一別耳。」及歸，書偈示衆曰：「我有一間舍，父母爲修蓋。住來八十年，近來覺損壞。早擬移別處，事涉有憎愛。待他摧毀時，彼此無妨礙。」乃跏趺而逝，塔于本山。

瑞龍幼璋禪師

杭州瑞龍院幼璋禪師，唐相國夏侯孜之猶子也。大中初，伯父司空出鎭廣陵，師方七歲，遊慧照寺，聞誦法華，志求出家。伯父初不允，因師絶飮食，不得已而許之。師慧遠禪師，後遊諸禪會，薯山白水，咸受心訣。咸通十三年至江陵，騰騰和尚囑之曰：「汝往天台尋靜而棲，遇安卽止。」已而又值憨憨

和尚撫而記曰：「汝却後四十年，有巾子山下菩薩，王於江南，當此時吾道昌矣。」尋抵天台山，於靜安鄉創福唐院，乃契騰騰之言。又住隱龍院。中和四年，浙東饑疫，師於溫台明三郡收瘞遺骸，時謂悲增大士。雪峰嘗往見之，遺櫻櫚拂子而去。天祐三年，錢尚父遣使童建賫衣服香藥，入山致請，至府庭，署志德大師，館于功臣堂，日親問法。師請每年於天台山建金光明道場，諸郡黑白大會，逾月而散（光明大會始於師也）。將辭歸山，王加戀慕，於府城建瑞龍院（文穆王改爲寶山院）。延請居之。時禪門興盛，斯則憨憨懸記應矣。上堂：「老僧頃年遊歷江外、嶺南、荊湖，但有知識叢林，無不參問，蓋爲今日與諸人聚會，各要知箇去處。然諸方終無異說，秖教當人歇却狂心，休從他覓。但隨方任真，亦無真可任。隨時受用，亦無時可用。設垂慈苦口，且不可呼晝作夜。更饒善巧，終不能指東爲西。脫或能爾，自是神通作怪，非干我事。若是學語之流，不自省己知非，直欲向空裏採花，波中取月，還著得心力麼？汝今各且退思，忽然肯去，始知瑞龍老漢事不獲已，迂回太甚。還肯麼？」時有僧問：「如何是瑞龍境？」師曰：「道汝不見得麼？」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後生可畏。」問：「廓然無雲，如何是中秋月？」師曰：「最好是無雲。」曰：「恁麼則一輪高掛，萬國同觀去也。」師曰：「捏目之子難與言。」天成二年丁亥四月，乞墳塔于尚父。父命陸仁璋於西關選勝地，建塔創院，改天台隱龍爲隱迹。塔畢，師入府庭辭尚父，囑以護法。尅期順寂。尚父悲悼，遣僧正集在城宿德，迎引入塔。

白馬儒禪師法嗣

青剉如觀禪師

興元府青剉山如觀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無底籃子拾生菜。」問：「如何是青剉境？」師曰：「三冬華木秀，九夏雪霜飛。」

龍牙遁禪師法嗣

報慈藏嶼禪師

潭州報慈藏嶼匡化禪師，僧問：「心眼相見時如何？」師曰：「向汝道甚麼？」問：「如何是實見處？」師曰：「絲毫不隔。」曰：「恁麼則見也。」師曰：「南泉甚好去處。」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昨夜三更送過江。」問：「臨機便用時如何？」師曰：「海東有果樹頭心。」問：「如何是真如佛性？」師曰：「阿誰無？」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郴連道永。」問：「和尚年多少？」師曰：「秋來黃葉落，春到便開花。」問僧：「甚處來？」曰：「臥龍來。」師曰：「在彼多少時？」曰：「經冬過夏。」師曰：「龍門無宿客，爲甚麼在彼許多時？」曰：「師子窟中無異獸。」師曰：「汝試作師子吼看。」曰：「某甲若作師子吼，卽無和尚。」師曰：「念汝新到，放汝三十棒。」問：「如何是湖南境？」師曰：「艛船戰棹。」曰：「還許學人遊翫也無？」師曰：「一任闍黎打僜。」問：「和尚百年後，有人問如何祇對？」師曰：「分明記取。」問：「情生智隔，想變體殊。祇如情未生時如何？」師曰：「隔。」曰：「情未生時，隔箇甚麼？」師曰：「這箇梢郎子未遇人在。」問：「如何是龍牙山？」師曰：

「益陽那邊。」曰：「如何卽是？」師曰：「不擬。」曰：「如何是不擬去？」師曰：「恁麼則不是。」問：「古人面壁，意旨如何？」師良久却召僧，僧應諾。師曰：「你去，別時來。」上堂：「一句徧大地，一句纔問便道，一句問亦不道。」僧問：「如何是徧大地句？」師曰：「無空缺。」曰：「如何是纔問便道句？」師曰：「低聲，低聲。」曰：「如何是問亦不道句？」師曰：「便合知時。」

含珠審哲禪師

襄州含珠山審哲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深深處？」師曰：「寸釘纔入木，九牛拽不出。」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門前神樹子。」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貧兒抱子渡，恩愛競隨流。」問僧：「有亦不是，無亦不是，不有不無亦不是。汝本來名箇甚麼？」曰：「學人已具名了。」師曰：「具名卽不無，畢竟名箇甚麼？」曰：「秖這莫便是否？」師曰：「且喜没交涉。」曰：「如何卽是？」師曰：「親切處更請一問。」曰：「學人道不得，請和尚道。」師曰：「別且來與汝道。」曰：「卽今爲甚麼不道？」師曰：「覓箇領話人不可得。」又問僧：「張王李趙不是汝本來姓，汝本來姓箇甚麼？」曰：「與和尚同姓。」師曰：「同姓卽且從汝，本來姓箇甚麼？」曰：「待漢水逆流，却向和尚道。」師曰：「卽今爲甚麼不道？」曰：「漢水逆流也未？」師休去。問：「隨緣認得時如何？」師曰：「是甚麼？」問：「如何是無位真人？」師曰：「別安排，又争得。」曰：「不安排時如何？」師曰：「無位真人。」問：「如何是真經？」師曰：「阿彌陀。」

西川存禪師

西川存禪師，僧問：「學人解問諸訛句，請師擧起訝人機。」師曰：「巢父不牽牛，許由不洗耳。」問：「具足底人來，師還接否？」師便打。

華嚴靜禪師法嗣

紫陵匡一禪師

鳳翔府紫陵匡一定覺禪師，初到蟠龍，見僧問：「碧潭清似鏡，蟠龍何處安？」龍曰：「沈沙不見底，浮浪足巑岏。」師不肯。龍請師道，師曰：「金龍迥透青霄外，潭中豈滯玉輪機？」龍肯之。住後，僧問：「未作人身已前，作甚麼來？」師曰：「石牛步步火中行，返顧休銜日中草。」問：「智識路絶，思議併忘時如何？」師曰：「停囚長智，養病喪軀。」

九峰滿禪師法嗣

同安威禪師

洪州同安院威禪師，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路邊神樹子，見者盡擎拳。」曰：「見後如何？」師曰：「室內無靈牀，渾家不著孝。」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玉兎不曾知曉意，金烏爭

肯夜頭明。」問：「如何是同安一曲？」師曰：「靈琴不別人間韻，知音豈度伯牙門。」曰：「未審何人和得？」師曰：「木馬嘶時從彼聽，石人拊掌阿誰聞。」曰：「或遇知音時如何？」師曰：「知音不度耳，達者豈同聞。」師一日遊山，大衆隨後。師曰：「堦前翠竹，砌下黃花。古人道真如般若，同安即不然。」有僧曰：「古人也好和尚。」師曰：「不貪香餌味，可謂碧潭龍。」曰：「諸方眼目，不怪淵明。」師曰：「闍黎閉目中秋坐，却笑月無光。」曰：「堦前翠竹，砌下黃花，又作麽生？」師曰：「安南未伏，塞北那降？」僧禮拜，師曰：「名稱普聞。」師問僧：「寅晡飲啄，無處藏身。你道有此道理麽？」曰：「和尚作麽生？」師打一拂子，僧曰：「撲手征人，徒誇好手。」師曰：「握鞭側帽，豈是闍黎。」曰：「今古之道，何處藏身？」師曰：「闍黎作麽生？」僧珍重，便出。師曰：「未在。」

北院通禪師法嗣

京兆香城和尚

京兆府香城和尚，初參北院，問曰：「一似兩箇時如何？」院曰：「一箇賺汝。」師乃有省。僧問：「三光景色謝照燭事如何？」師曰：「朝邑峰前卓五彩。」曰：「不涉文彩事作麽生？」師曰：「如今特地過江來。」問：「向上一路，請師舉唱。」師曰：「釣絲鉤不出。」問：「牛頭還得四祖意否？」師曰：「沙書下點落千字。」曰：「下點後如何？」師曰：「別將一撮俵人天。」曰：「恁麽則人人有也。」師曰：「汝又作麽生？」問：「囊無繫蟻之絲，厨絕聚蠅之糝時如何？」師曰：「日捨不求，思從妄得。」

五燈會元卷第十四

青原下七世

洞山延禪師法嗣

上藍慶禪師

瑞州上藍院慶禪師，初遊方，問雪峯：「如何是雪峯的的意？」峯以杖子敲師頭，師應諾。峯大笑。師後承洞山印解，開法上藍。僧問：「如何是上藍無刃劍？」師曰：「無。」曰：「爲甚麽無？」師曰：「闍黎，諸方自有。」

同安慧敏禪師

洪州同安慧敏禪師，初參洞山，問：「諸聖以何爲命？」山曰：「以不間斷。」師曰：「還有向上事也無？」山曰：「有。」師曰：「如何是向上事？」山曰：「不從間斷。」師於言下有省。住後，僧問：「請師一句。」師曰：「好記取。」

金峯志禪師法嗣

天池智隆禪師

廬山天池智隆禪師，在金峯普請般柴次，峯問：「般柴人過水否？」師曰：「有一人，不過水。」曰：「不過水還般柴否？」師曰：「雖不般柴，也不得動著他。」

鹿門真禪師法嗣

谷隱智靜禪師

襄州谷隱智靜悟空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轉身處？」師曰：「臥單子下。」問：「如何是道？」師曰：「鳳林關。」曰：「學人不會。」師曰：「直至荆南。」問：「如何是指歸之路？」師曰：「莫用伊。」曰：「還使學人到也無？」師曰：「甚麽處著得汝。」問：「靈山一會，何異今時？」師曰：「不異如今。」曰：「不異底事作麽生？」師曰：「如來密旨，迦葉不聞。」問：「古澗寒泉，甚麽人得飲？」師曰：「絶飢渴者。」曰：「絶飢渴者如何得飲？」師曰：「東畎東流，西畎西流。」

益州崇真禪師

益州崇真禪師，僧問：「如何是禪？」師曰：「澄潭釣玉兎。」曰：「如何是道？」師曰：「拍手笑清風。」問：

「如何是大人相？」師曰：「泥捏三官土地堂。」

鹿門譚禪師

襄州鹿門志行譚禪師，僧問：「如何是實際理地？」師曰：「南贍部洲，北鬱單越。」曰：「恁麼則事同一家也。」師曰：「隔須彌在。」問：「遠遠投師，請師一接。」師曰：「從甚麼處來？」曰：「江北來。」師曰：「南堂裏安下。」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戊亥年生。」

佛手巖因禪師

廬山佛手巖行因禪師，鴈門人也。首謁鹿門，師資契會。尋抵廬山，山之北，有巖如五指，下有石窟，可三丈餘。師宴處其中，因號佛手巖和尚。江南李主三召不起，堅請就棲賢，開堂不逾月，潛歸巖室。僧問：「如何是對現色身？」師竪一指。法眼別云：「還有也未？」後示微疾，謂侍僧曰：「日午吾去矣。」及期，僧報日午也。師下牀，行數步，屹然立化。李主備香薪，荼毗，塔于巖之陰。

曹山霞禪師法嗣

嘉州東汀和尚

嘉州東汀和尚，僧問：「如何是向去底人？」師曰：「石女紡麻纑。」曰：「如何是却來底人？」師曰：「扇

車關棙斷。」問：「遍界是佛身，教某甲甚麼處立？」師曰：「孤峯頂上木人叫，紅焰輝中石馬嘶。」

草庵義禪師法嗣

龜洋慧忠禪師

泉州龜洋慧忠禪師，本州陳氏子。謁草庵，庵問：「何方來？」師曰：「六眸峯。」庵曰：「還見六眸否？」師曰：「患非重瞳。」庵然之。師尋回故山，屬唐武宗廢教，例民其衣。曁宣宗中興，師曰：「古人有言，上昇道士不受籙，成佛沙彌不具戒。」祇爲白衣，過中不食。不宇而禪，迹不出山者三十年。述三偈以自見曰：「雪後始知松柏操，雲收方見濟河分。不因世主教還俗，那辨鷄羣與鶴羣！多年塵事謾騰騰，雖著方袍未是僧。今日修行依善慧，滿頭留髮候然燈。形儀雖變道常存，混俗心源亦不昏。試讀善財巡禮偈，當時豈例作沙門。」謂門弟子曰：「衆生不能解脱者，情累爾。悟道易，明道難。」僧問：「如何得明道去？」師曰：「但脱情見，其道自明矣。夫明之爲言，信也。如禁蚍人，信其呪力藥力，以蚍綰弄揣懷袖中無難，未知呪藥等力者怖駭棄去。但諦見自心，情見便破。今千疑萬慮不得用者，未見自心者也。」忽索香焚罷，安然而化。全身葬於無了禪師塔之東。後數年，塔忽坼裂，連階丈餘。主僧將發視之，是夜宴寂中見無了曰：「不必更發也。」今爲沈陳二真身。無了姓沈，見馬祖。

同安丕禪師法嗣

同安志禪師

洪州同安志禪師，先同安將示寂，上堂曰：「多子塔前宗子秀，五老峯前事若何？」如是三舉，未有對者。末後師出曰：「夜明簾外排班立，萬里歌謠道太平。」安曰：「須是這驢漢始得。」住後，僧問：「二機不到處，如何舉唱？」師曰：「遍處不逢，玄中不失。」問：「凡有言句，盡落今時。學人上來，請師直指。」師曰：「目前不現，句後不迷。」曰：「向上事如何？」師曰：「迥然不換，標的卽乖。」

袁州仰山和尚

袁州仰山和尚，僧問：「如何是仰山境？」師曰：「白雲峯下猿啼早，碧嶂巖前虎起遲。」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寒來火畔坐，熱向澗邊行。」

歸宗憚禪師法嗣

歸宗弘章禪師

廬山歸宗弘章禪師，僧問：「學人有疑時如何？」師曰：「疑來多少時也？」問：「小船渡大海時如何？」師曰：「較些子。」曰：「如何得渡？」師曰：「不過來。」問：「枯木生華時如何？」師曰：「把一朵來。」問：「混然覓不得時如何？」師曰：「是甚麼？」

嵇山章禪師法嗣

雙泉道虔禪師

隨州雙泉山道虔禪師，僧問：「洪鐘未擊時如何？」師曰：「絶音響。」曰：「擊後如何？」師曰：「絶音響。」問：「如何是在道底人？」師曰：「無異念。」問：「如何是希有底事？」師曰：「白蓮華向半天開。」

雲居岳禪師法嗣

豐化令崇禪師

揚州豐化院令崇禪師，舒州人也。僧問：「如何是敵國一著碁？」師曰：「下將來。」問：「一棒打破虛空時如何？」師曰：「把將一片來看。」

藥山忠彥禪師

澧州藥山忠彥禪師，僧問：「教中道，諸佛放光明，助發實相義。光明卽不問，如何是實相義？」師曰：「會麽？」曰：「莫便是否？」師曰：「是甚麽？」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雲嶺龍昌月，神風洞上泉。」

梓州龍泉和尚

梓州龍泉和尚，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不在闍黎分上。」問：「學人欲跳萬丈洪崖時如何？」師曰：「撲殺。」

護國澄禪師法嗣

護國知遠禪師

隨州護國知遠演化禪師，僧問：「舉子入門時如何？」師曰：「緣情體物事作麼生？」問：「乾坤休駐意，宇宙不留心時如何？」師曰：「揔是戰争收拾得，却因歌舞破除休。」

智門守欽禪師

隨州智門寺守欽圓照禪師，僧問：「兩鏡相照，爲甚麼中間無像？」師曰：「自己亦須隱。」曰：「鏡破臺亡時如何？」師竪起拳。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額上不貼牓。」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把火燒天徒自疲。」

大安能禪師

安州大安山崇教能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打動南山鼓，唱起北山歌。」問：「如何是三冬境？」師曰：「千山添翠色，萬樹鎖銀華。」

薦福思禪師

潁州薦福院思禪師，僧問：「古殿無佛時如何？」師曰：「梵音何來？」曰：「不假修證，如何得成？」師曰：「修證即不成。」

護國志朗禪師

隨州護國志朗圓明禪師，僧問：「如何是萬法之源？」師曰：「空中收不得，護國豈能該。」

靈泉仁禪師法嗣

大陽慧堅禪師

郢州大陽慧堅禪師，初在靈泉，入室次，泉問：「甚麼處來？」師曰：「僧堂裏來。」泉曰：「爲甚麼不築著露柱。」師於言下有省。住後，僧問：「如何是玄旨？」師曰：「壁上掛錢財。」問：「如何是法王劍？」師曰：

「腦後看。」問：「如何是無相道場？」師曰：「佛殿裏懸幡。」問：「不借時機用，如何話祖宗？」師曰：「老鼠齩腰帶。」僧請益法身，師示偈曰：「扶桑出日頭，黃河輥底流。六六三十六，陝府灌鐵牛。」

五峯遇禪師法嗣

五峰紹禪師

瑞州五峯紹禪師，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拍禪牀云：「若不是仙陀，千里萬里。」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迢迢十萬餘。」

廣德延禪師法嗣

廣德義禪師

襄州廣德義禪師，謁先廣德，作禮問曰：「如何是和尚密密處？」德曰：「隱身不必須巖谷，闤闠堆堆覩者稀。」師曰：「恁麼則酌水獻華去也。」德曰：「忽然雲霧靄，闍黎作麼生？」師曰：「採汲不虛施。」廣德忻然曰：「大衆看取第二代廣德。」師次踵住持，聚徒開法。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披蓑倒騎牛，草深不露角。」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魚躍無源水，鶯啼枯木花。」問：「如何是常在底人？」師曰：「臘月死蛇當大路，觸著傷人不柰何。」問：「如何是學人相契處？」師曰：「方木逗圓孔。」問：「如何是大寂滅海？」師曰：「鬧市走馬，不觸一人。」曰：「如何是大通智勝佛？」師曰：「孤輪罷照妙峯頂，汝報巴猿莫斷

陽。」問：「如何是作無問業底人？」師曰：「猛火然鐺煑佛喋。」師因事示偈曰：「纔到洪山便跺根，四方八面不言論。他家自有眠雲志，蘆管橫吹宇宙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多年曆日雖無用，犯著應須總滅門。」曰：「或遇新曆日，又作麼生？」師曰：「運動修營無滯礙，何勞入市問孫臏？」問：「時人有病醫王醫，醫王有病甚人醫？」師展手曰：「與我診候看。」曰：「不會。」師曰：「須彌徒作藥，四海謾爲湯。」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和尚還傳也無？」師曰：「鐵丸驀口塞，難得解吞人。」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雪寒向火，日暖隈陽。」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蕩子無家計，飄蓬不自知。」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茅户掛珠簾。」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龍樓鋪草坐。」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東宮雖至嫡，不面聖堯顏。」問：「有一室女，未曾嫁娉，生得一子，姓箇甚麼？」師曰：「偶然衫子破，閫外没人縫。」問：「如何是不落堦級底人？」師曰：「胎中童子眉如雪。」問：「如何是不睡底眼？」師曰：「昨夜三更壁不開。」問：「諦信底人信箇甚麼？」師曰：「莫道冰無火，斯須紅焰生。」問：「如何是密室？」師曰：「茅茨當大道，歷劫没人敲。」問：「如何是異日已前人？」師曰：「萬年枯木鳥銜來。」問：「懸崖峭峻，還具得失也無？」師曰：「忻逢良便，好與一推。」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鮓甕乍開蠅咂咂。」曰：「見後如何？」師曰：「底穿蕩盡冷湫湫。」

廣德周禪師

襄州廣德周禪師，僧問：「魚向深潭難避網，龍居淺水却難尋時如何？」師曰：「遍體崑崙黑，通身一

點霜。」問：「貧子歸家時如何？」師曰：「入門不見面，處處故園春。」問：「命盡禄絶時如何？」師曰：「死。」曰：「此人落歸何道？」師曰：「薰薰彌宇宙，爛壞莫能拈。」問：「聞話不覺時如何？」師曰：「遍界没聾人，誰是知音者？」曰：「如何是知音者？」師曰：「斷絃續不得，歷劫響泠泠。」問：「教中道，阿逸多不斷煩惱，不修禪定，佛記此人成佛無疑。此理如何？」師曰：「鹽又盡，炭又無。」曰：「鹽盡炭無時如何？」師曰：「愁人莫向愁人説，説向愁人愁殺人。」問：「如何得念念相應去？」師曰：「驚水魚龍散。」曰：「念念相應後如何？」師曰：「海北天南各自行，不勞魚鴈通消息。」

石門蘊禪師法嗣

石門慧徹禪師

襄州石門慧徹禪師，僧問：「金烏出海光天地，與此光陰事若何？」師曰：「龍出洞兮風雨至，海岳傾時日月明。」問：「從上諸聖向甚麽處去也？」師曰：「露柱挂燈籠。」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解接無根樹，能挑海底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少林澄九鼎，浪動百花新。」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三門外松樹子，見生見長。」問：「三身中那身是正？」師曰：「報化路頭横鳥道，石人眼裏不栽花。」問：「雲光作牛，意旨如何？」師曰：「陋巷不騎金色馬，回途却著破襴衫。」問：「年窮歲盡時如何？」師曰：「東村王老夜燒錢。」問：「一毫未發時如何？」師曰：「后羿不調弓，箭透三江口。」問：「如何是佛？」師曰：「樵子度荒郊，騎牛草不露。」曰：「如何是騎牛草不露？」師曰：「遮掩不得。」問：「如何是靈利底物？」

師曰：「古墓毒蛇頭戴角。」又曰：「維摩不離方丈室，文殊未到却先知。」又曰：「垢膩汗衫皂角洗。」因令初上座領衆來參，師問：「萬仞峯頭石牛吼，穿雲渡水意如何？」初無對。師曰：「山僧住持事大，參堂去。」師後令僧下語，或云「久嚮和尚，」或云「訪道尋師明的旨，覺了根源顯異機。」師曰：「當時初上座若下得這語，不將他作參學人。」上堂：「一切衆生，本源佛性。譬如朗月常空，祇爲浮雲翳障，不得顯現。爲明爲照，爲道爲路，爲舟爲楫，爲依爲止，一切衆生，本源佛性，亦復如是。」時汾陽昭和尚在衆，出問：「朗月海雲遮不得，舒光直透水晶宮時如何？」師曰：「石壁山河非障礙，閻浮界外任昇騰。」陽曰：「恁麼則千聖共傳無底鉢，時人皆唱太平歌。」師曰：「太平曲子如何唱？」陽曰：「不墮五音，非關六律。」師曰：「還有人和得麼？」陽曰：「請和尚不悋慈悲。」師曰：「仁者善自保任！」

含珠哲禪師法嗣

龍穴山和尚

洋州龍穴山和尚，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騎虎唱巴歌。」問：「既是善知識，爲甚麼却與土地燒錢？」師曰：「彼上人者難爲讎對。」

大乘山和尚

唐州大乘山和尚，僧問：「枯樹逢春時如何？」師曰：「世間希有。」問：「如何是四方八面事？」師曰：

「升子裏跨跳，斗子內轉身。」

延慶歸曉禪師

襄州延慶院歸曉慧廣禪師，僧問：「言語道斷時如何？」師曰：「兩重公案。」曰：「如何領會？」師曰：「分明舉似。」問：「如何是鳳山境？」師曰：「好生看取。」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識麽？」

含珠山真禪師

襄州含珠山真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含珠密意，同道者知。」曰：「恁麼則不假羽翼，便登霄漢去也。」師曰：「鈍。」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昧不得。」曰：「磨後如何？」師曰：「黑如漆。」

紫陵一禪師法嗣

廣福道隱禪師

并州廣福道隱禪師，僧問：「如何是指南一路？」師曰：「妙引靈機事，澄波顯異輪。」問：「三家同到請，未審赴誰家？」師曰：「月印千江水，門門盡有僧。」

紫陵微禪師

紫陵微禪師，初到夾山，山問：「近離甚處？」師曰：「向北山。」曰：「是何宗徒？」師曰：「昔日老胡師子吼，頂門一裂至如今。」住後，僧問：「如何是紫陵境？」師曰：「寂照燈光夜已深。」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猿啼虎嘯。」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師曰：「磐陀石上栽松柏。」問：「如何是大猛烈底人？」師曰：「石牛步步火中行，返顧休銜日中草。」曰：「如何是五逆底人？」師曰：「火不燒無相宅，天明戴帽入長安。」曰：「如何是孝順底人？」師曰：「步步手提無米飯，斂手堂前不舉頭。」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紅爐焰上碧波流。」

興元大浪和尚

興元府大浪和尚，僧問：「既是喝河神，爲甚麼被水推却？」師曰：「隨流始得妙，住岸却成迷。」

洪州東禪和尚

洪州東禪和尚，僧問：「如何是密室？」師曰：「江水深七尺。」曰：「如何是密室中人？」師曰：「此去江南三十步。」僧問：「如何是新吳劍？」師作拔劍勢。

同安威禪師法嗣

陳州石鏡和尚

陳州石鏡和尚，僧問：「石鏡未磨，還鑒照否？」師曰：「前生是因，今生是果。」

靑原下八世

谷隱静禪師法嗣

谷隱知儼禪師

襄州谷隱知儼宗教禪師，登州人也。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白雲南，傘蓋北。」問：「如何是迦葉親聞底事？」師曰：「速須吐却。」問：「如何是諸佛照不著處？」師曰：「問這山鬼窟，作麽？」曰：「照著後如何？」師曰：「咄精怪。」問：「千山萬水，如何登涉？」師曰：「舉步便千里萬里。」曰：「不舉步時如何？」師曰：「亦千里萬里。」

普寧法顯禪師

襄州普寧院法顯禪師，僧問：「曩劫共住，爲甚麽不識親疏？」師曰：「誰？」曰：「更待某甲道！」師曰：

「將謂不領話。」問：「千山萬水，如何登涉？」師曰：「青霄無間路，到者不迷機。」

同安志禪師法嗣

梁山緣觀禪師

鼎州梁山緣觀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益陽水急魚行澁，白鹿松高鳥泊難。」問：「家賊難防時如何？」師曰：「識得不爲冤。」曰：「識得後如何？」師曰：「貶向無生國裏。」曰：「莫是他安身立命處也無？」師曰：「死水不藏龍。」曰：「如何是活水龍？」師曰：「興波不作浪。」曰：「忽然傾湫倒嶽時如何？」師下座把住曰：「莫教濕却老僧袈裟角。」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龍生龍子，鳳生鳳兒。」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葱嶺不傳唐土印，胡人謾唱太平歌。」問：「如何是從上傳來底事？」師曰：「渡水胡僧無膝袴，背駝梵夾不持經。」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南華裏。」曰：「爲甚在南華裏？」師曰：「爲汝問正法眼。」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寰中天子，塞外將軍。」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朗月懸空，室中暗坐。」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密。」師與瑞長老坐次，僧問：「二尊不並化，爲甚兩人居方丈？」師曰：「一亦非。」有偈曰：「梁山一曲歌，格外人難和。十載訪知音，未嘗逢一箇。」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亡僧幾時遷化？」曰：「爭柰相送何！」師曰：「紅爐燄上絛絲縷，霹靂雲中不點頭。」上堂：「垂鉤四海，祇釣獰龍。格外玄機，爲尋知己。」上堂：「垂絲千尺，意在深潭。一句横空，白雲自異。孤舟獨棹，不犯清波。海上横行，罕逢明鑒。」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衆聖莫

顯。」師後示偈曰：「紅燄藏吾身，何須塔廟新。有人相肯重，灰裏邈全真。」

歸宗章禪師法嗣

普淨常覺禪師

東京普淨院常覺禪師，陳留李氏子。初訪歸宗，聞法省悟，遂求出家。未幾，歸宗將順寂，召師撫之曰：「汝於法有緣，他後濟衆人，莫測其量也。」仍以披剃事，囑諸門人。師至唐乾化二年落髮，明年納戒於東林寺甘露壇。尋游五臺山，還上都，於麗景門外獨居二載。間有比隣信士張生者，請師供養。張素探玄理，因叩師垂誨。師乃隨宜開誘，張生於言下悟入。設榻留宿，至深夜，與妻竊窺之。見師體遍一榻，頭足俱出。及令婢僕視之，即如常，倍加欽慕。曰：「弟子夫婦垂老，今願割宅之前堂，以禪丈室。」師欣然受之。至後唐天成三年，遂成大院，賜額曰普淨。師以時機淺昧，難任樞旨。苟啓之非器，令彼招謗讟之咎，我寧不務開法。每月三八施浴，僧道萬計。師嘗謂諸徒曰：「但得慧門無壅，則福何滯哉？」一日，給事中陶穀入院，致禮而問曰：「經云，離一切相則名諸佛。今目前諸相紛然，如何離得？」師曰：「給事見箇甚麽？」陶欣然仰重。自是王公大人，屢薦章服師號，皆却而不受。以開寶四年十二月二日示疾，十一日告衆。囑付訖，右脇而化。

護國遠禪師法嗣

雲頂德敷禪師

懷安軍雲頂德敷禪師，初參護國，問曰：「直截根源佛所印，摘葉尋枝我不能時如何？」國曰：「罷攀雲樹三秋果，休弄碧潭孤月輪。」師乃頓釋所疑。住後，成都帥請就衙陞座。有樂營將出，禮拜起，回顧下馬臺，曰：「一口吸盡西江水卽不問，請師吞却堦前下馬臺。」師展兩手唱曰：「細抹將來。」營將猛省。

大陽堅禪師法嗣

石門聰禪師

襄州石門聰禪師，僧問：「大陽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騎牛不戴帽，正坐不偏行。」

北禪契念禪師

潭州北禪契念禪師，僧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師曰：「衆流混不得。」曰：「獨脱事如何？」師曰：「穿雲透石。」問：「如何是不墜古今句？」師曰：「十五十六，日月相逐」。

石門徹禪師法嗣

石門紹遠禪師

襄州石門紹遠禪師，初在石門作田頭。門問：「如何是田頭水牯牛？」師曰：「角轉轟天地，朝陽處處春。」他日門又問：「水牯牛安樂否？」師曰：「水草不曾虧。」曰：「田中事作麼生？」師曰：「深畊淺種。」曰：「如法著。」師曰：「某甲不曾取次。」住後，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十方無異路，揭覺鳳林前。」問：「先師已歸鴈塔去，當陽一句請師宣。」師曰：「修羅掌內擎日月，夜叉足下蹋泥龍。」問：「金龍不吐凡間霧，請師舉唱鳳凰機。」師曰：「白眉不展手，長安路坦平。」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布袋盛烏龜。」問：「如何是石門境？」師曰：「孤峯對鳳嶺。」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巖中殘雪，處處分輝。」問：「如何是和尚密作用？」師曰：「滴瀝非旨趣，千山不露身。」問：「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師曰：「赤脚波斯鼻嗅天。」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灰飛煙滅，白骨連天。」師與病僧灸次，僧問：「正當與麼時如何？」師曰：「通玄一脉，大似流星。」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白牛露地臥青谿。」問：「生死之河，如何過得？」師曰：「風吹荷葉浮萍草。」問：「如何是教外別傳一句？」師曰：「羊頭車子入長安。」問：「生死浪前如何話道？」師曰：「毛袋横身絕飲啄，青谿常臥太陽春。」問：「如何是道？」師曰：「山深水冷。」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金槌擊金鼓。」問：「天陰日不出，光輝何處去？」師曰：「鐵蛇横大路，通身黑似煙。」問：「如何是宗乘中一句？」師曰：「石火夜燒山，大地齊合掌。」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石

牛欄古路，木馬驟高樓。」

北禪懷感禪師

潭州北禪懷感禪師，僧問：「如何是諸聖爲人底句？」師曰：「紅輪當萬户，光燭本無心。」問：「師唱誰家曲？」師曰：「石户不留心，洞玄通妙的。」問：「如何是佛？」師曰：「尺短寸長。」

靈竹守珍禪師

鄂州靈竹守珍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錫帶胡天雪，瓶添漢地泉。」問：「迷悟不入諸境時如何？」師曰：「境從何來？」曰：「恁麽則無諸境去也。」師曰：「龍頭蛇尾漢。」

四面津禪師

舒州四面山津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王字不著點。」曰：「學人不會。」師曰：「點。」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山寒水冷。」師有拄杖頌曰：「四面一條杖，當機驗龍象。頭角稍低昂，電光臨背上。」

承天義懃禪師

嘉州承天義懃禪師，僧問：「如何是承天境。」師曰：「兩江夾却青盲漢，一帶山藏赤脚蠻。」問：「如何是諦實之言。」師曰：「揩大巾子黑。」

青峰義誠禪師

鳳翔府青峯義誠禪師，僧問：「三際不生，是何人境界？」師曰：「白雲連雪嶽，明月混魚鉤。」曰：「未審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靈光爍破瑠璃色，大地明來絕點痕。」問：「如何是青峯家風？」師曰：「向火喫甜瓜。」

廣德智端禪師

襄州廣德山智端禪師，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著衣喫飯。」曰：「見後如何？」師曰：「著衣喫飯。」問：「如何是廣德山？」師曰：「當陽花易發，背陰雪難消。」曰：「如何是山中人？」師曰：「朝霞不出門，暮霞行千里。」

石門筠首座

筠首座者，太原人也。自至石門逾三十年，叢林慕之。有僧請喫茶次，問：「如何是首座爲人一著子？」師曰：「適來猶記得。」曰：「卽今又如何？」師曰：「好生點茶來！」一日荷鉏入園，僧問：「三身中那一

身去作務？」師拄鉏而立。僧曰：「莫便當也無？」師擕鉏便行。

青原下九世

谷隱儼禪師法嗣

谷隱契崇禪師

襄州谷隱契崇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番人皮裘胡人著。」曰：「學人不會此理如何？」師曰：「聾人側耳瘂人歌。」

梁山觀禪師法嗣

大陽警玄禪師

郢州大陽山警玄禪師，江夏張氏子。依智通禪師出家，十九爲大僧。聽圓覺了義講席，無能及者，遂遊方。初到梁山，問：「如何是無相道場？」山指觀音，曰：「這箇是吳處士畫。」師擬進語，山急索曰：「這箇是有相底，那箇是無相底？」師遂有省，便禮拜。山曰：「何不道取一句？」師曰：「道卽不辭，恐上紙筆。」山笑曰：「此語上碑去在。」師獻偈曰：「我昔初機學道迷，萬水千山覓見知。明今辨古終難會，直說無心轉更疑。蒙師點出秦時鏡，照見父母未生時。如今覺了何所得，夜放烏雞帶雪飛。」山謂「洞上之

宗可倚」，一時聲價籍籍。山殁，辭塔至大陽，謁堅禪師。堅讓席使主之。僧問：「如何是大陽境？」師曰：「羸鶴老猿啼谷韻，瘦松寒竹鎖青煙。」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作麼！作麼！」曰：「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滿瓶傾不出，大地沒饑人。」上堂：「嵯峨萬仞，鳥道難通。劒刃輕冰，誰當履踐。宗乘妙句，語路難陳。不二法門，淨名杜口。所以達磨西來，九年面壁，始遇知音。大陽今日，也大無端。珍重！」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大洋海底紅塵起，須彌頂上水橫流。」師問僧：「甚處來？」曰：「洪山。」師曰：「先師在麼？」曰：「在。」師曰：「在即不無，請渠出來，我要相見。」僧曰：「聻。」師曰：「這箇猶是侍者。」僧無對。師曰：「喫茶去。」上堂：「諸禪德須明平常無生句、妙玄無私句、體明無盡句。第一句通一路，第二句無賓主，第三句兼帶去。一句道得師子嚬呻，二句道得師子返擲，三句道得師子踞地。縱也周遍十方，擒也一時坐斷。正當恁麼時，作麼生通得箇消息？若不通得箇消息，來朝更獻楚王看。」問：「如何是平常無生句？」師曰：「白雲覆青山，青山頂不露。」曰：「如何是妙玄無私句？」師曰：「寶殿無人不侍立，不種梧桐免鳳來。」曰：「如何是體明無盡句？」師曰：「手指空時天地轉，回途石馬出紗籠。」曰：「如何是師子嚬呻？」師曰：「終無回顧意，爭肯落平常。」曰：「如何是師子返擲？」師曰：「周旋往返全歸父，繁興大用體無虧。」曰：「如何是師子踞地？」師曰：「迴絕去來機，古今無變異。」問：「如何是大達底人？」師曰：「虛空類不得。」曰：「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白牛吐雪彩，黑馬上烏雞。」上堂：「撒手那邊千聖外，祖堂少室長根芽。鷺倚雪巢猶自可，更看白馬入蘆花。」上堂：「夜半烏雞抱鵠卵，天明起來生老鶴。[illegible]身，[illegible]鷺侶伴。高人難會，低飛柳岸。向晚歸來子細看，依稀恰似

中鴈。」師嘗釋曹山三種「墮」曰：「此三語須明得轉位始得。一作水牯牛，是類墮。」師曰：「是沙門轉身語，是異類中事，若不曉此意，卽有所滯。直是要伊一念無私，卽有出身之路。」「二不受食，是尊貴墮。」師曰：「須知那邊了却，來這邊行履。若不虛此位，卽坐在尊貴。三不斷聲色，是隨墮。」師曰：「以不明聲色，故隨處墮。須向聲色裏有出身之路。作麼生是聲色外一句？」乃曰：「聲不自聲，色不自色，故云不斷指掌，當指何掌也。」五位頌曰：「正中偏，一輪皎潔正當天。宛轉虛玄事不彰，明暗祗在影中圓。偏中正，休觀朗月秦時鏡。隱隱猶如日下燈，明暗混融誰辨影。正中來，脉路玄玄絶迂迴。靜照無私隨處現，如行鳥道入鄽開。偏中至，法法無依卽智智。橫身物外兩不傷，妙用玄玄善周備。兼中到，叶路當風無中道。莫守寒巖異草青，坐却白雲宗不妙。」師神觀奇偉，有威重。從兒稚中，日祇一食。自以先德付授之重，足不越限，脇不至席。年八十，嘆無可以繼者，遂作偈并皮履、布直裰，寄浮山遠禪師，使爲求法器。偈曰：「楊廣山頭草，憑君待價焞。異苗繙茂處，深密固靈根。」偈尾云：「得法者潛衆十年，方可闡揚。」遠拜而受之。遂贊師像曰：「黑狗爛銀蹄，白象崑崙騎。於斯二無礙，木馬火中嘶。」師天聖五年七月十九陞座，辭衆示寂。塔于本山。

梁山巖禪師

鼎州梁山巖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新羅附子，蜀地當歸。」

藥山利昱禪師

澧州藥山利昱禪師，上堂：「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與諸上座同生，三世諸佛與諸上座同參，三藏聖教與諸上座同時。還信得及麼？若也信得及，陝府鐵牛吞却乾坤。雖然如是，被法身礙却，轉身不得。須知有出身之路，作麼生是諸上座出身之路？道！道！」良久曰：「若道不得，永沉苦海。珍重！」僧問：「格外之談，乞師垂示。」師曰：「要道也不難。」曰：「恁麼則萬仞碧潭，許垂一線也。」師曰：「大衆笑你。」

羅紋得珍山主

鼎州羅紋得珍山主，僧問：「親切處乞師指示？」師曰：「老僧元是廣南人。」

石門遠禪師法嗣

道吾契詮禪師

潭州道吾契詮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鳳嶺無私曲，如今天下傳。」曰：「如何是道吾境？」師曰：「溪花含玉露，庭果落金臺。」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擁爐披古衲，曝日枕山根。」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玉上青蠅。」曰「見後如何？」師曰：「紅爐焰裏冰。」

雲頂鑒禪師

懷安軍雲頂山鑒禪師，僧問：「雪點紅爐，請師驗的。」師曰：「王婆煮餡。」曰：「爭柰卽今何？」師曰：「猶嫌少在。」

廣濟方禪師

鄧州廣濟方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騎牛趁春草，背却少年爺。」問：「寶劔未磨時如何？」師曰：「烏龜咍黑豆。」曰：「磨後如何？」師曰：「庭柱挂燈籠。」曰：「如何是修行？」師曰：「庭柱傷寒。」

清居昇禪師

果州清居山昇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金雞啼石户，得意逐波清。」曰：「未審是誰之子？」師曰：「謝汝就門罵詈。」

北禪感禪師法嗣

南禪聰禪師

滁州南禪聰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冬月深林雨，三春平地風。」問：「如何是大道根

源？」師曰：「雲興當午夜，石虎叫連宵。」

青原下十世

大陽玄禪師法嗣

投子義青禪師

舒州投子義青禪師，青社李氏子。七齡穎異，往妙相寺出家，試經得度。習百法論。未幾歎曰：「三祇塗遠，自困何益？」乃入洛聽華嚴，義若貫珠。嘗讀諸林菩薩偈，至即心自性，猛省曰：「法離文字，寧可講乎？」即棄游宗席。時圓鑑禪師居會聖巖，一夕，夢畜青色鷹，爲吉徵。屆旦師來，鑑禮延之。令看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因緣。經三載，一日問曰：「汝記得話頭麼？試舉看。」師擬對，鑑掩其口。師了然開悟，遂禮拜。鑑曰：「汝妙悟玄機邪？」師曰：「設有也須吐却。」時資侍者在旁，曰：「青華嚴今日如病得汗。」師回顧曰：「合取狗口。若更切切，我即便嘔。」自此復經三年，鑑時出洞下宗旨示之，悉皆妙契。付以大陽頂相皮履直裰，囑曰：「代吾續其宗風，無久滯此。善宜護持。」遂書偈送曰：「須彌立太虛，日月輔而轉。羣峯漸倚他，白雲方改變。少林風起叢，曹溪洞簾卷。金鳳宿龍巢，宸苔豈草碾。」令依圓通秀禪師。師至彼無所參問，唯嗜睡而已。執事白通曰：「堂中有僧日睡，當行規法。」通曰：「是誰？」曰：「青上座。」通曰：「未可，待與按過。」通即曳杖入堂，見師正睡。乃擊牀呵曰：「我這裏無閑

飯與上座，喫了打眠。」師曰：「和尚教某何爲？」通曰：「何不參禪去。」師曰：「美食不中飽人喫。」通曰：「爭奈大有人不肯上座。」師曰：「待肯，堪作甚麼？」通曰：「上座曾見甚麼人來？」師曰：「浮山。」通曰：「怪得恁麼頑賴。」遂握手相笑，歸方丈。由是道聲籍甚。初住白雲，次遷投子。上堂，召大衆曰：「若論此事，如鸞鳳冲霄，不留其迹。羚羊挂角，那覓乎蹤。金龍不守於寒潭，玉兔豈棲於蟾影。其或主賓若立，須威音世外揺頭。問荅言陳，仍玄路旁提爲唱。若能如是，猶在半途。更若凝眸，不勞相見。」上堂：「宗乘若擧，凡聖絶蹤。樓閣門開，別户相見。設使卷簾悟去，豈免旁觀。春遇桃華，重增眼病。所以古人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諸仁者，既是不傳，爲甚鐵牛走過新羅國裏？」遂喝曰：「達者須知暗裏驚。」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威音前一箭，射透兩重山。」曰：「如何是相傳底事？」師曰：「全因淮地月，得照郢陽春。」曰：「恁麼則入水見長人也。」師曰：「祇知荆玉異，那辨楚王心？」僧禮拜，師以拂子擊之。復曰：「更有問話者麼？如無彼此著。」便問：「和尚適來拈香，祝延聖壽，且道當今年多少？」師曰：「月籠丹桂遠，星拱北辰高。」曰：「南山直聳齊天壽，東海洪波比福源。」師曰：「雙鳳朝金闕，青松古韻高。」曰：「聖壽已蒙師指示，治化乾坤事若何？」師曰：「不如緘口退，却是報皇恩。」上堂：「默沈陰界，語落深坑。擬著則天地懸殊，棄之則千生萬劫。洪波浩渺，白浪滔天。鎮海明珠，在誰收掌？」良久，卓拄杖曰：「百雜碎。」上堂：「孤村陋店，莫挂瓶盃。祖佛玄關，横身直過。早是蘇秦觸塞，求路難回。項主臨江，何逃困命。諸禪德到這裏，進則落於天魔，退則沉於鬼趣。不進不退，正在死水中。諸仁者，作麼生得平穩去？」良久曰：「任從三尺雪，難壓寸靈松。」師作五位頌并序：「夫長天一色，

星月何分。大地無偏，枯榮自異。是以法無異法，何迷悟而可及。心不自心，假言象而提唱。其言也，偏圓正到，兼帶叶通。其法也，不落是非，豈關萬象。幽旨既融於水月，宗源派混於金河。不墜虛凝，回途復妙。」頌曰：「正中偏，星河橫轉月明前。彩氣夜交天未曉，隱隱俱彰暗裏圓。偏中正，夜半天明羞自影。朦朦霧色辨何分，混然不落秦時鏡。正中來，火裏金雞坐鳳臺。玄路倚空通脉上，披雲鳥道出塵埃。兼中至，雪刃籠身不回避。天然猛將兩不傷，暗裏全施善周備。兼中到，解走之人不觸道。一般拈掇與君殊，不落是非方始妙。」師示寂，書偈曰：「兩處住持，無可助道。珍重諸人，不須尋討。」投筆奄息。闍維多靈異，茲不盡具。獲設利五色，同靈骨塔于寺北三峯庵。

興陽清剖禪師

郢州興陽清剖禪師，在大陽作園頭，種瓜次，陽問：「甜瓜何時得熟？」師曰：「即今熟爛了也。」曰：「揀甜底摘來。」師曰：「與甚麼人喫？」曰：「不入園者。」師曰：「未審不入園者還喫也無？」曰：「汝還識伊麼？」師曰：「雖然不識，不得不與。」陽笑而去。住後，上堂：「西來大道，理絕百非。句裏投機，全垂妙旨。不已而已，有屈祖宗。豈況忉忉，有何所益？雖然如是，事無一向。且於唱教門中，通一線道，大家商量。」僧問：「娑竭出海乾坤震，[一]覿面相呈事若何？」師曰：「金翅鳥王當宇宙，箇中誰是出頭人。」曰：「忽遇出頭時又作麼生？」師曰：「似鶻提鳩君不信，髑髏前驗始知真。」曰：「恁麼則叉手當胸，退身三

[一]竭，原作「碣」，據清藏本、續藏本改。

步也。」師曰：「須彌座下烏龜子，莫待重遭點額回。」問：「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師曰：「月照千江靜，孤燈海底明。」鄭金部問：「和尚甚麼時開堂？」師曰：「不歷僧祇數，日月未生前。」師臥疾次，大陽問：「是身如泡幻，泡幻中成辦。若無箇泡幻，大事無由辦。若要大事辦，識取箇泡幻。作麼生？」師曰：「猶是這邊事。」陽曰：「那邊事作麼生？」師曰：「匝地紅輪秀，海底不栽花。」陽笑曰：「乃爾惺惺邪？」師喝曰：「將謂我忘却。」竟爾趨寂。

福嚴審承禪師

南嶽福嚴審承禪師，侍立大陽次，陽曰：「有一人遍身紅爛，卧在荆棘林中，周匝火圍。若親近得此人，大敞廓開。若親近不得時，中以何爲據？」師曰：「六根不具，七識不全。」陽曰：「你教伊出來，我要見伊。」師曰：「適來別無左右，祇對和尚。」陽曰：「官不容針。」師便禮拜。（師後至華嚴隆和尚處，舉前話。隆曰：「冷如毛粟，細如冰雪。」）李相公特上山，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指庭前柏樹。公如是三問，師如是三荅。公欣然，乃有頌曰：「出沒雲閑滿太虛，元來真相一塵無。重重請問西來意，唯指庭前柏一株。」

羅浮顯如禪師

惠州羅浮山顯如禪師，初到大陽，陽問：「汝是甚處人？」曰：「益州。」陽曰：「此去幾里？」曰：「五千里。」陽曰：「你與麼來，還曾踏著麼？」曰：「不曾踏著。」陽曰：「汝解騰空那？」曰：「不解騰空。」陽曰：「爭

得到這裏？」曰：「步步不迷方，通身無辨處。」陽曰：「汝得超方三昧邪？」曰：「聖心不可得，三昧豈彰名。」陽曰：「如是！如是！汝應信此卽本體全彰，理事不二。善自護持。」住後，僧問：「如何是羅浮境？」師曰：「突兀侵天際，巍峩鎮海涯。」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頂上白雲散，足下黑煙生。」

白馬歸喜禪師

襄州白馬歸喜禪師，初問大陽：「學人蒙昧，乞指箇入路。」陽曰：「得。」良久，乃召師，師應諾。陽曰：「與你箇入路。」師於言下有省。住後，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善犬帶牌。」問：「如龜藏六時如何？」師曰：「布袋裏弓箭。」問：「不著佛求，不著法求，當於何求？」師曰：「村人跪拜石師子。」曰：「意旨如何？」師曰：「社樹下設齋。」上堂：「急走卽蹉過，慢行趁不上。沒量大衲僧無計柰何！有多口饒舌底出來？」僧問：「一句卽不問，如何是半句？」師曰：「投身擲下。」曰：「這箇是一句也。」師曰：「半句也摸不著？」問：「如何是閴寂之門？」師曰：「莫鬧！莫鬧！」

大陽慧禪師

郢州大陽慧禪師，僧問：「漢君七十二陣，大霸寰中。和尚臨筵，不施寸刃，承誰恩力？」師曰：「杲日當軒際，森羅一樣觀。」曰：「恁麼則金烏凝秀色，玉兔瑞雲深。」師曰：「滴瀝無私旨，通方一念玄。」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麤布直裰重重補，日用鉏頭旋旋措。」曰：「向上客來，如何祇待？」師曰：「要

用便用。』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日出東方，月落西户。」復示頌曰：「朝朝日出東方，夜夜月落西户。如今大宋官家，盡是金枝玉樹。」

雲門靈運禪師

越州雲門山靈運寶印禪師，上堂：「夜來雲雨散長空，月在森羅萬象中。萬象靈光無内外，當明一句若爲通。不見僧，問大哥和尚云：『月生雲際時如何？』大哥曰：『三箇孩兒抱花鼓，莫來攔我毬門路。』月生雲際，是明甚麼邊事？三箇孩兒抱花鼓，擬思即隔；莫來攔我毬門路，須有出身處始得。若無出身處，也似黑牛卧死水。出身一句作麼生道？不勞久立。」

雲頂海鵬禪師

懷安軍雲頂海鵬禪師，僧問：「如何是大疑底人？」師曰：「畢鉢巖中，面面相覷。」曰：「如何是不疑底人？」師曰：「如是我聞，須彌粉碎。」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别？」師曰：「達磨逢梁武，摩騰遇漢明。」

乾明機聰禪師

復州乾明機聰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此問不虚。」問：「如何是東禪境？」師曰：「定水不曾離舊岸，紅塵爭敢入波來。」

梁山巖禪師法嗣

梁山善冀禪師

鼎州梁山善冀禪師，僧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莫眼華。」問：「和尚幾時成佛？」師曰：「且莫壓良爲賤。」曰：「爲甚麽不肯承當？」師曰：「好事不如無。」師頌魯祖面壁曰：「魯祖三昧最省力，纔見僧來便面壁。若是知心達道人，不在揚眉便相悉。」

道吾詮禪師法嗣

天平契愚禪師

相州天平山契愚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杖鼓兩頭打。」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鎭州蘿蔔。」石舍茶居士問：「法無動搖時如何？」師曰：「你從潞府來？」士曰：「一步也不曾驀。」師曰：「因甚得到這裏？」士曰：「和尚睡語作麽？」師曰：「放你二十棒。」官人問：「無鄰可隔，爲甚麽不相見？」師曰：「怨阿誰？」師廊下行次，見僧，以拄杖示之。僧便近前接，師便打。

青原下十一世

投子青禪師法嗣

芙蓉道楷禪師

東京天寧芙蓉道楷禪師，沂州崔氏子。自幼學辟穀，隱伊陽山。後遊京師，籍名術臺寺，試法華得度。謁投子於海會，乃問：「佛祖言句，如家常茶飯。離此之外，別有爲人處也無？」子曰：「汝道寰中天子敕，還假堯舜禹湯也無？」師欲進語，子以拂子摵師口曰：「汝發意來，早有三十棒也。」師卽開悟，再拜便行。子曰：「且來！闍黎。」師不顧，子曰：「汝到不疑之地邪？」師卽以手掩耳。後作典座，子曰：「廚務勾當不易。」師曰：「不敢。」子曰：「煮粥邪？蒸飯邪？」師曰：「人工淘米著火，行者煮粥蒸飯。」子曰：「汝作甚麼？」師曰：「和尚慈悲，放他閑去。」一日侍投子遊菜園，子度拄杖與師，師接得便隨行。子曰：「理合恁麼？」師曰：「與和尚提鞋挈杖，也不爲分外。」子曰：「有同行在。」師曰：「那一人不受教？」子休去。至晚問師：「早來說話未盡。」師曰：「請和尚舉。」子曰：「卯生日，戌生月。」師卽點燈來。子曰：「汝上來下去，總不徒然。」師曰：「在和尚左右，理合如此。」子曰：「奴兒婢子，誰家屋裏無？」師曰：「和尚年尊，闕他不可。」子曰：「得恁麼殷勤！」師曰：「報恩有分。」住後，僧問：「胡家曲子不墮五音，韻出青霄，請師吹唱。」師曰：「木雞啼夜半，鐵鳳叫天明。」曰：「恁麼則一句曲含千古韻，滿堂雲水盡知音。」師曰：「無

舌童兒能繼和。」曰：「作家宗師，人天眼目。」師曰：「禁取兩片皮。」問：「夜半正明，天曉不露。如何是不露底事？」師曰：「滿船空載月，漁父宿蘆花。」問：「如何是曹洞家風？」師曰：「縄牀風雨爛，方丈草來侵。」問：「如何是直截根源？」師曰：「足下已生草，舉步落危坡。」上堂：「晝入祇陀之苑，皓月當天。夜登靈鷲之山，太陽溢目。烏鵶似雪，孤鴈成羣。鐵狗吠而凌霄，泥牛鬭而入海。正當恁麼時，十方共聚，彼我何分？古佛場中，祖師門下，大家出一隻手，接待往來知識。諸仁者，且道成得箇甚麼事？」良久曰：「剩栽無影樹，留與後人看。」上堂：「纔陞此座，已涉塵勞。更乃凝眸，自彰瑕玷。別傳一句，勾賊破家。不失本宗，狐狸戀窟。所以真如凡聖，皆是夢言。佛及衆生，並爲增語。到這裏回光返照，撒手承當。未免寒蟬抱枯木，泣盡不回頭。」上堂：「喚作一句，已是埋沒宗風。曲爲今時，通途消耗。所以借功明位，用在體處。借位明功，體在用處。若也體用雙明，如門扇兩開，不得向兩扇上著意。不見新豐老子道，峯巒秀異，鶴不停機。靈木迢然，鳳無依倚。直得功成不處，電火難追。擬議之間，長途萬里。」上堂：「臘月三十日已前即不問，臘月三十日事作麼生？諸仁者到這裏，佛也爲你不得，法也爲你不得，祖師也爲你不得，天下老和尚也爲你不得，山僧也爲你不得，閻羅老子也爲你不得。直須盡却今時去，若也盡却今時，佛也不奈他何，法也不奈他何，祖師也不奈他何，天下老和尚也不奈他何，山僧也不奈他何，閻羅老子也不奈他何。諸人且道，如何是盡却今時底道理？還會麼？明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問：「如何是道？」師曰：「無角泥牛奔夜欄。」上堂：「鐘鼓喧喧報未聞，一聲驚起夢中人。圓常靜應無餘事，誰道觀音別有門。」良久曰：「還會麼？休問補陀巖上客，鶯聲啼斷海山雲。」上堂，拈拄杖曰：

「這裏薦得，盡是諸佛建立邊事。直饒東涌西没，卷舒自在，也未夢見七佛已前消息。須知有一人，不從人得，不受教詔，不落階級。若識此人，一生參學事畢。」蓦召大衆曰：「更若凝眸，不勞相見。」上堂，良久曰：「青山常運步，石女夜生兒。」便下座。上堂：「假言唱道，落在今時。設使無舌人解語，無脚人能行，要且未能與那一人相應。還會麽？龍吟徒側耳，虎嘯謾沉吟。」問：「如何是兼帶之語？」師曰：「妙用全施該世界，木人閑步火中來。」曰：「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衆人皆見。」曰：「未審見箇甚麽？」師曰：「東壁打西壁。」大觀初，開封尹李孝壽奏師「道行卓冠叢林，宜有褒顯。」即賜紫方袍，號定照禪師。内臣持敕命至，師謝恩竟，乃陳己志：「出家時嘗有重誓，不爲利名，專誠學道，用資九族。苟渝願心，當棄身命。父母以此聽許。今若不守本志，竊冒寵光，則佛法、親盟背矣。」於是修表具辭。復降旨京尹堅俾受之。師確守不回，以拒命坐罪。奉旨下棘寺，與從輕。寺吏聞有司，欲徒淄州。有司曰有疾，與免刑。及吏問之，師曰：「無疾。」曰：「何有灸瘢邪？」師曰：「昔者疾，今日愈。」吏令思之。師曰：「已悉厚意，但妄非所安。」乃恬然就刑，而行從之者如歸市。及抵淄川，僦居，學者愈親。明年冬，敕令自便。庵於芙蓉湖心，道俗川湊。示衆曰：「夫出家者爲厭塵勞，求脱生死。休心息念，斷絶攀緣，故名出家。豈可以等閑利養，埋没平生。直須兩頭撒開，中間放下。遇聲遇色，如石上栽花。見利見名，似眼中著屑。況從無始以來，不是不曾經歷，又不是不知次第。不過翻頭作尾，止於如此。何須苦苦貪戀。如今不歇，更待何時？所以先聖教人，秖要盡却今時。能盡今時，更有何事。若得心中無事，佛祖猶是寃家。一切世事，自然冷淡，方始那邊相應。你不見隱山至死不肯見人，趙州至死不肯告人，匾擔拾

橡栗爲食，大梅以荷葉爲衣，紙衣道者祇披紙，玄泰上座祇著布。石霜置枯木堂與人坐臥，祇要死了你心。投子使人辦米，同煮共餐，要得省取你事。且從上諸聖，有如此榜樣，若無長處，如何甘得？諸仁者，若也於斯，體究的不虧人。若也不肯承當，向後深恐費力。山僧行業無取，忝主山門，豈可坐費常住，頓忘先聖付囑。今者輒斅古人，爲住持體例，與諸人議定，更不下山，不赴齋，不發化主。唯將本院莊課一歲所得，均作三百六十分，日取一分用之，更不隨人添減。可以備飯則作飯，作飯不足則作粥，作粥不足則作米湯。新到相見，茶湯而已，更不煎點，唯置一茶堂，自去取用，務要省緣，專一辦道。又況活計具足，風景不疏。華解笑，鳥解啼，木馬長鳴，石牛善走。天外之青山寡色，耳畔之鳴泉無聲。嶺上猿啼，露濕中宵之月。林間鶴唳，風回清曉之松。春風起時，枯木龍吟，秋葉凋而寒林華散。玉階鋪苔蘚之紋，人面帶煙霞之色。音塵寂爾，消息宛然。一味蕭條，無可趣向。山僧今日向諸人面前，說家門已是不著便，豈可更去陞堂入室，拈槌竪拂，東喝西棒，張眉努目，如癇病發相似。不唯屈沈上座，況亦辜負先聖。你不見達磨西來少室山下，面壁九年。二祖至於立雪斷臂，可謂受盡艱辛。然而達磨不曾措了一詞，二祖不曾問著一句。還喚達磨作不爲人，得麼？二祖做不求師，得麼？山僧每至說著古聖做處，便覺無地容身，慚愧後人軟弱，又況百味珍羞，遞相供養。道我四事具足，方可發心。祇恐做手脚不迭，便是隔生隔世去也。時光似箭，深爲可惜。雖然如是，更在他人從長相度，山僧也強教你不得。諸仁者還見古人偈麼？山田脫粟飯，野菜淡黃韲，喫則從君喫，不喫任東西。伏惟同道，各自努力。珍重！政和七年冬，賜額曰華嚴禪寺。八年五月十四日，索筆書偈，付侍僧曰：吾年七十六，

世緣今已足。生不愛天堂，死不怕地獄。撒手橫身三界外，騰騰任運何拘束。」移時乃逝。

大洪報恩禪師

隨州大洪山報恩禪師，衛之黎陽劉氏子，世皆碩儒。師未冠舉方略，擢上第。後厭塵境，請于朝，乞謝簪紱爲僧。上從其請，遂游心祖道。至投子未久，卽悟心要。子曰：「汝再來人也。宜自護持。」辭謁諸名宿，皆蒙印可。丞相韓公縝請開法於西京少林。未幾，大洪革律爲禪，詔師居之。上堂：「五五二十五。案山雷，主山雨。明眼衲僧，莫教錯舉。」僧問：「九鼎澄波卽不問，爲祥爲瑞事如何？」師曰：「古今不墜。」曰：「這箇且拈放一邊，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太無厭生。」曰：「作家宗師。」師曰：「也不消得。」上堂：「如斯話會，誰是知音？直饒向一句下，千眼頓開，端的有幾箇是迷逢達磨！諸人要識達磨祖師麼？」乃舉手作揑勢，曰：「達磨鼻孔在少林手裏，若放開去，也從教此土西天，說黃道黑，欺胡謾漢。若不放過，不消一揑。有人要與祖師作主，便請出來與少林相見，還有麼？」良久，曰「果然。」上堂，拈起拄杖曰：「昔日德山臨濟，信手拈來，便能坐斷十方，壁立千仞。直得冰河焰起，枯木花芳。諸人若也善能橫擔竪夯，徧問諸方：苟或不然，少林倒行此令去也。」擊禪牀一下。僧問：「一箭一羣卽不問，一箇事如何？」師曰：「中也。」曰「還端的也無？」師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曰：「恁麼則石羣猶在。」師曰：「非但一箇兩箇。」曰：「好事不如無。」師曰：「穿却了也。」問：「三玄三要卽不問，五位君臣事若何？」師曰：「非公境界。」曰：「恁麼則石人拊掌，木女呵呵。」師曰：「杓卜聽虛聲，熟睡饒譫語。」曰：「若不上來

伸此問，焉能得見少林機？」師曰：「放過卽不可，隨後便打。」上堂，橫按拄杖曰：「便與麽休去，已落二三更。若切切，終成異見。既到這裏，又不可弓折箭盡去也。且衲僧家遠則能照，近則能明。」乃拈起拄杖曰：「穿却德山鼻孔，換却臨濟眼睛，掀翻大海，撥轉虛空，且道三千里外，誰是知音？於斯明得，大似杲日照天。苟或未明，不免雲騰致雨。」卓一下，問：「祖師西來，九年面壁，最後一句，請師舉唱。」師曰：「面黑眼睛白。」師嘗設百問，以問學者。其略曰：「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忘，爲甚麽一稱南無佛，罪滅河沙劫？」又作此○相，曰：「森羅萬象，總在其中。具眼禪人，試請甄別。」上堂，拈拄杖曰：「看！看！大地雪漫漫，春來特地寒。靈峯與少室，料掉不相干。休論佛意祖意，謾謂言端語端，鐵牛放去無蹤跡，明月蘆花君自看。」卓拄杖，下座。師素與無盡居士張公商英友善，無盡嘗以書問三教大要。曰：「清涼疏第三卷，西域邪見，不出四見，此方儒道，亦不出此四見。如莊老計自然爲因，能生萬物，卽是邪因。易曰：太極生兩儀，太極爲因，亦是邪因。若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能生萬物，亦是邪因。若計一爲虛無，則是無因。今疑老子自然與西天外道自然不同。何以言之？老子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無欲則常，有徼則已，入其道矣。謂之邪因，豈有說乎？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今乃破陰陽變易之道爲邪因，撥去不測之神，豈有說乎？望紙後批示，以斷疑網故也。」師荅曰：「西域外道宗多途，要其會歸，不出有無四見而已。謂有見、無見、亦有亦無見、非有非無見也。蓋不卽一心爲道，則道非我有，故名外道。不卽諸法是心，則法隨見異，故名邪見。如謂之有，有則有無。如謂之無，無則無有。有無則有見競生，無有則

無見斯起。若亦有亦無見，非有非無見，亦猶是也。夫不能離諸見，則無以明自心。無以明自心，則不能知正道矣。故經云，言詞所説法，小智妄分別。不能了自心，云何知正道。又曰，有見卽爲垢，此則未爲見。遠離於諸見，如是乃見佛。以此論之，邪正異途，正由見悟殊致故也。故清涼以莊老計道法自然，能生萬物。易謂太極生兩儀，一陰一陽之謂道。以自然太極爲因，一陰一陽爲道，能生萬物，則是邪因。計一爲虛無，則是無因。嘗試論之，夫三界唯心，萬緣一致，心生故法生，心滅故法滅。推而廣之，彌綸萬有而非有，統而會之，究竟寂滅而非無。非無亦非非無，非有亦非非有。四執既亡，百非斯遣。則自然因緣，皆爲戲論，虛無眞實，俱是假名矣。至若謂太極陰陽，能生萬物。常無常有，斯爲衆妙之門。陰陽不測，是謂無方之神。雖聖人設教，示悟多方。然既異一心，寧非四見。何以明之？蓋虛無爲道，道則是無。若自然，若太極，若一陰一陽爲道，道則是有。常無常有，則是亦無亦有。陰陽不測，則是非有非無。先儒或謂妙萬物謂之神，則非物，物物則亦是無。故西天諸大論師，皆以心外有法爲外道，萬法唯心爲正宗。蓋以心爲宗，則諸見自亡。言雖或異，未足以爲異也。心外有法，則諸見競生。言雖或同，未足以爲同也。雖然，儒道聖人，固非不知之，乃存而不論耳。良以未卽明指一心，爲萬法之宗，雖或言之，猶不論也。如西天外道，皆大權菩薩示化之所施爲。橫生諸見，曲盡異端，以明佛法是爲正道。此其所以爲聖人之道，順逆皆宗，非思議之所能知矣。故古人有言，緣昔眞宗未至，孔子且以繫心；今知理有所歸，不應猶執權教。然知權之爲權，未必知權也。知權之爲實，斯知權矣。是亦周孔老莊設教立言之本意，一大事因緣之所成始、所成終也。然則三教一心，同途異轍。究竟道

宗，本無言說。非維摩大士，孰能知此意也？」

洞山雲禪師

沂州洞山雲禪師，上堂：「秋風卷地，夜雨飜空。可中別有清涼，箇裏更無熱惱。是誰活計，到者方知。纔落見聞，卽居途路。且道到家後如何？任運獨行無伴侶，不居正位不居偏。」

福應文禪師

長安福應文禪師，上堂：「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直下便承當。錯認弓爲矢，惺惺底築著磕著，懵懂底和泥合水。龜毛拂逼塞虛空，兔角杖撑天拄地。日射珊瑚林，知心能幾幾。」擊禪牀下座。

龍蟠曇廣禪師

滁州龍蟠聖壽曇廣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楊廣山頭雲靄靄，月華庵畔柏青青。」曰：「恁麼則投子嫡嗣，大陽親孫也。」師曰：「未跨鐵牛，棒如雨點。」曰：「今日已知端的。」師曰：「一任敲甎打瓦。」

青原下十二世

芙蓉楷禪師法嗣

丹霞子淳禪師

鄧州丹霞子淳禪師，劍州賈氏子。弱冠爲僧，徹證於芙蓉之室。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肇法師恁麽道，祇解指蹤話跡，且不能拈示於人。丹霞今日擘開宇宙，打破形山，爲諸人拈出。具眼者辨取。」以拄杖卓一下，曰：「還見麽？鷺鷥立雪非同色，明月蘆花不似他。」上堂，舉德山示衆曰：「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德山恁麽說話，可謂是祇知入草求人，不覺通身泥水。子細觀來，祇具一隻眼。若是丹霞則不然，我宗有語句，金刀剪不開。深深玄妙旨，玉女夜懷胎。」上堂：「亭亭日午猶虧半，寂寂三更尚未圓。六戶不曾知暖意，往來常在月明前。」上堂：「寶月流輝，澄潭布影。水無蘸月之意，月無分照之心。水月兩忘，方可稱斷。所以道，昇天底事直須颺却，十成底事直須去却。擲地金聲，不須回顧。若能如是，始解向異類中行。諸人到這裏，還相委悉麽？」良久曰：「常行不舉人間步，披毛戴角混塵泥。」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金菊乍開蜂競採。」曰：「見後如何？」師曰：「苗枯華謝了無依。」宣和己亥春，示寂。塔全身於洪山之南。

淨因法成禪師

東京淨因枯木法成禪師，嘉興崇德人也。上堂：「燈籠忽爾笑哈哈，如何露柱亦懷胎。天明生得白頭女，至今游蕩不歸來。道寃家，好歸來，黃花與翠竹，早晚為誰栽。」上堂：「知有佛祖向上事，方有說話分。諸禪德且道，那箇是佛祖向上事？有箇人家兒子，六根不具，七識不全，是大闡提無佛種性。逢佛殺佛，逢祖殺祖。天堂收不得，地獄攝無門。大衆還識此人麼？」良久曰：「對面不仙陀，睡多饒寐語。」上堂：「歸元性無二，方便有多門。但了歸元性，何愁方便門。諸人要會歸元性麼？露柱將來作木杓，旁人不肯任從伊。要會方便門麼？木杓將來作露柱，撐天拄地也相宜。且道不落方便門一句作麼生道？三十年後莫教錯舉。」

寶峰惟照禪師

洪州寶峯闡提惟照禪師，簡州李氏子。幼超邁而惡俗，一日授書至「性相近也，習相遠也」，遽曰：「凡聖本一體，以習故差別。我知之矣。」即趨成都師鹿苑清泰。年十九，剃染登具。泰令聽起信於大慈，師輒歸臥。泰詰之，師曰：「既稱正信大乘，豈言說所能了？」乃虛心游方，謁芙蓉於大洪。嘗夜坐閣道，適風雪震薄，聞警盜者傳呼過之，隨有所得。辭去。大觀中芙蓉與難，師自三吳，欲趨沂水，僕夫迷道，師舉杖擊之，忽大悟。嘆曰：「是地非龍山也耶？」比至沂，芙蓉望而喜曰：「紹隆吾宗，必子輩矣。」

因留躬耕湖上，累年智證成就，出領招提，遷甘露、三祖。宣和壬寅，詔補圓通，棄去。復居泐潭。上堂：「古佛道，我初成正覺，親見大地衆生悉皆成正覺。後來又道，深固幽遠，〔一〕無人能到。因沒見識漢，好龍頭蛇尾。」便下座。上堂：「過去諸佛已入涅槃了也。汝等諸人，不應追念。未來諸佛未出於世，汝等諸人，不要妄想。正當今日，你是何人？參！」上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君子不由也。一邊不立，中道不安時作麼生？」拈拄杖曰：「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上堂：「太陽門下，妙唱彌高。明月堂前，知音蓋寡。不免舟橫江渚，棹舉清波。唱慶堯年，和清平樂。如斯告報，普請承當。擬議之間，白雲萬里。」上堂：「本自不生，今亦無滅，是死不得底樣子。當處出生，隨處滅盡，是活生受底規模。大丈夫漢，直須處生死流，卧荆棘林，俯仰屈伸，隨機施設。能如是也，無量方便，莊嚴三昧，大解脱門，蕩然頓開。其或未然，無量煩惱，一切塵勞，嶽立面前，塞却古路。」上堂：「古人道，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道。正當恁麼時，且道是甚麼人刪詩書，定禮樂？還委悉麼？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問：「承師有言，雲黯黯處獨秀峯挺出，月朦朦裏泐潭水光生。豈不是寶峯境？」師曰：「若是寶峯境，憑君子細看。」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看取令行時。」曰：「祇如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如何是和尚宗？」師曰：「須知雲外千峯上，別有靈松帶露寒。」雪下，僧問：「祖師西來即不問，時節因緣事若何？」師曰：「一片兩片三四片，落在眼中猶不薦。」建炎二年正月七日，示寂。闍維得舍利如珠琲，舌齒不壞。塔于寺之西峯。

〔一〕遠，原作「達」，據清藏本，續藏本改。

石門元易禪師

襄州石門元易禪師，潼川稅氏子。上堂：「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大衆祇如聞見覺知未嘗有間，作麼生說箇心空底道理？莫是見而不見，聞而不聞，爲之心空邪錯？莫是忘機息慮，萬法俱捐，銷能所以入玄宗，泯性相而歸法界，爲之心空邪錯？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未審畢竟作麼生？還會麼？」良久曰：「若實無爲無不爲，天堂地獄長相隨。三尺杖子攪黃河，八臂那吒冷眼窺，無限魚龍盡奔走，捉得循河三脚龜。脫取殼，鐵錐錐，吉凶之兆便分輝。借問東村白頭老，吉凶未兆若何爲？休休休，古往今來春復秋。白日騰騰隨分過，更嫌何處不風流。咄！」上堂：「皓月當空，澄潭無影。紫微轉處夕陽輝，彩鳳歸時天欲曉。碧霄雲外，石筍橫空。綠水波中，泥牛駕浪。懷胎玉兎，曉過西岑。抱子金雞，夜棲東嶺。於斯明得，始知夜明簾外，別是家風，空王殿中，聖凡絕跡。且道作麼生是夜明簾外事，還委悉麼？正値秋風來入戶，一聲砧杵落誰家？」僧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精靈皺眉。」曰：「磨後如何？」師曰：「波斯彈指。」曰：「爲甚麼如此？」師曰：「好事不出門。」紹興丁丑七月二十五日，坐寂。火後收設利，塔于學射山。

淨因自覺禪師

東京淨因自覺禪師，青州王氏子。幼以儒業見知於司馬溫公。然事高尚，而無意功名。一旦落

髮，從芙蓉游。履踐精密，契悟超絕。出世住大乘。崇寧間詔居淨因。上堂：「祖師西來，特唱此事。自是諸人不肯委悉，向外馳求，投赤水以尋珠，詣荊山而覓玉。殊不知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認影迷頭，豈非大錯？直得宗門提唱，體寂無依，念異不生，古今無間。森羅萬象，觸目家風。鳥道遼空，不妨舉步。金雞報曉，丹鳳翱翔。玉樹花開，枯枝結子。祇有太陽門下，日日三秋。明月堂前，時時九夏。要會麼？無影樹垂寒澗月，海潮東注斗移西。」

天寧禧誧禪師

西京天寧禧誧禪師，蔡州宋氏子。初住韶山，次過天寧、丹霞。上堂：「韶山近日沒巴鼻，眼裏聞聲鼻嘗味。有時一覺到天明，不在牀上不落地。大衆且道在甚麼處？諸人於斯下得一轉語，非唯救得韶山，亦乃不孤行脚。其或未然，三級浪高魚化龍，癡人猶戽夜塘水。」問：「如何是君？」師曰：「宇宙無雙日，乾坤祇一人。」曰：「如何是臣？」師曰：「德分明主化，道契物情機。」曰：「如何是臣向君？」師曰：「赤心歸舜日，盡節報堯天。」曰：「如何是君視臣？」師曰：「玄眸凝不瞬，妙體鑒旁來。」曰：「如何是君臣道合？」師曰：「帳符尊賤隔，潛信往來通。」政和五年九月四日，忽召主事，令以楮囊分而爲四，衆僧、童行、常住、津送各一。既而復曰：「丹霞有箇公案，從來推倒扶起。今朝普示諸人，且道是箇甚底？」顧視左右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偉哉大丈夫，不會末後句。」遂就寢，右脇而化。

天寧齊璉禪師

長安天寧大用齊璉禪師，上堂：「清虛之理，佛祖同歸。畢竟無身，聖凡一體。理則如是，滿目森羅事作麼生？纖塵絶際，渠儂有眼，豈在旁窺。官不容針，私通車馬。若到恁麼田地，始可隨機受用。信手拈來，妙應無方。當風玄路，直得金針錦縫，線脚不彰。玉殿寶階，珠簾未卷。正當此時，且道是甚麼人境界？古渡秋風寒颯颯，蘆花紅蓼滿江灣。」

梅山己禪師

潼川府梅山己禪師，僧問：「如何是法身邊事？」師曰：「枯木糝花不犯春。」曰：「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石女不粧眉。」

普賢善秀禪師

福州普賢善秀禪師，僧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龍吟初夜後，虎嘯五更前。」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輕烟籠皓月，薄霧鎖寒巖。」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松瘁何曾老，花開滿未萌。」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猿啼音莫辨，鶴唳響難明。」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撥開雲外路，脫去月明前。」

鹿門法燈禪師

襄州鹿門法燈禪師，成都劉氏子，依大慈寶範爲僧，俾聽華嚴，得其要。棄謁芙蓉，蓉問曰：「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於言下，心跡泯然。從容進曰：「靈然一句超羣象，迥出三乘不假修。」蓉撫而印之。開法鹿門，僧問：「虛玄不犯，寶鑑光寒時如何？」師曰：「掘地深埋。」問：「如何是逍遙物外底人？」師曰：「偏身紅爛，不可扶持。」

資聖南禪師

建昌軍資聖南禪師，聖節上堂，顧視左右曰：「諸人還知麼？夜明簾外之主，萬化不渝。瑠璃殿上之尊，四臣不昧。端拱而治，不令而行，壽逾百億須彌，化洽大千沙界。且道正恁麼時，如何行履？野老不知黃屋貴，六街慵聽靜鞭聲。」

洞山微禪師

瑞州洞山微禪師，上堂：「日暖風和柳眼青，冰消魚躍浪花生。當鋒妙得空王印，半夜崑崙戴雪行。」僧問：「如何是默默相應底事？」師曰：「瘂子喫苦瓜。」

太傅高世則居士

太傅高世則居士字仲貽，號無功。初參芙蓉，求指心要。蓉令去其所重，扣己而參。一日忽造微密，呈偈曰：「懸崖撒手任縱橫，大地虛空自坦平。照壑輝巖不借月，庵頭別有一簾明。」

大洪恩禪師法嗣

大洪守遂禪師

隨州大洪守遂禪師，遂寧章氏子。上堂召大衆：「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踏踏翻鸚鵡洲。慣向高樓驟玉馬，曾於急水打金毬。然雖恁麽，争柰有五色絲條繫手脚，三鑄金鎖鎖咽喉，直饒鎚碎金鎖，割斷絲條，須知更有一重礙汝在。且道如何是那一重，還會麽？善吉維摩談不到，目連鶖子看如盲。」上堂，舉：「李刺史問藥山：『何姓？』山曰：『正是時。』李罔測。乃問院主：『某甲適來問長老何姓，荅道正是時，的當是姓甚麽？』主曰：『祇是姓韓。』山聞曰：『若六月對他，便道姓熱也。』又，巖頭問講僧：『見說大德會教，是否？』曰：『不敢。』巖頭舉拳曰：『是甚麽教？』曰：『是權教。』頭曰：『苦哉！我若展脚問你，不可道是脚教也。』」師曰：「奇怪二老宿有殺人刀，有活人劍。一轉語似石上栽花，一轉語似空中掛劍。當時若無後語，達磨一宗掃土而盡。諸人要見二老宿麽？寧可截舌，不犯國諱。」

青原下十三世

丹霞淳禪師法嗣

長蘆清了禪師

真州長蘆真歇清了禪師，左綿雍氏子。襁褓入寺見佛，喜動眉睫，咸異之。年十八，試法華得度。往成都大慈習經論，領大意。出蜀至沔漢，扣丹霞之室。霞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擬對，霞曰：「你閙在，且去。」一日登鉢盂峯，豁然契悟，徑歸侍立。霞掌曰：「將謂你知有。」師欣然拜之。翌日，霞上堂曰：「日照孤峯翠，月臨溪水寒。祖師玄妙訣，莫向寸心安。」便下座。師直前曰：「今日陞座，更瞞某不得也。」霞曰：「你試舉我今日陞座看。」師良久。霞曰：「將謂你瞥地。」師便出。後游五臺，之京師，浮汴直抵長蘆，謁祖照，一語契投，命爲侍者。踰年分座，未幾照稱疾退閑，命師繼席，學者如歸。建炎末，游四明主補陀。台之天封，閩之雪峯，詔住育王，徙温州龍翔，杭之徑山。慈寧皇太后命開山皐寧崇先。上堂：「我於先師一掌下，伎倆俱盡，覓箇開口處不可得。如今還有恁麽快活不徹底漢麽？若無，銜鐵負鞍，各自著便。」上堂：「久默斯要，不務速說。釋迦老子待要欵曲賣弄，争柰未出母胎，已被人覷破。且道覷破箇甚麽？瞞雪峯不得。」上堂：「上孤峯頂，過獨木橋，驀直恁麽行，猶是時人脚高脚低處。若見得徹，不出户身徧十方，未入門常在屋裏。其或未然，趁涼般取一轉柴。」上堂：「道得第一

句，不被拄杖子瞞。識得拄杖子，猶是途路中事。作麽生是到地頭一句？」上堂：「處處見不得，祇有一處不覔自得。且道是那一處？」良久曰：「賊身已露。」上堂：「口邊白醭去，始得入門。通身紅爛去，方知有門裏事。更須知有不出門底。」乃曰：「喚甚麽作門？」僧問：「三世諸佛向火焰裏轉大法輪，還端的也無？」師大笑曰：「我却疑着。」曰：「和尚爲甚麽却疑著？」師曰：「野花香滿路，幽鳥不知春。」問：「不落風彩，還許轉身也無？」師曰：「石人行處不同功。」曰：「向上事作麽生？」師曰：「妙在一漚前，豈容千聖眼。」僧禮拜，師曰：「祇恐不恁麽。」師一日入厨看煮麵次，忽桶底脱，衆皆失聲，曰：「可惜許！」師曰：「桶底脱自合歡喜，因甚麽却煩惱？」僧曰：「和尚即得。」師曰：「灼然！可惜許一桶麵。」問僧：「你死後燒作灰，撒却了向甚麽處去？」僧便喝。師曰：「好一喝。祇是不得翻欵。」僧又喝，師曰：「公案未圓，更喝始得。」僧無語。師打曰：「這死漢。」上堂：「苔封古徑，不墮虚凝。霧鎖寒林，肯彰風要。鈎針穩密，孰云漁父棲巢。祇麽承當，自是平常快活。還有具透關眼底麽？」良久曰：「直饒闖早便歸去，争似從來不出門。」上堂：「乍雨乍晴，乍寒乍熱，山僧底箇，山僧自知。諸人底箇，諸人自說。且道雪峯曰除喫飯外，要作甚麽？」問僧：「琉璃殿上玉女擸梭，明甚麽邊事？」曰：「回互不當機。」師曰：「還有斷續也無？」曰：「古今不曾間。」師曰：「正當不曾間時如何？」僧珍重，便出。上堂，攄拄杖曰：「看！看！三千大千世界，一時搖動。雲門大師即得，雪峯則不然。」卓拄杖曰：「三千大千世界，向甚麽處去？還會麽？不得重梅雨，秋苗争見青？」上堂：「幻化空身即法身。」遂作舞云：「見麽見麽？恁麽見得？」過橋村酒美，又作舞云：「見麽見麽，恁麽不見？隔岸野花香。」上堂：「還有不被玄妙污染底麽？」良久曰：「這一點傾四海水，

已是洗脫不下。」僧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曰：「白馬入蘆花。」上堂：「窮微喪本，體妙失宗。一句截流，淵玄及盡。是以金針密處，不露光鋩。玉線通時，潛舒異彩。雖然如是，猶是交互雙明。且道巧拙不到，作麼生相委？」良久曰：「雲蘿秀處青陰合，巖樹高低翠鎖深。」上堂：「轉功就位，是向去底人，玉韞荊山貴。轉位就功是却來底人，紅爐片雪春。功位俱轉，通身不滯，撒手亡依。石女夜登機，密室無人掃。正恁麼時，絕氣息一句作麼生相委？」良久曰：「歸根風墮葉，照盡月潭空。」師終于阜寧崇先，塔于寺西華桐嶋，謚悟空禪師。

天童正覺禪師

明州天童宏智正覺禪師，隰州李氏子。母夢五臺一僧解環與，環其右臂，乃孕。遂齋戒。及生，右臂特起若環狀。七歲，日誦數千言。祖寂，父宗道。久參佛陀遜禪師。嘗指師謂其父曰：「此子道韻勝甚，非塵埃中人。苟出家，必爲法器。」十一得度於淨明本宗。十四具戒，十八遊方，訣其祖曰：「若不發明大事，誓不歸矣。」及至汝州香山，成枯木一見，深所器重。一日，聞僧誦蓮經，至「父母所生眼，悉見三千界」，瞥然有省。即詣丈室陳所悟。山指臺上香合曰：「裏面是甚麼物？」師曰：「是甚麼心行？」山曰：「汝悟處又作麼生？」師以手畫一圓相呈之，復拋向後。山曰：「弄泥團漢有甚麼限？」師曰：「錯。」山曰：「別見人始得。」師應「喏喏。」即造丹霞，霞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曰：「井底蝦蟆吞却月，三更不借夜明簾。」霞曰：「未在更道。」師擬議，霞打一拂子曰：「又道不借。」師言下釋然，遂作禮。霞曰：「何不

道取一句？」師曰：「某甲今日失錢遭罪。」霞曰：「未暇打得你，且去。」霞領大洪，師掌牋記。後命首衆，得法者已數人。四年過圓通，時真歇初住長蘆，遣僧邀至，衆出迎，見其衣舄穿弊，且易之。真歇俾侍者易以新履，師却曰：「吾爲鞋來邪？」衆聞心服，懇求説法，居第一座。六年出住泗州普照，次補太平圓通能仁及長蘆。天童屋廬湫隘，師至創闢一新，衲子争集。上堂：「黃閣簾垂，誰傳家信？紫羅帳合，暗撒真珠。正恁麼時視聽有所不到，言詮有所不及，如何通得箇消息去？夢回夜色依俙曉，笑指家風爛熳春。」上堂：「心不能緣，口不能議。直饒退步荷擔，切忌當頭觸諱。風月寒清古渡頭，夜船撥轉琉璃地。」上堂：「空劫有真宗，聲前問已躬。赤窮新活計，清白舊家風。的的三乘外，寥寥一印中。却來行異類，萬派自朝東。」上堂：「今日是釋迦老子降誕之辰，長蘆不解説禪，與諸人畫箇樣子。祇如在摩耶胎時作麼生？以拂子畫此⊙相，曰：「祇如以清淨水，浴金色身時又作麼生？」復畫此㊌相，曰：「祇如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指天指地，成道説法，神通變化，智慧辯才，四十九年，三百餘會，説青道黃，指東畫西，人般涅槃時，又作麼生？」乃畫此㊉相，復曰：「若是具眼衲僧，必也相許。其或未然，一一歷過始得。」上堂，僧問：「如何是向去底人？」師曰：「白雲投壑盡，青嶂倚空高。」曰：「如何是却來底人？」師曰：「滿頭白髮離巖谷，半夜穿雲入市鄽。」曰：「如何是不來不去底人？」師曰：「石女喚回三界夢，木人坐斷六門機。」乃曰：「句裏明宗則易，宗中辨的則難。」良久曰：「還會麼？凍雞未報家林曉，隱隱行人過雪山。」僧問：「一絲不著時如何？」師曰：「合同船子並頭行。」曰：「其中事作麼生？」師曰：「快刀快斧斫不入。」問：「布袋頭開時如何？」師曰：「一任塡溝塞壑。」問：「清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何？」師曰：「文彩未痕初，

消息難傳際。」曰：「一步密移玄路轉，通身放下劫壺空。」師曰：「誕生就父時，合體無遺照。」曰：「理既如是，事作麼生？」師曰：「歷歷纔回分化事，十方機應又何妨。」曰：「恁麼則塵塵皆現本來身去也。」師曰：「透一切色，超一切心。」曰：「如理如事又作麼生？」師曰：「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曰：「入市能長嘯，歸家著短衫。」師曰：「木人嶺上歌，石女溪邊舞。」上堂：「諸禪德，吞盡三世佛底人，爲甚麼開口不得？照破四天下底人，爲甚麼合眼不得？許多病痛，與你一時拈却了也。且作麼生得十成通暢去。還會麼？擘開華岳連天色，放出黃河到海聲。」師住持以來，受無貪而施無厭。歲艱食，竭己有及贍衆之餘，賴全活者數萬。日常過午不食。紹興丁丑九月，謁郡僚及檀度，次謁越帥趙公令詪，與之言別。十月七日還山，翌日辰巳間，沐浴更衣，端坐告衆。顧侍僧索筆作書遺育王大慧禪師，請主後事。仍書偈曰：「夢幻空花，六十七年。白鳥煙没，秋水連天。」擲筆而逝。龕留七日，顏貌如生。奉全軀塔于東谷，諡宏智，塔名妙光。

大洪慶預禪師

隨州大洪慧照慶預禪師，上堂：「進一步踐他國王水草，退一步踏他祖父田園。不進不退，正在死水中。還有出身之路也無？蕭騷晚籟松釵短，游漾春風柳線長。」上堂，舉船子囑夾山曰：「直須藏身處無蹤跡，無蹤跡處莫藏身。吾在藥山三十年，祇明此事，今時人爲甚麼却造次？丹山無彩鳳，寶殿不留冠。有時愍，有時癡，非我途中争得知。」

治平湡禪師

處州治平湡禪師，上堂：「優游實際妙明家，轉步移身指落霞。無限白雲猶不見，夜乘明月出蘆花。」

淨因成禪師法嗣

天封子歸禪師

台州天封子歸禪師，上堂，卓拄杖一下，召大衆曰：「八萬四千法門，八字打開了也。見得麼？金鳳夜棲無影樹，峯巒纔露海雲遮。」

吉祥法宣禪師

太平州吉祥法宣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久旱無甘雨，田中稻穗枯。」曰：「意旨如何？」師曰：「今年米價貴，容易莫嫌麄。」

護國守昌禪師

台州護國守昌禪師，上堂，拈拄杖卓曰：「三十六旬之開始，七十二候之起元。萬邦迎和氣之時，東

帝布生成之令。直得天垂瑞彩，地擁貞祥。微微細雨洗寒空，淡淡春光籠野色。可謂應時納祐，慶無不宜。盡大地人，皆添一歲。敢問諸人，且道那一人年多少？」良久曰：「千歲老兒顏似玉，萬年童子鬢如絲。」

丹霞普月禪師

鄧州丹霞普月禪師，上堂：「威音已前，誰當辨的？然燈已後，孰是知音？直饒那畔承當，未免打作兩橛。縱向道邊行履，也應未得十全。良由杜口毗耶，已是天機漏洩。任使掩室摩竭，終須縫罅離披。休云體露真常，直是純清絕點。說甚皮膚脫落，自然獨運孤明。雖然似此新鮮，未稱衲僧意氣。直得五眼齊開，三光洞啓，從此竿頭絲線，自然不犯波瀾。須明轉位回機，方解入鄽垂手。所以道，任使板齒生毛，莫教眼睛顧著。認著則空花繚亂，言之則語路參差。既然如是，敢問諸人，不犯鋒鋩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半夜烏龜眼豁開，萬象曉來都一色。」

尼慧光禪師

東京妙慧尼慧光淨智禪師，上堂，舉趙州勘婆話，乃曰：「趙州舌頭，連天老婆，眉光覆地，分明勘破歸來，無限平人瞌睡。」

寶峯照禪師法嗣

圓通德止禪師

江州圓通靑谷眞際德止禪師，金紫徐閎中之季子也。世居歷陽。師雙瞳紺碧，神光射人。十歲未知書，多喜睡。其父目爲懵然子。暨成童，强記過人，學文有奇語。弱冠夢異僧授四句偈，已而有以南安巖主像遺之者，卽傍所載聰明偈，自是持念不忘。後五年，隨金紫將漕西洛，一夕忽大悟，連作數偈。一日：「不因言句不因人，不因物色不因聲。夜半吹燈方就枕，忽然這裏已天明。」每嘯歌自若，衆莫測之。乃力求出家，父弗許，欲以官授之。師曰：「某方將脫世網，不著三界，豈復剌頭於利名中邪？」請移授從兄珏，遂祝髮受具。未數載名振京師。宣和三年春，徽宗皇帝賜號眞際，俾居圓通。上堂：「山僧二十年前兩目皆盲，了無所覩。唯是聞人說道，靑天之上有大日輪，照三千大千世界，無有不遍之處。籌策萬端，終不能見。二十年後，眼光漸開。又値天色連陰，濃雲亂湧，四方觀察，上下推窮，見雲行時，便於行處作計較；見雲住時，便於住處立箇窠臼。正如是間，忽遇著箇多知漢，問道：『莫是要見日輪麼？何不向高山頂上去。』山僧却徵他道：『那裏是高山頂上？』他道：『紅塵不到處是。』諸仁者，好箇端的消息，還會麼？長連牀上佛陁耶。」上堂：「昨夜黃面瞿曇，將三千大千世界來一口吞盡，如人飲湯水，蹤跡不留，應時消散。當爾時諸大菩薩、聲聞羅漢、及與一切衆生，盡皆不覺不知，唯有文殊普賢瞥然覷見。雖然得見，渺渺茫茫，恰似向大洋海裏頭出頭沒。諸人且道是甚麼消息？若也檢點得

破，許他頂門上具一隻眼。」示寂闍維，煙氣所及，悉成設利。塔司空山，分瘞壘石原。

真如道會禪師

台州真如道會禪師，上堂：「空劫中事，自肯承當。日用全彰，有何滲漏？正好歸家穩坐，任他雪覆青山。不留元字掛懷，誰顧波翻水面？且道正不立玄、偏不附物一句，如何舉似？機絲不掛梭頭事，文彩縱橫意自殊。」

智通景深禪師

興國軍智通大死翁景深禪師，台州王氏子。自幼不羣。年十八，依廣度院德芝披剃，始謁淨慈象禪師。一日聞象曰：「思而知，慮而解，皆鬼家活計。」異不自遑，遂往寶峯求入室。峯曰：「直須斷起滅念，向空劫已前掃除玄路，不涉正偏，盡却今時，全身放下，放盡還放，方有自由分。」師聞頓領厥旨。峯擊鼓告衆曰：「深得闡提大死之道，後學宜依之。」因號大死翁。建炎改元，開法智通。上堂：「來不入門，去不出戶。來去無痕，如何提唱？直得古路苔封，羚羊絕迹，蒼梧月鎖，丹鳳不棲。所以道，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若能如是，去住無依，了無向背，還委悉麼？而今分散如雲鶴，你我相忘莫問玄。」僧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黑面老婆披白練。」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白頭翁子著皂衫。」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衆裏孫臏斗。」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雪刃籠身不自傷。」曰：「如何是兼

兼中到？」師曰：「崑崙夜裏行。」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捉得烏龜喚作鱉。」曰：「乞師再垂方便。」師曰：「入山逢虎臥，出谷鬼來牽。」曰：「何得干戈相待？」師曰：「三兩綫，一斤麻。」紹興初，歸住寶藏巖，以事民其服。壬申二月示微恙，乃曰：「世緣盡矣。」三月十三，爲衆小參，仍說偈曰：「不用剃頭，何須澡浴？一堆紅焰，千足萬足。雖然如是，且道向上還有事也無？」遂斂目而逝。

華藥智朋禪師

衡州華藥智朋禪師，四明黃氏子。依寶峰有年，無省，因爲衆持鉢。峰自題其像曰：「雨洗淡紅桃萼嫩，風搖淺碧柳絲輕。白雲影裏怪石露，綠水光中古木清。噫，你是何人？」至焦山，枯木成禪師見之，歎曰：「今日方知此老親見先師來。」師遂請益其贊。成曰：「豈不見法眼拈夾山境話，曰我二十年祇作境會。」師即契悟。羅湖野錄云：「成指以問師曰：『汝會麼？』師曰：『不會。』成曰：『汝記得法燈擬寒山否？』師遂誦，至『誰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於『憶』字處，成遽以手掩師口曰：『住！住！』師豁然有省。」乃曰：「元來恁麼地。」成曰：「汝作麼生會？」師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成曰：「直須保任。」師應喏。紹興初，出住華藥，遷之天寧，後遷清涼。上堂：「海風吹夢，嶺猿啼月。敢問諸人，是何時節？恁麼會得，無影樹下任遨遊。其或未然，三條椽下，直須打徹。」後退居明之瑞巖。建康再以清涼挽之，明守亦勉其行，師不從。作偈送使者曰：「相煩專使入煙霞，灰冷無湯不點茶。寄語甬東賢太守，難教枯木再生花。」未幾而終。

石門易禪師法嗣

青原齊禪師

吉州青原齊禪師，福州陳氏子。二十八辭父兄，從雲蓋智禪師出家，執事首座。座一日秉拂罷，師問曰：「某聞首座所說，莫曉其義，伏望慈悲指示。」座諄諄誘之，使究無著說這箇法。踰兩日有省，以偈呈曰：「說法無如這箇親，十方刹海一微塵。若能於此明真理，大地何曾見一人。」座駭然，因語智度，偏扣諸方。後至石門，深蒙器可。出住青原僅一紀。示寂日，說偈遺衆曰：「昨夜三更過急灘，灘頭雲霧黑漫漫。一條拄杖為知己，擊碎千關與萬關。」

天衣法聽禪師

越州天衣法聽禪師，上堂：「幽室寒燈不假挑，虛空明月徹雲霄。要知日用常無間，烈焰光中發異苗。」因裝普賢大士，開光明次，師登梯，秉筆顧大衆曰：「道得即為下筆。」衆無對。師召侍者：「與老僧牢扶梯子。」遂點之。

尼佛通禪師

遂寧府香山尼佛通禪師，因誦蓮經有省，往見石門，乃曰：「成都喫不得也，遂寧喫不得也。」門拈拄

杖打出，通忽悟曰：「榮者自榮，謝者自謝。秋露春風，好不著便。」門拂袖歸方丈，師亦不顧而出。由此道俗景從，得法者衆。

淨因覺禪師法嗣

華嚴慧蘭禪師

東京華嚴真懿慧蘭禪師，上堂：「達磨大師，九年面壁。未開口已前，不妨令人疑著。却被神光座主一覷，脚手忙亂，便道：『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當時若有箇漢，腦後有照破古今底眼目，手中有截斷虛空底鉗鎚，纔見恁麼道，便與驀胷扭住，問他道：『一華五葉且拈放一邊，作麼生是你傳底法？』待伊開口，便與掀倒禪牀，直饒達磨全機，也倒退三千里。免見千古之下，負累兒孫。華嚴今日，豈可徒然？非唯重整頹綱，且要爲諸人雪屈。」遂拈拄杖横按，召大衆曰：「達磨大師向甚處去也？」擲拄杖，下座。上堂，拈拄杖曰：「靈山會上，喚作拈花。少室峯前，名爲得髓。從上古德，祇可傍觀。末代宗師，盡皆拱手。華嚴今日不可逐浪隨波，擬向萬仞峯前點出普天春色。會麼？髑髏無喜識，枯木有龍吟。」

天寧誧禪師法嗣

熊耳慈禪師

西京熊耳慈禪師，上堂：「般若無知，應緣而照。山僧今日撒屎撒尿，道邊放，那邊屙。東山西嶺笑呵呵。幸然一片清涼地，剛被熊峯染污他。染污他，莫啾唧，泥牛木馬盡呵叱。過犯彌天且莫論，再得清明又何日？還會麼？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大洪遂禪師法嗣

大洪慶顯禪師

隨州大洪慶顯禪師，僧問：「須菩提巖中宴坐，帝釋雨華。和尚新據洪峯，有何祥瑞？」師曰：「鐵牛耕破扶桑國，迸出金烏照海門。」曰：「未審是何宗旨？」師曰：「熨斗煎茶銚不同。」

大洪智禪師法嗣

天章樞禪師

越州天章樞禪師，上堂召大衆曰：「春將至，歲已暮。思量古往今來，祇是箇般調度。凝眸昔日家風，下足舊時岐路。勸君休莫莽鹵，眨上眉毛須薦取。東村王老笑呵呵，此道今人棄如土。」

靑原下十四世

長蘆了禪師法嗣

天童宗珏禪師

明州天童宗珏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十字街頭休斫額。」上堂：「劫前運步，世外橫身。妙契不可以意到，眞證不可以言傳。直得虛靜斂氣，白雲向寒巖而斷。靈光破暗，明月隨夜船而來。正恁麼時作麼生履踐？偏正不曾離本位，縱橫那涉語因緣。」

長蘆妙覺禪師

眞州長蘆妙覺慧悟禪師，上堂：「盡大地是箇解脫門，把手拽不肯入。雪峯老漢抑逼人作麼？旣到這裏，爲甚麼鼻孔在別人手裏？」良久曰：「貪觀天上月，失却手中橈。」僧問：「鴈過長空，影沉寒水。鴈無遺蹤之意，水無沉影之心。還端的也無？」師曰：「蘆花兩岸雪，江水一天秋。」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鴈過長空聻！」僧擬議，師曰：「靈利衲子。」

龜山義初禪師

福州龜山義初禪師，上堂：「久默斯要，不務速說。釋迦老子寐語作麼？我今爲汝保任，斯事終不

虛也。大似壓良爲賤。既不恁麼，畢竟如何？白雲籠嶽頂，翠色轉崔嵬。」

保寧興譽禪師

建康保寧興譽禪師，上堂：「步入道場，影涵宗鑑。粲粲星羅霽夜，英英花吐春時。木人密運化機，絲毫不爽。石女全提空印，文彩未彰。且道不一不異，無去無來，合作麼生體悉？的的縱橫皆妙用，阿儂元不異中來。」

北山法通禪師

真州北山法通禪師，上堂：「吞盡三世底，爲甚麼開口不得？照破四天下底，爲甚麼開眼不得？作麼生得十成通暢去。金針雙鎖備，叶露隱全該。」僧問：「斷言語，絕思惟處，乞師指示。」師曰：「滴水不人石。」

天童覺禪師法嗣

雪竇嗣宗禪師

明州雪竇聞庵嗣宗禪師，徽州陳氏子。幼業經圓具，依妙湛慧禪師。詰問次，釋然契悟。慧以麈尾拂付之。後謁宏智，蒙印可，其道愈尊。出住普照、善權、翠巖、雪竇。上堂：「人人有箇鼻孔，唯有普

權無鼻孔。爲甚麼無？二十年前被人擊落了也。人人有兩箇眼睛，唯有善權無眼睛。爲甚麼無？被人木槵子換了也。人人有箇髑髏，唯有善權無髑髏。爲甚麼無？借人作屎杓了也。」遂召大衆曰：「鼻孔又無，眼睛又無，髑髏又無。諸人還識善權麼？若也不識，是諸人埋沒善權。其或未然，更聽一頌，『澗底泥牛金貼面，山頭石女著真紅。繫驢橛上生芝草，不是雲靄香爐峯。』」上堂：「翠巖不是不說，祇爲無箇時節。今朝快便難逢，一句爲君剖決。露柱本是木頭，秤鎚祇是生鐵。諸人若到諸方，莫道山僧饒舌。」僧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沒却你鼻孔。」曰：「出水後如何？」師曰：「穿著你眼睛。」曰：「如何是正法眼？」師曰：「烏豆。」問：「如何是君？」師曰：「磨礱三尺劒，待斬不平人。」曰：「如何是臣？」師曰：「白雲閑不徹，流水太忙生。」曰：「如何是君臣道合？」師曰：「雲行雨施，月皎星輝。」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菱花未照前。」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團圝無少剩。」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徧界絕纖埃。」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韜鏃功前戲。」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十道不通耗。」問：「如何是轉功就位？」師曰：「撒手無依全體現，扁舟漁父宿蘆花。」曰：「如何是轉位就功？」師曰：「半夜嶺頭風月靜，一聲高樹老猿啼。」曰：「如何是功位齊彰？」師曰：「出門不踏來時路，滿目飛塵絕點埃。」曰：「如何是功位俱隱？」師曰：「泥牛飲盡澄潭月，石馬加鞭不轉頭。」師終于本山，塔全身寺之西南隅。

善權法智禪師

常州善權法智禪師，陝府柏氏子。壯於西京聖果寺祝髮。習華嚴，弃謁南陽謹，次參大洪智，踰十

年無所證。後於宏智言下豁然。出居善權，次遷金粟。上堂：「明月高懸未照前，雪眉人凭玉欄干。夜深雨過風雷息，客散雲樓酒椀乾。」上堂：「三界無法，何處求心？驚蛇入草，飛鳥出林。雨過山堂秋夜靜，市聲終不到孤岑。」

淨慈慧暉禪師

杭州淨慈自得慧暉禪師，會稽張氏子。幼依澄照道凝，染削進具。甫二十，扣真歇於長蘆，微有所證。旋里謁宏智，智舉「當明中有暗，不以暗相遇。當暗中有明，不以明相覩」問之，語不契。初夜定，回往聖僧前燒香，而宏智適至。師見之，頓明前話。次日入室，智舉「堪嗟去日顏如玉，却歎回時鬢似霜」詰之。師曰：「其入離，其出微。」自爾問答無滯，智許爲室中真子。紹興丁巳開法補陀，徙萬壽及吉祥、雪竇。淳熙三年，勑補淨慈。上堂：「朔風凜凜掃寒林，葉落歸根露赤心。萬派朝宗船到岸，六窗虛映芥投針。本成現，莫他尋，性地閑閑耀古今。戶外凍消春色動，四山渾作木龍吟。」上堂：「釋迦老子，窮理盡性，金口敷宣，一代時教。珠回玉轉，被人喚作拭不淨故紙。達磨祖師，以一乘法直指單傳，面壁九年，不立文字，被人喚作壁觀婆羅門。且道作麼生行履，免被傍人指注去？衲被蒙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上堂：「巢知風，穴知雨。甜者甜兮苦者苦。不須計較作思量，五五從來二十五。萬般施設到平常，此是叢林飽參句。諸人還委悉麼？野老不知堯舜力，鼕鼕打鼓祭江神。」上堂：「谷之神，樞之要。裏許旁參，回途得妙。雲雖動而常閑，月雖晦而彌照。賓主交參，正偏兼到。十洲春盡花凋殘，珊

瑚樹林日杲杲。」僧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昨夜三更星滿天。」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白雲籠嶽頂，終不露崔嵬。」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莫謂鯤鯨無羽翼，今日親從鳥道來。」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應無跡，用無痕。」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石人衫子破，大地沒人縫。」上堂：「皮膚脫落絕方隅，明了身心一物無。妙入道寰深靜處，玉人端馭白牛車。妙明田地，達者還稀。識情不到，唯證方知。白雲兒靈靈自照，青山父卓卓常存。機分頂後光，智契劫前眼。所以道新豐路兮峻仍鼓，新豐洞兮湛然沃。登者登兮不動搖，游者游兮莫忽速。亭堂雖有到人稀，林泉不長尋常木。諸禪德，向上一著尊貴難明。琉璃殿上不稱尊，翡翠簾前還合伴。正與麼時，針線貫通，真宗不墜。合作麼生施設？滿頭白髮離巖谷，半夜穿雲入市鄽。」上堂，舉傅大士法身頌云：「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雲門大師道，諸人東來西來，南來北來，各各騎一頭水牯牛來。然雖如是，千頭萬頭，秖要識取這一頭。」師曰：「雲門尋常乾爆爆地，錐劄不入到這裏，也解拖泥帶水。諸人秖今要見這一頭麼？天色稍寒，各自歸堂。」上堂，舉風幡話。師曰：「風幡動處著得箇眼，即是上座。風幡動處失却箇眼，即是風幡。其或未然。不是風幡不是心，衲僧徒自強錐針。巖房雨過昏煙淨，臥聽涼風生竹林。」七年秋，退歸雪竇。十年仲冬二十九日中夜，沐浴而逝。窆全身於明覺塔右。

瑞巖法恭禪師

明州瑞巖石窻法恭禪師，郡之奉化林氏子。於棲真院下髮受具，往延慶講下。一夕，誦法華至「父

母所生眼，悉見三千界」時，聞風刺椶櫚葉聲，忽然有省，并依天童，始明大旨。凡當世弘法者，悉往咨決。出住能仁光孝瑞巖。上堂：「春風楊柳眉，春禽弄百舌。一片祖師心，兩處俱漏泄。不動步還家，習漏頓消滅。暗投玉綫芒，曉貫金針穴。深固實幽遠，無人孰辨別。慚愧可憐生，頭頭皆合轍。不念阿彌陁，南無乾屎橛。無智癡人前，第一不得說。」上堂：「見得徹，用時親，相逢盡是箇中人。望空雨寶休誇富，無地容錐未是貧。踏著秤鎚硬似鐵，八兩元來是半斤。」上堂，舉「世尊生下，指天指地」公案，頌曰：「五天一隻蓬蒿箭，攪動支那百萬兵。不得雲門行正令，幾乎錯認定盤星。」

石門法真禪師

襄州石門清涼法真禪師，劒門人也。上堂：「柳色含煙，春光迥秀。一峯孤峻，萬卉爭芳。白雲淡泞已無心，滿目青山元不動。漁翁垂釣，一溪寒雪未曾消。野渡無人，萬古碧潭清似鏡。賓中有主，拄杖橫挑日月輪。主中有賓，踏破草鞋赤脚走。直得賓主互顯，殺活自由。理事混融，正偏不滯。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草。且道如何委悉？塵中雖有隱身術，爭似全身入帝鄉。」

光孝思徹禪師

明州光孝了堂思徹禪師，上堂：「羊頭車子推明月，没底船兒載曉風。一句頓超情量外，道無南北與西東。所以劫前消息，非口耳之所傳；格外真規，豈思量之能解？須知佛佛祖祖，了無一法與人。子

子孫孫，直下全身荷負。既已萬機寢削，自然一毫不留。湛湛之波，碧水冷涵於秋色。盈盈之照，霽天淨洗於冰輪。宛轉旁參，叶通兼帶夢手。推開玉户，翻身撥動機輪。正令纔行，又見一陽潛動。化工密運，俄驚三世變遷。雖則默爾無言，争柰燦然常說。無遷無變，今朝拈置一邊。有故有新，且道如何話會。諸人還委悉麼？羣陰消剝盡，來日是書雲。」

大洪法爲禪師

隨州大洪法爲禪師，天台鮑氏子。上堂：「法身無相，不可以音聲求。妙道亡言，豈可以文字會？縱使超佛越祖，猶落階梯。直饒說妙談玄，終挂唇齒。須是功勳不犯，影跡不留，枯木寒巖，更無津潤，幻人木馬，情識皆空，方能垂手入鄽，轉身異類。不見道，無漏國中留不住，却來烟塢卧寒沙。」

長蘆琳禪師

真州長蘆琳禪師，上堂拈拄杖曰：「其宗也離心意識，其旨也超去來今。離心意識，故品萬類不見差殊。超去來今，故盡十方更無滲漏。當頭不犯，徹底無依。悟向眹兆未生已前，用在功勳不犯之處。平常活計，不用躊躕。擬議之間，即没交涉。」

大洪預禪師法嗣

惠力悟禪師

臨江軍慧力悟禪師，上堂：「一切聲，是佛聲，簷前雨滴響泠泠。一切色，是佛色，覿面相呈諱不得。便恁麼，若爲明，碧天雲外月華清。」

雪峯慧深首座

福州雪峯慧深首座，示衆：「未得入頭應切切，入頭已得須教徹。雖然得入本無無，莫守無無無間歇。」大洪聞之，乃曰：「深兄說禪若此，惜福緣不勝耳。」一日普說罷，揮偈辭衆，以筆一拍而化。

天封歸禪師法嗣

東林通理禪師

江州東林通理禪師，上堂：「峯頭駕鐵船，三更日輪杲。心閑不自明，落葉知誰掃？等閑摘箇鄭州梨，放手元是青州棗。」

天衣聰禪師法嗣

慧日法安禪師

蘇州慧日法安禪師，本郡人。僧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狗走抖擻口。」曰：「意旨如何？」師曰：「猴愁摟擻頭。」

護國欽禪師

溫州護國欽禪師，上堂：「有句無句，明來暗去。活捉生擒，捷書露布。如藤倚樹，物以類聚。海外人參，蜀中綿附。樹倒藤枯，切忌名模。句歸何處，囌嚧囌嚧。呵呵大笑，破鏡不照。大地茫茫，一任踍跳。」

吉祥元實禪師

無爲軍吉祥元實禪師，高郵人。自到天衣，蚤夜精勤，脇不至席。一日，偶失笑喧衆，衣擯之。中夜宿田里，覩星月粲然，有省。曉歸趨方丈，衣見乃問：「洞山五位君臣，如何話會？」師曰：「我這裏一位也無。」衣令參堂，謂侍僧曰：「這漢却有箇見處，柰不識宗旨何？」入室次，衣預令行者五人，分序而立。師至俱召，實上座。師於是密契奧旨。述偈曰：「一位纔彰五位分，君臣叶處紫雲屯。夜明簾卷無私照，金殿重重顯至尊。」衣稱善，後住吉祥。

投子道宣禪師

舒州投子道宣禪師，久侍天衣，無所契。衣叱之，師忘寢食者月餘。一夕，聞巡更鈴聲，忽猛省曰：「住！住！一聲直透青霄路，寒潭月皎有誰知，泥牛觸折珊瑚樹。」衣聞，命職藏司。住後，凡有所問，以拂子作摇鈴勢。

靑原下十五世

天童珏禪師法嗣

雪竇智鑒禪師

明州雪竇智鑒禪師，滁州吳氏子。兒時母與洗手瘍，因曰：「是甚麽？」對曰：「我手似佛手。」長失恃，依眞歇於長蘆。大休首衆即器之。後遯象山，百怪不能惑。深夜開悟，求證於延壽，然後見大休。住後，上堂：「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一夜落花雨，滿城流水香。」

善權智禪師法嗣

超化藻禪師

越州超化藻禪師，開爐上堂：「雪滿寒牕，燒盡丹霞木佛。氷交野渡，凍殺陜府鐵牛。直得寒灰發燄，片雪不留。任運縱横，現成受用。諸禪德要會麽？衲帔蒙頭坐，冷煖了無知。」

雪竇宗禪師法嗣

廣福道勤禪師

泰州廣福徹庵道勤禪師，本郡俞氏子。上堂，擧：「僧問同安：『如何是和尚家風？』同安曰：『金雞抱子歸霄漢，玉兎懷胎入紫微。』曰：『忽遇客來，將何祇待？』同安曰：『金果早朝猿摘去，玉華晚後鳳銜來。』」師曰：「廣福即不然。有問『如何是和尚家風？』『祇向他道，翠竹叢邊歌欸乃，碧巖深處卧烟蘿。』『忽遇客來，將何祇待？』『没底籃兒盛皓月，無心盌子貯清風。』」

五燈會元卷第十五

青原下六世

雪峰存禪師法嗣

雲門文偃禪師

韶州雲門山光奉院文偃禪師，嘉興人也。姓張氏，幼依空王寺志澄律師出家。敏質生知，慧辯天縱。及長，落髮稟具於毗陵壇，侍澄數年，探窮律部。以己事未明，往參睦州。州纔見來，便閉却門。師乃扣門，州曰：「誰？」師曰：「某甲。」州曰：「作甚麼？」師曰：「己事未明，乞師指示。」州開門一見便閉却。師如是連三日扣門，至第三日，州開門，師乃拶入，州便擒住曰：「道！道！」師擬議，州便推出曰：「秦時轆轢鑽。」遂掩門，損師一足。師從此悟入。州指見雪峰，師到雪峰莊，見一僧迺問：「上座今日上山去那？」僧曰：「是。」師曰：「寄一則因緣，問堂頭和尚，祇是不得道是別人語。」僧曰：「得。」師曰：「上座到山中見和尚上堂，衆纔集便出，握腕立地曰：『這老漢項上鐵枷，何不脫却？』」其僧一依師教。雪峰見這僧與麼道，便下座攔胸把住曰：「速道！速道！」僧無對。峰拓開曰：「不是汝語。」僧曰：「是某甲語。」峰曰：「侍者將繩棒來。」僧曰：「不是某語，是莊上一浙中上座教某甲來道。」峰曰：「大衆去莊上迎取五百

人善知識來。」師次日上雪峰，峰纔見便曰：「因甚麼得到與麼地！」師乃低頭，從玆契合。温研積稔，密以宗印授焉。

師出嶺，徧謁諸方，覈窮殊軌，鋒辯險絶，世所盛聞。後抵靈樹，冥符知聖禪師接首座之説。初，知聖住靈樹二十年，不請首座。常云：「我首座生也，我首座牧牛也，我首座行脚也。」一日，令擊鐘三門外接首座。衆出迓，師果至。直請入首座寮，解包。人天眼目見靈樹章。後廣主命師出世靈樹。開堂日，主親臨曰：「弟子請益。」師曰：「目前無異路。」法眼別云：「不可無益於人。」師乃曰：「莫道今日謾諸人好！抑不得已向諸人前作一場狼籍。忽遇明眼人，見成一場笑具，如今避不得也。且問你諸人從上來有甚事？欠少甚麼？向你道無事，已是相埋没也。雖然如是，也須到這田地始得。亦莫趁口快亂問，自己心裏黑漫漫地。明朝後日，大有事在。你若根思遲回，且向古人建化門庭東覷西覷，看是箇甚麼道理？你欲得會麼？都緣是你自家無量劫來妄想濃厚，一期聞人説著，便生疑心。問佛問法，問向上向下，求覓解會，轉没交涉。擬心卽差，況復有言有句，莫是不擬心是麼？莫錯會好。更有甚麼事？珍重！」

上堂：「我事不獲已，向你諸人道，直下無事，早是相埋没了也。更欲踏步向前，尋言逐句，求覓解會。千差萬別，廣設問難。贏得一場口滑，去道轉遠，有甚麼休歇時？此事若在言語上，三乘十二分教豈是無言語？因甚麼更道教外別傳？若從學解機智得，祇如十地聖人，説法如雲如雨，猶被呵責，見性如隔羅縠。以此故知一切有心，天地懸殊。雖然如此，若是得底人，道火不能燒口，終日説事，未嘗挂著唇齒，未嘗道著一字。終日著衣喫飯，未嘗觸著一粒米，挂一縷絲。雖然如此，猶是門庭之説也。須

是實得恁麼，始得。若約衲僧門下，句裏呈機，徒勞佇思。直饒一句下承當得，猶是瞌睡漢。」時有僧問：「如何是一句？」師曰：「舉。」上堂：「三乘十二分教，橫說豎說，天下老和尚縱橫十字說，與我拈針鋒許說底道理來，看恁麼道，早是作死馬醫。雖然如此，且有幾箇到此境界。不敢望汝言中有響，句裏藏鋒，瞬目千差，風恬浪靜。伏惟尚饗！」僧來參，師乃拈起袈裟曰：「汝若道得，落我袈裟圈襀裏。汝若道不得，又在鬼窟裏，坐作麼生？」自代曰：「某甲無氣力。」師一日打椎曰：「妙喜世界百雜碎，拓鉢向湖南城裏喫粥飯去來。」

上堂：「諸兄弟盡是諸方參尋知識，決擇生死，到處豈無尊宿垂慈方便之詞？還有透不得底句麼，出來舉看，待老漢與你大家商量。有麼有麼？」時有僧出，擬伸問次，師曰：「去去西天路，迢迢十萬餘。」便下座。舉：「世尊初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師曰：「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却貴圖天下太平。」師在文德殿赴齋，有鞠常侍問：「靈樹果子熟也未？」師曰：「甚麼年中得信道生。」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山河大地。」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釋迦老子在西天，文殊菩薩居東土。」問：「如何是雲門山？」師曰：「庚峰定穴。」問：「如何是大修行人？」師曰：「一榼在手。」上堂，因聞鐘聲，乃曰：「世界與麼廣闊，爲甚麼鐘聲披七條？」問：「一生積惡不知善，一生積善不知惡。此意如何？」師曰：「燭。」問：「如何是和尚非時爲人一句？」師曰：「早朝牽犁，晚間拽杷。」舉雪峰云：「三世諸佛向火燄上轉大法輪。」師曰：「火燄爲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

上堂：「舉一則語，教汝直下承當，早是撒屎著汝頭上也。直饒拈一毫頭盡大地，一時明得，也是剜肉作瘡。雖然如此，汝亦須是實到這箇田地，始得。若未切，不得掠虛，却須退步向自己根脚下推尋，看是箇甚麼道理？實無絲毫許與汝作解會，與汝作疑惑。况汝等各各當人有一段事，大用現前，更不煩汝一毫頭氣力，便與祖佛無別。自是汝諸人信根淺薄，惡業濃厚，突然起得許多頭角，擔鉢囊，千鄉萬里受屈作麼？且汝諸人有甚麼不足處？大丈夫漢阿誰無分，獨自承當，得猶不著，便不可受人欺謾，取人處分。纔見老和尚開口，便好把特石驀口塞，便是屎上青蠅相似，鬭唼將去，三箇五箇，聚頭商量，苦屈兄弟。古德一期爲汝諸人不奈何，所以方便，垂一言半句，通汝入路。知是般事拈放一邊，自著些子筋骨。豈不是有少許相親處？快與快與，時不待人。出息不保入息，更有甚麼身心別處閑用？切須在意。珍重！」

上堂：「盡乾坤一時將來著汝眼睫上，你諸人聞恁麼道，不敢望你出來，性燥把老漢打一摑，且緩緩子細看，是有是無，是箇甚麼道理，直饒你向這裏明得。若遇衲僧門下，好槌折脚，若是箇人聞說道甚麼處，有老宿出世，便好驀面唾污我耳目。汝若不是箇手脚，纔聞人舉，便承當得，早落第二機也。汝不看他德山和尚纔見僧入門，拽杖便趁，睦州和尚纔見僧入門來，便云見成公案，放汝三十棒。自餘之輩，合作麼生？若是一般掠虛漢，食人涎唾，記得一堆一擔骨董，到處馳騁。驢唇馬嘴，誇我解問十轉五轉話。饒你從朝問到夜，論劫恁麼還曾夢見麼？甚麼處是與人著力處？似這般底，有人屈衲僧齋，也道得飯喫，有甚堪共語處？他日閻羅王面前，不取汝口解說。諸兄弟若是得底人，他家依衆遣

日。若也未得，切莫容易過時，大須子細。古人大有葛藤相爲處，祇如雪峰道，盡大地是汝自己；夾山道，百草頭上薦取老僧，鬧市裏識取天子；洛浦云，一塵纔起，大地全收，一毛頭師子全身，總是汝把取翻覆思量，看日久歲深，自然有箇入路。此事無汝替代處，莫非各在當人分上。老和尚出世，祇爲汝證明。汝若有少許來由，亦昧汝不得。若實未得方便，撥汝卽不可。兄弟一等是踏破草鞋，抛却師長父母行脚，直須著些子精彩始得。若未有箇入頭處，遇著本色齩豬狗手脚，不惜性命，入泥入水相爲。有可齩嚼，眨上眉毛，高挂鉢囊，拗折拄杖。十年二十年，辦取徹頭，莫愁不成辦。直是今生不得徹頭，來生亦不失人身。向此門中亦乃省力，不虛孤負平生，亦不孤負師長父母、十方施主。直須在意，莫空遊州獵縣，横擔拄杖，一千里二千里，走這邊經冬，那邊過夏，好山好水堪取。性多齋供，易得衣鉢，苦屈苦屈，圖他一粒米，失却半年糧。如此行脚，有甚麽利益？信心檀越，把菜粒米，作麽生消得？直須自看，無人替代。時不待人，忽然一日眼光落地，到前頭將甚麽抵擬？莫一似落湯螃蠏，手脚忙亂，無汝掠虛說大話處。莫將等閑空過時光，一失人身，萬劫不復。不是小事，莫據目前。俗人尚道：『朝聞道，夕死可矣。』況我沙門，合履踐箇甚麽事？大須努力，珍重！」

僧問靈樹：「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樹默然遷化。後門人立行狀碑，欲入此語。問師曰：「先師默然處如何上碑？」師對曰：「師上堂，佛法也太煞有，祇是舌頭短。」良久曰：「長也。」普請般柴次，師遂拈一片抛下曰：「一大藏教，祇說這箇。」見僧量米次，問：「米籮裏有多少達磨眼睛？」僧無對。師代曰：「斗量不盡。」上堂：「人人自有光明在，看時不見暗昏昏，作麽生是諸人自己光明？」自代曰：「廚庫三門。」又

曰：「好事不如無。」示衆：「古德道，藥病相治，盡大地是藥，那箇是你自己？」乃曰：「遇賤卽貴。」僧曰：「乞師指示。」師拍手一下，拈拄杖曰：「接取拄杖子。」僧接得，拗作兩橛。師曰：「直饒恁麼，也好與三十棒。」上堂：「一言纔舉，千車同轍。該括微塵，猶是化門之說。若是衲僧，合作麼生？若將佛意祖意，道裏商量，曹溪一路平沉，還有人道得麼？道得底出來。」僧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曰：「餬餅。」曰：「這裏有甚麼交涉？」師曰：「灼然！有甚麼交涉。」乃曰：「汝等諸人沒可作了，見人道著祖意，便問超佛越祖之談。汝且喚甚麼作佛，喚甚麼作祖？且說超佛越祖底道理看。問箇出三界，汝把將三界來，看有甚麼見聞覺知隔礙著汝？有甚麼聲塵色法與汝可了，了箇甚麼椀？以那箇爲差殊之見？他古聖不奈何，橫身爲物，道箇舉體全真，物物覿體不可得。我向汝道，直下有甚麼事，早是相埋沒了也。汝若實未有人頭處，且獨自參詳，除卻著衣喫飯，屙屎送尿，更有甚麼事？無端起得如許多般妄想作甚麼？更有一般底如等閑相似，聚頭學得箇古人話路，識性記持，妄想卜度，道我會佛法了也。祇管說葛藤，取性過時，更嫌不稱意。千鄉萬里，拋卻父母師長，作這去就，這般打野榸漢，有甚麼死急。行腳去。」以拄杖趁下。

上堂：「故知時運澆漓，代干像季，近日師僧北去言禮文殊，南去謂遊衡嶽，恁麼行腳，名字比丘，徒消信施。苦哉！苦哉！問著黑漆相似，祇管取性過時。設有三箇兩箇狂學多聞，記持話路，到處覓相似語句，印可老宿，輕忽上流，作薄福業，他日閻羅王釘釘之時，莫道無人向你說。若是初心後學，直須擺動精神，莫空記人說處，多虛不如少實，向後祇是自賺。有甚麼事，近前。」上堂，衆集，師以拄杖指

面前曰：「乾坤大地微塵，諸佛總在裏許爭佛法，覓勝負，還有人諫得麼？若無人諫得，待老漢與你諫看。」僧曰：「請和尚諫。」師曰：「這野狐精。」上堂拈拄杖曰：「天親菩薩無端變作一條楖栗杖。」乃畫一畫曰：「塵沙諸佛盡在這裏葛藤。」便下座。上堂：「我看汝諸人，二三機中尚不能搆得，空披衲衣何益？汝還會麼？我與汝註破，久後到諸方，若見老宿舉一指，竪一拂子，云是禪是道？拽拄杖打破頭便行。若不如此，盡落天魔眷屬，壞滅吾宗。汝若實不會，且向葛藤社裏看。我尋常向汝道，微塵剎土中，三世諸佛，西天二十八祖，唐土六祖，盡在拄杖頭上說法。神通變現，聲應十方，一任縱横。汝還會麼？若不會，且莫掠虛。然雖如此，且諦當實見，也未直饒到此田地，也未夢見衲僧沙彌在。三家村裏，不逢一人。」驀拈拄杖畫一畫，曰：「總在這裏。」又畫一畫曰：「總從這裏出去也。珍重！」

師一日以手入木師子口，叫曰：「齩殺我也，相救！」（歸宗柔代云：「和尚出手太殺。」）上堂：「聞聲悟道，見色明心。」遂舉起手曰：「觀世音菩薩，將錢買餬餅。」放下手曰：「元來祇是饅頭。」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拈燈籠向佛殿裏，將三門來燈籠上，作麼生？」自代曰：「逐物意移。」又曰：「雲起雷興。」示衆曰：「十五日已前不問汝，十五日已後道將一句來。」衆無對。自代曰：「日日是好日。」上堂，拈拄杖曰：「凡夫實謂之有，二乘析謂之無，圓覺謂之幻有，菩薩當體即空。衲僧家見拄杖便喚作拄杖。行但行，坐但坐，不得動著。」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春來草自青。」問：「新到甚處人？」曰：「新羅。」師曰：「將甚麼過海？」曰：「草賊大敗。」師引手曰：「爲甚麼在我這裏？」曰：「恰是。」師曰：「一任踍跳。」僧無對。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家家觀世音。」曰：「見後如何？」師曰：「火裏蝍蟟

吞大蟲。」問：「如何是雲門一曲？」師曰：「臘月二十五。」曰：「唱者如何？」師曰：「且緩緩。」問：「如何是雪嶺泥牛吼？」師曰：「山河走。」曰：「如何是雲門木馬嘶？」師曰：「天地黑。」問：「從上來事，請師提綱。」師曰：「朝看東南，暮看西北。」曰：「便恁麼會時如何？」師曰：「東家點燈，西家暗坐。」問：「十二時中，如何即得不空過？」師曰：「向甚麼處著此一問？」曰：「學人不會，請師舉。」師曰：「將筆硯來。」僧乃取筆硯來，師作一頌曰：「舉不顧，即差互。擬思量，何劫悟？」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遊山翫水。」曰：「如何是和尚自己？」師曰：「賴遇維那不在。」問：「一口吞盡時如何？」師曰：「我在你肚裏。」曰：「和尚爲甚麼在學人肚裏？」師曰：「還我話頭來。」問：「如何是道？」師曰：「去。」曰：「學人不會，請師道。」師曰：「闍黎公驗分明，何在重判？」問：「生死到來，如何排遣？」師展手曰：「還我生死來。」問：「父母不聽，不得出家，如何得出家？」師曰：「淺。」曰：「學人不會。」師曰：「深。」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怕我不知。」問：「萬機喪盡時如何？」師曰：「與我拈佛殿來，與汝商量。」曰：「豈關他事？」師喝曰：「這掠虛漢！」

問：「樹凋葉落時如何？」師曰：「體露金風。」問：「如何是佛？」師曰：「乾屎橛。」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東山水上行。」問：「古人面壁，意旨如何？」師曰：「念七。」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日裏看山。」師問僧：「近離甚麼處？」曰：「南嶽。」師曰：「我不曾與人葛藤。近前來！」僧近前，師曰：「去。」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有讀書人來報。」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北斗裏藏身。」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久雨不晴。」又曰：「粥飯氣。」問：「承古有言，牛頭橫說豎說，猶未知有向上關棙子。如何是向上關棙子？」師曰：「東山西嶺青。」問：「如何是端坐念實相？」師曰：「河裏失錢河裏

攙。」上堂：「函蓋乾坤，目機銖兩，不涉世緣。作麼生承當？」衆無對。自代曰：「一鏃破三關。」僧問：「如何是雲門劍？」師曰：「祖。」問：「如何是玄中的？」師曰：「堊。」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骼。」又曰：「胔。」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普。」問：「如何是啐啄機？」師曰：「響。」問：「如何是雲門一路？」師曰：「親。」問：「殺父殺母，向佛前懺悔。殺佛殺祖，向甚麼處懺悔？」師曰：「露。」問：「鑿壁偷光時如何？」師曰：「恰。」問：「三身中那身說法？」師曰：「要。」問：「承古有言，了卽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償宿債。未審二祖是了未了？」師曰：「確。」師垂語曰：「會佛法如河沙，百草頭上道將一句來？」自代云：「俱。」僧問：「如何是一代時教？」師曰：「對一說。」問：「不是目前機，亦非目前事時如何？」師曰：「倒一說。」問：「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向上與汝道卽不難，作麼生會法身？」曰：「請和尚鑒。」師曰：「鑒卽且置，作麼生會法身？」曰：「與麼與麼。」師曰：「這箇是長連牀上學得底，我且問你，法身還解喫飯麼？」僧無對。

師問嶺中順維那：「古人豎起拂子，放下拂子，意旨如何？」順曰：「拂前見，拂後見。」師曰：「如是，如是。」師後却舉問僧：「汝道當初諾伊，不諾伊？」僧無對。師曰：「可知禮也。」問：「僧甚處來？」曰：「禮塔來。」師曰：「謾我。」曰：「實禮塔來。」師曰：「五戒也不持。」師嘗舉馬太師道：「一切語言是提婆宗，以這箇爲主。」乃曰：「好語，秖是無人問我。」時有僧問：「如何是提婆宗？」師曰：「西天九十六種，你是最下種。」問僧：「近離甚處？」曰：「西禪。」師曰：「西禪近日有何言句？」僧展兩手，師打一掌。僧曰：「某甲話在。」師却展兩手，僧無語，師又打。師舉臨濟三句語問塔主：「秖如塔中和尚得第幾句？」主無對。師曰：「你問我。」主便問，師曰：「不快卽道。」主曰：「作麼生是不快卽道？」師曰：「一不成，二不是。」問直

歲：「甚處去來？」曰：「刈茆來。」師曰：「刈得幾箇祖師？」曰：「三百箇。」師曰：「朝打三千，暮打八百。東家杓柄長，西家杓柄短。又作麼生？」歲無語，師便打。僧問：「秋初夏末，前程若有人問，作麼生祇對？」師曰：「大衆退後。」曰：「未審過在甚麼處？」師曰：「還我九十日飯錢來。」有講僧參經時，乃曰：「未到雲門時，恰似初生月。及乎到後，曲彎彎地。」師得知乃召問：「是你道否？」曰：「是。」師曰：「甚好。吾問汝：作麼生是初生月？」僧乃斫額作望月勢。師曰：「你如此，已後失却目在。」僧經旬日復來，師又問：「你還會也未？」曰：「未會。」師曰：「你問我。」僧便問：「如何是初生月？」師曰：「曲彎彎地。」僧罔措，後果然失目。

上堂：「諸和尚子莫妄想，天是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良久曰：「與我拈案山來。」僧便問：「學人見山是山、水是水時如何？」師曰：「三門爲甚麼騎佛殿，從這裏過？」曰：「恁麼則不妄想去也。」師曰：「還我話頭來。」上堂：「你若不相當，且覓箇入頭處。微塵諸佛在你舌頭上，三藏聖教在你脚跟底。不如悟去好！還有悟得底麼？出來對衆道看。」示衆：「盡十方世界，乾坤大地」，以拄杖畫云：「百雜碎。三乘十二分教，達磨西來，放過卽不可；若不放過，不消一喝。」示衆：「真空不壞有，真空不異色。」僧便問：「作麼生是真空？」師曰：「還聞鐘聲麼？」曰：「此是鐘聲。」師曰：「驢年夢見麼？」上堂：「平地上死人無數，過得荊蕀林者是好手。」時有僧出，曰：「與麼，則堂中第一座有長處也。」師曰：「蘇嚕蘇嚕。」瑫長老舉菩薩手中赤幡，問師：「作麼生？」師曰：「你是無禮漢。」瑫曰：「作麼生無禮？」師曰：「是你外道奴也作不得。」僧問：「佛法如水中月，是否？」師曰：「清波無透路。」曰：「和尚從何得？」師曰：「再

問復何來?」曰:「正與麼時如何?」師曰:「重疊關山路。」上堂,拈拄杖曰:「拄杖子化爲龍,吞却乾坤了也。山河大地,甚處得來?」師有偈曰:「不露風骨句,未語先分付。進步口喃喃,知君大罔措。」示衆:「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有僧問:「如何是大用現前?」師拈起拄杖,高聲唱曰:「釋迦老子來也!」

上堂:「要識祖師麼?」以拄杖指曰:「祖師在你頭上踍跳。要識祖師眼睛麼?在你脚跟下。」又曰:「這箇是祭鬼神茶飯。雖然如此,鬼神也無厭足。」示衆:「一人因說得悟,一人因喚得悟,一人聞舉便回去。你道便回去意作麼生?」復曰:「也好與三十棒。」上堂:「光不透脫,有兩般病。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是一。又透得一切法空,隱隱地似有箇物相似,亦是光不透脫。又法身亦有兩般病,得到法身,爲法執不忘,己見猶存,坐在法身邊是一。直饒透得法身去,放過卽不可。子細點檢將來,有甚麼氣息,亦是病。」問僧:「光明寂照遍河沙,豈不是張拙秀才語?」曰:「是。」師曰:「話墮也。」僧問:「如何是法身?」師曰:「六不收。」問:「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師曰:「須彌山。」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花藥欄。」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金毛師子。」問:「如何是塵塵三昧?」師曰:「鉢裏飯,桶裏水。」問:「一言道盡時如何?」師曰:「裂破。」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面南看北斗。」問:「一切智通無障礙時如何?」師曰:「掃地潑水相公來。」

師到天童,童曰:「你還定當得麼?」師曰:「和尚道甚麼?」童曰:「不會則目前包裹。」師曰:「會則目前包裹。」師到曹山,見示衆云:「諸方盡把格則,何不與他道却,令他不疑去。」師問:「密密處爲甚麼不知有?」山曰:「祇爲密密,所以不知有。」師曰:「此人如何親近?」山曰:「莫向密密處親近。」師曰:「不向

密密處親近時如何？」山曰：「始解親近。」師應「喏喏。」師到鵝湖，聞上堂曰：「莫道未了底人，長時浮逼逼地，設使了得底，明明得知有去處，尚乃浮逼逼地。」師下問首座：「適〔一〕來和尚意作麽生？」曰：「浮逼逼地。」師曰：「首座久在此住，頭白齒黃，作這箇語話？」曰：「上座又作麽生？」師曰：「要道即得，見即便見。若不見，莫亂道。」曰：「祇如道浮逼逼地，又作麽生？」師曰：「頭上著枷，脚下著杻。」曰：「與麽則無佛法也。」師曰：「此是文殊普賢大人境界。」僧舉灌溪上堂，曰：「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淨躶躶，赤灑灑，沒可把。」師曰：「舉即易，出也大難。」曰：「上座不肯和尚與麽道那？」師曰：「你適來與麽舉那！」曰：「是。」師曰：「你驢年夢見灌溪？」曰：「某甲話在。」師曰：「我問你，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你道大梵天王與帝釋天商量甚麽事？」曰：「豈干他事！」師喝曰：「逐隊喫飯漢。」

師到江州，有陳尚書者請齋。纔見便問：「儒書中即不問，三乘十二分教自有座主，作麽生是衲僧行脚事？」師曰：「曾問幾人來？」書曰：「即今問上座。」師曰：「即今且置，作麽生是教意？」書曰：「黃卷赤軸。」師曰：「這箇是文字語言，作麽生是教意？」書曰：「口欲談而辭喪，心欲緣而慮忘。」師曰：「口欲談而辭喪，爲對有言。心欲緣而慮忘，爲對妄想。作麽生是教意？」書無語。師曰：「見說尚書看法華經，是否？」書曰：「是。」師曰：「經中道，一切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且道非非想天，有幾人退位？」書無語。師曰：「尚書且莫草草。三經五論，師僧抛却，特入叢林。十年二十年，尚不奈何。尚書又爭得會？」書禮拜曰：「某甲罪過。」師唱道：「靈樹雲門，凡三十載。機緣語句，備載廣録。」以乾和七年己酉四

〔一〕適，原誤作「道」，今改。

月十日，順寂。塔全身於方丈。後十七載，示夢阮紹莊曰：「與吾寄語秀華宮使特進李托，奏請開塔。」遂致奉勑迎請內庭供養，逾月方還。因改寺爲大覺，謚大慈雲匡真弘明禪師

青原下七世

雲門偃禪師法嗣

白雲子祥禪師

韶州白雲子祥實性大師，初住慈光院，廣主召入府說法。時有僧問：「覺華纔綻，正遇明時。不昧宗風，乞師方便。」師曰：「我王有令。」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不別。」曰：「恁麼則同也。」師曰：「不妨領話。」問：「諸佛出世，普徧大千。白雲一會，如何舉揚？」師曰：「賺却幾人來？」曰：「恁麼則四衆何依？」師曰：「沒交涉。」問：「卽心卽佛，示誨之辭。不涉前言，如何指教？」師曰：「東西且置，南北作麼生？」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石橋那畔有，這邊無。會麼？」曰：「不會。」師曰：「且作丁公吟。」問：「衣到六祖，爲甚麼不傳？」師曰：「海晏河清。」問：「從上宗乘，如何舉揚？」師曰：「今日未喫茶。」上堂：「諸人會麼？但向街頭市尾、屠兒魁劊、地獄鑊湯處會取？若恁麼會得，堪與人天爲師。若向衲僧門下，天地懸殊。更有一般底，祇向長連牀上作好人去。汝道此兩般人，那箇有長處？無事，珍重！」問僧：「甚麼處來？」曰：「雲門來。」師曰：「裏許有多少水牛？」曰：「一箇兩箇。」師曰：「好水牯。」問僧：「不壞假名，

而談實相。作麼生？」僧指倚子曰：「這箇是倚子。」師以手撥倚曰：「與我將鞋袋來。」僧無對。師曰：「這虛頭漢。」雲門聞，乃云：「須是我祥兄始得。」師將示滅，白衆曰：「某甲雖提祖印，未盡其中事。諸仁者且道其中事作麼生？莫是無邊中間內外已否？若如是會，卽大地如鋪沙。」良久曰：「去此卽他方相見。」言訖而寂。

德山緣密禪師

鼎州德山緣密圓明禪師，上堂：「僧堂前事，時人知有。佛殿後事作麼生？」上堂：「我有三句語示汝諸人：一句函蓋乾坤，一句截斷衆流，一句隨波逐浪。作麼生辨？若辨得出，有參學分；若辨不出，長安路上輥輥地。」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三尺杖子攪黃河。」問：「百花未發時如何？」師曰：「黃河渾底流。」曰：「發後如何？」師曰：「幡竿頭指天。」問：「不犯辭鋒時如何？」師曰：「天台南嶽。」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江西湖南。」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河裏盡是木頭船。」曰：「出世後如何？」師曰：「這頭蹋著那頭掀。」上堂：「與麼來者，現成公案。不與麼來者，垛生招箭。摠不與麼來者，徐六擔板，迅速鋒鋩，猶是鈍漢。萬里無雲，青天猶在。」上堂：「但參活句，莫參死句。活句下薦得，永劫無滯。一塵一佛國，一葉一釋迦，是死句。揚眉瞬目，舉指竪拂，是死句。山河大地，更無誵訛，是死句。」時有僧問：「如何是活句？」師曰：「波斯仰面看。」曰：「恁麼則不謬去也。」師便打。上堂，舉臨濟示衆曰：「恁麼來者，恰似失却。不恁麼來者，無繩自縛。十二時中，莫亂斟酌。會與不會，都盧是錯。分明與麼道，一任天下人貶剝。」師曰：「古鏡闊一丈，屋梁長三尺。是汝鉢盂鐼子闊多少？」上堂：「俱胝和尚，凡有

扣問，祇竪一指。寒則普天寒，熱則普天熱。」僧問：「己事未明，如何辨得？」師曰：「須彌山頂上。」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脚下水淺深。」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千年松倒挂。」曰：「來後如何？」師曰：「金剛努起拳。」問：「師未出世時如何？」師曰：「佛殿正南開。」曰：「出世後如何？」師曰：「白雲山上起。」曰：「出與未出，還分不分？」師曰：「靜處薩婆訶。」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問：「如何是應用之機？」師喝，僧曰：「祇這箇，爲復別有？」師便打。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師曰：「黑地打破甕。」僧退步，師便打。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猢猻繫露柱。」曰：「出世後如何？」師曰：「猢猻入布袋。」問：「文殊與維摩對談何事？」師曰：「并汝三人，無繩自縛。」問：「如何是佛？」師曰：「滿目荒榛。」曰：「學人不會。」師曰：「勞而無功。」問：「盡大地致一問，不得時如何？」師曰：「話墮也。」曰：「大衆總見。」師便打。問：「無蹤無跡是甚麼人行履？」師曰：「偷牛賊。」問：「羺羊未挂角時如何？」師曰：「獵屎狗。」曰：「挂後如何？」師曰：「獵屎狗。」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秋來黃葉落。」曰：「見後如何？」師曰：「春來草自青。」

巴陵顥鑒禪師

岳州巴陵新開院顥鑒禪師，初到雲門，門曰：「雪峰和尚道，開却門達磨來也。我問你作麼生？」師曰：「築著和尚鼻孔。」門曰：「地神惡發，把須彌山一擲踍跳上梵天，拶破帝釋鼻孔，你爲甚麼向日本國裏藏身？」師曰：「和尚莫瞞人好。」門曰：「築著老僧鼻孔，又作麼生？」師無語。門曰：「將知你祇是學語

之流。」師住後，更不作法嗣書，祇將三轉語上雲門。僧問：「如何是道？」師曰：「明眼人落井。」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珊瑚枝枝撐著月。」問：「如何是提婆宗？」師曰：「銀椀裏盛雪。」門曰：「他後老僧忌日，祇消舉此三轉語，足以報恩。」自後忌辰，果如所囑。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雞寒上樹，鴨寒下水。」問：「三乘十二分教卽不疑，如何是宗門中事？」師曰：「不是衲僧分上事。」曰：「如何是衲僧分上事？」師曰：「貪觀白浪，失却手橈。」問僧：「遊山來，爲佛法來？」曰：「清平世界，說甚麼佛法？」師曰：「好箇無事禪客。」曰：「早是多事了也。」師曰：「上座去年在此過夏了。」曰：「不曾。」師曰：「與麼，則先來不相識。」下去，師將拂子遺僧。僧曰：「本來清淨，用拂子作甚麼？」師曰：「旣知清淨，切勿忘却。」

梁山觀別云：「也須拂却。」

雙泉師寬禪師

隨州雙泉山師寬明教禪師，上堂，舉拂子曰：「這箇接中下之人。」時有僧問：「上上人來時如何？」師曰：「打鼓爲三軍。」問：「向上宗乘如何舉唱？」師曰：「不敢。」曰：「恁麼則含生有望？」師曰：「脚下水深淺？」問：「凡有言句，盡落有無，不落有無時如何？」師曰：「東弗于逮。」曰：「這箇猶落有無？」師曰：「支過靈山西。」僧問洞山初和尚：「如何是佛？」山曰：「麻三斤。」師聞之，乃曰：「向南有竹，向北有木。」問：「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時如何？」師曰：「不入這箇野狐羣隊。」問：「如何是定？」師曰：「鰕跳不出斗。」曰：「如何出得去？」師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問：「北斗裏藏身，意旨如何？」師曰：「雞寒上樹，鴨寒

下水。」問：「豎起杖子，意旨如何？」師曰：「一葉落知天下秋。」師遊山回，首座同衆出接，座曰：「和尚遊山，巇嶮不易！」師提起拄杖曰：「全得這箇力。」座乃奪却，師放身便倒。大衆皆進前扶起，師拈拄杖，一時趁散。回顧侍者曰：「向道全得這箇力。」師一日訪白兆，兆曰：「老僧有箇木魚頌。」師曰：「請舉看。」兆曰：「伏惟爛木一橛，佛與衆生不別。若以杖子擊著，直得聖凡路絶。」師曰：「此頌有成褫無成褫？」兆曰：「無成褫。」師曰：「佛與衆生不別。聻！」侍僧救曰：「有成褫。」師曰：「直得聖凡路絶。聻！」當時白兆一衆失色。僧問：「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師曰：「無。」曰：「日日是好日，年年是好年。爲甚却無？」師曰：「張公喫酒李公醉。」僧曰：「老老大大，龍頭蛇尾。」師曰：「明教今日失利。」

香林澄遠禪師

益州青城香林院澄遠禪師，漢州綿竹人，姓上官。在衆日，普請鉏草次，有一僧曰：「看俗家失火。」師曰：「那裏火？」曰：「不見那！」師曰：「不見。」曰：「這瞎漢。」是時一衆皆言遠上座敗闕。後明教寬聞舉，歎曰：「須是我遠兄始得。」住後，僧問：「美味醍醐，爲甚麽變成毒藥？」師曰：「導江紙貴。」問：「見色便見心時如何？」師曰：「適來甚麽處去來？」曰：「心境俱忘時如何？」師曰：「開眼坐睡。」問：「北斗裏藏身，意旨如何？」師曰：「月似彎弓，少雨多風。」問：「如何是諸佛心？」師曰：「清則始終清。」曰：「如何領會？」師曰：「莫受人謾好。」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踏步者誰？」問：「如何是和尚妙藥？」師曰：「不離衆味。」曰：「喫者如何？」師曰：「唼啗看。」問：「如何是室内一盌燈？」師曰：「三人證龜成鼈。」問：「如何是衲

下事？」師曰：「臘月火燒山。」問：「大衆雲集，請師施設。」師曰：「三不待兩。」問：「如何是學人時中事？」師曰：「恰恰。」問：「如何是玄？」師曰：「今日來，明日去。」曰：「如何是玄中玄？」師曰：「長連牀上。」問：「如何是香林一脈泉？」師曰：「念無間斷。」曰：「飲者如何？」師曰：「隨方斗秤。」問：「如何是衲僧正眼？」師曰：「不分別。」曰：「照用事如何？」師曰：「行路人失脚。」問：「萬機俱泯迹，方識本來人時如何？」師曰：「清機自顯。」曰：「恁麼則不別人。」師曰：「方見本來人。」問：「魚游陸地時如何？」師曰：「發言必有後救。」曰：「却下碧潭時如何？」師曰：「頭重尾輕。」問：「但有言句盡是賓，如何是主？」師曰：「長安城裏。」曰：「如何領會？」師曰：「千家萬户。」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曰：「坐久成勞。」曰：「便回轉時如何？」師曰：「墮落深坑。」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合掌當胷。」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露也。」問：「教法未來時如何？」師曰：「閻羅天子。」曰：「來後如何？」師曰：「大宋國裏。」問：「一子出家，九族解脫。目連爲甚麼母入地獄？」師曰：「確。」問：「如何是平常心？」師曰：「早朝不審晚後。珍重！」

上堂：「是汝諸人，盡是擔鉢囊，向外行脚。還識得性也未？若識得，試出來道看。若識不得，祇是被人熱謾將去。且問汝諸人，是汝參學日久，用心掃地煎茶，遊山玩水，汝且釘釘，喚甚麼作自性？諸人且道，始終不變不異，無高無下，無好無醜，不生不滅，究竟歸於何處？諸人還知得下落所在也未？若於這裏知得所在，是諸佛解脫法門，悟道見性，始終不疑不慮，一任横行，一切人不奈汝何。出言吐氣，實有來處。如人買田，須是收得元本契書，若不得他元本契書，終是不穩。遮莫經官判狀，亦是不得其奈。不收得元本契書，終是被人奪却。汝等諸人，參禪學道，亦復如是。還有人收得元本契書麼？試

拈出看。汝且喚甚麼作元本契書？諸人試道看，若是靈利底，纔聞與麼說著，便知去處。若不知去處，向外邊學得千般巧妙，記持解會，口似傾河，終不究竟，與汝自己天地差殊。且去衣鉢下體當尋覓看。若有箇見處，上來這裏道看，老僧與汝證明。若覓不得，且依行隊去。」將示寂，辭知府宋公瑺曰：「老僧行脚去。」通判曰：「這僧風狂，八十歲行脚去那裏？」宋曰：「大善知識，去住自由。」師謂衆曰：「老僧四十年，方打成一片。」言訖而逝，塔于本山。

洞山守初禪師

襄州洞山守初宗慧禪師，初參雲門。門問：「近離甚處？」師曰：「查渡。」門曰：「夏在甚處？」師曰：「湖南報慈。」曰：「幾時離彼？」師曰：「八月二十五。」門曰：「放汝三頓棒。」師至明日，却上問訊：「昨日蒙和尚放三頓棒，不知過在甚麼處？」門曰：「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師於言下大悟。遂曰：「他後向無人煙處，不蓄一粒米，不種一莖菜，接待十方往來，盡與伊抽釘拔楔，拈却炙脂帽子，脫却鶻臭布衫，教伊洒洒地，作箇無事衲僧，豈不快哉？」門曰：「你身如椰子大，開得如許大口。」師便禮拜。

住後上堂：「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還得麼？你衲僧分上，到這裏須具擇法眼始得。秪如洞山恁麼道，也有一場過。且道過在甚麼處？」僧問：「迢迢一路時如何？」師曰：「天晴不肯去，直待雨淋頭。」曰：「諸聖作麼生？」師曰：「入泥入水。」問：「心未生時，法在甚麼處？」師曰：「風吹荷葉動，決定有魚行。」問：「師登師子座，請師唱道情。」師曰：「晴乾開水道，無事設曹司。」曰：「恁麼則謝師

指示。」師曰：「賣鞋老婆脚趯（郎擊切）趚（七亦切）。」問：「如何是三寶？」師曰：「商量不下。」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十字街頭石師子。」問僧：「甚處來？」曰：「汝州。」師曰：「此去多少？」曰：「七百里。」師曰：「踏破幾緉草鞋？」曰：「三緉。」師曰：「甚處得錢買？」曰：「打笠子。」師曰：「參堂去。」僧應喏。問：「如何是免得生死底法？」師曰：「見之不取，思之三年。」僧問：「離却心機意識，請師一句。」師曰：「道士著黃竇裏坐。」問：「非時親覲，請師一句。」師曰：「對衆怎生舉？」曰：「據現定舉。」師曰：「放汝三十棒。」曰：「過在甚麼處？」師曰：「罪不重科。」問：「如何是佛？」師曰：「麻三斤。」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楚山頭倒卓。」曰：「出水後如何？」師曰：「漢水正東流。」問：「如何是吹毛劒？」師曰：「金州客。」曰：「用者如何？」師曰：「伏惟尚饗。」

問：「車住牛不住時如何？」師曰：「用駕車漢作麼？」問：「如何是衲僧分上事？」師曰：「雲裏楚山頭，決定多風雨。」問：「海竭人亡時如何？」師曰：「難得。」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雲在青天水在瓶。」問：「文殊普賢來參時如何？」師曰：「趁向水牯牛欄裏著。」曰：「和尚入地獄如箭射。」師曰：「全憑子力。」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紙撚無油。」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榔栗木拄杖。」曰：「見後如何？」師曰：「賓人布衫。」問：「如何是佛？」師曰：「灼然諦當。」問：「萬緣俱息，意旨如何？」師曰：「甕裏石人賣棗圈。」問：「如何是洞山劒？」師曰：「作麼？」曰：「學人要知。」師曰：「罪過。」問：「乾坤休著意，宇宙不留心。學人祇恁麼，師文作麼生？」師曰：「峴山亭起霧，灘峻不留船。」問：「大衆雲臻，請師撮其樞要，略舉大綱。」師曰：「水上浮漚呈五色，海底蝦蟇叫月明。」問：「正當恁麼時，文殊普賢在甚麼處？」師曰：

「長者八十一，其樹不生耳。」曰：「意旨如何？」師曰：「一則不成，二則不是。」

泐潭道謙禪師

洪州泐潭道謙禪師，僧問：「如何是泐潭家風？」師曰：「闍黎到來幾日也？」問：「但有纖毫即是塵，不有時作麼生？」師以手掩兩目。問：「當陽舉唱，誰是聞者？」師曰：「老僧不患耳聾。」問：「悟本無門，如何得入？」師曰：「阿誰教汝恁麼問？」

奉先深禪師

金陵奉先深禪師，江南主請開堂，纔升座，維那白槌曰：「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便曰：「果然不識，鈍置殺人。」時有僧出，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賴遇適來道了也。」曰：「如何領會？」師曰：「速禮三拜。」復曰：「大衆且道，鈍置落在阿誰分上？」師同明和尚在衆時，聞僧問法眼：「如何是色？」眼豎起拂子。或曰「雞冠花」，或曰「貼肉汗衫」，二人特往請益。問曰：「承聞和尚有三種色語，是否？」眼曰：「是。」師曰：「鷂子過新羅。」便歸衆。時李王在座下，不肯，乃白法眼曰：「寡人來日致茶筵，請二人重新問話。」明日茶罷，備綵一箱，劍一口，謂二師曰：「上座若問話得是，奉賞雜綵一箱。若問不是，祇賜一劍。」法眼陞座，師復出問：「今日奉敕問話，師還許也無？」眼曰：「許。」曰：「鷂子過新羅。」捧綵便行。大衆一時散去。時法燈作維那，乃鳴鐘集衆，僧堂前勘。師衆集，燈問：「承聞二上座久在雲門，有甚奇特

因緣？舉一兩則來商量看。」師曰：「古人道：『白鷺下田千點雪，黃鸝上樹一枝花。』絵那作麼生商量？」燈擬議，師打一座具便歸衆。師同明和尚到淮河，見人牽網，有魚從網透出。師曰：「明兄俊哉！一似箇衲僧相似。」明曰：「雖然如此，爭如當初不撞入網羅好！」師曰：「明兄你欠悟在。」明至中夜，方省。

雙泉郁禪師

隨州雙泉郁禪師，僧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回頭終不顧。」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未請先分付。」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連根猶帶苦。」上堂：「初祖不虛傳，二祖不虛受。彼彼大丈夫，因甚麼到恁麼地？」便下座。後住舒州海會，僧問：「如何是舒州境？」師曰：「浣水逆流山聳青。」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地有毒蛇沙有鼠。」

拔雲智寂禪師

韶州拔雲智寂禪師，僧問：「如何是拔雲境？」師曰：「白日沒閑人。」問：「如何是不遷義？」師曰：「山高不礙白雲飛。」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未審是甚麼字？」師曰：「聽老僧一偈：以字不是八不成，森羅萬象此中明。直饒巧說千般妙，不是讕阿不是經。」問：「如何是色空？」師曰：「拾取落花生舊枝。」問：「如何是一塵？」師曰：「滿目是青山。」問：「如何是毗盧藏中有大經卷？」師曰：「拈不得。」曰：「為甚拈不得？」師曰：「特地却成愁。」

舜峰義韶禪師

韶州舜峰義韶禪師，僧問：「正法無言時如何？」師曰：「言。」曰：「學人不會，乞師端的。」師曰：「兩重公案。」曰：「豈無方便？」師曰：「無禮難容。」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日出東方月落西。」僧正到方丈，曰：「方丈得恁麼黑！」師曰：「老鼠窟。」正曰：「放猫兒入好。」師曰：「試放看。」正無對。師拊掌笑。師與老宿渡江次，師取錢與渡子，宿曰：「囊中若有青銅片。」師揖曰：「長老莫笑。」

般若啟柔禪師

南嶽般若寺啟柔禪師，僧問：「西天以蠟人爲驗，此土如何？」師曰：「新羅人草鞋。」問：「如何是千聖同歸底道理？」師曰：「未達苦空境，無人不歎嗟。」上堂，衆聞板聲集。師因示偈曰：「妙哉三下板，知識盡來參。既善分時節，吾今不再三。」便下座。

妙勝臻禪師

潞府妙勝臻禪師，僧問：「金粟如來爲甚麼却降釋迦會裏？」師曰：「香山南，雪山北。」曰：「南瞻部洲事又作麼生？」師曰：「黃河水急浪花麤。」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一條濟水貫新羅。」

薦福承古禪師

饒州薦福承古禪師，操行高潔，稟性虛明。參大光敬玄禪師，乃曰：「祇是箇草裏漢。」遂參福嚴雅和尚，又曰：「祇是箇脫灑衲僧。」由是終日默然，深究先德洪規。一日覽雲門語，忽然發悟。自此韜藏，不求名聞。棲止雲居弘覺禪師塔所，四方學者奔湊，因稱古塔主也。景祐四年，范公仲淹出守鄱陽，聞師道德，請居薦福，開闡宗風。僧問：「大善知識，將何爲人？」師曰：「莫。」曰：「恁麼則有問有答去也。」師曰：「莫。」問：「青青翠竹，盡是真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如何是般若？」師曰：「黃泉無老少。」曰：「春來草自青。」師曰：「聲名不朽。」曰：「若然者，碧眼胡僧也皺眉。」師曰：「退後三步。」僧曰：「苦。」師乃「吽吽」！問：「臨濟舉拂，學人舉拳，是同是別？」師曰：「訛言亂衆。」曰：「恁麼則依令而行也。」師曰：「天涯海角。」問：「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此意如何？」師曰：「乾柴濕炭。」僧便喝。師曰：「紅焰炎天。」上堂：「夫出家者爲無爲法，無爲法中無利益，無功德。近來出家人，貪著福慧，與道全乖。若爲福慧，須至明心。若要達道，無汝用心處。所以常勸諸人，莫學佛法，但自休心。利根者晝時解脫，鈍根者或三五年，遠不過十年。若不悟去，老僧與你人拔舌地獄。參！」

清涼智明禪師

金陵清涼智明禪師，江南主請師上堂，小長老問：「凡有言句，盡落方便。不落方便，請師速道。」師

曰：「國主在此，不敢無禮。」

南臺道遵禪師

潭州南臺道遵法雲禪師，上堂：「從上宗乘，合作麼生提綱？合作麼生言論？佛法兩字當得麼？真如解脫當得麼？雖然如是，細不通風，大通車馬。若約理化門中，一言纔啓，震動乾坤。山河大地，海晏河清。三世諸佛，說法現前。於此明得古佛殿前，同登彼岸。無事，珍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下坡不走。」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著衣喫飯。」曰：「見後如何？」師曰：「鉢盂掛壁上。」問：「如何是真如含一切？」師曰：「分明。」曰：「爲甚麼有利鈍？」師曰：「四天打鼓，樓上擊鐘。」問：「如何是南臺境？」師曰：「金剛手指天。」問：「如何是色空？」師曰：「道士著真紅。」問：「十二時中，時時不離時如何？」師曰：「諦。」

雙峰竟欽禪師

韶州雙峰竟欽禪師，益州人也。開堂日，雲門和尚躬臨證明。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日出方知天下朗，無油那點佛前燈。」問：「如何是雙峰境？」師曰：「夜聽水流庵後竹，晝看雲起面前山。」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因風吹火。」上堂：「進一步則迷理，退一步則失事，饒你一向兀然去，又同無情。」僧問：「如何得不同無情去？」師曰：「動轉施爲。」曰：「如何得不迷理失事去？」師曰：「進

一步，退一步。」僧作禮。師曰：「向來有人恁麼會？老僧不肯伊。」曰：「請師直指。」師便打出。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山河大地。」問：「如何是法王劍？」師曰：「鈆刀徒逞，不若龍泉。」曰：「用者如何？」師曰：「藏鋒猶不許，露刃更何堪！」問：「賓頭盧應供四天下，還得徧也無？」師曰：「如月入水。」問：「如何是用而不雜？」師曰：「明月堂前垂玉露，水晶殿裏璨真珠。」有行者問：「某甲遇賊來時，若殺卽違佛教，不殺又違王敕。未審師意如何？」師曰：「官不容針，私通車馬。」廣主嘗親問法要，錫慧真廣悟號。將示寂，告門人曰：「吾不久去世，汝可就山頂預修墳塔。」洎工畢，以聞。師曰：「後日子時行矣。」及期，會雲門爽和尚等七人夜話。侍者報三更也。師索香焚之，合掌而逝。

資福詮禪師

韶州資福詮禪師，僧問：「不問宗乘，請師心印。」師曰：「不荅這話。」曰：「爲甚麼不荅？」師曰：「不副前言。」問：「覿面難逢處，如何顧鑒咦。乞師垂半偈，免使後人疑。」師曰：「鋒前一句超調御，擬問如何歷劫違。」曰：「恁麼則東山西嶺時人知有，未審資福庭前誰家風月？」師曰：「且領前話。」

黃雲元禪師

廣州黃雲元禪師，初開堂日，以手拊繩牀曰：「諸人還識廣大須彌之座也無？若不識，老僧陞座去也。」師便坐。僧問：「如何是大漢國境？」師曰：「歌謠滿路。」上堂：「古人道，綱目未曾無，臨機何不道？

山僧卽不然，觸目未曾無，臨機道甚麼？珍重！」

龍境倫禪師

廣州龍境倫禪師，開堂陞座，提起拂子曰：「還會麼？若會，頭上更增頭，若不會，斷頭取活。」僧問：「如何是龍境家風？」師曰：「豺狼虎豹。」問：「如何是佛？」師曰：「勤耕田。」曰：「學人不會。」師曰：「早收禾。」問僧：「甚麼處來？」曰：「黃雲來。」師曰：「作麼生是黃雲郎當媚癡抹膛爲人一句？」僧無對。示衆曰：「作麼生是長連牀上取性一句？道將來！」

雲門爽禪師

韶州雲門山爽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聖躬萬歲。」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銀香臺上生蘿蔔。」

白雲聞禪師

韶州白雲聞禪師，上堂良久，僧出問：「白雲一路，全因今日。」師曰：「不是！不是！」曰：「和尚又如何？」師曰：「白雲一路，草深一丈。」便下座。問：「擬伸一問，師還荅否？」師曰：「皂莢樹頭懸，風吹曲不成。」問：「受施主供養，將何報荅？」師曰：「作牛作馬。」

淨法章禪師

韶州淨法禪想章禪師，廣主問：「如何是禪？」師乃良久。主罔測，因署其號。僧問：「日月重明時如何？」師曰：「日月雖明，不鑒覆盆之下。」問：「既是金山，爲甚麽鑿石？」師曰：「金山鑿石。」問：「如何是道？」師曰：「迢迢十萬餘。」

温門滿禪師

韶州温門山滿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胷題卍字。」曰：「如何是祖？」師曰：「不遊西土。」有人指壁上畫問：「既是千尺松，爲甚麽却在屋下？」師曰：「芥子納須彌作麽生？」問：「隔牆見角，便知是牛時如何？」師便打。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汝曾讀書麽？」問：「太子初生爲甚麽不識父母？」師曰：「迥然尊貴。」

大容諲禪師

黃州大容諲禪師，僧問：「如何是大容水？」師曰：「還我一滴來。」問：「當來彌勒下生時如何？」師曰：「慈氏宮中三春草。」問：「如何是真空？」師曰：「拈却拒陽菴。」曰：「如何是妙用？」師乃握拳。僧曰：「真空妙用，相去幾何？」師以手撥之。問：「長蛇偃月卽不問，匹馬單槍時如何？」師曰：「麻江橋下，會麽？」

曰：「不會。」師曰：「聖壽寺前。」問：「既是大容，爲甚趁麼出僧？」師曰：「大海不容塵，小溪多搕㩉。」問：「如何是古佛一路？」師指地，僧曰：「不問這箇。」師曰：「去。」師與一老宿相期他往，偶因事不去。宿曰：「佛無二言。」師曰：「法無一向。」

羅山崇禪師

廣州羅山崇禪師，僧問：「如何是大漢國境？」師曰：「玉狗吠時天未曉，金雞啼處五更初。」問：「丹霞訪居士，女子不攜籃時如何？」師曰：「也要到這裏一轉。」問：「如何是羅山境？」師曰：「布水千尋。」

雲門常實禪師

韶州雲門常實禪師，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還有揀擇者麼？」時有僧問：「十方國土中，唯有一乘法。如何是一乘法？」師曰：「日月分明。」曰：「學人不會。」師曰：「清風滿路。」

林谿竟脫禪師

郢州林谿竟脫禪師，僧問：「如何是法身？」師曰：「四海五湖賓。」曰：「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明眼人笑汝。」問：「如何是本來人？」師曰：「風吹滿面塵。」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富貴多賓客。」曰：「見後如何？」師曰：「貧窮絕往還。」問：「如何是佛？」師曰：「十字路頭？」曰：「如何是法師？」曰：

「三家村裏。」曰：「佛之與法，是一是二？」師曰：「露柱渡三江，猶懷感恨長。」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復州城。」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龍興寺。」

韶州廣悟禪師

韶州廣悟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因風吹火。」

華嚴慧禪師

廣州華嚴慧禪師，僧問：「承古有言，妄心無處卽菩提。正當妄時，還有菩提也無？」師曰：「來音已照。」曰：「不會。」師曰：「妄心無處卽菩提。」

長樂政禪師

韶州長樂山政禪師，僧問：「祖師心印，何人提掇？」師曰：「石人妙手在。」曰：「學人還有分也無？」師曰：「木人整不齊。」

英州觀音和尚

英州觀音和尚，因穿井次，僧問：「井深多少？」師曰：「没汝鼻孔。」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

曰：「英州觀音。」曰：「見後如何？」師曰：「英州觀音。」問：「如何是觀音妙智力？」師曰：「風射破牕鳴。」

韶州林泉和尚

韶州林泉和尚，僧問：「如何是林泉主？」師曰：「巖下白石。」曰：「如何是林泉家風？」師曰：「迎賓待客。」問：「如何是道？」師曰：「迢迢。」曰：「便恁麼領會時如何？」師曰：「久久忘緣者，寧懷去住情。」

雲門煦禪師

韶州雲門煦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卽今是甚麼意？」僧曰：「恰是。」師便喝。

黃檗法濟禪師

瑞州黃檗法濟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與天下人作牓樣。」問：「如何是佛？」師曰：「眉麤眼大。」上堂，良久曰：「若識得黃檗帳子，平生行脚事畢。珍重！」

康國耀禪師

信州康國耀禪師，僧問：「文殊與維摩對談何事？」師曰：「汝向髑髏後會，始得。」曰：「古人道，髑髏裏薦取又如何？」師曰：「汝還薦得麼？」曰：「恁麼則遠人得遇於師去也。」師曰：「莫謾語。」

谷山豐禪師

潭州谷山豐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雪嶺梅花綻，雲洞老僧驚。」上堂：「駿馬機前異，遊人肘後懸。既參雲外客，試爲老僧看。」時有僧纔出，師便打。曰：「何不早出頭來！」便下座。

羅漢匡果禪師

穎州羅漢匡果禪師，僧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了。」問：「和尚百年後，忽有人問向甚麼處去，如何酬對？」師曰：「久後遇作家，分明舉似。」曰：「誰是知音者？」師曰：「知音者卽不恁麼問。」問：「鑿壁偷光時如何？」師曰：「錯。」曰：「爭奈苦志專心。」師曰：「錯！錯！」

滄谿璘禪師

鼎州滄谿璘禪師，僧問：「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雲門和尚向甚麼處去也？」師曰：「見麼？」曰：「錯。」師曰：「錯！錯！」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不錯。」師因事示頌曰：「天地之前徑，時人莫强移。箇中生解會，眉上更安眉。」

洞山清稟禪師

瑞州洞山清稟禪師，泉州李氏子。參雲門，門問：「今日離甚處？」曰：「慧林。」門舉拄杖曰：「慧林大

師恁麼去，汝見麼？」曰：「深領此問。」門顧左右微笑而已。師自此入室印悟。金陵主請居光睦，未幾命入澄心堂，集諸方語要，經十稔迎住洞山。開堂日，維那白槌曰：「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曰：「好箇消息，祇恐錯會。」時有僧問：「雲門一曲師親唱，今日新豐事若何？」師曰：「也要道却。」

北禪寂禪師

蘄州北禪悟通寂禪師，上堂，拈拄杖曰：「過去、未來、現在三世諸佛微塵菩薩，一時在拄杖頭上轉大法輪，盡向諸人鼻孔裏過。還見麼？若見，與我拈將來。若不見，大似立地死漢。」良久曰：「風恬浪靜，不如歸堂。」問僧：「甚處來？」曰：「黃州。」師曰：「夏在甚處？」曰：「資福。」師曰：「福將何資？」曰：「兩重公案。」師曰：「爭奈在北禪手裏。」曰：「在手裏即收取。」師便打。僧不甘，師隨後趁出。問：「如何是佛？」師曰：「對面千里。」

天王永平禪師

廬州南天王永平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不撒沙。」問：「如何是南天王境？」師曰：「一任觀看。」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且領前話。」問：「久戰沙場，爲甚麼功名不就？」師曰：「祇爲眠霜臥雪深。」曰：「恁麼則罷息干戈，束手歸朝去也。」師曰：「指揮使未到，你在。」

永安朗禪師

湖南永安朗禪師，僧問：「如何是洞陽家風？」師曰：「入門便見。」曰：「如何是入門便見？」師曰：「客是主人相師。」問：「如何是至極之談？」師曰：「愛別離苦。」

湘潭明照禪師

湖南湘潭明照禪師，僧問：「如何是湘潭境？」師曰：「山連大嶽，水接瀟湘。」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便合知時。」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百惑謾勞神。」

青城乘禪師

西川青城大面山乘禪師，僧問：「如何是相輪峰？」師曰：「直聳煙嵐際。」曰：「向上事如何？」師曰：「入地三尺五。」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興義門前鼕鼕鼓。」曰：「學人不會。」師曰：「朝打三千，暮打八百。」

普通封禪師

興元府普通封禪師，僧問：「今日一會，何似靈山？」師曰：「震動乾坤。」問：「如何是普通境？」師曰：「庭前有竹三冬秀，戶內無燈午夜明。」

淨源真禪師

韶州燈峰淨源真禪師，上堂：「古人道，山河大地普真如。大衆若得真如，卽隱却山河大地。若不得，卽違古人至言。衆中道得者出來道看。若道不得，不如各自歸堂。珍重！」僧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三家村裏，兩兩三三。」曰：「來後如何？」師曰：「千斜不如一直。」問：「諸法寂滅相，卽不問，如何是世間相？」師曰：「真不掩假。」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不著力。」

大梵圓禪師

韶州大梵圓禪師，因見聖僧，乃問僧：「此箇聖僧年多少？」僧曰：「恰共和尚同年。」師喝曰：「這場斗不易道得。」

藥山圓光禪師

澧州藥山圓光禪師，僧問：「藥嶠燈聯，師當第幾？」師曰：「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問：「水陸不涉者，師還接否？」師曰：「蘇嚕蘇嚕。」師問新到：「南來北來？」曰：「北來。」師曰：「不落言詮，速道！速道！」曰：「某甲是福建道人，善會鄉談。」師曰：「參衆去。」僧曰：「灼然。」師曰：「更䟱跳便打。」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道甚麼！」

鵝湖雲震禪師

信州鵝湖雲震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闍黎不是」問僧：「近離甚處？」曰：「兩浙。」師曰：「還將得吹毛劍來否？」僧展兩手。師曰：「將謂是箇爛柯仙，元來却是撐犢漢。」問：「如何是鵝湖家風？」師曰：「客是主人相師。」曰：「恁麼則謝師周旋去也。」師曰：「難下陳蕃之榻。」

開先清耀禪師

廬山開先清耀禪師，僧問：「如何是燈燈不絕？」師曰：「青楊飄遍植。」曰：「學人不會。」師曰：「無根樹下唱虛名。」問：「披雲一句師親唱，長慶今朝事若何？」師曰：「家家觀世音。」問：「如何是披雲境？」師曰：「一餅淥水安牕下，便當生涯度幾秋。」曰：「如何是長慶境？」師曰：「堂裏老僧頭雪白。」曰：「一一同歸，應當別理。」師曰：「在處得人疑。」問：「古澗寒泉，誰人能到？」師曰：「乾。」曰：「恁麼則到也。」師曰：「深多少？」

奉國清海禪師

襄州奉國清海禪師，[二] 僧問：「青青翠竹，盡是真如。如何是真如？」師曰：「點鐵成金客，聞名不見

[二]曰，原作「白」，據清藏本、續藏本改。

形。」曰：「恁麼則禮謝去也。」師曰：「昔時妄想，至今猶存。」問：「承古有云，見月休觀指，歸家罷問程。如何是家？」師曰：「試舉話頭看。」問：「放過即東道西說，不放過怎生道？」師曰：「二年同一春。」

韶州慈光禪師

韶州慈光禪師，僧問：「即心即佛，誘誨之言。不涉前蹤，如何指教？」師曰：「東西且置，南北事作麽生？」曰：「恁麼則學人罔測去也。」師曰：「龍頭蛇尾。」

雙峰慧真禪師

韶州雙峰慧真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非時爲人一句？」師曰：「喫棒得也未？」僧禮拜，師便打。

保安師密禪師

潭州保安師密禪師，僧問：「輥芥投針時如何？」師曰：「落在甚麽處？」梁山云：「落在汝眼裏。」問：「不犯詞鋒時如何？」師曰：「天台南嶽。」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江西湖南。」

雲門法球禪師

韶州雲門法球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大道？」師曰：「當時妄想，至今不絕。」問：「如何是雲門劍？」

師曰：「長空不匣鋒鋩色。」曰：「用者又如何？」師曰：「四海唯清日月明。」問：「如何是道？」師曰：「頭上脚下。」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一任東西。」問：「如何是隨色摩尼珠？」師曰：「色卽不無，作麽生是珠？」曰：「學人不會，特伸請益。」師曰：「雲有出山勢，水無投澗聲。」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香風吹萎花。」曰：「見後如何？」師曰：「更雨新好者。」

佛陀遠禪師

韶州佛陀山遠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銅頭鐵額。」曰：「意旨如何？」師曰：「鼓士颺塵。」

慈雲深禪師

連州慈雲山深禪師，僧問：「寶鏡當軒時如何？」師曰：「天地皆失色。」問：「如何是教外別傳一句？」師曰：「扣牙恐驚齒。」

化城鑒禪師

廬山化城鑒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正法眼？」師曰：「新羅人迷路。」上堂：「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諸禪德，且作麽生是涅槃門？莫是山僧這裏聚會少時便爲涅槃門麽？莫錯會好！諸禪德總不恁麽會。莫別有商量底麽？山僧這裏早是事不獲已，向諸人恁麽道，已是相鈍置了也。更擬踏步向前，有

何所益？諸禪德但自無事，自然安樂，任運天真，隨緣自在。莫用巡他門户，求覓解會，記憶在心，被他繫縛，不得自在，便被生死之所拘，何時得出頭？可惜光陰倏忽，便是來生。速須努力。」時有僧問：「生死到來，如何免得？」師曰：「柴鳴竹爆驚人耳。」曰：「學人不會，請師直指。」師曰：「家犬聲獰夜不休。」問：「如何是菩提路？」師曰：「月照舊房深。」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不欲說似人。」曰：「爲甚麽卻如此？」師曰：「家醜不外揚。」問：「如何是和尚尋常爲人底句？」師曰：「量才補職。」曰：「恁麽則學人無分也。」師曰：「心不負人。」問：「佛法畢竟成得甚麽邊事？」師曰：「好箇問頭，無人荅得。」曰：「和尚豈無方便？」師曰：「雲有出山勢，水無投澗聲。」問：「如何是向上關棙子？」師曰：「拔劍攪龍門。」

廬山護國和尚

廬山護國和尚，上堂曰：「有解問話者麽？出來對衆問看。」時有僧出禮拜，師曰：「來朝更獻楚王看。」便歸方丈。上堂：「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又曰：「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諸上座，作麽生理論朝夕，恁麽上來向諸上座說箇甚麽卽得。若說三乘十二分教，自有座主律師。若說世諦因緣，又非僧家之所議。若論佛法，從上祖宗，多少佛法，可與評量，摠不如是。須知各各當人分上事，作麽生是諸上座分上事？知有底，對衆吐露箇消息，以表平生行脚。參善知識，具爍迦羅目，不被人謾，豈不快哉！還有麽？」良久云：「若無人出頭，買賣不當價，徒勞更商量。珍重！」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雲遮海門樹。」曰：「出世後如何？」師曰：「擘破鐵圍山。」

天王徽禪師

廬州天王徽禪師，僧問：「如何是一大藏教？」師曰：「高座不曾登。」曰：「登後如何？」師曰：「三段不同，今當第一。向下文長，付在來日。東家籬，西家壁，自己分上又作麼生？」僧無對。師便打。問：「如何是從天降下？」師曰：「風雨順時。」曰：「如何是從地湧出？」師曰：「稻麻竹葦。」

廬山慶雲和尚

廬州慶雲和尚，僧問：「三乘十二分教卽不問，如何是直截根源？」師曰：「十進九退。」曰：「如何卽是？」師曰：「何日得休時。」問：「一言道斷時如何？」師曰：「未是極則處。」曰：「如何是極則處？」師曰：「冬後一陽生。」問：「諸法實相義，和尚如何說？」師曰：「口掛東壁上。」問：「佛令祖令今已委，向上機鋒事若何？」師曰：「令。」曰：「學人不曉，如何指示？」師曰：「收。」

永福朗禪師

岳州永福院朗禪師，問僧：「汝是甚處人？」曰：「荆南人。」師曰：「還過公安渡也無？」曰：「過公安渡。」師曰：「汝何不判公驗？」曰：「和尚何得特地？」師曰：「争奈岳陽關頭何！」僧無語，師便打。

芭蕉弘義禪師

郢州芭蕉山弘義禪師，僧問：「如何是最初一句？」師曰：「舉起分明。」曰：「如何受持？」師曰：「蘇嚕悉哩。」問：「學人非時上來，乞師一接。」師曰：「汝是甚處人？」曰：「河北人。」師曰：「不易過黃河。」

趙橫山和尚

郢州趙橫山和尚，僧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曰：「長連牀上喫粥喫飯。」問：「如何是諸佛師？」師曰：「平地看高。」

西禪欽禪師

信州西禪欽禪師，僧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曰：「天上有星皆拱北。」曰：「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曰：「大地坦然平。」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春生夏長。」問：「古殿重興時如何？」師曰：「一回春到一回新。」

南天王海禪師

廬州南天王海禪師，僧問：「如何是一體真如？」師曰：「五郎手裏鐵彈子。」問：「十度發言九度休時

如何」師曰「口邊生荊棘。」曰「如何免得此過？」師曰「半路好抽身。」

覺華普照禪師

桂州覺華普照禪師，僧問「大千世界爲甚麽轉身不得？」師曰「誰礙闍黎？」曰「爭奈轉不得。」師曰「無用處。」問「聲色二字如何透得？」師曰「虛空無變易，日月自紛拏。」問「如何是真如涅槃？」師曰「秋風聲颯颯，澗水響潺潺。」上堂「總似今日老胡有望，然燈佛不如闍黎。總似今日老胡絕望，闍黎不如然燈佛。於此明得，大地微塵諸佛、西天二十八祖、唐土六祖、天下老宿，一時拈來山僧拄杖頭上轉妙法輪。於此明不得，百千諸佛穿你鼻孔，西天二十八祖透過你髑髏，還知麽？若不知，山僧與你指出。」良久曰「山河大地有甚麽過？久立，珍重！」

鐵幢覺禪師

益州鐵幢覺禪師，僧問「十二時中如何履踐？」師曰「光剃頭，淨洗鉢。」問「如何是道？」師曰「路著。」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退後三步。」問「諸佛出世，當爲何事？」師曰「截耳臥街。」

延長山和尚

新州延長山和尚後住龍景山，真身現在。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醜拙不可當。」曰「客來如何

祇待？」師曰：「瓦盌竹筋。」問：「從上古聖向甚麼處去？」師曰：「不在山間，卽居樹下。」曰：「未審成得箇甚麼？」師曰：「汝還知落處麼？」僧無語，師便打。

福化充禪師

眉州福化充禪師，僧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山僧這裏不曾容易對闍黎。」曰：「如何得相承去？」師曰：「白雲雖有影，綠竹且無陰。」問：「天皇也恁麼道，龍潭也恁麼道，未審和尚作麼生道？」師曰：「汝試道看。」曰：「比來請益，豈無方便？」師曰：「將謂是海東船主，元來是北地番人。」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十字路頭華表柱。」曰：「學人不會，乞師再指。」師曰：「君自行東我向西。」

黃龍贇禪師

眉州黃龍贇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關棙子？」師曰：「少人踏得著。」曰：「忽踏得著時如何？」師曰：「汝試進前看。」僧便喝，師便打。問僧：「近離甚處？」曰：「香林。」師曰：「在彼多少時？」曰：「六年。」師曰：「世尊在雪山六年，證無上菩提。汝在香林六年，成得箇甚麼？」僧無語。師曰：「移厨喫飯漢。」

大聖守賢禪師

衡州大聖院守賢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道場？」師曰：「五通廟裏没香爐。」問：「如何是佛法大

意？」師曰：「南斗七，北斗八。」

天柱山和尚

舒州天柱山和尚，上堂曰：「莫有作家戰將麼，試出來與山僧相見。」時有僧出禮拜，師曰：「山僧打退鼓。」曰：「和尚是甚麼心行？」師曰：「敗將不戰。」問：「北斗藏身，意旨如何？」師曰：「闍黎豈不是荆南人？」曰：「是。」師曰：「祇見波瀾起，不測洞庭深。」

雲門朗上座

韶州雲門山朗上座，自幼肄業講肆，聞僧問雲門：「如何是透法身句？」門曰：「北斗裏藏身。」師罔測微旨，遂造雲門。門纔見便把住曰：「道！道！」師擬議，門拓開，乃示頌曰：「雲門聳峻白雲低，水急遊魚不敢棲。入户已知來見解，何勞再舉轢中泥。」師因斯大悟，卽便禮拜。自此依雲門爲上座。僧問：「如何是解脫？」師曰：「穿靴水上行。」問：「如何是透脫一路？」師曰：「南贍部洲北鬱單越。」曰：「學人不會，意旨如何？」師曰：「朝遊羅浮，暮歸檀特。」

纂子山庵主

郢州纂子山庵主，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朝看東南，暮看西北。」

青原下八世

白雲祥禪師法嗣

韶州大歷和尚

韶州大歷和尚，初參白雲，雲舉拳曰：「我近來不恁麼也。」師領旨禮拜，自此入室。住後，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破草鞋。」問：「如何是無爲？」師乃擺手。問：「施主供養，將何報荅？」師以手撚髭。曰：「有髭卽撚，無髭又如何？」師曰：「非公境界。」

連州寶華和尚

連州寶華和尚，上堂：「看天看地，新羅國裏，和南不審，日銷萬兩黃金。雖然如此，猶是少分。」又曰：「盡十方世界，是箇木羅漢，幡竿頭上道將一句來。」又曰：「天上龍飛鳳走，山間虎嘯猿啼。拈向鼻孔，道將一句來。」問僧：「甚處來？」曰：「大容來。」師曰：「大容近日作麼生？」曰：「近來合得一甕醬。」師喚沙彌將一椀水來，與這僧照影。因有僧問大容曰：「天賜六銖披掛後，將何報荅我皇恩？」容曰：「來披三事衲，歸掛六銖衣。」師聞之，乃曰：「這老凍膿作恁麼語話。」容聞，令人傳語曰：「何似奴緣不斷。」師曰：「比爲拋甎，祇圖引玉。」師見一僧從法堂下過，師乃敲繩牀。僧曰：「若是這箇，不請拈出。」師喜，

下地詰之。僧無語，師便打。師有時戴冠子，謂衆曰：「若道是俗，且身披袈裟。若道是僧，又頭戴冠子。」衆無對。

月華山月禪師

韶州月華山月禪師，初謁白雲，雲問：「業箇甚麽？」曰：「念孔雀經。」雲曰：「好箇人家男女，隨烏雀後走。」師聞語驚異，遂依附。久之乃契旨，尋住月華。僧問：「如何是月華家風？」師曰：「若問家風，即荅家風。」曰：「學人問家風。」師曰：「金鋼羅漢。」上堂：「舉一句語，徧大千界。還有人會得這箇時節麽？試出來道看。要知親切。」良久曰：「不出頭，是好手。久立，珍重！」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一〕？」師曰：「梁王不識。」曰：「意旨如何？」師曰：「隻履西歸。」師入京，上堂。有一官人出，禮拜起，低頭良久。師曰：「掣電之機，徒勞佇思。」有一老宿上法堂，東西顧視曰：「好箇法堂，要且無主。」師聞，乃召曰：「且坐喫茶。」宿問曰：「玄中最的，猶是龜毛兔角。不向二諦中修，如何密用？」師曰：「倒。」宿曰：「恁麽則拗折拄杖，割斷草鞋去也。」師曰：「細而詳之。」

南雄地藏和尚

南雄州地藏和尚，上堂，僧問：「今日供養地藏，地藏還來否？」師曰：「打開佛殿門，裝香換水。」師與

〔一〕「意」字原無，今補。

大容和尚在白雲開火路，容曰：「三道寶堦，何似箇火路？」師曰：「甚麼處不是？」

樂淨含匡禪師

英州樂淨含匡禪師，上堂，良久曰：「摩竭提國，親行此令，去却擔簦，截流相見。」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側耳無功。」問：「如何是樂淨家風？」師曰：「天地養人。」問：「如何是樂淨境？」師曰：「有工貪種竹，無暇不栽松。」曰：「忽遇客來，將何供養？」師曰：「滿園秋果熟，要者近前嘗。」問：「龍門有意透者如何？」師曰：「灘下接取。」曰：「學人不會。」師曰：「喚行頭來。」問：「但得本，莫愁末。如何是本？」師曰：「不要問人。」曰：「如何是末？」師乃竪指。問：「如何是樂淨境？」師曰：「滿月團圓菩薩面，庭前椶樹夜叉頭。」僧辭，師問：「甚處去？」曰：「大容去。」師曰：「大容若問樂淨有何言教，汝作麼生祇對？」僧無語。師代云：「但道樂淨近日不肯大容。」因普請打籬次，僧問：「古人種種開方便門，和尚為甚麼却攔截？」師曰：「牢下橛著。」

後白雲和尚

韶州後白雲和尚，僧問：「古琴絶韻請師彈。」師曰：「伯牙雖妙手，時人聽者希。」曰：「恁麼則再遇子期也。」師曰：「笑發驚絃斷，寧知調不同。」問：「昔日靈山一會，梵王為主，未審白雲甚麼人為主？」師曰：「有常侍在。」曰：「恁麼則法雨霧霑，羣生有賴。」師曰：「汝莫這裏實梔子。」

白雲福禪師

韶州白雲福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的的之意？」師曰：「直。」曰：「學人不會，意旨如何？」師曰：「廛州路上問知音。」

德山密禪師法嗣

文殊應真禪師

鼎州文殊應真禪師，上堂：「直鉤釣獰龍，曲鉤釣蝦蟆蚯蚓，還有龍麼？」良久曰：「勞而無功。」僧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師曰：「在甚麼處？」曰：「出匣後如何？」師曰：「臂長衫袖短。」問：「古人拊掌，意旨如何？」師曰：「家無小使，不成君子。」

南臺勤禪師

南嶽南臺勤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一寸龜毛重七斤。」

德山紹晏禪師

鼎州德山紹晏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桃源水遶白雲亭。」上堂：「一塵纔起，大地

全收。一毛頭上，師子全身。且道一塵纔起，大地全收。須彌山重多少？一毛頭上，師子全身。大海水有幾滴？有人道得，與汝拄杖子，天下橫行。若道不得，須彌山蓋却汝頭，大海水溺却汝身。」

鹿苑文襲禪師

潭州鹿苑文襲禪師，僧問：「遠遠投師，請師一接。」師曰：「五門巷裏無消息。」僧良久。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長樂坡頭信不通。」

藥山可瓊禪師

澧州藥山可瓊禪師，上堂，僧出曰：「請師荅話。」師曰：「好。」曰：「還當得也無？」師曰：「更問。」問：「巨嶽不曾乏寸土，師今苦口爲何人？」師曰：「延壽也要道過。」曰：「不伸此問，爲辨我師？」師便喝。僧禮拜，師便打。

乾明普禪師

巴陵乾明院普禪師，僧問：「萬行齊修，古人不許。不落功勳，還許也無？」師曰：「一。」曰：「學人未曉，乞師再指。」師曰：「三十年後。」

中梁山崇禪師

興元府中梁山崇禪師，僧問：「垂絲千尺，意在深潭時如何？」師曰：「紅鱗掌上躍。」

黃龍志愿禪師

鄂州黃龍志愿禪師，僧問：「迦葉上行衣，何人合得披？」師曰：「一片燒痕地，春入又逢青。」

東禪秀禪師

益州東禪秀禪師，僧問：「既是善神，爲甚麼却被雷打？」師曰：「世亂奴欺主，年衰鬼弄人。」問：「如何是一代時教？」師曰：「多年故紙。」

普安道禪師

鼎州普安道禪師，三句頌，函蓋乾坤曰：「乾坤并萬象，地獄及天堂。物物皆真見，頭頭用不傷。」截斷衆流曰：「堆山積嶽來，一一盡塵埃。更擬論玄妙，冰消解瓦摧。」隨波逐浪曰：「辯口利舌問，高低總不虧。還知應病藥，診候在臨時。」三句外曰：「當人如舉唱，三句豈能該？有問如何事，南嶽與天台。」擡薦商量曰：「相見不揚眉，君東我亦西。紅霞穿碧落，白日繞須彌。」

巴陵鑒禪師法嗣

溈潭靈澄散聖

溈潭靈澄散聖，因智門寬禪師問曰：「甚處來？」師曰：「水清月現。」門曰：「好好借問。」師曰：「褊衫不染皂。」門曰：「喫茶去。」師有西來意頌曰：「因僧問我西來意，我話居山七八年。草履祇栽三箇耳，麻衣曾補兩番肩。東庵每見西庵雪，下澗長流上澗泉。半夜白雲消散後，一輪明月到牀前。」

興化興順禪師

襄州興化院興順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深深處？」師曰：「舉卽易，荅卽難。」曰：「爲甚麼如此？」師曰：「過去。」問：「如何是百千妙門，同歸方寸？」師曰：「水底看夜市。」問：「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楚山頭指天。」

雙泉寬禪師法嗣

五祖師戒禪師

蘄州五祖師戒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鼻孔長三尺。」曰：「學人不會。」師曰：「真不掩僞，曲不藏直。」問：「如何是道？」師曰：「點。」曰：「點後如何？」師曰：「荆三汴四。」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師

曰：「看。」曰：「出匣後如何？」師曰：「收。」問：「如何是隨色摩尼珠？」師曰：「隨。」曰：「隨後如何？」師曰：「一箇婆婆兩箇嬭。」問：「得船便渡時如何？」師曰：「棹在誰人手？」僧擬議，師曰：「雲有出山勢，水無投澗聲。」上堂：「佛病祖病，一時與諸禪德拈向三門外，諸禪德還拈得山僧病也無？若拈得山僧病，不妨見得佛病祖病。珍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擔不起。」曰：「為甚麽擔不起？」師曰：「祖師西來意。」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高問低對。」曰：「見後如何？」師曰：「風蕭蕭，雨颯颯。」上堂，僧問：「名喧宇宙知師久，雪嶺家風略借看。」師曰：「未在更道。」僧展兩手，師便打。僧禮拜，師竪起拄杖曰：「大衆會麽？言不再擧，令不重行。」便下座。問僧：「近離甚處？」曰：「東京。」師曰：「還見天子也無？」曰：「常年一度出金明池。」師曰：「有禮可恕，無禮難容。出去。」智門問曰：「暑往寒來即不問，林下相逢事若何？」師曰：「五鳳樓前聽玉漏。」門曰：「爭奈主山高，案山低？」師曰：「須彌頂上擊金鐘。」

福昌重善禪師

江陵府福昌院重善禪師，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夜觀乾象。」曰：「學人不會，意旨如何？」師曰：「日裏看山。」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師曰：「東方甲乙木。」曰：「恁麽則粉骨碎身也。」師曰：「易開終始口，難保歲寒心。」問：「浩浩塵中，如何辨主？」師曰：「長安天子，塞外將軍。」曰：「恁麽則權握在手。」師曰：「不斬無罪人。」問：「如何是不遷底法？」師曰：「死人不坐禪。」曰：「學人不會，意旨如何？」師曰：「那伽常在定。」問：「離却咽喉唇吻，請師速道。」師曰：「福昌口門窄。」曰：「和尚為甚麽口門窄？」師

曰：「還我話來。」問：「如何是離筌蹄底句？」師曰：「頭大帽子小。」曰：「意旨如何？」師曰：「側脚反穿靴。」問：「金烏東湧，玉兔西沈時如何？」師曰：「措大不騎驢。」曰：「恁麼則謝師指南。」師曰：「更須子細。」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槵子數珠。」曰：「見後如何？」師曰：「鐵磬行者。」問：「未施武藝，便入戰場時如何？」師曰：「老僧打退鼓。」曰：「恁麼則展陣開旗去也。」師曰：「伏惟尚饗。」上堂：「盡乾坤大地，微塵諸佛，總在福昌這裏。」拈拄杖畫一畫，曰：「說佛說法，諸禪德若也會得出來，與汝證據。若也不會，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便下座。

四祖志諲禪師

蘄州四祖志諲禪師，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多年松樹老鄰皴。」問：「葉落歸根時如何？」師曰：「一歲一枯榮。」

興化奉能禪師

襄州興化奉能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髮長僧貌醜。」

天睦慧滿禪師

唐州天睦山慧滿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多年桃核。」曰：「意旨如何？」師曰：「打破裏頭

人。」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三年逢一閏。」曰：「合談何事？」師曰：「九日是重陽。」

建福智同禪師

鄂州建福智同禪師，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鷓鴣慕西秦。」僧禮拜，師曰：「聽取一頌：雲門透法身，法身何許人？鴈回沙塞北，鷓鴣慕西秦。」

延慶宗本禪師

襄州延慶宗本禪師，僧問：「魚未跳龍門時如何？」師曰：「擺手入長安。」曰：「跳過後如何？」師曰：「長安雖樂。」

大龍炳賢禪師

鼎州大龍山炳賢禪師，僧問：「昔日先師語，如何透法身？」師曰：「萬仞峰前句，不與白雲齊。」問：「如何是動乾坤句？」師曰：「透出龍宮還大海，掌開日月倒須彌。」問：「如何是出家人？」師曰：「深。」曰：「如何是出家法？」師曰：「苦。」

自巖上座

自巖上座，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甎瓦泥土。」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含齒戴髮。」問：

「如何是大人相？」師曰：「不曾作模樣。」曰：「如何是老人相？」師曰：「無力把拄杖。」問：「洞山麻三斤，意旨如何？」師曰：「八十婆婆不粧梳。」

香林遠禪師法嗣

智門光祚禪師

隨州智門光祚禪師，先住北塔。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踏破草鞋赤脚走。」曰：「如何是佛向上事？」師曰：「拄杖頭上挑日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眼不見鼻。」曰：「便恁麽領會時如何？」師曰：「鼻孔裏呷羹。」問：「曹谿路上還有俗談也無？」師曰：「六祖是盧行者。」問：「一切智智清淨，還有地獄也無？」師曰：「閻羅王是鬼做。」上堂：「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正當恁麽時，文殊向甚麽處出頭？若也出頭不得，金毛師子腰折。幸好一盤飯，莫待糝椒薑。」上堂：「山僧記得，在母胎中有一則語，今日舉似大衆。諸人不得作道理商量，還有人商量得麽？若商量不得，三十年後不得錯舉。」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滿眼是埃塵。」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也祇是箇銅片。」曰：「磨後如何？」師曰：「且收取。」問：「如何是般若體？」師曰：「蚌含明月。」曰：「如何是般若用？」師曰：「兔子懷胎。」問：「金剛眼中著得箇甚麽？」師曰：「一把沙。」曰：「爲甚麽如此？」師曰：「非公境界。」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四稜著地。」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鼻孔三斤秤不起。」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蓮花。」曰：「出水後如何？」師曰：「荷葉。」上堂：「汝等諸人橫擔拄杖，出一叢林，入一

叢林。你道叢林有幾種？或有旃檀叢林，旃檀圍繞；或有荊棘叢林，荊棘圍繞；或有荊棘叢林，旃檀圍繞；或有旃檀叢林，荊棘圍繞。祇如四種叢林，是汝諸人在阿那箇叢林裏安身立命？若無安身立命處，虛踏破草鞋，閻羅王徵你草鞋錢有日在。」上堂：「雪峰輥毬，羅漢書字，歸宗斬蛇，大隨燒畲，且道明甚麼邊事？還有人明得麼，試道看。若明不得，所以道：斬蛇須是斬蛇手，燒畲須是燒畲人，皆起情塵生妄見，眼裏無筋一世貧。」上堂：「赫日裏我人，雲霧裏慈悲，霜雪裏假褐，雹子裏藏身。還藏得身麼？若藏不得，却被雹子打破髑髏。」上堂：「東家李四婆，西家來乞火。門外立少時，嗔他停滯我。惡發走歸家，虛心屋裏坐。可憐羣小兒，終日受饑餓。有眼不點睛，空鑠髑髏破。」

灌州羅漢和尚

灌州羅漢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牛頭阿旁。」曰：「如何是法？」師曰：「劍樹刀山。」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井中紅餤，日裏浮漚。」曰：「如何領會？」師曰：「遥指扶桑日那邊。」問：「如何是本來心？」師曰：「蹉過了也。」

香林信禪師

灌州青城香林信禪師，僧問：「覿面相呈時如何？」師曰：「築著鼻孔。」

洞山初禪師法嗣

福嚴良雅禪師

潭州福嚴良雅禪師，居洞山第一座，山參次，僧出問：「如何是佛？」山荅曰：「麻三斤。」參罷，山至寮謂師曰：「我今日荅這僧話，得麽？」曰：「恰值某淨髮。」山曰：「你元來作這去就。」拂袖便出。師曰：「這老漢將謂我明他這話頭不得？」因作偈呈曰：「五彩畫牛頭，黃金爲點額。春晴二月初，農人皆取則。寒食賀新正，鐵錢三五百。」山見，深肯之。住福嚴日，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人門便見。」

開福德賢禪師

荊南府開福德賢禪師，僧問：「去離不得時如何？」師曰：「子承父業。」問：「如何是衲僧活計？」師曰：「耳裏種田。」上堂：「不用思而知，不用慮而解。知解俱泯，合談何事？」良久曰：「一葉落，天下秋。」問：「承和尚有言，隔江招手，意旨如何？」師曰：「被裏張帆。」曰：「恁麽則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去也。」師曰：「踏不著。」

報慈嵩禪師

潭州報慈嵩禪師，僧問：「北斗藏身，意旨如何？」師曰：「百歲老人入漆甕。」

乾明睦禪師

岳州乾明睦禪師，問洞山：「停機罷賞時如何？」山曰：「水底弄傀儡。」師曰：「誰是看翫者？」山曰：「停機罷賞者。」師曰：「恁麼則知音不和也。」山曰：「知音底事作麼生？」師曰：「大盡三十日。」山曰：「未在更道。」師曰：「某甲合喫和尚手中痛棒。」山休去。問：「昔日靈山記，今朝嗣阿誰？」師曰：「楚山突兀，漢水東流。」曰：「恁麼則洞山的嗣也。」師曰：「聽事不真，喚鐘作甕。」

廣濟同禪師

鄧州廣濟院同禪師，僧問：「萬緣息盡時如何？」師曰：「三脚蝦蟆飛上天。」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華嶽三峰小。」曰：「此意如何？」師曰：「黃河輥底流。」

東平洪教禪師

韶州東平山洪教禪師，僧問：「如何是向上關？」師竪起拂子。僧曰：「學人未曉，乞師再指。」師曰：「非公境界。」曰：「和尚豈無方便？」師曰：「再犯不容。」

泐潭謙禪師法嗣

丫山宗盛禪師

虔州丫山宗盛禪師，上堂：「鐘聲清，鼓聲響，早晚相聞休妄想。薦得徒勞別問津，莫道山僧無伎倆。咄！」

奉先深禪師法嗣

蓮華峰祥庵主

天台蓮華峰祥庵主，僧問：「如何是雪嶺泥牛吼？」師曰：「聽。」曰：「如何是雲門木馬嘶？」師曰：「響。」示寂日，拈拄杖示衆曰：「古人到這裏，爲甚麼不肯住？」衆無對。師乃曰：「爲他途路不得力。」復曰：「畢竟如何？」以杖橫肩曰：「榔栗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言畢而逝。

崇勝御禪師

江州崇勝御禪師，僧問：「如何是學人受用三昧？」師曰：「橫擔拄杖。」曰：「意旨如何？」師曰：「步步踏實。」

雙泉郁禪師法嗣

德山慧遠禪師

鼎州德山慧遠禪師，開堂示衆曰：「無量法門悉已具足。然雖如是，且須委悉，始得其餘方便。昔時聖人互出，乃曰：傳燈。爾後賢者差肩，故云繼祖。是以心心相傳，法法相印。且作麼生傳？作麼生印？」擧起拂子曰：「此乃人天同證，若如是也遞相證明，其或未曉之徒，請垂下問。」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鐵門路險。」解夏上堂，僧問：「九旬禁足今已滿，自恣之儀事若何？」師曰：「猢猻趁蛺蝶，九步作一歇。」曰：「意旨如何？」師示頌曰：「兩箇童兒舁木鼓，左邊打了右邊舞。剎那變現百千般，不分明示君君記取。」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烏龜鑽破壁。」上堂：「枕石漱流，任運天真。不見古者道，撥霞掃雪和雲母，掘石移松得茯苓。當恁麼時復何言哉？諸禪德要會麼？聽取一頌：雪霽長空，迥野飛鴻。段雲片片，向西向東。」

含珠山彬禪師

襄州含珠山彬禪師，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瞎。」問：「如何是和尚關棙子？」師竪起拂子。僧便喝，師便打。問：「如何是三乘教？」師曰：「上大人。」曰：「意旨如何？」師曰：「化三千。」

披雲寂禪師法嗣

開先照禪師

廬山開先照禪師，僧問：「向上宗乘，乞師垂示？」師曰：「白雲斷處見明月。」曰：「猶是學人疑處。」師曰：「黃葉落時聞擣衣。」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條寒澗木，得力勝兒孫。」曰：「用者如何？」師曰：「百雜碎。」上堂：「叢林規矩，古佛家風。一參一請，一粥一飯。且道明得箇甚麼？祇如諸人心心不停，念念不住，若能不停處停，念處無念，自合無生之理。與麼說話，笑破他人口。參！」

金陵天寶和尚

金陵天寶和尚，僧問：「白雲抱幽石時如何？」師曰：「非公境界。」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裂半作三。」曰：「學人未曉。」師曰：「鼻孔針筒。」

舜峰韶禪師法嗣

桃園曦朗禪師

磁州桃園山曦朗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西來若有意，斬下老僧頭。」曰：「為甚却如此？」師曰：「不見道：『為法喪軀。』」

法雲智善禪師

安州法雲智善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道場？」師曰：「山青水綠。」

般若柔禪師法嗣

藍田縣真禪師

藍田縣真禪師，僧問：「如何是大定門？」師曰：「拈柴擇菜。」上堂：「成山假就於始簣，脩途託至於初步。上座適來從地爐邊來，還與初步同別？若言同，即不會不遷。若言別，亦不會不遷。上座作麼生會？還會麼？這裏不是那裏，那裏不是這裏。且道是一處兩處？是遷不遷？是來去不是來去？若於此顯明得，便乃古今一如初終。自爾念念無常，心心永滅。所以道覩方知彼去，去者不至方。上座適來恁麼來，却請恁麼去。參！」

妙勝臻禪師法嗣

雪峰欽山主

西川雪峰欽山主，上堂：「昨日一，今日二，不用思量，快須管地。不管地，蹉過平生沒巴鼻。咄！」

薦福古禪師法嗣

淨戒守密禪師

和州淨戒守密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稽首，稽首。」曰：「學人有分也無？」師曰：「頓首，頓首。」僧作舞而出。師曰：「似則恰似，是卽未是。」

清涼明禪師法嗣

祥符雲豁禪師

吉州西峰雲豁禪師，郡之曾氏子，早扣諸方，晚見清涼。問：「佛未出世時如何？」涼曰：「雲遮海門樹。」曰：「出世後如何？」涼曰：「擘破鐵圍山。」師於言下大悟，涼印可之。歸住寶龍，雲侶駢集。真宗皇帝遣使召至，訪問宗要。留上苑，經時冥坐不食，上嘉異，賜號圓淨。辭歸，珍錫甚隆，皆不受。以詩寵其行，改寶龍曰祥符，旌師之居也。嘗有問易中要旨者，師曰：「夫神生於無形，而成於有形。從有以至於無，然後能合乎妙圓正覺之道。故自四十九衍，以至於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以窮天下之理，以盡天下之性，不異吾聖人之教也。」示寂日，爲衆曰：「天不高，地不厚，自是時人覷不透。但看臘月二十五，依舊面南看北斗。」瞑然而逝，荼毗獲舍利建塔。

青原下九世

文殊真禪師法嗣

洞山曉聰禪師

瑞州洞山曉聰禪師，遊方時在雲居作燈頭，見僧說泗州大聖近在揚州出現。有設問曰：「既是泗州大聖，爲甚麽却向揚州出現？」師曰：「君子愛財，取之以道。」後僧擧似蓮華峰祥庵主，主大驚曰：「雲門兒孫猶在。」中夜望雲居拜之。住後，僧問：「達磨未傳心地印，釋迦未解髻中珠。此時若問西來意，還有西來意也無？」師曰：「六月雨淋淋，寬其萬姓心。」曰：「恁麽則雲散家家月，春來處處花。」師曰：「脚跟下到金剛水際是多少？」僧無語。師曰：「祖師西來，特唱此事。自是上座不薦。所以從門人者，不是家珍。認影迷頭，豈非大錯？既是祖師西來特唱此事，又何必更對衆忉忉？珍重！」問：「無根樹子向甚麽處栽？」師曰：「千年常住一朝。」僧問：「如何是離聲色句？」師曰：「南贍部洲，北鬱單越。」曰：「恁麽則學人知恩不昧也。」師曰：「四大海深多少？」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此去漢陽不遠。」曰：「磨後如何？」師曰：「黃鶴樓前鸚鵡洲。」問：「如何是佛？」師曰：「理長卽就。」上堂：「敎山僧道甚麽卽得？古卽是今，今卽是古。所以楞嚴經道，松直棘曲，鵠白烏玄。還知得麽？雖然如是，未必是松一向直，棘一向曲，鵠便白，烏便玄。洞山道：這裏也有曲底松，也有直底棘，也有玄底鵠，也有白底烏。久立。」上堂。僧

問：「學人進又不得，退又不得時如何？」師曰：「抱首哭蒼天。」僧無語，師曰：「汝還知鉢盂鍞子落處麼？汝若知得落處，也從汝問。三十年後，驀然問著也不定。」

上堂，舉寒山云：「井底生紅塵，高峰起白浪。石女生石兒，龜毛寸寸長。若要學菩提，但看此模樣。」良久曰：「還知落處也無？若也不知落處，看看菩提入僧堂裏去也。久立。」上堂：「春寒凝冱，夜來好雪，還見麼？大地雪漫漫，春風依舊寒。說禪說道易，成佛成祖難。珍重！」上堂：「晨雞報曉靈，粥後便天明。燈籠猶瞌睡，露柱却惺惺。」復曰：「惺惺直言惺惺，歷歷直言歷歷。明朝後日，莫認奴作郎。珍重！」因事示衆：「天晴蓋却屋，乘乾刈却禾。旱輸王稅了，鼓腹唱巴歌。」問：「德山入門便棒，猶是起模畫樣。臨濟入門便喝，未免揑目生花。離此二途，未審洞山如何爲人？」師曰：「天晴久無雨，近日有雲騰。」曰：「他日若有人問洞山宗旨，教學人如何舉似？」師曰：「園蔬枯槁甚，擔水潑菠薐。」師一日不安，上堂辭衆，述法身頌曰：「參禪學道莫茫茫，問透法身北斗藏。余今老倒尫羸甚，見人無力得商量。唯有钁頭知我意，栽松時復上金剛。」言訖而寂，塔于金剛嶺。

南臺勤禪師法嗣

高陽法廣禪師

汝州高陽法廣禪師，僧問：「如何是大悲千手眼？」師曰：「墮坑落塹。」

石霜節誠禪師

潭州石霜節誠禪師，僧問：「古者道，捲簾當白晝，移榻對青山。如何是捲簾當白晝？」師曰：「過淨瓶來。」曰：「如何是移榻對青山？」師曰：「却安舊處著。」上堂：「心外無法，法外無心。隨緣蕩蕩，更莫沉吟。你等諸人，纔上堦道，便好回去。更要待第二杓惡水潑，作甚麼？」

德山晏禪師法嗣

德山志先禪師

鼎州德山志先禪師，僧問：「見色便見心時如何？」師曰：「角弓彎似月，寶劍利如霜。」曰：「如何領會？」師曰：「金甲似魚鱗，朱旗如火燄。」問：「遠遠投師，乞師一接。」師曰：「不接。」曰：「恁麼則虛伸一問。」師曰：「少逢穿耳客，多遇刻舟人。」問：「大通智勝佛，十刧坐道場。爲甚麼不得成佛道？」師曰：「貪觀天上月，失却掌中珠。」問：「軍期急速時如何？」師曰：「十字街頭滿面塵。」曰：「爲甚麼如此？」師曰：「知而故犯。」問：「如何是無爲之談？」師曰：「石羊石虎喃喃語。」曰：「是何言教？」師曰：「長行書不盡，短偈絕人聞。」問：「如何是一稱南無佛？」師曰：「皆以成佛道。」

黑水璟禪師法嗣

黑水義欽禪師

峨嵋黑水義欽禪師，上堂，僧出禮拜。師曰：「大地百雜碎。」便下座。

五祖戒禪師法嗣

泐潭懷澄禪師

洪州泐潭懷澄禪師，僧問：「見者是色，聞者是聲。離此二途，請師別道。」師曰：「古寺新牌額。」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師曰：「觀世音菩薩。」師一日見僧披衲，師曰：「得恁麼好針線？」曰：「祇要牢固。」師曰：「打草驚蛇作甚麼？」曰：「客來須看。」師曰：「祇有這箇更別有？」曰：「雲生嶺上。」師曰：「未在更道。」曰：「水滴巖前。」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文殊自文殊，解脫自解脫。」

洞山自寶禪師

瑞州洞山自寶禪師，上堂：「總恁麼風恬浪靜，那裏得來？忽遇洪波浩渺，白浪滔天。當恁麼時，覓箇水手也難得。衆中莫有把柂者麼？」衆無對。師曰：「賺殺一船人。」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腰長脚短。」

北塔恩廣禪師

復州北塔恩廣禪師，僧問：「如何是衲僧變通之事？」師曰：「東涌西没。」曰：「變通後如何？」師曰：「地肥茄子嫩。」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左手書右字。」曰：「學人不會。」師曰：「歐頭柳脚。」

四祖端禪師

蘄州四祖端禪師，法身頌曰：「燈心刺著石人脚，火急去請周醫博。路逢龐公相借問，六月日頭乾曬却。」

雲蓋志顒禪師

潭州雲蓋志顒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古寺碑難讀。」曰：「意旨如何？」師曰：「讀者盡攢眉。」

海會通禪師

舒州海會通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柿桶蓋樓笠。」曰：「學人不曉。」師曰：「行時頭頂戴，坐則挂高壁。」

洞山妙圓禪師

瑞州洞山妙圓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頭腦相似。」

義臺子祥禪師

蘄州義臺子祥禪師，僧問：「如何是義臺境？」師曰：「路不拾遺。」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桀犬吠堯。」

天童懷清禪師

明州天童懷清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眼裏不著沙。」曰：「如何領會？」師曰：「耳裏不著水。」曰：「恁麼則禮拜也。」師曰：「東家點燈，西家暗坐。」

寶嚴叔芝禪師

越州寶嚴叔芝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土身木骨。」曰：「意旨如何？」師曰：「五彩金裝。」曰：「恁麼則頂禮去也。」師曰：「天台楖栗。」

五祖秀禪師

蘄州五祖山秀禪師，僧問：「無法可說，是名說法。既是無法可說，又將何說？」師曰：「霜寒地凍。」曰：「空生不解巖中坐，惹得天花動地來。」師曰：「日出冰消。」僧擬議，師曰：「何不進語？」僧又無語。師曰：「車不橫推，理無曲斷。」

白馬辯禪師

襄州白馬辯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水來河漲。」曰：「如何是法？」師曰：「風來樹動。」

水南智昱禪師

隨州水南智昱禪師，上堂：「欲識解脫道，雞鳴天已曉。趙州庭前栢，打落青州棗。咄！」

福昌善禪師法嗣

上方齊岳禪師

安吉州上方齊岳禪師，僧問：「如何是菩提？」師曰：「甎頭瓦子。」曰：「意旨如何？」師曰：「苦。」上堂：「旋收黃葉燒青煙，竹榻和衣半夜眠。粥後放參三下鼓。孰能更話祖師禪。」便下座。

育王常坦禪師

明州育王常坦禪師，僧問：「如何是有中有？」師曰：「金河峰上。」曰：「如何是無中無？」師曰：「般若

句？作麼生是不涉二途句？若識得，頂門上出氣。若識不得，土牛耕石田。」擊禪牀，下座。

堂前。」上堂：「千花競發，百鳥啼春，是向上句。諸佛出世，知識興慈，是向下句。

金山瑞新禪師

潤州金山瑞新禪師，僧問：「吾有大患，爲吾有身。父母未生，未審此身在甚麼處？」師曰：「曠大劫來無處所，若論生滅盡成非。」曰：「恁麼則周徧十方心，不在一切處。」師曰：「泥裏撼擂。」上堂：「世間所貴者，和氏之璧、隋侯之珠，金山喚作驢屎馬糞。出世間所貴者，真如解脫、菩提涅槃，金山喚作屎沸盌鳴。且道恁麼說話，落在甚麼處？故不是取舍心重，信邪倒見。諸人要知麼？猛虎不顧几上肉，洪爐豈鑄囊中錐？」

乾明信禪師法嗣

藥山彝肅禪師

澧州藥山彝肅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大樹大皮裹。」曰：「出世後如何？」師曰：「小樹小皮纏。」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四王擡不起。」

智門祚禪師法嗣

雪竇重顯禪師

明州雪竇重顯禪師，遂寧府李氏子。依普安院仁銑上人出家。受具之後，橫經講席，究理窮玄。詰問鋒馳，機辯無敵。咸知法器，僉指南遊。首造智門，卽伸問曰：「不起一念，云何有過？」門召師近前，師纔近前，門以拂子驀口打。師擬開口，門又打，師豁然開悟。出住翠峰，後遷雪竇。開堂日，於法座前顧視大衆曰：「若論本分相見，不必高陞法座。」遂以手畫一畫曰：「諸人隨山僧手看，無量諸佛國土，一時現前。各各子細觀瞻，其或涯際未知，不免拖泥帶水。」便陞座。上首白椎罷，有僧方出，師約住曰：「如來正法眼藏，委在今日。放行則瓦礫生光，把住則真金失色。權柄在手，殺活臨時。其有作者，共相證據。」僧出問：「遠離翠峰祖席，已臨雪竇道場，未審是一是二？」師曰：「馬無千里謾追風。」曰：「恁麼則雲散家家月。」師曰：「龍頭蛇尾漢。」問：「德山臨濟棒喝已彰，和尚如何爲人？」師曰：「放過一著。」僧擬議，師便喝。僧曰：「未審祇恁麼，別有在？」師曰：「射虎不真，徒勞沒羽。」問：「吹大法螺，擊大法鼓，朝宰臨筵，如何卽是？」師曰：「清風來未休。」曰：「恁麼則得遇於師也。」師曰：「一言已出，駟馬難追。」僧禮拜，師曰：「放過一著。」乃普觀大衆曰：「人天普集，合發明箇甚麼事？焉可互分賓主，馳騁問荅，便當宗乘去。廣大門風，威德自在，輝騰今古，把定乾坤。千聖祇言自知，五乘莫能建立。所以聲前悟旨，猶迷顧鑒之端。言下知宗，尚昧識情之表。諸人要知真實相爲麼？但以上無攀仰，下絕己躬，自然常光現前，箇箇壁立千仞。還辨明得也無？未辨辨取，未明明取。既辨明得，能截生死流，同據佛

祖位，妙圓超悟，正在此時。堪報不報之恩，以助無爲之化。」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祥雲五色。」曰：「學人不會。」師曰：「頭上漫漫。」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猿啼古木。」曰：「來後如何？」師曰：「鶴唳青霄。」曰：「即今事作麽生？」師曰：「一不成，二不是。」問：「和尚未見智門時如何？」師曰：「爾鼻孔在我手裏。」曰：「見後如何？」師曰「穿過髑髏。」

有僧出，禮拜起曰：「請師荅話。」師便棒。僧曰：「豈無方便？」師曰：「罪不重科。」復有一僧出，禮拜起曰：「請師荅話。」師曰：「兩重公案。」曰：「請師不荅話。」師亦棒。問：「古人道，北斗裏藏身，意旨如何？」師曰：「千聞不如一見。」曰：「此話大行。」師曰：「老鼠銜鐵。」問：「古人道，皎皎地絕一絲頭，祇如山河大地，又且如何？」師曰：「面赤不如語直。」曰：「學人未曉。」師曰：「徧問諸方。」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乘槎斫額。」曰：「莫祇這便是。」師曰：「浪死虛生。」問：「如何是緣生義？」師曰：「金剛鑄鐵券。」曰：「學人不會。」師曰：「鬧市裏牌。」曰：「恁麽則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師曰：「列下。」問：「四十九年說不盡底，請師說？」師曰：「爭之不足。」曰：「謝師荅話。」師曰：「鐵棒自看。」問：「如何是把定乾坤眼？」師曰：「拈却鼻孔。」曰：「學人不會。」師曰：「一喜一悲。」僧擬議，師曰：「苦。」問：「如何是脫珍御服，著弊垢衣？」師曰：「垂手不垂手。」曰：「乞師方便。」師曰：「左眼挑筋，右眼抉肉。」問：「龍門爭進舉，那箇是登科？」師曰：「重遭點額。」曰：「學人不會。」師曰：「退水藏鱗。」問：「寂寂忘言，誰是得者？」師曰：「卸帽穿雲去。」曰：「如何領會？」師曰：「披簑帶雨歸。」曰：「三十年後，此話大行。」師曰：「一場酸澀。」問：「坐斷毗盧底人，師還接否？」師曰：「殷勤送別瀟湘岸。」曰：「恁麽則學人罪過也。」師曰：「天寬地窄

太愁人。僧禮拜，師曰：「苦屈之詞，不妨難吐。」問：「生死到來，如何回避？」師曰：「定花板上。」曰：「莫便是他安身立命處也無？」師曰：「符到奉行。」

上堂，僧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苦。」曰：「還許學人用也無？」師噓一噓，乃曰：「大衆前共相酬唱，也須是箇漢始得。若也未有奔流度刃底眼，不勞拈出。所以道，如大火聚，近著卽燎却面門。亦如按太阿寶劍，衝前卽喪身失命。」乃曰：「太阿橫按祖堂寒，千里應須息萬端。莫待冷光輕閃爍。」復云：「看看！」便下座。上堂，僧問：「如何是維摩一默？」師曰：「寒山訪拾得。」曰：「恁麼則入不二之門。」師噓一噓，復曰：「維摩大士去何從，千古令人望莫窮。不二法門休更問，夜來明月上孤峰。」上堂：「春山疊亂青，春水漾虛碧。寥寥天地間，獨立望何極。」便下座。却顧謂侍者曰：「適來有人看方丈麽？」者曰：「有。」師曰：「作賊人心虛。」上堂：「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古人向甚麽處見客？或若道得接手句，許你天上天下。」上堂：「田地穩密底，佛祖不敢近，爲甚麽擡脚不起。神通游戲底，鬼神不能測，爲甚麽下脚不得。直饒十字縱橫，朝打三千，暮打八百。」上堂：「大衆這一片田地，分付來多時也。爾諸人，四至界畔猶未識在。若要中心樹子，我也不惜。」

問：「如何是諸佛本源？」師曰：「千峰寒色。」曰：「未委向上，更有也無？」師曰：「雨滴巖花。」上堂，僧問：「雪覆蘆花時如何？」師曰：「點。」曰：「恁麼則爲祥爲瑞去也。」師曰：「兩重公案。」乃曰：「雪覆蘆花欲暮天，謝家人不在漁船。白牛放却無尋處，空把山童贈鐵鞭。」師一日遊山，四顧周覽，謂侍者曰：「何日復來於此？」侍者哀乞遺偈，師曰：「平生唯患語之多矣。」翌日，出杖屨衣盂散及徒衆。乃曰：「七月七日

復相見耳。」至期盥沐攝衣，北首而逝。塔全身于寺之西塢，賜明覺大師。

延慶子榮禪師

襄州延慶山子榮禪師，僧問：「如何是隨色摩尼珠？」師曰：「三箇童兒弄花毬。」曰：「恁麼則終朝盡日也。」師曰：「頭白齒落。」上堂，僧問：「靈光隱隱，月照寒牕。善法堂前，請師舉唱。」師曰：「聽。」曰：「此猶是這邊事，那邊事作麼生？」師曰：「脚下毛生。」問：「如何是佛？」師曰：「横身彰十號，入槨示雙趺。」曰：「將何供養？」師曰：「合掌當胸。」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穿耳胡僧不著鞋。」

百丈智映禪師

洪州百丈智映寶月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窣堵那吒掌上擎。」曰：「恁麼則北塔的子，韶石兒孫也。」師曰：「斫額望新羅。」

南華寶緣禪師

韶州南華寶緣慈濟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青山綠水。」曰：「未來時還有意也無？」師曰：「高者高，低者低。」

護國壽禪師

黃州護國院壽禪師，僧問：「如何是一路涅槃門？」師曰：「寒松青有千年色，一徑風飄四季香。」問：「如何是靈山一會？」師曰：「如來纔一顧，迦葉便低眉。」

九峰勤禪師

瑞州九峰勤禪師，僧問：「方便門中，請師垂示。」師曰：「佛不奪衆生願。」曰：「恁麼則謝師方便。」師曰：「却須喫棒。」上堂：「口羅舌沸，千喚萬喚，露柱因甚麼不回頭？」良久曰：「美食不中飽人喫。」便下座。

雲蓋繼鵬禪師

潭州雲蓋繼鵬禪師，初謁雙泉雅禪師，泉令充侍者，示以芭蕉拄杖話，經久無省發。一日，泉向火次，師侍立。泉忽問：「拄杖子話試舉來，與子商量。」師擬舉，泉拈火筯便摵，師豁然大悟。住後，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舌頭無骨。」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湯瓶火裏煨。」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天。」曰：「出世後如何？」師曰：「地。」上堂：「高不在絕頂，富不在福嚴。樂不在天堂，苦不在地獄。」良久曰：「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

黃龍海禪師

鄂州黃龍海禪師，僧問：「如何是黃龍家風？」師曰：「看。」曰：「忽遇客來，如何祗待？」師以拄杖點

之。問：「如何是最初一句？」師曰：「掘地討天。」

彰法澄泗禪師

鼎州彰法澄泗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多少人摸索不著。」曰：「忽然摸著又作麼生？」師曰：「堪作甚麼！」

雲臺省因禪師

泉州雲臺因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嗔拳不打笑面。」曰：「如何施設？」師曰：「天台則有，南嶽則無。」問：「如何是佛？」師曰：「月不破五。」曰：「意旨如何？」師曰：「初三十一。」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今日好曬麥。」曰：「意旨如何？」師曰：「問取磨頭。」上堂：「菩薩子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且道落在甚麼處？」良久曰：「南贍部洲，北鬱單越。」

福嚴雅禪師法嗣

北禪智賢禪師

潭州北禪智賢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匙挑不上。」曰：「如何是道？」師曰：「嶮路架橋。」歲夜小參曰：「年窮歲盡，無可與諸人分歲。老僧烹一頭露地白牛，炊黍米飯，煑野菜羹，燒榾柮火，大家喫

了，唱村田樂，何故免見，倚他門戶傍他牆，剛被時人喚作郎。」便下座歸方丈。至夜深，維那入方丈問訊，曰：「縣裏有公人到勾和尚。」師曰：「作甚麼？」那曰：「道和尚宰牛不納皮角。」師遂捋下頭帽，擲在地上。那便拾去，師跳下禪牀，攔胸擒住，叫曰：「賊！賊！」那將帽子覆師頂曰：「天寒，且還和尚。」師呵呵大笑，那便出去。時法昌爲侍者，師顧昌曰：「這公案作麼生？」昌曰：「潭州紙貴，一狀領過。」

衡嶽振禪師

南嶽衡嶽寺振禪師，山居頌曰：「阿呵呵，瘦松寒竹鎖清波。有時獨坐磐陀上，無人共唱太平歌。朝看白雲生洞口，暮觀明月照娑婆。有人問我居山事，三尺杖子攪黃河。」

開福賢禪師法嗣

日芳上座

日芳上座，僧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竪起拄杖。僧曰：「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橫按拄杖。僧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擲下拄杖。僧曰：「三句外請師道。」師便起去。師贊開福眞曰：「清儀瘦兮，可瞻可仰，仰之非親。妙筆圖兮，可擬可像，像之非眞。非親非眞，秋月盈輪。有言無味兮的中的，既往如在兮見焉覓？當機隱顯兮絲髮誵訛，金烏卓午兮迅風霹靂。」

報慈嵩禪師法嗣

興陽遜禪師

郢州興陽山遜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髮白面皺。」曰：「如何是法？」師曰：「暑往寒來。」問：「如何是三界外事？」師曰：「洛陽千里餘，不得舊時書。」

德山遠禪師法嗣

開先善暹禪師

廬山開先善暹禪師，臨江軍人也。操行清苦，徧游師席，以明悟爲志。參德山，見山上堂，顧視大衆曰：「師子嚬呻，象王回顧。」師忽有省，入室陳所解。山曰：「子作麼生會？」師回顧曰：「後園驢喫草。」山然之。後至雪竇，竇與語，喜其超邁，目曰「海上橫行暹道者」。遂命分座，四方英衲敬畏之。他日竇舉師出世金鵝。師聞，潛書二偈于壁而去。曰：「不是無心繼祖燈，道慚未廁嶺南能。三更月下離巖竇，眷眷無言戀碧層。二十餘年四海間，尋師擇友未嘗閑。今朝得到無心地，却被無心趁出山。」晚年，衆請滋甚，遂開法開先，以慰道俗之望。

開堂日，上首白椎罷，師曰：「千聖出來，也祇是稽首讚歎，諸代祖師提挈不起。是故始從迦葉，迄至山僧，二千餘年，月燭慧燈，星排道樹。人天普照，凡聖齊榮。且道承甚麼人恩力？老胡也祇道，明

星出現時，我與大地有情同時成道。如是則彼既丈夫，我亦爾，孰爲不可？良由諸人不肯承當，自生退屈，所以便推排一人半箇先達出來，遞相開發，也秖是與諸人作箇證明。今日人天會上，莫有久遊赤水，夙在荆山，懷袖有珍，頂門有眼，到處踐踏覺場底衲僧麼？却請爲新出世長老作箇證明。還有麼？」時有僧出，師曰：「象駕崢嶸謾進途，誰信螳蜋能拒轍？」問：「一棒一喝，猶是葛藤，瞬目揚眉，拖泥帶水。如何是直截根源？」師曰：「速。」曰：「恁麼則祖師正宗和尚把定。」師曰：「野渡無人舟自橫。」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曰：「瞎。」問：「妙峰頂上卽不問，半山相見事如何？」師曰：「把手過江來。」曰：「高步出長安。」師曰：「脚下一句作麼生道？」僧便喝。師曰：「山腰裏走。」問：「一雨所潤，爲甚麼萬木不同？」師曰：「羊羹雖美，衆口難調。」問：「年窮歲盡時如何？」師曰：「依舊孟春猶寒。」問：「更深夜靜時如何？」師曰：「老鼠入燈籠。」問：「瞥瞋瞥喜時如何？」師曰：「適來菩薩面，如今夜叉頭。」上堂：「一若是，二卽非，東西南北人不知。休話指天并指地，青山白雲徒爾爲。」以拄杖擊香臺，下座。問：「雨雪亘天，爲甚麼孤峰露頂？」師曰：「有甚遮掩處。」上堂，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洛陽城古。」曰：「學人不會。」師曰：「少室山高。」僧禮拜，師迺曰：「佛種從緣起。」遂擧拄杖曰：「拄杖子是緣，且作麼生說箇起底道理？」良久曰：「金屑雖貴，落眼成翳。」卓拄杖，下座。

禾山楚材禪師

吉州禾山楚材禪師，臨江軍人也。僧問：「佛令祖令，諸方並行，未審和尚如何？」師曰：「山僧

退後。」曰：「恁麼則諸方不別也。」師曰：「伏惟伏惟！」問：「如何是離凡聖底句？」師曰：「山河安掌上。」曰：「恁麼則迥超今古外？」師曰：「展縮在當人。」問：「一毫未發時如何？」師曰：「海晏河清。」曰：「發後如何？」師曰：「徧界無知己。」問：「如何是和尚說法底口？」師曰：「放一線道。」問：「抱璞投師，請師雕琢。」師曰：「不雕琢。」曰：「爲甚麼不雕琢？」師曰：「弄巧翻成拙。」

資聖盛勤禪師

秀州資聖院盛勤禪師，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山青水綠。」問：「四威儀中如何履踐？」師曰：「鷺鷥立雪。」曰：「恁麼則聞鐘持鉢，日上欄干。」師曰：「魚躍千江水，龍騰萬里雲。」曰：「畢竟如何？」師曰：「山中逢猛獸，天上見文星。」上堂：「多生覺悟非干衲，一點分明不在燈。」拈拄杖曰：「拄杖頭上祖師，燈籠脚下彌勒。須彌山腰鼓細郎不問你，作麼生是分明一點？你若道得，無邊刹境總在你眉毛上。你若道不得，作麼生過得羅刹橋？」良久曰：「水流千派月，山鎖一溪雲。」卓拄杖，下座。

鹿苑圭禪師

潭州鹿苑圭禪師，桂州人也。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吳頭楚尾。」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騎馬踏鐙，不如步行。」問：「如何是第一義諦？」師曰：「胡人讀漢書。」上堂：「凡有因緣，須曉其宗。若曉其宗，無是無不是。用則波騰海沸，全真體以運行；體則鏡淨水沉，舉隨緣而會寂。且道兜率天宮，

幾人行幾人坐？若向這裏辨得緇素，許你諸人東西南北，如雲似鶴。於此不明，踏破草鞋，未有了日在。參！」

青原下十世上

洞山聰禪師法嗣

雲居曉舜禪師

南康軍雲居曉舜禪師，瑞州人也。少年麤猛，忽悟浮幻，投師出家，乃修細行。參洞山。一日如武昌行乞，首謁劉公居士家。士高行，爲時所敬，意所與奪，莫不從之。師時年少，不知其飽參，頗易之。士曰：「老漢有一問，若相契卽開疏，如不契卽請還山。」遂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黑似漆。」士曰：「磨後如何？」師曰：「照天照地。」士長揖曰：「且請上人還山。」拂袖入宅。師懡㦬卽還洞山，山問其故，師具言其事。山曰：「你問我，我與你道。」師理前問。山曰：「此去漢陽不遠。」師進後語，山曰：「黃鶴樓前鸚鵡洲。」師於言下大悟，機鋒不可觸。住後，僧問：「承師有言，不談玄，不說妙，去此二途如何指示？」師曰：「蝦蟆趕鷂子。」曰：「全因此問也。」師曰：「老鼠弄猢猻。」上堂：「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蝦蟆蚯蚓各有窟穴，烏鵲鳩鴿，亦有窠巢。正當與麼時，爲甚麼人說法？」良久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上堂：「三峽道無別，朝朝祇麼說。僧繇會寫真，鎭府出鑌鐵。」上堂：「不長不短，不小不大。此箇

道理是誰境界？咄！」上堂：「聞說佛法兩字，早是污我耳目。諸人未跨雲居門，脚跟下好與三十棒。雖然如是，也是爲衆竭力。」上堂舉夾山道：「鬧市門頭識取天子，百草頭上薦取老僧。雲居卽不然，婦搖機軋軋，兒弄口喎喎。」上堂：「諸方有弄蛇頭，撥虎尾，跳大海，劍刃裏藏身。雲居這裏，寒天熱水洗脚，夜間脫襪打睡，早朝旋打行纏，風吹籬倒，喚人夫劈篾縛起。」上堂：「雲居不會禪，洗脚上牀眠。冬瓜直儱侗，瓠子曲彎彎。」

大潙懷宥禪師

潭州大潙懷宥禪師，僧問：「人將語試，金將火試。未審衲僧將甚麽試？」師曰：「拄杖子。」曰：「畢竟如何？」師曰：「退後著。」僧應喏，師便打。曰：「教休不肯休，直待雨淋頭。」

佛日契嵩禪師

杭州佛日契嵩禪師，藤州鐔津李氏子。七歲出家，十三得度。十九遊方，徧參知識。得法于洞山。師夜則頂戴觀音像而誦其號，必滿十萬乃寢，以爲常。自是世間經書章句，不學而能，作原教論十餘萬言，明儒釋之道一貫，以抗宗韓排佛之說。讀之者畏服。後居永安蘭若，著禪門定祖圖、傳法正宗記、輔教編，上進仁宗皇帝，覽之加歎，付傳法院編次入藏。下詔褒寵，賜號明教。宰相韓琦、大參歐陽修皆延見而尊禮之。洎東還，熙寧四年六月四日，晨興寫偈曰：「後夜月初明，吾今噫獨行。不學大梅老，

貪隨齧鼠聲。」至中夜而化。闍維不壞者五，曰頂、曰耳、曰舌、曰童真、曰數珠。其頂骨出舍利，紅白晶潔。道俗合諸不壞，葬於故居永安之左。後住淨慈。北礀居簡嘗著五種不壞贊。師有文集二十卷，目曰鐔津，盛行于世。

太守許式郎中

洪州太守許式，參洞山，得正法眼。一日，與泐潭澄上藍溥坐次，潭問：「聞郎中道，夜坐違雲石，春栽帶雨松。當時荅洞山甚麼話？」公曰：「今日放衙早。」潭曰：「聞荅泗州大聖在楊州出現底，是否？」公曰：「別點茶來。」潭曰：「名不虛傳。」公曰：「和尚早晚回山？」潭曰：「今日被上藍覷破。」藍便喝，潭曰：「須是你始得。」公曰：「不奈船何，打破戽斗。」

泐潭澄禪師法嗣

育王懷璉禪師

明州育王山懷璉大覺禪師，漳州龍溪陳氏子。誕生之夕，夢僧伽降室，因小字泗州。既有異兆，僉知祥應。齠齓出家，丱角圓頂。篤志道學，寢食無廢。一日洗面，潑水于地，微有省發。即慕參尋，遠造泐潭法席，投機印可。師事之十餘年，去游廬山，掌記於圓通訥禪師所。皇祐中仁廟有詔，住淨因禪院，召對化成殿。問佛法大意，奏對稱旨，賜號大覺禪師。後遣中使問曰：「才去竪拂，人立難當。」師

卽以頌回進曰：「有節非干竹，三星偃月宮。一人居日下，弗與衆人同。」帝覽大悅。又詔入對便殿，賜羅扇一把，題元寂頌於其上。與師問荅詩頌，書以賜之，凡十有七篇。至和中乞歸老山中，乃進頌曰：「六載皇都唱祖機，兩曾金殿奉天威。青山隱去欣何得，滿篋唯將御頌歸。」帝和頌不允，仍宣諭曰：「山卽如如，體也將安歸乎？再住京國，且興佛法。」師再進頌謝曰：「中使宣傳出禁圍，再令臣住此禪扉。青山未許藏千拙，白髮將何補萬幾？霄露恩輝方湛湛，林泉情味苦依依。堯仁況是如天闊，應任孤雲自在飛。」既而遣使賜龍腦鉢。師謝恩罷，捧鉢曰：「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鐵食，此鉢非法。」遂焚之。中使回奏，上加歎不已。治平中上疏丐歸，仍進頌曰：「千簇雲山萬壑流，閑身歸老此峯頭。餘生願祝無疆壽，一炷清香滿石樓。」英廟依所乞，賜手詔曰：「大覺禪師懷璉受先帝聖眷，累錫宸章。屢貢誠懇，乞歸林下。今從所請，俾遂閑心。凡經過小可菴院，任性住持。或十方禪林，不得抑逼堅請。」師既渡江，少留金山西湖，四明郡守以育王虛席，迎致九峯韶公作疏，勸請四明之人，相與出力，建大閣藏所賜詩頌，榜之曰宸奎。翰林蘇公軾知杭時，以書問師曰：「承要作宸奎閣碑，謹已撰成，衰朽廢學，不知堪上石否？」見參寥說。禪師出京日，英廟賜手詔，其略云：「任性住持者，不知果有否？如有，切請錄示全文，欲添入此一節。」師終藏而不出。逮委順後，獲於篋笥。

開堂日，僧問：「諸佛出世，利濟羣生。猊座師登，將何拯濟？」師曰：「山高水闊。」曰：「華發無根樹，魚跳萬仞峯。」師曰：「新羅國裏。」曰：「慈舟不棹清波上，劒峽徒勞放木鵝。」師曰：「脫却衣裳卧荆棘。」曰：「人將語試。」師曰：「慣得其便。」僧拊掌，師曰：「更踍跳。」問：「聖君御頌親頒賜，和尚將何報此恩？」

師曰：「兩手拓地。」曰：「恁麼則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師曰：「半尋拄杖攪黃河。」問：「艤棹不停時如何？」師曰：「清波箭急。」曰：「恁麼則移舟諳水勢，舉棹別波瀾。」師曰：「濟水過新羅。」曰：「古佛位中留不住，夜來依舊宿蘆花。」師曰：「兒童不識十字街。」問：「坐斷毗盧頂，不稟釋迦文，猶未是學人行業。如何是學人行業？」師曰：「斫額望明月。」僧以手便拂，師曰：「作甚麼？」僧茫然。師曰：「賺却一船人。」師曰：「若論佛法兩字，是加增之辭，廉纖之說。諸人向這裏承當得，盡是二頭三首，譬如金屑雖貴，眼裏著不得。若是本分衲僧，纔聞舉著，一擺擺斷，不受纖塵，獨脫自在，最爲親的。然後便能在天同天，在人同人，在僧同僧，在俗同俗，在凡同凡，在聖同聖。一切處出没自在，並拘檢他不得，名邈他不得，何也？爲渠能建立一切法故。一切法要且不是渠，渠既無背面，第一不用妄與安排。但知十二時中，平常飲啄，快樂無憂。祇此相期，更無別事。所以古人云，放曠長如癡兀人，他家自有通人愛。」

上堂：「文殊寶劍，得者爲尊。」乃拈拄杖曰：「淨因今日恁麼，直得千聖路絶，雖然如是，猶是矛盾相攻，不犯鋒鋩，如何運用？」良久曰：「野蒿自發空臨水，江燕初歸不見人。參！」上堂：「太陽東昇，爍破大千之暗。諸人若向明中立，猶是影響相馳。若向暗中立，也是藏頭露影漢。到這裏作麼生吐露？」良久曰：「逢人祇可三分語，未可全拋一片心。參！」上堂：「世法裏面，迷却多少人？佛法裏面，醉却多少人？祇如不迷不醉，是甚麼人分上事？」上堂：「言鋒纔擊，義海交深。若用徑截一路，各請歸堂。」上堂：「應物現形，如水中月。」遂拈起拄杖曰：「這箇不是物，即今現形也。且道月在甚麼處？」良久曰：「長空有路還須透，潭底無蹤不用尋。」擊香臺，下座。上堂：「白日東上，白日西落，急如投壺閃寥廓。神龍一

舉透無邊，纖鱗猶向泥中躍。靈燄中，休湊泊，三歲孩童鬉四角。參！」上堂良久，舉起拳頭曰：「握拳則五嶽倒卓，展手則五指參差。有時把定佛祖關，有時拓開千聖宅。今日這裏相呈，且道作何使用？」指禪牀曰：「向下文長，付在來日。」

靈隱雲知禪師

臨安府靈隱雲知慈覺禪師，僧問：「一佛出世，各坐一華。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白雲橫谷口。」曰：「光前絕後去也。」師曰：「錯。」曰：「大衆證明，學人禮謝。」師曰：「點。」問：「如何是道？」師曰：「甚麼道！」曰：「大道。」師曰：「欲行千里，一步爲初。」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西天駐泊，此地都監。」僧禮拜，師乃吽吽。上堂：「日月雲霞爲天標，山川草木爲地標，招賢納士爲德標，閑居趣寂爲道標。」拈拄杖曰：「且道這箇是甚麼標？會麼？拈起則有文有彩，放下則穩穩磕磕。直得不拈不放，又作麼生？」良久曰：「扶過斷橋水，伴歸無月村。」卓一下，下座。上堂：「秋風起，庭梧墜，衲子紛紛看祥瑞。張三李四實囂虛，拾得寒山爭賤貴。覿面相逢，更無難易。四衢道中，棚欄瓦市。高塞虛空，普天帀地。任是臨濟赤肉團上，雪峰南山鼈鼻，玄沙見虎，俱胝舉指，一時拈來，當面布施。更若擬議，千山萬水。」復曰：「過。」

承天惟簡禪師

婺州承天惟簡禪師，僧問：「佛與衆生，是一是二？」師曰：「花開滿樹紅，花落萬枝空。」曰：「畢竟是一是二？」師曰：「唯餘一朵在，明日恐隨風。」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星多不當月。」曰：「用者如何？」師曰：「落。」曰：「落後如何？」師曰：「觀世音菩薩。」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理長卽就。」曰：「如何領會？」師曰：「繪雉不成雞。」問：「開口卽失，閉口卽喪。未審如何說？」師曰：「舌頭無骨。」僧曰：「不會。」師曰：「對牛彈琴。」上堂：「夫遮那之境界，衆妙之玄門，知識說之而莫窮，善財酌之而不竭，文殊體之而寂寂，普賢證之以重重。若也隨其法性，如雲收碧漢，本無一物。若也隨其智用，如花開春谷，應用無邊。雖說徧恒沙，乃同遵一道。且問諸人，作麽生是一道？」良久曰：「白雲斷處見明月，黃葉落時聞擣衣。參！」上堂：「莫離蓋纏，莫求佛祖，去此二途，以何依怙？江淹夢筆，天龍見虎，古老相傳，月不跨五。參！」上堂：「一刀兩段，埋沒宗風。師子翻身，拖泥帶水。直饒坐斷十方，不通凡聖，脚跟不好，與三十。」上堂：「拈一放一，妙用縱橫。去解除玄，收凡破聖。若望本分草料，大似磨甎作鏡。衲僧家合作麽生？」良久曰：「寔。」

九峰鑒韶禪師

明州九峰鑒韶禪師，僧問：「承聞和尚是泐潭嫡子，是否？」師曰：「是。」曰：「還記得當時得力句否？」師曰：「記得。」曰：「請舉看。」師曰：「左手握拳，右手把筆。」上堂：「山僧說禪，如蚝蝨吐油，捏著便出。若不捏著，一點也無。何故？祇爲不曾看讀古今因緣，及預先排疊勝妙見知等候。陞堂便磨唇捋觜，

將粥飯氣熏炙諸人。凡有一問一荅，蓋不得已。豈獨山僧，看他大通智勝如來，默坐十劫，無開口處。後因諸天、梵天及十六王子再三勸請，方始說之。却不是秘惜，秖爲不敢埋没諸人。山僧既不埋没諸人，不得道山僧會陞座。參！」

西塔顯殊禪師

婺州西塔顯殊禪師，上堂：「黄梅席上數如麻，句裏呈機事可嗟。直是本來無一物，青天白日被雲遮。參！」

崇善用良禪師

天台崇善寺用良禪師，僧問：「三門與自己，是同是別？」師曰：「八兩移來作半斤。」曰：「恁麼則秋水泛漁舟去也。」師曰：「東家點燈，西家爲甚麼却見油？」曰：「山高月上遲。」師曰：「道甚麼？」曰：「莫瞌睡。」師曰：「入水見長人。」

慧力有文禪師

臨江軍慧力有文禪師，上堂：「建山寂寞，坐倚城郭。無味之談，七零八落。」以拄杖敲香臺，下座。

雪峰象敦禪師

福州雪峰象敦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把火照魚行。」曰：「如何是法？」師曰：「唐人譯不出。」曰：「佛法已蒙師指示，未審畢竟事如何？」師曰：「臘月三十日。」

雲居守億禪師

南康軍雲居守億禪師，上堂：「馬祖纔陞堂，雄峰便卷席。春風一陣來，滿地花狼籍。」便下座。

洞山永孚禪師

瑞州洞山永孚禪師，上堂：「棒頭排日月，木馬夜嘶鳴。」拈拄杖曰：「雲門木師來也。」卓一下，曰：「炊沙作飯，看井作袴。參！」

令滔首座

令滔首座，久參泐潭，潭因問：「祖師西來，單傳心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子作麼生會？」師曰：「某甲不會。」潭曰：「子未出家時，作箇甚麼？」師曰：「牧牛。」潭曰：「作麼生牧？」師曰：「早朝騎出去，晚後復騎歸。」潭曰：「子大好不會。」師於言下大悟。遂成頌曰：「放却牛繩便出家，剃除鬚髮著袈裟。有人問我西來意，拄杖橫挑囉哩囉。」

洞山寶禪師法嗣

洞山清辯禪師

瑞州洞山清辯禪師，僧問：「百丈得大機，黄檗得大用。未審和尚得箇甚麼？」師便喝，僧亦喝。師便打，僧曰：「争奈大衆眼何！」便歸衆。師噓兩噓。

北塔廣禪師法嗣

玉泉承皓禪師

荊門軍玉泉承皓禪師，姓王氏，眉州丹稜人也。依大力院出家。登具後游方，參北塔，發明心要，得大自在三昧。製犢鼻裩，書歷代祖師名字。乃曰：「唯有文殊普賢較些子。」且書於帶上。故叢林目爲皓布裩。元豐間，首衆於襄陽谷隱，有鄉僧亦効之。師見而訶曰：「汝具何道理，敢以爲戲事耶？嘔血無及耳。」尋於鹿門如所言而逝。張無盡奉使京西南路，就謁之。致開法于郢州大陽，時谷隱主者私爲之喜。師受請陞座，曰：「某在谷隱十年，不曾飲谷隱一滴水，嚼谷隱一粒米，汝若不會，來大陽爲汝說破。」携拄杖下座，傲然而去。尋遷玉泉，有示衆曰：「一夜雨霧烹，打倒蒲萄棚。知事頭首，行者人力，拄底拄，撐底撐，撐撐拄拄到天明，依舊可憐生。」自贊：「粥稀後坐，牀窄先卧。耳聵愛高聲，眼昏宜字大。」冬至示衆曰：「晷運推移，布裩赫赤。莫怪不洗，無來換替。」僧入室次，狗子在室中，師叱一

聲，狗便出去。師曰：「狗却會，你却不會。」師示疾，門人圍繞，師笑曰：「吾年八十一，老死昇屍出。兒郎齊著力，一年三百六十日。」言畢而逝。

四祖端禪師法嗣

廣明常委禪師

福州廣明常委禪師，僧問：「知師久蘊囊中寶，今日當場略借看。」師曰：「看。」曰：「恁麼則謝師指示。」師曰：「等閑垂一鈎，容易上鈎來。」

雲蓋顒禪師法嗣

雲居文慶禪師

南康軍雲居文慶海印禪師，僧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曰：「合。」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闊。」曰：「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曰：「窄。」上堂：「道本無爲，法非延促。一念萬年，千古在目。月白風恬，山青水綠。法法現前，頭頭具足。祖意教意，非直非曲。要識廬陵米價，會取山前麥熟。」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上方岳禪師法嗣

國慶順宗禪師

越州東山國慶順宗禪師，上堂：「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拈起拄杖曰：「此箇是法，那箇是滅底心？若人道得，許你頂門上具眼。其或未然，雲暗不知天早晚，雪深難辨路高低。參！」

金山新禪師法嗣

天聖守道禪師

安吉州天聖守道禪師，上堂：「日月遶須彌，人間分晝夜。南閻浮提人，祇被明暗色空留礙。」且道：「不落明暗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參！」上堂：「不從一地至一地，寂滅性中寧有位。釋迦稽首問然燈，仁者何名爲受記？」便下座。

五燈會元卷第十六

青原下十世下

雪竇顯禪師法嗣

天衣義懷禪師

越州天衣義懷禪師，永嘉樂清陳氏子也。世以漁爲業。母夢星殞於屋，乃孕。及產，尤多吉祥。兒時坐船尾，父得魚付師貫之。師不忍，乃私投江中。父怒，笞之，師恬然如故。長游京師，依景德寺爲童行。天聖中，試經得度。謁金鑾善葉縣省，皆蒙印可。遂由洛抵龍門，復至都下，欲繼宗風。意有未決，忽遇言法華，拊師背曰：「雲門臨濟去！」及至姑蘇，禮明覺於翠峰。覺問：「汝名甚麼？」曰：「義懷。」覺曰：「何不名懷義？」曰：「當時致得。」覺曰：「誰爲汝立名？」曰：「受戒來十年矣。」覺曰：「汝行脚費却多少草鞋？」曰：「和尚莫瞞人好！」覺曰：「我也没量罪過，汝也没量罪過。你作麼生？」師無語。覺打曰：「脫空謾語漢，出去！」入室次，覺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師擬議，覺又打出。如是者數四。尋爲水頭，因汲水折擔，忽悟，作投機偈曰：「一二三四五六七，萬仞峰頭獨足立。驪龍頷下奪明珠，一言勘破維摩詰。」覺聞拊几稱善。後七坐道場，化行海內，嗣法者甚衆。住後，僧

問：「如何是佛？」師曰：「布髮掩泥，横身卧地。」曰：「意旨如何？」師曰：「任是波旬也皺眉。」曰：「恁麽則謝師指示。」師曰：「西天此土。」問：「學人上來，請師説法。」師曰：「林間鳥噪，水底魚行。」上堂：「須彌頂上，不扣金鐘。畢鉢巖中，無人聚會。山僧倒騎佛殿，諸人反著草鞋，朝遊檀特，暮到羅浮。拄杖針筒，自家收取。」上堂：「衲僧横説竪説，未知有頂門上眼。」時有僧問：「如何是頂門上眼？」師曰：「衣穿瘦骨露，屋破看星眠。」上堂，大衆集定，乃曰：「上來道箇不審，能銷萬兩黄金。下去道箇珍重，亦銷得四天下供養。若作佛法話會，滴水難消。若作無事商量，眼中著屑。且作麽生即是？」良久，曰：「還會麽？珍重！」

上堂：「夫爲宗師，須是驅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遇賤即貴，遇貴即賤。驅耕夫之牛，令他苗稼豐登。奪飢人之食，令他永絶飢渴。遇賤即貴，握土成金。遇貴即賤，變金成土。老僧亦不驅耕夫之牛，亦不奪飢人之食。何謂耕夫之牛，我復何用？飢人之食，我復何餐？我也不握土成金，也不變金作土。何也？金是金，土是土，玉是玉，石是石，僧是僧，俗是俗。古今天地，古今日月，古今山河，古今人倫，雖然如此，打破大散關，幾箇迷逢達磨？」上堂：「鴈過長空，影沉寒水。鴈無遺蹤之意，水無留影之心。若能如是，方解向異類中行。不用續鳧截鶴，夷嶽盈壑。放行也百醜千拙，收來也攣攣拳拳。用之，則敢與八大龍王鬬富。不用，都來不直半分錢。參！」

上堂：「髑髏常干世界，鼻孔摩觸家風。芭蕉聞雷開，葵花隨日轉。諸仁者，芭蕉聞雷開，還有耳麽？葵花隨日轉，還有眼麽？若也會得，西天即是此土。若也不會，七九六十三，收。」上堂：「盤源絶睽，普現

色身。法離斷常，有無堪示。所以道，塵塵不見佛，刹刹不聞經。要會靈山親授記，晝見日，夜見星。」良久，曰：「若到諸方，不得錯舉。參！」上堂：「夜來寒霜凜冽，黃河凍結，陝府鐵牛腰折。盡道女媧煉石補天，爭奈西北一缺。如今欲與他補却，又恐大地人無出氣處。且留這一竅，與大地人出氣。參！」上堂：「虛明自照，不勞心力。上士見之，鬼神茶飯。中下得之，狂心頓息。更有一人，切忌道著。」上堂：「光透日月，明暗不收。智出聖凡，賢愚不歷。所以道，不用低頭，思量難得。」良久曰：「是甚麼？」上堂：「青蘿夤緣，直上寒松之頂。白雲淡泞，出沒太虛之中。何似南山起雲，北山下雨。若也會得，甜瓜徹蔕甜。若也不會，苦瓠連根苦。」上堂：「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毫端。且道妙喜世界，不動如來，說甚麼法？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祇如威音王佛最初一會，度多少人？若是通方作者，試爲道看。」良久曰：「行路難，行路難。萬仞峰頭君自看。」上堂：「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金色頭陀，見處不真。雞足山中，與他看守衣鉢。三千大喻，八百小喻，大似泥裏洗土塊。四十九年，三百六十餘會，摩竭提國猶較些子。德山臨濟，雖然丈夫，爭似罽賓國王，一刀兩段。如今若有箇人鼻孔遼天，山僧性命何在？」良久曰：「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喝一喝，下座。

僧問：「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未審是甚麼人？」師曰：「掘地深埋。」曰：「此人還受安排也無？」師曰：「土上更加泥。」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長江無六月。」曰：「見後如何？」師曰：「一年一度春。」室中問僧：「無手人能行拳，無舌人解言語。忽然無手人打無舌人，無舌人道箇甚麼？」又曰：「蜀魄連宵叫，鶡鴠終夜啼。圓通門大啓，何事隔雲泥？」晚年以疾居池陽杉山庵，門弟子智才住臨平之佛日，

迎歸侍奉。才如蘇城未還，師速其歸。及踵門，師告之曰：「時至，吾行矣。」才曰：「師有何語示徒？」乃說偈曰：「紅日照扶桑，寒雲封華嶽。三更過鐵圍，拶折驪龍角。」才問：「卵塔已成，如何是畢竟事？」師舉拳示之，遂就寢，推枕而寂。塔全身寺東之原。崇寧中謚振宗禪師。

稱心省倧禪師

越州稱心省倧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行人念路。」僧曰：「不會。」師曰：「緊峭草鞋。」上堂：「佛種從緣起，是故說一乘。」拈拄杖曰：「拄杖是緣，那箇是佛種？拄杖是一乘法，那箇是緣？這裏參見釋迦老子了，却買草鞋行脚，不得向衲僧門下過，打折汝腰。且道衲僧據箇甚麼？」良久曰：「三十年後，莫孤負人。」卓拄杖，下座。

承天傳宗禪師

泉州承天傳宗禪師，僧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師曰：「承天今日高豎降旗。」僧便喝。師曰：「臨濟兒孫。」僧又喝，師便打。問：「如何是般若體？」師曰：「雲籠碧嶠。」曰：「如何是般若用？」師曰：「月在清池。」

南明日慎禪師

處州南明日愼禪師，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水天影交碧。」曰：「畢竟是同是別？」師曰：「松竹聲相寒。」

投子法宗道者

舒州投子法宗禪師，時稱道者。僧問：「如何是道者家風？」師曰：「袈裟裏草鞋。」曰：「意旨如何？」師曰：「赤脚下桐城。」

寶相蘊觀禪師

天台寶相蘊觀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堂堂八尺餘。」

君山顯昇禪師

岳州君山顯昇禪師，上堂：「大方無外，含裹十虛。至理不形，圓融三際。高超名相，妙體全彰。迥出古今，真機獨露。握驪珠而鑑物，物物流輝。擲寶劒以揮空，空空絶迹。把定則摩竭掩室，淨名杜詞；放行則拾得摇頭，寒山拊掌。且道是何人境界？」拈拄杖卓一下，曰：「瞬目揚眉處，憑君子細看。」

洞庭慧金典座

平江府水月寺慧金典座，依明覺於雪竇，聞舉須彌山話，默有契。一日欲往訊，過之殿軒。覺問：

「汝名甚麼?」曰:「惠金?」覺曰:「阿誰惠汝金?」曰:「容少間去方丈致謝。」覺曰:「卽今聾」曰:「這裏容和尚不得。」

修撰曾會居士

修撰曾會居士,幼與明覺同舍,及冠異途。天禧間,公守池州,一日會于景德寺。公遂引中庸大學,參以楞嚴符宗門語句,質明覺。覺曰:「這箇尚不與教乘合,況中庸大學邪?學士要徑捷理會此事。」乃彈指一下曰:「但恁麼薦取。」公於言下領旨。天聖初,公守四明,以書幣迎師補雪竇。既至,公曰:「某近與清長老商量趙州勘婆子話,未審端的有勘破處也無?」覺曰:「清長老道箇甚麼?」公曰:「又與麼去也。」覺曰:「清長老且放過一著,學士還知天下衲僧出這婆子圈䙡不得麼?」公曰:「這裏別有箇道處。趙州若不勘破,婆子一生受屈。」覺曰:「勘破了也。」公大笑。

延慶榮禪師法嗣

圓通居訥禪師

廬山圓通居訥禪師,梓州人,姓蹇氏。生而英特,讀書過目成誦。十一出家,十七試法華得度。受具後肄業講肆,耆年多下之。會禪者南游回,力勉其行。於是徧參荆楚間,迄無所得。至襄州洞山,留止十年,因讀華嚴論有省。後游廬山,道價日起。由歸宗而遷圓通。仁廟聞其名,皇祐初,詔

住十方淨因禪院。師稱目疾，不能奉詔。有旨令舉自代，遂舉大覺璉應詔。及引對，問佛法大意稱旨。天下賢師知人也。僧問：「祖刹重興時如何？」師曰：「人在破頭山。」曰：「一朝權在手。」師便打。

百丈映禪師法嗣

慧因懷祥禪師

臨安府慧因懷祥禪師，上堂：「南山高，北山低。日出東方夜落西。白牛上樹覓不得，烏雞入水大家知。且道見得後又如何？」良久曰：「堪作甚麼！」

慧因義寧禪師

臨安府慧因義寧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摩耶夫人。」曰：「出世後如何？」師曰：「悉達太子。」

南華緣禪師法嗣

興化延慶禪師

齊州興化延慶禪師，上堂：「言前薦得，孤負平生。句後投機，全乖道體。離此二途，祖宗門下又且如何？」良久曰：「眼裏瞳兒吹木笛。」

寶壽行德禪師

韶州寶壽行德禪師，冬日在南華受請，示衆曰：「新冬新寶壽，言是舊時言。若會西來意，波斯上舶船。」

白虎守昇禪師

韶州白虎山守昇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有眼無鼻孔。」

北禪賢禪師法嗣

興化紹銑禪師

漳州興化紹銑禪師，上堂拈拄杖曰：「一大藏教，是拭不淨故紙。超佛越祖之談，是誑謼閭閻漢。若論衲僧門下，一點也用不得。作麽生是衲僧門下事？」良久曰：「多虛不如少實。」擊香臺，下座。

法昌倚遇禪師

洪州法昌倚遇禪師，漳州林氏子。幼棄家，依郡之崇福得度。有大志。自受具游方，名著叢席。浮山遠和尚嘗指謂人曰：「此後學行脚樣子也。」參北禪，禪問：「近離甚處？」師曰：「福嚴。」禪曰：「思大

鼻孔長多少？」師曰：「與和尚當時見底一般。」禪曰：「汝道我見時長多少？」師曰：「和尚大似不曾到福嚴。」禪曰：「學語之流。」又問：「來時馬大師安樂否？」師曰：「安樂。」禪曰：「向汝道甚麽？」師曰：「教和尚莫亂統。」禪曰：「念汝新到，不能打得你。」師曰：「某甲亦放和尚過。」茶罷，禪問：「鄉里甚處？」師曰：「漳州。」禪曰：「三平在彼作甚麽？」師曰：「説禪説道。」禪曰：「年多少？」師曰：「與露柱齊年。」禪曰：「有露柱且從，無露柱年多少？」師曰：「無露柱，一年也不少。」禪曰：「夜半放烏雞。」師留北禪最久。於是師資敲唱，妙出一時。晚至西山，睠雙嶺深邃，棲息三年，始應法昌之請。師在雙嶺受請，與英勝二首座相別，曰：「三年聚首，無事不知。檢點將來，不無滲漏。」以拄杖畫一畫，曰：「這箇卽且止，宗門事作麽生？」英曰：「須彌安鼻孔。」師曰：「恁麽則臨崖看滸眼，特地一場愁。」英曰：「深沙努眼睛。」師曰：「争奈聖凡無異路，方便有多門。」英曰：「鐵蛇鑽不入。」師曰：「這般漢有甚共語處？」英曰：「自緣根力淺，莫怨太陽春。」卻畫一畫，曰：「宗門事且止，這箇事作麽生？」師便掌。英曰：「這漳州子，莫無去就。」師曰：「你這般見解，不打更待何時？」又打。英曰：「也是老僧招得。」上堂：「祖師西來，特唱此事。祇要時人知，有如貧子衣珠，不從人得。三世諸佛，祇是弄珠底人。十地菩薩，祇是求珠底人。汝等正是跉跰乞丐，懷寶迷邦。靈利漢纔聞舉著，眨上眉毛，便知落處。若更踏步向前，不如策杖歸山去，長嘯一聲煙霧深。」示衆：「我要一箇不會禪底作國師。」上堂：「汝若退身千尺，我便當處生芽。汝若覿面相呈，我便藏身露影。汝若春池拾礫，我便撒下明珠。直得水洒不著，風吹不入，如箇無孔鐵鎚相似。且道法昌還有爲人處也無？」良久曰：「利刀割肉瘡猶合，惡語傷人恨不銷。」上堂：「春山青，春水綠，一覺南柯夢初足。

攜筇縱步出松門，是處桃英香馥郁。因思昔日靈雲老，三十年來無處討。如今競愛摘楊花，紅香滿地無人掃。」上堂，拈起拄杖曰：「我若拈起，你便喚作先照後用。我若放下，你便喚作先用後照。我若擲下，你便喚作照用同時。忽然不拈不放，你向甚麼處卜度？直饒會得倜儻分明，若遇臨濟德山，便須腦門著地。且道伊有甚麼長處？」良久曰：「曾經大海休誇水，除却須彌不是山。」上堂：「夜半烏雞誰捉去？石女無端遭指注。空王令下急搜求，唯心便作軍中主。雲門長驅，潙山隊伍，列五位槍旗，布三玄戈弩。藥山持刀，青原荷斧，石鞏彎弓，禾山打鼓。陣排雪嶺長蛇，兵屯黃檗飛虎。木馬帶毛烹，泥牛和角煑。賞三軍，犒師旅。打葛藤，分露布。截海颺塵，横山鏟土。擊玄關，除徼路，多少平人受辛苦。無邊剎海競紛紛，三界聖凡無覓處。無覓處，還知否？昨夜雲收天宇寬，依然帶月啼高樹。」上堂：「閑來祇麼坐，拍手誰賡和？回頭忽見簸箕星，水墨觀音解推磨。」拍手一下曰：「還會麼？八十翁翁雖皓首，看看不見老人容。」上堂：「法昌今日開爐，行脚僧無一箇。唯有十八高人，緘口圍爐打坐。不是規矩嚴難，免見諸人話墮。直饒口似秤鎚，未免燈籠勘破。不知道絕功勳，妄自修因證果。」喝曰：「但能一念回光，定脫三乘羈鎖。」黃龍南禪師至。上堂：「拏雲攫浪數如麻，點著銅睛眼便花。除却黃龍頭角外，自餘渾是赤斑蛇。法昌小剎，路遠山遥，景物蕭疏，游人罕到。敢謂黃龍禪師曲賜光臨，不唯泉石生輝，亦乃人天欣悅。然雲行雨施，自古自今，其奈爐鞴之所，鈍鐵尤多；良醫之門，病者愈甚。瘥病須求靈藥，銷頑必藉金鎚。法昌這裏，有幾箇垛根阿師，病者病在膏肓，頑者頑入骨髓。若非黃龍老漢到來，總是虛生浪死。」拈拄杖曰：「要會麼？打麵還他州土麥，唱歌須是帝鄉人。」僧問：「古鏡未磨時如

何？」師曰：「却須磨取。」曰：「未審如何下手？」師曰：「鏡在甚麽處？」僧遂作一圓相，師便打曰：「這漆桶，碌甎也不識。」師與感首座歲夜喫湯次，座曰：「昔日北禪分歲，曾烹露地白牛。和尚今夜分歲，有何施設？」師曰：「臘雪連山白，春風透户寒。」座曰：「大衆喫箇甚麽？」師曰：「莫嫌冷淡無滋味，一飽能消萬劫飢。」座曰：「未審是甚麽人置辦？」師曰：「無慚愧漢，來處也不知。」英勝二首座到山相訪。英曰：「和尚尋常愛檢點諸方，今日因甚麽却來古廟裏作活計？」師曰：「打草祇要蛇驚。」英曰：「莫塗糊人好！」師曰：「你又刺頭入膠盆作甚麽？」英曰：「古人道，我見兩箇泥牛鬬入海，所以住此山。未審和尚見箇甚麽？」師曰：「你他時異日，有把茆蓋頭，人或問你，作麽生祇對？」英曰：「山頭不如嶺尾。」師曰：「你且道，還當得住山事也無？」英曰：「使钁不及拖犂。」師曰：「還曾夢見古人麽？」英曰：「和尚作麽生？」師展兩手。英曰：「鰕跳不出斗。」師曰：「休將三寸燭，擬比太陽輝。」英曰：「争奈公案見在。」師曰：「亂統禪和，如麻似粟。」龍圖徐公禧布衣時，與師往來，爲法喜之游。師將化前一日，作偈遺之曰：「今年七十七，出行須擇日。昨夜問龜哥，報道明朝吉。」徐覽偈聳然，邀靈源清禪師同往。師方坐寢室，以院務誡知事曰：「吾住此山二十三年，護惜常住，每自涖之。今行矣，汝輩著精彩。」言畢，舉拄杖曰：「且道這箇分付阿誰？」徐與靈源皆屏息。遂擲杖投牀，枕臂而化。

廣因擇要禪師

福州廣因擇要禪師，上堂：「王臨寶位，胡漢同風。紐半破三，佛殿倒卓。藏身句卽不問，你透出

字作麽生道？」拈拄杖曰：「春風開竹户，夜雨滴花心。」上堂：「古者道，祇恐爲僧心不了，爲僧心了總輸僧。且如何是諸上座了底心？」良久曰：「漁翁睡重春潭闊，白鳥不飛舟自横。」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長安東，洛陽西。」問：「如何是佛？」師曰：「福州橄欖兩頭尖。」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限巖傍蟄。」曰：「出世後如何？」師曰：「前山後山。」

開先暹禪師法嗣

雲居了元禪師

南康軍雲居山了元佛印禪師，饒州浮梁林氏子。誕生之時，祥光上燭。鬚髮爪齒，宛然具體。風骨爽拔，孩孺異常。發言成章，語合經史。閭里先生稱曰神童。年將頂角，博覽典墳。卷不再舒，洞明今古。才思俊邁，風韻飄然。志慕空宗，投師出家。試經圓具，感悟夙習。即徧參尋，投機於開先法席，出爲宗匠。九坐道場，四衆傾向，名動朝野。神宗賜高麗磨衲金鉢，以旌師德。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木頭雕不就。」曰：「恁麽則皆是虚妄也。」師曰：「梵音深遠，令人樂聞。」問：「如何是諸佛説不到底法？」師曰：「蟻子解尋腥處走，蒼蠅偏向臭邊飛。」曰：「學人未曉，請師再指。」師曰：「九萬里鵬從海出，一千年鶴遠天歸。」問：「達磨面壁，意旨如何？」師曰：「閉口深藏舌。」曰：「學人未曉。」師曰：「一言已出，駟馬難追。」問：「大修行人還入地獄也無？」師曰：「在裏許。」曰：「大作業人還上天堂也無？」師曰：「鰕跳不出斗。」曰：「恁麽則鑊湯爐炭吹教滅，劍樹刀山喝使摧。」師曰：「自作自受。」乃曰：「適來禪客出

衆禮拜，各以無量珍寶布施大衆。又於面門上放大光明，照耀乾坤，令諸人普得相見。於此明得，可謂十方諸佛各坐其前，常爲勞生，演說大法，豈假山僧重重註破。如或未然，不免橫身徇物。」乃橫按拄杖曰：「萬般草木根苗異，一得春風便放花。」上堂：「寒！寒！風撼竹聲乾，水凉魚行澁，林疏鳥宿難。早是嚴霜威重，那堪行客衣單。休思紫陌山千朵，且擁紅爐火一攢。放下茱萸空中竹櫪，倒却迦葉門前刹竿。直下更云不會，筭來也太無端。參」師一日與學徒入室次，適東坡居士到面前。師曰：「此間無坐榻，居士來此作甚麽？」士曰：「暫借佛印四大爲坐榻。」師曰：「山僧有一問，居士若道得，卽請坐；道不得，卽輸腰下玉帶子。」士欣然曰：「便請。」師曰：「居士適來道，暫借山僧四大爲坐榻。祇如山僧四大本空，五陰非有，居士向甚麽處坐？」士不能答，遂留玉帶。師却贈以雲山衲衣。士乃作偈曰：「百千燈作一燈光，盡是恒沙妙法王。是故東坡不敢惜，借君四大作禪牀。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會當乞食歌姬院，奪得雲山舊衲衣。此帶閱人如傳舍，流傳到我亦悠哉。錦袍錯落猶相稱，乞與佯狂老萬回。」

智海本逸禪師

東京智海本逸正覺禪師，僧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青青河畔草。」曰：「磨後如何？」師曰：「鬱鬱園中柳。」曰：「磨與未磨，是同是別？」師曰：「同別且置，還我鏡來。」僧擬議，師便喝。上堂：「開口是，合口是，眼下無妨更著鼻。開口錯，合口錯，眼與鼻孔都拈却。佛也打，祖也打，真人面前不說假。

佛也安，祖也安，衲僧肚皮似海寬。此乃一出一入，半合半開，是山僧尋常用底。敢問諸禪德，刹竿因甚麼頭指天？力士何故揎起拳？」良久曰：「參！」上堂，拈拄杖曰：「這拄杖，在天也與日月並明，在地也與山河同固。在王侯也以代蒲鞭，在百姓也防身禦惡。在衲僧也畫橫肩上，渡水穿雲，夜宿旅亭，撑門拄户。且道在山僧手裏，用作何爲？要會麼，有時放步東湖上，與僧遥指遠山青。」擊禪牀下座。上堂：「憶得老僧年七歲時，於村校書處得一法門，超情離見，絶妙絶玄，爰自染神。逾六十載，今日輒出，普告大衆。若欲傳持，宜當諦聽。」遂曰：「寒原耕種罷，牽犢負薪歸。此夜一爐火，渾家身上衣。諸禪德，逢人不得錯舉。」上堂：「古者道，接物利生絶妙，外甥終是不肖。他家自有兒孫，將來應用恰好。諸禪德還會麼？菜園牆倒晴方築，房店籬穿雨過修。院宇漏時隨分整，兒孫大小盡風流。」上堂，舉逿和尚道：「寒！寒！地爐火煖，閑坐蒲團。說迦葉不是，談達磨無端。此也彼也，必然一般。」師召大衆曰：「迦葉甚處不是？達磨那裏無端？若檢點得出，彼之二老一場懡㦬。若點檢不出，三十年後，莫道不被人瞞好！」上堂：「我有這一著，人人口裏嚼。嚼得破者，速須吐却。嚼不破者，翻成毒藥。」乃召諸禪德：「作甚麼滋味，試請道看。」良久曰：「醫王不是無方義，千里蘇香象不回。」道士問：「如何是道？」師曰：「龍吟金鼎，虎嘯丹田。」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吐故納新。」曰：「道與道中人相去多少？」師曰：「冨鶴顛崖上，冲天昧米民。」

天章元楚禪師

天章楚寶月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一年三百六十日。」曰：「便恁麼會時如何？」師曰：「迢迢十萬不是遠。」上堂：「鼓聲錯落，山色崔嵬。本既不有，甚處得來？」良久曰：「高著眼。」

欽山勤禪師法嗣

梁山應圓禪師

鼎州梁山圓應禪師，僧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曰：「喫粥喫飯。」

青原下十一世

雲居舜禪師法嗣

蔣山法泉禪師

金陵蔣山法泉佛慧禪師，隨州時氏子。僧問：「古人說不到處，請師說。」師曰：「夫子入太廟。」曰：「學人未曉。」師曰：「春暖柳條青。」問：「如何是急切一句？」師曰：「火燒眉毛。」問：「祖師面壁，意旨如何？」師曰：「撐天拄地。」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落七落八。」問：「二祖立雪齊腰，意旨如何？」師曰：「三年逢一閏。」曰：「爲甚麼付法傳衣？」師曰：「村酒足人酤。」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西瞿耶尼。」曰：「出水後如何？」師曰：「泗州大聖。」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髮長僧貌醜。」曰：「未

審意旨如何?」師曰:「閉户怕天寒。」問:「南禪結夏,爲甚麼却在蔣山解?」師曰:「衆流逢海盡。」曰:「恁麼則事同一家。」師曰:「夢裏到家鄉。」上堂:「來不來,去不去。脚下須彌山,腦後擎天柱。大藏不能宣,佛眼不能覰。諸禪德,漸老逢春解惜春,昨夜飛花落無數。」上堂,畫一圓相,以手拓起曰:「諸仁者還見麼?團團離海嶠,漸漸出雲衢。諸人若也未見,莫道南明長老措大相,却於寶華王座上念中秋月詩。若也見得,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上堂:「要去不得去,要住不得住。打破大散關,脱却孃生袴。諸仁者若到臘月三十日,且道用箇甚麼?」良久曰:「柳絮隨風,自西自東。」上堂:「古人恁麼,南禪不恁麼;古人不恁麼,南禪却恁麼。大衆還委悉麼?王婆衫子短,李四帽簷長。」聖節,上堂。拈拄杖擊法座一下,曰:「以此功德,祝延聖壽。」便下座。上堂:「時人欲識南禪路,門前有箇長松樹。脚下分明不較多,無奈行人恁麼去。莫恁去,急回顧。樓臺煙鎖鐘鳴處。」師因雪下,上堂召大衆曰:「還有過得此色者麼?」良久曰:「文殊笑,普賢嗔。眼裏無筋一世貧。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上堂:「快人一言,快馬一鞭。若更眼睛定動,未免紙裹麻纏。脚下是地,頭上是天。不信但看八九月,紛紛黄葉滿山川。」師晚奉詔住大相國智海禪寺,問衆曰:「赴智海,留蔣山,去就孰是?」衆皆無對。師索筆書偈曰:「非佛非心徒擬議,得皮得髓謾商量。臨行珍重諸禪侶,門外千山正夕陽。」書畢坐逝。

天童澹交禪師

明州天童澹交禪師,僧問:「臨雲閣聳,太白峰高。到這裏如何進步?」師曰:「但尋荒草際,莫問白

雲深。」曰：「未審如何話會？」師曰：「寒山逢拾得，兩箇一時癡。」曰：「向上宗乘，又且如何舉唱？」師曰：「前言不及後語。」上堂：「也大奇，也大差，十箇指頭八箇罅。由來多少分明，不用鑽龜打瓦。」便下座。

崇梵餘禪師

建州崇梵餘禪師，僧問：「臨濟喝少遇知音，德山棒難逢作者。和尚今日作麼生？」師曰：「山僧被你一問，直得退身三步，脊背汗流。」曰：「作家宗師，今日遭遇。」師曰：「一語傷人，千刀攪腹。」僧以手畫一畫曰：「爭奈這箇何！」師曰：「草賊大敗。」問：「恁麼來底人，師還接否？」師曰：「孤峰無宿客。」曰：「不恁麼來底人，師還接否？」師曰：「灘峻不留船。」曰：「恁麼不恁麼則且置，穿過髑髏一句作麼生？」師曰：「堪笑亦堪悲。」上堂：「直須向黑豆未生芽時搆取。」良久，召大衆曰：「劍去遠矣。」

慈雲修慧禪師

處州慈雲院修慧圓照禪師，上堂：「片月浸寒潭，微雲滿空碧。若於達道人，好箇真消息。還有達道人麼？微雲穿過你髑髏，片月觸著你鼻孔。珍重！」

大溈宥禪師法嗣

歸宗慧通禪師

廬山歸宗慧通禪師，僧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曰：「日出東方夜落西。」曰：「如何是截斷衆流

句？」師曰：「鐵山橫在路？」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船子下楊州。」問：「如何是塵塵三昧？」師曰：「灰飛火亂。」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黃河水出崑崙嶺。」問：「十二時中如何履踐？」師曰：「鐵牛步春草。」問：「隻履西歸，當爲何事？」師曰：「爲緣生處樂，不是厭他鄉。」曰：「如何是當面事？」師曰：「眼下鼻頭垂。」上堂：「心隨相起，見自塵生。了見本心，知心無相，卽十方刹海，念念圓明，無量法門，心心周匝。夫如是者，何假覺城東際，參見文殊；樓閣門開，方親彌勒。所以道，一切法門無盡海，同會一法道場中。」拈起拄杖曰：「這箇是一法，那箇是道場？這箇是道場，那箇是一法？」良久曰：「看！看！拄杖子穿過諸人髑髏，須彌山搊破諸人鼻孔。」擊香臺一下，曰：「且向這裏會取。」上堂：「從無入有易，從有入無難。有無俱盡處，且莫自顢頇。舉來看，寒山拾得禮豐干。」

興教慧憲禪師

安州大安興教慧憲禪師，上堂：「我有一條拄杖，尋常將何比況？采來不在南山，亦非崑崙西嶂。拈起滿目光生，放下驪龍縮項。同徒若也借看，卓出人中之上。」擊香臺，下座。

育王璉禪師法嗣

佛日戒弼禪師

臨安府佛日淨慧戒弼禪師，僧問：「如何是毗盧印？」師曰：「草鞋踏雪。」曰：「學人不會。」師曰：「步

步成蹤。」

天宮慎徽禪師

福州天宮慎徽禪師，上堂：「八萬四千波羅密門，門門長開；三千大千微塵諸佛，佛佛說法。不說有，不說無，不說非有非無，不說亦有亦無。何也？離四句，絕百非，相逢舉目少人知。昨夜霜風漏消息，梅花依舊綴寒枝。」

靈隱知禪師法嗣

靈隱正童禪師

臨安府靈隱正童圓明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夜行莫踏白。」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黃張三，黑李四。」

承天簡禪師法嗣

智者利元禪師

婺州智者山利元禪師，上堂，拈拄杖曰：「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東方一指，乾坤肅靜。西方一指，瓦解冰消。南方一指，南斗作竄。北方一指，北斗潛藏。上方一指，築著帝釋鼻孔。下方一指，穿過金

剛水際。諸人面前一指，成得甚麽邊事？」良久，卓一下曰：「路上指奔鹿，門前打犬兒。」

九峰韶禪師法嗣

大梅法英禪師

明州大梅法英祖鏡禪師，本郡張氏子。棄儒試經得度，肆講延慶。凡義學有困於宿德，輒以詰師。師縱辭辨之，爲衆所敬。忽曰：「名相迂曲，豈吾所宗哉？」乃參九峰，峰見器之，與語若久在叢席，因痛劄之。師領旨，自爾得譽。住後，上堂：「三十六旬之始，七十二候之初。末後句則且置，祇如當頭一句，又作麽生道？」拈拄杖曰：「歲朝把筆，萬事皆吉。急急如律令。大衆，山僧恁麽舉唱，且道還有祖師意也無？」良久曰：「記得東村黑李四，年年親寫在門前。」卓拄杖，下座。宣和初，敕天下僧尼爲德士。雖主法聚議，無一言以回上意。師肆筆解老子，詣進。上覽，謂近臣曰：「法英道德經解，言簡理詣，於古未有。宜賜入道藏流行。」仍就賜冠珮壇誥。不知師意者，往往以其爲佞諛。明年秋，詔復天下僧尼，師獨無改志。至紹興初，晨起戴樺皮冠，披鶴氅，執象簡，穿朱履，使擊鼓集衆。陞座召大衆曰：「蘭芳春谷菊秋籬，物必榮枯各有時。昔毀僧尼專奉道，後平道佞復僧尼。且道僧尼形相作麽生？」復取冠示衆曰：「吾頂從來似月圓，雖冠其髮不成仙。今朝抛下無遮障，放出神光透碧天。」擲之於地，隨易僧服。提鶴氅曰：「如來昔日貿皮衣，數載慚將鶴氅披。還我丈夫調御服，須知此物不相宜。」擲之。舉象簡曰：「爲嫌禪板太無端，豈料遭他象簡瞞。今日因何忽放下，普天致仕老仙宫。」擲之。提朱履曰：「達磨

攜將一隻歸，兒孫從此赤脚走。借他朱履代麻鞋，休道時難事掣肘。化鵬未遇不如鵾，畫虎不成反類狗。」擲之。橫拄杖曰：「今朝拄杖化爲龍，分破華山千萬重。」復倚肩曰：「珍重佛心真聖主，好將堯德振吾宗。」擲下拄杖，斂目而逝。

玉泉皓禪師法嗣

興教文慶禪師

郢州林溪興教文慶禪師，上堂：「六六三十六，東方甲乙木。嘉州大像出關來，陝府鐵井入西蜀。參！」

夾山遵禪師法嗣

福昌信禪師

江陵福昌信禪師，僧問：「一花開五葉，如何是第一葉？」師提起坐具。僧曰：「雲生片片，雨點霏霏。」師曰：「不痛不知傷。」僧曰：「這箇猶是風生雨意，如何是第一葉？」師將坐具撼一撼。僧拍掌。師曰：「一任踍跳。」問：「如何是佛？」師曰：「東家兒郎，西家織女。」僧曰：「學人不會。」師曰：「擲筆拋梭。」

上堂召大衆，衆舉頭，師曰：「南山風色緊。」便下座。

天衣懷禪師法嗣

惠林宗本禪師

東京慧林宗本圓照禪師，常州無錫管氏子。體貌厖碩，所事淳厚。年十九，依姑蘇承天永安道昇禪師出家，巾侍十載，剃度受具。又三年，禮辭遊方，至池陽謁振宗。宗舉：「天親從彌勒內宮而下，無著問云：『人間四百年，彼天爲一晝夜。彌勒於一時中，成就五百億天子，證無生法忍，未審說甚麼法？』天親曰：『祇說這箇法。』如何是這箇法？」師久而開悟。一日，室中問師：「卽心卽佛時如何？」曰：「殺人放火有甚麼難？」於是名播寰宇。漕使李公復圭命師開法瑞光，法席日盛。武林守陳公襄以承天興教二刹命師擇居，蘇人擁道遮留。又以淨慈堅請，移文諭道俗曰：「借師三年，爲此邦植福，不敢久占。」道俗始從。元豐五年，神宗皇帝下詔，闢相國寺六十四院爲八禪二律，召師爲慧林第一祖。既至，上遣使問勞。閱三日，傳旨就寺之三門爲士民演法。翌日，召對延和殿。問道賜坐，師卽跏趺。帝問：「卿受業何寺？」奏曰：「蘇州承天永安。」帝大悅，賜茶。師卽舉盞長吸，又蕩而撼之。帝曰：「禪宗方興，宜善開導。」師奏曰：「陛下知有此道，如日照臨，臣豈敢自怠。」卽辭退。帝目送之，謂左右曰：「真福慧僧也。」後帝登遐，命入福寧殿說法。以老乞歸林下，得旨任便雲遊，州郡不得抑令住持。擊鼓辭衆，說偈曰：「本是無家客，那堪任意遊？順風加艣棹，船子下揚州。」既出都城，王公貴人送者車騎相屬。師臨別誨之曰：「歲月不可把玩，老病不與人期，唯勤修勿怠，是真相爲。」聞者莫不感涕。晚居靈巖，其嗣法

傳道者，不可勝紀。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韓信臨朝。」曰：「中下之流，如何領會？」師曰：「伏屍萬里。」曰：「早知今日事，悔不愼當初。」師曰：「三皇塚上草離離。」問：「上是天，下是地，未審中間是甚麼物？」師曰：「山河大地。」曰：「恁麼則謝師答話。」師曰：「大地山河。」曰：「和尚何得瞞人！」師曰：「却是老僧罪過。」上元日，僧問：「千燈互照，絲竹交音。正恁麼時佛法在甚麼處？」師曰：「謝布施。」曰：「莫便是和尚爲人處也無？」師曰：「大似不齋來。」上堂：「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拈起拄杖曰：「這箇是塵，作麼生說箇轉法輪底道理？山僧今日不惜眉毛，與汝諸人說破。拈起也，海水騰波，須彌岌峇；放下也，四海晏清，乾坤肅靜。敢問諸人，且道拈起卽是？放下卽是？當斷不斷，兩重公案。」擊禪牀，下座。上堂：「看！看！爍爍瑞光照大千界，百億微塵國土，百億大海水，百億須彌山，百億日月，百億四天下，乃至微塵刹土，皆於光中，一時發現。諸仁者還見麼？若也見得，許汝親在瑞光。若也不見，莫道瑞光不照好！參。」上堂：「頭圓像天，足方似地。古貌稜層，丈夫意氣。趯倒須彌，踏翻海水，帝釋與龍王無著身處。」乃拈拄杖曰：「却來拄杖上回避。咄！任汝神通變化，究竟須歸這裏。」以拄杖卓一下。師全身塔于蘇之靈巖。

法雲法秀禪師

東京法雲寺法秀圓通禪師，秦州隴城辛氏子。母夢老僧託宿，覺而有娠。先是，麥積山老僧與應乾寺魯和尚者善，嘗欲從魯游方。魯老之，既去，緒語曰：「他日當尋我竹鋪坡前，鐵場嶺下。」魯後聞

其所俄有兒生，卽往觀焉，兒爲一笑。三歲願隨會歸，遂從會姓。十九試經圓具，勵志講肆。習圓覺、華嚴，妙入精義。因聞無爲軍鐵佛寺懷禪師法席之盛，徑往參謁。懷問曰：「座主講甚麼經？」師曰：「華嚴。」曰：「華嚴以何爲宗？」師曰：「法界爲宗。」曰：「法界以何爲宗？」師曰：「以心爲宗。」曰：「心以何爲宗？」師無對。懷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汝當自看，必有發明。」後聞僧舉：「白兆參報慈：『情未生時如何？』慈曰：『隔。』」師忽大悟，直詣方丈，陳其所證。懷曰：「汝真法器。吾宗異日在汝行矣。」初住龍舒四面，後詔居長蘆法雲爲鼻祖。神宗皇帝上仙，宣就神御前說法，賜圓通號。僧問：「不離生死而得涅槃，不出魔界而入佛界，此理如何？」師曰：「赤土茶牛奶。」曰：「謝師答話。」師曰：「你話頭道甚麼？」僧擬議，師便喝。問：「陽春二三月，萬物盡生芽。未審道芽還增長也無？」師曰：「自家看取。」曰：「莫便是指示處麼？」師曰：「芭蕉高多少？」曰：「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師曰：「這箇是白公底，你底作麼生？」曰：「且待別時。」師曰：「看你道不出。」上堂：「看風使帆，正是隨波逐浪。截斷衆流，未免依前滲漏。量才補職，寧越短長，買帽相頭，難得恰好。直饒上不見天，下不見地，東西不辨，南北不分，有甚麼用處？任是純鋼打就，生鐵鑄成，也須額頭汗出。揔不恁麼，如何商量？」良久曰：「赤心片片誰知得？笑殺黃梅石女兒。」上堂：「山僧不會巧說，大都應箇時節。相喚喫椀茶湯，亦無祖師妙訣。禪人若也未相諳，踏著秤鎚硬似鐵。」上堂：「秋雲秋水，看山滿目。道裏明得，千足萬足。其或未然，道士倒騎牛。參！」上堂：「寒雨細，朔風高，吹沙走石，拔木鳴條。諸人盡知有，且道風作何色？若識得去，許你具眼。若也不識，莫怪相瞞。參！」上堂：「少林九年冷坐，却被神光覷破。如今玉石難分，祇得麻纏紙裹。還

會麽？笑我者多，哂我者少？」上堂：「衲僧家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未爲分外。祇如半偈亡軀，一句投火，又圖箇甚麽？」良久曰：「彼彼住山人，何須更説破。」師示疾，謂衆曰：「老僧六處住持，有煩知事首座。大衆今來，四大不堅，火風將散，各宜以道自安，無違吾囑。」遂曰：「來時無物去時空，南北東西事一同。六處住持無所補，」師良久，監寺惠當進曰：「和尚何不道末後句？」師曰：「珍重！珍重！」言訖而逝。

慧林若冲禪師

東京相國慧林院若冲覺海禪師，江寧府鍾氏子。上堂：「碧落靜無雲，秋空明有月。長江瑩如練，清風來不歇。林下道人幽，相看情共悦。諸仁者，適來道箇清風明月，猶是建化門中事，作麽生是道人分上事？」良久曰：「閑來石上觀流水，欲洗禪衣未有塵。」上堂：「無邊義海，咸歸顧盼之中。萬象形容，盡入照臨之内。你諸人築著磕著，因甚麽却不知？」良久曰：「莫怪山僧太多事，光陰如箭急相催。珍重！」

長蘆應夫禪師

真州長蘆應夫廣照禪師，滁州蔣氏子。僧問：「古者道，如來禪即許老兄會，祖師禪未夢見在。未審如來禪與祖師禪是同是別？」師曰：「一箭過新羅。」僧擬議，師便喝。問：「識得衣中寶時如何？」師曰：「你試拈出看。」僧展一手，師曰：「不用指東畫西，寶在甚麽處？」曰：「爭奈學人用得。」師曰：「你試用

看。」僧拂坐具一下，師曰：「衆人笑你。」上堂，召衆曰：「江山遶檻，宛如水墨屏風。殿閣凌空，麗若神仙洞府。森羅萬象，海印交參。一道神光，更無遮障。諸人還會麽？」良久曰：「寥寥天地間，獨立望何極。參！」上堂，顧大衆曰：「這箇爲甚麽摝不聚，撥不散，風吹不入，水灑不著，火燒不得，刀斫不斷。是箇甚麽？衆中莫有釘觜鐵舌底衲僧，試爲山僧定當看。還有麽？」良久曰：「若無，山僧今日失利。久立。」

臨安智才禪師

臨安府佛日智才禪師，台州人。僧問：「如何是道？」師曰：「水冷生冰。」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春雪易消。」曰：「如何談論？」師鳴指一下。問：「東西密相付，爲甚麽衆人皆知？」師曰：「春無三日晴。」曰：「特伸請益。」師曰：「拖泥帶水。」曰：「學人到這裏却不會。」師曰：「賊身已露。」上堂：「城裏喧繁，空山寂靜。然雖如此，動靜一如，死生不二。四時輪轉，物理湛然。夏不去而秋自來，風不涼而人自爽。今也古也，不改絲毫。誰少誰多，身無二用。諸禪德，既身無二用，爲甚麽龍女現十八變？君不見弄潮須是弄潮人。珍重！」上堂：「風雨蕭騷，塞汝耳根。落葉交加，塞汝眼根。香臭叢雜，塞汝鼻根。冷熱甘甜，塞汝舌根。衣綿溫冷，塞汝身根。顛倒妄想，塞汝意根。諸禪德，直饒汝翻得轉，也是平地骨堆。參！」上堂：「嚴風刮地，大野清寒。萬里草離衰，千山樹黯黲。蒼鷹得勢，俊鶻橫飛。頗稱衲僧，鉢囊高挂。獨步遐方，似猛將出荒郊，臨機須扣敵，今日還有麽？」良久曰：「匣中寶劍，袖裏金鎚。幸遇太平，挂向壁上。參！」上堂：「諸禪德還知麽？山僧生身父母一時喪了，直是無依倚處。」以手搥胸曰：

「蒼天！蒼天！」復顧大衆，良久曰：「你等諸人，也是鐵打心肝。」便下座。上堂，擧栢樹子話。師曰：「趙州庭栢，說與禪客。黑漆屛風，松欏亮隔。」僧問：「如何是無爲？」師曰：「山前雪半消。」曰：「請師方便？」師曰：「水聲轉嗚咽。」

天鉢重元禪師

北京天鉢寺重元文慧禪師，青州千乘孫氏子。母夢於佛前吞一金果，後乃誕師。相儀殊特，迥異羣童。十七出家，冠歲圓具。初遊講肆，頗達宗教。嘗宴坐古室，忽聞空中有告師：「學上乘者，無滯於此。」驚駭出視，杳無人迹。翌日客至，出寒山集，師一覽之，卽慕參玄。至天衣法席，遇衆請益，豁然大悟。衣印可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出世後，僧問：「如何是禪？」師曰：「入籠入檻。」僧拊掌，師曰：「跳得出是好手。」僧擬議，師曰：「了。」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上是天，下是地。」上堂：「冬不受寒，夏不受熱。身上衣，口中食，應時應節。既非天然自然，盡是人人膏血。諸禪德，山僧恁麼說話，爲是世法，爲是佛法？若也擇得分明，萬兩黃金亦消得。」喝一喝。上堂：「福勝一片地，行也任你行，住也任你住。步步踏著，始知落處。若未然者，直須退步，脚下看取。咄！」上堂：「古今天地，萬象森然。歲歲秋收冬藏，人人道我總會，還端的也無？直饒端的，比他雞足峰前，是甚麼閑事？」良久曰：「今朝十月初旬，天寒不得普請。參！」師四易名藍，緇白仰重。示寂正盛暑中，清風透室，異香馥郁。荼毗，煙燄到處，獲舍利五色。太師文公彥博，以上賜白琉璃瓶貯之，藉以錦褥，躬葬于塔。居士何震所獲頂骨齒

牙舍利，別創浮圖。

瑞巖子鴻禪師

台州瑞巖子鴻禪師，本郡吳氏子。僧問：「如何是道？」師曰：「開眼覷不見。」問：「法爾不爾，如何指南？」師曰：「話墮也。」曰：「乞師指示。」師呵呵大笑。上堂：「一不守，二不向，上下四維無等量。大洋海裏泛鐵船，須彌頂上翻鯨浪。臨濟縮却舌頭，德山閣却拄杖。千古萬古獨巍巍，留與人間作榜樣。」

棲賢智遷禪師

廬山棲賢智遷禪師，僧問：「一問一答，盡是建化門庭。未審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雲從龍，風從虎。」曰：「恁麼則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則長威獰。」師曰：「興雲致雨又作麼生？」僧便喝。師曰：「莫更有在？」僧擬議，師咄曰：「念話杜家。」問：「如何是本來心？」師曰：「拆東籬，補西壁。」曰：「恁麼則今日齋晏。」師曰：「退後著。」上堂：「鬧佛法二字，早是污我耳目。諸人未跨法堂門，脚跟下好與三十棒。雖然如是，山僧今日也是爲衆竭力。珍重！」上堂：「是甚麼物，得恁頑頑嚚嚚，晒晒睍睍。」拊掌呵呵大笑曰：「今朝巳鼻，直是黃面瞿曇通身是口，也分疏不下。久立。」

淨衆梵言首座

越州淨衆梵言首座示衆，南陽國師道：「説法有所得，斯則野干鳴。說法無所得，是名師子吼。」師曰：「國師恁麽道，大似掩耳偷鈴。何故？説有説無，盡是野干鳴。諸人要識師子吼麽？咄！」

三祖沖會禪師

舒州山谷三祖沖會圓智禪師，臨安府人也。初開堂日，僧問：「如何是第一義諦？」師曰：「百雜碎。」曰：「恁麽則裹禪一會，不異靈山。」師曰：「將糞箕掃帚來。」問：「師登寶座，壁立千仞。正令當行，十方坐斷。未審將何爲人？」師曰：「千鈞之弩。」曰：「大衆承恩。」師曰：「量才補職。」問：「理雖頓悟，事假漸除。除即不問，如何是頓悟底道理？」師曰：「言中有響。」曰：「便恁麽又且如何？」師曰：「金毛師子。」問：「生也猶如著衫，死也還同脱袴。未審意旨如何？」師曰：「譬如閑。」曰：「爲甚麽如此？」師曰：「因行不妨掉臂。」問：「如何是天堂？」師曰：「太遠在。」曰：「如何是地獄？」師曰：「放你不得。」曰：「天堂地獄，相去多少？」師曰：「七零八落。」問：「白雲綻處，樓閣門開。善財爲甚麽從外而入？」師曰：「開眼即瞎。」曰：「未審落在甚麽處？」師曰：「塡溝塞壑。」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寸步千里。」

資壽院接禪師

泉州資壽院捷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鐵牛生石卵。」曰：「如何是接人句？」師曰：「三門前合掌。」曰：「如何是大用句？」師曰：「腦門著地。」曰：「如何是無毒句？」師曰：「横眠大道。」曰：

「如何是奇特句？」師曰：「的。」

觀音啓禪師

洪州觀音啓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松長栢短。」曰：「意旨如何？」師曰：「葉落歸根。」

天章元善禪師

越州天章元善禪師，僧問：「大無外，小無內。既無內外，畢竟是甚麽物？」師曰：「開口見膽。」曰：「學人未曉。」師曰：「苦中苦。」曰：「爲衆竭力，禍出私門。」師打曰：「教休不肯休，須待雨淋頭。」問：「如何是最初句？」師曰：「末後問將來。」曰：「爲甚如此？」師曰：「先行不到。」曰：「入水見長人也。」師曰：「秦皇擊缶。」上堂：「君問西來意，馬師踏水潦。若認一毛頭，何曾知起倒？劫火纔洞然，愚夫見乾草。寧知明眼人，爲君長懊惱。」

長蘆體明禪師

真州長蘆體明圓鑑禪師，上堂，顧視左邊曰：「師子之狀，豈免嚬呻？」顧右邊曰：「象王之儀，寧忘回顧？取此逃彼，上士奚堪？識變知機，野狐窠窟。到這裏須知有凡聖不歷處，古今不到處。且道是甚

麽人行履？」良久曰：「丈夫自有衝天志，莫向如來行處來。」

開元智孜禪師

汀州開元智孜禪師，上堂：「衲僧家向針眼裏藏身稍寬，大海中走馬甚窄。將軍不上便橋，勇士徒勞挂甲。晝行三千，夜行八百即不問，不動步一句作麽生道？若也道得，觀音、勢至、文殊、普賢祇在目前。若道不得，直須撩起布裙，緊峭草鞋。參！」上堂：「寒空落落，大地漫漫。雲生洞口，水出高原。若也把定，則十方世界恍然。若也放行，則東西南北坦然。茫茫宇宙人無數，一箇箇鼻孔遼天。且問諸人把定即是，放行即是？還有人斷得麽？若無人斷得，三門外有兩箇大漢，一箇張眉握劍，一箇努目揮拳。參！」

澄照慧慈禪師

平江府澄照慧慈禪師，僧問：「了然無所得，爲甚麽天高地闊？」師曰：「窄。」上堂：「若論此事，眨上眉毛，早是蹉過。那堪進步向前，更要山僧說破。而今說破了也，還會麽？昨日雨，今日晴。」

法雨慧源禪師

臨安府法雨慧源禪師，僧問：「如何是最初一句？」師曰：「梁王不識。」曰：「如何是末後一句？」師曰：

「達磨渡江。」

崇德智澄禪師

秀州崇德智澄禪師，上堂：「覿面相呈，更無餘事。若也如此，豈不俊哉！山僧蓋不得已曲爲諸人，若向衲僧面前，一點也著不得。諸禪德，且道衲僧面前說箇甚麼卽得？」良久曰：「深秋簾幕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

棲隱有評禪師

泉州棲隱有評禪師，僧問：「如何是平常道？」師曰：「和尚合掌，道士擎拳。」問：「十二時中如何趣向？」師曰：「著衣喫飯。」曰：「別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卽是？」師曰：「齋餘更請一甌茶。」

定慧雲禪師

平江府定慧雲禪師，僧問：「如何是爲人一句？」師曰：「見之不取。」曰：「學人未曉。」師曰：「思之千里。」

大同旺禪師

建寧府乾符大同院旺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入市烏龜。」曰：「意旨如何？」師曰：「得縮頭時且縮頭。」

鐵佛因禪師

無爲軍鐵佛因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尋寒木自爲鄰，三事秋雲更誰識？」曰：「和尚家風蒙指示，爲人消息又如何？」師曰：「新月有圓夜，人心無滿時。」

報本法存禪師

安吉州報本法存禪師，錢塘陸氏子。僧問：「無味之談，塞斷人口。作麽生是塞斷人口底句？」師便打。僧曰：「恁麽則一句流通，天人聳耳。」師曰：「祇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奇。」曰：「專爲流通。」師曰：「一任亂道。」在天衣受請，上堂曰：「吳江聖壽見召住持，進退不遑，且隨緣分。此皆堂頭和尚，提耳訓育，終始獎諭。若據今日，正令當行，便好一棒打殺，那堪更容立在座前。雖然如是，養子方見父慈。」

開聖棲禪師

和州開聖院棲禪師，開堂垂語曰：「選佛場開人天普會。莫有久歷覺場，罷參禪客，出來相見。」時有僧出，師曰：「作家！作家！」僧曰：「莫著忙。」師曰：「元來不是作家。」僧提起坐具，曰：「看！看！」師喝

陀國，親行此令。」師曰：「秖今作麽生？」僧禮拜。師曰：「龍頭蛇尾。」問：「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學人上來，乞師一接。」師曰：「不接。」曰：「爲甚麽不接？」師曰：「爲你東西不辨，南北不分。」曰：「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師曰：「蘇嚧蘇嚧。」問：「如何是道？」師曰：「放汝三十棒。」曰：「爲甚麽如此？」師曰：「殺人可恕，無禮難容。」上堂，拈拄杖曰：「大衆，急著眼看須彌山，畫一畫百雜碎，南贍部洲打一棒，東傾西側，不免且收在開聖手中，教伊出氣不得。」卓一下。

衡山惟禮禪師

福州衡山惟禮禪師，上堂：「若論此事，直下難明。三賢罔測，十聖不知。到這裏須高提祖令，横按鏌鎁。佛尚不存，纖塵何立？直教須彌粉碎，大海焦枯，放一線道與諸人商量。且道商量箇甚麽？」良久曰：「鹽貴米賤。」

顯明善孜禪師

臨安府北山顯明善孜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九年空面壁，懡㦬又西歸。」曰：「爲甚麽如此？」師曰：「美食不中飽人餐。」問：「如何是無情説法？」師曰：「燈籠掛露柱。」曰：「甚麽人得聞？」師曰：「牆壁有耳。」

啓霞惠安禪師

明州啓霞思安禪師，僧問：「諸佛出世，蓋爲羣生。和尚出世，當爲何人？」師曰：「不爲闍黎。」曰：「恁麼，則潭深波浪靜，學廣語聲低。」師曰：「捧上不成龍。」

雲門靈侃禪師

越州雲門靈侃禪師，僧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曰：「佛殿裏燒香。」曰：「學人不會。」師曰：「三門頭合掌。」上堂：「塵勞未破，觸境千差。心鑑圓明，絲毫不立。靈光皎皎，獨露現前。今古兩忘，聖凡路絕。到這裏始能卷舒自在，應用無虧，出沒往還，人間天上。大衆，雖然如是，忽被人把住，問你道拄杖子向甚麼處著？又如何祗對？還有人道得麼？出來道看。」衆無對。乃拍禪牀，下座。

太平元坦禪師

天台太平元坦禪師，上堂：「是法無宗，隨緣建立。聲色動靜，不昧見聞。舉用千差，如鐘待扣。於此薦得，且隨時著衣喫飯。若是德山臨濟，更須打草鞋行脚。參！」

佛日文祖禪師

臨安府佛日文祖禪師，僧問：「峭峻之機，請師垂示。」師曰：「十字街頭八字立。」曰：「祇如大洋海底行船，須彌山上走馬，又作麼生？」師曰：「烏龜向火。」曰：「恁麼則能騎虎頭，善把虎尾。」師以拄杖點一

下，曰：「禮拜著。」

望仙宗禪師

沂州望仙山宗禪師，僧問：「四時八節卽不問，平常一句事如何？」師曰：「禾山打鼓。」曰：「莫是學人著力處也無？」師曰：「歸宗拽石。」僧無語。師曰：「眞箇衲僧。」上堂：「南台烏藥，北海天麻，新羅附子，辰錦朱砂。」良久曰：「大衆會麽？」久立。上堂：「你等諸人，還肯放下麽？若不放下，且擔取去。」便下座。

五峰用機禪師

瑞州五峰淨覺院用機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十字街頭踏不著。」曰：「便恁麽去時如何？」師曰：「且緩緩。」上堂：「淸平過水，投子賣油。一年三百六十日，不須頻向數中求。」以拂擊禪牀，下座。

佛足處祥禪師

無爲軍佛足處祥禪師，僧問：「如何是般若體？」師曰：「琉璃殿裏隱寒燈。」曰：「如何是般若用？」師曰：「活卓卓地。」問：「一色無變異，喚作靈地白牛，還端的也無？」師曰：「頭角生也。」曰：「頭角未生時如

何？」師曰：「不要犯人苗稼。」

明因慧贇禪師

平江府明因慧贇禪師，上堂，橫按拄杖曰：「若恁麼去，直得天無二日，國無二王，釋迦老子，飲氣吞聲。一大藏教，如蟲蝕木。設使鑽仰不及，正是無孔鐵鎚。假饒信手拈來，也是殘羹餿飯。一時吐却，方有少分相應，更乃墮在空亡，依舊是鬼家活計。要會麼？雨後始知山色翠，事難方見丈夫心。」卓拄杖，下座。

西臺其辯禪師

興化軍西臺其辯禪師，上堂，舉臨濟無位真人語，乃召大衆曰：「臨濟老漢，尋常一條脊梁硬似鐵，及乎到這裏，大似日中迷路，眼見空花。直饒道無位真人是乾屎橛，正是泥龜曳尾。其僧祇知季夏極熱，不知仲冬嚴寒。若據當時，合著得甚麼語，塞斷天下人舌頭。西臺祇恁麼休去，又乃眼不見爲淨。不免出一隻手，狼籍去也。臨濟一擒，西臺一堆，一擒一堆，分付阿誰？從教徹向諸方去，笑殺當年老古錐。」

侍郎楊傑居士

禮部楊傑居士，字次公，號無爲，歷參諸名宿，晚從天衣游。衣每引老龐機語，令研究深造。後奉

祠泰山，一日雞一鳴，睹日如盤湧。忽大悟，乃別有男不婚、有女不嫁之偈曰：「男大須婚，女長須嫁。討甚閑工夫，更說無生話。」書以寄衣，衣稱善。後會芙蓉楷禪師，公曰：「與師相別幾年？」蓉曰：「七年。」公曰：「學道來？參禪來？」蓉曰：「不打這鼓笛。」公曰：「恁麼則空遊山水，百無所能也。」蓉曰：「別來未久，善能高鑒。」公大笑。公有辭世偈曰：「無一可戀，無一可捨。太虛空中，之乎者也。將錯就錯，西方極樂。」

稱心倧禪師法嗣

慧日堯禪師

彭州慧日堯禪師，僧問：「古者道，我有一句，待無舌人解語，却向汝道，未審意旨如何？」師曰：「無影樹下好商量。」僧禮拜，師曰：「瓦解冰消。」

報本蘭禪師法嗣

中際可遵禪師

福州中際可遵禪師，上堂：「咄咄咄！井底啾啾是何物？直饒三千大千，也秖是箇鬼窟。咄！」上堂：「昨夜四更起來，呵呵大笑不歇。幸然好一覺睡，霜鐘撞作兩橛。」上堂：「禾山普化忽顛狂，打鼓搖鈴戲一場。劫火洞然宜煮茗，嵐風大作好乘涼。四蛇同篋看他弄，二鼠侵藤不自量。滄海月明何處

去，廣寒金殿白銀牀。咄！」上堂：「八萬四千深法門，門門有路超乾坤。如何箇箇踏不著？祇爲蜈蚣太多脚。不唯多脚亦多口，釘觜鐵舌徒增醜。拈椎竪拂泥洗泥，揚眉瞬目籠中雞。要知佛祖不到處，門掩落花春鳥啼。」

法明上座

邢州開元法明上座，依報本未久，深得法忍。後歸里事落魄，多嗜酒呼盧。每大醉唱柳詞數闋，日以爲常。鄉民侮之，召齋則拒，召飲則從。如是者十餘年。咸指曰「醉和尚」。一日謂寺衆曰：「吾明旦當行，汝等無他往。」衆竊笑之。翌晨，攝衣就座，大呼曰：「吾去矣，聽吾一偈。」衆聞奔視，師乃曰：「平生醉裏顛蹶，醉裏却有分別。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言訖寂然，撼之已委蛻矣。

稱心明禪師法嗣

上藍光寂禪師

洪州上藍院光寂禪師，上堂，橫按拄杖，召大衆曰：「還識上藍老漢麼？眼似木突，口如匾擔，無問精粗，不知醎淡。與麼住持，百千過犯。諸禪德，還有爲山僧懺悔底麼？」良久曰：「氣急殺人！」卓拄杖，下座。

廣因要禪師法嗣

妙峰如璨禪師

福州妙峰如璨禪師，上堂：「今朝是如來降生之節，天下緇流，莫不以香湯灌沐，共報洪恩。爲甚麼教中却道，如來者無所從來？既是無所從來，不知降生底是誰？試請道看。若道得，其恩自報。若道不得，明年四月八，還是驀頭澆。」

雲居元禪師法嗣

百丈淨悟禪師

臨安府百丈慶善院淨悟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問誰？」曰：「特問和尚。」師曰：「鷂子過新羅。」上堂：「說則搖唇，行則動脚。直饒不說不行時，錯！錯！」拍禪牀下座。

善權慧泰禪師

常州善權慧泰禪師，上堂：「諸佛出世，廣演三乘。達磨西來，密傳大事。上根之者，言下頓超。中下之流，須當漸次，發明心地。或一言唱道，或三句敷揚，或善巧應機，遂成多義。撮其樞要，總是空花。一句窮源，沉埋祖道。敢問諸人，作麼生是依時及節底句？」良久曰：「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

桐。參！」

崇福德基禪師

饒州崇福德基禪師，上堂：「若於這裏會得，便能入一佛國，坐一道場。水鳥樹林，共談斯要。樓臺殿閣，同演真乘。續千聖不盡之燈，照八面無私之燄。所以道，在天同天，在人同人，還有知音者麼？」良久曰：「水底金烏天上日，眼中瞳子面前人。」

寶林懷吉禪師

婺州寶林懷吉真覺禪師，上堂：「善慧遺風五百年，雲黃山色祇依然。而今祖令重行也，一句流通徧大千。大衆且道，是甚麼句？莫是函蓋乾坤、截斷衆流、隨波逐浪底麼？咄！有甚交涉。自從有佛祖已來，未曾動著，今日不可漏泄真機去也。」顧視大衆曰：「若到諸方，不得錯舉。」

資福宗誘禪師

洪州資福宗誘禪師，上堂：「龍泉今日與諸人說些葛藤。」良久曰：「枝蔓上更生枝蔓。」

智海逸禪師法嗣

黃檗志因禪師

瑞州黃檗志因禪師，僧問：「如何是得力句？」師曰：「脚。」曰：「學人不會。」師曰：「一步進一步。」上堂：「四十九年說，恩潤禽魚。十萬途程來，警悟人天。這二老漢，各人好與三十棒。何故？一箇說長說短，一箇胡言漢語。雖然如是，且放過一著。」

大中德隆禪師

福州大中德隆海印禪師，上堂：「法無異法，道無別道。時時逢見釋迦，處處撞著達磨。放步卽交肩，開口卽皷破。不皷破，大小大。」上堂：「夫欲智拔，先須定動。」卓拄杖曰：「唵蘇嚧、悉唎娑婆訶。」歸堂喫茶。上堂：「觸境無滯底，爲甚麼擡頭不起？田地穩密底，爲甚麼下脚不得？譬如天王賜與華屋，雖獲大宅，要因門入。」乃曰：「門聻！樊噲踏開真主出，巨靈擡手錦鱗噴。參！」上堂：「平旦寅曉何人，處處彌陀佛，家家觀世音。月裏麒麟看北斗，向陽椑子一邊青。」

簽判劉經臣居士

簽判劉經臣居士，字興朝。少以逸才登仕版，於佛法未之信。年三十二，會東林照覺總禪師與語，

啓迪之，乃敬服，因辭心祖道。既而抵京師，謁慧林冲禪師，於僧問雪竇：「如何是諸佛本源？」答曰：「千峰寒色」，語下有省。歲餘官雒幕，就參韶山杲禪師，將去任，辭韶山。山囑曰：「公如此用心，何愁不悟？爾後或有非常境界，無量歡喜，宜急收拾。若收拾得去，便成法器。若收拾不得，則有不寧之疾，成失心之患矣。」未幾復至京師，趨智海依正覺逸禪師，請問因緣，海曰：「古人道，平常心是道。你十二時中放光動地，不自覺知。向外馳求，轉疏轉遠。」公益疑不解。一夕入室，海舉傳燈所載香至國王問波羅提尊者「何者是佛」，尊者曰「見性是佛」之語問之。公不能對。疑甚，遂歸就寢，熟睡至五鼓，覺來方追念問，見種種異相，表裏通徹，六根震動，天地回旋，如雲開月現，喜不自勝。忽憶韶山臨別所囑之言，姑抑之。逗明趨智海，悉以所得告，海爲證據，且曰：「更須用得始得。」公曰：「莫要踐履否？」海厲聲曰：「這箇是甚麼事，却說踐履？」公默契，乃作發明心地頌八首，及著明道諭儒篇以警世。詞曰：「明道在乎見性。余之所悟者，見性而已。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揚子曰：『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有見於此，則能明乎道矣。當知道不遠人，人之於道，猶魚之於水，未嘗須臾離也。唯其迷己逐物，故終身由之而不知。佛曰大覺，儒曰先覺，蓋覺此耳。昔人有言曰，今古應無墜，分明在目前。又曰，大道祇在目前，要且目前難睹。欲識大道真體，不離聲色言語。又曰，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倒鎮相隨，語默同居止。欲識佛去處，祇這語聲是。此佛者之語道爲最親者。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瞻之在前也，忽焉在後也。取之左右逢其原也。此儒者之語道最邇者。奈何此道唯可心傳，不立文字。故世尊拈花而妙心傳於

迦葉，達磨面壁而宗旨付於神光。六葉既敷，千花競秀。分宗列派，各有門庭。故或瞬目揚眉，擎拳舉指。或行棒行喝，竪拂拈槌。或持叉張弓，輥毬舞笏。或拽石般土，打鼓吹毛。或一默一言，一吁一笑。乃至種種方便，皆是親切爲人。然祇爲太親，故人多罔措。瞥然見者，不隔絲毫。其或沉吟，迢迢萬里。欲明道者，宜無忽焉。祖祖相傳，至今不絶。真得吾儒所謂忿而不發，開而弗達者矣。余之有得，實在此門。反思吾儒，自有其道。良哉孔子之言！默而識之，一以貫之，故目擊而道存，指掌而意喻。凡若此者，皆合宗門之妙旨，得教外之真機。然而孔子之道，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既没，不得其傳，而所以傳於世者，特文字耳。故余之學，必求自得而後已。幸余一夕開悟，凡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心之所思，口之所談，手足之所運動，無非妙者，得之既久，日益見前。每以與人，人不能受。然後知其妙道果不可以文字傳也。嗚呼！是道也，有其人則傳，無其人則絶。余既得之矣，誰其似之乎？終余之身而有其人邪？無其人邪？所不可得而知也。故爲記頌歌語，以流播其事，而又著此篇，以諭吾徒云。」

靑原下十二世

蔣山泉禪師法嗣

清獻趙抃居士

清獻公趙抃居士[一]，字悅道，年四十餘，擯去聲色，系心宗教。會佛慧來居衢之南禪，公日親之，慧未嘗容措一詞。後典青州，政事之餘，多宴坐。忽大雷震驚，即契悟作偈曰：「默坐公堂虛隱几，心源不動湛如水。一聲霹靂頂門開，喚起從前自家底。」慧聞笑曰：「趙悅道撞彩耳。」富鄭公初於宗門，未有所趣，公勉之書曰：「伏惟執事，富貴如是之極，道德如是之盛，福壽康寧如是之備，退休閑逸如是之高，其所未甚留意者，如來一大事因緣而已。能專誠求所證悟，則他日爲門下賀也。」公年七十有二，以太子少保致仕而歸。親舊里民，遇之如故。作高齋以自適，題偈見意曰：「腰佩黃金已退藏，箇中消息也尋常。世人欲識高齋老，祇是柯村趙四郎。」復曰：「切忌錯認。」臨薨遺佛慧書曰：「非師平日警誨，至此必不得力矣。」慧悼以偈曰：「仕也邦爲瑞，歸歟世作程。人間金粟去，天上玉樓成。慧劍無纖缺，氷壺徹底清。春風瀫水路，孤月照雲明。」

慧林本禪師法嗣

法雲善本禪師

東京法雲善本大通禪師，族董氏，漢仲舒之裔也。大父琪，父温，皆官于潁，遂爲潁人。母無子，禱白衣大士，乃得師。及長，博極羣書，然清修無仕宦意。嘉祐八年，與弟善思往京師地藏院，選經得度，習毗尼。東遊至姑蘇，禮圓照於瑞光。照特顧之，於是契旨，經五稔，益臍微奧。照令依圓通秀，師去

[一]抃，原作「扑」，據本書目錄及宋史趙抃傳改。

又盡其要。元豐七年，渡淮，留太守巖。久之出住雙林，遷淨慈，尋被旨徙法雲。僧問：「寶塔元無縫，如何指示人？」師曰：「煙霞生背面，星月遶簷楹。」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竟日不知清世事，長年占斷白雲鄉。」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太無厭生。」問：「若論此事，譬如兩家著碁。學人上來，請師一著。」師曰：「早見輸了也。」僧曰：「錯。」師曰：「是。」僧曰：「進前無路也。」師卓拄杖一下，曰：「爭奈這箇何！」僧曰：「祇如黑白未分時，又作麼生？」師曰：「且饒一著。」問：「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師曰：「險。」曰：「便恁麼去又作麼生？」師曰：「百雜碎。」問：「九夏賞勞卽不問，從今向去事如何？」師曰：「光剃頭，淨洗鉢。」曰：「謝師指示。」師曰：「滴水難消。」上堂：「上不見天，下不見地。畐塞虛空，無處回避。爲君明破卽不中，且向南山看鼈鼻。」擲拄杖下座。

金山善寧禪師

鎭江府金山善寧法印禪師，僧問：「天皇也恁麼道，龍潭也恁麼道，未審和尚作麼生道？」師曰：「手握白玉鞭，驪珠盡擊碎。」曰：「退身有分。」師曰：「知過必改。」上堂，顧視大衆曰：「古人道，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嗅香，在舌談論，在身覺觸，在意攀緣。雖然如是，祇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若是金山卽不然，有眼覷不見，有耳聽不聞，有鼻不知香，有舌不談論，有身不覺觸，有意絕攀緣。一念相應，六根解脫。敢問諸禪德，且道與前來是同是別？莫有具眼底衲僧，出來通箇消息。若無，復爲諸人重重注破。放開則私通車馬，捏聚則毫末不存。若是飽戰作家，一任是非貶剝。」

資壽巖禪師

壽州資壽院圓澄巖禪師，僧問：「大藏經中還有奇特事也無？」師曰：「祇恐汝不信。」曰：「如何卽是？」師曰：「黑底是墨，黃底是紙。」曰：「謝師答話。」師曰：「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上堂：「雲生谷口，月滿長川。樵父斫深雲，漁翁釣沙島。到這裏，便是吳道子張僧繇，無你下手處。」良久曰：「歸堂問取聖僧。參！」上堂：「乾坤肅靜，海晏河清。風不鳴條，雨不破塊。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這箇是世間法，作麼生是佛法？」良久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本覺守一禪師

秀州本覺寺守一法真禪師，江陰沈氏子。僧問：「如何是句中玄？」師曰：「崑崙騎象藕絲牽。」曰：「如何是體中玄？」師曰：「影浸寒潭月在天。」曰：「如何是玄中玄？」師曰：「長連牀上帶刀眠。」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放下著。」上堂，舉拂子曰：「三世諸佛，六代祖師，總在這裏，還見麼？見汝不相當。」又爲說法云：「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還聞麼？汝又不惺惺一時，却往上方香積世界去也。」撼拂子曰：「退後退後，突著你眼睛。」上堂：「折半列三，人人道得。去一拈七，亦要商量。正當今日，雲門道底不要別，作麼生露得箇消息？」良久曰：「日月易流。」

投子脩顒禪師

舒州投子脩顒證悟禪師，僧問：「是法平等，無有高下。爲甚麼趙州三等接人？」師曰：「入水見長人。」曰：「爭奈學人未會。」師曰：「喚不回頭爭奈何！」上堂：「楞伽峰頂，誰能措足？少室巖前，水泄不通。正當恁麼時，黃頭老子張得口，碧眼胡僧開得眼。雖然如是，事無一向。先聖幸有第二義門，足可共諸人東說西說。所以道春生夏長，秋落冬枯，四時遷改，輪轉長途。愚者心生彼此，達者一味無殊。」良久曰：「陝府鐵牛吞大像，嘉州佛向藕絲藏。」上堂：「巍巍少室，永鎮羣峰。有時雲中捧出，有時霧罩無蹤。有時突在目前，有口道不得，被人喚作壁觀胡僧。諸仁者作麼生免得此過？休！休！不如且持課。」良久曰：「一元和，二佛陀，三釋迦。自餘是甚椀躂丘。參！」

地藏守恩禪師

福州地藏守恩禪師，本州丘氏子。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晝眠無益。」〔一〕曰：「意旨如何？」師曰：「早起甚長。」問：「如何是西來祖意？」師曰：「風吹滿面塵。」上堂，竪起拳曰：「或時爲拳。」復開曰：「或時爲掌。若遇衲僧有功者賞。」遂放下曰：「直是土曠人稀，相逢者少。」上堂：「雨後鳩鳴，山前麥熟。何處牧童兒，騎牛笑相逐。莫把短笛橫吹，風前一曲兩曲。參！」上堂：「山僧今日略通一線，不用狐疑，

〔一〕晝，原誤作「晝」，今改。

麥中有麵。」上堂，拈拄杖擊禪牀一下，曰：「有智若聞，則能信解。無智疑悔，則爲永失。三十年後，不得道山僧今日上堂，祇念法華經。參！」上堂：「衲僧現前三昧，釋迦老子不會。住世四十九年，說得天花亂墜。爭似飢餐渴飲，展脚堂中打睡。」上堂：「諸人知處，山僧盡知。山僧知處，諸人不知。今日不免布施諸人。」良久曰：「頭上是天，脚下是地。參！」

靈曜𧦝良禪師

衢州靈曜寺𧦝音辯良佛慈禪師，饒州吳氏子。清獻趙公命開法於越州福果、衢州超化、海會、靈曜四刹。僧問：「三變禪林，四回出世，於和尚分上，成得甚麼邊事？」師曰：「鉢盂口向天。」曰：「三十年來開椀子，而今流落五湖傳。」師曰：「那箇是山僧開椀子？」曰：「一言超影象，不墜古人風。」師曰：「惜取眉毛。」上堂：「不知時分之延促，不知日月之大小，灰頭土面，且與麼過。山僧每遇月朔，特地鬭釘家風，抑揚問答，一場笑具。雖然如是，因風撒土，借水獻花。有箇葛藤露布，與諸人共相解摘看。」驀拈拄杖擊香臺，曰：「參堂去。」

香山延泳禪師

明州香山延泳正覺禪師，上堂：「心隨境現，境逐心生。心境兩忘，是箇甚麼？」拈起拄杖曰：「且道這箇甚處得來？若道是拄杖，瞎却汝眼。若道不是拄杖，眼在甚麼處？是與不是，一時拈却。且騎拄

杖出三門去也。」遂曳杖下座。

道場慧印禪師

安吉州道場慧印禪師，上堂：「韶石渡頭，舟横野水。汾陽浪裏，棹撥孤煙。雲月無私，谿山豈異？一言合轍，千里同風。敢問諸人，作麼生是同風底句？」良久曰：「八千子弟今何在，萬里山河屬帝家。」

妙慧文義禪師

臨安府西湖妙慧文義禪師，上堂：「會麼？已被熱謾了也。今早起來，無富可說。下牀著鞋，後架洗面，堂内展鉢喫粥。粥後打睡，睡起喫茶。見客相喚，齋時喫飯，日日相似。有甚麼過？然雖如是，更有一般令我笑，金剛倒地一堆泥。」拍禪牀，下座。

靈泉宗一禪師

處州靈泉山宗一禪師，上堂：「美玉藏頑石，蓮華出淤泥。須知煩惱處，悟得卽菩提。咄！」

普照處輝禪師

泗州普照寺處輝真寂禪師，滁州趙氏子。開堂日，僧問：「世尊出世，地湧金蓮。和尚出世，有何祥

瑞？」師曰：「掃却門前雪。」

南禪寧禪師

常州南禪寧禪師，僧問：「廬陵米價作麼生訓？」師曰：「款出囚口。」

石佛曉通禪師

越州石佛曉通禪師，上堂：「冷似秋潭月，無心合太虛。山高流水急，何處駐游魚？」僧問：「如何是頓教？」師曰：「月落寒潭。」曰：「如何是漸教？」師曰：「雲生碧漢。」曰：「不漸不頓時如何？」師曰：「八十老婆不言嫁。」

法雲秀禪師法嗣

法雲惟白禪師

東京法雲惟白佛國禪師，上堂：「離婁有意，白浪徒以滔天。罔象無心，明珠忽然在掌。」以手打一圓相，召大衆曰：「還見麼？」良久曰：「看卽有分。」上堂，拈拄杖示衆曰：「山僧住持七十餘日，未曾拈動這箇，而今不免現些小神通，供養諸人。」遂卓拄杖，下座。上堂：「過去已過去，未來且莫筭。正當現在事，今朝正月半。明月正團圓，打鼓普請看。大衆看卽不無，畢竟喚甚麼作月？休於天上覓，莫向水中

尋。」師有續燈録三十卷，入藏。

保寧子英禪師

建康府保寧子英禪師，錢塘人也。上堂，拈拄杖曰：「日月不能並明，河海不能競深，須彌不能同高，乾坤不能同固。聖凡智慧不及，且道這箇有甚麽長處？」良久曰：「節目分明，生來條直。冰雪敲開片片分，白雲點破承伊力。」擊禪牀，下座。

僊巖景純禪師

温州僊巖景純禪師，僧問：「德山棒，臨濟喝，和尚如何作用？」師曰：「老僧今日困。」僧便喝，師曰：「却是你惺惺。」

廣教守訥禪師

寧國府廣教守訥禪師，圓照上足，時稱訥叔。僧問：「如何是古今常存底句？」師曰：「鐵牛横海岸。」曰：「如何是衲僧正眼？」師曰：「針劄不入。」

慈濟聰禪師

興元府慈濟聰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此去長安三十里。」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撞頭磕額。」問：「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未審是甚麽動？」師曰：「低聲，低聲！」問：「如何是隨色摩尼珠？」師曰：「青青翠竹，鬱鬱黃花。」曰：「如何是正色？」師曰：「退後！退後！」問：「釋迦已滅，彌勒未生，未審誰爲導首？」師曰：「鐵牛也須汗出。」曰：「莫便是爲人處也無？」師曰：「細看前話。」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曰：「陝府鐵牛。」上堂：「三乘教典，不是真詮。直指本心，未爲極則。若是通心上士，脫灑高流，出來相見。」乃顧視大衆曰：「休。」上堂：「終日孜孜相爲，恰似牽牛上壁。大衆，何故如此貪生逐日區區去？喚不回頭爭奈何！」上堂：「一即一，二即二，把定要津，何處出氣？」拈拄杖曰：「彼自無瘡，勿傷之也。」卓一下，下座。

白兆圭禪師

安州白兆山通慧珪禪師，上堂：「幸逢嘉會，須采異聞。既遇寶山，莫令空手。不可他時後日，門扇後、壁角頭，自說大話也。窮天地，亘古今，即是當人一箇自性，於是中間，更無他物。諸人每日行時行著，臥時臥著，坐時坐著，祇對語言時滿口道著。以至揚眉瞬目，嗔喜愛憎，寂默游戲，未始間斷。因甚麽不肯承當，自家歇去？良由無量劫來，愛欲情重，生死路長，背覺合塵，自生疑惑。譬如空中飛鳥，不知空是家鄉；水裏遊魚，忘却水爲性命。何得自抑，却問傍人。大似捧飯稱飢，臨河叫渴。諸人要得休去麽？各請立地定著精神，一念回光，豁然自照。何異空中紅日，獨運無私。盤裏明珠，不撥自轉。然

雖如是，祇爲初機，向上機關，未曾踏著。且道作麽生是向上機關？」良久曰：「仰面看天不見天。」

淨名法因禪師

廬州長安淨名法因禪師，上堂：「天上月圓，人間月半。七八是數，事却難筭。隱顯不辨即且置，黑白未分一句作麽生道？」良久曰：「相逢秋色裏，共話月明中。」上堂：「祖師妙訣，別無可說。直饒釘觜鐵舌，未免弄巧成拙。淨名已把天機泄。」

福嚴守初禪師

浮槎山福嚴守初禪師，僧問：「如何是受用三昧？」師曰：「拈匙放筯。」問：「如何是正直一路？」師曰：「踏不著。」曰：「踏著後如何？」師曰：「四方八面。」乃曰：「若論此事，放行則曹溪路上月白風清；把定則少室峰前雲收霧卷。如斯語論，已涉多途。但由一念相應，方信不從人得。大衆且道，從甚麽處得？」良久曰：「水流元在海，月落不離天。」上堂：「即性之相，一亘晴空。即相之性，千波競起。若徹來源清流無阻。所以舉一念而塵沙法門頓顯，拈一毫而無邊刹境齊彰。且道文殊普賢在甚麽處？下坡不走，快便難逢。」便下座。

德山仁繪禪師

鼎州德山仁繪禪師，僧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來千去萬。」曰：「恁麼則脚跟不點地也。」師曰：「却是汝會。」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山僧卽不然，至道最難，須是揀擇。若無憎愛，爭見明白？」

香積用旻禪師

澧州聖壽香積用旻禪師，上堂：「木馬衝開千騎路，鐵牛透過萬重關。木馬鐵牛卽今在甚麼處？」良久曰：「驚起暮天沙上鴈，海門斜去兩三行。」

瑞相子來禪師

瑞州瑞相子來禪師，上堂，顧視衆曰：「夫爲宗匠，隨處提綱。應機問答，殺活臨時。心眼精明，那容妖怪？若也棒頭取證，喝下承當，埋沒宗風，耻他先作。轉身一路，不在遲疑。一息不來，還同死漢。大衆，直饒到這田地，猶是句語埋藏，未有透脫一路。敢問諸人，作麼生是透脫一路？還有人道得麼？若無，山僧不免與諸人說破。」良久曰：「玉離荆岫寒光動，劍出豐城紫氣橫。」

真空從一禪師

廬州真空從一禪師，上堂：「心鏡明鑑無礙。」遂拈起拄杖曰：「喚這箇作拄杖，卽是礙。不喚作拄

杖，亦是礙。離此之外，畢竟如何？要會麼？礙不礙，誰爲對？大地山河，廓然粉碎。」

乾明廣禪師

襄州鳳凰山乾明廣禪師，上堂：「日頭東畔出，月向西邊沒。來去急如梭，催人成白骨。山僧有一法，堪爲保命術。生死不相干，打破精魂窟。咄！咄！是何物？不是衆生，不是佛。參！」

慧林冲禪師法嗣

華嚴智明禪師

東京永興華嚴寺智明佛慧禪師，常州史氏子。上堂：「若論此事，在天則列萬象而齊現，在地則運四時而發生，在人則出沒卷舒，六根互用。且道在山僧拄杖頭上，又作麼生？」良久，卓一下曰：「高也著，低也著。」

永泰智航禪師

鎮州永泰智航禪師，上堂：「散爲氣者，乃道之漓。適於變者，爲法之弊。靈機不昧，亘古亘今。大用現前，何得何失？雖然如是，忽遇無孔鐵槌，作麼生話會？」拈拄杖曰：「穿過了也。」上堂：「龍騰碧漢，變化無方。鳳翥青霄，誰知蹤跡？可行則行，不出百千三昧。可止則止，寧忘萬象森羅。所以道取不

得，舍不得。不可得中祇麼得，且道得箇甚麼？」良久曰：「莫妄想。」

壽聖子邦禪師

江陰軍壽聖子邦圓覺禪師，僧問：「祖意教意拈放一邊，如何得速成佛去？」師曰：「有成終不是，是佛亦非真。」僧擬議，師叱曰：「話頭道甚麼？」

長蘆夫禪師法嗣

雪竇道榮禪師

明州雪竇道榮覺印禪師，郡之陳氏子。僧問：「寒山逢拾得時如何？」師曰：「揚眉飛閃電。」曰：「更有何事？」師曰：「開口放毫光。」曰：「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七六八。」

長蘆宗賾禪師

真州長蘆宗賾慈覺禪師，洺州孫氏子。僧問：「達磨面壁，此理如何？」師良久，僧禮拜。師曰：「今日被這僧一問，直得口瘂。」上堂：「冬去寒食，一百單五。活人路上，死人無數。頭鑽荆棘林，將謂衆生苦。拜掃事如何，骨堆上添土。唯有出家人，不踏無生路。大衆且道，向甚麼處去？還會麼？南天台，北五臺。參！」上堂：「新羅別無妙訣，當言不避截舌。但能心口相應，一生受用不徹。且道如何是心口

相應底句?」良久曰:「焦甎打著連底凍。參!」問:「六門未息時如何?」師曰:「鼻孔裏燒香。」曰:「學人不會。」師曰:「耳朶裏打鼓。」問:「如何是無功之功?」師曰:「泥牛不運步,天下沒荒田。」曰:「恁麼則功不浪施也。」師曰:「雖然廣大神通,未免遭他痛棒。」上堂:「金屑雖貴,落眼成翳。金屑既除,眼在甚麼處?若如此者,未出荆棘林中。棒頭取證,喝下承當,正在金峰窠裏。」上堂:「樓外紫金山色秀,門前甘露水聲寒。古槐陰下清風裏,試爲諸人再指看。」拈拄杖曰:「還見麼?」擊香卓曰:「還聞麼?」靠却拄杖曰:「眼耳若通隨處足,水聲山色自悠悠。」

慧日智覺禪師

平江府慧日智覺廣燈禪師,本郡梅氏子。上堂,良久曰:「休休休!徒悠悠。釣竿長在手,魚冷不吞鉤。」喝一喝,下座。

佛日才禪師法嗣

夾山自齡禪師

澧州夾山靈泉自齡禪師,常州周氏子。僧問:「金雞啄破琉璃殼,玉兔挨開碧海門。此是人間光影,如何是祖師機?」師曰:「針劄不入。」曰:「祇如朕兆未生已前,作麼生道?」師舉起拂子,僧曰:「如何領會?」師曰:「斫額望扶桑。」問:「混沌未分時如何?」師曰:「春風颸颸。」曰:「分後如何?」師曰:「春日遲

遲。」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一年三百六十日。」上堂，良久顧大衆曰：「月裏走金烏，誰云一物無。趙州東壁上，挂箇大胡蘆。參！」上堂，良久打一圓相曰：「大衆！五千餘卷詮不盡，三世諸佛讚不及，令人却憶賣油翁，狼忙走下繩牀立。參！」上堂：「便乃忘機守默，已被金粟占先。擬欲展演詞鋒，落在瞿曇之後。離此二途，作麽生是衲僧透脫一路？」良久曰：「好笑南泉提起處，刈茆鎌子曲彎彎。參！」

天鉢元禪師法嗣

元豐清滿禪師

衛州元豐院清滿禪師，滄州田氏子。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天寒地冷。」曰：「如何是道？」師曰：「不道。」曰：「爲甚麽不道？」師曰：「道是閑名字。」上堂：「無異思惟，諦聽諦聽。昨日寒，今日寒，抖擻精神著力看。著力看，看來看去轉顢頇，要得不顢頇，看。參！」上堂：「堪作梁底作梁，堪作柱底作柱。靈利衲僧便知落處。」驀拈拄杖曰：「還知這箇堪作甚麽？」打香臺一下，曰：「莫道無用處。」復打一下曰：「參！」上堂：「看看，堂裏木師伯，被聖僧打一摑，走去見維那，被維那打兩摑。露柱呵呵笑，打著這師伯。元豐路見不平與你雪。」正拈拄杖曰：「來來，然是聖僧也須喫棒。」擊香臺下座。歲旦上堂：「憶昔山居絶糧，有頌擧似大衆，飢飡松栢葉，渴飮澗中泉，看罷青青竹，和衣自在眠。大衆，更有山懷爲君說，今年年是去年年。」上堂：「此劒刃上事，須劒刃上漢始得。有般名利之徒，爲人天師，懸羊頭賣狗肉，壞後進初機，滅先聖洪範。你等諸人聞恁麽事，豈不寒心？由是疑悮衆生，墮無間獄。苦哉！苦哉！取一期

快意，受萬劫餘殃。有甚麽死急，來爲釋子。」喝曰：「聵人徒側耳。」便下座。上堂，喝一喝曰：「不是道，不是禪，每逢三五夜，皓月十分圓。參！」師凡見僧，乃曰：「佛法世法，眼病空花。」有僧曰：「翳消花滅時如何？」師曰：「將謂汝靈利。」

定慧法本禪師

青州定慧院法本禪師，僧問：「古人到這裏，爲甚麽拱手歸降？」師曰：「理合如是。」曰：「畢竟如何？」師曰：「夜眠日走。」

善勝真悟禪師

西京普勝真悟禪師，上堂：「揚聲止響，不知聲是響根；弄影逃形，不知形爲影本。以法問法，不知法本非法；以心傳心，不知心本無心。心本無心，知心如幻；了法非法，知法如夢。心法不實，莫謾追求。夢幻空花，何勞把捉？到這裏，三世諸佛、一大藏教、祖師言句、天下老和尚路布葛藤盡使不著。何故？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

瑞巖鴻禪師法嗣

育王曇振禪師

明州育王曇振真戒禪師，上堂：「今日布袋頭開，還有買賣者麼？」時有僧出曰：「有。」師曰：「不作貴，不作賤，作麼生酬價？」僧無語。師曰：「老僧失利。」

棲賢遷禪師法嗣

崇福燈禪師

舒州王屋山崇福燈禪師，上堂：「天不能蓋，地不能載。一室無私，何處不在？大衆，直饒恁麼會去，也是鬼弄精魂。怎生說箇常在底道理？」良久曰：「金風昨夜起，徧地是黃花。」

淨衆言首座法嗣

招提惟湛禪師

西京招提惟湛廣燈禪師，嘉禾人也。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秋風黃葉亂，遠岫白雲歸。」曰：「專爲流通也。」師曰：「卽今作麼生擧？」僧便喝，師便打。上堂：「偏不偏，正不正，那事從來難比並。滿天風雨骨毛寒，何須更入那伽定。」卓拄杖下座。上堂：「六塵不惡，還同正覺。馬上誰家白面郎？穿花折柳垂巾角。夜來一醉明月樓，呼盧輸却黃金宅。臂鷹走犬歸不歸，娥眉皓齒嗔無力。此心能有幾人知，黃頭碧眼非相識。囉囉哩。」拍手一下，下座。

青原下十三世

法雲本禪師法嗣

淨慈楚明禪師

臨安府淨慈楚明寶印禪師，百粵張氏。上堂：「祖師心印，非長非短，非方非圓，非內非外，亦非中間。且問大衆，決定是何形貌？」拈拄杖曰：「還見麼？古篆不成文，飛帛難同體。從本自分明，何須重特地。」擊禪牀下座。上堂：「出門見山水，入門見佛殿。靈光觸處通，諸人何不薦？若不薦，淨慈今日不著便。」上堂：「祖師道，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淨慈當時若見恁麼道，用黑漆拄杖子一棒打殺，埋向無陰陽地上，令他出氣不得。何故？叵耐他瞞我唐土人。衆中莫有爲祖師出氣底麼？出來，和你一時埋却。」上堂：「若論此事，如散鋪寶貝，亂堆金玉。昧己者自甘窮困，有眼底信手拈來。所以道閻浮有大寶，見少得還稀。若人將獻我，成佛一餉時。」乃拈拄杖曰：「如今一時呈似，普請大衆高著眼。」擲拄杖，下座。

長蘆道和禪師

真州長蘆道和祖照禪師，興化潘氏子。僧問：「無遮聖會，還有不到者麼？」師曰：「有。」曰：「誰是不

到者？」師曰：「金剛脚下鐵崑崙。」問：「不許夜行，投明須到。意旨如何？」師曰：「羊頭車子推明月。」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鐵門路嶮。」問：「一槌兩當時如何？」師曰：「踏藕得魚歸。」問：「教外別傳，未審傳箇甚麼？」師曰：「鐵彈子。」問：「百城遊罷時如何？」師曰：「前頭更有趙州關。」上堂：「一二三四五六，碧眼胡僧數不足。泥牛入海過新羅，木馬追風到天竺。天竺茫茫何處尋？補陀巖上問觀音。普賢拍手呵呵笑，歸去來兮秋水深。」

雪峰思慧禪師

福州雪峰思慧妙湛禪師，錢塘俞氏子。僧問：「古殿無燈時如何？」師曰：「東壁打西壁。」曰：「恁麼則撞著露柱也。」師曰：「未敢相許。」上堂：「一法若通，萬緣方透。」拈拄杖曰：「這裏悟了，提起拄杖，海上橫行。若到雲居山頭，爲我傳語雪峰和尚。咄！」上堂：「布大教網，攏人天魚。護聖不似老胡，拖泥帶水，祇是見兔放鷹，遇麞發箭。」乃高聲召衆曰：「中。」上堂：「昔日藥山早晚不參，動經旬月。一日，大衆纔集，藥山便歸方丈。諸禪德，彼時佛法早自淡薄，論來猶較些子。如今每日鳴鼓陞堂，忉忉怛怛地。問者口似紡車，荅者舌如霹靂。總似今日，靈山慧命，殆若懸絲。少室家風，危如累卵。又安得箇慨然有志，扶竪宗乘底衲子出來？喝散大衆，非唯耳邊靜辦，當使正法久住，豈不偉哉！如或捧上不成龍，山僧倒行此令，以拄杖一時趂散。」上堂：「眼睫橫亘十方，眉毛上透青天，下徹黃泉。且道鼻孔在甚麼處？」良久曰：「劄。」上堂：「妙高山頂，雲海茫茫。少室巖前，雪霜凜凜。齊腰獨立，徒自苦疲。七日

不逢，一場㦬㦬。別峰相見，落在半途。隻履西歸，遠之遠矣。」卓拄杖，下座。上堂：「大道祇在目前，要且目前難睹。欲識大道真體，今朝三月十五。不勞久立。」建炎改元，上堂：「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今上皇帝踐登寶位，萬國歸仁。草木禽魚，咸被其德。此猶是聖主應世邊事。主宮降誕已前一句，〔一〕天下人摸索不著。」上堂：「一切法無差，雲門胡餅趙州茶。[illegible]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慚愧太原孚上座，五更聞鼓角，天曉弄琵琶。」喝一喝。[illegible]及，踏破草鞋。絕學無爲，坐消日月。凡情易脫，聖解難忘。但有纖毫，皆成滲漏。可中爲道，似地擎山。應物現形，如驢覷井。縱無計較，途轍已成。若論相應，轉沒交涉。勉諸仁者，莫錯用心。各自歸堂，更求何事？」

寶林果昌禪師

婺州寶林果昌寶覺禪師，安州時氏子。師與提刑楊次公入山同遊山次，楊拈起大士飯石，問：「既是飯石，爲甚麼齩不破？」師曰：「祇爲太硬。」楊曰：「猶涉繁詞。」師曰：「未審提刑作麼生？」楊曰：「硬。」師曰：「也是第二月。」楊爲寫七佛殿額，乃問：「七佛重出世時如何？」師曰：「一回相見一回新。」上堂：「一即一，二即二，鰕著直是無香氣。」驀拈拄杖卓一下，曰：「識得山僧榔栗條，莫向南山尋鼈鼻。」

資福法明禪師

〔一〕主，續藏本作「王」。

鄭州資福法明寶月禪師，上堂：「資福別無所補，五日一參擊鼓。何曾說妙談玄，祇是麄言直語。甘草自來甜，黃連依舊苦。忽若鼻孔遼天，逢人切忌錯舉。參！」上堂：「若論此事，譬如伐樹得根，灸病得穴。若也得根，豈在千枝徧斫。若也得穴，不假六分全燒。」以拄杖卓一下，曰：「這箇是根，那箇是穴？」擲下拄杖曰：「這箇是穴，又喚甚麼作根？咄！是何言歟！」

雲峰志璿禪師

潭州雲峰志璿祖燈禪師，南粵陳氏子。上堂：「休去歇去，一念萬年去，寒灰枯木去，古廟香爐去，一條白練去。大衆，古人見處，如日暉空，不著二邊，豈墮陰界？堪嗟後代兒孫，多作一色邊會。山僧即不然，不休去，不歇去。業識茫茫去，七顛八倒去，十字街頭鬧浩浩地，聲色裏坐卧去，三家村裏，盈衢塞路，荊棘裏游戲去。刀山劒樹，劈腹剜心，鑊湯爐炭，皮穿骨爛去。如斯舉唱，大似三歲孩兒輥繡毬。」上堂：「一切聲是佛聲，塗毒鼓透入耳朵裏。一切色是佛色，鐵蒺藜穿過眼睛中。好事不如無。」便下座。上堂：「盡乾坤大地，是箇熱鐵圓，汝等諸人向甚麼處下口？」良久曰：「吞不進，吐不出。」上堂：「瘦竹長松滴翠香，流風疏月度炎凉。不知誰住原西寺，每日鐘聲送夕陽。」上堂：「聲色頭上睡眠，虎狼羣裏安禪。荊棘林内翻身，雪刃叢中游戲。竹影掃堦塵不動，月穿潭底水無痕。」上堂：「不是風動，不是幡動，衲僧失却鼻孔。是風動，是幡動，分明是箇漆桶。兩段不同，眼暗耳聾。澗水如藍碧，山花似火紅。」上堂，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築著額頭磕著鼻。」曰：「意旨如何？」師曰：「驢駞馬載。」曰：

「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朝到西天，暮歸唐土。」曰：「謝師答話。」師曰：「大乘研郎當。」僧退，師乃曰：「僧問西來意，築著額頭磕著鼻，意旨又如何？驢馳并馬載，朝到西天暮歸唐，大乘恰似研郎當。何故？没量大人，被語脉裏轉却。」遂拊掌大笑，下座。僧問：「丹霞燒木佛，院主爲甚麽眉鬚墮落？」師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曰：「恁麽則不落也。」師曰：「兩重公案。」曰：「學人未曉，特伸請益。」師曰：「筠袁虔吉，頭上插筆。」問：「德山入門便棒，意旨如何？」師曰：「束杖理民。」曰：「臨濟入門便喝，又作麽生？」師曰：「不言而化。」曰：「未審和尚如何爲人？」師曰：「一刀兩段。」問：「無縫鐵門，請師一啓。」師曰：「進前三步。」曰：「向上無關，請師一閉。」師曰：「退後一尋。」曰：「不開不閉，又作麽生？」師曰：「吽吽！」便打。

慧林常悟禪師

東京慧林常悟禪師，僧問：「若不傳法度衆生，舉世無由報恩者。未審傳箇甚麽法？」師曰：「開宗明義章第一。」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省得草鞋錢。」曰：「來後如何？」師曰：「重疊關山路。」

道場有規禪師

安吉州道場有規禪師，婺州姜氏子。上堂，拈拄杖曰：「還見麽？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德山老人雖則焚其疏鈔，也是賊過後張弓。且道文彩未彰以前，又作麽生

理論？三千劍客今何在，獨許莊周致太平。」上堂：「種田博飯，地藏家風。客來喫茶，趙州禮度。且道護聖門下，別有甚麼長處？」良久曰：「尋常不放山泉出，屋底清池冷照人。」化士出問：「促裝已辦，乞師一言。」師曰：「好看前路事，莫比在家時。」曰：「恁麼則三家村裏，十字街頭，等箇人去也。」師曰：「照顧打失布袋。」

延慶可復禪師

越州延慶可復禪師，上堂：「胡來胡現，漢來漢現。忽然胡漢俱來時，如何祇準？」良久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參！」上堂，驀拈拄杖橫按膝上，曰：「苦痛深，苦痛深。碧潭千萬丈，那箇是知音？」卓一下，下座。

道場慧顏禪師

安吉州道場慧顏禪師，上堂：「世尊按指，海印發光。」拈拄杖曰：「莫妄想。」便下座。

雙峰宗達禪師

溫州雙峰普寂宗達佛海禪師，僧問：「如何是永嘉境？」師曰：「華蓋峰。」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一宿覺。」上堂衆集定，喝一喝曰：「冤有頭，債有主。珍重！」

五峰子琪禪師

越州五峰子琪禪師，僧問：「學人上來，乞師垂示。」師曰：「花開千朵。」秀曰：「學人不會。」師曰：「雨後萬山青。」曰：「謝指示。」師曰：「你作麼生會？」僧便喝。師曰：「未在。」僧又喝。師曰：「一喝兩喝後作麼生？」曰：「也知和尚有此機要。」師曰：「適來道甚麼！」僧無語，師便喝。

雲門道信禪師

西京韶山雲門道信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千年古墓蛇，今日頭生角。」曰：「莫便是和尚家風也無？」師曰：「卜度則喪身失命。」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無人識者。」曰：「如何得脫灑去？」師曰：「你問我答。」

天竺從諫講師

臨安府上天竺從諫慈辯講師，處之松陽人也。具大知見，聲播講席。於止觀深有所契，每與禪衲游。嘗以道力扣大通，通一日作書寄之。師發緘，睹黑白二圓相，乃悟。答偈曰：「黑相白相，擔枷過狀。了不了兮，無風起浪。若問究竟事如何，洞庭山在太湖上。」

金山寧禪師法嗣

普濟子淳禪師

婺州普濟子淳圓濟禪師，僧問：「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如何是珠？」師曰：「不撥自轉。」曰：「如何是藏？」師曰：「一撥便轉。」曰：「轉後如何？」師曰：「把不住。」上堂：「雨過山青，雲開月白。帶雪寒松，搖風庭栢。山僧恁麽說話，還有祖師意也無？其或未然。」良久曰：「看！看！」

禾山用安禪師

吉州禾山用安禪師，僧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魚挨鼈倚。」曰：「出水後如何？」師曰：「水仙頭上戴，好手絶躋攀。」曰：「出與未出時如何？」師曰：「應是乾坤惜，不教容易看。」

本覺一禪師法嗣

越峰粹珪禪師

福州越峰粹珪妙覺禪師，本郡林氏子。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瘦田損種。」曰：「未審如何領會？」師曰：「刈禾鎌子曲如鈎。」問：「機關不到時如何？」師曰：「抱甕灌園。」曰：「此猶是機關邊事。」師曰：「須要雨淋頭。」

天台如庵主

台州天台如庵主，久依法真，因看雲門東山水上行語，發明己見，歸隱故山，猿鹿爲伍。郡守聞其風，遣使逼令住持。師作偈曰：「三十年來住此山，郡符何事到林間？休將瑣瑣塵寰事，換我一生閑又閑。」遂焚其廬，竟不知所止。

西竺尼法海禪師

平江府西竺寺尼法海禪師，寶文呂嘉之姑也。首參法雲秀和尚，從領旨於法真言下，諸名儒屢挽應世，堅不從。殂日說偈曰：「霜天雲霧結，山月冷涵輝。夜接故鄉信，曉行人不知。」屆明坐脫。

投子顒禪師法嗣

資壽灌禪師

壽州資壽灌禪師，上堂，良久曰：「便恁麼散去，已是葛藤。更若喃喃，有何所益？」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崇壽江禪師

西京白馬崇壽江禪師，僧問：「知師久蘊囊中寶，今日開堂略借看。」師曰：「不借。」曰：「爲甚麼不借？」師曰：「賣金須是買金人。」

香嚴智月禪師

鄧州香嚴智月海印禪師，僧問：「法雷已震，選佛場開。不昧宗乘，請師直指。」師曰：「三月三日時，千花萬花拆。」曰：「普天匝地承恩力，覺苑仙葩一夜開。」師曰：「切忌隨他去。」乃曰：「判府吏部，此日命山僧開堂祝聖，紹續祖燈。祇如祖燈作麽生續？不見古者道，六街鐘鼓響鼕鼕，卽處鋪金世界中。池長芰荷庭長栢，更將何法演真宗？恁麽說話，也是事不獲已。有旁不肯底出來，把山僧拽下禪牀，痛打一頓，許伊是箇本分衲僧。若未有這箇作家手脚，切不得草草匆匆，勘得脚跟下不實，頭没去處，却須倒喫香嚴手中钁柄，莫言不道。」上堂：「吾家寶藏不慳惜，覿面相呈人罕識。輝今耀古體圓時，照地照天光赫赤。荆山美玉奚爲貴？合浦明珠比不得。借問誰人敢酬價，波斯鼻孔長三尺。咄！」

丞相富弼居士

丞相富弼居士，字彦國，由清獻公警勵之後，不舍晝夜，力進此道。聞顒禪師主投子，法席冠淮甸，往質所疑。會顒爲衆登座，見其顧視如象王回旋。公微有得，因執弟子禮，趨函丈，命侍者請爲入室。顒見卽曰：「相公已入來，富弼猶在外。」公聞汗流浹背，卽大悟，尋以偈寄圓照本曰：「一見顒公悟入深，

夤緣傳得老師心。東南謾說江山遠，目對靈光與妙音。」後奏署顒師號。顒上堂謝語，有曰：「彼一期之悞我，亦將錯而就錯。」公作偈贊曰：「萬木千花欲向榮，卧龍猶未出滄溟。彤雲彩霧呈嘉瑞，依舊南山一色青。」

甘露宣禪師法嗣

妙湛尼文照禪師

平江府妙湛寺尼文照禪師，溫陵人。上堂：「靈源不動，妙體何依？歷歷孤明，是誰光彩？若道真如實際，大似好肉剜瘡。更作祖意商量，正是迷頭認影。老胡四十九年說夢，卽且止僧堂裏，憍陳如上座爲你諸人舉覺底，還記得麼？」良久曰：「惜取眉毛好！」

瑞巖居禪師法嗣

萬年處幽禪師

台州萬年處幽禪師，上堂：「先聖行不到處，凡流恰到。凡流既到，先聖莫知。到與不到，知與不知，總置一壁。祇如僧問乾峰，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峰以拄杖畫一畫曰：『在這裏。』且道此老與他先聖凡流，相去幾何？南山虎齩石羊兒，須向其中識生死。」

廣靈祖禪師法嗣

仙巖懷義禪師

處州縉雲仙巖懷義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自屈作麼？」曰：「如何是道？」師曰：「你道了。」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無。」曰：「恁麼則小出大遇也。」師曰：「祇恐不恁麼。」曰：「也是。」師曰：「却恁麼去也。」

淨因岳禪師法嗣

鼓山體淳禪師

福州鼓山體淳禪鑒禪師，上堂：「由基弓矢，不射田蛙。任氏絲綸，要投溟渤。發則穿楊破的，得則倐鯨巨鼇。隻箭既入重城，長竿豈釣淺水？而今莫有吞鉤齧鏃底麼？若無，山僧卷起絲綸，拗折弓箭去也。」擲拄杖，下座。

乾明覺禪師法嗣

長慶應圓禪師

岳州平江長慶應圓禪師，上堂：「寒氣將殘春日到，無索泥牛皆踍跳。築著崑崙鼻孔頭，觸倒須彌

成糞掃。牧童兒，鞭棄了，懶吹無孔笛，拍手呵呵笑。歸去來兮歸去來，煙霞深處和衣倒。」良久曰：「切忌睡著。」

長蘆信禪師法嗣

慧林懷深禪師

東京慧林懷深慈受禪師，壽春府夏氏子。生而祥光現舍，文殊堅禪師遙見，疑火也。詰旦，知師始生，往訪之。師見堅輒笑，母許出家。十四割愛冠祝髮。後四年，訪道方外，依淨照於嘉禾資聖。照舉良遂見麻谷因緣，問曰：「如何是良遂知處？」師即洞明。出住資福，屨滿户外。蔣山佛鑑懃禪師行化至，茶退，師引巡寮，至千人街坊，鑑問：「既是千人街坊，爲甚麼祇有一人？」師曰：「多虛不如少實。」鑑曰：「恁麼那！」師赧然。偶朝廷以資福爲神霄宮，因棄往蔣山，留西庵陳請益。鑑曰：「資福知是般事便休。」師曰：「某實未穩，望和尚不外。」鑑舉倩女離魂話，反覆窮之，大豁疑礙。呈偈曰：「祇是舊時行履處，等閑舉著便誵訛。夜來一陣狂風起，吹落桃花知幾多。」鑑拊几曰：「這底豈不是活祖師意？」未幾，被旨住焦山。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面黃不是真金貼。」曰：「如何是佛向上事？」師曰：「一箭一蓮華。」僧作禮，師彈指三下。問：「知有道不得時如何？」師曰：「瘂子喫蜜。」曰：「道得不知有時如何？」師曰：「鸚鵡喚人。」僧禮拜，師叱曰：「這傳語漢！」問：「甚麼人不被無常吞？」師曰：「祇恐他無下口處。」曰：「恁麼則一念通玄箭，三尸鬼失奸也。」師曰：「汝有一念，定被他吞了。」曰：「無一念時如何？」師曰：

「捉著闍黎。」上堂：「古者道，忍忍！三世如來從此盡。饒饒！萬禍千殃從此消。默默！無上菩提從此得。」師曰：「會得此三種語了，好箇不快活漢！山僧祇是得人一牛，還人一馬。潑水相唾，插觜厮罵。」卓拄杖曰：「平出！平出！」上堂：「雲自何山起，風從甚澗生？好箇入頭處，官路少人行。」上堂：「不是境，亦非心，喚作佛時也陸沉。箇中本自無階級，切忌無階級處尋。總不尋，過猶深。打破雲門飯袋子，方知赤土是黃金。咄！」

光孝如瓊禪師

平江府萬壽如瓊證悟禪師，建寧魏氏。開堂日，僧問：「如何是蘇臺境？」師曰：「山横師子秀，水接太湖清。」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衣冠皇宋後，禮樂大周前。」師凡見僧，必問：「近日如何？」僧擬對，即拊其背曰：「不可思議。」將示寂，衆集，復曰：「不可思議。」乃合掌而終。

天衣如哲禪師

越州天衣如哲禪師，族里未詳。自退席寓平江之萬壽，飲啖無擇，人多侮之。有以瑞巖喚主人公話問者，師答以偈曰：「瑞巖長喚主人公，突出須彌最上峰。大地掀翻無覓處，笙歌一曲畫樓中。」一日曰：「吾行矣。」令拂拭所乘笋輿，乃書偈告衆曰：「道在用處，用在死處。時人祇管貪歡樂，不肯學無爲。」敘平昔參問，勉衆進修已。忽豎起拳曰：「諸人且道，這箇落在甚麼處？」衆無對。師揮案一下曰：「一齊分

付與秋風。」遂入輿，端坐而逝。

智者法銓禪師

婺州智者法銓禪師，上堂：「要扣玄關，須是有節操，極慷慨，斬得釘，截得鐵，硬剝剝地漢始得。若是隈刀避箭，碌碌之徒看卽有分。」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徑山智訥禪師

臨安府徑山智訥妙空禪師，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坐久成勞。」曰：「見後如何？」師曰：「不妨我東行西行。」

金山慧禪師法嗣

報恩覺然禪師

常州報恩覺然寶月禪師，越州鄭氏子。上堂：「學者無事空言，須求妙悟。去妙悟而事空言，其猶逐臭耳。然雖如是，罕逢穿耳客，多遇刻舟人。」一日謂衆曰：「世緣易染，道業難辦，汝等勉之。」語卒而逝。

法雲白禪師法嗣

智者紹先禪師

婺州智者紹先禪師，潭州人也。上堂：「根塵同源，縛脫無二。不動絲毫，十方游戲。子湖犬子雖獰，争似南山鼈鼻。」遂高聲曰：「大衆看脚下。」上堂：「團不聚，撥不散，日曬不乾，水浸不爛。等閑挂在太虛中，一任傍人冷眼看。」

福聖仲易禪師

沂州馬鞍山福聖院仲易禪師，上堂：「一二三四五，陞堂擊法鼓。蔟蔟齊上來，一一面相睹。秋色滿虛庭，秋風動寰宇。更問祖師禪，雪峰到投子。咄！」

慧林慧海禪師

東京慧林慧海月印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黃金地上玉樓臺。」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三月洛陽人戴花。」上堂：「黃金地上，具眼者未肯安居。荆棘林中，本分底留伊不得。祇如去此二途，作麽生是衲僧行履處？」良久曰：「擧頭煙靄裏，依約見家山。」上堂，顧視大衆，拍禪牀一下，曰：「聊表不空。」便下座。

建隆原禪師

揚州建隆原禪師，姑蘇夏氏子。上堂，拈拄杖曰：「買帽相頭，依模畫樣。從他野老自顰眉，誌公不是閑和尚。」卓拄杖，下座。

保寧英禪師法嗣

廣福惟尚禪師

臨安府廣福院惟尚禪師，初參覺印，問曰：「南泉斬貓兒，意旨如何？」印曰：「須是南泉始得。」印以前語詰之，師不能對。至僧堂，忽大悟曰：「古人道，從今日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信有之矣。」述偈呈印，曰：「須是南泉第一機，不知不覺驀頭錐。覿面若無青白眼，還如鶻鶻守空池。」舉未絕，印竪拳曰：「正當恁麼時作麼生？」師掀倒禪牀，印遂喝。師曰：「賊過後張弓。」便出。住廣福日，室中問僧：「提起來作麼生會？」又曰：「且道是箇甚麼，要人提起？」

雪竇法寧禪師

明州雪竇法寧禪師，衢州杜氏子。上堂：「百川異流，以海爲極。森羅萬象，以空爲極。四聖六凡，以佛爲極。明眼衲子，以拄杖子爲極。且道拄杖子以何爲極？有人道得，山僧兩手分付。儻或未然，

不如閑倚禪牀畔，留與兒孫指路頭。」

開先珣禪師法嗣

延昌熙詠禪師

廬州延昌熙詠禪師，僧問：「少林面壁，意旨如何？」師曰：「慚惶殺人。」

開先宗禪師

廬州開先宗禪師，上堂：「一不做，二不休。捩轉鼻孔，捺下雲頭。禾山解打鹽官鼓，僧繇不寫戴嵩牛。廬陵米，投子油，雪峰依舊輥雙毬。夜來風送衡陽信，寒鴈一聲霜月幽。」

甘露顒禪師法嗣

光孝元禪師

楊州光孝元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七顛八倒。」曰：「忽遇客來，如何祇待？」師曰：「生鐵蒺藜劈口㮇。」

雪竇榮禪師法嗣

雲峰大智禪師

福州雪峰大智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銜拂柄示之。僧曰：「此是香嚴底，和尚又作麼生？」師便喝，僧大笑。師叱曰：「這野狐精。」

元豐滿禪師法嗣

雪峰宗演禪師

福州雪峰宗演圓覺禪師，恩州人也。僧問：「不慕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師曰：「款出囚口。」曰：「便恁麼會去時如何？」師曰：「換手槌胷。」問：「如何是大善知識心？」師曰：「十字街頭吹尺八。」辭衆日，僧問：「如何是臨岐一句？」師曰：「有馬騎馬，無馬步行。」曰：「途中事作麼生？」師曰：「賤避貴。」上堂：「遺迷求悟，不知迷是悟之鉗鎚。愛聖憎凡，不知凡是聖之鑪鞴。祇如聖凡雙泯、迷悟俱忘一句作麼生道？半夜彩霞籠玉像，天明峰頂五雲遮。」

衛州王大夫

衛州王大夫，遺其名。以喪偶厭世相，遂參元豐，於言下知歸。豐一日謂曰：「子乃今之陸亘也。」

公便掩耳，既而回壇山之陽，縛茅自處者三載。偶歌曰：「壇山裏，日何長。青松嶺，白雲鄉。吟鳥啼猿作道場。散髮采薇歌又笑，從教人道野夫狂。」

育王振禪師法嗣

岳林真禪師

明州岳林真禪師，上堂：「古人道，初秋夏末，合有責情三十棒。岳林則不然，靈山會上，世尊拈華，迦葉微笑，正當恁麽時，好與三十棒。何故？如此太平時節，強起干戈，教人吹大法螺，擊大法鼓。舉步則金蓮躞蹀，端居則寶座巍峩。梵王引之於前，香花繚繞，帝釋隨之於後，龍象駢羅。致令後代兒孫，遞相倣斆。三三兩兩，皆言出格風標。劫劫波波，未肯歸家穩坐。鼓唇搖舌，宛如鐘磬笙竽。奮臂點胷，何啻稻麻竹葦。更逞遊山翫水，撥草瞻風，人前說得石點頭，天上飛來花撲地，也好與三十棒。且道坐夏賞勞，如何酬獎？」良久曰：「萬寶功成何厚薄，千鈞價重自低昂。」

招提湛禪師法嗣

華亭觀音和尚

秀州華亭觀音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半夜烏龜火裏行。」曰：「意作麽生？」師曰：「虛空無背面。」僧禮拜，師便打。

青原下十四世

淨慈明禪師法嗣

淨慈象禪師

臨安府淨慈象禪師，上堂：「古者道，一翳在眼，空花亂墜。」拈拄杖曰：「淨慈拈起拄杖，豈不是一翳在眼？百千諸佛摠在拄杖頭，現丈六紫磨金色之身。乘其國土，遊歷十方。說一切法，度一切衆。豈不是空花亂墜？即今莫有向拄杖未拈已前坐斷得麽？出來與淨慈相見。如無，切忌向空本無花、眼本無翳處著到。」乃擲拄杖，下座。

雪峰隆禪師

福州雪峰隆禪師，上堂：「一不成，二不是。口喫飯，鼻出氣。休云北斗藏身，說甚南山鼈鼻。家財運出任交關，勸君莫競錐頭利。」

長蘆和禪師法嗣

甘露達珠禪師

鎮江府甘露達珠禪師，福州人。上堂：「聖賢不分，古今惟一。可謂火就燥，水流濕，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大衆，東村王老去不歸，紛紛黃葉空狼籍。」

靈隱惠淳禪師

臨安府靈隱惠淳圓智禪師，上堂：「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乃喝曰：「寒山子話墮了也。諸禪德，皎潔無塵，豈中秋之月可比？虛明絶待，非照世之珠可倫。獨露乾坤，光吞萬象，普天匝地，耀古騰今。且道是箇甚麼？」良久曰：「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

雪峰慧禪師法嗣

淨慈道昌禪師

臨安府淨慈月堂道昌佛行禪師，湖州寶溪吳氏。僧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師曰：「張家兄弟太無良。」曰：「恁麼則一切處皆是去也。」師曰：「莫唐突人好！」問：「心生則法生，心滅則法滅。祇如心法雙忘時，生滅在甚麼處？」師曰：「左手得來右手用。」問：「如何是從上宗門中事？」師曰：「一畝地。」曰：「便恁麼會時如何？」師曰：「埋没不少。」問：「如何是諸佛本源？」師曰：「屋頭問路。」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月下抛甎。」上堂：「未透祖師關，千難與萬難。既透祖師關，千難與萬難。未透時難即且置，既透了因甚麼却難？放下笊籬雖得價，動他杓柄也無端。」上堂：「與我相似，共你無緣。打翻

藥銚，傾出爐煙。還丹一粒分明在，流落人間是幾年。咄！」上堂：「鴈過長空，影沉寒水。鴈無遺蹤之意，水無留影之心。若能如是，正好買草鞋行脚。所以道動則影現，覺則冰生，不動不覺，正在死水裏。薦福老人出頭不得即且置，育王今日又作麼生？向道莫行山下路，果聞猿叫斷腸聲。」歲旦，上堂，舉拂子曰：「歲朝把筆，萬事皆吉。忽有箇漢出來道：和尚，這箇是三家村裏保正書門底，爲甚麼將來華王座上當作宗乘？秖向他道，牛進千頭，馬入百足。」

徑山了一禪師

臨安府徑山照堂了一禪師，明州人。上堂：「參玄之士，觸境遇緣。不能直下透脫者，蓋爲業識深重，情妄膠固，六門未息，一處不通。絕點純清，含生難到。直須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始可順生死流，入人間世。諸人要會麼？」以拄杖畫曰：「秖向這裏薦取。」

金山了心禪師

鎮江府金山了心禪師，上堂：「佛之一字孰云無，木馬泥牛滿道途。倚偏欄干春色晚，海風吹斷碧珊瑚。還有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者麼？百鳥不來樓閣閉，祇聞夜雨滴芭蕉。」

香嚴月禪師法嗣

香嚴如璧禪師

鄧州香嚴倚松如璧禪師，撫州饒氏子。上堂：「變化密移何太急，剎那念念一呼吸。八萬四千方便門，且道何門不可入？入不入，曉來雨打芭蕉濕。殷勤更問箇中人，門外堂堂相對立。」聞啄木鳥鳴，說偈曰：「剝剝剝，裏面有蟲外面啄。多少茫茫瞌睡人，頂後一鎚猶未覺。若不覺，更聽山僧剝剝剝。」

慧林深禪師法嗣

靈隱慧光禪師

臨安府靈隱寂室慧光禪師，錢塘夏侯氏。僧問：「飛來山色示清淨法身，合澗溪聲演廣長舌相。正當恁麼時，如何是雲門一曲？」師曰：「芭蕉葉上三更雨。」曰：「一句全提超佛祖，滿筵朱紫盡知音。」師曰：「逢人不得錯舉。」上堂：「不用求真，何須息見。倒騎牛兮入佛殿，羌笛一聲天地空，不知誰識瞿曇面。」

國清妙印禪師

台州國清愚谷妙印禪師，上堂：「滿口道得底，爲甚麼不知有？十分知有底，爲甚麼滿口道不得？

且道誵訛在甚麼處？若也知得，許你照用同時，明闇俱了。其或未然，道得道不得，知有不知有。南山石大蟲，解作師子吼。」

國淸普紹禪師

台州國淸垂慈普紹禪師，上堂：「靈雲悟桃花，玄沙傍不肯，多少癡禪和，擔雪去填井。今春花又開，此意誰能領？端的少人知，花落春風靜。」

九座慧邃禪師

泉州九座慧邃禪師，上堂：「九座今日向孤峰絕頂駕一隻鐵船，截斷天下人要津，教他揮篙動棹不得。有箇錦標子，且道在甚麼人手裏？」拈拄杖曰：「看！看！向道是龍剛不信，等閑奪得始驚人。」

報恩然禪師法嗣

資聖元祖禪師

秀州資聖元祖禪師，僧問：「紫金蓮捧千輪足，白玉毫輝萬德身。如何是佛？」師曰：「拖槍帶甲。」曰：「貫花千偈雖殊品，標月還歸理一如。如何是法？」師曰：「元豐條，紹興令。」曰：「林下雅爲方外客，人間堪作火中蓮。如何是僧？」師曰：「披席把椀。」

慧林海禪師法嗣

萬杉壽堅禪師

廬山萬杉壽堅禪師，相州人。歲旦，上堂：「有一人不拜歲，不迎新，寒暑不能侵其體，聖凡不能混其迹。從來鼻孔遼天，誰管多年麻日。大衆且道，此人卽今在甚麼處？」卓拄杖曰：「咄咄咄！没處去。」

開先宗禪師法嗣

黃檗惟初禪師

瑞州黃檗惟初禪師，常州蔡氏子。上堂：「我見宗大哥，平生槁默危坐，所謂朽木形骸，未嘗口角譊譊，將佛祖言教以當門庭。祇要當人歇得，十成自然，不向這殼漏子上著到。」有僧問：「既不向這殼漏子上著到，未審如何保任？」師曰：「無你用心處。」曰：「和尚豈無方便？」師曰：「皺餅既無汁，壓沙那有油？」

嶽麓海禪師

潭州嶽麓海禪師，僧問：「進前三步時如何？」師曰：「撞頭磕額。」曰：「退後三步時如何？」師曰：「墮坑落壍。」曰：「不進不退時如何？」師曰：「立地死漢。」

雪峯演禪師法嗣

西禪慧舜禪師

福州西禪慧舜禪師，真定府人。上堂：「五日一參，三八普說。千說萬說，橫說竪說。忽有箇漢出來道：說即不無，爭奈三門頭兩箇不肯。山僧即向他道：瞎漢若不得他兩箇，西禪〔一〕大似不遇知音。」

靑原下十五世

雪竇明禪師法嗣

嵩山寧禪師

密州嵩山寧禪師，上堂：「有時孤峯頂上嘯月眠雲，有時大洋海中翻波走浪，有時十字街頭七穿八穴。諸人還相委悉麼？樟樹花開盛，芭蕉葉最多。」

淨慈昌禪師法嗣

五雲悟禪師

〔一〕兩箇西禪，原舛作「西個兩禪」，今改。

臨安府五雲悟禪師，苕溪人也。上堂：「月堂老漢道，行不見行，是箇甚麼？坐不見坐，是箇甚麼？著衣時不見著衣，是箇甚麼？喫飯時不見喫飯，是箇甚麼？山僧雖與他同牀打睡，要且各自做夢。何故？行見行，坐見坐，著衣時見著衣，喫飯時見喫飯，無有不見底道理，亦無箇是甚麼？諸人且道，老漢底是，五雲底是？」拈拄杖卓一下，曰：「桃紅李白薔薇紫，問著春風摠不知。」

靈隱光禪師法嗣

中竺元妙禪師

臨安府中竺癡禪元妙禪師，婺州王氏。僧問：「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曰：「佛祖開口無分。」曰：「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曰：「匝地普天。」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有時入荒草，有時上孤峰。」上堂：「黄昏雞報曉，半夜日頭明。驚起雪師子，瞠開紅眼睛。」上堂：「去年梅，今歲柳，顏色馨香。」喝一喝，良久曰：「若不得這一喝，幾乎道著依舊。且道道著後如何？眼睛突出。」

圓覺曇禪師法嗣

靈巖圓日禪師

撫州靈巖圓日禪師，上堂：「悟無不悟，得無不得。九年面壁空勞力，三脚驢兒跳上天，泥牛入海無蹤跡。為甚如此？九九八十一。」

嶽麓海禪師法嗣

玉泉思達禪師

荊門軍玉泉思達禪師，僧問：「如何是一印印空？」師曰：「萬象收歸古鑑中。」曰：「如何是一印印水？」師曰：「秋蟾影落千江裏。」曰：「如何是一印印泥？」師曰：「細觀文彩未生時。」

青原下十六世

中竺妙禪師法嗣

光孝深禪師

温州光孝已菴深禪師，本郡人也。上堂曰：「龍生龍，鳳生鳳。老鼠養兒沿屋棟。達麼？大師不會禪，歷魏游梁乾打閧。」上堂：「一九二九，相逢不出手。三九二十七，籬頭吹觱栗。翻憶小釋迦，雙手抱屈膝。知不知，實不實，摩訶般若波羅蜜。」上堂：「維摩默然，普賢廣說，歷代聖人，互呈醜拙。君不見落花三月子規啼，一聲聲是一點血。」上堂：「風蕭蕭，葉飄飄，雲片片，水茫茫。江干獨立向誰說，天外飛鴻三兩行。」

五燈會元卷第十七

南嶽下十一世

石霜圓禪師法嗣

黃龍慧南禪師

隆興府黃龍慧南禪師，信州章氏子。依泐潭澄禪師，分座接物，名振諸方。偶同雲峯悅禪師游西山，夜話雲門法道。峯曰：「澄公雖是雲門之後，法道異矣。」師詰其所以異，峯曰：「雲門如九轉丹砂，點鐵成金。澄公藥汞銀徒可翫，入煆則流去。」師怒，以枕投之。明日，峯謝過。又曰：「雲門氣宇如王，甘死語下乎？澄公有法授人，死語也。死語，其能活人乎？」即背去。師挽之曰：「若如是，則誰可汝意？」峯曰：「石霜圓手段出諸方，子宜見之，不可後也。」師默計之曰：「悅師翠巖，使我見石霜，於悅何有哉！」即造石霜。中途聞慈明不事事，忽叢林。遂登衡嶽，乃謁福嚴賢，賢命掌書記。俄賢卒，郡守以慈明補之。既至，目其貶剝諸方，件件數爲邪解，師爲之氣索，遂造其室。明曰：「書記領徒游方，借使有疑，可坐而商略。」師哀懇愈切。明曰：「公學雲門禪，必善其旨。如云放洞山三頓棒，是有喫棒分、無喫棒分？」師曰：「有喫棒分。」明色莊曰：「從朝至暮，鵲噪鴉鳴，皆應喫棒。」明即端坐，受師炷香作禮。明復

問：「趙州道：臺山婆子，我爲汝勘破了也。且那裏是他勘破婆子處？」師汗下不能加答。次日又詣，明詬罵不已。師曰：「罵豈慈悲法施邪？」明曰：「你作罵會那！」師於言下大悟。作頌曰：「傑出叢林是趙州，老婆勘破有來由。而今四海清如鏡，行人莫與路爲讎。」呈慈明，明頷之。後開法同安。初受請日，泐潭遣僧來審，師提唱之語，有曰：「智海無性，因覺妄而成凡。覺妄元虛，即凡心而見佛。便爾休去，將謂同安無折合，隨汝顛倒所欲？南斗七，北斗八。」僧歸，舉似澄，澄不懌。自是泐潭舊好絕矣。問：「儂家自有同風事，如何是同風事？」師良久，僧曰：「恁麼則起動和尚去也。」師曰：「靈利人難得！」僧禮拜。示衆曰：「江南之地，春寒秋熱。近日已來，滴水滴凍。」僧問：「滴水滴凍時如何？」師曰：「未是衲僧分上事。」曰：「如何是衲僧分上事？」師曰：「滴水滴凍。」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甚麼百鳥銜花獻？」師曰：「釘根桑樹，鬬角水牛。」曰：「見後爲甚麼不銜花？」師曰：「裩無襠，袴無口。」問：「無爲無事人，猶是金鎖難。未審過在甚麼處？」師曰：「一字入公門，九牛車不出。」曰：「學人未曉，乞師方便。」師曰：「大庾嶺頭，笑却成哭。」問：「一不去，二不住。請師道。」師曰：「高祖殿前樊噲怒。」曰：「恁麼則今日得遇和尚也。」師曰：「仰面看天不見天。」問：「德山棒，臨濟喝，直至如今，少人拈掇。請師拈掇。」師曰：「千鈞之弩，不爲鼷鼠而發機。」曰：「作家宗師，今朝有在。」師便喝，僧禮拜。師曰：「五湖衲子，一錫禪人，未到同安，不妨疑著。」上堂：「橫吞巨海，倒卓須彌。衲僧面前，也是尋常茶飯。行脚人須是荊棘林內，坐大道場。向和泥合水處，認取本來面目。且作麼生見得？」遂拈拄杖曰：「直饒見得，未免山僧拄杖。」上堂：「聖凡情盡，體露真常。」拈起拂子，曰：「拂子踍跳上三十三天，扭脫帝釋鼻孔。驢唇先生拊掌大笑

道，盡十方世界覓箇識好惡底人，萬中無一。」擊禪牀，下座。上堂：「說妙談玄，乃太平之姦賊。行棒行喝，爲亂世之英雄。英雄姦賊，棒喝玄妙，皆爲長物。黃檗門下總用不著。且道黃檗門下尋常用箇甚麼？」喝一喝。上堂：「撞鐘鐘鳴，擊鼓鼓響。大衆殷勤問訊，同安端然合掌。這箇是世法，那箇是佛法？咄！」上堂：「有一人朝看華嚴，暮觀般若，晝夜精勤，無有暫暇。有一人不參禪，不論義，把箇破席日裏睡。於是二人同到黃龍，一人有爲，一人無爲。安下那一箇卽是？」良久曰：「功德天，黑暗女，有智主人，二俱不受。」上堂：「心王不妄動，六國一時通。罷拈三尺劍，休弄一張弓。」擊禪牀，下座。上堂：「道遠乎哉？觸事而真。聖遠乎哉？體之卽神。」乃拈拄杖曰：「道之與聖，總在歸宗拄杖頭上。汝等諸人，何不識取？若也識得，十方刹上，不行而至。百千三昧，無作而成。若也未識，有寒暑兮促君壽，有鬼神兮妬君福。」上堂：「半夜捉烏雞，驚起梵王睡。毗嵐風忽起，吹倒須彌山。官路無人行，私酒多人喫。當此之時，臨濟德山開得口，張得眼，有棒有喝用不得。汝等諸人各自尋取祖業契書，莫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上堂，舉大珠和尚道：「身口意清淨，是名佛出世；身口意不淨，是名佛滅度，也好箇消息。古人一期方便，與你諸人討箇入路，既得箇入路，又須得箇出路。登山須到頂，入海須到底。登山不到頂，不知宇宙之寬廣；入海不到底，不知滄溟之淺深。既知寬廣，又知淺深。一踏踏翻四大海，一摑摑倒須彌山。撒手到家人不識，鵲噪鴉鳴栢樹間。」上堂：「千般說，萬般喻，祇要教君早回去。去何處？」良久云：「夜來風起滿庭香，吹落桃花三五樹。」因化主歸，上堂：「世間有五種不易：一化者不易，二施者不易，三變生爲熟者不易，四端坐喫者不易，更有一種不易是甚麼人？」良久云：「聻！」便下座。時翠巖真

爲首座，藏主問云：「適來和尚道，第五種不易，是甚麼人？」真曰：「腦後見腮，莫與往來。」上堂，拈拄杖曰：「橫拈倒用，撥開彌勒眼睛；明去暗來，敲落祖師鼻孔。當是時也，目連鶖子飲氣吞聲，臨濟德山呵呵大笑。且道笑箇甚麼？咄！」師室中常問僧曰：「人人盡有生緣，上座生緣在何處？」正當問答交鋒，却復伸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又問：「諸方參請，宗師所得？」却復垂脚曰：「我脚何似驢脚？」三十餘年，示此三問，學者莫有契其旨。脱有酬者，師未嘗可否。叢林目之爲黃龍三關。師自頌曰：「生緣有語人皆識，水母何曾離得蝦？但見日頭東畔上，誰能更喫趙州茶。我手佛手兼舉，禪人直下薦取。不動干戈道出，當處超佛越祖。我脚驢脚並行，步步踏著無生。會得雲收日卷，方知此道縱橫。」總頌曰：「生緣斷處伸驢脚，驢脚伸時佛手開。爲報五湖參學者，三關一一透將來。」熙寧己酉三月十六日，四祖演長老通嗣法書。上堂：「山僧才輕德薄，豈堪人師。蓋不昧本心，不欺諸聖，未免生死，今免生死。未出輪回，今出輪回。未得解脱，今得解脱。未得自在，今得自在。所以大覺世尊於然燈佛所無一法可得。六祖夜半於黃梅又傳箇甚麼？」乃説偈曰：「得不得，傳不傳，歸根得旨復何言？憶得首山曾漏泄，新婦騎驢阿家牽。」翌日午時，端坐示寂。闍維得五色舍利，塔于前山，謚普覺禪師。

南嶽下十二世

黃龍南禪師法嗣

黃龍祖心禪師

隆興府黃龍祖心寶覺禪師，南雄鄔氏子。參雲峯悅禪師，三年無所得，辭去。悅曰：「必往依黃檗南禪師。」師至黃檗，四年不大發明。又辭，再上雲峰。會悅謝世，就止石霜。因閱傳燈，至「僧問多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福曰：『一莖　莖斜。』曰：『不會。』福曰：『三莖四莖曲。』」師於此開悟，徹見二師用處，徑回黃檗。方展坐具，檗曰：「子已入吾室矣。」師踊躍曰：「大事本來如是，和尚何得教人看話，百計搜尋？」檗曰：「若不教你如此究尋，到無心處自見自肯，即吾埋沒汝也。」住後，僧問：「達磨九年面壁，意旨如何？」師曰：「身貧無被蓋。」曰：「莫孤負他先聖也無？」師曰：「闍黎見處又作麼生？」僧畫一圓相，師曰：「燕雀不離窠。」僧禮拜。師曰：「更深猶自可，午後始愁人。」問：「未登此座時如何？」師曰：「一事全無。」曰：「登後如何？」師曰：「仰面觀天不見天。」上堂：「愚人除境不忘心，智者忘心不除境。不知心境本如如，觸目遇緣無障礙。」遂舉拂子曰：「看！拂子走過西天，却來新羅國裏。知我者謂我拖泥帶水，不知我者贏得一場怪誕。」上堂：「大凡窮生死根源，直須明取自家一片田地。教伊去處分明，然後臨機應用，不失其宜。祇如鋒鋩未兆已前，都無是箇非箇。瞥爾爆動，便有五行金土相生相尅，胡來漢現，四姓雜居。各任方隅，是非鋒起。致使玄黃不辨，水乳不分，疾在膏肓，難爲救療。若不當陽曉示，窮子無以知歸。欲得大用現前，便可頓忘諸見。諸見既盡，昏霧不生。大智洞然，更非他物。珍重！」上堂，擊禪牀曰：「一塵纔舉，大地全收。諸人耳在一聲中，一聲遍在諸人耳。若是摩霄俊鶻，便合乘時；止濼困魚，徒勞激浪。」上堂：「不與萬法爲侶，即是無諍三昧，便恁麼去，争柰絃急則聲促。若能向紫羅帳裏撒真珠，未必善因而招惡果。」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且任諸人點頭，及乎樹倒藤枯，

上無衝天之計，下無入地之謀。靈利漢這裏著得一隻眼，便見七縱八橫。」舉拂子曰：「看太陽溢目，萬里不挂片雲。若是覆盆之下，又爭怪得老僧。」上堂：「若也單明自己，不悟目前，此人有眼無足。若悟目前，不明自己，此人有足無眼。據此二人，十二時中常有一物，蘊在胷中。物既在胷，不安之相，常在目前。既在目前，觸途成滯。作麼生得平穩去？祖不言乎：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上堂：「良工未出，玉石不分。巧治無人，金沙混雜。還有無師自悟底麼？出來辨別看。」乃舉拂子曰：「且道是金是沙？」良久曰：「見之不取，思之千里。」上堂：「有時開門待知識，知識不來過。有時把手上高山，高山人不顧。或作敗軍之將，向闍黎手裏拱手歸降。或爲忿怒那吒，敲骨打髓。正當恁麼時，還有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底麼？有則向百尺竿頭，進取一步。如無，少室峯前，一場笑具。」上堂：「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便恁麼休去，停橈把纜，且向灣裏泊船。若據衲僧門下，天地懸隔。且道衲僧門下，有甚長處？榔栗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峯去。」上堂：「一不向，二不開。翻思南嶽與天台。堪笑白雲無定止，被風吹去又吹來。」上堂：「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明眼漢謾他一點也不得。仁者心動且緩緩，你向甚處見祖師？」乃擲下拂子，曰：「看！」上堂：「過去諸佛已滅，未來諸佛未生。正當現在，佛法委付黃龍。放行則恍恍惚惚，其中有物。把住則杳杳冥冥，其中有精。且道放行卽是，把住卽是？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上堂：「虎頭生角人難措，石火電光須密布。假饒烈士也應難，懵底那能善回互。手擎日月，背負須彌，擲向他方，其中衆生不覺不知。其中衆生騎驢入諸人眼裏，諸人亦不覺不知。會麼？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上堂：「一漚未發，

古帆未征。風信不來，無人舉棹。正當恁麼時，水脉如何辨的？君不見雲門老，垂手處，落落清波無透路。又不見華亭叟，泄天機，夜深空載月明歸。莫怪相逢不相識，從教萬古漫漫黑。」上堂：「馬祖陞堂，百丈卷席。後人不善來風，盡道不留眹迹。殊不知桃花浪裏正好張帆，七里灘頭更堪垂釣。如今必有辨浮沉、識深淺底漢，試出來定當水脉看。如無，且將漁父笛，閑向海邊吹。」上堂：「風蕭蕭兮木葉飛，鴻鴈不來音信稀。還鄉一曲無人吹，令余拍手空遲疑。」上堂：「鏡像或謂有，攬之不盈手。鏡像或謂無，分明如儼圖。所以取不得，舍不得，不可得中祇麼得。還會麼？不作維摩詰，又似傅大士。」上堂：「夫玄道者，不可以設功得。聖智者，不可以有心知。真諦者，不可以存我會。至功者，不可以營事爲。古人一期應病與藥則不可。若是丈夫漢，出則經濟天下，不出則卷而懷之。爾若一向聲和響順，我則排斥諸方。爾若示現酒肆婬坊，我則孤峯獨宿。且道甚處是黃龍爲人眼？」師室中常舉拳，問僧曰：「喚作拳頭則觸，不喚作拳頭則背。喚作甚麼？」將入滅，命門人黃大史庭堅主後事。荼毗日，隣峯爲秉炬，火不續，黃顧師之得法上首死心新禪師曰：「此老師有待於吾兄也。」新以喪拒，黃强之。新執炬召衆曰：「不是餘殃累及我，彌天罪過不容誅。而今兩脚捎空去，不作牛兮定作驢。」以火炬打一圓相曰：「祇向這裏雪屈。」擲炬，應手而爇。靈骨窆于普覺塔之東，謚寶覺禪師。

東林常總禪師

江州東林興龍寺常總照覺禪師，延平施氏子。久依黃龍，密授大法決旨，出住泐潭，次遷東林，皆

符識記。僧問：「乾坤之内，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如何是寶？」師曰：「白月現，黑月隱。」曰：「非但聞名，今日親見。」師曰：「且道寶在甚麼處？」曰：「古殿户開光燦爛，白蓮池畔社中人。」師曰：「别寶還他碧眼胡。」又僧出衆，提起坐具曰：「請師答話。」師曰：「放下著。」僧又作展勢。師曰：「收。」曰：「昔年尋劒客，今朝遇作家。」師曰：「這裏是甚麼所在？」僧便喝。師曰：「喝老僧那！」僧又喝。師曰：「放過又争得。」便打。上堂：「乾坤大地，常演圓音。日月星辰，每談實相。翻憶先黄龍道，秋雨淋漓，連宵徹曙，點點無私，不落别處。」復云：「滴穿汝眼睛，浸爛汝鼻孔。東林則不然，終歸大海作波濤。」擊禪牀，下座。上堂：「老盧不識字，頓明佛意，佛意離文墨故。白兆不識書，圓悟宗乘，宗乘非言詮故。如此老婆心，分明入泥水。今時人猶尚抱橋柱澡洗，把纜放船。」良久曰：[一]「争怪得老僧！」

寶峰克文禪師

隆興府寶峯克文雲庵真淨禪師，陝府鄭氏子。坐夏大溈。聞僧舉，僧問雲門：「佛法如水中月，是否？」門曰：「清波無透路。」師乃領解。往見黄龍不契，却曰：「我有好處，這老漢不識我。」遂往香城見順和尚。順問：「甚處來？」師曰：「黄龍來。」曰：「黄龍近日有何言句？」師曰：「黄龍近日，州府委請黄檗長老。龍垂語云：『鐘樓上念讚，牀脚下種菜。有人下得語契，便往住持。』勝上座云：『猛虎當路坐。』龍遂令去住黄檗。」順不覺云：「勝首座衹下得一轉語，便得黄檗住，佛法未夢見在。」師於言下大悟。方知黄

〔一〕久，原作「夕」，據清藏本、續藏本改。

龍用處，遂回見黃龍。龍問：「甚處來？」師曰：「特來禮拜和尚。」龍曰：「恰值老僧不在。」師曰：「向甚麼處去？」龍曰：「天台普請，南嶽游山。」師曰：「恁麼則學人得自在去也。」龍曰：「脚下鞋甚處得來？」師曰：「廬山七百五十文唱來。」龍曰：「何曾得自在？」師指鞋曰：「何嘗不自在？」龍駭之。開堂日，拈香祝聖，問答罷，乃曰：「問話且止，秖知問佛問法，殊不知佛法來處。且道從甚麼處來？」垂一足曰：「昔日黃龍親行此令，十方諸佛，無敢違者，諸代祖師，一切聖賢，無敢越者。無量法門，一切妙義，天下老和尚舌頭始終一印，無敢異者。無異則且置，印在甚麼處？還見麼？若見，非僧非俗，無偏無黨，一一分付。若不見，而我自收。」遂收足喝一喝曰：「兵隨印轉，將逐符行。佛手驢脚，生緣老好，痛與三十棒，而今會中莫有不甘者麼？若有，不妨奇特。若無，新長老謾你諸人去也。故我大覺世尊，昔於摩竭陁國，十二月八日，明星現時，豁然悟道，大地有情，一時成佛。今有釋子沙門某於東震旦國，大宋筠陽城中，六月十三日，赫日現時，又悟箇甚麼？」以拂子畫曰：「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僧問：「如何是佛？」師呵呵大笑。僧曰：「何哂之有？」師曰：「笑你隨語生解。」曰：「偶然失利。」師喝曰：「不得禮拜。」僧便歸衆。師復笑曰：「隨語生解。」問：「江西佛手驢脚接人，和尚如何接人？」師曰：「鮎魚上竹竿。」曰：「全因今日。」師曰：「烏龜入水。」問：「新豐吟雲門曲，舉世知音能和續。大衆臨筵，願清耳目。」師以右手拍禪牀，僧曰：「木人拊掌，石女揚眉。」師以左手拍禪牀，僧曰：「猶是學人疑處。」師曰：「何不脚跟下薦取。」僧以坐具一拂，師曰：「争柰脚跟下何！」問：「遠遠馳符命，禪師俯應機。祖令當行也，方便指羣迷。」師曰：「深。」曰：「深意如何？」師曰：「淺。」曰：「教學人如何領會？」師曰：「點。」問：「馬祖下尊宿，一

箇箇阿漉漉地,[一]唯有歸宗老較些子。黃龍下兒孫,一箇箇硬剝剝地,祇有真淨老師較些子。學人恁麼還扶得也無?」師曰:「打疊面前搕𢶍。」却曰:「若不同牀睡,焉知被底穿?」師不答。僧曰:「這箇爲上上根人,忽遇中下之流,如何指接?」師亦不答。僧曰:「非但和尚懡㦬,學人亦乃一場敗缺。」師曰:「三十年後悟去在。」問:「承古有言,衆生日用而不知。未審不知箇甚麼?」師曰:「道。」曰:「忽然知後如何?」師曰:「十萬八千。」僧提起坐具,曰:「爭柰這箇何!」師便喝。上堂:「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脚頭脚尾,橫三竪四。北俱盧洲火發,燒著帝釋眉毛,東海龍王忍痛不禁,轟一箇霹靂,直得傾湫倒嶽,雲黯長空。十字街頭廖胡子,醉中驚覺起來,拊掌呵呵大笑曰:『筠陽城中,近來少賊。』」乃拈拄杖曰:「賊!賊!」上堂:「道泰不傳天子令,行人盡唱太平歌。五九四十五,莫有人從懷州來麼?若有,不得忘却臨江軍豆豉。」上堂:「世尊拈花,迦葉微笑。」拈拄杖曰:「洞山拈起拄杖子,你諸人合作麼生?」擊香卓,下座。上堂:「裩無襠,袴無口。頭上青灰三五斗。趙州老漢少賣弄,然則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驕。其柰禾黍不陽艷,競栽桃李春,翻令力耕者,半作賣花人。」上堂:「佛法兩字,直是難得。人有底不信自己佛事,唯憑少許古人影響,相似般若所知境界,定相法門,動即背覺合塵,黏將去,脫不得。或學者來,如印印泥,遞相印授。不唯自誤,亦乃誤他。洞山門下,無佛法與人,祇有一口劒。凡是來者,一一斬斷,使伊性命不存,見聞俱泯。却向父母未生前與伊相見,見伊纔向前便爲斬斷。然則劒刀雖利,不斬無罪之人。莫有無罪底麼?也好與三十拄杖。」上堂:「洞山門下,要行便行,要坐便坐。鉢盂裏

[一]阿,清藏本作「屙」。

屙屎，淨瓶裏吐唾。執法修行，如牛拽磨。」上堂：「洞山門下，有時和泥合水，有時壁立千仞。你諸方擬向和泥合水處見洞山，洞山且不在和泥合水處。擬向壁立千仞處見洞山，洞山且不在壁立千仞處。擬向一切處見洞山，洞山且不在一切處。你擬不要見洞山，鼻索又在洞山手裏。擬瞌睡也把鼻索一掣，祇見眼孔定動，又不相識也。不要你識洞山，但識得自己也得。」上堂：「汾陽莫妄想，俱胝竪指頭。古今佛法事，到此一時休。休休，却憶趙州勘婆子，不風流處也風流。」拈拄杖曰：「爲衆竭力。」上堂：「頭陁石被莓苔裹，擲筆峯遭薜荔纏。羅漢院裏，一年度三箇行者，歸宗寺裏參退喫茶。」上堂：「師子不食鵰殘，快鷹不打死兎。放出臨濟大龍，抽却雲門一顧。」拈起拄杖曰：「雲行雨施，三草二木。」師崇寧改元，十月旦示疾，望乃愈，出道具散諸徒。翌日中夜，沐浴更衣趺坐。衆請說法，示偈及遺誡宗門大略，言卒而逝。火葬，焰成五色，白光上騰。煙所至處，皆設利。分骨塔于泐潭、新豐。

雲居元祐禪師

南康軍雲居真如院元祐禪師，信州王氏子。僧問：「如何是道林的旨？」師曰：「劄。」曰：「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師曰：「汝皮袋重多少？」曰：「高著眼看。」師曰：「自領出去。」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胡天雪壓玉麒麟。」問：「如龜藏六時如何？」師曰：「文彩已彰。」曰：「爭柰處處無蹤跡。」師曰：「一任拖泥帶水。」曰：「便與麼去時如何？」師曰：「果然。」上堂：「過去諸如來，更不再勘。現在諸菩薩，放過卽不可。未來修學人，謾他一點不得。所以教中道，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

切惟心造。雖然如是，雲居門下，正是金屑落眼。」上堂：「凡見聖見，春雲掣電。真說妄說，空花水月。翻憶長髭見石頭，解道紅爐一點雪。」擊禪牀，下座。上堂：「龜毛爲箭，兔角爲弓。那吒忿怒，射破虛空。虛空撲落，傾湫倒嶽。牆壁瓦礫放光明，歸依如來大圓覺。」擊禪牀，下座。上堂：「月色和雲白，松聲帶露寒。好箇真消息，憑君子細看。黃龍先師和身放倒，還有人扶得起麽？祖禰不了，殃及兒孫。」擊禪牀，下座。上堂：「一切聲是佛聲。」以拂子擊禪牀曰：「梵音深遠，令人樂聞。」又曰：「一切色是佛色，」乃拈起拂子曰：「今佛放光明，助發實相義。已到之者，頂戴奉行。未到之者，應如是知，應如是信。」擊禪牀下座。今諸方三塔，師始創也。

大潙懷秀禪師

潭州大潙懷秀禪師，信州應氏子。僧問：「昔日潙山水牯牛，自從放去絶蹤由。今朝幸遇師登座，未審時人何處求？」師曰：「不得犯人苗稼。」曰：「恁麽則頭角已分明。」師曰：「空把山童贈鐵鞭。」

黃檗惟勝禪師

瑞州黃檗惟勝真覺禪師，潼川羅氏子。居講聚時，偶以扇勒窗櫺有聲，忽憶教中道：「十方俱擊鼓，十處一時聞。」因大悟，白本講。講令參問，師徑往黃龍。後因瑞州太守委龍遴選黃檗主人，龍集衆垂

語曰：「鐘樓上念讚，牀脚下種菜。若人道得，乃往住持。」師出答曰：「猛虎當路坐。」龍大悅，遂令師往。由是諸方宗仰之。上堂：「臨濟喝，德山棒，留與禪人作模範。歸宗磨，雪峯毬，此箇門庭接上流。若是黃檗即不然，也無喝，也無棒，亦不推磨，亦不輥毬。前面是案山，背後是主山，塞却你眼睛，拶破你面門。於此見得，得不退轉地。盡未來際，不向他求。若見不得，醍醐上味，翻成毒藥。」上堂：「寂兮寥兮，蟾蜍皎皎下空谷。寬兮廓兮，曦光赫赫流四海。曹谿路上，勦絕人行。多子塔前，駢闐如市。直饒這裏薦得倜儻，分明未是衲僧活計。大丈夫漢，須是向黑暗獄中敲枷打鎖，餓鬼隊裏放火奪漿。推倒慈氏樓，拆却空王殿。靈苗瑞草和根拔，滿地從教荊棘生。」

祐聖法宮禪師

隆興府祐聖法宮禪師，潮陽鄭氏子。晚見黃龍，深蒙印可。上堂：「此事如醫家驗病方，且雜毒滿腹，未易攻治，必瞑眩之藥，而後可瘳。就令徇意投之，適足狂惑，增其沈痾。求其已病，不亦左乎？法堂前草深，於心無媿。」

開元子琦禪師

蘄州開元子琦禪師，泉州許氏子。依開元智訥，試經得度。精楞嚴、圓覺，棄謁翠巖真禪師，問佛法大意。真唾地曰：「這一滴落在甚麼處？」師捫膺曰：「學人今日脾疼。」真解顏。辭參積翠，歲餘盡得

其道。乘問侍翠，商榷古今。〔一〕適大雪，翠指曰：「斯可以一致若帚否？」師曰：「不能。然則天霽日出，雲物解駁，豈復有哉？知有底人，於一切言句如破竹，雖百節當迎刃而解，詎容聲於擬議乎？」一日，翠遣僧逆問：「老和尚三關語如何？」師厲聲曰：「你理會久遠時事作麽？」翠聞益奇之，於是名著叢席。翠歿，四祖演禪師命分座，室中垂語曰：「一人有口，道不得姓字爲誰？」後傳至東林，總禪師歎曰：「琦首座如鐵山萬仞，卒難逗他語脉。」未幾以開元爲禪林，請師爲第一世。上堂：「虛空無内外，事理有短長。順則成菩提，逆則成煩惱。燈籠常瞌睡，露柱亦懊惱。大道在目前，更於何處討？」以拂子擊禪牀。上堂：「四面亦無門，十方無壁落。頭髼鬆，耳卓朔，箇箇男兒大丈夫，何得無繩而自縛？且道透脱一句作麽生道？」良久曰：「踏破草鞋赤脚走。」僧問：「須彌納芥子即不問，微塵裏轉大法輪時如何？」師曰：「一步進一步。」曰：「恁麽則朝到西天，暮歸唐土。」〔二〕師曰：「作客不如歸家。」曰：「久嚮道風，請師相見。」師曰：「雲月是同，谿山各異。」

仰山行偉禪師

袁州仰山行偉禪師，河朔人也。東京大佛寺受具，聽習圓覺，微有所疑。挈囊游方，專扣祖意。至南禪師法席，六遷星序。一日扣請，尋被喝出。足擬跨門，頓省玄旨。出世仰山，道風大著。上堂：「大

〔一〕榷，原作「確」，據清藏本、續藏本改。
〔二〕土，原作「上」，據清藏本、續藏本改。

衆會麽？古今事掩不得，日用事藏不得，既藏掩不得，則日用現前。且問諸人，現前事作麽生？參。」上堂：「大衆見麽？開眼則普觀十方，合眼則包含萬有。不開不合，是何模樣？還見模樣麽？久參高德，舉處便曉。後進初機，識取模樣。莫祇管貪睡，睡時眼見箇甚麽？若道不見，與死人何別？直饒丹青處士，筆頭上畫出青山緑水、夾竹桃花，祇是相似模樣。設使石匠錐頭，鑽出羣羊走獸，也祇是相似模樣。若是真模樣，任是處士石匠，無你下手處。諸人要見，須是著眼始得。」〔一〕良久曰：「廣則一線道，狹則一寸半。」以拂子擊禪牀。上堂：「鼓聲纔動，大衆雲臻。諸人上觀，山僧下覷。上觀覷箇甚麽？下覷覷箇甚麽？」良久曰：「對面不相識。」上堂：「道不在聲色而不離聲色。凡一語一默，一動一静，隱顯縱横，無非佛事。日用現前，古今凝然，理何差互？」師自題其像曰：「吾真難邈，斑斑駮駮。擬欲安排，下筆便錯。」示寂，闍維獲五色舍利骨石，栓索勾連。塔于寺之東。

福嚴慈感禪師

南嶽福嚴慈感禪師，潼川杜氏子。上堂：「古佛心，祇如今。若不會，苦沈吟。秋雨微微，秋風颯颯，乍此乍彼，若爲酬答。沙岸蘆花，青黄交雜。禪者何依？」良久曰：「劄。」

雲蓋守智禪師

潭州雲蓋守智禪師，劒州陳氏子。遊方至豫章大寧，時法昌遇禪師韜藏西山，師聞其飽參，即之

〔一〕眼，原作「服」，據清藏本、續藏本改。

昌。問曰：「汝何所來？」師曰：「大寧。」又問：「三門夜來倒，汝知麼？」師愕然，曰：「不知。」昌曰：「吳中石佛，大有人不曾得見。」師憫然，即展拜。昌使謁翠巖真禪師。雖久之無省，且不舍寸陰。及謁黃龍於積翠，始盡所疑。後首衆石霜，遂開法道吾，徙雲蓋。僧問：「有一無絃琴，不是世間木。今朝負上來，請師彈一曲。」師拊膝一下，僧曰：「金風颯颯和清韻，請師方便再垂音。」師曰：「陝府出鐵牛。」上堂：「緊峭離水靴，踏破湖湘月。手把鐵蒺藜，打碎龍虎穴，翻身倒上樹，始見無生滅。却笑老瞿曇，彈指超彌勒。」上堂：「昨日高山看釣魚，步行騎馬失却驢。有人拾得駱駝去，重賞千金一也無。若向這裏薦得不著，還草鞋錢。」上堂，舉趙州問：「僧向甚麼處去？」曰：「摘茶去。」州曰：「閑。」師曰：「道著不著，何處摸索。背後龍鱗，面前驢脚。翻身筋斗，孤雲野鶴。阿呵呵。」示衆：「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即知君不可見。雖然先聖恁麼道，且作箇模子搭却。若也出不得，祇抱得古人底。若也出得，方有少分相應。雲蓋則不然，騎駿馬，繞須彌，過山尋蟻跡，能有幾人知？」師居院之東堂，政和辛卯，死心謝事黃龍，由湖南入山奉覲，日已夕矣，侍僧通謁，師曳履，且行且語曰：「將燭來，看其面目何似？生而致名喧宇宙。」死心亦絕叫：「把近前來，我要照是真師叔，是假師叔？」師即當胷毆一拳，死心曰：「却是真箇。」遂作禮，賓主相得歡甚。及死心復領黃龍，至政和甲午示寂時，師住開福得訃，上堂：「法門不幸法幢摧，五蘊山中化作灰。昨夜泥牛通一線，黃龍從此入輪迴。」

玄沙合文禪師

福州玄沙合文明慧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私通車馬。」僧進一步，師曰：「官不容針。」

建隆昭慶禪師

楊州建隆院昭慶禪師，上堂：「始見新歲倏忽，早是二月初一。天氣和融，擬舉箇時節因緣與諸人商量，却被帝釋梵王在門外柳眼中努出頭來，先說偈言：裊裊颸輕絮，且逐風來去，相次走綿毬，休言道我絮。當時撞著阿修羅，把住云，任你絮，忽逢西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一句作麼生道？於是帝釋縮頭入柳眼中。」良久曰：「參。」

報本慧元禪師

安吉州報本慧元禪師，潮州倪氏子。十九爲大僧，遍歷叢席。於黃龍三關語下悟入。住後，僧問：「諸佛不出世，達磨不西來，正當恁麼時，未審來不來？」師曰：「撞著你鼻孔。」上堂：「白雲消散，紅日東昇，仰面看天，低頭覷地。東西南北，一任觀光。達磨眼睛，斗量不盡。演若何曾認影，善財不往南方。衲僧鼻孔遼天，到此一時穿却。」僧出禮拜，曰：「學人有一問，和尚還答否？」師曰：「昨日答汝了也。」曰：「今日作麼生？」師曰：「明日來。」上堂，僧問：「諸佛所說法，種種皆方便，是否？」師曰：「是。」曰：「爲甚麼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師曰：「且莫錯會。」僧以坐具一畫，師喝曰：「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今之學者，方見道不可以言宣，便擬絶慮忘緣，杜塞視聽。如斯見解，未有自在分。諸人要會寂滅相麼？

出門不見一纖毫，滿目白雲與青嶂。」師坐而不卧，餘三十年。示寂，塔全身于峴山。

隆慶慶閑禪師

吉州仁山隆慶院慶閑禪師，福州卓氏子。母夢胡僧授以明珠，吞之而娠。及生，白光照室。幼不近酒胾。年十一棄俗，十七得度，二十徧參。後謁黃龍於黃檗。龍問：「甚處來？」師曰：「百丈。」曰：「幾時離彼？」師曰：「正月十三。」龍曰：「脚跟好痛，與三十棒。」師曰：「非但三十棒。」龍喝曰：「許多時行脚，無點氣息。」師曰：「百千諸佛，亦乃如是。」曰：「汝與麼來，何曾有纖毫到諸佛境界？」師曰：「諸佛未必到慶閑境界。」龍問：「如何是汝生緣處？」師曰：「早晨喫白粥，如今又覺飢。」問：「我手何似佛手？」師曰：「月下弄琵琶。」問：「我脚何似驢脚？」師曰：「鷺鷥立雪非同色。」龍嗟咨而視曰：「汝剃除鬚髮，當爲何事？」師曰：「祇要無事。」曰：「與麼則數聲清磬是非外，一箇閑人天地間也。」師曰：「是何言歟？」曰：「靈利衲子。」師曰：「也不消得。」龍曰：「此間有辯上座者，汝著精彩。」師曰：「他有甚長處？」曰：「他拊汝背一下又如何？」師曰：「作甚麼？」曰：「他展兩手。」師曰：「甚處學這虛頭來？」龍大笑。師却展兩手，龍喝之。又問：「憹憹鬆鬆，兩人共一椀作麼生會？」師曰：「百雜碎。」曰：「盡大地是箇須彌山，撮來掌中。汝又作麼生會？」師曰：「兩重公案。」曰：「這裏從汝胡言漢語，若到同安，如何過得？」時英邵武在同安作首座，師欲往見之。師曰：「渠也須到這箇田地始得。」曰：「忽被渠指火爐曰：『這箇是黑漆火爐，那箇是黑漆香卓？甚處是不到處？』」師曰：「慶閑面前，且從恁麼說話，若是別人，笑和尚去。」龍拍一拍，師便喝。明日同看

僧堂，曰：「好僧堂。」師曰：「極好工夫。」曰：「好在甚處？」師曰：「一梁拄一柱。」曰：「此未是好處。」師曰：「和尚又作麼生？」龍以手指曰：「這柱得與麼圓？那枋得與麼匾？」師曰：「人天大善知識，須是和尚始得。」卽趨去。明日侍立，龍問：「得坐披衣，向後如何施設？」師曰：「遇方卽方，遇圓卽圓。」曰：「汝與麼說話，猶帶脣齒在。」師曰：「慶閑卽與麼，和尚作麼生？」曰：「近前來，爲汝說。」師拊掌曰：「三十年用底，今朝捉敗。」龍大笑曰：「一等是精靈。」師拂袖而去。由是學者爭歸之。廬陵太守張公鑒請居隆慶。僧問：「鋪席新開，不可放過。」師曰：「記取話頭。」曰：「請師高著眼。」師曰：「蹉過了也。」室中垂問曰：「祖師心印，篆作何文？諸佛本源，深之多少？」又曰：「十二時中，上來下去，開單展鉢，此是五蘊敗壞之身，那箇是清淨法身？」又曰：「不用指東畫西，實地上道將一句來。」又曰：「十二時中，著衣喫飯，承甚麼人恩力？」又曰：「魚行水濁，鳥飛毛落。亮座主一入西山，爲甚麼杳無消息？」師居隆慶未朞年，鍾陵太守王公韶請居龍泉，不逾年以病求去。廬陵道俗，舟載而歸，居隆慶之東堂，事之益篤。元豐四年三月七日，將示寂，遺偈曰：「露質浮世，奄質浮滅。五十三歲，六七八月。南嶽天台，松風澗雪。珍重知音，紅爐優鉢。」泊然坐逝，俾畫工就寫其真，首忽自舉，次日仍平視。闍維日，雲起風作，飛瓦折木，煙氣所至，東西南北四十里。凡草木沙礫之間，皆得舍利如金色，計其所獲幾數斛。閱世五十五，坐夏三十六。初，蘇子由欲爲作記，而疑其事，方卧痁，夢有呵者曰：「閑師事何疑哉！疑卽病矣。」子由夢中作數百言，其銘略曰：「稽首三界尊，閑師不止此。憫世狹劣故，聊示其小者。」子由其知言哉。

三祖法宗禪師

舒州三祖山法宗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喫鹽添得渴。」問：「如何是道？」師曰：「十里雙牌，五里單堠。」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少避長，賤避貴。」問：「如何是善知識所爲底心？」師曰：「十字街頭一片甎。」曰：「如何是十字街頭一片甎？」師曰：「不知。」曰：「既不知，却恁麼說？」師曰：「無人踏著。」上堂：「五五二十五，時人盡解數。倒拈第二籌，茫茫者無據。爲甚麼無據，愛他一縷，失却一端？」上堂：「明晃晃，活鱍鱍，十方世界一毫末，拋向面前知不知，莫向意根上拈掇。」拍一拍。上堂：「架梯可以攀高，雖升而不能達河漢。鑄鍬可以掘鑿，雖利而不能到風輪。其器者費功，其謀者益妄。不如歸家坐，免使走塵壤。大衆，那箇是塵壤祖佛禪道？」

泐潭洪英禪師

隆興府泐潭洪英禪師，邵武陳氏子。幼穎邁，一目五行。長棄儒得度，訪道曹山，依雅禪師。久之，辭登雲居，睹其勝絕，殆終于此山。因閱華嚴十明論，乃證宗要。即詣黃檗南禪師席，檗與語達旦。曰：「荷擔大法，盡在爾躬，厚自愛。」所至議論奪席。晚游西山，與勝首座棲雙嶺，後開法石門。久之遷泐潭。僧問：「逢場作戲時如何？」師曰：「紅爐爆出鐵烏龜。」曰：「當軒布鼓師親擊，百尺竿頭事若何？」師曰：「山僧不作這活計。」僧擬議，師曰：「不唧嚠漢。」又僧禮拜起，便垂下袈裟角，曰：「脫衣卸甲時如

何？」師曰：「喜得狼煙息，弓硝壁上懸。」僧却攬上袈裟，曰：「重整衣甲時如何？」師曰：「不到烏江畔，知君未肯休。」僧便喝，師曰：「驚殺我！」僧拍一拍，師曰：「也是死中得活。」僧禮拜。師曰：「將謂是收燕破趙之才，元來是販私鹽賊。」問：「臨濟栽松卽不問，百丈開田事若何？」師曰：「深著鉏頭。」曰：「古人猶在。」師曰：「更添鉏頭。」僧禮拜，師扣禪牀一下，乃曰：「問也無窮，答也無盡。問答去來，於道轉遠。何故？況爲此事，直饒棒頭薦得，不是丈夫。喝下承當，未爲達士。那堪更向言中取則，句裏馳求。語路尖新，機鋒捷疾，如斯見解，盡是埋沒宗旨，玷污先賢。於吾祖道，何曾夢見？祇如我佛如來，臨般涅槃，乃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囑摩訶大迦葉。迦葉遂付阿難，暨商那和修優波毱多。諸祖相繼，至於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立文字語言，豈不是先聖方便之道？自是當人不信，却自迷頭認影，奔逐狂途，致使跉跰流浪生死。諸禪德，若能一念回光返照到自己脚跟下，褫剝究竟將來，可謂洞門豁開，樓閣重重，十方普現，海會齊彰。便乃凡聖賢愚，山河大地，以海印三昧，一印印定，更無纖毫透漏。山僧如是舉唱，若是衆中有本色衲僧聞之，實謂掩耳而歸，笑破他口。大衆且道，本色衲僧門下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天際雪埋千尺石，洞門凍折數株松。」上堂：「釋迦老子，當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釋迦老子，旁若無人。當時若遇箇明眼衲僧，直教他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然雖如是，也須是銅沙鑼裏滿盛油始得。」上堂，顧視大衆曰：「青山重疊疊，綠水響潺潺。」遂拈拄杖曰：「未到懸崖處，擡頭子細看。」卓一下。上堂：「寶峯高士罕曾到，巖前雪壓枯松倒。嶺前嶺後野猿啼，一條古路清風掃。禪德，雖然如是，且道山僧拄杖長多少？」遂拈起曰：「長者隨長使，短者隨短用。」卓一

下。上堂，顧視大衆曰：「石門巇嶮鐵關牢，舉目重重萬仞高。無角鐵牛衝得破，毗盧海内作波濤。且道不涉波濤一句作麽生道？」良久曰：「一句不違無著問，迄今猶作野盤僧。」師因知事紛爭，止之不可，乃謂衆曰：「領衆不肅，正坐無德，吾有愧黄龍。」敘行脚始末曰：「吾滅後火化，以骨石藏普同塔，明生死不離清衆也。」言卒而逝。

保寧圓璣法師

金陵保寧寺圓璣禪師，福州林氏子。僧問：「生死到來，如何回避？」師曰：「堂中瞌睡，寮裏抽解。」曰：「便恁麽時如何？」師曰：「須知有轉身一路。」曰：「如何是轉身一路？」師曰：「傾出你腦髓，拽脱你鼻孔。」曰：「便從今日無疑去也。」師曰：「作麽生會？」曰：「但知行好事，不用問前程。」師曰：「須是恁麽。」上堂：「道源不遠，性海非遥。但向己求，莫從他覓。古人與麽説話，大似認奴作郎，指鹿爲馬。若是翠巖即不然，也不向己求，亦不從他覓，何故？雙眉本來自横，鼻孔本來自直。直饒説得天花亂墜，頑石點頭，筭來多虚不如少實。且道如何是少實底事？」良久曰：「冬瓜直儱侗，瓠子曲彎彎。」上堂：「春雨微微，百事皆宜。禾苗發秀，蔬菜得時。阿難如合掌，迦葉亦攢眉。直饒靈山會上，拈花微笑，筭來猶涉離微。爭似三家村裏，老翁深耕淺種，各知其時。有事當面便説，誰管瞬目揚眉。更有一般奇特事，末後一著更須知。」擊拂子下座。上堂：「廣尋文義，鏡裏求形。息念觀空，水中捉月。單傳心印，特地多端。德山臨濟枉用工夫，石鞏子湖翻成特地。若是保寧總不恁麽，但自隨緣飲啄，一切尋常。深遁白

雲，甘爲無學之者。敢問諸人，保寧畢竟將何報答四恩三有？」良久曰：「愁人莫向愁人說，說向愁人愁殺人。」師示寂，闍維，有終不壞者二，糝以五色舍利，塔于雨花臺之左。

雪峰道圓禪師

南安軍雪峯道圓禪師，南雄人也。依積翠日，宴坐下板。時二僧論野狐話。一云：「不昧因果，也未脫得野狐身。」一云：「不落因果，又何曾墮野狐來？」師聞之悚然。因詣積翠庵，渡澗猛省，述偈曰：「不落不昧，僧俗本無忌諱。丈夫氣宇如王，爭受囊藏被蓋。一條楖栗任縱橫，野狐跳入金毛隊。」翠見爲助喜。住後上堂，舉風幡話，頌曰：「不是風兮不是幡，白雲依舊覆青山。年來老大渾無力，偷得忙中些子閒。」

四祖法演禪師

蘄州四祖山法演禪師，桂州人也。僧問：「如何是心相？」師曰：「山河大地。」曰：「如何是心體？」師曰：「汝喚甚麼作山河大地？」上堂：「葉辭柯，秋已暮。參玄人，須警悟。莫謂來年更有春，等閑蹉了巖前路。且道作麼生是巖前路？」良久曰：「嶮。」上堂：「主山吞却案山，尋常言論。拄杖子普該塵剎，未足爲奇。光境兩亡，復是何物？」良久曰：「劫火洞然毫末盡，青山依舊白雲中。」上堂：「佛祖之道，壁立千仞。擬議馳求，還同點額。識不能識，智不能知。古聖到這裏，垂一言半句，要你諸人有箇入處。所以

道，低頭不見地，仰面不見天。欲識白牛處，但看髑髏前。如今頭上是屋，脚下是地，面前是佛殿。且道白牛在甚麼處？」乃召大衆，衆舉頭，師叱之。

清隱清源禪師

南康軍清隱濳庵清源禪師，豫章鄧氏子。上堂：「寒風激水成冰，杲日照冰成水。冰水本自無情，各各應時而至。世間萬物皆然，不用强生擬議。」上堂：「先師初事棲賢諟泐潭澄歷二十年，宗門奇奥，經論玄要，莫不貫穿。及因雲峯指見慈明，則一字無用，遂設三關語以驗學者；而學者如葉公畫龍，龍現卽怖。」

興國契雅禪師

安州興國院契雅禪師，僧問：「請師不於語默裏答話。」師以拄杖卓一下，僧曰：「和尚莫草草忽忽。」師曰：「西天斬頭截臂。」僧禮拜，師曰：「墮也！墮也！」上堂：「心如朗月連天靜。」遂打一圓相曰：「寒山子聻！性似寒潭徹底清，是何境界？」良久曰：「無價夜光人不識，識得又堪作甚麼？凡夫虛度幾千春。」乃呵呵大笑曰：「爭如獨坐明牕下，花落花開自有時。」下座。

靈巖重確禪師

齊州靈巖山重確正覺禪師，上堂：「祖師心印，狀以鐵牛之機，針挑不出，匙挑不上。過在阿誰？綠雖千種草，香祇一株蘭。」上堂：「不方不圓，不上不下。驢鳴狗吠，十方無價。」拍禪牀，下座。

廉泉曇秀禪師

虔州廉泉院曇秀禪師，僧問：「滿口道不得時如何？」師曰：「話墮也。」問：「不與萬法爲侶時如何？」師曰：「自家肚皮自家畫。」問：「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曰：「掃地澆花。」曰：「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高枕枕頭。」曰：「總不恁麼時如何？」師曰：「鶯啼嶺上，花發巖前。」問：「如何是衲僧口？」師曰：「殺人不用刀。」

高臺宣明禪師

南嶽高臺寺宣明佛印禪師，僧問：「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便請拈出。」師直上覷。僧曰：「恁麼則人天有賴。」師曰：「金屑雖貴。」

三角慧澤禪師

蘄州三角山慧澤禪師，僧問：「師登寶座，大衆側聆。」師卓拄杖一下。僧曰：「答卽便答，又卓箇甚麼？」師曰：「百雜碎。」

法輪文昱禪師

南嶽法輪文昱禪師，上堂，以拄杖卓一卓，喝一喝曰：「雪上加霜，眼中添屑。若也不會，北鬱單越。」

靈鷲慧覺禪師

信州靈鷲慧覺禪師，上堂：「大衆百千三昧、無量妙義，盡在諸人脚跟下。各請自家回互取，會麼？回互不回互，認取歸家路。智慧爲橋梁，柔和作依怙。居安則慮危，在樂須知苦。君不見，龐居士，黄金拋却如糞土。父子團圞頭，共説無生語。無生語，仍記取。九夏雪花飛，三冬汗如雨。」

積翠永庵主

黄檗積翠永庵主，示衆：「山僧住庵來，無禪可説，無法可傳，亦無差珎異寶。秖收得續火柴頭一箇，留與後人，令他烟燄不絶，火光長明。」遂擲下拂子。時有僧就地拈起，吹一吹。師便喝曰：「誰知續火柴頭，從這漢邊烟消火滅去。」乃拂袖歸庵。僧吐舌而去。

歸宗志芝庵主

廬山歸宗志芝庵主，臨江人也。壯爲苾蒭，依黃龍於歸宗，遂領深旨。有偈曰：「未到應須到，到了令人笑。眉毛本無用，無渠底波俏。」未幾，龍引退，芝陸沈于衆。一日普請罷，書偈曰：「茶芽蔍蔌初離焙，筍角狼忙又吐泥。山舍一年春事辦，得閒誰管板頭低。」由是衲子親之。師不懌，結茅絕頂，作偈曰：「千峯頂上一間屋，老僧半間雲半間。昨夜雲隨風雨去，到頭不似老僧閑。」

南嶽下十三世上

黃龍心禪師法嗣

黃龍悟新禪師

隆興府黃龍死心悟新禪師，韶州黃氏子。生有紫肉幕左肩，右袒如僧伽棃狀。壯依佛陀院德修，祝髮進具後，游方至黃龍，謁晦堂。堂豎拳問曰：「喚作拳頭則觸，不喚作拳頭則背。汝喚作甚麼？」師罔措。經二年，方領解。然尚談辯，無所抵捂。堂患之，偶與語至其銳。堂遽曰：「住！住！說食豈能飽人。」師窘，乃曰：「某到此弓折箭盡，望和尚慈悲，指箇安樂處。」堂曰：「一塵飛而翳天，一芥墮而覆地。安樂處政忌上座許多骨董，直須死却無量劫來全心乃可耳。」師趨出。一日，聞知事捶行者，而迅雷忽震，即大悟，趨見晦堂，忘納其屨。即自譽曰：「天下人總是參得底禪，某是悟得底。」堂笑曰：「選佛得甲科，何可當也！」因號死心叟。僧問：「如何是黃龍接人句？」師曰：「開口要罵人。」曰：「罵底是接

人句，驗人一句又作麼生？」師曰：「但識取罵人。」問：「弓箭在手，智刃當鋒，龍虎陣圓，請師相見。」師曰：「敗將不斬。」曰：「恁麼，則銅柱近標脩水側，鐵關高鏁鳳凰峯。」師曰：「不到烏江未肯休。」曰：「若然者，七擒七縱，正令全提。」師曰：「棺木裏瞠眼。」僧禮拜，師曰：「苦！苦！」問：「承師有言，老僧今夏向黃龍潭內，下三百六十箇鈎筒，未曾遇著箇錦鱗紅尾，爲復是鈎頭不妙，爲復是香餌難尋？」師曰：「雨過竹風清，雲開山嶽露。」曰：「恁麼，則已得真人好消息，人間天上更無疑。」師曰：「是鈎頭不妙，是香餌難尋。」曰：「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師曰：「亂統禪和，如麻似粟。」上堂：「深固幽遠，無人能到，釋迦老子到不到？若到，因甚麼無人？若不到，誰道幽遠？」上堂：「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卽印住，住卽印破。祇如不去不住，印卽是，不印卽是？金果早朝猿摘去，玉花晚後鳳銜歸。」上堂：「行脚高人解開布袋，放下鉢囊，去却藥忌，一人所在須到，半人所在須到，無人所在也須親到。」上堂：「拗折拄杖，將甚麼登山渡水？拈却鉢盂匙筯，將甚麼喫粥喫飯？不如向十字街頭東卜西卜。忽然卜著，是你諸人有彩；若卜不著也，怪雲巖不得。」上堂：「文殊騎師子，普賢騎象王，釋迦老子足躡紅蓮，且道黃龍騎箇甚麼？」良久曰：「近來年老，一步是一步。」上堂：「清珠下於濁水，濁水不得不清；念佛投於亂心，亂心不得不佛。佛既不亂，濁水自清，濁水既清，功歸何所？」良久曰：「幾度黑風翻大海，未曾聞道釣舟傾。」上堂：「有時破二作三，有時會三歸一，有時三一混同，有時不落數量。且道甚麼處是黃龍爲人處？」良久曰：「珍重。」僧問：「如何是四大毒蛇？」師曰：「地水火風。」曰：「如何是地水火風？」師曰：「四大毒蛇。」曰：「學人未曉，乞師方便。」師曰：「一大既爾，四大亦同。」室中問僧：「月晦之陰，以五色彩著於暝中，令百

千萬人夜視其色，寧有辨其青黃赤白者麼？」僧無語。師代曰：「箇箇是盲人。」師因王正言問：「嘗聞三緣和合而生，又聞卽死卽生。何故？有奪胎而生者，某甚疑之。」師曰：「如正言作漕使，隨所住處卽居其位，還疑否？」王曰：「不疑。」師曰：「復何疑也？」王於言下領解。師臨寂，示偈曰：「說時七顛八倒，默時落二落三。爲報五湖禪客，心王自在休參。」茶毗設利五色，後有過其區所者，獲之尤甚。塔于晦堂丈室之北。

黃龍惟清禪師

隆興府黃龍靈源惟清禪師，本州陳氏子。印心於晦堂。每謂人曰：「今之學者未脫生死，病在甚麼處？病在偷心未死耳。然非其罪，爲師者之罪也。如漢高帝紿韓信而殺之，信雖死，其心果死乎？古之學者，言下脫生死，效在甚麼處？在偷心已死。然非學者自能爾，實爲師者鉗鎚妙密也。如梁武帝御大殿見侯景，不動聲氣而景之心已枯竭無餘矣。諸方所說非不美麗，要之如趙昌畫花，花雖逼真而非真花也。」上堂：「鼓聲纔動，大衆雲臻。無限天機，一時漏泄。不孤正眼，便合歸堂。更待繁詞，沈埋宗旨。縱謂釋迦不出世，四十九年說，達磨不西來，少林有妙訣，修山主也似萬里望鄉關。」又道：「若人識祖佛，當處便超越。直饒恁麼悟入親切去，更有轉身一路，勘過了打。」以拂子擊禪牀，下座。上堂：「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淸宵更是誰？霧露雲霞遮不得，箇中猶道不如歸。復何歸，荷葉團團團似鏡，菱角尖尖尖似錐。」上堂：「三世諸佛，不知有恩無重報；狸奴白牯，却知有功不浪施。明大用，曉全機。絕跡

跡，不思議。歸去好，無人知。衘開碧落松千尺，截斷紅塵水一溪。」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祖師恁麼說話，瞎却天下人眼。識是非、別緇素底衲僧，到這裏如何辨明？未能行到水窮處，難解坐看雲起時。」

泐潭善清禪師

隆興府泐潭草堂善清禪師，南雄州何氏子。初謁大溈喆禪師，無所得。後謁黃龍，龍示以風幡話，久而不契。一日，龍問：「風幡話，子作麼生會？」師曰：「迥無入處，乞師方便。」龍曰：「子見猫兒捕鼠乎？目睛不瞬，四足踞地，諸根順向，首尾一直，擬無不中。子誠能如是，心無異緣，六根自靜，默然而究，萬無失一也。」師從是屏去閑緣，歲餘豁然契悟。以偈告龍曰：「隨隨隨，昔昔昔。隨隨隨後無人識。夜來明月上高峯，元來祇是這箇賊。」龍頷之，復告之曰：「得道非難，弘道爲難。弘道猶在己，說法爲人難。既明之後，在力行之。大凡宗師說法，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子入處真實，得坐披衣，向後自看，自然七通八達去。」師復依止七年，乃辭。徧訪叢林，後出世黃龍，終于泐潭。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京三卞四。」曰：「見後如何？」師曰：「灰頭土面。」曰：「畢竟如何？」師曰：「一場懡㦬。」開堂，上堂舉浮山遠和尚云：「欲得英俊麼，仍須四事俱備，方顯宗師蹊徑。何謂也？一者祖師巴鼻，二具金剛眼睛，三有師子爪牙，四得衲僧殺活拄杖。得此四事，方可縱橫變態，任運卷舒，高聳人天，壁立千仞。儻不如是，守死善道者，敗軍之兆。何故？棒打石人，貴論實事。是以到這裏，得不脩江耿耿，大

野雲凝，綠竹含煙，青山鎖翠。風雲一致，水月齊觀。一句該通，已彰殘朽。」師曰：「黃龍今日出世，時當末季，佛法澆漓，不用祖師巴鼻，不用金剛眼睛，不用師子爪牙，不用殺活拄杖，祇有一枝拂子以爲蹊徑，亦能縱橫變態，任運卷舒，亦能高聳人天，壁立千仞。有時逢强卽弱，有時遇貴卽賤。拈起則羣魔屏迹，佛祖潛蹤；放下則合水和泥，聖凡同轍。且道拈起好，放下好？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上堂：「色心不異，彼我無差。」豎起拂子曰：「若喚作拂子，入地獄如箭。不喚作拂子，有眼如盲。直饒透脫兩頭，也是黑牛卧死水。」

青原惟信禪師

吉州青原惟信禪師，上堂：「老僧三十年前未參禪時，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及至後來，親見知識，有箇入處。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而今得箇休歇處，依前見山祇是山，見水祇是水。大衆，這三般見解，是同是別？有人緇素得出，許汝親見老僧。」

夾山曉純禪師

潭州夾山靈泉院曉純禪師，嘗以木刻作一獸，師子頭，牛足馬身。每陞堂時，持出示衆曰：「喚作師子，又是馬身。喚作馬身，又是牛足。且道畢竟喚作甚麼？」令僧下語，莫有契者。師示頌曰：「軒昂師子首，牛足馬身材。三道如能入，玄門疊疊開。」上堂：「有箇漢自從曠大劫，無住亦無依，上無片瓦蓋

頭，下無寸土立足。且道十二時中，在甚麼處安身立命？若也知得，朝到西天，暮歸東土。」

三聖繼昌禪師

漢州三聖繼昌禪師，彭州黎氏子。上堂：「木佛不度火，甘露臺前逢達磨。惆悵洛陽人未來，面壁九年空冷坐。金佛不度爐，坐歎勞生走道途。不向華山圖上看，豈知潘閬倒騎驢？泥佛不度水，一道靈光照天地。堪羨玄沙老古錐，不要南山要鼈鼻。」上堂，舉趙州訪二庵主，師曰：「五陵公子爭誇富，百衲高僧不厭貧。近來世俗多顛倒，祇重衣衫不重人。」

雙嶺化禪師

隆興府雙嶺化禪師，上堂：「翠竹黃花非外境，白雲明月露全真。頭頭盡是吾家物，信手拈來不是塵。」遂舉拂子曰：「會麼？認著依前還不是。」擊禪牀下座。

龜山曉津禪師

泗州龜山水陸院曉津禪師，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巢父飲牛。」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許由洗耳。」曰：「如何是主中賓？」師便喝。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禮拜了，退。」上堂：「田地穩密，過犯彌天，灼然擡脚，不起神通游戲。無瘡自傷，特地下脚不得。且道過在甚麼處？具參學眼底出來，

共相理論。要見本分家山，不支歧路。莫祇管自家點頭，蹉過歲月。他時異日，頂上一椎，莫言不道。」

保福本權禪師

漳州保福本權禪師，臨漳人也。性質直而勇於道，乃於晦堂舉拳處徹證根源，機辯捷出。黃山谷初有所入，問晦堂：「此中誰可與語？」堂曰：「漳州權。」師方督役開田，山谷同晦堂往，致問曰：「直歲還知露柱生兒麼？」師曰：「是男是女？」黃擬議，師揮之。堂謂曰：「不得無禮！」師曰：「這木頭，不打更待何時？」黃大笑。上堂，舉寒山偈曰：「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老僧即不然，吾心似燈籠，點火內外紅。有物堪比倫，來朝日出東。」傳者以爲笑。死心和尚見之，歎曰：「權兄提唱若此，誠不負先師所付囑也。」

雙峰景齊禪師

潭州南嶽雙峯景齊禪師，上堂，拈拄杖曰：「橫拈倒用，諸方虎步龍行。打狗撐門，雙峯掉在無事甲裏。因風吹火，別是一家。」以拄杖靠肩，顧視大衆曰：「喚作無事得麼？」良久曰：「刀尺高懸著眼看，誌公不是閑和尚。」卓拄杖一下。

護國景新禪師

溫州護國寄堂景新禪師，郡之陳氏子。上堂：「三界無法，何處求心？欲知護國當陽句，且看門前

竹一林。」

黃龍智明禪師

鄂州黃龍智明禪師，一日上堂，衆纔集，師乃曰：「不可更開眼說夢去也。」便下座。上堂：「南北一訣，斬釘截鐵。切忌思量，翻成途轍。」師同胡巡檢到公安二聖，胡問：「達磨對梁武帝云：廓然無聖。公安爲甚麼却有二聖？」師曰：「一點水墨，兩處成龍。」

道吾仲圓禪師

潭州道吾仲圓禪師，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古人恁麼道，譬如管中窺豹，但見一斑。設或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亦如騎馬向冰凌上行。若是射鵰手，何不向蚍頭上揩痒？具正眼者試辨看。」良久曰：「鴛鴦繡出自金針。」

太史黃庭堅居士

太史山谷居士黃庭堅，字魯直。以般若夙習，雖膴仕澹如也。出入宗門，未有所向。好作艷詞，嘗謁圓通秀禪師，秀呵曰：「大丈夫翰墨之妙，甘施於此乎？」秀方戒李伯時畫馬事，公誚之曰：「無乃復置我於馬腹中邪？」秀曰：「汝以艷語動天下人婬心，不止馬腹中，正恐生泥犂耳。」公悚然悔謝，由是絕筆。

惟孳孳於道，著發願文，痛戒酒色。但朝粥午飯而已。往依晦堂，乞指徑捷處。堂曰：「祇如仲尼道，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者。太史居常，如何理論。」公擬對，堂曰：「不是！不是！」公迷悶不已。一日侍堂山行次，時巖桂盛放，堂曰：「聞木犀華香麼？」公曰：「聞。」堂曰：「吾無隱乎爾。」公釋然，卽拜之。曰：「和尚得恁麼老婆心切。」堂笑曰：「祇要公到家耳。」久之，謁雲巖死心新禪師，隨衆入室。心見，張目問曰：「新長老死學士死，燒作兩堆灰，向甚麼處相見？」公無語。心約出曰：「晦堂處參得底，使未著在。」後左官黔南，道力愈勝。於無思念中頓明死心所問。報以書曰：「往年嘗蒙苦苦提撕，長如醉夢，依俙在光影中。蓋疑情不盡，命根不斷，故望崖而退耳。謫官在黔南道中，晝臥覺來，忽爾尋思。被天下老和尚謾了多少！唯有死心道人不肯，乃是第一相爲也，不勝萬幸。」後作晦堂塔銘曰：「某夙承記莂，堪任大法。道眼未圓，而來瞻窣堵，實深宗仰之歎。乃勒堅珉，敬頌遺美。」公復設蘋蘩之供，祭之以文，吊之以偈曰：「海風吹落楞伽山，四海禪徒著眼看。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煙搭在玉欄干。」

觀文王韶居士

觀文王韶居士，字子淳，出刺洪州，乃延晦堂問道，默有所契。因述投機頌曰：「晝曾忘食夜忘眠，捧得驪珠欲上天。却向自身都放下，四稜塌地恰團圓。」呈堂，堂深肯之。

秘書吳恂居士

秘書吳恂居士，字德夫。居晦堂，入室次，堂謂曰：「平生學解，記憶多聞即不問，你父母未生已前，道將一句來。」公擬議，堂以拂子擊之，即領深旨。連呈三偈，其後曰：「咄！這多知俗漢，咬盡古今公案。忽於狼藉堆頭，拾得蜣蜋糞彈。明明不直分文，萬兩黃金不換。等閑拈出示人，祇爲走盤難看。咦！」堂答曰：「水中得火世還稀，看著令人特地疑。自古不存師弟子，如今却許老胡知。」

東林總禪師法嗣

泐潭應乾禪師

隆興府泐潭應乾禪師，袁州彭氏子。上堂：「靈光洞耀，迥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古人恁麼道，殊不知是箇坑穽，貼肉汗衫脫不去，過不得，直須如師子兒壁立千仞，方能勦絕去。然雖如是，也是布袋裏老鴉。」拍禪牀，下座。

開先行瑛禪師

廬山開先行瑛廣鑑禪師，桂州毛氏子。僧問：「如何是道？」師曰：「良田萬頃。」曰：「學人不會。」師曰：「春不耕，秋無望。」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君山點破洞庭湖。」曰：「意旨如何？」師曰：「白

浪四邊繞，紅塵何處來？」上堂：「談玄說妙，譬如畫餅充饑。入聖超凡，大似飛蛾赴火。一向無事，敗種焦芽。更若馳求，水中捉月。」以拂子一拂云：「適來許多見解拂却了也，作麼生是諸人透脫一句？」良久曰：「鐵牛不喫欄邊草，直向須彌頂上眠。」以拂子擊禪牀。上堂：「彎石弩弓，架與化箭，運那羅延力，定爍迦羅眼。不射大雄虎，不射藥山鹿，不射雲巖師子，不射象骨獮猴。且道射箇甚麼？」良久曰：「放過一著。」上堂：「登山須到頂，入海須到底，學道須到佛祖道不得處。若不如是，盡是依草附木底精靈，喫野狐涕唾底鬼子。華嚴恁麼道，譬如良藥，然則苦口，且要治疾。阿唧唧！」

圓通可僊禪師

廬山圓通可僊法鏡禪師，嚴州陳氏子。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寸釘牛力。」曰：「學人不會。」師曰：「參取不會底。」

象田梵卿禪師

紹興府象田梵卿禪師，嘉興人，姓錢氏。僧問：「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甚麼？」師曰：「富嫌千口少。」曰：「畢竟如何是正眼？」師曰：「從來共住不知名。」問：「寒風乍起，衲子開爐。忽憶丹霞燒木佛，因何院主墮眉鬚？」師曰：「張公喫酒李公醉。」曰：「爲復是逢强卽弱？爲復是妙用神通？」師曰：「堂中聖僧，却諳此事。」僧問：「象田有屠龍之劍，欲借一觀時如何？」師橫按拄杖，僧便喝。師擲下拄杖，僧無

語。師曰：「這死蝦蟇。」上堂：「春已暮，落花紛紛下紅雨。南北行人歸不歸，千林萬林鳴杜宇。我無家兮何處歸？十方剎土奚相依？老夫有箇真消息，昨夜三更月在池。」上堂：「佛法到此，命若懸絲。異居超宗，亦難承紹。」豎起拂子曰：「賴有這箇，堪作流通。於此覷得，便見三世諸佛，向燈籠露柱裏轉大法輪。六趣衆生，於鐵圍山得聞法要。聲非聲見，色非色隨，異類四生，各得解脫。如斯舉唱，非但埋没宗風，亦乃平沈自己。且道如何得不犯令去？」拍禪牀，下座。

褒親有瑞禪師

東京褒親旌德院有瑞佛海禪師，興化軍陳氏子。初參黃龍南禪師。龍問：「汝爲人事來，爲佛法來？」師曰：「爲佛法來。」龍曰：「若爲佛法來，卽今便分付。」遂打一拂子，師曰：「和尚也不得惱亂人。」龍卽器之。後依照覺，深悟玄奧。上堂：「有佛世界，以一塵一毛而作佛事，令見一法者而具足一切法，故權爲架閣。有佛化內以忘言寂默爲大佛事，使其學者離一切相，卽名諸佛，故好與三下火抄。有佛土中以黃花翠竹而爲佛事，令覩相者見色卽空，故且付與彌勒。有佛寶剎以法空爲座而示佛事，俾其行人不著佛求，故勘破了勾下。有佛道場以四事供養而成佛事，使知足者斷異念，故可與下載。有佛妙域以一切語言三昧作其佛事，令隨機入者不捨動靜，故爲渠裝載大衆。且道於中還有優劣也無？」良久曰：「到者須知是作家。參！」

慧力可昌禪師

臨江軍慧力院可昌禪師，僧問：「佛力法力卽不問，如何是慧力？」師曰：「踏倒人我山，扶起菩提樹。」曰：「菩提本無樹，向甚麼處下手？」師曰：「無下手處，正好著力。」曰：「今日得聞於未聞。」師曰：「莫把真金喚作鍮。」上堂：「佛法根源，非正信妙智不能悟入。祖師關鍵，非大悲重願何以開通？具信智則權實雙行，如金在鑛。全悲願則善惡可辨，似月離雲。大衆，祇如父母未生時，許多譬喩向甚麼處吐露？」良久曰：「十語九中，不如一默。」

棲真德嵩禪師

黃州栢子山棲真院德嵩禪師，上堂：「天地一指，絶諍競之心。萬物一馬，無是非之論。由是魔羅潛跡，佛祖與隆。寒山拊掌欣欣，拾得呵呵大笑。大衆，二古聖笑箇甚麼？」良久，呵呵大笑曰：「曇花一朵再逢春。」

萬杉紹慈禪師

廬山萬杉院紹慈禪師，桂州趙氏子，參照覺。問曰：「世尊付金襴外，別傳何物？」覺舉拂子，師曰：「畢竟作麼生？」覺以拂子驀口打。師擬開口，覺又打。師於是有省，遂奪拂子，便禮拜。覺曰：「汝見何

道理，便禮拜？」師曰：「拂子屬某甲了也。」覺曰：「三十年老將，今日被小卒折倒。」自此玄風大振，推爲東林上首。上堂：「先行不到，若須彌立乎巨川。末後太過，猶猛士發乎狂矢。或高或下，未有準繩。似是還非，遭人點檢。且道如何得相應去！」良久曰：「紅爐燄裏重添火，烜赫金剛眼自開。咄！」上堂：「我祖別行最上機，縱橫生殺絶猜疑。雖然塞斷羣狐路，返擲須還師子兒。衆中還有金毛烜赫、牙爪生獰者麽？試出哮吼一聲看。」良久曰：「直饒有，也不免玉溪寨主擦鉤搭索。參！」

衡嶽道辯禪師

南嶽衡嶽寺道辯禪師，僧問：「拈槌舉拂即且置，和尚如何爲人？」師曰：「客來須接。」曰：「便是爲人處也。」師曰：「麁茶澹飯。」僧禮拜，師曰：「須知滋味始得。」

禾山志傳禪師

吉州禾山甘露志傳禪師，僧問：「一等没絃琴，請師彈一曲。」師曰：「山僧耳聾。」曰：「學人請益。」師曰：「去。」曰：「慈悲何在？」師曰：「自有諸方眼。」

褒親諭禪師

東京褒親旌德寺諭禪師，上堂：「新羅打鼓，大宋上堂。庭前栢子問話，燈籠露柱著忙。香臺拄杖

起作舞，卧病維摩猶在牀。這老漢我也識得，你病休訝郎當。咄！」

龍泉夔禪師

隆興府西山龍泉夔禪師，上堂衆集，師乃曰：「祇恁麽便散去，不妨要妙。雖然如是，早是無風起浪，釘橛空中。豈況牽枝引蔓，説妙譚玄。正是金屑眼中翳，衣珠法上塵。且道拂塵出屑，是甚麽人？」卓拄杖，下座。

兜率志恩禪師

南康軍兜率志恩禪師，上堂：「落落魄魄，居村居郭。莽莽鹵鹵，何今何古？不重己靈，休話佛祖。扭定釋迦鼻孔，揭却觀音耳朵。任他雪嶺輥毬，休管禾山打鼓。若是本色衲僧，終不守株待兎。參！」

興福康源禪師

福州興福院康源禪師，上堂：「山僧有一訣，尋常不漏泄。今日不囊藏，分明爲君説。」良久曰：「寒時寒，熱時熱。」

慧圓上座

慧圓上座，開封酸棗于氏子。世業農，少依邑之建福寺德光爲師。性椎魯，然勤渠祖道，堅坐不臥。居數歲得度，出游廬山。至東林，每以己事請問，朋輩見其貌陋，舉止乖疏，皆戲侮之。一日，行殿庭中，忽足顛而仆，了然開悟。作偈俾行者書於壁曰：「這一交，這一交，萬兩黄金也合消。頭上笠，腰下包，清風明月杖頭挑。」卽日離東林，衆傳至照覺。覺大喜，曰：「衲子參究若此，善不可加。」令人迹其所往，竟無知者。大慧武庫謂證悟顒語，非也。

内翰蘇軾居士

内翰東坡居士蘇軾，字子瞻。因宿東林，與照覺論無情話，有省。黎明獻偈曰：「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净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擧似人。」未幾抵荆南，聞玉泉皓禪師機鋒不可觸，公擬抑之，卽微服求見。泉問：「尊官高姓？」公曰：「姓秤，乃秤天下長老底秤。」泉喝曰：「且道這一喝重多少？」公無對，於是尊禮之。後過金山，有寫公照容者，公戲題曰：「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黄州、惠州、瓊州。」

寶峯文禪師法嗣

兜率從悅禪師

隆興府兜率從悅禪師，贛州熊氏子。初首衆於道吾，領數衲謁雲蓋智和尚，智與語，未數句盡知所蘊。乃笑曰：「觀首座氣質不凡，奈何出言吐氣如醉人邪？」師面熱汗下，曰：「願和尚不吝慈悲。」智復與語，錐劄之，師茫然，遂求入室。智曰：「曾見法昌遇和尚否？」師曰：「曾看他語錄，自了可也，不願見之。」智曰：「曾見洞山文和尚否？」師曰：「關西子没頭腦，拖一條布裙，作尿臭氣，有甚長處？」智曰：「你但向尿臭氣處參取。」師依教，即謁洞山，深領奥旨。復謁智，智曰：「見關西子後大事如何？」師曰：「若不得和尚指示，洎乎蹉過一生。」遂禮謝。師復謁真淨，後出世鹿苑。有清素者，久參慈明，寓居一室，未始與人交。師因食蜜漬荔枝，偶素過門，師呼曰：「此老人鄉果也，可同食之。」素曰：「自先師亡後，不得此食久矣。」師曰：「先師爲誰？」素曰：「慈明也。某忝執侍十三年耳。」師乃疑駭，曰：「十三年堪忍執侍之役，非得其道而何？」遂饋以餘果，稍稍親之。素問：「師所見者何人？」曰：「洞山文。」素曰：「文見何人？」師曰：「黄龍南。」素曰：「南匾頭見先師不久，法道大振如此。」師益疑駭，遂袖香詣素作禮。素起避之，曰：「吾以福薄，先師授記，不許爲人。」師益恭，素乃曰：「憐子之誠，違先師之記。子平生所得，試語我。」師具通所見。素曰：「可以入佛而不能入魔。」師曰：「何謂也？」素曰：「豈不見古人道，末後一句，始到牢關。」如是累月，素乃印可。仍戒之曰：「文示子者，皆正知正見。然子離文太早，不能盡其妙。吾今爲子點破，使子受用得大自在。他日切勿嗣吾也。」師後嗣真淨。僧問：「提兵統將，須憑帝主虎符。

領衆匡徒，密佩祖師心印。如何是祖師心印？」師曰：「滿口道不得。」曰：「祇這箇別更有？」師曰：「莫將支遁鶴，喚作右軍鵝。」問：「如何是兜率境？」師曰：「一水挼藍色，千峯削玉青。」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七凹八凸無人見，百手千頭祇自知。」上堂：「耳目一何清，端居幽谷裏。秋風入古松，秋月生寒水。祇衲僧於此更求真，兩箇猢猻垂四尾。」喝一喝。上堂：「兜率都無辨別，却喚烏龜作鱉。不能說妙談真，祇解搖唇鼓舌，遂令天下衲僧，覷見眼中滴血，莫有翻嗔作喜、笑傲煙霞者麼？」良久曰：「笛中一曲昇平樂，筭得生平未解愁。」上堂：「始見新春，又逢初夏。四時若箭，兩曜如梭。不覺紅顏翻成白首。直須努力，別著精神，耕取自己田園，莫犯他人苗稼。既然如是，牽犂拽杷，須是雪山白牛始得。且道鼻孔在甚麼處？」良久曰：「吒！吒！」上堂：「常居物外度清時，牛上橫將竹笛吹。一曲自幽山自綠，此情不與白雲知。慶快諸禪德，翻思范蠡謾泛滄波，因念陳摶空眠太華，何曾夢見？浪得高名。實未神游，閑漂野跡。既然如此，具眼衲僧，莫道龍安非他是己好！」上堂：「無法亦無心，無心復何捨。要真盡屬真，要假全歸假。平地上行船，虛空裏走馬。九年面壁人，有口還如瘂。參！」上堂：「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鎮相隨，語默同居止。欲識佛去處，祇這語聲是。諸禪德，大小傅大士，祇會抱橋柱澡洗，把纜放船，印板上打將來，模子裏脫將去。豈知道本色衲僧，塞除佛祖窟，打破玄妙門，跳出斷常坑，不依清淨界。都無一物，獨奮雙拳，海上橫行，建家立國。有一般漢，也要向百尺竿頭凝然端坐，洎乎翻身之際，捨命不得。豈不見雲門大師道，知是般事，拈放一邊，直須擺動精神，著些筋骨。向混沌未剖已前薦得，猶是鈍漢。那堪更於他人舌頭上，咂啖滋味，終無了日。諸禪客，要會麼？剔起眉毛，有甚難分明。不見

一毫端，風吹碧落浮雲盡，月上青山玉一團。」喝一喝，下座。一日，漕使無盡居士張公商英按部過分寧，請五院長老就雲巖說法。師最後登座，橫拄杖曰：「適來諸善知識，橫拈竪放，直立斜抛，換步移身，藏頭露角。既於學士面前各納敗闕，未免喫兜率手中痛棒。到這裏不由甘與不甘。何故？見事不平爭忍得，衲僧正令自當行。」卓拄杖，下座。室中設三語以驗學者：「一曰撥草瞻風，〔一〕祇圖見性，即今上人性在甚麽處？二曰識得自性，方脫生死，眼光落地時作麽生脫？三曰脫得生死，便知去處。四大分離，向甚麽處去？」元祐六年冬，浴訖集衆，說偈曰：「四十有八，聖凡盡殺，不是英雄，龍安路滑。」奄然而化，其徒遵師遺誡，欲火葬捐骨江中。得法弟子無盡居士張公遣使持祭，且曰：「老師於祖宗門下有大道力，不可使來者無所起敬。」俾塔於龍安之乳峯，謚真寂禪師。

法雲杲禪師

東京法雲佛照杲禪師，自妙年遊方，謁圓通璣禪師。入室次，璣舉：「僧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子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意作麽生？」師曰：「恩大難酬。」璣大喜，遂命首衆。至晚，爲衆秉拂。機遲而訥，衆笑之。師有赧色。次日於僧堂點茶，因觸茶瓢墜地，見瓢跳，乃得應機三昧。後依真淨，因讀祖偈曰：「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豁然大悟，每謂人曰：「我於紹

〔一〕瞻，清藏本、續藏本均作「擔」。

聖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悟得方寸禪。」出住歸宗，詔居淨因。僧問：「達磨西來傳箇甚麼？」師曰：「周、秦、漢、魏。」問：「昔日僧問雲門，如何是透法身句？門曰，北斗裏藏身，意旨如何？」師曰：「赤心片片。」曰：「若是學人卽不然。」師曰：「汝又作麼生？」曰：「昨夜撞頭看北斗，依稀却似點糖糕。」師曰：「但念水草，餘無所知。」上堂：「西來祖意，教外別傳，非大根器，不能證入。其證入者，不被文字語言所轉，聲色是非所迷。亦無雲門臨濟之殊，趙州德山之異。所以唱道須明：有語中無語，無語中有語，若向這裏薦得，可謂終日著衣，未嘗掛一縷絲；終日喫飯，未嘗齩一粒米。直是呵佛罵祖，有甚麼過？雖然如是，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喝一喝，下座。上堂，拈拄杖曰：「歸宗會斬蛇，禾山解打鼓，萬象與森羅，皆從這裏去。」擲下拄杖曰：「歸堂喫茶。」師以力參深到，語不入時，每示衆，常舉：「老僧熙寧八年，文帳在鳳翔府，供申當年崩了華山四十里，壓倒八十村人家。汝輩後生，茄子瓠子，幾時知得？」或問曰：「寶華玉座上，因甚麼一向世諦？」師曰：「癡人佛性，豈有二種邪？」

泐潭文準禪師

隆興府泐潭湛堂文準禪師，興元府梁氏子。初謁真淨，淨問：「近離甚處？」師曰：「大仰。」淨曰：「夏在甚處？」師曰：「大溈。」淨曰：「甚處人？」師曰：「興元府。」淨展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師罔措。淨曰：「適來祇對，一一靈明，一一天真。及乎道箇我手何似佛手，便成窒礙。且道病在甚處？」師曰：「某甲不會。」淨曰：「一切見成，更教誰會？」師當下釋然。服勤十載，所往必隨。紹聖三年，真淨移石

門，衆益盛。凡衲僧扣問，[一]但瞑目危坐，無所示見。來學則往治蔬圃，率以爲常。師謂同行恭上座曰：「老漢無意於法道乎！」一日，舉杖決渠，水濺衣，忽大悟。淨訢曰：「此乃敢爾囂苴邪？」自此迹愈晦而名益著。顯謨李公景直守豫章，請開法雲巖。未幾，移居泐潭。僧問：「教意卽且置，未審如何是祖意？」師曰：「煙村三月裏，別是一家春。」問：「寒食因悲郭外春，墅田無處不傷神。林間壘壘添新塚，半是去年來哭人。這事且拈放一邊，如何是道？」師曰：「蒼天！蒼天！」曰：「學人特伸請問。」師曰：「十字街頭吹尺八，村酸冷酒兩三巡。」問：「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去此二途，請師一決。」師曰：「大黃甘草。」曰：「此猶是學人疑處。」師曰：「放待冷來看。」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未審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曰：「爲甚不傳？」師曰：「家家有路透長安。」曰：「祇如衲僧門下，畢竟作麼生？」師曰：「放你三十棒。」上堂曰：「五九四十五，聖人作而萬物覩。秦時轆轢鑽頭尖，漢祖殿前樊噲怒。曾聞黃鶴樓，崔顥題詩在上頭：『晴川歷歷漢陽戍，芳草萋萋鸚鵡洲。』可知禮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驀拈拄杖，起身云：「大衆寶峯何似孔夫子？」良久曰：「酒逢知己飲，詩向會人吟。」卓拄杖，下座。上堂，劄：「久雨不晴，直得五老峯頭黑雲靉靆，洞庭湖裏白浪滔天。雲門大師忍俊不禁，向佛殿裏燒香，三門頭合掌，禱祝呪願：願黃梅石女生兒，子母團圓，少室無角鐵牛，常甘水草。」喝一喝：「有甚麼交涉？」顧衆曰：「不因楊得意，爭見馬相如？」上堂：「混元未判，一氣岑寂。不聞有天地玄黃，宇宙洪荒，日月盈昃，秋收冬藏。正當恁麼時，也好箇時

[一]衲，原作「納」，據清藏本、續藏本改。

節。叵耐雪峯老漢，却向虛空裏釘橛。輥三箇木毬，直至後人擣占不上，便見潙山水牯牛，一向膽大心麤；長沙大蟲，到處齩人家猪狗。雖然無禮難容，而今放過一著。孝經序云：朕聞上古，其風朴略。山前華堯民解元，且喜尊候安樂。參！」上堂：「今朝臘月十，夜來天落雪。群峯極目高低白，綠竹青松難辨別。必是來年蠶麥熟，張公李公皆忻悅。皆忻悅，鼓腹謳歌笑不徹。把得雲簫繚亂吹，依俙有如楊柳枝。又不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左之右之。」喝曰：「禪客相逢祇彈指，此心能有幾人知？」上堂：「太陽門下，日日三秋。明月堂前，時時九夏。洞山和尚，祇解夜半捉烏雞，殊不知驚起隣家睡。寶峯相席打令，告諸禪德，也好冷處著把火。咄！」上堂：「古人道，不看經，不念佛，看經念佛是何物？自從識得轉經人。」舉拂子曰：「龍藏聖賢都一拂。」以拂子拂一拂，曰：「諸禪德，正當恁麼時，且道雲巖土地向甚麼處安身立命？」擲下拂子，以兩手握拳叩齒曰：「萬靈千聖，千聖萬靈。」上堂，僧問：「教中道，若有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未審此理如何？」師遂展掌，點指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一羅二土，三水四金，五太陽、六太陰、七計都。今日計都星入巨蟹宮。寶峯不打這鼓笛。」便下座。上堂：「大道縱橫，觸事現成。雲開日出，水綠山青。」拈拄杖，卓一下，曰：「雲門大師來也。說道，觀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元來却是饅頭。大衆，雲門祇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寶峯卽不然。」擲下拄杖曰：「勿於中路事空王，策杖須還達本鄉。昨日有人從淮南來，不得福建信，却道嘉州大像，吞却陝府鐵牛。」喝一喝，曰：「是甚說話，笑倒雲居土地。」上堂：「祖師關捩子，幽隱少人知。不是悟心者，如何舉似伊！」喝一喝，曰：「是何言歟？若一向恁麼，達磨一宗掃土而盡。所以大覺世尊，初悟此事，便開方便門，示真實相。普

今南北東西，四維上下，郭大李二，鄧四張三，同明斯事。雲巖今日不免做古去也。」擊拂子曰：「方便門開也。作麽生是真實相？」良久云：「十八十九，癡人夜走。」示衆，拈拄杖曰：「衲僧家竿木隨身，逢場作戲。倒把横拈，自有意思。所以昔日藥山和尚問雲巖曰：『聞汝解弄師子，是否？』巖曰：『是。』山曰：『弄得幾出？』巖曰：『弄得六出。』山曰：『老僧亦解弄。』巖曰：『和尚弄得幾出？』山曰：『老僧祇弄得一出。』巖曰：『一卽六，六卽一。』山便休。大衆，藥山雲巖鈍置殺人，兩父子弄一箇師子，〔一〕也弄不出。若是準上座，祇消得自弄。拽得來拈頭作尾，拈尾作頭，轉兩箇金睛，擺幾鉤鐵爪，吼一聲直令百里内猛獸潛蹤，蒲空裏飛禽亂墜。準上座未弄師子，請大衆高著眼，先做一箇定場。」擲下拄杖曰：「箇中消息子，能有幾人知？」師自浙回泐潭，謁深禪師，尋命分座。聞有悟侍者，見所擲爨餘有省，詣方丈通所悟。深喝出，因喪志，自經於延壽堂厠後，出没無時，衆憚之。師聞，中夜特往登溷，方脱衣，悟卽提淨水至。師曰：「待我脱衣，」脱罷悟復至。未幾，悟供籌子，師滌淨已，召接淨桶去。悟纔接，師執其手問曰：「汝是悟侍者那！」悟曰：「諾。」師曰：「是當時在知客寮，見掉火柴頭，有箇悟處底麽？參禪學道，祇要知箇本命元辰下落處。汝剗地作此去就，汝在藏殿，移首座鞋，豈不是汝當時悟得底？又在知客寮移他枕子，豈不是汝當時悟得底？汝每夜在此提水度籌，豈不是汝當時悟得底？因甚麽不知下落，却在這裏惱亂大衆。」師猛推之，索然如倒壘甓，由是無復見者。政和五年夏，師卧病，進藥者令忌毒物，師不從。有問其故，師曰：「病有自性乎？」曰：「病無自性。」師曰：「既無自性，則毒物寧有心哉？以空納空，吾未嘗

〔一〕「父子」，原并作「子父」，今據改。

顛倒。汝輩一何昏迷！」十月二十日，更衣說偈而化。闍維得設利，晶圓光潔，睛齒數珠不壞。塔于南山之陽。

慧日文雅禪師

廬山慧日文雅禪師，受請日，僧問：「向上宗乘，乞師不吝。」師曰：「拄杖正開封。」曰：「小出大遇也。」師曰：「放過卽不可。」便打。

洞山梵言禪師

瑞州洞山梵言禪師，太平州人也。上堂，有二僧齊出。一僧禮拜，一僧便問：「得用便用時如何？」師曰：「伊蘭作旃檀之樹。」曰：「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曰：「甘露乃蒺梨之園。」上堂：「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寒山子勞而無功，更有箇拾得，道不識這箇意，修行徒苦辛。恁麼說話，自救不了。尋常拈糞箕，把掃帚，掣風掣顛，猶較些子。直饒是文殊普賢再出，若到洞山門下，一時分付與直歲。燒火底燒火，掃地底掃地，前廊後架，切忌攙匙亂筯。豐干老人更不饒舌。參退，喫茶。」上堂：「一生二，二生三，遏捺不住，廓周沙界。德雲直上妙峯，善財却入樓閣。新婦騎驢阿家牽，山青水綠。桃華紅，李華白，一塵一佛土，一葉一釋迦。」乃合掌曰：「不審諸佛子，今晨改旦，季春極暄，起居輕利，安樂行否？少間專到上寮問訊，不勞久立。」上堂：「臘月二十日，一年將欲盡。

萬里未歸人，大衆，總是他鄉之客。還有返本還源者麽？」擊拂子曰：「門前殘雪日輪消，室內紅塵遣誰掃？」

文殊宣能禪師

德安府文殊宣能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燈？」師曰：「四生無不照，一點任君看。」上堂：「石鞏箭，秘魔叉，直下會得，眼裏空華。堪悲堪笑少林客，暗携隻履度流沙。」

壽寧善資禪師

桂州壽寧善資禪師，上堂：「若論此事，如鵶啄鐵牛，無下口處，無用心處。更向言中問覓，句下尋思，縱饒卜度將來，翻成戲論邊事。殊不知本來具足，直下分明，佛及衆生，纖毫不立。尋常向諸人道，凡夫具足聖人法，凡夫不知；聖人具足凡夫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卽同凡夫。凡夫若知，卽是聖人。然則凡聖一致，名相互陳，不識本源，迷其真覺。所以逐境生心，徇情附物。苟能一念情忘，自然真常體露。」良久曰：「便請薦取！」上堂：「諸方五日一參，壽寧日日陞座，莫怪重說偈言，過在西來達磨。上士處處逢渠，後學時時蹉過。且道蹉過一著，落在甚麽處？」擧起拂子曰：「一片月生海，幾家人上樓。」

上封慧和禪師

南嶽祝融上封慧和禪師，上堂：「未陞此座已前，盡大地人成佛已畢。更有何法可說，更有何生可利？況菩提煩惱，本自寂然。生死涅槃，猶如昨夢。門庭施設，誑謼小兒。方便門開，羅紋結角，於衲僧面前，皆成幻惑。且道衲僧有甚麼長處？」拈起拄杖曰：「孤根自有擎天勢，不比尋常曲彔枝。」卓拄杖，下座。

五峰本禪師

瑞州五峯淨覺本禪師，僧問：「同聲相應時如何？」師曰：「鵓鳩樹上啼。」曰：「同氣相求時如何？」師曰：「猛虎巖前嘯。」問：「一進一退時如何？」師曰：「脚在肚下。」曰：「如何是不動尊？」師曰：「行住坐臥。」上堂，僧問：「寶座既陞，願聞舉唱。」師曰：「雪裏梅花火裏開。」曰：「莫便是爲人處也無？」師曰：「井底紅塵已漲天。」上堂：「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摠不得。諸人作麼生會？直下會得，不妨奇特。更或針錐，西天此土。」上堂：「五峯家風，南北西東。要用便用，以楔釘空。咄！」

太平安禪師

永州太平安禪師，上堂：「有利無利，莫離行市。鎮州蘿蔔極貴，廬陵米價甚賤。爭似太平這裏，時

豐道泰，商賈駢闐。白米四文一升，蘿蔔一文一束。不用北頭買賤，西頭賣貴。自然物及四生，自然利資王化。又怎生說箇佛法道理？」良久云：「勸君不用鐫頑石，路上行人口似碑。」

報慈進英禪師

潭州報慈進英禪師，僧問：「遠涉長途即不問，到家一句事如何？」師曰：「雪滿長空。」曰：「此猶是時人知有。轉身一路，又作麼生？」師便喝。上堂：「報慈有一公案，諸方未曾結斷。幸遇改旦拈出，各請高著眼看。」遂趯下一隻鞋，曰：「還知這箇消息也無？達磨西歸時，提攜在身畔。」上堂：「與麼上來，猛虎出林。與麼下去，驚虵入草。不上不下，日輪杲杲。」喝一喝，曰：「瀟湘江水碧溶溶，出門便是長安道。」上堂，擲下拄杖，却召大衆曰：「拄杖吞却祖師了也。教甚麼人說禪？還有人救得也無！」喝一喝。上堂，驀拈拄杖曰：「三世一切佛，同入這窠窟。衲僧喚作遼天鶻。」卓拄杖一下。

洞山至乾禪師

瑞州洞山至乾禪師，上堂：「洞山不會談禪，不會說道，祇是饑來喫飯，困來打睡。你諸人必然別有長處，試出來盡力道一句看。有麼，有麼？」良久曰：「睦州道底。」

寶華普鑑禪師

平江府寶華普鑑佛慈禪師，本郡周氏子。幼不茹葷，依景德寺清智下髮。十七游方，初謁覺印英

禪師，不契，遂扣真淨之室。淨舉石霜虔侍者話問之，釋然契悟。作偈曰：「枯木無華幾度秋，斷雲猶挂樹梢頭。自從鬬折泥牛角，直至如今水逆流。」淨肯之，命侍巾鉢。晚徇衆開法寶華，次移高峯。上堂：「參禪別無奇特，秖要當人命根斷，疑情脫。千眼頓開，如大洋海底輥一輪赫日，上昇天門照破四天之下。萬別千差，一時明了，便能握金剛王寶劍，七縱八橫，受用自在，豈不快哉！其或見諦不真，影像彷彿，尋言逐句，受人指呼，驢年得快活去。不如屏淨塵緣，竪起脊梁骨，著些精彩，究教七穿八穴，百了千當，向水邊林下長養聖胎，亦不枉受人天供養。然雖如是，卧雲門下，有箇鐵門限，更須猛著氣力，跳過始得。擬議之間，墮坑落壍。」以拂子擊禪牀，下座。上堂：「月圓，伏惟三世諸佛，狸奴白牯，各各起居萬福。時中淡薄，無可相延，切希寬抱。老水牯牛近日亦自多病多惱，不甘水草。遇著暖日和風，當下和身便倒。教渠拽杷牽犂，直是摇頭擺腦。可憐萬頃良田，一時變爲荒草。」

九峰希廣禪師

瑞州九峯希廣禪師，游方日謁雲蓋智和尚，乃問：「興化打克賓，意旨如何？」智下禪牀，展兩手吐舌示之。師打一坐具，智曰：「此是風力所轉。」又問石霜琳禪師，琳曰：「你意作麽生？」師亦打一坐具。琳曰：「好一坐具，秖是不知落處。」又問真淨，淨曰：「你意作麽生？」師復打一坐具。淨曰：「他打你也打。」師於言下大悟。淨因有頌曰：「丈夫當斷不自斷，興化爲人徹底漢。已後從教眼自開，棒了罰錢趁出院。」後住九峯，衲子宗仰。

黃檗道全禪師

瑞州黃檗道全禪師，上堂，以拂子擊禪牀曰：「一搥打透無盡藏，一切珍寶吾皆有。拈來普濟貧乏人，免使波吒路邊走。」遂喝曰：「誰是貧乏者？」

清涼慧洪禪師

瑞州清涼慧洪覺範禪師，郡之彭氏子。年十四，父母俱亡，乃依三峯靘禪師爲童子，日記數千言。覽群書殆盡，靘器之。十九，試經於東京天王寺，得度。從宣秘講成實唯識論。逾四年，棄謁真淨於歸宗。淨遷石門，師隨至。淨患其深聞之弊，每舉玄沙未徹之語，發其疑。凡有所對，淨曰：「你又說道理邪？」一日頓脫所疑，述偈曰：「靈雲一見不再見，紅白枝枝不著華。叵耐釣魚船上客，却來平地摝魚鰕。」淨見爲助喜。命掌記，未久，去謁諸老，皆蒙賞音，由是名振叢林。顯謨朱公彥請開法撫州北景德。後住清涼，示衆，舉首楞嚴如來語阿難曰：「汝應齅此鑪中旃檀，此香若復然於一銖，室羅筏城四十里內同時聞氣。於意云何？此香爲復生旃檀木，生於汝鼻，爲生於空？阿難，若復此香生於汝鼻，稱鼻所生，當從鼻出。鼻非旃檀，云何鼻中有旃檀氣？稱汝聞香，當於鼻入，鼻中出香，說聞非義。若生於空，空性常恆，香應常在，何藉鑪中爇此枯木？若生於木，則此香質，因爇成煙。若鼻得聞，合蒙煙氣，其煙騰空，未及遙遠。四十里內，云何已聞？是故，當知香鼻與聞，俱無處所。即齅與香，二處虛

安。本非因緣，非自然性。」師曰：「入此鼻觀，親證無生。」又大智度論，問曰：「聞者云何？聞用耳根聞邪？用耳識聞邪？用意識聞邪？若耳根聞，耳根無覺識知，故不能聞。若耳識聞，耳識一念，故不能分別，不應聞。若意識聞，意識亦不能聞，何以故？先五識識五塵，然後意識識意識，不能識現在五塵，唯識過去未來五塵。若意識能識現在五塵者，盲聾人亦應識聲也。何以故？意識不破故。」師曰：「究此聞塵，則合本妙。既證無生，又合本妙。畢竟是何境界？」良久曰：「白猿已叫千巖晚，碧縷初橫萬字鑪。」住景德日，僧問：「南有景德，北有景德。德卽不問，如何是景？」師曰：「頸在項上。」崇寧二年，會無盡居士張公於峽之善溪。張嘗自謂得龍安悅禪師末後句，叢林畏與語，因夜話及之，曰：「可惜雲菴不知此事。」師問所以，張曰：「商英頃自金陵酒官移知豫章，過歸宗見之，欲為點破。方敘悅末後句未卒，此老大怒，罵曰：『此吐血禿丁，脫空妄語，不得信。』既見其盛怒，更不欲敘之。」師笑曰：「相公但識龍安口傳末後句，而真藥現前不能辨也。」張大驚，起執師手曰：「老師真有此意邪？」曰：「疑則別參。」乃取家藏雲菴頂相，展拜贊之，書以授師。其詞曰：「雲菴綱宗，能用能照。天鼓希聲，不落凡調。冷面嚴眸，神光獨耀。孰傳其真，覿面為肖。前悅後洪，如融如肇。」大慧處衆日，嘗親依之，每歎其妙悟辯慧。建炎二年五月，示寂于同安。太尉郭公天民奏賜寶覺圓明之號。

超化淨禪師

衢州超化淨禪師，上堂：「聲前認得，已涉廉纖。句下承當，猶為鈍漢。電光石火，尚在遲疑。點著

不來，橫屍萬里。」良久云：「有甚用處？咄！」

石頭懷志庵主

南嶽石頭懷志庵主，婺州吳氏子。年十四，師智慧院寶偁。二十二試所習，落髮，肆講十二年，宿學敬慕。嘗欲會通諸宗，正一代時教。有禪者問曰：「杜順乃賢首宗祖師，也談法身？」則曰：「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此偈合歸天台何義邪？」師無對。卽出游方，晚至洞山，謁真淨。問：「古人一喝不作一喝用，意旨如何？」淨叱之。師趨出。淨笑呼曰：「浙子齋後遊山好！」師忽領悟。久之辭去。淨曰：「子所造雖逸格，惜緣不勝耳。」因識其意。自爾諸方，力命出世。師却之，庵居二十年，不與世接，士夫踵門，略不顧。有偈曰：「萬機休罷付癡憨，蹤跡時容野鹿參。不脫麻衣拳作枕，幾生夢在綠蘿庵。」或問：「住山多年，有何旨趣？」師曰：「山中住，獨掩柴門無別趣。三箇柴頭品字煨，不用援毫文彩露。」崇寧改元冬，曳杖造龍安，人莫之留。明年六月晦，問侍僧曰：「早暮？」曰：「已夕矣。」遂笑曰：「夢境相逢，我睡已覺。汝但莫負叢林，卽是報佛恩德。」言訖，示寂於最樂堂。茶毗收骨，塔于乳峯之下。

雙溪印首座

婺州雙溪印首座，自見真淨，徹證宗猷，歸遯雙溪。一日，偶書曰：「折脚鐺兒謾自煨，飯餘長是坐

堆堆。一從近日生涯拙，百鳥銜華去不來。」又以觸衣碎甚，作偈曰：「不挂寸絲方免寒，何須特地㒰長竿。而今落落零零也，七佛之名甚處安？」

五燈會元卷第十八

南嶽下十三世下

雲居祐禪師法嗣

羅漢系南禪師

廬山羅漢院系南禪師，汀州張氏子。上堂：「禪不禪，道不道，三寸舌頭胡亂掃。昨夜日輪飄桂花，今朝月窟生芝草。阿呵呵，萬兩黃金無處討。一句絕思量，諸法不相到。」師臨示寂，陞座告衆曰：「羅漢今日，倒騎鐵馬，逆上須彌，踏破虛空，不留眹迹。」乃歸方丈，跏趺而逝。

慈雲彥隆禪師

潭州慈雲彥隆禪師，上堂，舉玄沙示衆曰：「盡大地都來，是一顆明珠。」時有僧問：「既是一顆明珠，學人爲甚不識？」沙曰：「全體是珠，更教誰識？」曰：「雖然全體是，爭奈學人不識。」沙曰：「問取你眼。」師曰：「諸禪德，這箇公案，喚作嚼飯餧小兒，把手更與杖。還會麼？若未會，須是扣己而參，直要真實，不得信口掠虛，徒自虛生浪死。」

子陵自瑜禪師

郢州子陵山自瑜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赤脚趿泥冷似冰。」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休要拖泥帶水。」問：「泗洲大聖爲甚麼楊州出現？」師曰：「業在其中。」曰：「意旨如何？」師曰：「降尊就卑。」曰：「謝和尚答話。」師曰：「賊是小人，智過君子。」

景福省悅禪師

隆興府東山景福省悅禪師，上堂：「十二時中，跛跛挈挈。且與麼過，大衆利害在甚麼處？」良久曰：「聽諸方斷看。」擊禪牀，下座。

白藻清儼禪師

亳州白藻清儼禪師，信州人。僧問：「楊廣失槖駝，到處無人見。未審是甚麼人得見？」師以拂子約曰：「退後退後，妨他別人所問。」曰：「畢竟落在甚麼處？」師曰：「可煞不識好惡！」便打。

寶相元禪師

台州寶相元禪師，僧問：「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

曰：「長時誦不停，非義亦非聲。」曰：「如何受持？」師曰：「若欲受持者，應須用眼聽。」

永豐慧日庵主

信州永豐慧日庵主，本郡丘氏子。丱歲出家，於明心寺得度。自機契雲居，熟游湘漢，暨歸永豐，或處巖谷，或居鄽市，令鄉民稱丘師伯。凡有所問，以「莫曉」荅之。忽語邑人曰：「吾明日行脚去，汝等可來相送。」於是賫路者畢集，師笑不已。衆問其故，卽書偈曰：「丘師伯莫曉，寂寂明皎皎。日午打三更，誰人打得了？」投筆而逝。

南峰永程禪師

泉州南峰永程禪師，示衆：「始自雞峰續焰，少室流芳，大布慈雲，宏開慧日。教分三藏，直指一心。或全提而棒喝齊施，或縱奪而賓主互設。或金剛按劍，或師子翻身。或照用雷奔，或機鋒電掣。無非剪除邪妄，開廓玄微。直下明宗，到眞實地。諸仁者，到此方許一線道，與你商量。苟或未然，盡是依師作解，無有是處。」

大潙秀禪師法嗣

大潙祖瑃禪師

潭州大潙祖瑃禪師，福州吳氏子。僧問：「如何是潙山家風？」師曰：「竹有上下節，松無今古青。」

曰：「未審其中飲啗何物？」師曰：「飢餐相公玉粒飯，渴點神運倉前茶。」上堂：「道無定亂，法離見知，言句相投，都無定義。自古龍門無宿客，至今鳥道絕行蹤。欲會箇中端的意，火裏蝍蟟吞大蟲。咄！」上堂：「雨下堦頭濕，晴乾水不流。鳥巢滄海底，魚躍石山頭。衆中大有商量，前頭兩句是平實語，後頭兩句是格外談。若如是會，秖見石磊磊，不見玉落落。若見玉落落，方知道寬廓。咦！」

福嚴文演禪師

南嶽福嚴文演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當面便唾。

南臺允恭禪師

南嶽南臺允恭禪師，開堂日，上堂：「稀逢難遇，正在此時。何謂釋迦已滅，彌勒未生？」拈拂子曰：「正當今日，佛法盡在這箇拂子頭上。放行把住，一切臨時。放行也，風行草偃，瓦礫生光。拾得寒山，點頭拊掌。把住也，水洩不通，精金失色。德山臨濟，飲氣吞聲。當恁麼時，放行即是，把住即是？」良久曰：「後五日看。」

黃檗勝禪師法嗣

昭覺純白禪師

成都府昭覺純白昭覺禪師，上堂：「寒便向火，熱卽搖扇。飢時喫飯，困來打眠。所以趙州庭前柏，香嚴嶺後松，栽來無別用，祇要引清風。且道畢竟事作麼生？甲子乙丑海中金，丙寅丁卯鑪中火。」

開元琦禪師法嗣

薦福道英禪師

饒州薦福道英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琉璃瓶貯花。」曰：「出世後如何？」師曰：「瑪瑙鉢盛果。」曰：「未審和尚今日是同是別？」師曰：「趯倒瓶，拽倒鉢。」上堂：「據道而論，語也不得，默也不得。直饒語默兩忘，亦没交涉。何故？句中無路，意在句中。無意無不意，非計較之所及。若是劈頭點一點頂門，豁然眼開者，於此却有疾速分。若低頭向意根下尋思，卒摸索不著。是知萬法無根，欲窮者錯。一源絕迹，欲返者迷。看他古佛光明、先德風彩，一一從無欲無依中發現。或時孤峻峭拔，竟不可攀。或時含融混會，了無所睹，終不椿定一處，亦不繫係兩頭。無是無不是，無非無不非。得亦無所得，失亦無所失。不曾隔越纖毫，不曾移易絲髮。明明古路，不屬玄微。覿面擎來，瞥然便過。不居正位，豈落邪途？不蹈大方，那趨小徑？騰騰兀兀，何住何爲？回首不逢，觸目無對。一念普觀，廓然空寂。此之宗要，千聖不傳。直下了知，當處超越。是知赤灑灑處，恁麼卽易。明歷歷處，恁麼還難。不用沾黏點染，直須剝脫屏除。若是本分，手脚放去，無收不來底。一一放光現瑞，一一削跡絕蹤。機上了不停，語中無可露。徹底攪不渾，通身撲不碎。且道畢竟是箇甚麼，得恁麼靈通，得恁麼奇特，得恁

麽堅確？諸仁者，休要識渠面孔，不用安渠名字，亦莫覓渠所在。何故？渠無所在，渠無名字，渠無面孔。纔起一念，追求如微塵許，便隔十生五生。更擬管帶思惟，益見紛紛叢雜。不如長時放教，自由自在，要發便發，要住便住。卽天然非天然，卽如如非如如，卽湛寂非湛寂，卽敗壞非敗壞。無生戀，無死畏，無佛求，無魔怖。不與菩提會，不與煩惱俱。不受一法，不嫌一法。無在無不在，非離非不離。若能如是，見得釋迦自釋迦，達磨自達磨，干我甚麽椀，恁麽說話。衲僧門下，推勘將來，布裙芒屩，不免撩他些些泥水。豈況汝等諸人，更道這箇是平實語句，這箇是差別門庭，這箇是闗棙巴鼻，這箇是道眼根塵。遞相教習，如七家村裏傳口令相似，有甚交涉？無事珍重！」

尊勝有朋講師

泉州尊勝有朋講師，本郡蔣氏子。丱歲試經，中選下髮，多歷教肆。嘗疏楞嚴、維摩等經，學者宗之。每疑祖師直指之道，故多與禪衲游。一日，謁開元，跡未及閫，心忽領悟。元出遂問：「座主來作甚麽？」師曰：「不敢貴耳賤目。」元曰：「老老大大，何必如是？」師曰：「自是者不長。」元曰：「朝看華嚴，夜讀般若則不問，如何是當今一句？」師曰：「日輪正當午。」元曰：「閑言語更道來。」師曰：「平生仗忠信，今日任風波。然雖如是，祇如和尚恁麽道有甚交涉？須要新戒草鞋穿。」元曰：「這裏且放你過，忽遇達磨問，你作麽生道？」師便喝。元曰：「這座主，今日見老僧氣衝牛斗。」師曰：「再犯不容。」元拊掌大笑。

仰山偉禪師法嗣

龍王善隨禪師

潭州龍王山善隨禪師，僧問：「如何是龍王境？」師曰：「水晶宮殿。」曰：「如何是龍王如意寶珠？」師曰：「頂上髻中。」僧禮拜，師曰：「莫道不如意好！」

黃檗永泰禪師

瑞州黃檗山祇園永泰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鐵鑄就。」僧擬議，師曰：「會麼？」僧禮拜，師曰：「何不早如此！」

慧日明禪師

廬山慧日明禪師，上堂：「不用求心，唯須息見。三祖大師，雖然回避金鉤，殊不知已吞紅線。慧日又且不然，不用求真并息見，倒騎牛兮入佛殿。牧笛一聲天地寬，稽首瞿曇，真箇黃面。」

福嚴感禪師法嗣

育王法達禪師

慶元府育王法達寶鑑禪師，饒州余氏子。僧問：「不落階級處請師道？」師曰：「蠟人向火。」曰：「畢

竟如何？」師曰：「薄處先穿。」

雲蓋智禪師法嗣

道場法如禪師

安吉州道場法如禪師，衢州徐氏子。參雲蓋，悟汾陽「十智同真」話。尋常多說十智同真，故叢林號爲如十同也。水菴圓極皆依之。圓極嘗贊之曰：「生鐵面皮難湊泊，等閑舉步動乾坤。戲拈十智同真話，不負黃龍嫡骨孫。」上堂：「知見立知，卽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卽涅槃，無漏真淨。云何是中，更容他物？釋迦老子和身放倒，後代兒孫如何接續？要會麽？通玄不是人間世，滿目青山何處尋？」

寶壽最樂禪師

福州寶壽最樂禪師，古田人也。上堂：「諸佛不真實，說法度羣生。菩薩有智慧，見性不分明。白雲無心意，灑爲世間雨。大地不含情，能長諸草木。若也會得，猶存知解。若也不會，墮在無記。去此二途，如何卽是？海闊難藏月，山深分外寒。」

石佛慧明禪師

紹興府石佛慧明解空禪師，僧問：「如何是寶相境？」師曰：「三生鑿成。」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

「一佛二菩薩。」

玄沙文禪師法嗣

廣慧達杲禪師

福州廣慧達杲禪師，上堂：「佛爲無心悟，心因有佛迷。佛心清淨處，雲外野猿啼。」

建隆慶禪師法嗣

泗洲用元禪師

平江府泗洲用元禪師，一日問建隆曰：「臨濟在黄蘗，三回問佛法大意，三回被打。意旨如何？」語猶未了，被打一拂子，師頓領宗旨。開堂日，僧問：「四衆雲臻，請師說法。」師曰：「有眼無耳朵，六月火邊坐。」曰：「一句截流，萬機頓息。」師曰：「聽事不真，唤鐘作甕。」問：「朝參暮請，成得甚麽邊事？」師曰：「祇要你歇去。」曰：「早知燈是火，飯熟已多時。」師曰：「你鼻孔因甚麽著拄杖子穿却？」曰：「拗曲作直又争得？」師曰：「且教出氣。」上堂：「一二三四五，火裏蝍蟟吞却虎。六七八九十，水底泥牛波上立。一日一夜雨霖霖，無孔鐵鎚灑不入。灑不入，著底急？百川洶湧須彌岌。八臂那吒撞出來，稽首讚歎道難及。咦！」上堂，横按拄杖，顧視大衆曰：「今日平地上喫交。」便下座。

報本元禪師法嗣

永安元正禪師

平江府承天永安元正傳燈禪師，鄆州鄭氏子。上堂：「天人羣生，類皆承此恩力。大衆，有一人道我不承佛恩力，不居三界，不屬五行，祖師不敢定當，先佛不敢安名。你且道是箇甚麼人？」良久曰：「倚石巖前燒鐵鉢，就松枝上挂銅瓶。」

隆慶閑禪師法嗣

安化聞一禪師

潭州安化啓寧聞一禪師，上堂：「拈花微笑虛勞力，立雪齊腰枉用功。爭似老盧無用處，却傳衣鉢振真風。大衆，且道那箇是老盧傳底衣鉢？莫是大庾嶺頭提不起底麼？且莫錯認定盤星。」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三祖宗禪師法嗣

光孝惟爽禪師

寧國府光孝惟爽禪師，上堂：「今朝六月旦，一年已過半。奉報參玄人，識取孃生面。孃生面，薦不

驀，鷺鷥飛入碧波中，抖擻一團銀繡線。」

汾潭英禪師法嗣

法輪齊添禪師

南嶽法輪齊添禪師，僧問：「學人上來，乞師指示。」師曰：「汝適來聞鼓聲麼？」曰：「聞。」師曰：「還我話頭來。」僧禮拜，師曰：「令人疑著。」上堂，喝一喝曰：「師子哮吼。」又喝一喝曰：「象王嚬呻。」又喝一喝曰：「狂狗趁塊。」又喝一喝曰：「鰕跳不出斗。」乃曰：「此四喝，有一喝堪與祖佛爲師，明眼衲僧試請揀看。若揀不出，大似日中迷路。」上堂，良久曰：「性靜情逸。」乃喝一喝曰：「心動神疲。」遂顧左右曰：「守真志滿。」拈拄杖曰：「逐物意移。」驀召大衆曰：「見怪不怪，其怪自壞。」靠拄杖，便下座。

慧明雲禪師

泉州慧明雲禪師，僧問：「般若海中，如何爲人？」師曰：「雲開銀漢迴。」曰：「畢竟如何？」師曰：「棒頭見血。」問：「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意旨如何？」師曰：「既拙不堪當。」

保寧璣禪師法嗣

育王淨曇禪師

慶元府育王無竭淨曇禪師，嘉禾人也。晚歸錢塘之法慧。一日上堂：「本自深山卧白雲，偶然來此

寄閑身。莫來問我禪兼道，我是喫飯屙屎人。」紹興丙寅夏，辭朝貴歸付院事。四衆擁師，揮扇久之。書偈曰：「這漢從來没縫罅，五十六年成話覇。今朝死去見閻王，劒樹刀山得人怕。」遂打一圓相，曰：「嗄！一任諸方，鑽龜打瓦。」收足而化，火後設利如霰，門人持骨，歸阿育王山建塔。

真如戒香禪師

台州真如戒香禪師，興化林氏子。上堂：「孟冬改旦曉天寒，葉落歸根露遠山。不是見聞生滅法，當頭莫作見聞看。」

五祖常禪師法嗣

壽聖楚清禪師

蘄州南烏崖壽聖楚清禪師，僧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靈峰水急。」曰：「恁麼則不生也。」師曰：「蒼天！蒼天！」

黃龍肅禪師法嗣

百丈維古禪師

瑞州百丈維古禪師，上堂，大衆集定，拈拄杖示衆曰：「多虛不如少實。」卓一下，便起。

月珠祖鑑禪師

嘉定府月珠祖鑑禪師，僧請筆師語要。師曰：「達磨西來，單傳心印。曹溪六祖，不識一字。今日諸方出世，語句如山，重增繩索。」乃拍禪牀曰：「於斯薦得，猶是鈍根。若也未然，白雲深處從君臥，切忌寒猿中夜啼。」

石霜琳禪師法嗣

靜照庵什庵主

鼎州德山靜照庵什庵主，僧問：「如何是庵中主？」師曰：「從來不相許。」僧擬議，師曰：「會卽便會本來底，不得安名著字。」僧擬開口，師便打出。師室中常以拂子示衆曰：「喚作拂子，依前不是。不喚作拂子，特地不識汝喚作甚麼？」因僧請益，師頌答之曰：「我有一柄拂子，用處別無調度。有時挂在松枝，任他頭垂角露。」

華光恭禪師法嗣

萬壽念禪師

郴州萬壽念禪師，僧問：「龍華勝會，肇啓茲晨。未審彌勒世尊現居何處？」師曰：「猪肉案頭。」曰：

「既是彌勒世尊，爲甚麼却在猪肉案頭？」師曰：「不是弄潮人，休入洪波裏。」曰：「畢竟事又且如何？」師曰：「番人不繫腰。」歲旦，上堂：「往復無際，動靜一源。含有德以還空，越無私而迥出。昔日日，今日日，照無兩明。昔日風，今日風，鼓無兩動。昔日雨，今日雨，澤無兩潤。於其中間覓去來相而不可得。何故？自他心起，起處無蹤。自我心忘，忘無滅迹。大衆，若向這裏會去，與天地而同根，共萬物爲一體。若也未明，山僧爲你重重頌出：元正一，古佛家風從此出。不勞向上用工夫，歷劫何曾異今日。元正二，寂寥冷淡無滋味。趙州相喚喫茶來，剔起眉毛須瞥地。元正三，上來稽首各和南。若問香山山裏事，靈源一派碧如藍。」遂喝一喝，下座。

上藍順禪師法嗣

參政蘇轍居士

參政蘇轍居士，字子由。元豐三年以睢陽從事，左遷瑞州搉筦之任。是時，洪州上藍順禪師與其父文安先生有契，因往訪焉，相得歡甚。公咨以心法，順示搐鼻因緣。已而有省，作偈呈曰：「中年聞道覺前非，邂逅相逢老順師。搐鼻徑參真面目，掉頭不受別鉗鎚。枯藤破衲公何事，白酒青鹽我是誰？慚愧東軒殘月上，一杯甘露滑如飴。」

南嶽下十四世

黃龍新禪師法嗣

禾山慧方禪師

吉州禾山超宗慧方禪師，上堂舉拂子曰：「看！看！祇這箇，在臨濟、則照用齊行，在雲門則理事俱備，在曹洞則偏正叶通，在潙山則暗機圓合，在法眼則何止唯心？然五家宗派，門庭施設則不無，直饒辨得倜儻分明去，猶是光影邊事。若要抵敵生死，則霄壤有隔。且超越生死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泊合錯下注脚。」

崇覺空禪師

臨安府崇覺空禪師，姑孰人也。上堂：「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淨躶躶，赤灑灑，没可把。」遂舉拂子曰：「灌溪老漢向十字街頭，逞風流，賣惺惺，道我解穿真珠，解玉版，理亂絲，卷筒絹。婬坊酒肆，瓦合輿臺，虎穴魔宮，那吒忿怒，遇文王興禮樂，逢桀紂逞干戈。今日被崇覺覷見，一場懡㦬。」師頌野狐話曰：「含血噀人，先污其口。百丈野狐，失頭狂走。驀地喚回，打箇筋斗。」

上封祖秀禪師

潭州上封祖秀禪師，常德府何氏子。上堂：「枯木巖前夜放華，鐵牛依舊卧煙沙。儂家鞭影重拈出，」擊拂子曰：「一念回心便到家。」遂喝一喝，下座。

九頂惠泉禪師

嘉定府九頂寂惺惠泉禪師，僧問：「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未審意旨如何？」師曰：「風暖鳥聲碎，日高華影重。」上堂：「昔日雲門有三句，謂函蓋乾坤句，截斷衆流句，隨波逐浪句。九頂今日亦有三句，所謂飢來喫飯句，寒卽向火句，困來打睡句。若以佛法而論，則九頂望雲門，直立下風。若以世諦而論，則雲門望九頂，直立下風。二語相違，且如何是九頂爲人處？」

性空妙普庵主

嘉興府華亭性空妙普庵主，漢州人。久依死心獲證，乃抵秀水，追船子遺風。結茅青龍之野，吹鐵笛以自娛。多賦詠，得之者必珍藏。其山居曰：「心法雙忘猶隔妄，色塵不二尚餘塵。百鳥不來春又過，不知誰是住菴人？」又警衆曰：「學道猶如守禁城，晝防六賊夜惺惺。中軍主將能行令，不動干戈致太平。」又曰：「不耕而食不蠶衣，物外清閑適聖時。未透祖師關棙子，也須存意著便宜。」又曰：「十二時中莫住工，窮來窮去到無窮。直須洞徹無窮底，踏倒須彌第一峰。」建炎初，徐明叛，道經烏鎮，肆殺戮，民多逃亡。師獨荷策而往，賊見其偉異，疑必詭伏者。問其來，師曰：「吾禪者，欲抵密印寺。」賊怒，欲斬之。師曰：「大丈夫要頭便斫取，奚以怒爲！吾死必矣，願得一飯以爲送終。」〔一〕賊奉肉食，師如常齋。

〔一〕「一」，原作「二」，據清藏本、續藏本改。

出生畢，乃曰：「孰當爲我文之以祭？」賊笑而不答。師索筆大書曰：「嗚呼！惟靈勞我以生，則大塊之過。役我以壽，則陰陽之失。乏我以貧，則五行不正。因我以命，則時日不吉。吁哉！至哉！賴有出塵之道，悟我之性，與其妙心，則其妙心，孰與爲隣？上同諸佛之真化，下合凡夫之無明。纖塵不動，本自圓成。妙矣哉！妙矣哉！日月未足以爲明，乾坤未足以爲大。磊磊落落，無罣無礙。六十餘年，和光混俗。四十二臘，逍遙自在。逢人則喜，見佛不拜。笑矣乎！笑矣乎！可惜少年郎，風流太光彩。坦然歸去付春風，體似虛空終不壞。尚享！」遂舉筋飫餐，賊徒大笑。食罷，復曰：「劫數既遭離亂，我是快活烈漢。如今正好乘時，」便請一刀兩段。」乃大呼：「斬！斬！」賊方駭異，稽首謝過令衛而出。烏鎮之廬舍免焚，實師之惠也。道俗聞之愈敬。有僧賭師見佛不拜歌，逆問曰：「既見佛，爲甚麼不拜？」師掌之，曰：「會麼？」云：「不會。」師又掌曰：「家無二主。」紹興庚申冬，造大盆，穴而塞之。修書寄雪竇持禪師曰：「吾將水葬矣。」壬戌歲，持至，見其尚存，作偈嘲之曰：「咄哉老性空，剛要餵魚鼈。去不索性去，祇管向人說。」師閱偈，笑曰：「待兄來證明耳。」令徧告四衆，衆集，師爲說法要，仍說偈曰：「坐脫立亡，不若水葬。一省柴燒，二省開壙。撒手便行，不妨快暢。誰是知音？船子和尚。高風難繼百千年，一曲漁歌少人唱。」遂盤坐盆中，順潮而下。衆皆隨至海濱，望欲斷目。師取塞，戽水而回。衆擁觀，水無所入。復乘流而往，唱曰：「船子當年返故鄉，沒蹤跡處妙難量。真風偏寄知音者，鐵笛橫吹作散場。」其笛聲嗚咽。頃於蒼茫間，見以笛擲空而沒。衆號慕，圖像事之。後三日，於沙上趺坐如生，道俗争往迎歸。留五日，闍維，設利大如菽者莫計。二鶴徘徊空中，火盡始去。衆奉設利靈骨，建塔于青龍。

鍾山道隆首座

嚴州鍾山道隆首座，桐廬董氏子。於鍾山寺得度，自游方所至，耆衲皆推重。晚抵黃龍，死心延爲座元。心順世，遂歸隱鍾山，慕陳尊宿高世之風，掩關不事事，日鬻數屨自適，人無識者。手常穿一襪，凡有禪者至，提以示之曰：「老僧這襪，著三十年了也。」有寺僧戲問：「如何是無諍三昧？」師便掌。

楊州齊謐首座

楊州齊謐首座，本郡人也。死心稱爲飽參。諸儒屢以名山致之，不可。後示化於潭之谷山，異跡頗衆。門人嘗繪其像，請贊，爲書曰：「箇漢灰頭土面，尋常不欲露現。而今寫出人前，大似虛空著箭。怨怨！可惜人間三尺絹。」

空室智通道人

空室道人智通者，龍圖范珣女也。幼聰慧，長歸丞相蘇頌之孫悌，未幾厭世相，還家求祝髮。父難之，遂清修。因看法界觀，頓有省，連作二偈見意。一曰：「浩浩塵中體一如，縱橫交互印毗盧。全波是水波非水，全水成波水自殊。」次曰：「物我元無異，森羅鏡像同。明明超主伴，了了徹真空。一體含多法，交參帝綱中。重重無盡處，動靜悉圓通。」後父母俱亡，兄涓領分寧尉，通偕行，聞死心名重，往謁之。心見知其所得，便問：「常啼菩薩賣却心肝，教誰學般若？」通曰：「你若無心我也休。」又問：「一兩所

滋，根苗有異。無陰陽地上生箇甚麼？」通曰：「一華五葉。」復問：「十二時中向甚麼處安身立命？」通曰：「和尚惜取眉毛好。」心打曰：「這婦女亂作次第。」通禮拜，心然之。於是道聲籍甚。政和間居金陵，嘗設浴於保寧，揭榜于門曰：「一物也無，洗箇甚麼？纖塵若有，起自何來？道取一句子玄，乃可大家入浴。古靈祇解揩背，開士何曾明心？欲證離垢地時，須是通身汗出。盡道水能洗垢，焉知水亦是塵。直饒水垢頓除，到此亦須洗却。」後爲尼，名惟久，挂錫姑蘇之西竺。緇白日夕師問，得其道者頗衆。俄示疾書偈，趺坐而終。有明心錄行於世。

黃龍清禪師法嗣

上封本才禪師

潭州上封佛心才禪師，福州姚氏子。幼得度受具，遊方至大中，依海印隆禪師。見老宿達道者看經，至「一毛頭師子，百億毛頭一時現。」師指問曰：「一毛頭師子作麼生得百億毛頭一時現？」達曰：「汝乍入叢林，豈可便理會許事？」師因疑之，遂發心領淨頭職。一夕汛掃次，印適夜參，至則遇結座，擲拄杖曰：「了卽毛端吞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塵。」師豁然有省。及出閩，造豫章黃龍山，與死心機不契，乃參靈源。凡入室，出必揮淚，自訟曰：「此事我見得甚分明，祇是臨機吐不出，若爲奈何？」靈源知師勤篤，告以「須是大徹，方得自在也。」未幾，竊觀鄰案僧讀曹洞廣錄，至「藥山採薪歸，有僧問：『甚麼處來？』山曰：『討柴來。』僧指腰下刀曰：『鳴剝剝，是箇甚麼？』山拔刀作斫勢。」師忽欣然，摑鄰案僧一掌。揭

簾趨出，銜口說偈曰：「徹！徹！徹！大海乾枯，虛空迸裂。四方八面絶遮攔，萬象森羅齊漏泄。」後分座於真乘，應上封之命，屢遷名刹。住乾元日，開堂示衆曰：「百千三昧門，無量福德藏。放行也，如開武庫，錯落交輝。把住也，似雪覆蘆花，通身莫辨。使見之者撩起便行，聞之者單刀直入。箇箇具頂門正眼，人人懸肘後靈符。掃佛祖見知，作叢林殃害。憶得寶壽開堂日，三聖推出一僧，寶壽便打三聖云，與麼為人，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且如乾元今日開堂，或有僧出來，山僧亦打。不唯此話大行，且要開却福州一城人眼去。何也？劒為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瓶。」上堂：「達磨未來東土已前，人人懷媚水之珠，箇箇抱荆山之璞，可謂壁立千仞。及乎二祖禮却三拜之後，一一南詢諸友，北禮文殊，好不丈夫！或有一箇半箇，不求諸聖，不重己靈，疋馬單鎗，投虛置刃，不妨慶快平生，如今有麼？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煙景有誰爭？」上堂：「宗乘提唱，妙絶名言。一句該通，乾坤函蓋。直似首羅正眼，竪亞面門。又如圓∴三點，横該法界。」乃卓拄杖曰：「向這一點下明得，出身猶可易，脱體道應難。」又卓拄杖曰：「向第二點下明得，縱横三界外，隱顯十方身。」又卓拄杖曰：「向第三點下明得，魚龍鎖户，佛祖潛蹤。不然，放過一着，隨分有春色，一枝三四花。」上堂：「一法有形該動植，百川湍激競朝宗。昭琴不鼓雲天淡，想像毗耶老病翁。維摩病則上封病，上封病則拄杖子病。拄杖子病，則森羅萬象病。森羅萬象病，則凡之與聖病。諸人還覺病本起處麼？若也覺去，情與無情同一體，處處皆同真法界。其或未然，甜瓜徹蔕甜，苦瓠連根苦。」

黃龍德逢禪師

隆興府黃龍德逢通照禪師，郡之靖安胡氏子。生有厖眉。年十七，從上藍晉禪師落髮，往依靈源，卽明深旨。上堂，舉夾山境話。師曰：「法眼徒有此語，殊不知夾山老漢被這僧輕輕拶著，直得脚前脚後。設使不作境話會，未免猶在半途。」

法輪應瑞禪師

潭州法輪應端禪師，南昌徐氏子。少依化度善月，圓顱登具。謁真淨文禪師，機不諧。至雲居，會靈源分座，爲衆激昂。師扣其旨。然以妙入諸經自負，源嘗痛劄之。師乃援馬祖百丈機語，及華嚴宗旨爲表。源笑曰：「馬祖百丈固錯矣，而華嚴宗旨與箇事喜没交涉。」師憤然欲他往。因請辭。及揭簾，忽大悟，汗流浹背。源見乃曰：「是子識好惡矣。馬祖、百丈、文殊、普賢幾被汝帶累。」由此譽望四馳，名士夫争挽應世，皆不就。政和末，太師張公司成以百丈堅命開法，師不得已，始從。上堂，舉大隋劫火洞然話，遂曰：「六合傾翻劈面來，暫披麻縷混塵埃。因風吹火渾閑事，引得遊人不肯回。壞不壞，隨不隨，徒將聞見强針錐。太湖三萬六千頃，月在波心説向誰？」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芒鞋竹杖走紅塵。」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十字街頭逢上祖。」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御馬金鞭混四民。」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金門誰敢擡眸覷？」曰：「賓主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又若何？」師

曰：「昨夜霜風刮地寒，老猿嶺上啼殘月。」

長靈守卓禪師

東京天寧長靈守卓禪師，泉州莊氏子。上堂曰：「三千劍客，獨許莊周。爲甚麼跳不出？良醫之門多病人，因甚麼不消一劄？已透關者，再請辨看。」上堂：「譬如眼根不自見，眼性自平等。無平等者，便恁麼去。無孔鐵鎚，聊且安置。直得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也是一期方便。若也籬内竹抽籬外筍，澗東華發澗西紅，更待勘過了，打。」僧問：「丹霞燒木佛，院主爲甚麼眉鬚墮落？」師曰：「猫兒會上樹。」曰：「早知如是，終不如是。」師曰：「惜取眉毛。」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天旱爲民愁。」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絶毫絶氂。〔一〕」曰：「出世後如何？」師曰：「塡溝塞壑。」曰：「出與未出，相去幾何？」師曰：「人平不語，水平不流。」上堂：「平高就下，勾賊破家。截鐵斬釘，狐狸戀窟。總不恁麼，合作麼生？所以道，萬仞崖頭親撒手，須是其人。祇如香積國中持鉢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切忌風吹別調中。」上堂：「釋迦掩室，過犯彌天。毗耶杜詞，自救不了。如何如何，口門太小。」宣和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奄然示寂。闍維日，皇帝遣中使賜香，持金盤求設利。爇香罷，盤中鏗然。視之五色者數顆，大如豆。〔二〕使者持還，上見大悅。

〔一〕氂，原作「釐」，據續藏本改。
〔二〕如，原作「加」，據清藏本、續藏本改。

博山子經禪師

信州博山無隱子經禪師，歲旦，上堂：「和氣生枯枿，寒雲散遠郊。木人占吉兆，夜半露龜爻。諸禪德，龜爻露處，文彩已彰，便見一年十二月，月月如然；一日十二時，時時相似。到這裏直似黃金之黃，白玉之白。自從曠大劫來，未嘗異色。還見麼？其或未然，且徇張三通節序，從教李四鬢蒼浪。」

百丈以棲禪師

隆興府百丈以棲禪師，興化人也。上堂：「摩騰入漢，達磨來梁，途轍既成，後代兒孫開眼迷路。若是箇惺惺底，終不向空裏採華，波中捉月。謾勞心力，畢竟何爲？山僧今日已是平地起骨堆，諸人行時，各自著精彩看。」

光孝曇清禪師

邵州光孝曇清禪師，上堂：「殺父殺母，佛前懺悔。殺佛殺祖，不消懺悔。爲甚麼不消懺悔？且得冤家解脫。」

光孝德週禪師

溫州光孝德週禪師，信州璩氏子。於景德尊勝院染削，問道有年。後至黃龍，聞舉少林面壁頓

悟，述二偈以呈。龍許之，自爾名流江浙。上堂曰：「舉體露堂堂，十方無罣礙。千聖不能傳，萬靈咸頂戴。擬欲共商量，開口百雜碎。衹如未開口已前，作麽生？咄！」上堂：「回互不回互，覷見沒可覩。透出祖師關，踏斷人天路。阿呵呵！悟不悟，落花流水知何處。」

寺丞戴道純居士

寺丞戴道純居士，字孚中。咨扣靈源，一日有省，乃呈偈曰：「杳冥源底全機處，一片心花露印紋。知是幾生曾供養，時時微笑動香雲。」

泐潭清禪師法嗣

黃龍道震禪師

隆興府黃龍山堂道震禪師，金陵趙氏子。少依覺印英禪師爲童子，英移居泗之普照，適淑妃擇度童行，師得圓具。久之，辭謁丹霞淳禪師。一日，與論洞上宗旨。師呈偈曰：「白雲深覆古寒岩，異草靈花彩鳳銜。夜半天明日當午，騎牛背面著靴衫。」淳器之。師自以爲礙，棄依草堂，一見契合。日取藏經讀之。一夕，聞晚參鼓，步出經堂，舉頭見月，遂大悟。亟趨方丈，堂望見，卽爲印可。初住曹山，次遷廣壽黃龍。上堂曰：「舉箇古人因緣問闍黎，闍黎不得作古會。若作古會，失却當面眼。舉箇卽今因緣問闍黎，闍黎不得作今會，若作今會，障却闍黎本來眼。假饒不失不障，非古非今，猶是藥病相治上

啼之說。祇如透脫一句，闍黎還道得也無？若道不得，直待羅漢峰深談實相，卽向汝道。」上堂：「少林冷坐，門人各說異端，大似衆盲摸象。神光禮三拜，依位而立。達磨云：汝得吾髓。這黑面婆羅門，脚跟也未點地在。」上堂：「石人問枯椿，何時汝發華？枯椿怒石人，何得口吧吧？石人呵呵笑，枯椿吐異葩。紅霞輝玉象，白玉碾金沙。借問通玄士，何人不到家？」

萬年法一禪師

台州萬年雪巢法一禪師，太師襄陽郡王李公遵勉之玄孫也。世居開封祥符縣。母夢一老僧至而產。年十七，試上庠。從祖仕淮南，欲官之，不就。將棄家事長蘆慈覺賾禪師，祖弗許。母曰：「此必宿世沙門，願勿奪其志。」未幾，慈覺沒。大觀改元，禮靈巖通照愿禪師，祝髮登具。依愿十年，迷悶不能入。謁圓悟於蔣山，悟曰：「此法器也。」悟奉詔徙京師天寧，師侍行。靖康末，謁草堂於疏山，一語之及，大法頓明。紹興七年，泉守寶文劉公彥脩請君延福，後四遷巨刹。上堂，拈拄杖曰：「拄杖子有時作出水蛟龍，萬里雲煙不斷。有時作踞地師子，百年妖怪潛蹤。有時心法兩忘，照體獨立。有時照用同時，主賓互用。」以拄杖畫曰：「延福門下，總用不著。且道延福尋常用箇甚麽？」卓拄杖，喝一喝，下座。上堂：「仰面不見天，低頭不見地。古劍髑髏前，大海波濤沸。」退長蘆，歸天台萬年觀音院，忽示微疾，書偈曰：「今年七十五，歸作庵中主。珍重觀世音，泥虵吞石虎。」入龕趺坐而逝。

雪峰慧空禪師

福州雪峰東山慧空禪師，本郡陳氏子。十四圓頂，卽游諸方。徧謁諸老，晚契悟於草堂。紹興癸酉，開法雪峰。受請日，上堂曰：「俊快底點著便行，癡鈍底推挽不動。便行則人人歡喜，不動則箇箇生嫌。山僧而今轉此癡鈍爲俊快去也。」彈指一下，曰：「從前推挽不出而今出，從前有院不住而今住，從前嫌佛不做而今做，從前嫌法不說而今說。出不出、住不住卽且置，敢問諸人做底是甚麼佛？空王佛邪？然燈佛邪？釋迦佛邪？彌勒佛邪？說底又是甚麼法？根本法邪？無生法邪？世間法邪？出世間法邪？衆中莫有道得底麼？若道得，山僧出世事畢。如或未然，逢人不得錯舉。」喝一喝，下座。上堂，舉雲門示衆云：「衹這箇帶累殺人。」師曰：「雲門尋常氣宇如王，作恁麼說話，大似貧恨一身多。山僧卽不然，衹這箇快活殺人。何故？大雨方歸屋裏坐，業風吹又遠山行。然雖如是，也是乞兒見小利。且不傷物義一句作麼生道？」上堂：「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趯趯飜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俊哉俊哉！快活快活！一似十七八歲狀元相似，誰管你天，誰管你地。心王不妄動，六國一時通。罷拈三尺劍，休弄一張弓。自在自在！快活快活！恰似七八十老人作宰相相似，風以時，雨以時，五穀植，萬民安。」豎起拄杖曰：「大衆，這兩箇并山僧拄杖子，共作得一箇。衲僧到雪峰門下，但知隨例餐䭔子，也得三文買草鞋。」喝一喝，卓拄杖，下座。僧問：「和尚未見草堂時如何？」師曰：「江南有。」曰：「見後如何？」師曰：「江北無。」

育王普崇禪師

慶元府育王野堂普崇禪師，本郡人也。示衆，舉：「巴陵和尚道，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不是風幡，又向甚麽處著？有人爲祖師出氣，出來與巴陵相見。雪竇和尚道，風動幡動，既是風幡，又向甚麽處著？有人爲巴陵出氣，出來與雪竇相見。」師曰：「非風非幡無處著，是幡是風無著處。遼天俊鶻悉迷蹤，踞地金毛還失措。呵呵呵，悟不悟。令人轉憶謝三郎，一絲獨釣寒江雨。」

青原信禪師法嗣

梁山懽禪師

潭州梁山懽禪師，僧問：「大衆雲臻，請師開示。」師曰：「天静不知雲去處，地寒留得雪多時。」曰：「學人未曉玄言，乞師再垂方便。」師曰：「一重山後一重人。」

正法希明禪師

成都府正法希明禪師，漢州人也。解制，上堂：「林葉紛紛落，乾坤報早秋。分明西祖意，何用更馳求？若恁麽會得，始信佛祖之道，本自平夷。大解脱門，元無關鑰。彌綸宇宙，偪塞虚空。量不可窮，智不能測。若也未明此旨，不達其源，任是百劫薰功，千生煉行，徒自疲苦，了無交涉。若深明此旨，洞

達其源，乃知動静施爲，經行坐卧，頭頭合道，念念朝宗。祖不云乎，迷生寂亂，悟無好惡，得失是非，一時放却。如是則誰迷誰悟，誰是誰非？自是諸人，獨生異見，觀大觀小，執有執無。已靈獨耀，不肯承當。心月孤圓，自生違背。何異家中捨父，衣内忘珠。致使菩提路上，荆棘成林；解脱空中，迷雲蔽日。山僧今日，幸值衆僧自恣，化主還山，諸上善人得得光訪，不可緘默，隨分葛藤，曲爲今時，少開方便。也須是諸人著眼，各自諦觀。若更擬議尋思，白雲萬里。」遂拈拄杖曰：「於斯明得，靈山一會，儼在目前。其或未然，更待來晨分付。」

嶽山祖庵主

祖庵主，見青原之後，縳屋衡嶽間，[一]三十餘年，人無知者。偶遺與作偈曰：「小鍋煑菜上蒸飯，菜熟飯香人正飢。一補飢瘡了無事，明朝依樣畫猫兒。」由是衲子披榛扣之。無盡張公力挽其開法，不從，竟終于此山。

夾山純禪師法嗣

欽山普初禪師

澧州欽山乾明普初禪師，上堂，良久曰：「舉揚宗旨，上祝皇基。伏願祥雲與景星俱現，醴泉與甘露

[一]間，原作「問」，據清藏本、續藏本改。

雙呈。君乃堯舜之君，俗乃成康之俗。使林下野夫，不覺成太平曲。且作麼生是太平曲？無爲而爲，神而化之。灑德雨以霶霈，鼓仁風而雍熙。民如野鹿，上如標枝。十八子，知不知？哩哩囉，邏囉哩。」拍一拍，下座。

泐潭乾禪師法嗣

勝因咸静禪師

楚州勝因戲魚咸静禪師，本郡高氏子。上堂：「游徧天下，當知寸步不曾移。歷盡門庭，家家竈底少烟不得。所以肩笻屩，乘與而行。、掣釣沈絲，任性而住。不爲故鄉田地好，因緣熟處便爲家。今日信手拈來，從前幾曾計較。不離舊時科段，一回舉着一回新。明眼底，瞥地便回。未悟者，識取面目。且道如何是本來面目？」良久曰：「前臺花發後臺見，上界鐘聲下界聞。」以拂子擊禪牀，下座。上堂，舉：「世尊在摩竭陀國爲衆説法，是時將欲白夏，乃謂阿難曰：『諸大弟子，人天四衆，我常説法，不生敬仰。我今入因沙臼室中，坐夏九旬。忽有人來問法之時，汝代爲我説：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言訖掩室而坐。」師召衆曰：「釋迦老子初成佛道之時，大都事不獲已，纔方成箇保社，便生退倦之心。勝因當時若見，將釘釘却室門，教他一生無出身之路，免得後代兒孫遞相倣斆。不見道，若不傳法度衆生，是不名爲報恩者。」擊拂子，下座。後晦處漣漪之天寧，示微疾，書偈曰：「弄罷影戲，七十一載。更問如何，回來別賽。」置筆而逝。

龍牙宗密禪師

潭州龍牙宗密禪師，豫章人。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莫寐語。」問：「如何是一切法？」師曰：「早落第二。」上堂，大衆集，師曰：「已是團圞，不勞雕琢。歸堂喫茶。」上堂：「休把庭華類此身，庭華落後更逢春。此身一往知何處？三界茫茫愁殺人。」

東禪從密禪師

福州東禪祖鑑從密禪師，汀州人也。上堂：「開口不是禪，合口不是道。踏步擬進前，全身落荒草。」

天童普交禪師

慶元府天童普交禪師，郡之萬齡畢氏子，幼穎悟，未冠得度。往南屏聽台教，因爲檀越修懺摩。有問曰：「公之懺罪，爲自懺邪？爲他懺邪？若自懺罪，罪性何來？若懺他罪，他罪非汝，烏能懺之？」師不能對。遂改服遊方，造泐潭，足纔踵門，潭卽呵之。師擬問，潭卽曳杖逐之。一日，忽呼師至丈室曰：「我有古人公案，要與你商量。」師擬進語，潭遂喝。師豁然領悟，乃大笑。潭下繩牀，執師手曰：「汝會佛法邪？」師便喝，復拓開，潭大笑。於是名聞四馳，學者宗仰。後歸桑梓，留天童，掩關却掃者八年。寺

偶虛席，郡僚命師開法。恐其遁，預遣吏候于道，故不得辭。受請日，上堂曰：「咄哉！黃面老，佛法付王臣。林下無情客，官差逼殺人。莫有知心底，爲我免得麽？若無，不免將錯就錯。」便下座。師凡見僧來，必叱曰：「栁栗未擔時，爲汝說了也。且道說箇甚麽？」招手洗鉢，拈扇張弓。趙州栢樹子，靈雲見桃華，且擲放一邊，山僧無恁麽閑唇吻與汝打葛藤，何不休歇去！」拈拄杖逐之。宣和六年三月二十日，沐浴，陞堂說偈，脫然示寂。偈曰：「寶杖敲空觸處春，箇中消息特彌綸。昨宵風動寒巖冷，驚起泥牛耕白雲。」壽七十七，臘五十八。

圓通道旻禪師

江州圓通道旻圓機禪師，世稱古佛，興化蔡氏子。母夢吞麾尼寶珠，有孕。生五歲，足不履，口不言。母抱遊西明寺，見佛像遽履地，合爪稱南無佛，仍作禮，人大異之。及官學大梁，依景德寺德祥出家。試經得度，徧往參徼，皆染指。親潙山喆禪師最久。晚慕泐潭，往謁，潭見默器之。師陳歷參所得，不蒙印可。潭舉世尊拈花，迦葉微笑語以問，復不契。後侍潭行次，潭以拄杖架肩長嘘，曰：「會麽？」師擬對，潭便打。有頃，復拈草示之曰：「是甚麽？」師亦擬對，潭遂喝，於是頓明大法，作拈華勢。乃曰：「這回瞞旻上座不得也。」潭挽曰：「更道！更道！」師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卽禮拜，潭首肯。後開法灌溪，次居圓通，以符道濟禪師之記，學者嚮臻。朝廷聞其道會，宰臣復爲之請。錫以命服，與圓機號。上堂：「諸佛出世，無法與人。祇是抽釘拔楔，除疑斷惑。學道之士，不可自謾。若有一疑如

芥子許，是汝真善知識。」喝一喝曰：「是甚麼？切莫刺腦入膠盆。」

二靈知和庵主

慶元府二靈知和庵主，蘇臺玉峰張氏子。兒時嘗習坐垂堂，堂傾，父母意其必死，師瞑目自若。因使出家，年滿得度。趨謁泐潭，潭見乃問：「作甚麼？」師擬對，潭便打。復喝曰：「你喚甚麼作禪？」師驀領旨。即曰：「禪，無後無先，波澄大海，月印青天。」又問：「如何是道？」師曰：「道，紅塵浩浩，不用安排，本無欠少。」潭然之。次謁衡嶽辯禪師，辯尤器重。元符間抵雪竇之中峰栖雲兩菴，逾二十年。嘗有偈曰：「竹筧二三升野水，松牕七五片閑雲。道人活計祇如此，留與人間作見聞。」有志於道者，多往見之。僧至禮拜，師曰：「近離甚處？」曰：「天童。」師曰：「太白峰高多少？」僧以手斫額，作望勢。師曰：「猶有這箇在。」曰：「却請庵主道。」師却作斫額勢。僧擬議，師便打。師初偕天童交禪師問道，盟曰：「他日吾二人，宜踞孤峰絕頂，目視霄漢，爲世外之人，不可作今時籍名官府，屈節下氣於人者。」後交爽盟至，則師竟不接。正言陳公以計誘師出山，住二靈。三十年間，居無長物，唯二虎侍其右。一日威於人，以偈遣之。宣和七年四月十二日，趺坐而逝。正言陳公狀師行實，及示疾異跡甚詳。仍塑其像，二虎侍之，至今存焉。

開先瑛禪師法嗣

慈氏瑞仙禪師

紹興府慈氏瑞仙禪師，本郡人。年二十去家，以試經披削，習毗尼。因覩戒性如虛空，持者爲迷倒。師謂：「戒者，束身之法也。何自縛乎？」遂探台教。又閱「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疑曰：「又不自他，不共不無因，生畢竟從何而生？」即省曰：「因緣所生，空假三觀，抑揚性海，心佛衆生，名異體同。十境十乘，轉識成智。不思議境，智照方明，非言詮所及。」棄謁諸方，後至投子，廣鑑問：「鄉里甚處？」師曰：「兩浙東越。」鑑曰：「東越事作麼生？」師曰：「秦望峰高，鑑湖水闊。」鑑曰：「秦望峰與你自己是同是別？」師曰：「西天梵語，此土唐言。」鑑曰：「此猶是叢林祗對，畢竟是同是別？」師便喝，鑑便打。師曰：「恩大難酬。」便禮拜。後歸里，開法慈氏。室中嘗問僧：「三箇橐駞兩隻脚，日行萬里趁不著，而今收在玉泉山，不許時人亂斟酌。諸人向甚麼處與仙上座相見？」

大潙海評禪師

潭州大潙海評禪師，上堂曰：「燈籠上作舞，露柱裏藏身。深沙神惡發，崑崙奴生嗔。」喝一喝曰：「一句合頭語，萬劫墮迷津。」

圓通僊禪師法嗣

淨光了威禪師

溫州淨光了威佛日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一宿二宿程，千山萬山月。」曰：「意旨如何？」師曰：「朝看東南，暮看西北。」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人心難滿，溪壑易填。」問：「時節因緣即不問，惠超佛話事如何？」師曰：「波斯彎弓面轉黑。」曰：「意旨如何？」師曰：「穿過髑髏笑未休。」曰：「學人好好借問。」師曰：「黃泉無邸店，今夜宿誰家？」

象田卿禪師法嗣

雪竇持禪師

慶元府雪竇持禪師，郡之盧氏子。僧問：「中秋不見月時如何？」師曰：「更待夜深看。」曰：「忽若黑雲未散，又且如何？」師曰：「爭怪得老僧。」上堂：「悟心容易息心難，息得心源到處閑。斗轉星移天欲曉，白雲依舊覆青山。」

石佛益禪師

紹興府石佛益禪師，上堂：「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一法透，萬法周。且道透那一法？」遂

喝曰：「切忌錯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便下座。

褒親瑞禪師法嗣

壽寧道完禪師

安州應城壽寧道完禪師，僧問：「雲從龍，風從虎，未審和尚從箇甚麼？」師曰：「一字空中畫。」曰：「得恁麼奇特！」師曰：「千手大悲提不起。」問：「十方國土中，唯有一乘法。如何是一乘法？」師曰：「斗量不盡。」曰：「恁麼則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師曰：「作麼生是悄然機？」僧舉頭看，師舉起拂子，僧喝一喝。師曰：「大好悄然！」上堂：「古人見此月，今人見此月，此月鎮常存，古今人還別。若人心似月，碧潭光皎潔。決定是心源，此說更無說。咄！」上堂：「諸禪德，三冬告盡，臘月將臨。三十夜作麼生祇準？」良久，曰：「衣穿瘦骨露，屋破看星眠。」

兜率悅禪師法嗣

疏山了常禪師

撫州疏山了常禪師，僧問：「如何是疏山爲人底句？」師曰：「懷中玉尺未輕擲，袖裏金鎚劈面來。」上堂：「等閑放下，佛手掩不住。特地收來，大地絕纖埃。向君道，莫疑猜。處處頭頭見善財。鎚下分明如得旨，無限勞生眼自開。」

兜率慧照禪師

隆興府兜率慧照禪師，南安郭氏子。上堂：「龍安山下，道路縱橫。兜率宮中，樓閣重疊。雖非天上，不是人間。到者安心，全忘諸念。善行者不移雙足，善入者不動雙扉。自能笑傲烟蘿，誰管坐消歲月？既然如是，且道向上還有事也無？」良久曰：「莫教推落巖前石，打破下方遮日雲。」上堂，舉拂子曰：「端午龍安亦鼓橈，青山雲裏得逍遙。飢飡渴飲無窮樂，誰愛争先奪錦標。却向乾地上划船，高山頭起浪。明椎玉鼓，暗展鐵旗。一盞菖蒲茶，數箇沙糖粽。且移取北鬱單越，來與南閻浮提鬭額看。」擊禪牀，下座。上堂：「兜率都無伎倆，也斅諸方榜樣。五日一度陞堂，起動許多龍象。禪道佛法又無，到此將何供養？須知達磨西來，分付一條拄杖。」乃拈起曰：「所以道，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你拄杖子。且道那箇是賓句，那箇是主句？若斷得去，卽途中受用。若斷不得，且世諦流布。」乃抛下拄杖。

丞相張商英居士

丞相張商英居士，字天覺，號無盡。年十九，應舉入京，道由向氏家，向預夢神人報曰：「明日接相公。」凌晨公至，向異之，勞問勤腆。乃曰：「秀才未娶，當以女奉灑掃。」公謙辭再三，向曰：「此行若不了當，吾亦不爽前約。」後果及第，乃娶之。初任主簿，因入僧寺，見藏經梵夾，金字齊整，乃怫然曰：「吾

孔聖之書，不如胡人之教人所仰重。」夜坐書院中，研墨吮筆，憑紙長吟，中夜不眠。向氏呼曰：「官人，夜深何不睡去？」公以前意白之：「正此著無佛論。」向應聲曰：「既是無佛，何論之有？當須著有佛論始得。」公疑其言，遂已之。後訪一同列，見佛龕前經卷，乃問曰：「此何書也？」同列曰：「維摩詰所說經。」公信手開卷，閱到「此病非地大，亦不離地大」處，嘆曰：「胡人之語，亦能尔耶？」問：「此經幾卷？」曰：「三卷。」乃借歸閱次，向氏問：「看何書？」公曰：「維摩詰所說經。」向曰：「可熟讀此經，然後著無佛論。」公悚然異其言。由是深信佛乘，留心祖道。元祐六年，爲江西漕，首謁東林照覺總禪師，覺詰其所見處，與己符合，乃印可。覺曰：「吾有得法弟子住玉谿，乃慈古鏡也，亦可與語。」公復因按部過分寧，諸禪迓之。公到，先致敬玉谿慈，次及諸山，最後問兜率悅禪師。悅爲人短小，公曾見龔德莊說其聰明可人，乃曰：「聞公善文章。」悅大笑曰：「運使失却一隻眼了也。從悅，臨濟九世孫，對運使論文章，政如運使對從悅論禪也。」公不然其語，乃强屈指曰：「是九世也。」問：「玉谿去此多少？」曰：「三十里。」曰：「兜率聻！」曰：「五里。」公是夜乃至兜率。悅先一夜夢日輪昇天，被悅以手搏取。乃說與首座曰：「日輪運轉之義，聞張運使非久過此，吾當深錐痛劄。若肯回頭，則吾門幸事。」座曰：「今之士大夫，受人取奉慣，恐其惡發，別生事也。」悅曰：「正使煩惱，祇退得我院，也別無事。」公與悅語次，稱賞東林，悅未肯其說。公乃題寺後擬瀑軒詩，其略曰：「不向廬山尋落處，象王鼻孔謾遼天。」意譏其不肯東林也。公與悅語至更深，論及宗門事。悅曰：「東林既印可運使，運使於佛祖言教有少疑否？」公曰：「有。」悅曰：「疑何等語？」公曰：「疑香嚴獨脚頌、德山拓鉢話。」悅曰：「既於此有疑，其餘安得無邪？祇如巖頭言末後

句，是有邪是無邪？」公曰：「有。」悅大笑，便歸方丈，閉却門。公一夜睡不穩，至五更下牀，觸翻溺器，乃大徹，猛省前話。遂有頌曰：「鼓寂鐘沉拓鉢回，巖頭一拶語如雷。果然祇得三年活，莫是遭他授記來。」遂扣方丈門，曰：「某已捉得賊了。」悅曰：「贓在甚處？」公無語。悅曰：「都運且去，來日相見。」翌日，公遂舉前頌，悅乃謂曰：「參禪祇爲命根不斷，依語生解。如是之說，公已深悟。然至極微細處，使人不覺不知，墮在區宇。」乃作頌證之曰：「等閑行處，步步皆如。雖居聲色，寧滯有無？一心靡異，萬法非殊。休分體用，莫擇精麤。臨機不礙，應物無拘。是非情盡，凡聖皆除。誰得誰失，何親何疏？拈頭作尾，指實爲虛。翻身魔界，轉脚邪塗。了無逆順，不犯工夫。」公邀悅至建昌，途中一一伺察，[一]有十頌敘其事，悅亦有十頌酬之。時元祐八年八月也。公一日謂大慧曰：「余閱雪竇拈古，至百丈再參馬祖因緣，曰大冶精金，應無變色。投卷歎曰：『審如是，豈得有臨濟今日耶？』遂作一頌曰：『馬師一喝大雄峰，深入髑髏三日聾。黃檗聞之驚吐舌，江西從此立宗風。』後平禪師致書云：『去夏讀臨濟宗派，乃知居士得大機大用，且求頌本。』余作頌寄之曰：『吐舌耳聾師已曉，捶胷祇得哭蒼天。盤山會裏翻筋斗，到此方知普化顛。』諸方往往以余聰明博記，少知余者。師自江西法窟來，必辨優劣，試爲老夫言之。」大慧曰：「居士見處，與真淨死心合。」公曰：「何謂也？」大慧舉真淨頌曰：「客情步步隨人轉，有大威光不能現。突然一喝雙耳聾，那吒眼開黃檗面。」死心拈曰：「雲巖要問雪竇，既是大冶精金，應無變色。爲甚麼却三日耳聾？諸人要知麼？從前汗馬無人識，祇要重論蓋代功。」公拊几曰：「不因公語，爭見真淨

[一]伺，原作「祇」，據續藏本改。

死心用處。若非二大老，雖顯雪竇馬師尒。」公於宣和四年十一月黎明，口占遺表，命子弟書之。俄取枕擲門牕上，聲如雷震。衆視之，已薨矣。公有頌古行于世，玆不復錄。

法雲杲禪師法嗣

洞山辯禪師

隨州洞山辯禪師，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鑽天鷂子遼天鶻。不度火，不度水，不度爐，離弦箭發沒回途。直饒會得十分去，笑倒西來碧眼胡。」

慧海儀禪師

東京慧海儀禪師，上堂：「無相如來示現身，破魔兵衆絕纖塵。七星斜映風生處，四海還歸舊主人。諸仁者，大迦葉靈山會上，見佛拈華，投機微笑。須菩提聞佛說法，深解義趣，涕淚悲泣。且道笑者是，哭者是？不見道，萬派橫流總向東，超然八面自玲瓏。萬人膽破沙場上，一箭雙鵰落碧空。」上堂，舉：「潙山坐次，仰山問：『和尚百年後，有人問先師法道，如何祇對？』潙曰：『一粥一飯。』仰曰：『前面有人不肯，又作麼生？』潙曰：『作家師僧。』仰便禮拜。潙曰：『逢人不得錯舉。』」師曰：「自古及今，多少人下語道，嚴而不威，恭而無禮，橫按拄杖，竪起拳頭。若祇恁麼，却如何知得他父子相契處？山僧今日也要諸人共知，莫分彼我，彼我無殊。困魚止濼，病鳥棲蘆。逡巡不進泥中履，爭得先生一卷書。」

西蜀鑾禪師

西蜀鑾法師，通大小乘。佛照謝事，居景德，師問照曰：「禪家言多不根，何也？」照曰：「汝習何經論？」曰：「諸經粗知，頗通百法。」照曰：「祇如昨日雨，今日晴，是甚麼法中收？」師懵然。照舉癢和子擊曰：「莫道禪家所言不根好！」師憤曰：「昨日雨，今日晴，畢竟是甚麼法中收？」照曰：「第二十四時分，不相應法中收。」師恍悟，即禮謝。後歸蜀居講會，以直道示徒，不泥名相，而衆多引去。遂說偈罷講曰：「衆賣華兮獨賣松，青青顏色不如紅。算來終不與時合，歸去來兮翠靄中。」由是隱居二十年，道俗追慕，復命演法。笑答偈曰：「遁跡隱高峰，高峰又不容。不如歸錦里，依舊賣青松。」衆列拜悔過。兩川講者爭依之。

溈潭準禪師法嗣

雲巖天游禪師

隆興府雲巖典牛天游禪師，成都鄭氏子。初試郡庠，復往梓州試，二處皆與貢籍。師不敢承，竄名出關。適會山谷道人西還，因見其風骨不凡，議論超卓，乃同舟而下，竟往廬山，投師剃髮，不改舊名。首參死心不契，遂依湛堂於溈潭。一日，潭普說曰：「諸人苦苦就準上座覓佛法。」遂拊膝曰：「會麼？雪上加霜。」又拊膝曰：「若也不會，豈不見乾峰示衆曰：『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師聞脫然

穎悟。出世雲蓋，次遷雲巖。嘗和忠道者牧牛頌曰：「兩角指天，四足踏地。拽斷鼻繩，牧甚屎屁！」張無盡見之，甚擊節。後退雲巖，過廬山棲賢，主翁意不欲納。乃曰：「老老大大，正是質庫中典牛也。」師聞之，述一偈而去。曰：「質庫何曾解典牛？祇緣價重實難酬。想君本領無多子，畢竟難禁這一頭。」因菴于武寧，扁曰「典牛」，終身不出。塗毒見之，已九十三矣。上堂，卓拄杖曰：「久雨不晴，劄，金烏飛在鐘樓角。」又卓一下曰：「猶在殼。」復卓曰：「一任衲僧名邈。」上堂：「馬祖一喝，百丈蹉過，臨濟小厮兒，向糞掃堆頭拾得一隻破草鞋，胡喝亂喝。」師震聲喝曰：「喚作胡喝亂喝，得麼？」上堂：「象骨輥毬能已盡，玄沙斫牌伎亦窮。還知麼？火星入袴口，事出急家門。」上堂：「三百五百，銅頭鐵額。木笛橫吹，誰來接拍？」時有僧出，師曰：「也是賊過後張弓。」上堂：「寶峰有一訣，對衆分明說。昨夜三更前，烏龜吞却鼈。」至節，上堂：「晷運推移，日南長至。布裩不洗，無來換替。大小玉泉，無風浪起。雲巖路見不平，直下一鎚粉碎。」遂高聲曰：「看脚下！」上堂，舉梁山曰：「南來者與你三十棒，北來者與你三十棒。然雖與麼，未當宗乘。後來琅琊和尚道，梁山好一片真金，將作頑鐵賣却。琅琊則不然，南來者與你三十棒，北來者與你三十棒。從教天下貶剝。」師拈曰：「一人能舒不能卷，一人能卷不能舒。雲巖門下，一任南來北來，且恁麼過，驀然洗面摸着鼻頭，却來與你三十。」上堂：「日可冷，月可熱，衆魔不能壞真說。作麼生是真說？初三十一，中九下七，若信不及，雲巖與汝道破：萬人齊指處，一鴈落寒空。」病起，上堂，舉馬大師日面佛、月面佛。後來東山演和尚頌曰：「丫鬟女子畫蛾眉，鸞鏡臺前語似癡。自說玉顏難比並，却來架上著羅衣。」師曰：「東山老翁滿口讚歎，則故是點檢將來，未免有鄉情在。雲巖又且不

然，打殺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幾回驚妾夢，不得到遼西。」

三角智堯禪師

潭州三角智堯禪師，上堂：「揑土定千鈞，秤頭不立蠅。箇中些子事，走殺嶺南能。還有薦得底麽？直饒薦得，也是第二月。」

慧日雅禪師法嗣

九仙法清禪師

隆興府九仙法清祖鑑禪師，嚴陵人也。嘗於池之天寧，以伽黎覆頂而坐。侍郎曾公開問曰：「上座仙鄉甚處？」曰：「嚴州。」曰：「與此間是同是別？」師拽伽黎下地，揖曰：「官人曾到嚴州否？」曾罔措。師曰：「待官人到嚴州時，却向官人道。」住後，上堂曰：「萬柳千華暖日開，一華端有一如來。妙談不二虛空藏，動著微言徧九垓。笑哈哈，且道笑箇甚麽？笑覺苑脚跟不點地。」上堂，舉睦州示衆曰：「汝等諸人未得箇入頭處，須得箇入頭處。既得箇入頭處，不得忘却。老僧明明向汝道，尚自不會，何況蓋覆將來？」師曰：「睦州恁麽道，意在甚麽處？其或未然，聽覺苑下箇注脚。張僧見王伴，王伴叫張僧，昨夜放牛處，嶺上及前村。溪西水不飮，溪東草不呑。教覺苑如何卽得？會麽，不免與麽去。」遂以兩手按空，下座。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惺惺寂寂。」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寂寂惺惺。」曰：

「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惺惺惺惺。」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寂寂寂寂。」曰：「學人今日買鐵得金去也。」師曰：「甚麽處得這話頭來？」

覺海法因庵主

平江府覺海法因庵主，郡之嵎山朱氏子。年二十四，披緇服進具，遊方至東林謁慧日。日舉靈雲悟道機語問之。師擬對，日曰：「不是！不是！」師忽有所契，占偈曰：「巖上桃華開，華從何處來？靈雲纔一見，回首舞三臺。」日曰：「子所見雖已入微，然更著鞭，當明大法。」師承教，居廬阜三十年，不與世接，叢林尊之。建炎中盜起江左，順流東歸，邑人結庵命居，緇白繼踵問道。嘗謂衆曰：「汝等飽持定力，無憂晨炊而事干求也。」晚年放浪自若，稱五松散人。

龍牙言禪師法嗣

洞山擇言禪師

瑞州洞山擇言禪師，僧問：「如何是十身調御？投子下禪牀立，未審意旨如何？」師曰：「脚跟下七穿八穴。」

文殊能禪師法嗣

德山瓊禪師

常德府德山瓊禪師，受請日上堂，曰：「作家撈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爲甚麼從東過西？」自代曰：「後五日看。」

智海清禪師法嗣

四祖仲宣禪師

蘄州四祖仲宣禪師，上堂：「諸佛出世，爲一大事因緣。祖師西來，直指人心是佛。凡聖本來不二，迷悟豈有殊途？非涅槃之可欣，非死生之可厭。但能一言了悟，不起坐而卽證無生；一念回光，不舉步而偏周沙界。如斯要徑，可曰宗門。山僧既到這裏，不可徒然。」乃舉拂子曰：「看看！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若凡若聖，是人是物，盡在拂子頭上一毛端裏出入遊戲。諸人還見麼？設或便向這裏見得個儻分明，更須知有向上一路。試問諸人，作麼生是向上一路？」良久曰：「六月長天降大雪，三冬嶺上火雲飛。」

乾峰慧圓禪師

泉州乾峰圓慧禪師，上堂：「達磨正宗，衲僧巴鼻堪嗟。迷者成羣，開眼瞌睡。頭上是天，脚下是地。耳朵聞聲，鼻孔出氣。敢問雲堂之徒，時中甚處安置？還見麼？可憐雙林傅大士，却言祇這語聲是。咄！」

大潙瑃禪師法嗣

中巖蘊能禪師

眉州中巖慧目蘊能禪師，本郡吕氏子。年二十二，於村落一富室爲校書。偶遊山寺，見禪册，閱之似有得。卽裂冠圓具，一鉢遊方。首參寶勝澄甫禪師，所趣頗異。至荆湖，謁永安喜、真如喆、德山繪，造詣益高。迨抵大潙，潙問：「上座桑梓何處？」師曰：「西川。」曰：「我聞西川有普賢菩薩示現，是否？」師曰：「今日得瞻慈相。」曰：「白象何在？」師曰：「爪牙已具。」曰：「還會轉身麼？」師提坐具，繞禪牀一匝。潙曰：「不是這箇道理。」師趨出。一日，潙爲衆入室，問僧：「黄巢過後，還有人收得劒麼？」僧竪起拳。潙曰：「菜刀子。」僧曰：「争奈受用不盡！」潙喝出。次問師：「黄巢過後，還有人收得劒麼？」師亦竪起拳。潙曰：「也祇是菜刀子。」師曰：「殺得人卽休。」遂近前，攔胸築之。潙曰：「三十年弄馬騎，今日被驢子撲。」後還蜀，庵於舊址。應四衆之請，出住報恩。上堂：「龍濟道，萬法是心光，諸緣唯性曉。本無迷悟人，祇要今日了。」師曰：「既無迷悟，了箇甚麼？咄！」上堂，舉：「雪峰一日普請般柴，中路見一僧，遂擲下一段柴，曰：『一大藏教，祇説這箇。』後來真如喆道：『一大藏教，不説這箇。』據此二尊宿説話，是同是別？

山僧則不然。」豎起拂子曰：「提起則如是我聞，放下則信受奉行。」室中問崇真氊頭：「如何是你空劫已前父母？」真領悟曰：「和尚且低聲。」遂獻投機頌曰：「萬年倉裏曾飢饉，大海中住儘長渴。當初尋時尋不見，如今避時避不得。」師爲印可。一日與黃提刑奕碁次，黃問：「數局之中，無一局同。千著萬著則故是，如何是那一著？」師提起碁子示之。黃佇思。師曰：「不見道，從前十九路，迷殺幾多人。」師住持三十餘載，凡說法不許錄其語。臨終書偈，趺坐而化。闍維時暴風忽起，煙所至處，皆雨設利。道俗斸其地，皆得之。心舌不壞。塔于本山。

雲頂宗印禪師

懷安軍雲頂寶覺宗印禪師，上堂：「古者道，識得凳子，周匝有餘。又道，識得凳子，天地懸殊。山僧總不恁麼，識得凳子是甚麼閑家具？」一日普說罷，師曰：「諸子未要散去，更聽一頌。」乃曰：「四十九年，一場熱鬨。八十七春，老漢獨弄。誰少誰多？一般作夢。歸去來兮，梅梢雪重。」言訖下座，倚杖而逝。

昭覺白禪師法嗣

信相宗顯禪師

成都府信相宗顯正覺禪師，潼川王氏子。少爲進士，有聲。嘗晝掬溪水爲戲，至夜思之，遂見水泠

然盈室欲汲之不可，而塵境自空。曰：「吾世網裂矣。」往依昭覺得度，具滿分戒，後隨衆咨參。覺一日問師：「高高峰頂立，深深海底行。汝作麼生會？」師於言下頓悟，曰：「釘殺脚跟也。」覺拈起拂子曰：「這箇又作麼生？」師一笑而出。服勤七祀，南遊至京師。歷淮浙，晚見五祖演和尚於海會，出問：「未知關棙子，難過趙州橋。趙州橋卽不問，如何是關棙子？」祖曰：「汝且在門外立。」師進步，一踏而退。祖曰：「許多時茶飯，元來也有人知滋味。」明日入室，祖云：「你便是昨日問話底僧否？我固知你見處，祇是未過得白雲關在。」師珍重，便出。時圓悟爲侍者，師以白雲關意扣之。悟曰：「你但直下會取。」師笑曰：「我不是不會，祇是未諳，待見這老漢，共伊理會一上。」明日，祖往舒城，師與悟繼往，適會於興化。祖問師：「記得曾在那裏相見來？」師曰：「全火祇候。」祖顧悟曰：「這漢饒舌！」自是機緣相契。遊廬阜回，師以「高高峰頂立，深深海底行」所得之語告五祖。祖曰：「吾嘗以此事詰先師，先師云，我曾問遠和尚，遠曰：貓有歃血之功，虎有起屍之德。非素達本源，不能到也。」師給侍之久，祖鍾愛之。後辭西歸，爲小參，復以頌送曰：「離鄉四十餘年，一時忘却蜀語。禪人回到成都，切須記取魯語。」時覺尚無恙，師再侍之，名聲藹著。遂出住長松，遷保福信相。僧問：「三世諸佛，六代祖師，總出這圈襀不得。如何是這圈襀？」師曰：「井欄唇。」上堂，擧：「仰山問中邑：『如何是佛性義？』邑曰：『我與你說箇譬喻，汝便會也。譬如一室有六窻，內有一獼猴，外有獼猴從東邊喚狌狌，獼猴卽應。如是六窻，俱喚俱應。』仰乃禮拜：『適蒙和尚指示，某有箇疑處。』邑曰：『你有甚麼疑？』仰曰：『祇如內獼猴睡時，外獼猴欲與相見，又作麼生？』邑下禪牀，執仰山手曰：『狌狌與你相見了。』」師曰：「諸人要見二老麼？我也與你說箇譬

喻。中邑大似箇金師，仰山將一塊金來，使金師酬價，金師亦盡價相酬。臨成交易，賣金底更與貼秤。金師雖然闇喜，心中未免偷疑。何故？若非細作，定是賊贓。」便下座。

道林一禪師法嗣

大溈智禪師

潭州大溈大圓智禪師，四明人也。上堂，舉南泉道：「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師曰：「三世諸佛既不知有，狸奴白牯又何曾夢見？灼然！須知向上有知有底人始得。且作麼生是知有底人？喫官酒，臥官街。當處死，當處埋。沙場無限英靈漢，堆山積嶽露屍骸。」

南嶽下十五世

上封秀禪師法嗣

文定胡安國居士

文定公胡安國草庵居士，字康侯。久依上封，得言外之旨。崇寧中過藥山，有禪人舉南泉斬貓話問公，公以偈答曰：「手握乾坤殺活機，縱橫施設在臨時。滿堂兔馬非龍象，大用堂堂總不知。」又寄上封，有曰：「祝融峰似杜城天，萬古江山在目前。須信死心元不死，夜來秋月又同圓。」

上封才禪師法嗣

普賢元素禪師

福州普賢元素禪師，建寧人也。上堂：「兵隨印轉，三千里外絶煙塵。將逐符行，二六時中淨躶躶，不用鐵旗鐵鼓，自然草偃風行。何須七縱七擒，直得無思不服。所謂大丈夫秉慧劍，般若鋒兮金剛焰，非但能摧外道心，早曾落却天魔膽。正恁麼時，且道主將是甚麼人？」喝一喝。上堂：「南泉道：我十八上便解作活計，囊無繫蟻之絲，厨乏聚蠅之糝。趙州道：我十八上便解破家散宅，南頭買賤，北頭賣貴，點檢將來，好與三十棒，且放過一著。何故？曾爲岩子偏憐客，自愛貪盃惜醉人。」上堂：「未開口時先分付，擬思量處隔千山。莫言佛法無多子，未透玄關也大難。衹如玄關作麼生透？」喝一喝。

鼓山僧洵禪師

福州鼓山山堂僧洵禪師，本郡阮氏子。上堂：「黄檗手中六十棒，不會佛法的的大意，却較些子。大愚肋下築三拳，便道黄檗佛法無多子，鈍置殺人！須知有一人，大棒驀頭打，他不回頭。老拳劈面槌，他亦不顧。且道是誰？」上堂：「朔風掃地卷黄葉，門外千峰凜寒色。夜半烏龜帶雪飛，石女谿邊皺兩眉。」卓拄杖云：「大家在這裏，且道天寒人寒？」喝一喝云：「歸堂去。」

鼓山祖珍禪師

福州鼓山別峰祖珍禪師，興化林氏子。僧問：「趙州遶禪牀一匝，轉藏已竟，此理如何？」師曰：「畫龍看頭，畫蛇看尾。」曰：「婆子道：比來請轉全藏，爲甚麽秖轉得半藏？此意又且如何？」師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曰：「未審甚麽處是轉半藏處？」師曰：「不是知音者，徒勞話歲寒。」上堂：「尋牛須訪跡，學道貴無心。跡在牛還在，無心道易尋。」豎起拂子曰：「這箇是跡，牛在甚麽處？直饒見得頭角分明，鼻孔也在法石手裏。」上堂：「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卓拄杖曰：「恁麽會得十萬八千，畢竟如何？桃紅李白薔薇紫，問著春風總不知。」示衆云：「大道秖在目前，要且目前難覩。欲識大道真體，不離聲色言語。」卓拄杖云：「這箇是聲。」豎起拄杖云：「這箇是色。喚甚麽作大道真體？直饒向這裏見得，也是鄭州出曹門。」示衆：「若論此事，如人喫飯，飽則便休。若也不飽，必有思食之心。若也過飽，又有傷心之患。到這裏，作麽生得恰好去。」良久云：「且歸巖下宿，同看月明時。」

黃龍逢禪師法嗣

薦福擇崇禪師

饒州薦福常庵擇崇禪師，寧國府人也。上堂，舉：「僧問古德：『生死到來，如何免得？』德曰：『柴鳴竹爆驚人耳。』僧曰：『不會。』德曰：『家犬聲獰夜不休。』」師曰：「諸人要會麽？柴鳴竹爆驚人耳，大洋

海底紅塵起。家犬聲獰夜不休，陸地行船三萬里。堅牢地神笑呵呵，須彌山王眼覷鼻。把手東行却向西，南山聲應北山裏。千手大悲開眼看，無量慈悲是誰底？」良久曰：「頭長脚短，少喜多嗔。」上堂，問侍者曰：「還記得昨日因緣麽？」曰：「記不得。」復顧大衆曰：「還記得麽？」衆無對。竪起拂子曰：「還記得麽？」良久曰：「也忘却了也。三處不成，一亦非有。諸人不會方言，露柱且莫開口。」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長寧卓禪師法嗣

育王介諶禪師

慶元府育王無示介諶禪師，温州張氏子。謝知事，上堂：「尺頭有寸，鑑者猶稀。秤尾無星，且莫錯認。若欲定古今輕重，較佛祖短長，但請於中著一隻眼，果能一尺還他十寸，八兩元是半斤。自然內外和平，家國無事。山僧今日，已是兩手分付。汝等諸人還肯信受奉行也無？尺量刀剪遍世間，誌公不是閑和尚。」上堂：「文殊智，普賢行，多年歷日。德山棒，臨濟喝，亂世英雄。汝等諸人穿僧堂，入佛殿，還知嶮過鐵圍關麽？忽然踏著釋迦頂，顱磕著聖僧額頭，不免一場禍事。」上堂：「我若說有，你爲有礙。我若說無，你爲無礙。我若橫說，你又跨不過。我若竪說，你又跳不出。若欲叢林平怗，大家無事，不如推倒育王。且道育王如何推得倒去？」召大衆曰：「著力！著力！」復曰：「苦哉！苦哉！育王被人推倒了也。還有路見不平，拔劒相爲底麽？若無，山僧不免自倒自起。」擊拂子，下座。師性剛毅，涖衆有古法。時以諶鐵面稱之。

道場慧琳禪師

安吉州道場普明慧琳禪師，福州人。上堂：「有漏笊籬，無漏木杓。庭白牡丹，檻紅芍藥。因思九年面壁人，到頭不識這一著。且道作麼生是這一著？」以拄杖擊禪牀下座。上堂：「一即多，多即一。毗盧頂上明如日。也無一，也無多，現成公案没誵訛。拈起舊來氈拍板，明時共唱太平歌。」

道場居慧禪師

安吉州道場無傳居慧禪師，本郡吳氏子。上堂：「鍾馗醉裏唱涼州，小妹門前祇點頭。巡海夜叉相見後，大家拍手上高樓。大衆若會得去，鑠却天下人舌頭？若會不得，將謂老僧別有奇特。」上堂：「百尺竿頭弄影戲，不唯瞞你又瞞天。自笑平生岐路上，投老歸來没一錢。」上堂，舉臨濟示衆曰：「一人在高高峰頂，無出身之路；一人在十字街頭，亦無向背。且道那箇在前，那箇在後？」師曰：「更有一人不在高高峰頂，亦不在十字街頭，臨濟老漢因甚不知？」便下座。

顯寧圓智禪師

臨安府顯寧松堂圓智禪師，上堂：「蘆華白，蓼華紅。溪邊脩竹碧煙籠。閑雲抱幽石，玉露滴巖叢。昨夜烏龜變作鼈，今朝水牯悟圓通。咄！」

烏回良範禪師

安吉州烏回唯庵良範禪師，上堂：「塵劫已前事，堂堂無背面。動靜莫能該，舒卷快如電。莫道凡不知，佛也覷不見。決定在何處？合取這兩片。薦不薦，更爲諸人通一線。」良久曰：「天下太平，皇風永扇。」上堂，舉：「僧問趙州：『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是時人窠窟否？』州曰：『曾有人問，老僧直得五年分疏不下。』」師召衆曰：「趙州具頂門眼，向擊石火裏分緇素，閃電光中明縱奪。爲甚麼却五年分疏不下？還委悉麼？易分雪裏粉，難辨墨中煤。」

本寂文觀禪師

温州本寂靈光文觀禪師，本郡葉氏子。上堂：「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好事不如無。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好事不如無。未來修學人，當依如是住。好事不如無。還知麼？除却華山陳處士，何人不帶是非行？參！」

黃龍震禪師法嗣

德山慧初禪師

常德府德山無諍慧初禪師，靜江府人也。上堂，顧視大衆曰：「見麼？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在日月

爲晦爲朔，在四時爲寒爲暑。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且道在衲僧分上，又作麽生？一趯趯飜四大海，一拳拳倒須彌山。佛祖位中留不住，又吹漁笛汨羅灣。」上堂：「九月二十五，聚頭相共舉。瞎却正法眼，拈却雲門普。德山不會説禪，贏得村歌社舞。阿呵呵，邏囉哩。」遂作舞，下座。

萬年一禪師法嗣

報恩法常首座

嘉興府報恩法常首座，開封人也。丞相薛居正之裔。宣和七年，依長沙益陽華嚴元軾下髮，徧依叢林。於首楞嚴經，深入義海。自湖湘至萬年謁雪巢，機契，命掌牋翰。後首衆報恩。室中唯一矮榻，餘無長物。庚子九月中，語寺僧曰：「一月後不復留此。」十月二十一往方丈，謁飯。將曉，書漁父詞於室門，就榻收足而逝。詞曰：「此事楞嚴嘗露布，梅華雪月交光處，一笑寥寥空萬古。風甌語，迥然銀漢横天宇。蝶夢南華方栩栩，斑斑誰跨豐千虎？而今忘却來時路，江山暮，天涯目送鴻飛去。」

嶽山祖庵主法嗣

延慶叔禪師

廬山延慶叔禪師，僧問：「多子塔前，共談何事？」師曰：「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爲弟兄？」僧禮拜，師曰：「唐興今日失利。」

勝因靜禪師法嗣

萬壽普信禪師

漣水軍萬壽夢庵普信禪師，上堂：「殘雪既消盡，春風日漸多。若將時節會，佛法又如何？且道時節因緣與佛法道理，是同是別？」良久曰：「無影樹栽人不見，開華結果自馨香。」

慧日興道禪師

平江府慧日默庵興道禪師，上堂：「同雲欲雪未雪，愛日似暉不暉。寒雀啾啾鬧籬落，朔風冽冽舞簾帷。要會韶陽親切句，今朝覿面爲提撕。」卓拄杖，下座。

光孝果慜禪師

廣德軍光孝果慜禪師，常德桃源人也。上堂，舉南泉斬猫兒話，乃曰：「南泉提起下刀誅，六臂修羅救得無？設使兩堂俱道得，也應流血滿街衢。」

雪峰需禪師法嗣

雪峰慧忠禪師

福州雪峰毬堂慧忠禪師，上堂：「終日忙忙，那事無妨。作麽生是那事？」良久曰：「心不負人，面無

慚色。」

天童交禪師法嗣

蓬萊圓禪師

慶元府蓬萊圓禪師，住山三十年，足不越閫，道俗尊仰之。師有偈曰：「新縫紙被烘來暖，一覺安眠到五更。聞得上方鐘鼓動，又添一日在浮生。」

圓通旻禪師法嗣

圓通守慧禪師

江州廬山圓通守慧沖真密印通慧禪師，上堂：「但知今日復明日，不覺前秋與後秋。平步坦然歸故里，却乘好月過滄洲。嗄！不是苦心人不知。」

黃龍觀禪師

隆興府黃龍道觀禪師，上堂曰：「古人道，眼色耳聲，萬法成辦。你諸人爲甚麼從朝至暮，諸法不相到？」遂喝一喝，曰：「牽牛入你鼻孔，禍不入慎家之門。」

左丞范沖居士

左丞范沖居士，字致虛。由翰宛守豫章，過圓通謁旻禪師，茶罷曰：「某行將老矣。墮在金紫行中去，此事稍遠。」通呼內翰，公應喏。通曰：「何遠之有？」公躍然曰：「乞師再垂指誨。」通曰：「此去洪都有四程。」公佇思，通曰：「見卽便見，擬思卽差。」公乃豁然有省。

樞密吳居厚居士

樞密吳居厚居士，擁節歸鍾陵，謁圓通旻禪師，曰：「某頃赴省試，過此，過趙州關，因問前住訥老：『透關底事如何？』訥曰：『且去做官。』今不覺五十餘年。」旻曰：「曾明得透關底事麼？」公曰：「八次經過，常存此念，然未甚脫洒在。」旻度扇與之，曰：「請使扇。」公卽揮扇。旻曰：「有甚不脫洒處？」公忽有省曰：「便請末後句？」旻乃揮扇兩下。公曰：「親切，親切。」旻曰：「吉獠舌頭三千里。」

諫議彭汝霖居士

諫議彭汝霖居士，手寫觀音經施圓通。通拈起曰：「這箇是觀音經，那箇是諫議經？」公曰：「此是某親寫。」通曰：「寫底是字，那箇是經？」公笑曰：「却了不得也。」通曰：「卽現宰官身而爲說法。」公曰：「人人有分。」通曰：「莫謗經好！」公曰：「如何卽是？」通舉經示之。公拊掌大笑曰：「嗄。」通曰：「又道了不得！」公禮拜。

中丞盧航居士

中丞盧航居士，與圓通擁爐次，公問：「諸家因緣，不勞拈出。直截一句，請師指示。」通厲聲揖曰：「看火！」公急撥衣，忽大悟。謝曰：「灼然！佛法無多子。」通喝曰：「放下著。」公應喏喏。

左司都貺居士

左司都貺居士，問圓通曰：「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當如何湊泊？」通曰：「全身入火聚。」公曰：「畢竟如何曉會？」通曰：「驀直去。」公沈吟。通曰：「可更喫茶麽？」公曰：「不必。」通曰：「何不恁麽會？」公契旨。曰：「元來太近。」通曰：「十萬八千。」公占偈曰：「不可思議，是大火聚。便恁麽去，不離當處。」通曰：「咦！猶有這箇在。」公曰：「乞師再垂指示。」通曰：「便恁麽去，鐺是鐵鑄。」公頓首謝之。

明招慧禪師法嗣

宣祕禮禪師

楊州石塔宣祕禮禪師，僧問：「山河大地，與自己是同是別？」師曰：「長亭涼夜月，多爲客鋪舒。」曰：「謝師答話。」師曰：「網大難爲鳥，綸稠始得魚。」僧作舞歸衆。師曰：「長江爲硯墨，頻寫斷交書。」上堂，舉百丈野狐話，乃曰：「不是黐濤手，徒誇跨海鯨。由基方撚鏃，枝上衆猿驚。」上堂，至座前，師擲一僧

上法座，僧慞惶欲走。師遂指座曰：「這棚子，若牽一頭驢上去，他亦須就上屙在。汝諸人因甚麼却不肯？」以拄杖一時趕散。顧侍者曰：「嶮。」

浮山真禪師法嗣

靈巖徽禪師

峨嵋靈巖徽禪師，僧問：「文殊是七佛之師，未審誰是文殊之師？」師曰：「金沙灘頭馬郎婦。」

祥符立禪師法嗣

報慈淳禪師

湖南報慈淳禪師，上堂曰：「青眸一瞬，金色知歸。授手而來，如王寶劍。而今開張門户，各説異端，可謂古路坦而荆棘生，法眼正而還自翳，孤負先聖，埋没己靈。且道不埋没不孤負正法眼藏如何吐露？還有吐露得底麽？出來吐露看。如無，擔取詩書歸舊隱，野花啼鳥一般春。」（聯燈作烏回範語。）

雲巖游禪師法嗣

徑山智策禪師

臨安府徑山塗毒智策禪師，天台陳氏子。幼依護國僧楚光落髮。十九造國清，謁寂室光，灑然有

省。次謁大圓於明之萬壽。圓問曰：「甚處來？」師曰：「天台來。」曰：「見智者大師麼？」師曰：「卽今亦不少。」曰：「因甚在汝脚跟下？」師曰：「當面蹉過。」圓曰：「上人不耘而秀，不扶而直。」一日辭去，圓送之門，拊師背曰：「寶所在近，此城非實。」師領之，往豫章謁典牛，道由雲居，風雪塞路，坐閱四十二日。午初，版聲鏗然，豁爾大悟。及造門，典牛獨指師曰：「甚處見神見鬼來？」師曰：「雲居聞版聲來。」牛曰：「是甚麼？」師曰：「打破虛空，全無柄靶。」牛曰：「向上事未在。」師曰：「東家暗坐，西家厮罵。」牛曰：「嶄然超出佛祖。他日起家，一麟足矣。」住後，上堂，舉：「教中道：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雖然恁麼，正是捕得老鼠，打破油甕。懷禪師道：你眼在甚麼處？雖則識破釋迦老子，爭奈拈䭔舐指。若是塗毒卽不然，色見聲求也不妨，百華影裏繡鴛鴦。自從識得金針後，一任風吹滿袖香。」師將示寂，陞座別衆，囑門人以文祭之，師危坐傾聽。至尚饗，爲之一笑。越兩日，沐浴更衣，集衆說偈曰：「四大既分飛，煙雲任意歸。秋天霜夜月，萬里轉光輝。」俄頃，泊然而逝。塔全身於東崗之麓。

信相顯禪師法嗣

金繩文禪師

成都府金繩文禪師，僧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師曰「黃河九曲。」曰：「如何是不犯之令？」師曰「鐵蛇鑽不入。」僧擬議，師便打。

南嶽下十六世

育王諶禪師法嗣

萬年曇貫禪師

台州萬年心聞曇貫禪師，永嘉人。住江心，病起上堂：「維摩病說盡道理，龍翔病咳嗽不已。咳嗽不已，說盡道理。說盡道理，咳嗽不已。汝等諸人還識得其中意旨也未？本是長江湊風冷，却教露柱患頭風。」上堂：「一見便見，八角磨盤空裏轉。一得永得，辰錦朱砂如墨黑。秋風吹渭水，已落雲門三句裏。落葉滿長安，幾箇而今被眼瞞。」竪拂子曰：「瞞得瞞不得，總在萬年手裏。還見麼？華頂月籠招手石，斷橋水落捨身巖。」僧問：「百丈卷席，意旨如何？」師曰：「賊過後張弓。」四明太守以雪竇命師主之，師辭以偈曰：「鬧籃方喜得抽頭，退鼓而今打未休。莫把乳峰千丈雪，重來換我一雙眸。」

天童了朴禪師

慶元府天童慈航了朴禪師，福州人。上堂：「酷暑如焚不易禁，炎炎赫赫欲流金。夜明簾外無人到，靈木迢然轉綠陰。」上堂：「久雨不晴，半睡半醒。可謂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遂喝曰：「住！住！內卦已成，更求外象。」卓拄杖曰：「適來擲得雷天大壯，如今變作地火明

夷。」上堂：「牛皮鞔露柱，露柱啾啾叫。燈籠佯不知，虛明還自照。殿脊老鴟吻，聞得呵呵笑。三門側耳聽，就上打之遶。譬如十日菊，開徹阿誰要？阿呵呵！未必秋香一夜衰，熨斗煎茶不同銚。」室中問僧：「賊來須打，客來須看。祇如三更夜半，人面似賊，賊面似人，作麽生辨？」上堂：「觀音巖玲瓏，太白石丁丁東東。西園菜蟥，似不堪食。東谷花發，却無賴紅。且道是祖意教意，途中受用，世諦流布？若辨不出，雪峰覆却飯桶。若辨得出，甘贄禮拜蒸籠。參！」上堂：「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臨濟喝處，德山棒頭耳聾，德山棒時，臨濟喝下眼瞎。雖然一搦一擡，就中全生全殺。」遂喝一喝，卓拄杖一下云：「敢問諸人是生是殺？」良久云：「君子可八。」〔一〕

西巖宗回禪師

南劒州西巖宗回禪師，婺州人也。久依無示，深得法忍。因寺僧以茶禁聞有司，吏捕知事，師謂衆曰：「此事不直之，則罪坐於我。若自直，彼復得罪，不忍爲也。」令擊鼓陞座，說偈曰：「縣吏追呼不暫停，爭如長往事分明。從前有箇無生曲，且喜今朝調已成。」言訖而逝。

高麗坦然國師

高麗國坦然國師，少嗣王位，欽鄉宗乘。因海商方景仁抵四明，錄無示語歸，師閱之啟悟，即棄位

〔一〕八，據義應作「入」。

圓覰。作書以語要及四威儀偈，令景仁呈無示。示答曰：「佛祖出興於世，無一法與人，實使其自信、自悟、自證、自到，具大知見。如所見而說，如所說而行，山河大地、草木叢林相與證明，其來久矣。」後復通嗣法，其書略曰：「生死海廣，劫殫罔通。得遇本分宗師，以三要印子，驗定其法，實謂盲龜值浮木孔耳。」

龍華本禪師

臨安府龍華無住本禪師，廣德人也。上堂，舉：「雲門大師拈起胡餅曰：『我祇供養兩浙人，不供養向北人。』衆無語，門自代曰：『天寒日短，兩人共一椀。』」師曰：「韶陽老漢，言中有響，痛處著錐。檢點將來，繇成毒藥。諸人要會麼，半在河南半河北，一片虛凝似墨黑。冷地思量愁殺人，叵耐雲門這老賊。賊！賊！」下座，更不巡堂。

道場琳禪師法嗣

東山吉禪師

臨江軍東山吉禪師，因李朝請與甥薌林居士向公子諲謁之，遂問：「家賊惱人時如何？」師曰：「誰是家賊？」李竪起拳，師曰：「賊身已露。」李曰：「莫茶糊人好！」師曰：「贓證見在。」李無語。師示以偈曰：「家賊惱人孰奈何，千聖回機祇爲他。偏界偏空無影跡，無依無住絕籠羅。賊！賊！猛將雄兵收不得，

疑殺天下老禪和，笑倒閙市古彌勒。休！休！不用將心向外求，回頭暫爾賊身露，和贓捉獲世無儔。世無儔，真可仰，從茲不復誇伎倆。怗怗安家樂業時，萬象森羅齊拊掌。」

道場慧禪師法嗣

靈隱道樞禪師

臨安府靈隱懶庵道樞禪師，吳興四安徐氏子。初住何山，次移華藏。隆興初，詔居靈隱。孝宗皇帝召至內殿，問禪道之要。師答以「此事在陛下堂堂日用應機處，本無知見起滅之勞、聖凡迷悟之別。第護正念，則與道相應。情卻物，則業不能繫。盡去沉掉之病，自忘問答之意。矧今補處，見在佛般若光明中，何事不成見邪？」上爲之首肯數四。師示衆曰：「仙人張果老，騎驢穿市過。但聞蹄撥剌，誰知是紙做？」後退居明教、永安蘭若，逍遙自適。有偈題于壁曰：「雪裏梅花春信息，池中月色夜精神。年來可是無佳趣，莫把家風舉似人。」淳熙丙申八月，示微疾，書偈而逝。塔于永安。

光孝慜禪師法嗣

光孝初首座

廣德軍光孝悟初首座，分座日示衆，舉風幡話，至仁者心動處，乃曰：「祖師恁麼道，賺殺一船人。今時衲僧，也不可恁麼會。既不恁麼會，畢竟作麼生？」良久曰：「六月好合醬，切忌著鹽多。」

南嶽下十七世

萬年賁禪師法嗣

龍鳴賢禪師

溫州龍鳴在庵賢禪師，上堂，舉：「崇壽示衆曰：『識得凳子，周匝有餘。』雲門道：『識得凳子，天地懸殊。』」師曰：「崇壽老漢，坐殺天下人。雲門大師，走殺天下人。龍鳴則不然，識得凳子，四脚著地，要坐便坐，要起便起。」上堂，舉趙州勘婆話頌曰：「冰雪佳人貌最奇，常將玉笛向人吹。曲中無限花心動，獨許東君第一枝。」

大潙鑑禪師

潭州大潙咦庵鑑禪師，會稽人也。上堂：「木落霜空，天寒水冷。釋迦老子，無處藏身。拆東籬，補西壁，撞著不空見菩薩。請示念佛三昧，也甚奇怪，却向道：金色光明雲，參退喫茶去。」上堂：「老胡開一條路，甚生徑直。祇云：歇卽菩提，性淨明心，不從人得。後人不得其門，一向奔馳南北，往復東西，極歲窮年，無箇歇處。諸人還歇得麼？休！休！」上堂，舉：「晦堂和尚一日問僧：『甚處來？』曰：『南雄州。』堂曰：『出來作甚麼？』曰：『尋訪尊宿。』堂曰：『不如歸鄉好。』曰：『未審和尚令某歸鄉，意旨如

何？」堂曰：「『鄉里三錢買一片魚鮓，如手掌大。』」師曰：「寧可碎身如微塵，終不瞎箇師僧眼。」晦堂較些子，有般漢便道，熟處難忘。有甚共語處？」上堂，舉罽賓國王問師子尊者蘊空公案。師頌曰：「尊者何曾得蘊空？罽賓徒自斬春風。桃花雨後已零落，染得一溪流水紅。」

五燈會元卷第十九

南嶽下十一世

石霜圓禪師法嗣

楊歧方會禪師

袁州楊歧方會禪師，郡之宜春冷氏子。少警敏，及冠，不事筆硯，繫名征商課最，坐不職。乃宵遁入瑞州九峯，恍若舊遊，眷不忍去，遂落髮。每閱經，心融神會，能折節扣參老宿。慈明自南源徙道吾石霜，師皆佐之，總院事。依之雖久，然未有省發。每咨參，明曰：「庫司事繁，且去。」他日又問。明曰：「監寺異時兒孫遍天下在，何用忙爲？」一日，明適出，雨忽作。師偵之小徑，既見，遂扭住曰：「這老漢今日須與我說。不說打你去。」明曰：「監寺知是般事便休。」語未卒，師大悟，卽拜於泥途。問曰：「狹路相逢時如何？」明曰：「你且嚲避，我要去那裏去。」師歸來日，具威儀，詣方丈禮謝。明呵曰：「未在。」自是明每山行，師輒瞰其出，雖晚必擊鼓集衆。明遽還，怒曰：「少叢林暮而陞座，何從得此規繩？」師曰：「汾陽晚參也，何謂非規繩乎？」一日，明上堂，師出問：「幽鳥語喃喃，辭雲入亂峯時如何？」明曰：「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師曰：「官不容針，更借一問。」明便喝。師曰：「好喝。」明又喝，師亦喝。明連喝兩喝，

師禮拜。明曰：「此事是箇人方能擔荷。」師拂袖便行。明移興化，師辭歸九峯。後道俗迎居楊岐，次遷雲蓋。受請日，拈法衣示衆曰：「會麼？若也不會，今日無端走入水牯牛隊裏去也。還知麼？筠陽九岫，萍實楊岐。」遂陞座。時有僧出，師曰：「漁翁未擲釣，躍鱗衝浪來。」僧便喝，師曰：「不信道。」僧拊掌歸衆。師曰：「消得龍王多少風？」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有馬騎馬，無馬步行。」曰：「少年長老，足有機籌。」師曰：「念汝年老，放汝三十棒。」問：「如何是佛？」師曰：「三脚驢子弄蹄行。」曰：「莫祇這便是麼？」師曰：「湖南長老。」乃曰：「更有問話者麼？試出來相見。楊岐今日性命，在汝諸人手裏，一任橫拖倒拽。爲甚麼如此？大丈夫兒，須是當衆決擇，莫背地裏似水底按葫蘆相似，當衆引驗，莫便面赤。有麼，有麼？出來決擇看。如無，楊岐今日失利。」師便下座。九峯勤和尚把住云：「今日喜得箇同參。」師曰：「作麼生是同參底事？」勤曰：「九峯牽犂，楊岐拽杷。」師曰：「正恁麼時，楊岐在前，九峯在前？」勤擬議，師拓開曰：「將謂同參，元來不是。」僧問：「人法俱遣，未是衲僧極則。佛祖雙亡，猶是學人疑處。未審和尚如何爲人？」師曰：「你祇要勘破新長老。」曰：「恁麼則旋斫生柴帶葉燒。」師曰：「七九六十三。」問：「古人面壁，意旨如何？」師曰：「西天人不會唐言。」上堂：「霧鎖長空，風生大野。百草樹木，作大師子吼。演說摩訶大般若，三世諸佛在你諸人脚跟下轉大法輪。若也會得，功不浪施。若也不會，莫道楊岐山勢險，前頭更有最高峯。」上堂：「舉古人一轉公案，布施大衆。」良久曰：「口祇堪喫飯。」上堂：「踏著秤鎚硬似鐵，瘂子得夢向誰說？須彌頂上浪滔天，大洋海裏遭火爇。參！」上堂：「楊岐一要，千聖同妙。布施大衆，」拍禪牀一下云：「果然失照。參！」上堂：「楊岐一句，急著眼覷，長連牀上，拈匙把

筋。」上堂，拈拄杖云：「一卽一切，一切卽一。」畫一畫云：「山河大地，天下老和尚百雜碎，作麽生是諸人鼻孔？」良久云：「劒爲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瓶。」喝一喝，卓一下。上堂：「楊歧無旨的，種田博飯喫。說夢老瞿曇，何處見蹤跡？」喝一喝，拍禪牀一下。上堂：「薄福住楊歧，年來氣力衰。寒風凋敗葉，猶喜故人歸。囉囉哩，拈上死柴頭，且向無煙火。」上堂：「楊歧乍住屋壁疏，滿牀盡布雪真珠。縮却項，暗嗟吁。」良久曰：「翻憶古人樹下居。」上堂：「雲蓋是事不如，說禪似吞栗蒲。若向此處會得，佛法天地懸殊。」上堂，擲下拄杖曰：「釋迦老子著跌，偷笑雲蓋亂說。雖然世界坦平，也是將勤補拙。」上堂：「釋迦老子初生時，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今時衲僧，盡皆打模畫樣，便道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雲蓋不惜性命，亦爲諸人打箇樣子。」遂曰：「陽氣發時無硬地。」示衆：「一切智通無障礙。」拈起拄杖曰：「拄杖子向汝諸人面前逞神通去也。」擲下曰：「直得乾坤震裂，山嶽搖動。會麽？不見道，一切智智清淨。」拍禪牀曰：「三十年後，明眼人前，莫道楊歧龍頭蛇尾。」僧問：「撥雲見日時如何？」師曰：「東方來者東方坐。」問：「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衲僧得一，堪作甚麽？」師曰：「鉢盂口向天。」慈明忌辰設齋，衆纔集，師於真前，以兩手捏拳安頭上，以坐具畫一畫，打一圓相，便燒香。退身三步，作女人拜。首座曰：「休捏怪。」師曰：「首座作麽生？」座曰：「和尚休捏怪。」師曰：「兔子喫牛嬭。」第二座近前，打一圓相，便燒香，亦退身三步，作女人拜。師近前作聽勢，座擬議，師打一掌曰：「這漆桶也亂做。」龍興孜和尚遷化，僧至下遺書。師問：「世尊入滅，槨示雙趺。和尚歸真，有何相示？」僧無語。師搥胸曰：「蒼天！蒼天！」室中問僧：「栗棘蓬你作麽生吞？金剛圈你作麽生透？」一日，三人新到。師問：「三人

同行，必有一智。」提起坐具曰：「參頭上座，喚這箇作甚麼？」曰：「坐具。」師曰：「真箇那！」曰：「是。」師復曰：「喚作甚麼？」曰：「坐具。」師顧視左右曰：「參頭却具眼。」問第二人：「欲行千里，一步爲初。如何是最初一句？」曰：「到和尚這裏，爭敢出手？」師以手畫一畫，僧曰：「了。」師展兩手，僧擬議。師曰：「了。」問第三人：「近離甚處？」曰：「南源。」師曰：「楊岐今日被上座勘破，且坐喫茶。」問僧：「敗葉堆雲，朝離何處？」曰：「觀音。」師曰：「觀音脚跟下一句作麼生道？」曰：「適來相見了也。」師曰：「相見底事作麼生？」僧無對。師曰：「第二上座代參頭道看。」亦無對。師曰：「彼此相鈍置。」示衆云：「春風如刀，春雨如膏。律令正行，萬物情動。你道脚踏實地一句，作麼生道出來？向東涌西没處道看。直饒道得，也是梁山頌子。」示衆云：「身心清淨，諸境清淨。諸境清淨，身心清淨。還知楊岐老人落處麼？河裏失錢河裏摝。」示衆云：「景色乍晴，物情舒泰。舉步也千身彌勒，動用也隨處釋迦。文殊普賢揔在這裏。衆中有不受人謾底，便道楊岐和麩糶麵。然雖如是，布袋裏盛錐子。」示衆云：「雪！雪！處處光輝明皎潔，黃河凍鎖絶纖流，赫日光中須迸裂。須迸裂，那吒頂上喫蒺藜，金剛脚下流出血。」皇祐改元，示寂。塔于雲蓋。

南嶽下十二世

楊岐會禪師法嗣

白雲守端禪師

舒州白雲守端禪師，衡陽葛氏子。幼事翰墨，冠依茶陵郁禪師披削，往參楊岐。岐一日忽問：「受業師爲誰？」師曰：「茶陵郁和尚。」岐曰：「吾聞伊過橋遭攧有省，作偈甚奇，能記否？」師誦曰：「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朵。」岐笑而趨起，師愕然，通夕不寐。黎明，咨詢之。適歲暮，岐曰：「汝見昨日打毆儺者麼？」曰：「見。」岐曰：「汝一籌不及渠。」師復駭曰：「意旨如何？」岐曰：「渠愛人笑，汝怕人笑。」師大悟。巾侍久之，辭游廬阜。圓通訥禪師舉住承天，聲名籍甚。又遜居圓通，次徙法華龍門、興化海會，所至衆如雲集。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鑊湯無冷處。」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水底按葫蘆。」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烏飛兔走。」問：「不求諸聖，不重己靈，未是衲僧分上事。如何是衲僧分上事？」師曰：「死水不藏龍。」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賺殺你。」到棲賢，上堂：「承天自開堂後，便安排些葛藤來山南東葛西葛，却爲在歸宗開先萬杉打疊了也。今日到三峽會裏，大似臨嫁醫癭，卒著手脚不辦。你衲僧家，尋常拈匙放筯，盡道知有；及至上嶺時，爲甚麼却氣急？不見遠近。道出一隅，行無前後。幸望大衆不怪。伏惟珍重！」上堂：「鳥有雙翼，飛無遠近；道，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大衆，眼在鼻上，脚在肚下，且道寶在甚麼處？」良久云：「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

上堂：「古者道，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圓通則不然，時挑野菜和根煑，旋斫生柴帶葉燒。」上堂：「江月照松風，吹到這裏，還有漏網者麼？」良久曰：「皇天無親。」上堂：「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入鳥不亂行。大衆，這箇是把纜放船底手脚，且道衲僧家合作麼生？」以手拍禪牀曰：「掀翻海嶽

求知己，撥亂乾坤見太平。」上堂：「忌口自然諸病減，多情未免有時勞。貧居動便成違順，落得清閑一味高。雖然如是，莫謂無心云是道，無心猶隔一重關。」示衆云：「泥佛不度水，木佛不度火，金佛不度爐，真佛內裏坐。大衆，趙州老子十二剩骨頭，八萬四千毛孔，一時抛向諸人懷裏了也。圓通今日路見不平，爲古人出氣。」以手拍禪牀云：「須知海嶽歸明主，未信乾坤陷吉人。」

示衆云：「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常處此菩提座。大衆，作麼生說箇隨緣赴感底道理？祇於一彈指間，盡大地含生根機，一時應得周足，而未嘗動著一毫頭，便且喚作隨緣赴感，而常處此座。祇如山僧，此者受法華請，相次與大衆相別去。宿松縣裏開堂了，方歸院去。且道還離此座也無？若道離，則世諦流布。若道不離，作麼生見得箇不離底事？莫是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麼？又莫是一切無心，一時自遍麼？若恁麼，正是掉棒打月，到這裏直須悟始得，悟後更須遇人始得。你道既悟了便休，又何必更須遇人？若悟了遇人底，當垂手方便之時，著著自有出身之路，不瞎却學者眼。若祇悟得乾蘿蔔頭底，不唯瞎却學者眼，兼自己動，便先自犯鋒傷手。你看我楊歧先師問慈明師翁道：『幽鳥語喃喃，辭雲入亂峰時如何？』答云：『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進云：『官不容針，更借一問。』師翁便喝，進云『好喝』。師翁又喝，先師亦喝。師翁乃連喝兩喝，先師遂禮拜。大衆須知，悟了遇人者，向十字街頭與人相逢，却在千峰頂上握手。向千峰頂上相逢，却在十字街頭握手。所以山僧嘗有頌云：『他人住處我不住，他人行處我不行。不是爲人難共聚，大都緇素要分明。』山僧此者臨行，解開布袋頭，一時撒在諸人面前了也。有眼者莫錯怪好！珍重！」

開堂示衆云：「昔日靈山會上，世尊拈花，迦葉微笑。世尊道，吾有正法眼藏，分付摩訶大迦葉，次第流傳，無令斷絕。至于今日，大衆若是正法眼藏，釋迦老子自無分將箇甚麼分付？將箇甚麼流傳？何謂如此？況諸人分上，各各自有正法眼藏。每日起來，是是非非，分南分北，種種施爲，盡是正法眼藏之光影。此眼開時，乾坤大地，日月星辰，森羅萬象，衹在面前，不見有毫釐之相。此眼未開時，盡在諸人眼睛裏。今日已開者，不在此限。有未開者，山僧不惜手，爲諸人開此正法眼藏看！」乃擧手，竪兩指曰：「看！看！若見得去，事同一家。若也未然，山僧不免重說偈言。諸人法眼藏，千聖莫能當。爲君通一線，光輝滿大唐。須彌走入海，六月降嚴霜。法華雖恁道，無句得商量。大衆，既滿口道了，爲甚麼却無句得商量？」喝一喝曰：「分身兩處看。」

上堂：「釋迦老子有四弘誓願云：『衆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法華亦有四弘誓願：『饑來要喫飯，寒到卽添衣，困時伸脚睡，熱處愛風吹。』」上堂：「古人留下一言半句，未透時撞著鐵壁相似，忽然一日覷得透後，方知自己便是鐵壁。如今作麼生透？」復曰：「鐵壁，鐵壁。」上堂：「若端的得一回汗出，便向一莖草上現瓊樓玉殿。若未端的得一回汗出，縱有瓊樓玉殿，却被一莖草蓋却。作麼生得汗出去？自有一雙窮相手，不曾容易舞三臺。」上堂：「安居之首，禁足爲名。禁足之意，意在進道而護生。衲僧家更有何生而可護？何道而可進？」唾一唾，唾破釋迦老子面門。踏一步，踏斷釋迦老子背脊骨。猶是隨羣逐隊漢，未是本分衲僧。」良久曰：「無限風流慵賣弄，免教人指好郎君。」上堂：「絲毫有趣皆能進，畢竟無歸若可當。逐日退身行與盡，忽然得見本爺孃。作麼生是

本爺孃？」乃云：「萬福。」便下座。示衆云：「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拈起拄杖云：「山河大地，水鳥樹林，情與無情，今日盡向法華拄杖頭上作大師子吼，演說摩訶大般若。且道天台南嶽說箇甚麼法門？南嶽說：『洞上五位修行，君臣父子各得其宜。莫守寒巖異草青，坐却白雲宗不妙。』天台說：『臨濟下，三玄三要四料揀，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要會箇中意，日午打三更。』廬山出來道：『你兩箇正在葛藤窠裏，不見道，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大衆據此三箇漢見解，若上衲僧秤子上稱，一箇重八兩，一箇重半斤，一箇不直半分錢。且道那箇不直半分錢？」良久云：「但願春風齊著力，一時吹入我門來。」卓拄杖，下座。熙寧五年遷化，壽四十八。

保寧仁勇禪師

金陵保寧仁勇禪師，四明竺氏子。容止淵秀，齠爲大僧，通天台教。更衣謁雪竇明覺禪師，覺意其可任大法，誚之曰：「央庠座主。」師憤悱下山，望雪竇拜曰：「我此生行脚參禪，道不過雪竇，誓不歸鄉。」卽往泐潭，踰紀疑情未泮。聞楊岐移雲蓋，能鈐鍵學者，直造其室，一語未及，頓明心印。岐歿，從同參白雲端禪師游，研極玄奧。後出世兩住保寧而終。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近火先焦。」曰：「如何是道？」師曰：「泥裏有刺。」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切忌踏著。」問：「先德道，寒風凋敗葉，猶喜故人歸。未審誰是故人？」師曰：「楊岐和尚遷化久矣。」曰：「正當恁麼時，更有甚麼人爲知音？」師曰：「無眼村翁暗點頭。」問：「如何是佛？」師曰：「自屎不覺臭。」問：「如何是保寧境？」師曰：「主山頭倒卓。」曰：

「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鼻孔無半邊。」問：「如何是塵中自在底人？」師曰：「因行不妨掉臂。」問：「如何是佛？」師曰：「鐵鎚無孔。」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鑊湯無冷處。」問：「靈山指月，曹溪話月，未審保寧門下如何？」師曰：「嗄。」曰：「有花當面貼。」師便喝。問：「摘葉尋枝卽不問，如何是直截根源？」師曰：「蚊子上鐵牛。」曰：「直截根源人已曉，中下之流如何指示？」師曰：「石人脊背汗通流。」

上堂：「山僧二十餘年，挑囊負鉢，向寰海之內，參善知識十數餘人，自家並無箇見處，有若頑石相似。參底尊宿，亦無長處可相利益。自此一生，作箇百無所解底人。幸自可憐生，忽然被業風吹到江寧府，無端被人上當，推向十字路頭，住箇破院，作粥飯主人。接待南北，事不獲已。隨分有鹽有醋，粥足飯足，且恁過時。若是佛法，不曾夢見。」上堂，侍者燒香罷，師指侍者曰：「侍者已爲諸人說法了也。」上堂：「看看，山僧入拔舌地獄去也！」以手拽舌云：「阿啷阿啷！」上堂：「相罵無好言，相打無好拳。大衆，直須恁麼，始得一句句切害，一拳拳著實。忽然打著箇無面目漢，也不妨暢快殺人。」上堂：「滿口是舌，都不能說。碧眼胡僧，當門齒缺。」上堂：「秋風涼，松韻長。未歸客，思故鄉。且道誰是未歸客？何處是故鄉？」良久曰：「長連牀上，有粥有飯。」上堂：「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打破太虛空，如何尋不得？」垂下一足曰：「大衆向甚麼處去也。」上堂：「若說佛法供養大衆，未免眉鬚墮落。若說世法供養大衆，入地獄如箭射。去此二途，且道保寧今日當說甚麼？三寸舌頭無用處，一雙空手不成拳。」上堂：「古人底今人用，今人底古人爲，古今無背面，今古幾人知。啷嗚咿！一九與二九，相逢不出手。」上堂：「有手脚，無背面。明眼人，看不見。天左旋，地右轉。」拍膝曰：「西風一陣來，落葉兩三片。」上堂：「風

鳴條，雨破塊，曉來枕上鶯聲碎。蝦蟆蚯蚓一時鳴，妙德空生都不會。都不會，三箇成羣，四箇作隊。窈窈窕窕，飄飄颻颻。向南北東西，折得梨花李花，一佩兩佩。」上堂：「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則頭角生。大衆頭角生了也，是牛是馬？」上堂：「無漏真淨，云何是中更容他物？」喝一喝，曰：「好人不肯做，須要屎裏臥。」上堂：「夜靜月明，水清魚現。金鈎一擲，何處尋蹤？」提起拄杖曰：「歷細歷細。」

示衆云：「有箇漢，怪復醜，眼直鼻藍鑱面，南看北斗。解使日午金烏啼，夜半鐵牛吼。天地旋，山河走，羽族毛羣，失其所守。直得文殊普賢出此没彼，七縱八橫，千生萬受。驀然逢著箇黃面瞿曇，不惜眉毛，再三與伊摩頂授記，云善哉善哉！大作佛事，希有希有。於是乎自家懡懡㦬㦬，憧憧惶惶，藏頭縮手。」召云：「大衆，此話大行，何必更待三十年後。」示衆云：「大方無外，大圓無內。無內無外，聖凡普會。瓦礫生光，須彌粉碎。無量法門，百千三昧。」拈起拄杖云：「摠在這裏。會麽？蘇嚕蘇嚕，唎哩唎哩娑訶。」示衆云：「釋迦老子四十九年說法，不曾道著一字。優波毱多丈室盈籌，不曾度得一人。達磨不居少室，六祖不住曹谿，誰是後昆，誰爲先覺？既然如是，彼自無瘡，勿傷之也。」拍膝，顧衆云：「且喜得天下太平。」示衆云：「真相無形，示形現相。千怪萬狀，自此而彰。喜則滿面光生，怒則雙眉陡竪。非凡非聖，或是或非，人不可量，天莫能測。直下搆得，未稱丈夫。喚不回頭，且莫錯怪。」

石霜守孫禪師

潭州石霜守孫禪師，僧問：「生也不道，死也不道。爲甚麽不道？」師曰：「一言已出。」曰：「從東過

西，又作麼生？」師曰：「駟馬難追。」曰：「學人總不與麼？」師曰：「易開終始口，難保歲寒心。」

比部孫居士

比部孫居士，因楊歧會禪師來謁，值視斷次，公曰：「某爲王事所牽，何由免離？」歧指曰：「委悉得麼？」公曰：「望師點破。」歧曰：「此是比部弘願深廣，利濟羣生。」公曰：「未審如何？」歧示以偈曰：「應現宰官身，廣弘悲願深。爲人重指處，棒下血淋淋。」公於此有省。

南嶽下十三世

白雲端禪師法嗣

五祖法演禪師

蘄州五祖法演禪師，綿州鄧氏子。三十五始棄家，祝髮受具。往成都，習唯識、百法論，因聞菩薩入見道時，智與理冥，境與神會，不分能證所證。西天外道嘗難比丘曰：「既不分能證所證，却以何爲證？」無能對者。外道貶之，令不鳴鐘鼓，反披袈裟。三藏奘法師至彼，救此義曰：「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乃通其難。師曰：「冷暖則可知矣，作麼生是自知底事？」遂質本講曰：「不知自知之理如何？」講莫疏其問，但誘曰：「汝欲明此，當往南方，扣傳佛心宗者。」師卽負笈出關。所見尊宿，無不以此咨決所疑，

終不破。洎謁圓照本禪師，古今因緣會盡，唯不會。僧問興化：「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化云：「打中間底。」僧作禮。化云：「我昨日赴箇村齋，中途遇一陣卒風暴雨，〔一〕却向古廟裏避得過。」請益本。本云：「此是臨濟下因緣，須是問他家兒孫始得。」師遂謁浮山遠禪師，請益前話。遠云：「我有箇譬喻，說似你。你一似箇三家村裏賣柴漢子，把箇匾擔向十字街頭，立地問人，中書堂今日商量甚麼事？」師默計云：「若如此大故未在遠。」一日，語師曰：「吾老矣，恐虛度子光陰，可往依白雲。此老雖後生，吾未識面，但見其頌臨濟三頓棒話，有過人處。必能了子大事。」師潸然禮辭。至白雲，遂舉僧問南泉摩尼珠話，請問。雲叱之，師領悟。獻投機偈曰：「山前一片閑田地，叉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賣來還自買，爲憐松竹引清風。」雲特印可，令掌磨事。未幾，雲至，語師曰：「有數禪客自廬山來，皆有悟入處。教伊說，亦說得有來由。舉因緣，問伊亦明得，教伊下語亦下得。祇是未在。」師於是大疑，私自計曰：「既悟了，說亦說得，明亦明得。如何却未在？」遂參究累日，忽然省悟。從前寶惜，一時放下。走見白雲，雲爲手舞足蹈，師亦一笑而已。師後曰：「吾因茲出一身白汗，便明得下載清風。」〔二〕雲一日示衆曰：「古人道，如鏡鑄像，像成後鏡在甚麼處？」衆下語不契，舉以問師。師近前問訊曰：「也不較多。」雲笑曰：「須是道者始得。」乃命分座，開示方來。

初住四面，遷白雲，晚居東山。僧問：「攜筇領衆，祖令當行，坐斷要津，師意如何？」師曰：「秋風吹

〔一〕途，原作「逢」，據續藏本改。
〔二〕下，據義應作「千」。

滑水，落葉滿長安。」曰：「四面無門山嶽秀，今朝且得主人歸。」師曰：「你道路頭在甚麼處？」曰：「爲甚麼對面不相識？」師曰：「且喜到來。」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人貧智短，馬瘦毛長。」問：「如何是白雲爲人親切處？」師曰：「捩轉鼻孔。」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不知痛痒漢。」問：「達磨面壁，意旨如何？」師曰：「計較未成。」曰：「二祖立雪時如何？」師曰：「將錯就錯。」曰：「祇如斷臂安心，又作麼生？」師曰：「煬帝開汴河。」問：「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師曰：「快走始得。」問：「如何是臨濟下事？」師曰：「五逆聞雷。」曰：「如何是雲門下事？」師曰：「紅旗閃爍。」曰：「如何是曹洞下事？」師曰：「馳書不到家。」曰：「如何是潙仰下事？」師曰：「斷碑橫古路。」僧禮拜。師曰：「何不問法眼下事？」曰：「留與和尚。」師曰：「巡人犯夜。」問：「如何是白雲一滴水？」師曰：「打碓打磨。」曰：「飲者如何？」師曰：「教你無著面處。」問：「天下人舌頭，盡被白雲坐斷。白雲舌頭，甚麼人坐斷？」師曰：「東村王大翁。」師乃曰：「適來思量得一則因緣，而今早忘了也。却是拄杖子記得。」乃拈拄杖曰：「拄杖子也忘了。」遂卓一下，曰：「同坑無異土。咄！」

上堂：「幸然無一事，行脚要參禪，却被禪相惱，不透祖師關。如何是祖師關？把火入牛欄。」上堂：「恁麼恁麼，鰕跳不出斗。不恁麼不恁麼，弄巧成拙。軟似鐵，硬如泥，金剛眼睛十二兩。衲僧手裏秤頭低，有價數，没商量。無鼻孔底將甚麼聞香？」上堂：「難難幾何般，易易没巴鼻，好好催人老，默默從此得。過這四重關了，泗州人見大聖。參！」上堂：「若要七縱八橫，見老和尚打鼓陞堂。七十三，八十四，將拄杖驀口便築。然雖如是，拈却門前下馬臺，剪却五色索，方始得安樂。」僧問：「承師有言，山前一片

閑田地，祇如威音王已前，未審甚麼人爲主？」師曰：「問取寫契書人。」曰：「和尚爲甚倩人來答？」師曰：「祇爲你教別人問。」曰：「與和尚平出去也。」師曰：「大遠在。」問：「如何是佛？」師曰：「口是禍門。」又曰：「肥從口入。」問：「一代時教是箇切脚，未審切那箇字？」師曰：「鉢囉娘。」曰：「學人祇問一字，爲甚麼却答許多？」師曰：「七字八字。」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鐵旗鐵鼓。」曰：「祇有這箇，爲復別有？」師曰：「採石渡頭看！」曰：「忽遇客來，將何祇待？」師曰：「龍肝鳳髓，且待別時。」曰：「客是主，人相師。」師曰：「謝供養。」問：「如何是先照後用？」師曰：「王言如絲。」曰：「如何是先用後照？」師曰：「其出如綸。」曰：「如何是照用同時？」師曰：「舉起軒轅鑑，蚩尤頓失威。」曰：「如何是照用不同時？」師曰：「金將火試。」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大憨不如小憨。」曰：「出世後如何？」師曰：「小憨不如大憨。」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頭上戴纍垂。」曰：「見後如何？」師曰：「青布遮前。」曰：「未見時爲甚麼百鳥銜華獻？」師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曰：「見後爲甚麼不銜花獻？」師曰：「貧與賤是人之所惡。」問：「如何是佛？」師曰：「露胷跣足。」曰：「如何是法？」師曰：「大赦不放。」曰：「如何是僧？」師曰：「釣魚船上謝三郎。」問：「四面無門山嶽秀，箇中時節若爲分？」曰：「東君知子細，徧地發萌芽。」曰：「春去秋來，事宛然也。」師曰：「纔方搓彈子，便要捏金剛。」上堂：「古人道，我若向你道，即禿却我舌。若不向你道，即瘂却我口。且道還有爲人處也無？四面有時擬爲你吞却，祇被當門齒礙。爲你吐却，又爲咽喉小。且道還有爲人處也無？」乃曰：「四面自來柳下惠。」

上堂：「結夏無可供養，作一家燕，管顧諸人。」遂擡手曰：「囉邏招，囉邏搖，囉邏送，莫怪空疏，伏惟

珍重。」上堂：「白雲不會說禪，三門開向兩邊，有人動著關捩，兩片東扇西扇。」上堂：「一向恁麼去，路絕人稀。一向恁麼來，孤負先聖。去此二途，祖佛不能近。設使與白雲同生同死，亦未稱平生，何也？鳳凰不是凡間物，不得梧桐誓不棲。」上堂：「千峯列翠，岸柳垂金。樵父謳歌，漁人鼓舞。笙簧聒地，鳥語呢喃。紅粉佳人，風流公子。一一為汝諸人發上上機，開正法眼。若向這裏薦得，金色頭陀無容身處。若也不會，喫粥喫飯，許你七穿八穴。」上堂：「此箇物，上拄天，下拄地。皖口作眼，皖山作鼻。太平退身三步，放你諸人出氣。」上堂：「狗子還有佛性也無？也勝猫兒十萬倍。」上堂：「太平淈湑漢，事事盡經徧。如是三十年，也有人讚歎。且道讚歎箇甚麼？好箇淈湑漢！」

上堂：「汝等諸人，見老和尚鼓動脣吻，竪起拂子，便作勝解。及乎山禽聚集，牛動尾巴，却將作等閑。殊不知簷聲不斷前旬雨，電影還連後夜雷。謝監收。」上堂：「人之性命事，第一須是○。欲得成此○，先須防於○。若是真○人，○○。」上堂：「有佛處不得住，換却你心肝五臟。無佛處急走過，鴈過留聲。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出門便錯，恁麼則不去也，種粟却生豆。摘楊華，摘楊華，不覺日又夜，争教人少年？」上堂：「悟了同未悟，歸家尋舊路。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自小不脫空，兩歲學移步。湛水生蓮花，一年生一度。」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路上逢人半是僧。」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高空有月千門照，大道無人獨自行。」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少婦棹孤舟，歌聲逐水流。」

小參，舉：「德山云，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衆中舉者甚多，會者不少。且道向甚處見德山？

有不顧性命者，試出來道看。若無，山僧爲大衆與德山老人相見去也。待德山道：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但向伊道，某甲話也不問，棒也不喫。你道還契他德山老人麽？到這裏，須是箇漢始得。況某甲十有餘年，海上參尋，見數人尊宿，自爲了當。及到浮山會裏，直是開口不得。後到白雲門下，齩破一箇鐵酸豏，直得百味具足。且道豏子一句作麽生道？」乃曰：「花發鷄冠媚早秋，誰人能染紫絲頭？有時風動頻相倚，似向堦前鬭不休。」

上堂：「山僧昨日入城，見一棚傀儡，不免近前看。或見端嚴奇特，或見醜陋不堪。動轉行坐，青黃赤白，一一見了。子細看時，元來青布幔裏有人。山僧忍俊不禁，乃問：『長史高姓？』他道：『老和尚看便了，問甚麽姓？』大衆，山僧被他一問，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還有人爲山僧道得麽？昨日那裏落節，今日這裏拔本。」上堂：「說佛說法，拈槌竪拂。白雲萬里。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白雲萬里。然後恁麽也不得，不恁麽也不得。恁麽不恁麽，惣不得，也則白雲萬里。忽有箇漢出來道：『長老你恁麽道，也則白雲萬里。』這箇說話，喚作矮子看戲，隨人上下。三十年後，一場好笑。且道笑箇甚麽？笑白雲萬里。」示衆云：「祖師道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達磨大師信脚來，信口道。後代兒孫，多成計較。要會開花結果處麽？鄭州梨，青州棗，萬物無過出處好。」示衆云：「眞如凡聖，皆是夢言。佛及衆生，並爲增語。」或有人出來道：「盤山老聻。」但向伊道：「不因紫陌花開早，爭得黃鸎下柳條。」若更問道：「五祖老聻？」自云：「諾，惺惺著。」

示衆云：「十方諸佛，六代祖師，天下善知識，皆同這箇舌頭。若識得這箇舌頭，始解大脫空，便道

山河大地是佛，草木叢林是佛。若也未識得這箇舌頭，祇成小脫空。自謾去，明朝後日，大有事在。五祖恁麼說話，還有實頭處也無？」自云：「有。如何是實頭處？歸堂喫茶去。」示衆云：「每日起來，拄却臨濟棒，吹雲門曲，應趙州拍，擔仰山鍬，驅溈山牛，耕白雲田。七八年來，漸成家活。更告諸公，每人出一隻手，相共扶助。唱村田樂，粗羹淡飯，且恁麼過。何也？但願今年蠶麥熟，羅睺羅兒與一文。」示衆，舉：「德山和尚因僧問：『從上諸聖，以何法示人？』山云：『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雪峰從此有省。後有僧問雪峰云：『和尚見德山，得箇甚麼便休去？』峰云：『我當時空手去、空手歸。』白雲今日說向透未過者，有箇人□從東京來，問伊甚處來？他却道蘇州來。問伊蘇州事如何？伊道：一切尋常。雖然如是，謾白雲不過。何故？祇爲語音各别，畢竟如何？蘇州菱，邵伯藕。」[一]示衆：「佛祖生冤家，悟道染泥土。無爲無事人，聲色如聾瞽。且道如何即是？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忽有箇出來道：『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恁麼不恁麼總得。』祇向伊道：『我也知你向鬼窟裏作活計。』」小參，舉：「陸亘大夫問南泉：『弟子家中有一片石，也曾坐，也曾臥，擬鐫作佛，得麼？』云：『得。』陸曰：『莫不得麼？』云：『不得。』大衆，夫爲善知識，須明決擇。爲甚麼他人道得也道得，他人道不得也道不得？還知南泉落處麼？白雲不惜眉毛，與汝注破。得又是誰道來，不得又是誰道來？汝若更不會，老僧今夜爲汝作箇樣子。」乃舉手云：「將三界二十八天作箇佛頭，金輪水際作箇佛脚，四大洲作箇佛身。雖然作此佛兒子了，汝諸人又却在那裏安身立命？大衆還會也未？老僧作第二箇樣子去也。將

[一]邵，原作「郡」，據清藏本、續藏本改。

東弗于逮作一箇佛，南贍部洲作一箇佛，西瞿耶尼作一箇佛，北鬱單越作一箇佛。草木叢林是佛，蠢動含靈是佛。旣恁麽，又喚甚麽作衆生？還會也未？不如東弗于逮還他東弗于逮，南贍部洲還他南贍部洲，西瞿耶尼還他西瞿耶尼，北鬱單越還他北鬱單越，草木叢林還他草木叢林，蠢動含靈還他蠢動含靈。所以道：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旣恁麽，汝又喚甚麽作佛？還會麽？忽有箇漢出來道：『白雲休寐語。』大衆記取這一轉。」三佛侍師於一亭上夜話，及歸燈已滅。師於暗中曰：「各人下一轉語。」佛鑑曰：「彩鳳舞丹霄。」佛眼曰：「鐵蛇橫古路。」佛果曰：「看脚下。」師曰：「滅吾宗者，乃克勤爾。」崇寧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上堂，辭衆曰：「趙州和尚有末後句，你作麽生會？試出來道看。若會得去，不妨自在快活。如或未然，這好事作麽説？」良久曰：「説即説了，也祇是諸人不知。要會麽？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珍重！」時山門有土木之役，躬往督之，且曰：「汝等勉力，吾不復來矣。」歸丈室淨髮澡身，迄旦吉祥而化。是夕山摧石隕，四十里内巖谷震吼。闍維設利如雨，塔于東山之南。

雲蓋智本禪師

潭州雲蓋山智本禪師，瑞州郭氏子。開堂日，僧問：「諸佛出世，天雨四花。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千聞不如一見。」曰：「見後如何？」師曰：「瞎。」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家無小使，不成君子。」問：「將心覓心，如何覓得？」師曰：「波斯學漢語。」問：「如何是學人出身處？」師曰：「雪峯元是嶺南人。」問：「素面相呈時如何？」師曰：「一場醜拙。」問：「人人盡有一面古鏡，如何是學人古鏡？」師曰：「打

破來，向你道。」曰：「打破了也。」師曰：「胡地冬抽筍。」問：「古人道，說取行不得底，行取說不得底。未審行不得底作麽生說？」師曰：「口在脚下。」曰：「說不得底，作麽生行？」師曰：「踏著舌頭。」問：「知師久蘊囊中寶，今日當場略借看。」師曰：「適來恰被人借去。」上堂：「去者鼻孔遼天，來者脚踏實地。且道祖師意向甚麽處着？」良久曰：「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流入此中來。」上堂：「高臺巴鼻，開口便是。若也便是，有甚巴鼻？月冷風高，水清山翠。」上堂：「以楔出楔，有甚休歇？欲得休歇，以楔出楔。」喝一喝。上堂，高聲喚侍者，侍者應諾。師曰：「大衆集也未？」侍者曰：「大衆已集。」師曰：「那一箇爲甚麽不來赴參？」侍者無語。師曰：「到卽不點。」上堂：「滿口道不出，句句甚分明。滿目覷不見，山山疊亂青。鼓聲猶不會，何況是鐘鳴？」喝一喝。上堂：「祖翁卓卓犖犖，兒孫齷齷齪齪。有處藏頭，没處露角。借問衲僧，如何摸索？」上堂，横按拄杖曰：「牙如刀劒面如鐵，眼放電光光不歇。手把蒺藜一萬斤，等閑敲落天邊月。」卓一下。僧問：「如何是齩人師子？」師曰：「五老峯前。」曰：「這箇豈會齩人？」師曰：「今日拾得性命。」上堂：「頭戴須彌山，脚踏四大海。呼吸起風雷，動用生五彩。若能識得渠，一任歲月改。且道誰人識得渠？」喝一喝，云：「田厙奴。」

琅邪永起禪師

滁州琅邪永起禪師，襄陽人也。僧問：「庵内人爲甚麽不見庵外事？」師曰：「東家點燈，西家暗坐。」曰：「如何是庵内事？」師曰：「眼在甚麽處？」曰：「三門頭合掌。」師曰：「有甚交涉？」乃曰：「五更殘月落，

天曉白雲飛。分明目前事，不是目前機。既是目前事，爲甚麼不是目前機？」良久曰：「此去西天路，迢迢十萬餘。」上堂，良久拊掌一下，曰：「阿呵呵！阿呵呵！還會麼？法法本來法。」遂拈拄杖曰：「這箇是山僧拄杖，那箇是本來法？還定當得麼？」卓一下。

保福殊禪師

英州保福殊禪師，僧問：「諸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山河大地。」曰：「出世後如何？」師曰：「大地山河。」曰：「恁麼則一般也。」師曰：「敲甎打瓦。」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椀大椀小。」曰：「客來將何祇待？」師曰：「一杓兩杓。」曰：「未飽者，作麼生？」師曰：「少喫少喫。」問：「如何是大道？」師曰：「閙市裏。」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一任人看。」問：「如何是禪？」師曰：「秋風臨古渡，落日不堪聞。」曰：「不問這箇蟬。」師曰：「你問那箇禪？」曰：「祖師禪。」師曰：「南華塔外松陰裏，飲露吟風又更多？」問：「如何是真正路？」師曰：「出門看堠子。」乃曰：「釋迦何處滅俱尸？彌勒幾曾在兜率？西見普賢好慚愧，北討文殊生受屈。坐壓毗盧額汗流，行築觀音鼻血出。回頭摸著箇匾擔，却道好箇木牙笏。」喝一喝，下座。

崇勝珙禪師

袁州崇勝院珙禪師，上堂，舉石鞏張弓架箭接機公案，頌曰：「三十年來握箭弓，三平纔到擘開胸。半箇聖人終不得，大顛弦外幾時逢？」

提刑郭祥正居士

提刑郭祥正字功甫，號淨空居士。志樂泉石，不羨紛華。因謁白雲，雲上堂曰：「夜來枕上作得箇山頌，謝功甫大儒，廬山二十年之舊，今日遠訪白雲之勤，當須舉與大衆，請已後分明舉似諸方。此頌豈唯謝功甫大儒，直要與天下有鼻孔衲僧脫却著肉汗衫。莫言不道！」乃曰：「上大人，丘乙己。化三千，七十士。爾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公切疑，後聞小兒誦之，忽有省。以書報雲，雲以偈答曰：「藏身不用縮頭，斂跡何須收脚？金烏半夜遼天，玉兔趕他不著。」元祐中往衢之南禪，謁泉萬卷，請陞座。公趨前拈香曰：「海邊枯木，入手成香。爇向爐中，橫穿香積。如來鼻孔，作此大事。須是對衆白過始得。雲居老人有箇無縫布衫，分付南禪，禪師著得不長不短，進前則諸佛讓位，退步則海水澄波。今日嚬呻，六種震動。」遂召曰：「大衆，還委悉麼？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泉曰：「遞相鈍置。」公曰：「因誰致得？」崇寧初，到五祖，命祖陞座。公趨前拈香曰：「此一瓣香，爇向爐中，供養我堂頭法兄禪師，伏願於方廣座上，擘開面門，放出先師形相，與他諸人描邈。何以如此？白雲巖畔舊相逢，往日今朝事不同。夜靜水寒魚不食，一爐香散白蓮峯。」祖遂云：「曩謨薩怛哆鉢囉野，恁麼恁麼幾度，白雲谿上望黃梅，花向雪中開，不恁麼不恁麼。嫩柳垂金線，且要應時來。不見龐居士問馬大師云：『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大師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大衆，一口吸盡西江水，萬丈深潭窮到底。掠彴不是趙州橋，明月清風安可比？」後又到保寧，亦請陞座。公拈香曰：「法鼓既

嗚，寶香初爇。楊岐頂𩕳門，請師重著楔。」保寧卓拄杖一下，曰：「著楔已竟，大衆證明。」又卓一下，便下座。又到雲居，請佛印陞座。公拈香曰：「覺地相逢一何早，鶻臭布衫今脫了。要識雲居一句玄，珍重後園驢喫草。」召大衆曰：「此一瓣香，熏天炙地去也。」印曰：「今日不著，便被這漢當面塗糊。」便打，乃曰：「謝公千里來相訪，共話東山竹徑深。借與一龍騎出洞，若逢天旱便爲霖。」擲拄杖下座，公拜起。印曰：「收得龍麽？」公曰：「已在這裏。」印曰：「作麽生騎？」公攞手作舞便行。印拊掌曰：「祇有這漢，猶較些子。」

保寧勇禪師法嗣

壽聖智淵禪師

郢州月掌山壽聖智淵禪師，僧問：「祖意西來即不問，如何是一色？」師曰：「目前無闍黎，此間無老僧。」曰：「既不如是，如何曉會？」師曰：「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乃曰：「凡有問答，一似擊石迸火，流出無盡法財，三草二木，普霑其潤。放行也，雲生谷口，霧罩長空。把定也，碧眼胡僧，亦須罔措。壽聖如斯舉唱，猶是化門，要且未有衲僧巴鼻。敢問諸人，作麽生是衲僧巴鼻？」良久曰：「布針開兩眼，君向那頭看？」

壽聖楚文禪師

安吉州烏鎮壽聖院楚文禪師，上堂，拈拄杖曰：「華藏木楖栗，等閑亂拈出。不是不惜手，山家無固必。點山山動摇，攪水水波溢。忽然把定時，事事執法律。要橫不得橫，要屈不得屈。」驀召大衆曰：「莫謂棒頭有眼明如日，上面光生盡是漆。」隨聲敲一下。上堂：「一叉一劄，著骨連皮。一搦一擡，粘手綴脚。電光石火，頭垂尾垂。劈箭追風，半生半死。撞著磕著，討甚眉毛。明頭暗頭，是何眼目？摠不恁麽，正在半途。設使全機，未至涯岸。直饒淨躶躶，赤灑灑，沒可把，尚有廉纖。山僧恁麽道，且道口好作甚麽？」良久曰：「嘻！留取喫飯。」

寶積宗映禪師

信州靈鷲山寶積宗映禪師，開堂曰，乃橫按拄杖曰：「大衆，到這裏無親無疏，自然不孤。無內無外，縱橫自在。自在不孤，清淨毗盧。釋迦舉令，彌勒分疏，觀根逗教，更相回互。看取寶積拄杖子，黑漆光生，兩頭相副。阿呵呵，是何言歟？」良久曰：「世事但將公道斷，人心難與月輪齊。」卓一下，下座。

景福日餘禪師

隆興府景福日餘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流。」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先行不到，末後太過。」又僧出衆畫一圓相，師以手畫一畫，僧作舞歸衆。師曰：「家有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怪。」乃拈拄杖曰：「無量諸佛向此轉大法輪，今古祖師向此演大法義。若信得及，法法本

自圓成，念念悉皆具足。若信不及，山僧今日，因行不妨掉臂，更爲重說偈言。」卓一下，下座。

上方日益禪師

安吉州上方日益禪師，開堂日，上首白槌罷，師曰：「白槌前觀一又不成，白槌後觀二又不是。到這裏任是鐵眼銅睛，也須百雜碎。莫有不避危亡底衲僧，試出來看。」時有兩僧齊出，師曰：「一箭落雙鵰。」僧曰：「某甲話猶未問，何得著忙？」師曰：「莫是新羅僧麼？」僧擬議，師曰：「撞露柱漢。」便打。問：「如何是未出世邊事？」師曰：「井底蝦蟆吞却月。」曰：「如何是出世邊事？」師曰：「鷺鷥踏折枯蘆枝。」曰：「去此二途，如何是和尚爲人處？」師曰：「十成好箇金剛鑽，攤向街頭賣與誰？」問：「如何是多年水牯牛？」師曰：「齒疏眼暗。」問：「鬧市相逢事若何？」師曰：「東行買賤，西行賣貴。」曰：「忽若不作貴不作賤，又作麼生？」師曰：「鎮州蘿蔔。」問：「一切含靈具有佛性。既有佛性，爲甚麼却撞入驢胎馬腹？」師曰：「知而故犯。」曰：「未審向甚麼處懺悔？」師打曰：「且作死馬醫。」問：「覿面相呈時如何？」師曰：「左眼半斤，右眼八兩。」僧提起坐具，曰：「這箇聻！」師曰：「不勞拈出。」乃左右顧視曰：「黃面老周行七步，脚跟下正好一錐。碧眼胡兀坐九年，頂門上可惜一劄。當時若有箇爲衆竭力底衲僧，下得這毒手，也免得拈花微笑，空破面顏；立雪齊腰，翻成轍迹。自此將錯就錯，相簍打簍。遂有五葉芬芳，千燈續燄。向曲彔木上唱二作三，於楖栗杖頭指南爲北。直得進前退後，有問法問心之徒；倚門傍牆，有覓佛覓祖底漢。庭前指栢，便喚作祖意西來。日裏看山，更錯認學人自己。殊不知此一大事，本自靈明。盡未來

際，未嘗間斷。不假修證，豈在思惟？雖鶖子有所不知，非滿慈之所能辯。不見馬祖一喝，百丈三日耳聾；寶壽令行，鎮州一城眼瞎。大機大用好，迅雷不可停。一唱一提，似斷崖不可履。正當恁麼時，三世諸佛，祇可傍觀，六代祖師，證明有分。大衆且道，今日還有證明底麼？」良久曰：「劄。」上堂〔一〕：「拾得般柴，寒山燒火，唯有豐干，巖中冷坐。且道豐干有甚麼長處？」良久曰：「家無小使，不成君子。」

南嶽下十四世

五祖演禪師法嗣

昭覺克勤禪師

成都府昭覺寺克勤佛果禪師，彭州駱氏子，世宗儒。師兒時日記千言，偶游妙寂寺，見佛書，三復悵然，如獲舊物。曰：「予殆過去沙門也。」即去家，依自省祝髮，從文照通講說，又從敏行授楞嚴。俄得病，瀕死，歎曰：「諸佛涅槃正路不在文句中，吾欲以聲求色見，宜其無以死也。」遂棄去。至真覺勝禪師之席，勝方創臂出血，指示師曰：「此曹溪一滴也。」師矍然，良久曰：「道固如是乎？」即徒步出蜀，首謁玉泉皓，次依金鑾信、大潙喆、黃龍心、東林度，僉指爲法器，而晦堂稱「他日臨濟一派屬子矣。」最後見五祖，盡其機用，祖皆不諾。乃謂「祖强移換人」，出不遜語，忿然而去。祖曰：「待你著一頓熱病打時，

〔一〕堂，原作「掌」，據續藏本改。

方思量我在。」師到金山，染傷寒困極，以平日見處試之，無得力者。追繹五祖之言，乃自誓曰：「我病稍間，卽歸五祖。」病痊尋歸，祖一見而喜，令卽參堂，便入侍者寮。方半月，會部使者解印還蜀，詣祖問道。祖曰：「提刑少年，曾讀小艷詩否？有兩句頗相近。『頻呼小玉元無事，祇要檀郎認得聲。』」提刑應「喏喏」。祖曰：「且子細。」師適歸侍立次，〔一〕問曰：「聞和尚舉小艷詩，提刑會否？」祖曰：「他祇認得聲。」師曰：「祇要檀郎認得聲。他既認得聲，爲甚麼却不是？」祖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柏樹子。聻！」師忽有省，遽出，見雞飛上欄干，鼓翅而鳴。復自謂曰：「此豈不是聲？」遂袖香入室，通所得，呈偈曰：「金鴨香銷錦繡幃，笙歌叢裏醉扶歸。少年一段風流事，祇許佳人獨自知。」祖曰：「佛祖大事，非小根劣器所能造詣，吾助汝喜。」祖徧謂山中耆舊曰：「我侍者參得禪也。」由此，所至推爲上首。

崇寧中還里省親，四衆迓拜。成都帥翰林郭公知章請開法六祖，更昭覺。政和間謝事，復出峽南遊。時張無盡寓荆南，以道學自居，少見推許。師艤舟謁之，劇談華嚴旨要。曰：「華嚴現量境界，理事全真，初無假法。所以卽一而萬，了萬爲一。一復一，萬復萬，浩然莫窮。心佛衆生，一二無差別。卷舒自在，無礙圓融。此雖極則，終是無風帀帀之波。」公於是不覺促榻。師遂問曰：「到此與祖師西來意，爲同爲別？」公曰：「同矣。」師曰：「且得没交涉。」公色爲之慍。師曰：「不見雲門道，山河大地，無絲毫過患，猶是轉句。直得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向上全提時節。彼德山、臨濟，豈非全提乎？」公乃首肯。翌日復舉「事法界、理法界、至理事無礙法界。」師又問：「此可說禪乎？」公曰：「正好說禪也。」師

〔一〕次，原作「方」，據續藏本改。

笑曰：「不然。正是法界量裏在。蓋法界量未滅，若到事事無礙法界，法界量滅，始好説禪。如何是佛？乾屎橛。如何是佛？麻三斤。是故真淨偈曰：『事事無礙，如意自在。手把豬頭，口誦淨戒。趁出婬坊，未還酒債。十字街頭，解開布袋。』」公曰：「美哉之論，豈易得聞乎！」於是以師禮留居碧巖，復徙道林。樞密鄧公子常奏賜紫服師號，詔住金陵蔣山，學者無地以容。敕補天寧萬壽，上召見，褒寵甚渥。

建炎初，又遷金山，適駕幸維揚，入對，賜圜悟禪師，改雲居。久之，復領昭覺。僧問：「雲門道，須彌山，意旨如何？」師曰：「推不向前，約不退後。」曰：「未審還有過也無？」師曰：「坐却舌頭。」問：「法不孤起，仗境方生。」提坐具曰：「這箇是境，那箇是法？」師曰：「却被闍黎奪却鎗。」問：「古人道，柳栗横擔不潺人，直入千峯萬峯去。未審那裏是佗住處？」師曰：「騰蛇纏足，路布遶身。」曰：「朝看雲片片，暮聽水顧潺。」師曰：「却須截斷始得。」曰：「此回不是夢，真箇到廬山。」師曰：「高著眼。」問：「猿抱子歸青嶂後，鳥銜華落碧巖前。此是和尚舊時安身立命處，如何是道林境？」師曰：「寺門高開洞庭野，殿脚插入赤沙湖。」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僧寶人人滄海珠。」曰：「此是杜工部底，作麽生是和尚底？」師曰：「且莫亂道。」曰：「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山僧有眼不曾見。」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闍黎問得自然親。」曰：「如何是人境俱奪？」師曰：「收。」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放。」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如何得透脱？」師曰：「倚天長劍逼人寒。」曰：「祇如樹倒藤枯，潙山爲甚麽呵呵大笑？」師曰：「愛他底，著他底。」曰：「忽被學人掀倒禪牀，拗折拄杖，又作箇甚麽伎倆？」師曰：「也是賊過後張弓。」問：「明歷歷，露堂堂，因甚麽乾坤收不得？」師曰：「金剛手裏八稜棒。」曰：「忽然一喚便回，還當得活也

無？」師曰：「鶖子目連無奈何。」曰：「不落照，不落用。如何商量？」師曰：「放下雲頭。」曰：「忽遇其中人時如何？」師曰：「騎佛殿，出山門。」曰：「萬象不來渠獨語，教誰招手上高峯？」師曰：「錯下名言。」

上堂：「通身是眼見不及，通身是耳聞不徹，通身是口說不著，通身是心鑒不出。直饒盡大地明得，無絲毫透漏，猶在半途。據令全提，且道如何展演？域中日月縱橫掛，一亘晴空萬古春。」上堂：「山頭鼓浪，井底揚塵。眼聽似震雷霆，耳觀如張錦繡。三百六十骨節，一一現無邊妙身，八萬四千毛端，頭頭彰寶王剎海。不是神通妙用，亦非法爾如然。苟能千眼頓開，直是十方坐斷。且超然獨脫一句，作麼生道？試玉須經火，求珠不離泥。」上堂：「本來無形段，那復有唇觜。特地廣稱揚，替他說道理。且道他是阿誰？」上堂：「十五日已前，千牛拽不回。十五日已後，俊鶻趁不及。正當十五日，天平地平，同明同暗，大千沙界不出當處，可以含吐十虛。進一步，超越不可說香水海；退一步，坐斷千里萬里白雲。不進不退，莫道闍黎，老僧也無開口處。」舉拂子曰：「正當恁麼時如何？有時拈在千峯上，劃斷秋雲不放高。」上堂：「十方同聚會，本來身不昧。箇箇學無爲，頂上用鉗鎚。此是選佛場，深廣莫能量。心空及第歸，利劍不如錐。龐居士舌拄梵天，口包四海，有時將一莖草作丈六金身？有時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甚是奇特。雖然如此，要且不曾動著向上關。且如何是向上關？鑄印築高壇。」上堂：「有句無句，超宗越格。如藤倚樹，銀山鐵壁。及至樹倒藤枯，多少人失却鼻孔。直饒收拾得來，已是千里萬里。祇如未有恁麼消息時如何，還透得麼？風暖鳥聲碎，日高華影重。」上堂：「第一句薦得，祖師乞命。第二句薦得，人天膽落。第三句薦得，虎口橫身。不是循途守轍，亦非革轍移途。透得則六臂三頭，未透

亦人間天上。且三句外一句作麼生道？生涯祇在絲綸上，明月扁舟泛五湖。」

示衆云：「一言截斷，千聖消聲。一劒當頭，橫屍萬里。所以道，有時句到意不到，有時意到句不到。句能剗意，意能剗句。意句交馳，衲僧巴鼻。若能恁麼轉去，青天也須喫棒。且道憑箇甚麼？可憐無限弄潮人，畢竟還落潮中死。」示衆云：「萬仞崖頭撒手，要須其人。千鈞之弩發機，豈爲鼷鼠？雲門睦州，當面蹉過。德山臨濟，誑謼閭閻。自餘立境立機，作窠作窟，故是滅胡種族。且獨脫一句作麼生道？萬緣遷變渾閑事，五月山房冷似冰。」紹興五年八月己酉，示微恙，趺坐書偈遺衆，投筆而逝。茶毗舌齒不壞，設利五色無數。塔於昭覺寺之側，謚真覺禪師。

太平慧懃禪師

舒州太平慧懃佛鑑禪師，本郡汪氏子。丱歲師廣教圓深，試所習得度。每以「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味之有省。乃徧參名宿，往來五祖之門有年。恚祖不爲印據，與圓悟相繼而去。及悟歸五祖，方大徹證，而師忽至。意欲他邁，悟勉令挂搭，且曰：「某與兄相別始月餘，比舊相見時如何？」師曰：「我所疑者，此也。」遂參堂。一日，聞祖舉：「僧問趙州：『如何是和尚家風？』州曰：『老僧耳聾，高聲問將來。』僧再問，州曰：『你問我家風，我却識你家風了也。』」師卽大豁所疑。曰：「乞和尚指示極則。」祖曰：「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師展拜，祖令主翰墨。後同圓悟語話次，舉「東寺問仰山，鎮海明珠因緣」，至無理可伸處，圓悟徵曰：「既云收得，逮索此珠，又道無言可對，無理可伸。」師不能加答。明日謂悟曰：「東

寺祇索一顆珠，仰山當下傾出一栲栳。」悟深肯之。乃告之曰：「老兄更宜親近老和尚去。」師一日造方丈，未及語，被祖訶罵，懡㦬而退。歸寮閉門打睡，恨祖不已。悟已密知，即往扣門。師曰：「誰？」悟曰：「我。」師即開門。悟問：「你見老和尚如何？」師曰：「我本不去，被你賺累我，遭這老漢訶罵。」悟呵呵大笑曰：「你記得前日下底語麽？」師曰：「是甚麽語？」悟曰：「你又道東寺祇索一顆，仰山傾出一栲栳。」師當下釋然。悟遂領師同上方丈。祖纔見，遽曰：「懃兄，且喜大事了畢。」明年，命師爲第一座。會太平靈源赴黃龍，其席既虛，源薦師於舒守孫鼎臣，遂命補處。五祖付法衣，師受而捧以示衆曰：「昔釋迦文佛，以丈六金襴袈裟，披千尺彌勒佛身。佛身不長，袈裟不短。會麽？即此樣，無他樣。」自是法道大播。政和初，詔住東都智海，五年乞歸，得旨居蔣山。樞密鄧公子常奏賜徽號椹服。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喫醋知酸，喫鹽知鹹。」曰：「弓折箭盡時如何？」師曰：「一場懡㦬。」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麽人？」師曰：「拶破露柱。」曰：「歸鄉無路時如何？」師曰：「王程有限。」曰：「前三三，後三三，又作麽生？」師曰：「六六三十六。」問：「承聞和尚親見五祖，是否？」師曰：「鐵牛齧碎黃金草。」曰：「恁麽則親見五祖也。」師曰：「我與你有甚冤讎？」曰：「祇如達磨見武帝意旨如何？」師曰：「胡言易辨，漢語難明。」曰：「爲甚棲棲暗渡江。」〔一〕師曰：「因風借便。」問：「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進前退後愁殺人。」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真實之言成妄語。」曰：〔二〕「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夫子遊行厄在陳。」曰：「如

〔一〕渡，原作「没」，據續藏本改。

〔二〕「曰」字原無，據義補。

何是主中主？」師曰：「終日同行非伴侶。」曰：「賓主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大斧斫了手摩挲。」問：「卽心卽佛卽不問，非心非佛事如何？」師曰：「昨日有僧問，老僧不對。」曰：「未審與卽心卽佛相去多少？」師曰：「近則千里萬里，遠則不隔絲毫。」曰：「忽被學人截斷兩頭，歸家穩坐，又作麼生？」師曰：「你家在甚麼處？」曰：「大千沙界內，一箇自由身。」師曰：「未到家在，更道。」曰：「學人到這裏，直得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去也。」師曰：「未爲分外。」

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桃華紅，李華白。誰道融融只一色？燕子語，黃鶯鳴。誰道關關祇一聲？不透祖師關捩子，空認山河作眼睛。」上堂：「日日日西沉，日日日東上。若欲學菩提，」擲下柱杖曰：「但看此模樣。五祖周祥。」上堂：「去年今日時，紅爐片雪飛。今日去年時，曹娥讀夜碑。末後一句子，佛眼莫能窺。白蓮峯頂上，紅日遶須彌。烏啄珊瑚樹，鯨吞離水犀。太平家業在，千古襲楊岐。」上堂，橫拄杖曰：「先照後用。」豎起曰：「先用後照。」倒轉曰：「照用同時。」卓一下曰：「照用不同時。汝等諸人，被拄杖一口吞盡了也。自是你不覺，若向這裏道得轉身句，免見一場氣悶。其或未然，老僧今日失利！」上堂：「金烏急，玉兔速，急急流光七月十。無窮遊子不歸家，縱歸祇在門前立。門前立，把手牽伊不肯入。萬里看看寸草無，殘花落地無人拾。無人拾，一回雨過一回濕。」上堂：「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乃曰：「你尋常說黃道黑，評品古今，豈不是密語？你尋常折旋俯仰，拈匙把筯，祇揖萬福，是覆藏不覆藏？忽然瞥地去，也不可知。要會麼？世尊有密語，冬到寒食一百五。迦葉不覆藏，水泄不通已露贓。靈利衲僧如會得，一重雪上一重霜。」上堂：「十五日已前事，錦上鋪花。十五日已後事，如

海一漚發。正當十五日，大似一尺鏡照千里之像。雖則真空絶跡，其柰海印發光。任他露柱開花，説甚佛面百醜。何故？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上堂，舉：「僧問趙州：『如何是不遷義？』州以手作流水勢，其僧有省。又僧問法眼：『不取於相，如如不動。如何是不取於相，見於如如不動？』眼曰：『日出東方夜落西。』其僧亦有省。若也於此見得，方知道旋嵐偃嶽，本來常靜。江河競注，元自不流。其或未然，不免更爲饒舌。天左旋，地右轉。古往今來經幾徧。金烏飛，玉兔走。纔方出海門，又落青山後。江河波渺渺，淮濟浪悠悠，直入滄溟晝夜流。」遂高聲曰：「諸禪德，還見如如不動麼？」師室中以木骰子六隻，面面皆書么字。僧纔入，師擲曰：「會麼？」僧擬不擬，師即打出。七年九月八日，上堂：「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直饒不去不住，亦未是衲僧行履處。且作麼生是衲僧行履處？待十月前後，爲諸人注破。」至後月八日，沐浴更衣，端坐，手寫數書別故舊，停筆而化。闍維收靈骨設利，塔於本山。

龍門清遠禪師

舒州龍門清遠佛眼禪師，臨邛李氏子。嚴正寡言，十四圓具，依毗尼，究其説。因讀法華經，至「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持以問講師講師莫能答。師嘆曰：「義學名相，非所以了生死大事。」遂卷衣南游，造舒州太平演禪師法席。因丐於廬州，偶雨足跌仆地。煩懣間，聞二人交相惡罵，諫者曰：「你猶自煩惱在。」師於言下有省。及歸，凡有所問，演即曰：「我不如你，你自會得好。」或曰：「我不會，我不

如你。」師愈疑，遂咨決於元禮首座。禮乃以手引師之耳，繞圍爐數匝，且行且語曰：「你自會得好。」師曰：「有冀開發，乃爾相戲耶？」禮曰：「你他後悟去，方知今日曲折耳。」太平將遷海會，師慨然曰：「吾持鉢方歸，復參隨往一荒院，安能究決己事耶？」遂作偈告辭，之蔣山坐夏。邂逅靈源禪師，日益厚善，從容言話問，師曰：「比見都下一尊宿語句，似有緣。」靈源曰：「演公天下第一等宗師，何故捨而事遠遊？所謂有緣者，蓋知解之。師與公初心相應耳。」師從所勉，徑趨海會，後命典謁。適寒夜孤坐，撥爐見火一豆許，恍然自喜曰：「深深撥，有些子。平生事，只如此。」遽起閱几上傳燈錄，至破竈墮因緣，忽大悟。作偈曰：「刀刀林鳥啼，被衣終夜坐。撥火悟平生，窮神歸破墮。事皎人自迷，曲淡誰能和？念之永不忘，門開少人過。」圓悟因詣其寮，舉青林般土話驗之。且謂：「古今無人出得，你如何會？」師曰：「也有甚難。」悟曰：「祇如他道，鐵輪天子寰中旨意作麼生？」師曰：「我道帝釋宮中放赦書。」悟退語人曰：「且喜遠兄便有活人句也。」自是隱居四面大中庵，屬天下一新崇寧萬壽寺，舒守王公渙之命師開法，次補龍門，道望尤振。後遷和之褒禪。樞密鄧公洵武奏賜師號紫衣。

上堂：「臺山路上，過客全稀。破竈堂前，感恩無地。雪埋庭栢，冰鎖偃谿。雖在南方火爐頭，不入他家壟甕裏。看！看！臘月三十日，便是孟春猶寒。你等諸人，各須努力向前，切忌自生退屈。」上堂，卓拄杖曰：「圓明了知，不由心念。抵死要道，墮坑落壍。畢竟如何？」乃倚拄杖，下座。上堂：「泡幻同無礙，如何不了悟。眼裏瞳人吹叫子，達法在其中，非今亦非古。六隻骰子滿盆紅。大衆，時人爲甚麼坐地看楊州，鉢盂著柄新翻樣，牛上騎牛笑殺人。」上堂：「趙州不見南泉，山僧不識五祖。甜瓜徹蔕甜，

苦瓠連根苦。」上堂：「一葉落，天下春，無路尋思笑殺人。下是天，上是地，此言不入時流意。南作北，東作西。動而止，喜而悲。虵頭蝎尾一試之，猛虎口裏活雀兒。是何言？歸堂去。」上堂：「千說萬說，不如親面一見。縱不說亦自分明。王子寶刀喻，衆盲摸象喻，禪學中隔江招手事，望州亭相見事，迴絕無人處事，深山巖崖處事，此皆親面而見之，不在說也。」上堂：「蘇武牧羊，辱而不屈。李陵望漢，樂以忘歸。是在外國。在本國佛諸弟子中，有者雙足越坑，有者聆箏起舞，有者身埋糞壤，有者呵罵河神。是習氣，是妙用。至於擎叉打地，豎拂敲牀。睦州一向閉門，魯祖終年面壁。是爲人，是不爲人？信知一切凡夫，埋没寶藏，殊不丈夫。諸人何不擺柂張帆，抛江過岸，休更釘樁搖艣，何日到家？既作曹溪人，又是家裏漢，還見家裏事麼？」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不壞？」師曰：「黑漆桶裏黃金色。」問：「道遠乎哉？觸事而真。如何是道？」師曰：「頂上八尺五。」曰：「此理如何？」師曰：「方圓七八寸。」問：「劫火威音前，別是一壺天。御樓前射獵，不是刈茅田。」提起坐具曰：「這箇喚作甚麼？」師曰：「正是刈茅田。」僧便喝，師曰：「猶作主在。」問僧：「孤燈獨照時如何？」僧無對。師代曰：「露柱證明。」師聞開靜板聲，乃曰：「據款結案。」師嘗題語於龍門延壽壁間曰：「佛許有病者當療治，容有將息所也。禪林凡有數名，或曰涅槃，見法身常住，了法不生也。或曰省行，知此違緣，皆從行苦也。或曰延壽，欲得慧命，扶持色身也。其實使人了生死處也。多見少覺，微恙便入此堂，不强支吾，便有裨益。及乎久病，思念鄉閭，不善退思，滅除苦本。先聖云：病者衆生之良藥。若善服食，無不瘥者也。」宣和初，以病辭歸蔣山之東堂。二年書雲前一日，飯食訖趺坐，謂其徒曰：「諸方老宿，臨終必留偈辭世。世可辭耶？

且將安往？」乃合掌，怡然趨寂。門人函骨歸龍門，塔於靈光臺側。

開福道寧禪師

潭州開福道寧禪師，歙溪汪氏子。壯爲道人，於崇果寺執浴。一日將濯足，偶誦金剛經，至「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爲實」。遂忘所知，忽垂足沸湯中，發明己見。後祝髮蔣山，依雪竇老良禪師。踰二年，偏歷叢林，參諸名宿。晚至白蓮，聞五祖小參，舉忠國師古佛淨瓶、趙州狗子無佛性話，頓徹法源。大觀中，潭帥席公震請住開福，衲子景從。浴佛，上堂：「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諸禪德，日日日從東畔出，朝朝雞向五更啼。雖然不是桃華洞，春至桃華亦滿溪。」又道：「毗藍園內，右脇降生。七步周行，四方目顧。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大似貪觀天上月，失却手中珠。還知落處麽？若知落處，方爲孝子順孫。苟或未然，不免重下註脚。」良久曰：「天生伎倆能奇怪，末上輸他弄一場。」示衆云：「秋日耀長空，秋江浸虛碧。傷嗟門外人，處處尋彌勒。驀路忽撞頭，相逢不相識。諸禪德，既是相逢，爲甚麽却不相識？剪盡霜前竹，臨谿不化龍。」上堂：「徧界不曾藏，通身無影像。相逢莫訝太愚癡，曠劫至今無伎倆。無伎倆，少人知。大抵還他肌骨好，何須臨鏡畫蛾眉？」上堂：「摩竭正令，未免崎嶇。少室垂慈，早傷風骨。腰囊挈錫，孤負平生。煉行灰心，遞相鈍置。爭似春雨晴，春山青，白雲三片四片，黃鳥一聲兩聲。千眼大悲看不足，王維雖巧畫難成。直饒便恁麽，猶自涉途程。且不涉途程一句作麽生道？人從汴州來，不得東京信。」僧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人天合掌。」曰：「出水

後如何?」師曰:「不礙往來看。」問:「如何是句到意不到?」師曰:「瑞草本無根,信手拈來用。」曰:「如何是意到句不到?」師曰:「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曰:「如何是意句俱到?」師曰:「大悲不展手,通身是眼睛。」曰:「如何是意句俱不到?」師曰:「君向瀟湘我向秦。」政和三年十一月四日,淨髮沐浴,次日齋罷小參,勉衆行道,辭語誠切。期初七示寂,至日酉時,跏趺而逝。闍維獲設利五色,歸藏於塔。

大隨元靜禪師

彭州大隨南堂元靜禪師,後名道興。閬之玉山大儒趙公約仲之子也。十歲病甚,母禱之,感異夢,捨令出家。師成都大慈寶生院宗裔。元祐三年,通經得度。留講聚有年,而南下首參永安恩禪師,於臨濟三頓棒話發明。次依諸名宿,無有當意者。聞五祖機峻,欲抑之,遂謁祖。祖乃曰:「我此間不比諸方,凡於室中,不要汝進前退後,豎指擎拳,繞禪牀作女人拜,提起坐具,千般伎倆。祇要你一言下諦當,便是汝見處。」師茫然退,參三載。一日入室罷,祖謂曰:「子所下語,已得十分,試更與我說看。」師即剖而陳之。祖曰:「說亦說得十分,更與我斷看。」師隨所問而判之。祖曰:「好即好,祇是未曾得老僧說話在。齋後可來祖師塔所,與汝一一按過始得。」及至彼,祖便以「即心即佛,非心非佛,睦州擔板漢,南泉斬貓兒,趙州狗子無佛性、有佛性」之語編辟之,其所對了無凝滯。至子胡狗話,祖遽轉面曰:「不是。」師曰:「不是却如何?」祖曰:「此不是,則和前面皆不是。」師曰:「望和尚慈悲指示。」祖曰:「看他道,子胡有一狗,上取人頭,中取人腰,下取人脚。入門者好看。纔見僧入門,便道:看狗。向子胡道,看狗

處下一轉語，敎子胡結舌，老僧鈐口，便是你了當處。」次日入室，師默啓其說。祖笑曰：「不道你不是千了百當底人，此語祇似先師下底語。」師曰：「某何人，得似端和尚！」祖曰：「不然。老僧雖承嗣他，謂他語拙，蓋祇用遠錄公手段接人故也。如老僧共遠錄公，便與百丈、黄檗、南泉、趙州輩把手共行，纔見語拙卽不堪。」師以爲不然。乃曳杖渡江，適大水泛漲，因留。四祖儕輩挽其歸。又二年，祖方許可。嘗商略古今次，執師手曰：「得汝說須是吾舉，得汝舉須是吾說。而今而後，佛祖祕要，諸方關鍵，無逃子掌握矣。」遂創南堂以居之，於是名冠寰海。成都帥席公旦請開法嘉祐。未幾徙昭覺，遷能仁及大隨。

上堂：「君王了了，將帥惺惺。一回得勝，六國平寧。」上堂，舉：「臨濟參黄檗之語，白雲端和尚頌云：一拳拳倒黄鶴樓，一趯趯飜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曰：「大隨卽不然。行年七十老躘踵，眼目精明耳不聾。忽地有人欺負我，一拳打倒過關東。」上堂，問答已，乃曰：「有祖已來，時人錯會，祇將言句以爲禪道。殊不知道本無體，因體而得名。道本無名，因名而立號。祇如適來上座，纔恁麽出來，便恁麽歸衆。且道具眼不具眼？若道具眼，纔恁麽出來，眼在甚麽處？若道不具眼，爭合便恁麽去？諸仁者，於此見得倜儻分明，則知二祖禮拜，依位而立，眞得其髓。祇這些子是三世諸佛命根，六代祖師命脉，天下老和尚安身立命處。雖然如是，須是親到始得。」上堂：「自己田園任運耕，祖宗基業力須爭。悟須千聖頭邊坐，用向三塗底下行。」僧問：「祖師心印，請師直指。」師曰：「你聞熱麽？」曰：「聞。」師曰：「且不聞寒？」曰：「和尚還聞熱否？」師曰：「不聞。」曰：「爲甚麽不聞？」師搖扇曰：「爲我有這箇。」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活捉魔王鼻孔穿。」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

曰：「中心樹子屬吾曹。」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一釣三山連六鼇。」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白日騎牛穿市過。」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好。」曰：「出水後如何？」師曰：「好。」曰：「如何是蓮華？」師曰：「好。」僧禮拜。師曰：「與他三箇好，萬事一時休。」問：「藏天下於天下卽不問。」乃擧拳曰：「秖如這箇作麽生藏？」師曰：「有甚麽難？」曰：「且作麽生藏？」師曰：「衫袖裏。」曰：「未審如何是紀綱佛法底人？」師曰：「不可是鬼。」曰：「忽遇殺佛殺祖底來，又作麽生支遣？」師曰：「老僧有眼不曾見。」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喫粥喫飯，莫教放在腦後。」曰：「終日喫時未嘗喫。」師曰：「負心衲子，不識好惡。」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也無？」師曰：「阿誰教你恁麽問？」僧進前，鞠躬曰：「不審。」師曰：「是壞不壞？」僧無語。問：「如何是山裏禪？」師曰：「庭前嫩竹先生笋，澗下枯松長老枝。」曰：「如何是市裏禪？」師曰：「六街鐘鼓韻鼕鼕，卽處鋪金世界中。」曰：「如何是村裏禪？」師曰：「賊盜消亡蠶麥熟，謳歌鼓舞樂昇平。」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問得甚當。」曰：「便恁麽去時如何？」師曰：「答得更奇。」問：「因山見水，見水忘山。山水俱忘，理歸何所？」師曰：「山僧坐却舌頭，天地黯黑。」有一老宿垂語云：「十字街頭起一間茅廁，秖是不許人屙。」僧擧以扣師。師曰：「是你先屙了，更教甚麽人屙？」宿聞，焚香遥望大隨，再拜謝之。

紹興乙卯秋七月，大雨雪，山中有異象。師曰：「吾期至矣。」十七日別郡守以次，越三日示少恙於天彭，二十四夜謂侍僧曰：「天曉無月時如何？」僧無對。師曰：「倒教我與汝下火始得。」翌日還堋口廨院，留遺誡，蛻然示寂。門弟子奉全身歸，煙霧四合，猿鳥悲鳴。茶毗異香徧野，舌本如故。設利五色

者不可計，瘞於定光塔之西。後住天童、天目。文禮作師畫像贊，可補行實之缺。因併錄此贊曰：「東山一會人，唯他不唧嚠。別處著閑房，叢林難講究。邡水潭虵出驚人，鈍鐵鍋雞啼白晝。雜劇打來，全火祇候。晚歲放疏慵，却與俗和同。勸巴子使人勘驗，擲香貼便顯家風。定光無佛，枉費羅籠。臨行摇鐸向虛空，那知喪盡白雲宗。」

無爲宗泰禪師

漢州無爲宗泰禪師，涪城人。自出關，偏遊叢社。至五祖告香日，祖舉「趙州洗鉢盂話」俾參。洎入室，舉此話問師：「你道趙州向伊道甚麼？這僧便悟去。」師曰：「洗鉢盂去，聻！」祖曰：「你祇知路上事，不知路上滋味。」師曰：「既知路上事，路上有甚滋味？」祖曰：「你不知邪？」又問：「你曾游浙否？」師曰：「未也。」祖曰：「你未悟在。」師自此凡五年，不能對。祖一日陞堂，顧衆曰：「八十翁翁輥繡毬。」便下座。師欣然出衆曰：「和尚試輥一輥看。」祖以手作打仗鼓勢，操蜀音唱綿州巴歌曰：「豆子山，打瓦鼓。楊平山，撒白雨。白雨下，取龍女。織得絹，二丈五。一半屬羅江，一半屬玄武。」師聞大悟，掩祖口曰：「祇消唱到這裏。」祖大笑而歸。師後還蜀，四衆請開法無爲，遷正法。上堂：「此一大事因緣，自從世尊拈華，迦葉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分付摩訶大迦葉。以後燈燈相續，祖祖相傳，迄至於今，綿綿不墜。直得遍地生華，故號涅槃妙心，亦曰本心，亦曰本性，亦曰本來面目，亦曰第一義諦，亦曰爍迦羅眼，亦曰摩訶大般若。在男曰男，在女曰女。汝等諸人，但自悟去，這般盡是閑言語。」遂拈起拂子曰：

「會了喚作禪，未悟果然難。難難，目前隔箇須彌山。悟了易。易易，信口道來無不是。」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阿誰教你恁麼問？」僧擬議，師曰：「了。」

五祖表自禪師

蘄州五祖表自禪師，懷安人也。初依祖最久，未有省。時圓悟爲座元，師往請益。悟曰：「兄有疑處試語我。」師遂舉：「德山小參，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悟曰：「禮拜著，我作得你師。舉話尚不會？」師作禮竟，悟令再舉前話。師曰：「德山小參，不答話。」悟掩其口曰：「但恁麼看。」師出，揚聲曰：「屈！屈！豈有公案祇教人看一句底道理？」有僧謂師曰：「兄不可如此說，首座須有方便。」因靜坐體究，及旬頓釋所疑。詣悟禮謝。悟曰：「兄始知吾不汝欺。」又詣方丈，祖迎笑。自爾日深玄奧。祖將歸寂，遣言郡守，守命嗣其席，衲子四至不可遏。師榜侍者門曰：「東山有三句，若人道得，即挂搭。」衲子皆披靡。一日，有僧携坐具，徑造丈室。謂師曰：「某甲道不得，祇要挂搭。」師大喜，呼維那於明窻下安排。上堂：「世尊拈華，迦葉微笑時，人祇知拈華微笑，要且不識世尊。」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荆棘林中舞柘枝。」曰：「如何是佛？」師曰：「新生孩子擲金盆。」

龍華道初禪師

蘄州龍華道初禪師，梓之馬氏子。爲祖侍者有年。住龍華日，上堂曰：「雞見便鬬，犬見便齩。殿

上鴟吻，終日相對。爲甚麽却不嗔？」便下座。師機辯峻捷，門人罔知造詣。一日謂衆曰：「昨日離城市，白雲空往還。松風清耳目，端的勝人間。」召衆曰：「此是先師末後句。」有頃，脫然而逝。

九頂清素禪師

嘉州九頂清素禪師，本郡郭氏子。於乾明寺剃染，徧扣禪扃。晚謁五祖，聞舉首山答西來意語，倏然契悟。述偈曰：「顛倒顛，顛倒顛，新婦騎驢阿家牽。便恁麽，太無端，回頭不覺布衫穿。」祖見，乃問：「百丈野狐話，又作麽生？」師曰：「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祖大悅。久之辭歸，住清溪，次遷九頂。太守呂公來瞻大像，問曰：「既是大像，因甚麽肩負兩楹？」師曰：「船上無散工。」至閣下，覩觀音像又問：「彌勒化境，觀音何來？」師曰：「家富小兒嬌。」守乃禮敬。勤老宿至，師問：「舞劍當咽時如何？」曰：「伏惟尚饗。」師詬曰：「老賊，死去你問我。」勤理前語問之。師叉手揖曰：「拽破。」紹興乙卯四月二十四日，得微疾，書偈遺衆曰：「木人備舟，鐵人備馬。丙丁童子穩穩登，喝散白雲歸去也。」竟爾趨寂。

元禮首座

元禮首座，閩人也。受業焦山。初參演和尚於白雲。凡入室，必謂曰：「衲僧家，明取緇素好。」師疑之不已。一日演陞堂，舉首山新婦騎驢阿家牽語，乃曰：「諸人要會麽？莫問新婦阿家，免煩路上波吒，遇飯卽飯，遇茶卽茶。同門出入，宿世寃家。」師於言下豁如，且曰：「今日緇素明矣。」二年，演遷席

祖山，命分座，不就。演歸寂，即他往。崇寧間，再到五祖。僧問：「五祖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有眼無耳朵，六月火邊坐。」曰：「意旨如何？」師曰：「家貧猶自可，路貧愁殺人。」或問：「金剛經云，一切善法，如何是法？」師曰：「上是天，下是地，中間坐底坐，立底立。喚甚麼作善法？」僧無對，師便打。後終於四明之瑞巖。

普融藏主

普融知藏，福州人也。至五祖，入室次，祖舉倩女離魂話問之，有契。呈偈曰：「二女合爲一媳婦，機輪截斷難回互。從來往返絶蹤由，行人莫問來時路。」凡有鄉僧來謁，則發閩音誦俚語曰：「書頭教娘勤作息，書尾教娘莫瞌睡。且道中間説箇甚麼？」僧擬對，師即推出。

法閦上座

法閦上座，久依五祖，未有所入。一日造室，祖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曰：「法閦即不然。」祖以手指曰：「住！住！法閦即不然，作麼生？」師於是啓悟。後至東林宣密度禪師席下，見其得平實之旨。一日拈華繞度禪牀一匝，背手插香爐中，曰：「和尚且道，意作麼生？」度屢下語，皆不契。踰兩月，遂問師，令試説之。〔一〕師曰：「某秖將華插香爐中，和尚自疑有甚麼事來？」

〔一〕令，原作「合」，據續藏本改。

雲蓋本禪師法嗣

承天自賢禪師

潭州南嶽承天院自賢禪師，僧問：「大衆已集，仰聽雷音。猊座既登，請師剖露。」師曰：「剎竿頭上翻筋斗。」曰：「恁麼則嶽麓山前祥霧起，祝融峰下瑞雲生。」師曰：「紫羅帳裏撒真珠。」上堂，拈拄杖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擊禪牀一下曰：「與君打破精靈窟，簸土揚塵無處尋，千山萬山空突兀。」復擊一下曰：「歸堂去參！」上堂：「一身高隱惟南嶽，自笑孤雲未是閑。松下水邊端坐者，也應隨倒說居山。咄！」上堂：「五更殘月落，天曉白雲飛。分明目前事，不是目前機。既是目前事，爲甚麼不是目前機？」良久曰：「欲言言不及，林下却商量。」

琅邪起禪師法嗣

金陵俞道婆

俞道婆，金陵人也。市油餈爲業。常隨衆參問琅邪，邪以臨濟無位真人話示之。一日，聞丐者唱蓮華樂云：「不因柳毅傳書信，何緣得到洞庭湖？」忽大悟，以餈盤投地。夫傍睨曰：「你顛邪？」婆掌曰：「非汝境界。」往見琅邪，邪望之，知其造詣。問：「那箇是無位真人？」婆應聲曰：「有一無位人，六臂三頭努力嗔。一擘華山分兩路，萬年流水不知春。」由是聲名藹著。凡有僧至，則曰：「兒，兒。」僧擬議，即掩

門。佛燈珣禪師往勘之，婆見如前所問。珣曰：「爺在甚麼處？」婆轉身拜露柱。珣即踏倒曰：「將謂有多少奇特？」便出。婆蹶起曰：「兒兒來，惜你則箇。」珣竟不顧。安首座至，婆問：「甚處來？」安曰：「德山。」婆曰：「德山泰乃老婆兒子。」安曰：「婆是甚人兒子？」婆曰：「被上座一問，直得立地放尿。」婆嘗頌馬祖不安因緣曰：「日面月面，虛空閃電。雖然截斷天下衲僧舌頭，分明祇道得一半。」

南嶽下十五世上

昭覺勤禪師法嗣

徑山宗杲禪師

臨安府徑山宗杲大慧普覺禪師，宣城奚氏子。夙有英氣。年十二入鄉校，一日因與同窗戲，以硯投之，悞中先生帽，償金而歸。曰：「大丈夫讀世間書，曷若究出世法？」即詣東山慧雲院事慧齊。年十七，薙髮具毗尼。偶閱古雲門錄，怳若舊習。往依廣教珵禪師，棄游四方。從曹洞諸老宿，既得其說，去登寶峰，謁湛堂準禪師。堂一見異之，俾侍巾裓。指以入道捷徑，師橫機無所讓。堂訶曰：「汝曾未悟，病在意識領解，則爲所知障。」堂疾革，囑師曰：「吾去後，當見川勤，必能盡子機用。」(勤即圓悟。)堂卒，師趨謁無盡居士，求堂塔銘。無盡門庭高，少許可，與師一言相契，下榻延之。名師庵曰妙喜。洎後再謁，且囑令見圓悟。師至天寧，一日聞悟陞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曰：『東山水上

行。』若是天寧卽不然。忽有人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只向他道：『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師於言下，忽然前後際斷，雖然動相不生，却坐在淨躶躶處。悟謂曰：「也不易，你得到這田地，可惜死了不能得活，不疑言句，是爲大病。不見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蘇，欺君不得。須信有這箇道理。」遂令居擇木堂，爲不釐務侍者。日同士大夫入室。擇木乃朝士止息處。悟每擧「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問之。師纔開口，悟便曰：「不是，不是。」經半載，遂問悟曰：「聞和尚當時在五祖曾問這話，不知五祖道甚麼？」悟笑而不答。師曰：「和尚當時須對衆問，如今說亦何妨。」悟不得已，謂曰：「我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意旨如何？祖曰：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又問樹倒藤枯時如何？祖曰：相隨來也。」師當下釋然，曰：「我會也。」悟遂擧數因緣詰之，師酬對無滯。悟曰：「始知吾不汝欺。」遂著臨濟正宗記付之，俾掌記室。未幾，令分坐。室中握竹篦以驗學者，叢林浩然歸重，名振京師。右丞相呂公舜徒奏賜紫衣、佛日之號。會女眞之變，其酋欲取禪僧十數人，師在選得免。趨吳虎丘度夏，因閱華嚴至「菩薩登第七地，證無生法忍」，洞曉向所請問湛堂殃崛摩羅持鉢至産婦家因緣。

時圜悟詔住雲居，師往省覲，至山次日，卽請爲第一座。時會中多龍象，以圜悟久虛座元，俟師之來，頗有不平之心。及冬至，秉拂昭覺元禪師出衆問云：「眉間挂劍時如何？」師曰：「血濺梵天。」圜悟於座下，以手約云：「住！住！問得極好，答得更奇。」元乃歸衆，叢林由是改觀。圜悟歸蜀，師於雲居山後古雲門舊址，創庵以居，學者雲集。久之入閩，結茅於長樂洋嶼，從之得法者，十有三人。又徙小溪雲門庵，後應張丞相魏公浚徑山之命，開堂日，僧問：「人天普集，選佛場開。祖令當行，如何擧唱？」師

云：「鈍鳥逆風飛。」曰：「偏界且無尋覓處，分明一點座中圓。」師曰：「人間無水不朝東。」復有僧競出，師約住云：「假使大地盡末爲塵，一一塵有一一口，一一口具無礙廣長舌相，一一舌相出無量差別音聲，一一音聲發無量差別言詞，一一言詞有無量差別妙義，如上塵數，衲僧各各具如是口，如是舌，如是音聲，如是言詞，如是妙義，同時致百千問難，問問各別，不消長老咳嗽一聲，一時答了。乘時於其中間，作無量無邊廣大佛事，一一佛事周徧法界，所謂一毛現神變，一切佛同說經於無量劫，不得其邊際，便恁麼去鬧熱門庭，即得正眼觀來。正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祖師門下一點也用不著。況復勾章棘句，展弄詞鋒，非唯埋沒從上宗乘，亦乃笑破衲僧鼻孔。所以道，毫氂繫念，三塗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聖名凡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爲幻色。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厭之，又成大患。看他先聖恁麼告報，如國家兵器，豈得已而用之？本分事上，亦無這箇消息。山僧今日，如斯舉唱，大似無夢說夢，好肉剜瘡。檢點將來，合喫拄杖。只今莫有下得毒手者麽？若有，堪報不報之恩，共助無爲之化。如無，倒行此令去也。」驀拈拄杖云：「橫按鏌鎁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卓拄杖，喝一喝，便下座。道法之盛，冠于一時。衆二千餘，皆諸方俊乂。

侍郎張公九成，亦從之游，灑然契悟。一日，因議及朝政，與師連禍。紹興辛酉五月，毀衣牒，屏居衡陽，乃裒先德機語，問與拈提，離爲三帙，目曰正法眼藏。凡十年，移居梅陽。又五年，高宗皇帝特恩放還。明年春，復僧伽梨，四方虛席以邀，率不就。後奉朝命，居育王。逾年有旨，改徑山，道俗歆慕如初。孝宗皇帝爲普安郡王時，遣內都監入山謁師，師作偈爲獻。及在建邸，復遣內知客詣山，供五百應

真，請師説法，祝延聖壽。親書妙喜庵三字，並製賛寵寄之。上堂：「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舉起拂子曰：「還見麽？」擊禪牀曰：「還聞麽？聞見分明，是箇甚麽？若向這裏提得去，皇恩佛恩一時報足。其或未然，徑山打葛藤去也。」復舉起拂子曰：「看！看！無量壽世尊，在徑山拂子頭上放大光明照。不可説，不可説，又不可説。佛刹微塵數世界中，轉大法輪，作無量無邊廣大佛事。其中若凡若聖，若正若邪，若草若木，有情無情，遇斯光者，皆獲無上正等菩提。所以諸佛於此得之，具一切種智；諸大菩薩於此得之，成就諸波羅密；辟支獨覺於此得之，出無佛世，現神通光明；諸聲聞衆洎夜來迎請五百阿羅漢，於此得之，得八解脱，具六神通。天人於此得之，增長十善；脩羅於此得之，除其憍慢；地獄於此得之，頓超十地；餓鬼傍生及四生九類一切有情，於此得之，隨其根性，各得受用。無量壽世尊放大光明，作諸佛事已竟，然後以四大海水灌彌勒世尊頂，與授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當於補處作大佛事。無量壽世尊有如是神通，有如是自在，有如是威神，到這裏還有知恩報恩者麽？若有，出來與徑山相見，爲汝證明。如無，聽取一頌：十方法界至人口，法界所有卽其舌。祇憑此口與舌頭，祝吾君壽無間歇。億萬斯年注福源，如海滉漾永不竭。師子窟内産狻猊，鸑鷟定出丹山穴。爲瑞爲祥遍九垓，草木昆蟲盡懽悦。稽首不可思議事，喻若衆星拱明月。故今宣暢妙伽陀，第一義中真實説。」

上堂：「祖師道：一心不生，萬法無咎。無咎無法，不生不心。能隨境滅，境逐能沈。境由能境，能由境能。大小祖師，却作座主見解。徑山卽不然，眼不自見，刀不自割。喫飯濟饑，飲水定渴。臨濟德

山特地迷，枉費精神施棒喝。除却棒，拈却喝，孟八郎漢，如何止遏？」上堂，拈拄杖卓一下，喝一喝曰：「德山棒，臨濟喝，今日爲君重拈掇。天何高，地何闊，休向糞埽堆上更添搕𢶍。換却骨，洗却腸，徑山退身三步，許你諸人商量。且道作麼生商量？」擲下拄杖，喝一喝曰：「紅粉易成端正女，無錢難作好兒郎。」上堂：「正月十四十五，雙徑椎鑼打鼓。要識祖意西來，看取村歌社舞。」上堂：「久雨不曾晴，豁開天地清。祖師門下事，何用更施呈？」上堂，舉圓通秀禪師示衆曰：「少林九年冷坐，剛被神光覷破。如今玉石難分，祇得麻纏紙裹。這一箇，那一箇，更一箇，若是明眼人，何須重說破？徑山今日不免狗尾續貂，也有些子。老胡九年話墮，可惜當時放過。致令默照之徒，鬼窟長年打坐。這一箇，那一箇，更一箇，雖然苦口叮嚀，却似樹頭風過。」結夏，上堂：「文殊三處安居，誌公不是閑和尚。迦葉欲行正令，未免眼前見鬼。且道徑山門下，今日事作麼生？」下座後，大家觸禮三拜。上堂，僧問：「有麼有麼？」「庵主豎起拳頭，還端的也無？」師便下座，歸方丈。上堂：「水底泥牛嚼生鐵，憍梵鉢提咬著舌。海神怒把珊瑚鞭，須彌燈王痛不徹。」上堂：「纔方八月中秋，又是九月十五。」卓拄杖曰：「唯有這箇不遷。」擲拄杖曰：「一衆耳聞目覩。」圓悟禪師忌，師拈香曰：「這箇尊慈，平昔强項，氣壓諸方，逞過頭底顢頇，用格外底儱侗。自言我以木槵子換天下人眼睛，殊不知被不孝之子將斷貫索穿却鼻孔。索頭既在徑山手裏，要教伊生也由徑山，要教伊死也由徑山。且道以何爲驗？」遂燒香曰：「以此爲驗。」僧問：「達磨西來，將何傳授？」師曰：「不可總作野狐精見解。」曰：「如何是麤入細？」師曰：「香水海裏一毛孔。」曰：「如何是細入麤？」師曰：「一毛孔裏香水海。」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火不待日而熱。」曰：「磨後如

何？」師曰：「風不待月而涼。」曰：「磨與未磨時如何？」師曰：「交。」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意作麼生？」師曰：「釘釘膠黏。」問：「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去此二途，請師速道。」師曰：「脫殼烏龜飛上天。」問：「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時如何？」師曰：「夢裏惺惺。」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前百丈曰，不落因果，爲甚麼墮野狐身？」師曰：「逢人但恁麼舉。」曰：「祇如後百丈道，不昧因果，爲甚麼脫野狐身？」師曰：「逢人但恁麼舉。」曰：「或有人問徑山，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未審和尚向他道甚麼？」師曰：「向你道，逢人但恁麼舉。」問：「明頭來時如何？」師曰：「頭大尾顛纖。」曰：「暗頭來時如何？」師曰：「野馬嘶風蹄撥剌。」曰：「明日大悲院裏有齋，又作麼生？」師曰：「雪峰道底。」問：「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時如何？」師曰：「親言出親口。」曰：「未審如何受持？」師曰：「但恁麼受持，決不相賺。」問：「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時如何？」師曰：「五味饡秤鎚。」問：「心佛俱忘時如何？」師曰：「賣扇老婆手遮日。」問：「教中道，塵塵說，剎剎說，無間歇，未審以何爲舌？」師拍禪牀右角一下。僧曰：「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也。」師拍禪牀左角一下。僧曰：「也知今日，令不虛行。」師曰：「識甚好惡？」師室中問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你作麼生會？」僧曰：「領。」師曰：「領你屋裏七代先靈。」僧便喝，師曰：「適來領，而今喝，干他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甚麼事？」僧無語。師打出。僧請益夾山境，話聲未絕，師便喝。僧茫然。師曰：「你問甚麼？」僧擬舉，師連打，喝出。師纔見僧入，便曰：「不是。出去！」僧便出。師曰：「沒量大人，被語脉裏轉却。」次一僧入，師亦曰：「不是。出去！」僧却近前，師曰：「向你道不是，更近前覓箇甚麼？」便打出。復

一僧入曰：「適來兩僧不會和尚意。」師低頭噓一聲，僧罔措。師打曰：「却是你會老僧意？」問僧：「我前日有一問在你處，你先前日答我了也。即今因甚麽瞌睡？」僧曰：「如是，如是。」師曰：「道甚麽？」僧曰「不是，不是。」師連打兩棒，曰：「一棒打你如是，一棒打你不是。」舉竹篦問僧曰：「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速道！速道！」僧曰：「請和尚放下竹篦，即與和尚道。」師放下竹篦，僧拂袖便出。師曰：「侍者認取這僧著。」又舉問僧，僧曰：「甕裏怕走却鼈那！」師下禪牀擒住，曰：「此是誰語？速道！」僧曰：「實不敢謾昧老師，此是竹庵和尚教某恁麽道。」師連打數棒，曰：「分明舉似諸方。」師年邁求解，辛巳春，得旨退居明月堂。隆興改元，一夕星殞于寺西，流光赫然。尋示微恙，八月九日，學徒問安，師勉以弘道，徐曰：「吾翌日始行。」至五鼓，親書遺奏，又貽書辭紫巖居士。侍僧了賢請偈，復大書曰：「生也祇恁麽，死也祇恁麽。有偈與無偈，是甚麽熱大？」擲筆委然而逝。平明有虵尺許，腰首白色，伏于龍王井欄，如義服者，乃龍王示現也。四衆哀號，皇帝聞而歎惜。上製師真贊曰：「生滅不滅，常住不住。圓覺空明，隨物現處。」丞相以次，致祭者沓來。門弟子塔全身於明月堂之側。壽七十有五，夏五十有八。詔以明月堂爲妙喜庵，謚曰普覺，塔名寶光。淳熙初，賜其全錄八十卷，隨大藏流行。

虎丘紹隆禪師

平江府虎丘紹隆禪師，和之含山人也。九歲謝親，居佛慧院。踰六年，得度受具。又五年，荷包謁

長蘆信禪師，得其大略。有傳圓悟語至者，師讀之，嘆曰：「想酢生液，雖未澆腸沃胃，要且使人慶快。第恨未聆謦欬耳。」遂由寶峰依湛堂，客黃龍叩死心禪師。次謁圓悟，一日入室，悟問曰：「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舉拳曰：「還見麼？」師曰：「見。」悟曰：「頭上安頭。」師聞脫然契證。悟叱曰：「見箇甚麼？」師曰：「竹密不妨流水過。」悟肯之。尋俾掌藏教。有問悟曰：「隆藏主柔易若此，何能爲哉！」悟曰：「瞌睡虎耳。」後歸邑，住城西開聖。建炎之擾，乃結廬銅峰之下。郡守李公光延居彰教，次徙虎丘，道大顯著。因追繹白雲端和尚立祖堂故事，乃曰：「爲人之後，不能躬行遺訓，於義安乎？」遂圖其像，以奉安之。上堂曰：「凡有展托，盡落今時。不展不托，墮坑落壍。直饒風吹不入，水灑不著，撿點將來，自救不了。豈不見道，直似寒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拈拄杖，劃一劃云：「劃斷古人多年葛藤，點頭石不覺拊掌大笑。且道笑箇甚麼？腦後見腮，莫與往來。」上堂：「目前無法，萬象森然。意在目前，突出難辨。不是目前法，觸處逢渠，非耳目之所到，不離見聞覺知。雖然如是，也須踏著他向上關捩子始得。所以道，羅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佛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如是則不勞斂念，樓閣門開。寸步不移，百城俱到。」驀拈拄杖，劃一劃云：「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上堂曰：「百鳥不來春又暄，凭欄溢目水連天。無心還似今宵月，照見三千與大千。」上堂：「摩竭陁國，親行此令。」拈拄杖，卓一下曰：「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僧問：「爲國開堂一句作麼生道？」師曰：「一願皇帝萬壽，二願重臣千秋。」曰：「祇如生佛未興時，一著落在甚麼處？」師曰：「吾常於此切。」曰：「官不容針，更借一問時如何？」師曰：「踞虎頭，收虎尾。」曰：「中間事作

麽生？」師曰：「草繩自縛漢。」曰：「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師曰：「幾行巖下路，少見白頭人。」問：「九旬禁足，意旨如何？」師曰：「理長卽就。」曰：「祇如六根不具底人，還禁得也無？」師曰：「穿過鼻孔。」曰：「學人今日，小出大遇。」師曰：「降將不斬。」曰：「恁麽則和尚放某甲逐便也。」師曰：「停囚長智。」問：「雪峰道，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拋向面前漆桶。不會打鼓，普請看。未審此意如何？」師曰：「一畝之地，三蛇九鼠。」曰：「乞師再垂指示。」師曰：「海口難宣。」問：「如何是大道真源？」師曰：「和泥合水。」曰：「便恁麽去時如何？」師曰：「截斷草鞋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蛇頭生角。」問：「古人到這裏，因甚麽不肯住？」師曰：「老僧也恁麽。」曰：「忽然一刀兩段時如何？」師曰：「平地神仙。」問：「萬機休罷，千聖不携時如何？」師曰：「未足觀光。」曰：「還有奇特事也無？」師曰：「獨坐大雄峰。」紹興丙辰，示微疾而逝。塔全軀於寺之西南隅。

育王端裕禪師

慶元府育王山佛智端裕禪師，吳越王之裔也。六世祖守會稽，因家焉。師生而岐嶷，眉目淵秀。十四䭾烏於大善寺，十八得度受具。往依淨慈一禪師。未幾，偶聞僧擊露柱，曰：「你何不說禪？」師忽徹省。去謁龍門遠、甘露卓、泐潭祥，皆以穎邁見推。晚見圜悟於鍾阜。一日悟問：「誰知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卽今是滅不滅？」曰：「請和尚合取口好。」悟曰：「此猶未出常情。」師擬對，悟擊之，師頓去所滯。侍悟居天寧，命掌記室。尋分座，道聲藹著。京西憲請開法丹霞，次遷虎丘。徑山謝事，徇平江

道俗之請，庵于西華。閱數稔，勑居建康保寧，後移蘇城萬壽及閩中賢沙、壽山西禪，復被旨補靈隱。慈寧皇太后幸韋王第，召師演法，賜金襴袈裟，乞歸西華舊隱。紹興戊辰秋，赴育王之命。上堂曰：「德山入門便棒，多向皮袋裏埋蹤。臨濟入門便喝，總在聲塵中出沒。若是英靈衲子，直須足下風生，超越古今途轍。」拈拄杖，卓一下，喝一喝曰：「祇這箇何似生，若喚作棒喝，瞌睡未惺。不喚作棒喝，未識德山臨濟。畢竟如何？」復卓一下曰：「總不得動著。」上堂：「盡大地是沙門眼，徧十方是自己光，爲甚麼東弗于逮打鼓，西瞿耶尼不聞，南贍部洲點燈，北鬱單越暗坐。直饒向箇裏道得十全，猶是光影裏活計。」撼拂子曰：「百雜碎了也，作麼生是出身一路？」擲下拂子曰：「參。」上堂：「動則影現，覺則冰生。直饒不動不覺，猶是秦時轣轢。鑽到這裏，便須千差密照，萬户俱開。毫端撥轉機輪，命脉不沈毒海。有時覺如湛水，有時動若星飛。有時動覺俱忘，有時照用自在。且道正恁麼時，是動是覺，是照是用？還有區分得出底麼？鐵牛橫古路，觸著骨毛寒。」上堂曰：「行時絶行跡，說時無說蹤。行說若到，則垛生招箭。行說未明，則神鋒劃斷。就使說無滲漏，行不迷方，猶滯殼漏在。若是大鵬金翅，奮迅百千由旬，十影神駒，馳驟四方八極。不取次啗啄，不隨處埋身。且總不依倚，還有履踐分也無？剎剎塵塵是要津。」上堂曰：「易填巨壑，難滿漏卮。若有操持，了無難易。拈却大地，寬綽有餘。放出纖毫，礙塞無路。忽若不拈不放，向甚麼處履踐？同誠共休戚，飲水亦須肥。」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你是田厙奴。」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相逢猶莽鹵。」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劒氣爍愁雲。」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敲骨打髓。」師涖衆，色必凜然，寢食不背衆，唱道無倦。紹興庚午十月初，示

微疾，至十八日，首座法全請遺訓，師曰：「盡此心意，以道相資。」語絶而逝。火後目睛齒舌不壞，其地發光終夕。得設利者無計，踰月不絶。黄冠羅肇常，平日問道於師，適外歸，獨無所獲。道念勤切，方與客食，咀嚼間若有物，吐哺則設利也，大如菽，色若琥珀。好事者持去，遂再拜於闍維所，聞香匳有聲，亟開，所獲如前而差紅潤。門人奉遺骨，分塔於鄮峰西華，謚大悟禪師。

大溈法泰禪師

潭州大溈佛性法泰禪師，漢州李氏子。僧問：「理隨事變該萬有，而一片虚凝，事逐理融等千差，而咸歸實際。如何是理法界？」師曰：「山河大地。」曰：「如何是事法界？」師曰：「萬象森羅。」曰：「如何是理事無礙法界？」師曰：「東西南北。」曰：「如何是事事無礙法界？」師曰：「上下四維。」上堂：「推真真無有相，窮妄妄無有形。真妄兩無所有，廓然露出眼睛。眼睛既露，見箇甚麽？曉日爍開巖畔雪，朔風吹綻臘梅華。」上堂：「寶劍拈來便用，豈有遲疑。眉毛剔起便行，更無回互。一切處騰今煥古，一切處截斷羅籠。不犯鋒鋩，亦非顧鑑。獨超物外則且置，萬機喪盡時如何？八月秋，何處熱？」上堂：「涅槃無異路，方便有多門。」拈起拄杖曰：「看！看！山僧拄杖子，一口吸盡西江水，東海鯉魚跨跳上三十三天。帝釋忿怒，把須彌山一搊粉碎。堅牢地神合掌讚歎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以拄杖擊禪牀，下座。上堂：「達得人空法空，未稱祖佛家風。體得全用全照，亦非衲僧要妙。直須打破牢關，識取向上一竅。如何是向上一竅？春寒料峭，凍殺年少。」上堂：「今朝正月已半，是處燈火繚亂。滿城羅騎駢

闐，交互往來遊翫。文殊走入鬧籃中，普賢端坐高樓看。且道觀音在甚麼處？震天椎畫鼓，聒地奏笙歌。」上堂：「渺渺邈邈，十方該括。坦坦蕩蕩，絕形絕相。目欲眎而睛枯，口欲談而詞喪。文殊普賢全伎倆，臨濟德山不妨提唱。龜吞陝府鐵牛，虵齩嘉州大像。嚇得東海鯉魚，直至如今肚脹。嘻！」上堂：「火雲燒田苗，泉源絕流注。婆竭大龍王，不知在何處？」以拄杖擊禪牀曰：「在這裏，看！看！南山起雲，北山下雨。老僧更爲震雷聲，助發威光令遠布。」乃高聲曰：「閧弄閧弄。」上堂：「開口有時非，開口有時是。麄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釋迦老子碗鳴聲，達磨西來屎臭氣。唯有山前水牯牛，身放毫光照天地。」上堂：「得念失念，無非解脫。是甚麼語話？成法破法，皆名涅槃，料掉沒交涉。智慧愚癡，通爲般若。顢頇佛性，菩薩外道，所成就法，皆是菩提，猶較些子。然雖如是，也是楊廣失駱駝。」上堂：「欲識佛去處，祇這語聲是。咄！傅大士不識好惡，以昭昭靈靈教壞人家男女。被誌公和尚一喝曰：『大士莫作是說，別更道看？』大士復說偈曰：『空手把鉏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誌公呵呵大笑曰：『前頭猶似可，末後更愁人。』」上堂：「憶昔游方日，獲得二種物。一是金剛鎚，一是千聖骨。持行宇宙中，氣岸高突兀。如是三十年，用之爲準則。而今年老矣，一物知何物。擲下金剛鎚，擊碎千聖骨。抛向四衢道，不能更惜得。任意過浮生，指南將作北。呼龜以爲鼈，喚豆以爲粟。從他明眼人，笑我無繩墨。」

護國景元禪師

台州護國此庵景元禪師，永嘉楠溪張氏子。年十八，依靈山希拱，圓具後習台教三祺，棄謁圓悟於鍾阜。因僧讀死心小參語云：「既迷須得箇悟，既悟須識悟中迷，迷中悟。迷悟雙忘，却從無迷悟處建立一切法。」師聞而疑，即趨佛殿，以手托開門扉，豁然大徹。繼而執侍，機辯逸發。圓悟目爲聱頭元侍者，遂自題肖像，付之曰：「生平只說聱頭禪，撞著聱頭如鐵壁。脫却羅籠截脚跟，大地撮來墨漆黑。晚年轉復没刀刀，奮金剛椎碎窠窟。他時要識圓悟面，一爲渠儂併拈出。」圓悟歸蜀，師還浙東，鏟彩埋光，不求聞達。括蒼守耿公延禧，嘗問道於圓悟，因閱其語錄，至題肖像，得師爲人。乃致開法南明山，遣使物色，至台之報恩，獲於衆寮，迫其受命。方丈古公及靈源高弟，聞其提唱，亦深駭異。僧問：「三聖道：我逢人卽出，出則不爲人。興化道：我逢人則不出，出卽便爲人。意旨如何？」師曰：「八十翁翁嚼生鐵。」曰：「又作麼生？」師曰：「須彌頂上浪滔空。」問：「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是甚麼物？」師曰：「無孔鐵鎚。」曰：「天人羣生，類皆承此恩力也。」師曰：「莫妄想。」問：「三世諸佛說不盡底句，請師速道。」師曰：「眨上眉毛。」問：「昔年三平道場重興，是日圓悟高提祖印，始自師傳。如何是臨濟宗？」師曰：「殺人活人不眨眼。」曰：「目前抽顧鑑，領略者還稀。如何是雲門宗？」師曰：「頂門三眼耀乾坤。」曰：「未舉先知，未言先見。如何是溈仰宗？」師曰：「推不向前，約不退後。」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如何是法眼宗？」師曰：「箭鋒相直不相饒。」曰：「建化何妨行鳥道，回途復妙顯家風。如何是曹洞宗？」師曰：「手執夜明

符，幾箇知天曉？」曰：「向上還有路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路？」師曰：「黑漫漫地。」僧便喝，師曰：「貪他一粒粟，失却半年糧。」上堂：「威音王已前，這一隊漢錯七錯八。威音王已後，這一隊漢落二落三。而今這一隊漢，坐立儼然，且道是錯七錯八，落二落三？還定當得出麼？」舉拂子曰：「吽吽！」浴佛，上堂：「這釋迦老子初生下來，便作箇笑具。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後來雲門大師道：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却，貴圖天下太平。尚有人不肯放過，却道讚祖須是雲門始得。且道那裏是讚他處，莫是一棒打殺處，是麼？且喜沒交涉。今日南明乍此住持，祇得放過，若不放過，盡大地人並皆乞命始得。如今事不獲已，且同大衆向佛殿上，每人與他一杓。何故？豈不見道，乍可違條，不可越例。」以拂子擊禪牀，下座。上堂：「野干鳴，師子吼。張得眼，開得口。動南星，蹉北斗。大衆還知落處麼？金剛堦下蹲，神龜火裏走。」師退居西山，耿龍學請就淨光陞座。靈峰古禪師舉白雲見楊岐、岐令舉茶陵悟道頌公案，請師批判。師乃曰：「諸禪德，楊岐大笑，眼觀東南，意在西北。白雲悟去，聽事不真，喚鐘作甕。檢點將來，和楊岐老漢，都在架子上將錯就錯。若是南明即不然，我有明珠一顆，切忌當頭蹉過。雖然覿面相呈，也須一鎚打破。」舉拂子曰：「還會麼？碁逢敵手難藏行，詩到重吟始見功。」師示疾，請西堂應庵華禪師爲座元，付囑院事，示訓如常。俄握拳而逝。荼毗得五色舍利，齒舌右拳無少損。塔于寺東劉阮洞前，壽五十三。

玄沙僧昭禪師

福州玄沙僧昭禪師，上堂：「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且道彌勒在甚麽處？」良久曰：「夜行莫踏白，不是水便是石。」

南峰雲辯禪師

平江府南峰雲辯禪師，本郡人，依閩之瑞峰章得度。旋里謁穹窿圓，忽有得，遂通所見。圓曰：「子雖得入，未至當也，切宜著鞭。」乃辭扣諸席，後參圓悟。值入室，纔踵門，悟曰：「看脚下。」師打露柱一下。悟曰：「何不著實道取一句？」師曰：「師若摇頭，弟子擺尾。」悟曰：「你試擺尾看。」師飜筋斗而出。悟大笑，由是知名。住後，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霸王到烏江。」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築壇拜將。」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萬里山河獲太平。」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龍吟霧起，虎嘯風生。」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當面蹉過。」曰：「真箇作家。」師曰：「白日鬼迷人。」一日入城，與道俗行至十郎巷，有問：「巷在這裏，十郎在甚處？」師奮臂曰：「隨我來。」

靈隱慧遠禪師

臨安府靈隱慧遠佛海禪師，眉山彭氏子。年十三，從藥師院宗辯爲僧，詣大慈聽習，棄依靈巖徽禪

師，微有省。會圓悟復領昭覺，師卽之，聞悟普說，舉龐居士問馬祖不與萬法爲侶因緣，師忽頓悟，仆於衆，衆掖之。師乃曰：「吾夢覺矣。」至夜小參，師出問曰：「淨躶躶空無一物，赤骨力貧無一錢。戶破家亡，乞師賑濟。」悟曰：「七珍八寶一時拏。」師曰：「禍不入謹家之門。」悟曰：「機不離位，墮在毒海。」師隨聲便喝。悟以拄杖擊禪床云：「喫得棒也未？」師又喝。悟連喝兩喝，師便禮拜。自此機鋒峻發，無所抵捂。圓悟順寂，師卽東下，婁遷名刹。由虎丘奉詔住皐亭崇先，復被旨補靈隱。孝廟召對，賜佛海禪師。上堂：「新歲有來由，烹茶上酒樓。一雙爲兩脚，半箇有三頭。突出神難辨，相逢鬼見愁。倒吹無孔笛，促拍舞涼州。咄！」上堂：「好是仲春漸暖，那堪寒食清明。萬疊雲山聳翠，一天風月良隣。在處華紅柳綠，湖天浪穩風平。山禽枝上語諄諄。再三瑣瑣碎碎，囑付叮叮嚀嚀。你且道，他叮嚀囑付箇甚麽？」卓拄杖曰：「記取明年今日，依舊寒食清明。」上堂，舉：「僧問睦州：『以一重去一重卽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時如何？』州曰：『昨日栽茄子，今朝種冬瓜。』」師曰：「問者善問不解答，答者善答不解問。山僧今日，向饑鷹爪下奪肉，猛虎口裏横身，爲你諸人說箇樣子。登壇道士羽衣輕，呪力雖窮法轉新。拇指破開天地闇，虵頭擲落鬼神驚。」僧問：「十二時中，教學人如何用心？」師曰：「蘸雪喫冬瓜。」問：「浩浩塵中如何辨主？」師曰：「木杓頭邊鐮切菜。」曰：「莫便是和尚爲人處也無？」師曰：「研槌撩餅飥。」問：「卽心卽佛時如何？」師曰：「頂分丫角。」曰：「非心非佛時如何？」師曰：「耳墜金鐶。」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又作麽生？」師曰：「禿頂修羅舞柘枝。」問：「東山水上行，意旨如何？」師曰：「初三十一，不用擇日。」問：「文殊是七佛之師，爲甚麽出女子定不得？」師曰：「擔頭不挂針。」問：「昔有一秀才，作無鬼論，

論成有一鬼叱曰：『爭柰我何！』意作麼生？」師以手斫額曰：「何似生？」曰：「祇如五祖以手作鵓鳩觜，曰：谷呱呱。又且如何？」師曰：「自領出去。」問：「庵内人爲甚麼不知庵外事？」師曰：「拄杖横挑鐵蒺藜。」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師曰：「脚踏轆轤。」一日鳴鼓陞堂，師潛坐帳中，侍僧尋之，師忽撥開帳曰：「祇在這裏，因甚麼不見？」僧無對。師曰：「大斧斫三門。」問僧：「一大藏教是惡口，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僧曰：「天台普請，南嶽游山。」師別曰：「阿耨達池深四十丈，闊四十丈。」乙未秋，示衆曰：「淳熙二年閏季秋九月旦，閙處莫出頭，冷地著眼看。明暗不相干，彼此分一半。一種作貴人，教誰賣柴炭？向你道，不可毀，不可讚，體若虛空没涯岸，相喚相呼歸去來，上元定是正月半。」都下喧傳而疑之。明年，忽感微疾，果以上元揮偈，安坐而化。偈曰：「拗折秤鎚，掀飜露布，突出機先，鵶飛不度。」留七日，顏色不異。塔全身於寺之烏峰。

洪福子文禪師

台州鴻福子文禪師，上堂：「不昧不落作麼會？會得依前墮野狐。一夜涼風生畫角，滿舡明月泛江湖。」

正法建禪師

成都府正法建禪師，上堂：「兔馬有角，牛羊無角。絶毫絶氂，如山如嶽。針鋒上師子飜身，藕竅中

大鵬展翼。等閑突過北俱盧，日月星辰一時黑。」

華藏安民禪師

建康府華藏密印安民禪師，嘉定府朱氏子。初講楞嚴於成都，爲義學所歸。時圓悟居昭覺，師與勝禪師爲友，因造焉。聞悟小參，舉「國師三喚侍者因緣」，趙州拈云：「如人暗中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那裏是文彩已彰處？」師心疑之，告香入室。悟問：「座主講何經？」師曰：「楞嚴。」悟曰：「楞嚴有七處徵心，八還辨見，畢竟心在甚麼處？」師多呈藝解，悟皆不肯。師復請益，悟令一切處作文彩已彰會。偶僧請益十玄談，方舉問：「君心印作何顏？」悟厲聲曰：「文彩已彰。」師聞而有省，遂求印證。悟示以本色鉗鎚，師則罔措。一日白悟曰：「和尚休舉話，待某說看。」悟諾。師曰：「尋常拈槌豎拂，豈不是經中道，一切世界諸所有相，皆卽菩提妙明眞心。」悟笑曰：「你元來在這裏作活計。」師又曰：「下喝敲牀時，豈不是返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悟曰：「你豈不見經中道，妙性圓明，離諸名相。」師於言下釋然。悟出蜀，居夾山。師罷講侍行，悟爲衆夜參。舉「古帆未掛因緣」，師聞未領，遂求決。悟曰：「你問我。」師舉前話，悟曰：「庭前栢樹子。」師卽洞明，謂悟曰：「古人道，如一滴投於巨壑，殊不知大海投於一滴。」悟笑曰：「奈這漢何！」未幾，令分座。悟說偈曰：「休誇四分罷楞嚴，按下雲頭徹底參。莫學亮公親馬祖，還如德嶠訪龍潭。七年往返游昭覺，三載翺翔上碧巖。今日煩充第一座，百華叢裏現優曇。」後謁佛鑑於蔣山，鑑問：「佛果有不曾亂爲人說底句，曾與你說麼？」師曰：「合取狗口。」鑑震聲曰：「不是這箇

道理。」師曰：「無人奪你鹽茶袋，叫作甚麼。」鑑曰：「佛果若不爲你說，我爲你說。」師曰：「和尚疑時，退院別參去。」鑑呵呵大笑。師未幾，開法保寧，遷華藏。旋里領中峰。上堂：「衆賣華兮獨賣松，青青顏色不如紅。算來終不與時合，歸去來兮翠藹中。可笑古人恁麼道，大似逃峰赴壑，避溺投火。爭如隨分，到尺八五分钁頭邊，討一箇半箇。雖然如是，保寧半箇也不要。何故？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冬至，上堂，舉「玉泉皓和尚云，雪雪片片不別，下到臘月，再從來年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依前不歇。凍殺餓殺，免教胡說亂說。」師曰：「不是罵人，亦非讚嘆。高出臨濟德山，不似雲居羅漢。且道玉泉意作麼生？」良久曰：「但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師後示寂於本山，闍維設利頗贍，細民穴地尺許，皆得之，尤光明瑩潔，心舌亦不壞。

昭覺道元禪師

成都府昭覺徹庵道元禪師，綿州鄧氏子。幼於降寂寺圓具，東游謁大別道禪師，因看廓然無聖之語，忽爾失笑曰：「達磨元來在這裏。」道譽之，往參佛鑑、佛眼，蒙賞識。依圓悟於金山，以所見告，悟弗之許。悟被詔住雲居，師從之。雖有信入，終以鯁胷之物未去爲疑。會悟問參徒：「生死到來時如何？」僧曰：「香臺子笑和尚。」次問師：「汝作麼生？」師曰：「草賊大敗。」悟曰：「有人問你時如何？」師擬答，悟憑陵曰：「草賊大敗。」師卽徹證。圓悟以拳擊之，師指掌大笑。悟曰：「汝見甚麼便如此？」師曰：「毒拳未報，永劫不忘。」悟歸昭覺，命首衆。悟將順世，以師繼席焉。

中竺中仁禪師

臨安府中天竺佽堂中仁禪師，洛陽人也。少依東京奉先院出家。宣和初，賜牒於慶基殿，落髮進具後，往來三藏譯經所，諦窮經論，特於宗門未之信。時圓悟居天寧，淩晨謁之。悟方爲衆入室，師見敬服，奮然造前。悟曰：「依經解義，三世佛寃。離經一字，卽同魔說。速道！速道！」師擬對，悟劈口擊之，因墜一齒。卽大悟，留天寧。由是師資契合，請問無間。後開法大覺，遷中天竺，次徙靈峰。上堂：「九十春光已過半，養花天氣正融和。海棠枝上鶯聲好，道與時流見得麼？然雖如是，且透聲透色一句作麼生道？金勒馬嘶芳草地，玉樓人醉杏花天。」上堂，舉狗子無佛性話，乃曰：「二八佳人刺繡遲，紫荆花下囀黃鸝。可憐無限傷春意，盡在停針不語時。」淳熙甲午四月八日，孝宗皇帝詔入，賜座說法。帝舉「不與萬法爲侶」因緣，俾拈提。師拈罷，頌曰：「秤鎚搦出油，閑言長語休。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癸亥中陞堂，告衆而逝。

象耳袁覺禪師

眉州象耳山袁覺禪師，郡之袁氏子。出家傳燈，試經得度。本名圓覺，郡守塡祠牒，誤作袁字，疑師慊然，戲謂之曰：「一字名可乎？」師笑曰：「一字已多。」郡守異之。既受具出蜀，徧謁有道尊宿。後往大潙，依佛性。頃之，入室陳所見。性曰：「汝忒煞遠在。」然知其爲法器，俾充侍者，掌賓客。師每侍

性，性必舉法華「開示悟入」四字，令下語。又曰：「直待我竪點頭時，汝方是也。」偶不職，被斥。制中無依，寓俗士家。一日誦法華至「亦復不知，何者是火，何者爲舍。」乃豁然，制罷歸省。性見首肯之。圓悟再得旨住雲居，師至彼，以所得白悟。悟呵云：「本是淨地，屙屎作麼？」師所疑頓釋。紹興丁巳，眉之象耳虛席，郡守謂此道場久爲蟊螣囊橐，非名流勝士，莫能起廢。諸禪舉師應聘，嘗語客曰：「東坡云：『我持此石歸，袖中有東海。』山谷云：『惠崇煙雨蘆鴈，坐我瀟湘洞庭。欲喚扁舟歸去，傍人謂是丹青。』此禪髓也。」又曰：「我敲牀竪拂時，釋迦老子、孔夫子都齊立在下風。」有舉此語似佛海遠禪師，遠曰：「此覺老語也，我此間卽不恁麼。」

華嚴祖覺禪師

眉州中巖華嚴祖覺禪師，嘉州楊氏子。幼聰慧，書史過目成誦。著書排釋氏，惡境忽現，悔過出家。依慧目能禪師。未幾，疽發膝上，五年醫莫愈。因書華嚴合論畢，夜感異夢，旦卽捨杖步趨。一日，誦至現相品曰：「佛身無有生，而能示出生。法性如虛空，諸佛於中住。無住亦無去，處處皆見佛。」遂悟華嚴宗旨。洎登僧籍，府帥請講于千部堂，詞辯宏放，衆所歎服。適南堂靜禪師過門，謂師曰：「觀公講說，獨步西南，惜未解離文字相耳。儻問道方外，卽今之周金剛也。」師欣然罷講。南游依圓悟於鍾阜。一日入室，悟舉：「羅山道：『有言時，踞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無言時，覰露機鋒，如同電拂。』作麼生會？」師莫能對。夙夜參究，忽然有省。作偈呈悟曰：「家住孤峰頂，長年半掩門。自嗟身已

老，活計付兒孫。」悟見許可。次日入室，悟又問：「昨日公案作麼生？」師擬對，悟便喝曰：「佛法不是這箇道理。」師復留五年，愈更迷悶。後於廬山棲賢閱浮山遠禪師削執論云：「若道悟有親疏，豈有旃檀林中却生臭草。」豁然契悟。作偈寄圓悟曰：「出林依舊入蓬蒿，天網恢恢不可逃。誰信業緣無避處？歸來不怕語聲高。」悟大喜，持以示衆曰：「覺華嚴徹矣。」住後，僧問：「最初威音王，末後婁至佛，未審參見甚麼人？」師曰：「家住大梁城，更問長安路。」曰：「只如德山擔疏鈔行脚，意在甚麼處？」師曰：「拶破你眼睛。」曰：「與和尚悟華嚴宗旨相去幾何？」師曰：「同途不同轍。」曰：「昔日德山，今朝和尚。」師曰：「夕陽西去水東流。」上堂，擧「石霜和尚遷化，衆請首座繼踵住持，虔侍者所問」公案。師曰：「宗師行處，如火消冰。透過是非關，全機亡得喪。盡道首座滯在一色，侍者知見超師，可謂體妙失宗，全迷向背。殊不知首座如鷺鷥立雪，品類不齊。侍者似鳳翥丹霄，不縈金網。一人高高山頂立，一人深深海底行。各自隨方而來，同會九重城裏。而今要識此二人麼？」豎起拂子曰：「龍卧碧潭風凜凜。」垂下拂子曰：「鶴歸霄漢背摩天。」僧問：「如何是一喝如金剛王寶劍？」師曰：「血濺梵天。」曰：「如何是一喝如踞地師子？」師曰：「驚殺野狐狸。」曰：「如何是一喝如探竿影草？」師曰：「驗得你骨出。」曰：「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師曰：「直須識取把針人，莫道鴛鴦好毛羽。」

福嚴文演禪師

潭州福嚴文演禪師，成都府楊氏子。僧問：「如何是定林正主？」師曰：「坐斷天下人舌頭。」曰：「未

審如何親近?」師曰:「覷著則瞎。」上堂:「當陽坐斷,凡聖跡絶。隨手放開,天回地轉。直得日月交互,虎嘯龍吟。頭頭物物,耳聞目睞。安立諦上是甚麽?還委悉麽?阿斯吒!咄。」

明因曇玩禪師

平江府西山明因曇玩禪師,温州黄氏子。徧參叢席。宣和庚子,回抵鍾阜,適朝廷改僧爲德士,師與同志數人,入頭陁巖食松自處。久之,圓悟被旨居是山,親至巖所,令去鬚髮。及悟詔補京師天寧,與師俱往,命掌香水海。未幾,因舉枹擊鼓,頓明大法。凡有所問,皆對曰:「莫理會。」故流輩咸以莫理會稱之。住後,上堂:「汝有一對眼,我也有一對眼。汝若瞞還自瞞,汝若成佛作祖,老僧無汝底分。汝若做驢做馬,老僧救汝不得。」衆檀越入山,請上堂,說偈曰:「我無長處名虛出,謝汝殷勤特地來。明因無法堪分付,謾把山門爲汝開。」

虎丘元淨禪師

平江府虎丘雪庭元淨禪師,雙溪人也。上堂:「知有底人,過萬年如同一日。不知有者,過一日如同萬年。不見死心和尚道,山僧行脚三十餘年,以九十日爲一夏。增一日也不得,減一日也不得。取不得,捨不得,不可得中祇麽得。翠雲見處又且不然,山僧行脚三十來年,誰管他一日九十日,也無得,也無不得。處處當來見彌勒。且道彌勒在甚麽處?金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上堂:「說得須是見

得，見得又須說得。見得說不得，落在陰界，見解偏枯。說得見不得，落在時機，墮在毒海。若是翠雲門下，直饒說得見得，好與三十棒。說不得見不得，也好與三十棒。翠雲恁麽道，也好與三十棒。」遂高聲召大衆曰：「嶮。」上堂：「日日日東出，日日日西沒。是時人知有，自古自今，如麻似粟。忽然挨轉話頭，亦不從東出，亦不從西沒，且道從甚處出沒？若是透關底人，聞恁麽道，定知五里牌在郭門外。若是透不過者，往往道半山熱瞞人。」僧問：「如何是到家一句？」師曰：「坐觀成敗。」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麽人？」師曰：「遠親不如近隣。」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又作麽生？」師曰：「近隣不如遠親。」問：「亡僧遷化向甚麽處去？」師曰：「糞堆頭。」曰：「意旨如何？」師曰：「築著磕著。」

天寧梵思禪師

衢州天寧訥堂梵思禪師，蘇臺朱氏子。上堂：「趯飜生死海，踏倒涅槃岸。世上無活人，黃泉無死漢。」遂拈拄杖曰：「訥堂今日拄杖子有分付處，也還有承當得者麽？試出來擔荷看。有麽有麽？」良久，擲拄杖，下座。上堂：「知有底，也喫粥喫飯。不知有底，也喫粥喫飯。如何直下驗得他有之與無，是之與非，邪之與正？若驗不出，參學事大遠在。」喝一喝，下座。上堂：「山僧是楊岐四世孫，這老漢有箇三脚驢子弄蹄行公案。雖人人舉得，祇是不知落處。山僧不惜眉毛，爲諸人下箇注脚。」乃曰：「八角磨盤空裏走。」

君山覺禪師

岳州君山佛照覺禪師，上堂，舉：「古者道：『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諸人還識得麼？若也不識，爲你註破。『仰之彌高』，不隔絲毫。要津把斷，佛祖難逃。『鑽之彌堅』，真體自然。鳥啼華笑，在碧巖前。『瞻之在前』，非正非偏。十方坐斷，威鎭大千。『忽焉在後』，一場漏逗。堪笑雲門，藏身北斗。咄！」

寶華顯禪師

平江府寶華顯禪師，本郡人也。上堂曰：「喫粥了也，頭上安頭。洗鉢盂去，爲蛇畫足。更問如何？自納敗闕。」良久，高聲召大衆，衆舉首。師曰：「歸堂喫茶。」上堂：「禪莫參，道休學，歇意忘機常廓落。現成公案早周遮，祇箇無心已穿鑿。直饒坐斷未生前，難透山僧錯錯錯。」

東山覺禪師

紹興府東山覺禪師，後住因聖，上堂：「三通鼓罷，諸人各各上來，擬待理會祖師西來意？還知劍去久矣麼？設使直下悟去，也是斬頭覓活。東山事不獲已，且向第二頭鞠拶看。」以手拍禪牀，下座。上堂：「花爛熳，景暄妍。休說壺中別有天　百草頭邊如薦得，東高三丈，西闊八寸。」上堂，舉：「昔廣額

屠兒，一日至佛所，颺下屠刀，曰：『我是千佛一數。』世尊曰：『如是如是。』今時叢林，將謂廣額過去是一佛，權現屠兒。如此見廣額，且喜沒交涉。」又曰：「廣額正是箇殺人不眨眼底漢，颺下屠刀，立地成佛。且喜沒交涉。」又道：「廣額颺下屠刀，曰我是千佛一數。這一佛多少分明，且喜沒交涉。要識廣額麼？夾路桃華風雨後，馬蹄何處避殘紅。」

天封覺禪師

台州天封覺禪師，上堂：「無生國裏，未是安居。萬仞崖頭，豈容駐足？且望空撒手，直下飜身一句作麼生道？人逢好事精神爽，入火真金色轉鮮。」

道祖首座

成都府昭覺道祖首座，初見圓悟，於即心是佛語下發明。久之，悟命分座。一日爲衆入室，餘二十許人。師忽問曰：「生死到來，如何回避？」僧無對。師擲下拂子，奄然而逝。衆皆愕眙，亟以聞悟。悟至，召曰：「祖首座。」師張目眎之。悟曰：「抖擻精神透關去。」師點頭，竟爾趨寂。

宗振首座

南康軍雲居宗振首座，丹丘人也。依圓悟於雲居。一日，仰瞻鐘閣，倏然契證。有詰之者，座酬以

三偈？」其後曰：「我有一機，直下示伊。青天霹靂，電卷星馳。德山臨濟，棒喝徒施。不傳之妙，於汝何虧？」悟見大悅。竟以節操自高，道望愈重。嘗書壁曰：「住在千峰最上層，年將耳順任騰騰。免教名字挂人齒，甘作今朝百拙僧。」

樞密徐俯居士

樞密徐俯，字師川，號東湖居士。每侍先龍圖謁法昌及靈源，語論終日。公聞之，藐如也。及法昌歸寂在笑談間，公異之，始篤信此道。後丁父憂，念無以報罔極，命靈源歸孝址說法。源登座，問答已，乃曰：「諸仁者，祇如龍圖平日讀萬卷書，如水傳器，涓滴不遺。且道尋常著在甚麼處？而今捨識之後，這著萬卷書底，又却向甚麼處著？」公聞，灑然有得。遂曰：「吾無憾矣。」源下座，問曰：「學士適來見箇甚麼，便恁麼道？」公曰：「若有所見，則鈍置和尚去也。」源曰：「恁麼則老僧不如。」公曰：「和尚是何心行？」源大笑。靖康初，爲尚書外郎，與朝士同志者挂鉢於天寧寺之擇木堂，力參圓悟。悟亦喜其見地超邁。一日至書記寮，指悟頂相曰：「這老漢脚跟猶未點地在。」悟頓面曰：「甕裏何曾走却鼈？」公曰：「且喜老漢脚跟點地。」悟曰：「莫謗他好！」公休去。

郡王趙令衿居士

郡王趙令衿，字表之，號超然居士。任南康，政成事簡，多與禪衲遊。公堂閒爲摩詰丈室，適圓悟居

甌阜，公欣然就其鑪錘，悟不少假。公固請，悟曰：「此事要得相應，直須是死一回始得。」公默契，嘗自疏之。其略曰：「家貧遭劫，誰知盡底不存。空屋無人，幾度賊來亦打。」悟見，囑令加護。紹興庚申冬，公與汪內翰藻、李參政邴、曾侍郎開詣徑山，謁大慧。慧聞至，乃令擊鼓入室。公欣然袖香趨之。慧曰：「趙州洗鉢盂話，居士作麼生會？」公曰：「討甚麼碗？」拂袖便出。慧起搊住曰：「古人向這裏悟去，你因甚麼却不悟？」公擬對，慧捺之曰：「討甚麼碗？」公曰：「還這老漢始得。」

侍郎李彌遜居士

侍郎李彌遜，號普現居士。少時讀書，五行俱下。年十八，中鄉舉，登第京師。旋歷華要，至二十八歲，爲中書舍人。常入圓悟室，一日早朝回，至天津橋馬躍，忽有省，通身汗流。直造天寧，適悟出門，遙見便喚曰：「居士且喜大事了畢。」公厲聲曰：「和尚眼花作甚麼？」悟便喝，公亦喝。於是機鋒迅捷，凡與悟問答，當機不讓。公後遷吏部，乞祠祿歸閩連江，築庵自娛。忽一日示微恙，遽索湯，沐浴畢，遂趺坐，作偈曰：「謾說從來牧護，今日分明呈露。虛空撲倒須彌，說甚向上一路。」擲筆而逝。

祖氏覺庵道人

覺庵道人祖氏，建寧游察院之姪女也。幼志不出，適留心祖道。於圓悟示衆語下，了然明白。

悟曰：「更須颺却所見，始得自由。」祖答偈曰：「露柱抽橫骨，虛空弄爪牙。直饒玄會得，猶是眼中沙。」

令人明室道人

令人本明，號明室，自機契圓悟，徧參名宿，皆蒙印可。紹興庚申二月望，親書三偈寄呈草堂清，微露謝世之意。至旬末，別親里而終。草堂跋其偈，後爲刊行。大慧亦嘗垂語發揚。偈曰：「不識煩惱是菩提，若隨煩惱是愚癡。起滅之時須要會，鷂過新羅人不知。不識煩惱是菩提，淨華生淤泥。人來問我若何爲，喫粥喫飯了洗鉢盂。莫管他，莫管他，終日癡憨弄海沙。要識本來真面目，便是祖師一木叉。道不得底叉下死，道得底也叉下死。畢竟如何？不許夜行，投明須到。」

成都范縣君

成都府范縣君者，嫠居歲久，常坐而不臥。聞圓悟住昭覺，往禮拜，請示入道因緣。悟令看「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麽？」久無所契。范泣告悟曰：「和尚有何方便，令某易會。」悟曰：「却有箇方便。」遂令「祇看是箇甚麽？」後有省曰：「元來恁麽地近那！」

太平懃禪師法嗣

文殊心道禪師

常德府文殊心道禪師，眉州徐氏子。年三十得度，詣成都習唯識，自以爲至。同舍詰之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今目前萬象摐然，心識安在？」師茫然不知對。遂出關，周流江淮，既抵舒之太平，聞佛鑑禪師夜參，舉趙州栢樹子話，至「覺鐵觜云，先師無此語，莫謗先師好」，因大疑。提撕既久，一夕豁然。即趨丈室，擬叙所悟。鑑見來便閉門。師曰：「和尚莫謾某甲。」鑑云：「十方無壁落，何不入門來？」師以拳擉破牕紙，鑑即開門搊住云：「道！道！」師以兩手捧鑑頭，作口啐而出。遂呈偈曰：「趙州有箇栢樹話，禪客相傳徧天下。多是摘葉與尋枝，不能直向根源會。覺公説道無此語，正是惡言當面罵。禪人若具通方眼，好向此中辨真假。」鑑深然之，每對客稱賞，後命分座。襄守請開法天寧，未幾擢大別文殊。上堂曰：「師子嚬呻，象王哮吼。雲門北斗裏藏身，白雲因何喚作手？三世諸佛不能知，狸奴白牯却知有。且道，作麽生是他知有底事？雨打梨花蛺蝶飛，風吹柳絮毛毬走。」上堂，拈拄杖直上指曰：「恁麽時，刺破憍尸迦脚跟。」卓一下曰：「恁麽時，卓碎閻羅王頂骨。」乃指東畔曰：「恁麽時，穿過東海鯉魚眼睛。」指西畔曰：「恁麽時，塞却西王母鼻孔。且道總不恁麽時如何？今年雨水多，各宜頻曬眼。」宣和改元，下詔改僧爲德士。上堂：「祖意西來事，今朝特地新。昔爲比丘相，今作老君形。鶴氅披銀褐，頭包蕉葉巾。林泉無事客，兩度受君恩。所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且道即今是甚麽時節？毗盧遮那，頂戴寶冠，爲顯真中有俗。文殊老叟，身披鶴氅，且要俯順時宜。一人既爾，衆人亦然。大家成立叢林，喜得群仙聚會。共酌迷仙酎，同唱步虚詞。或看靈寶度人經，或説長生不死藥。琴彈月下，指端發太古之音。棊布軒前，妙著出神機之外。進一步便到大羅天上，退一步却入九幽

城中。衹如不進不退一句，又作麽生道？直饒羽化三清路，終是輪迴一幻身。」二年九月，復僧。上堂：「不掛田衣著羽衣，老君形相頗相宜。一年半內閑思想，大底興衰各有時。我佛如來預讖法之有難，教中明載，無不委知。較量年代，正在于茲。魔得其便，惑亂正宗。僧改俗形，佛更名字。妄生邪解，删削經文。鐃鈸停音，鉢盂添足。多般矯詐，欺罔聖君。賴我皇帝陛下，聖德聖明，不忘付囑，不廢其教，特賜宸章，頒行天下。仍許僧尼，重新披削。實謂寒灰再焰，枯木重榮。不離俗形而作僧形，不出魔界而入佛界。重鳴法鼓，再整頹綱。迷仙酎變爲甘露瓊漿，步虛詞翻作還鄉曲子。放下銀木簡，拈起尼師壇。昨朝稽首擎拳，今日和南不審。衹改舊時相，不改舊時人。敢問大衆，舊時人是一箇，是兩箇？」良久曰：「秋風也解嫌狼藉，吹盡當年道教灰。」建炎三年春，示衆，舉臨濟入滅囑三聖因緣，師曰：「正法眼藏瞎驢滅，臨濟何曾有是説？今古時人皆妄傳，不信但看後三月。」至閏三月，賊鍾相叛，其徒欲舉師南奔者，師曰：「學道所以了生死，何避之有！」賊至，師曰：「速見殺，以快汝心。」賊即舉槊殘之，血皆白乳。賊駭，引席覆之而去。

南華知昺禪師

韶州南華知昺禪師，蜀之永康人也。上堂：「此事最希奇，不礙當頭説。東隣田舍翁，隨例得一橛。非唯貫聲色，亦乃應時節。若問是何宗，八字不著丿。」〔一〕擊禪牀，下座。上堂：「日日説，時時舉，似地

〔一〕丿，清藏本、續藏本均作「人」。

擎山争幾許。隴西鸚鵡得人憐，大都祇爲能言語。休思惟，帶伴侶，智者聊聞猛提取。更有一般也大奇，猫兒偏解捉老鼠。」上堂，以拄杖向空中攪曰：「攪長河爲酥酪，鰕蟹猶自眼搭眵。」卓一下曰：「變大地作黃金，窮漢依前赤骨力。爲復自家無分，爲復不肯承當。可中有箇漢荷負得行，多少人失錢遭罪。」再卓一下曰：「還會麽？寶山到也須開眼，勿使忙忙空手回。」上堂：「春光爛熳華争發，子規啼落西山月。憍梵鉢提長吐舌，底事分明向誰説。嗄！」上堂：「迷不自迷，對悟立迷。悟不自悟，因迷説悟。所以悟爲迷之體，迷爲悟之用。迷悟兩無從，箇中無別共。無別共，撥不動。祖師不將來，鼻孔千斤重。」

龍牙智才禪師

潭州龍牙智才禪師，舒州施氏子。早服勤於佛鑑法席，而局務不辭難，名已聞於叢林。及遊方迫暮，至黃龍，適死心在三門，問其所從來。既稱名，則知爲舒州太平才莊主矣。翌日入室，死心問曰：「會得最初句，便會末後句。會得末後句，便會最初句。最初末後，拈放一邊。百丈野狐話作麽生會？」師曰：「入户已知來見解，何須更舉轢中泥？」心曰：「新長老死在上座手裏也。」師曰：「語言雖有異，至理且無差。」心曰：「如何是無差底事？」師曰：「不扣黃龍角，焉知頷下珠？」心便打。初住嶽麓，開堂日，僧問：「德山棒，臨濟喝，今日請師爲拈掇。」師曰：「蘇嚕蘇嚕。」曰：「蘇嚕蘇嚕，還有西來意也無？」師曰：「蘇嚕蘇嚕。」由是叢林呼爲才蘇嚕。後遷龍牙，因欽宗皇帝登位，衆官請上堂。祝聖已，就座，拈拄

杖卓一下曰：「朝奉疏中道，本來奧境，諸佛妙場，適來拄杖子已爲諸人說了也。於斯悟去，理無不顯，事無不周。如或未然，不免別通箇消息。舜日重明四海清，滿天和氣樂昇平。延祥柱杖生歡喜，擲地山呼萬歲聲。」擲拄杖，下座。上堂，彈指一下曰：「彈指圓成八萬門，剎那滅却三祇劫。若也見得行得，健即經行困即歇。若也不會，兩箇鷓鴣扛箇鼈。」上堂，舉死心和尚小參曰：「若論此事，如人家有三子。第一子聰明智慧，孝養父母，接待往來，主掌家業。第二子凶頑狡猾，貪婬嗜酒，倒街卧巷，破壞家業。第三子盲聾瘖瘂，菽麥不分，是事不能，祇會喫飯。三人中黃龍要選一人用，更有四句：『死中有活，活中有死，死中常死，活中常活。』將此四句，驗天下衲僧。」師曰：「喚甚麼作四句，三人姓甚名誰？若也識得，與黃龍把手並行，更無纖毫間隔。如或未然，不免借水獻華去也。三人共體用非用，四句同音空不空。欲識三人並四句，金烏初出一團紅。」師㞐龍牙十三載，以清苦蒞衆，衲子敬畏。大帥席公震遷住雲溪，經四稔。紹興戊午八月望，俄集衆付寺事。仍書偈曰：「戊午中秋之日，出家住持事畢。臨行自己尚無，有甚虛空可覓？」其垂訓如常。二十三日，再集衆，示問曰：「涅槃生死，盡是空華。佛及衆生，並爲增語。汝等諸人，合作麼生？」衆皆下語不契。師喝曰：「苦！苦！」復曰：「白雲湧地，明月當天。」言訖儼然而逝。火浴獲設利五色，併靈骨塔於寺之西北隅。

蓬萊卿禪師

明州蓬萊卿禪師，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且任諸方點頭，及乎樹倒藤枯，上無衝天之計，下

無人地之謀，靈利漢這裏著得一隻眼，便見七縱八橫。」舉拂子曰：「看！看！一曲兩曲無人會，雨過夜塘秋水深。」上堂：「杜鵑聲裏春光暮，滿地落花留不住。瑠璃殿上絕行蹤，誰人解插無根樹？」舉拄杖曰：「這箇是無根底，且道解開華也無？」良久曰：「祇因連夜雨，又過一年春。」上堂，舉「法眼道：『識得凳子，周匝有餘。』雲門道：『識得凳子，天地懸殊。』」師曰：「此二老人，一人向高高山頂立，一人向深深海底行。然雖如是，一不是，二不成，落華流水裏啼鶯。閑亭雨歇夜將半，片月還從海底生。」

何山守珣禪師

安吉州何山佛燈守珣禪師，郡之施氏子。參廣鑑瑛禪師，不契。遂造太平，隨衆咨請，邈無所入。乃封其衾曰：「此生若不徹去，誓不展此。」於是晝坐宵立，如喪考妣。逾七七日，忽佛鑑上堂曰：「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師聞頓悟，往見鑑。鑑曰：「可惜一顆明珠，被這風顛漢拾得。」乃詰之曰：「靈雲道：『自從一見桃華後，直至如今更不疑。』如何是他不疑處？」師曰：「莫道靈雲不疑，只今覓箇疑處了不可得。」鑑曰：「玄沙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那裏是他未徹處？」師曰：「深知和尚老婆心切。」鑑然之。師拜起，呈偈曰：「終日看天不舉頭，桃花爛熳始擡眸。饒君更有遮天網，透得牢關即便休。」鑑囑令護持。是夕，厲聲謂衆曰：「這回珣上座穩睡去也。」圓悟聞得，疑其未然，乃曰：「我須勘過始得。」遂令人召至，因與遊山，偶到一水潭，悟推師入水，遽問曰：「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潭深魚聚。」悟曰：「見後如何？」師曰：「樹高招風。」悟曰：「見與未見時如何？」師曰：「伸脚在縮脚裏。」悟大稱

之。鑑移蔣山，命分座説法。出住廬陵之禾山，退藏故里，道俗迎居天聖，後徙何山及天寧。上堂：「轆轢鑽住山斧，佛祖出頭未輕與。縱使醍醐滿世間，你無寶器如何取？阿呵呵！神山打羅，道吾作舞。甜瓜徹蔕甜，苦瓠連根苦。」上堂，舉婆子燒庵話。師曰：「大凡扶宗立教，須是其人。你看他婆子，雖是箇女人，宛有丈夫作畧。二十年簁油費醬，固是可知。一日向百尺竿頭做箇失落，直得用盡平生腕頭氣力。自非箇俗漢知機，洎乎巧盡拙出。然雖如是，諸人要會麼？雪後始知松栢操，事難方見丈夫心。」上堂：「如來禪，祖師道，切忌將心外邊討。從門所得即非珍，特地埋藏衣裏寶。禪家流，須及早，撥動祖師關捩，抖擻多年布襖。是非毀譽付之空，竪闊横長渾恰好。君不見寒山老，終日嬉嬉，長年把掃。人問其中事若何？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草。參！」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客路如天遠，侯門似海深。」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長因送客處，憶得別家時。」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相逢不必問前程。」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一朝權祖令，誰是出頭人？」曰：「賓主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向上問將來。」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大海若知足，百川應倒流。」僧禮拜，師曰：「珣上座三十年學得底。」師嘗謂衆曰：「兄弟如有省悟處，不拘時節，請來露箇消息。」雪夜，有僧扣方丈門，師起秉燭，震威喝曰：「雪深夜半，求決疑情。因甚麼威儀不具？」僧顧眎衣裓，師逐出院。每曰：「先師祇年五十九，吾年五十六矣，來日無多。」紹興甲寅，解制退天寧之席，謁雙槐居士鄭績曰：「十月八日是佛鑑忌，則吾時至矣。」乞還鄣南。十月四日，鄭公遣弟僧道如訊之，師曰：「汝來正其時也。先一日不著便，後一日蹉過了。吾雖與佛鑑同條生，終不同條死。明早可爲我尋一隻小船子來。」如

曰：「要長者，要高者？」師曰：「高五尺許。」越三日，鷄鳴，端坐如平時，侍者請遺偈，師曰：「不曾作得。」言訖而逝。闍維舌根不壞，郡人陳師顏以寶函藏其家。門弟子奉靈骨，塔于普應院之側。

泐潭擇明禪師

隆興府泐潭擇明禪師，上堂，舉趙州訪茱萸探水因緣，師曰：「趙老雲收山嶽露，茱萸雨過竹風清。誰家別館池塘裏，一對鴛鴦畫不成。」又舉德山托鉢話。師曰：「從來家富小兒嬌，偏向江頭弄畫橈。引得老爺把不住，又來船上助歌謡。」上堂：「永嘉道：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豎起拂子云：「看！看！千江競注，萬派争流。若也素善行舟，便諳水脉，可以優游性海，笑傲煙波。其或未然，且歸林下坐，更待月明時。」

寶藏本禪師

台州寶藏本禪師，上堂：「清明已過十餘日，華雨闌珊方寸深。春色惱人眠不得，黄鸝飛過綠楊陰。」遂大笑，下座。

祥符清海禪師

吉州大中祥符清海禪師，初見佛鑑。鑑問：「三世諸佛，一口吞盡，何處更有衆生可教化？此理如

何？」師擬進語，鑑喝之。師忽領旨，述偈曰：「實際從來不受塵，箇中無舊亦無新。青山況是吾家物，不用尋家別問津。」鑑曰：「放下著。」師禮拜而出。

淨衆了璨禪師

漳州淨衆佛真了璨禪師，泉南羅氏子。上堂：「重陽九日菊華新，一句明明亘古今。楊廣橐駞無覓處，夜來足跡在松陰。」

谷山海禪師

隆興府谷山海禪師，上堂：「一舉不再說，已落二三。相見不揚眉，翻成造作。設使動絃別曲，告往知來，見鞭影便行，望剎竿回去，脚跟下好與三十棒。那堪更向這裏，撮摩石火，收捉電光。工夫枉用渾閑事，笑倒西來碧眼胡。」卓拄杖，下座。

五燈會元卷第二十

南嶽下十五世下

龍門遠禪師法嗣

龍翔士珪禪師

溫州龍翔竹庵士珪禪師，成都史氏子。初依大慈宗雅，心醉楞嚴。逾五秋，南游謁諸尊宿。始登龍門，即以平時所得白佛眼。眼曰：「汝解心已極，但欠著力開眼耳。」遂俾職堂司。一日侍立次，問云：「絕對待時如何？」眼曰：「如汝僧堂中白椎相似。」師罔措。眼至晚抵堂司，師理前話。眼曰：「閑言語。」師於言下大悟。政和末，出世和之天寧，婁遷名刹。紹興間奉詔，開山鴈蕩能仁。時真歇居江心，聞師至，恐緣法未熟，特過江迎歸方丈。大展九拜，以誘溫人，由是翕然歸敬。未視篆，其徒懼行規法，深夜放火，鞠爲瓦礫之墟。師竟就樹縛屋，陞座示衆云：「愛閑不打鼓山鼓，投老來看鴈蕩山。傑閣危樓渾不見，谿邊茆屋兩三間。還有共相出手者麼？」喝一喝，下座。聽法檀施，併力營建，未幾復成寶坊，次補江心。上堂曰：「萬年一念，一念萬年。和衣泥裏輥，洗脚上牀眠。歷劫來事，秖在如今。大海波濤湧，小人方寸深。」拈起拄杖曰：「汝等諸人，未得箇入頭，須得箇入頭。既得箇入頭，須有出身一路始

得。大衆，且作麽生是出身一路？」良久曰：「雪壓難摧澗底松，風吹不動天邊月。」卓拄杖，下座。上堂：「萬機不到，眼見色，耳聞聲。一句當堂，頭戴天，脚踏地。你諸人祇知今日是五月初一，殊不知金烏半夜忙忙去，玉兔天明上海東。」以拂子擊禪牀，下座。上堂：「明明無悟，有法即迷。諸人向這裏立不得，諸人向這裏住不得。若立則危，若住則瞎。直須意不停玄，句不停意，用不停機。此三者既明，一切處不須管帶，自然現前，不須照顧，自然明白。雖然如是，更須知有向上事。久雨不晴。咄！」上堂：「一葉落，天下秋，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一塵起，大地收，嘉州打大像，陝府灌鐵牛。明眼漢合作麽生？」良久曰：「久旱簷頭句，橋流水不流。」卓拄杖，下座。上堂：「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落華有意隨流水，流水無情戀落華。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喝一喝曰：「三十年後，莫道能仁教壞人家男女。」上堂，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東家點燈，西家暗坐。」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馬便搭鞍，驢便推磨。」僧禮拜。師曰：「靈利衲僧，祇消一箇。」遂曰：「馬搭鞍，驢推磨。靈利衲僧，祇消一箇。縱使東家明點燈，未必西家暗中坐。西來意旨問如何，多口阿師自招禍。」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你問底是第二義。」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道無，意旨如何？」師曰：「一度著蛇咬，怕見斷井索。」問：「鶖子深談實相，善說法要，此理如何？」師曰：「不及鴈銜蘆。」問：「如何是佛？」師曰：「華陽洞口石烏龜。」問：「魯祖面壁，意旨如何？」師曰：「金木水火土，羅喉計都星。」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時如何？」師曰：「作賊人心虛。」曰：「國師三喚侍者，又作麽生？」師曰：「打鼓弄猢猻，鼓破猢猻走。」丙寅七月十八日，召法屬、長老、宗範付後事。次

日沐浴，聲鐘集衆。就座，泊然而逝。荼毗日，送者均獲設利。奉靈骨塔于鼓山。

雲居善悟禪師

南康軍雲居高庵善悟禪師，洋州李氏子。年十一去家，業經得度。有夙慧。聞冲禪師舉武帝問達磨因緣，如獲舊物。遽曰：「我既廓然，何聖之有？」冲異其語，勉之南詢。蒙授記於龍門。一日，有僧被虵傷足，佛眼問曰：「既是龍門，爲甚麽却被虵齩？」師即應曰：「果然現大人相。」眼益器之。後傳此語到昭覺，圓悟云：「龍門有此僧耶？東山法道未寂寥爾。」住後，上堂：「少林面壁，懷藏東土西天。歐阜陞堂，充塞四維上下。致使山巍巍而砥掌平，水昏昏而常自清。華非艷而結空果，風不摇而片葉零，人無法而得咨問，佛無心而更可成。野蔬淡飯延時日，任運隨緣道自靈。畢竟如何？日午打三更。」

西禪文璉禪師

遂寧府西禪文璉禪師，郡之張氏子。上堂：「一向恁麽去，直得凡聖路絶，水泄不通，鐵虵鑽不入，鐵鎚打不破。至於千里萬里，鳥飛不度。一向恁麽來，未免灰頭土面，帶水拖泥，唱九作十，指鹿爲馬。非唯孤負先聖，亦乃埋没己靈。敢問大衆，且道恁麽去底是？恁麽來底是？芍藥華開菩薩面，〔一〕椶櫚葉散夜叉頭。」上堂：「諸方浩浩談玄，每日撞鐘打鼓。西禪無法可説，勘破燈籠露柱。門前不置下馬臺，免

〔一〕芍，原作「苟」，據續藏本改。

被傍人來借路。若借路，須照顧。脚下若參差，邯鄲學唐步。」上堂：「心生種種法生，森羅萬像縱橫。信手拈來便用，日輪午後三更。心滅種種法滅，四句百非路絕。直饒達磨出頭，也是眼中著屑。心生心滅是誰？木人携手同歸。歸到故鄉田地，猶遭頂上一鎚。」上堂：「正月孟春猶寒，直下言端語端。拈起衲僧鼻孔，穿開祖佛心肝。知有者，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不知有者，誰知當面蹉過，迢迢十萬八千。山僧爲你重説偈言，大衆，莫教孤負，孟春猶寒。」僧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爪牙已露。」曰：「出窟後如何？」師曰：「龍頭蛇尾。」曰：「出與未出時如何？」師曰：「正好喫棒。」問：「以一重去一重即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時如何？」師曰：「闍黎有許多工夫！」

黃龍法忠禪師

隆興府黃龍牧庵法忠禪師，四明姚氏子。十九試經得度，習台教，悟一心三觀之旨，未能泯跡。徧參名宿，至龍門觀水磨旋轉，發明心要。乃述偈曰：「轉大法輪，目前包裹。更問如何，水推石磨。」呈佛眼，眼曰：「其中事作麼生？」師曰：「澗下水長流。」眼曰：「我有末後一句，待分付汝。」師即掩耳而去。後至廬山，於同安枯樹中，絕食清坐。宣和間湘潭大旱，禱而不應。師躍入龍淵，呼曰：「業畜！當雨一尺。」雨隨至。居南嶽，每跨虎出游，儒釋望塵而拜。住後，上堂：「張公喫酒李公醉，子細思量不思議。李公醉醒問張公，恰使張公無好氣。無好氣，不如歸家且打睡。」上堂：「今朝正月半，有事爲君斷。切忌兩眼睛，被他燈火換。」上堂：「我有一句子，不借諸聖口，不動自己舌。非聲氣呼吸，非情識分別。假使淨

名杜口於毗耶，釋迦掩室於摩竭，大似掩耳偷鈴，未免天機漏泄。直饒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若向牧庵門下檢點將來，祇得一橛。千種言，萬般說，祇要教君自家歇。一任大地虛空，七凹八凸。」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莫向外邊覓。」曰：「如何是心？」師曰：「莫向外邊尋。」曰：「如何是道？」師曰：「莫向外邊討。」曰：「如何是禪？」師曰：「莫向外邊傳。」曰：「畢竟如何？」師曰：「靜處薩婆訶。」問：「大衆臨筵，請師舉唱。」師竪起拂子，僧曰：「乞師再垂方便。」師擊禪牀一下。後示寂，塔于香原洞。

烏巨道行禪師

衢州烏巨雪堂道行禪師，處州葉氏子。依泗州普照英禪師得度，去參佛眼。一日，聞舉玄沙築著脚指話，遂大悟。住後，上堂：「會即便會，玉本無瑕。若言不會，碓觜生花。試問九年面壁，何如大會拈華？南明恁麼商確，也是順風撒沙。參！」上堂：「雲籠嶽頂，百鳥無聲。月隱寒潭，龍珠自耀。正當恁麼時，直得石梁忽然大悟，石洞頓爾心休。虛空開口作證，溪北石僧點頭。諸人總在這裏瞌睡，笑殺陝府鐵牛。」上堂：「佛說三乘十二分，頓漸偏圓。癡人面前，不得說夢。祖師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癡人面前，不得說夢。臨濟三玄，雲門三句，洞山五位。癡人面前，不得說夢。南明恁麼道，還免得遭人檢責也無？所以古人道：『石人機似汝，也解唱巴歌。汝若似石人，雪曲也應和。』還有和雪曲底麼？若有，喚來與老僧洗脚。」上堂：「通身是口，說得一半。通身是眼，用得一橛。用不到處說有餘，說不到處用無盡。所以道，當用無說，當說無用。用說同時，用說不同時。諸人若也擬議，西峰在你脚底。」到國

清，衆請上堂：「句亦剗，意亦剗，絶毫絶氂處，如山如嶽。句亦到，意亦到，如山如嶽處，絶毫絶氂。忽若撈通一線，意句俱到俱不到，俱剗俱不剗。直得三句外絶牢籠，六句外無標的。正當恁麽時，一句作麽生道？傾蓋同途不同轍，相將携手上高臺。」上堂，舉：「趙州示衆云：『老僧除却二時齋粥，是雜用心處。』師曰：『今朝六月旦，行者擊鼓，長老陞堂。你諸人總來這裏雜用心。』」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驚人句？』門曰：『響。』」師曰：「雲門答這僧話，不得便休，却鼓粥飯氣，以當平生。」上堂：「黄梅雨，麥秋寒。衆下恁麽會，太無端。時節因緣佛性義，大都須是髑髏乾。」示衆，舉：「璣和尚問僧：『禪以何爲義？』衆下語皆不契理，僧請益璣，璣代云：『以謗爲義。』」師曰：「三世諸佛是謗，西天二十八祖是謗，唐土六祖是謗，天下老和尚是謗，諸人是謗，山僧是謗。於中還有不謗者也無？談玄説妙河沙數，争似雙峰謗得親。」師示疾，門弟子教授汪公喬年至，省候。師以後事委之，示以偈曰：「識則識自本心，見則見自本性。識得本心本性，正是宗門大病。」註曰：「『爛泥中有刺，莫道不疑好。』」黎明沐浴更服，加趺而逝。闍維五色設利，煙所至處纍然，齒舌不壞，塔於寺之西。

白楊法順禪師

撫州白楊法順禪師，綿州文氏子。依止佛眼，聞普説，舉：「傅大士心王銘云：『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決定是有，不見其形。』」師於言下有省。後觀寶藏迅轉，頓明大法。趨丈室作禮，呈偈曰：「頂有異峰雲冉冉，源無别派水泠泠。游山未到山窮處，終被青山礙眼睛。」眼笑而可之。住後，上堂：「好事堆堆疊

疊來，不須造作與安排。落林黃葉水推去，橫谷白雲風卷回。寒鴈一聲情念斷，霜鐘纔動我山摧。白楊更有過人處，盡夜寒爐撥死灰。忽有箇衲僧出來道，長老少賣弄，得恁麼窮乞相。山僧祇向他道，却被你道著。」上堂：「我手何似佛手？天上南星北斗。我脚何似驢脚？往事都來忘却。人人盡有生緣，箇箇足方頂圓。大愚灘頭立處，孤月影射深灣。會不得，見還難，一曲漁歌過遠灘。」示衆：「染緣易就，道業難成。不了目前，萬緣差別。祇見境風浩浩，凋殘功德之林；心火炎炎，燒盡菩提之樹。道念若同情念，成佛多時。爲衆一似爲己，彼此事辦。不見他非我是，自然上敬下恭，佛法時時現前，煩惱塵塵解脫。」上堂：「雞啼曉月，狗吠枯椿。只可默會，難入思量。看不見處，動地放光。說不到處，天地玄黃。撫城尺六狀紙，元來出在清江。大衆，分明話出人難見，昨夜三更月到牕。」上堂：「風吹茆茨屋脊漏，雨打闍黎眼睛濕。恁麼分明却不知，却來這裏低頭立。」時紹燈上座聞之，有省，後住婺之廣教。因病示衆：「久病未嘗推木枕，人來多是問如何。山僧據問隨緣對，牕外黃鸝口更多。只如七尺之軀甚處受病？衆中具眼者，試爲山僧指出病源。」衆下語，皆不契。師自拊掌一下，作嘔吐聲。又云：「好箇木枕子。」師律身清苦，出入唯杖笠獨行。後示寂，闍維收舍利，目睛齒舌數珠，同靈骨塔于寺西。

雲居法如禪師

南康軍雲居法如禪師，丹丘胡氏子。依護國瑞禪師，祝髮登具。徧參浙右諸宗匠。晚至龍門，以平日所證白佛眼。眼曰：「此皆學解，非究竟事。欲了生死，當求妙悟。」師駭然諦信。一日，命主香積，

以道業未辦，固辭。眼勉曰：「姑就職其中，大有人爲汝説法。」未幾，晨興開厨門，望見聖僧，契所未證。即白佛眼，眼曰：「這裏還見聖僧麽？」師詣前問訊，叉手而立。眼曰：「向汝道大有人爲汝説法。」住後，上堂：「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向這裏有無俱遣，得失兩亡，直得十方諸佛不見。諸人且道，十二時中向甚麽處安身立命？披蓑側立千峰外，引水澆蔬五老前。」上堂：「乾坤之内，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雲居又且不然，乾坤之内，宇宙之間，中有一寶。」擲下拄杖云：「大衆也須識取。」

歸宗正賢禪師

南康軍歸宗真牧正賢禪師，潼川陳氏子。世爲名儒，幼從三聖海澄爲苾蒭。具滿分戒，游成都，依大慈秀公習經論。凡典籍過目成誦，義亦頓曉；秀稱爲經藏子。出蜀謁諸尊宿，後扣佛眼。一日入室，眼舉「殷勤抱得旃檀樹」，語聲未絶，師頓悟。眼曰：「經藏子漏逗了也。」自是與師商榷淵奥，亹亹無盡。眼稱善，因手書「真牧」二字授之。紹興己巳，歸宗虚席，郡侯以禮請，堅卧不應。寶文李公懋嘗問道於師，同屬官强之，乃就。上堂：「且第一句如何道？汝等若向世界未成時、父母未生時、佛未出世時、祖師未西來時道得，已是第二句。且第一句如何道？直饒你十成道得，未免左之右之。」卓拄杖，下座。上堂，良久召大衆曰：「作麽生？若也擬議，賢上座謾你諸人去也。打地和尚，嗔他祕魔巖主擎箇叉兒，胡説亂道，遂將一摑成齏粉，散在十方世界，還知麽？」舉拂子曰：「而今却在拂子頭上，説一

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還聞麽？閻老子知得，乃曰：賢上座，你若相當去，不妨奇特；或不相當，總在我手裏。祇向他道：閻老子你也退步，摸索鼻孔看。」擊禪牀，下座。僧問：「久默斯要，已泄真機。學人上來，請師開示。」師曰：「耳朶在甚麽處？」曰：「一句分明該萬象。」師曰：「分明底事作麽生？」曰：「台星臨照，枯木回春。」師曰：「換却你眼睛。」

道場明辯禪師

安吉州道場正堂明辯禪師，本郡俞氏子。幼事報本蘊禪師，圓顱受具後，謁諸名宿。至西京少林，聞僧舉「佛眼以古詩發明罽賓王斬師子尊者」話，曰：「楊子江頭楊柳春，楊花愁殺渡江人。一聲羌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師默有所契，即趨龍門，求入室。佛眼問：「從上祖師方册因緣，許你會得。忽舉拳曰：「這箇因何喚作拳？」師擬對，眼築其口曰：「不得作道理。」於是頓去知見。住後，上堂：「猛虎口邊拾得，毒虵頭上安排。更不釘椿搖艣，回頭別有生涯。婆子被我勘破了，大悲院裏有村齋。」上堂：「淨五眼，湧金春色晚。得五力，吹落碧桃華，唯證乃知難可測。」卓拄杖曰：「一片何人得？流經十萬家。」上堂：「三祖道，但莫憎愛，洞然明白。當時老僧若見，便與一摑。且道是憎邪是愛邪？近來經界稍嚴，不許詭名挾佃。」解夏，上堂：「十五日已前不得去，十五日已後不得住，少林隻履無藏處。十五日已後不得住，桂子天香和雨露。正當十五日，又且如何？阿呵呵！風流不在著衣多。」上堂，舉：「僧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子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師曰：「我疑千年蒼玉精，化爲一片秋水骨。海神欲護護不

得，一旦驀頭忽擎出。」上堂：「華開隴上，柳綻堤邊。黃鶯調叔夜之琴，芳草入謝公之句。何必聞聲悟道，見色明心？非唯水上見漚，已是眼中著屑。」擘開胸曰：「汝等當觀吾紫磨金色之身，今日則有，明日則無。大似無風起浪，全不知羞。且道今日事作麼生？好箇迷逢達磨，不知誰解承當？」僧問：「如何是佛？」師乃鳴指三下。問：「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師曰：「橫身三界外，獨脫萬機前。」曰：「祇如風穴道，長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華香。又作麼生？」師曰：「說這箇不唧嚠漢作麼？」曰：「嫩竹搖金風細細，百華鋪地日遲遲。」師曰：「你向甚麼處見風穴？」曰：「眼裏耳裏絕瀟灑。」師曰：「料掉無交涉。」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未過冬至莫道寒。」曰：「出水後如何？」師曰：「未過夏至莫道熱。」曰：「出與未出時如何？」師曰：「三十年後，不要錯舉。」問：「如何是佛？」師曰：「無柴猛燒火。」曰：「如何是法？」師曰：「貧做富裝裹。」曰：「如何是僧？」師曰：「賣扇老婆手遮日。」曰：「如何是和尚栗棘蓬？」師曰：「不答此話。」曰：「爲甚麼不答？」師大笑曰：「呑不進，吐不出。」問：「如何是一喝如金剛王寶劍？」師曰：「古墓毒蛇頭戴角。」曰：「如何是一喝如踞地師子？」師曰：「虛空笑點頭。」曰：「如何是一喝如探竿影草？」師曰：「石人拍手笑呵呵。」曰：「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師曰：「布袋裏猪頭。」曰：「四喝已蒙師指示，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鋸解秤鎚，隨聲便喝。」佛眼忌拈香，龍門和尚闌提潦倒，不信佛法，滅除禪道。拶破毗盧向上關，猫兒洗面自道好。一炷沈香爐上然，換手槌胸空懊惱。」遂搖手曰：「休懊惱。」以坐具搭肩上，作女人拜，曰：「莫怪下房媳婦觸忤大人好！」室中垂問曰：「猫兒爲甚麼愛捉老鼠？」又曰：「板鳴因甚麼狗吠？」師家風嚴冷，初機多憚之。因贊達磨曰：「昇元閣前

懡儸，洛陽峰畔乖張，皮髓傳成話霸，隻履無處埋藏。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雪堂行一見，大稱賞曰：「先師猶有此人在。只消此贊，可以坐斷天下人舌頭。」由是衲子奔湊。臨終登座，拈拄杖於左邊，卓一下曰：「三十二相無此相。」於右邊卓一下曰：「八十種好無此好。」又卓一下，顧大衆曰：「莫懊惱，直下承當休更討。」下座歸方丈，儼然趺坐而逝。火後收靈骨設利，藏所建之塔曰仙人山。

方廣深禪師

潭州方廣深禪師，僧問：「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未審意旨如何？」師曰：「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

世奇首座

世奇首座者，成都人也。遍依師席，晚造龍門。一日燕坐，瞌睡間羣蛙忽鳴，誤聽爲淨髮版響。亟趨往，有曉之者曰：「蛙鳴非版也。」師恍然，詣方丈剖露。佛眼曰：「豈不見羅睺羅？」師遽止曰：「和尚不必舉，待去自看。」未幾有省，乃占偈曰：「夢中聞版響，覺後蝦蟆啼。蝦蟆與版響，山嶽一時齊。」由是益加參究，洞臻玄奧。眼命分座，師固辭，曰：「此非細事也。如金針刺眼，毫髮若差，睛則破矣。願生生居學地，而自煅煉。」眼因以偈美之曰：「有道只因頻退步，謙和元自慣回光。不知已在青雲上，猶更將

身入衆藏。」暮年，學者力請，不容辭。後因説偈曰：「諸法空故我心空，我心空故諸法同。諸法我心無別體，祇在而今一念中。且道是那一念？」衆罔措，師喝一喝而終。

淨居尼慧温禪師

温州淨居尼慧温禪師，上堂，舉：「法眼示衆曰，『三通鼓罷，簇簇上來，佛法人事，一時周畢。』師曰：「山僧道，『三通鼓罷，簇簇上來。拄杖不在，苕帚柄聊與三十。』」

給事馮楫居士

給事馮楫濟川居士，自壯扣諸名宿，最後居龍門，從佛眼遠禪師。再歲，一日同遠經行法堂，偶童子趨庭，吟曰：「萬象之中獨露身。」遠拊公背曰：「好！聻。」公於是契入。紹興丁巳，除給事。會大慧禪師就明慶開堂，慧下座，公挽之曰：「和尚每言於士大夫前曰，此生決不作這蟲豸，今日因甚却納敗缺？」慧曰：「盡大地是箇杲上座，你向甚處見他？」公擬對，慧便掌。公曰：「是我招得。」越月，特丐祠坐夏徑山，榜其室曰「不動軒」。一日，慧陞座，舉：「藥山問石頭曰：『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承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伏望慈悲示誨。』頭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你作麼生？』山罔措。頭曰：『子緣不在此，可往江西見馬大師去。』山至馬祖處，亦如前問。祖曰：『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教伊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教伊揚眉瞬目者不是。』山大悟。」

慧拈罷，公隨至方丈曰：「適來和尚所舉底因緣，某理會得了。」慧曰：「你如何會？」公曰：「恁麼也不得嚇嚧娑婆訶，不恁麼也不得唦唎娑婆訶。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嚇嚧唦唎娑婆訶。」慧印之以偈曰：「梵語唐言打成一塊。咄哉俗人，得此三昧。」公後知邛州，所至宴晦無倦。嘗自詠曰：「公事之餘喜坐禪，少曾將脇到牀眠。雖然現出宰官相，長老之名四海傳。」至二十三年秋，乞休致，預報親知，期以十月三日報終。至日，令後廳置高座，見客如平時。至辰巳間，降堦望闕肅拜。請漕使攝邛事，著僧衣履，踞高座，囑諸官吏及道俗，各宜向道，扶持教門，建立法幢。遂拈拄杖按膝，蛻然而化。漕使請曰：「安撫去住如此自由，何不留一頌以表罕聞？」公張目，索筆書曰：「初三十一，中九下七，老人言盡，龜哥眼赤。」竟爾長往。建炎後名山巨刹，教藏多不存，公累以己俸印施，凡一百二十八藏，用祝君壽，以康兆民。門人蒲大聘嘗誌其事，有語録、頌古行於世。

開福寧禪師法嗣

大溈善果禪師

潭州大溈月庵善果禪師，信州余氏子。上堂：「奚仲造車一百輻，拈却兩頭除却軸。」以拄杖打一圓相曰：「且莫錯認定盤星。」卓一卓，下座，謝供頭。上堂：「解猛虎頷下金鈴，驚羣動衆。取蒼龍穴裏明珠，光天照地。山僧今日到此，讚歎不及。汝等諸人，合作麼生？」竪起拂子曰：「眨上眉毛，速須薦取。」擲拂子，下座。上堂：「心生法亦生，心滅法亦滅。心法兩俱忘，烏龜喚作鼈。諸禪德，道得也未？若道

得，道林與你拄杖子。其或未然，歸堂喫茶去。」僧問：「達磨九年面壁時如何？」師曰：「魚行水濁。」曰：「二祖禮三拜，爲甚麼却得其髓？」師曰：「地肥茄子大。」曰：「祇如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明甚麼邊事？」師曰：「賊以贓爲驗。」曰：「有時乘好月，不覺過滄洲。」師曰：「闍黎無分。」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時如何？」師曰：「驗盡當行家。」曰：「樹倒藤枯，句歸何處？又作麼生？」師曰：「風吹日炙。」曰：「潙山呵呵大笑，聻！」師曰：「波斯讀梵字。」曰：「道吾推倒泥裏，潙山不管，此意又且如何？」師曰：「有理不在高聲。」曰：「羅山道：道吾是撮馬糞漢。又作麼生？」師曰：「多口阿師。」曰：「今日足見老師七通八達。」師曰：「仰面哭蒼天。」僧禮拜。師曰：「過。」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乾坤無異色。」曰：「出水後如何？」師曰：「偏界有清香。」

大隨靜禪師法嗣

石頭自回禪師

合州釣魚臺石頭自回禪師，本郡人也。世爲石工，雖不識字，志慕空宗，每求人口授法華，能誦之。棄家投大隨，供掃洒。寺中令取崖石，師手不釋鎚鑿，而誦經不輟口。隨見而語曰：「今日硿磕，明日硿磕，死生到來，作甚折合？」師愕然，釋其器。設禮，願聞究竟法，因隨至方丈。隨令且罷誦經，看趙州勘婆因緣。師念念不去心。久之，因鑿石，石稍堅，盡力一鎚，瞥見火光，忽然省徹。走至方丈，禮拜呈頌曰：「用盡工夫，渾無巴鼻。火光迸散，元在這裏。」隨忻然曰：「子徹也。」復獻趙州勘婆頌曰：「三軍不動

旗閃爍，老婆正是魔王脚。趙州無柄鐵掃帚，掃蕩煙塵空索索。」隨可之，遂授以僧服。人以其爲石工，故有回石頭之稱也。上堂：「參禪學道，大似井底叫渴相似，殊不知塞耳塞眼，回避不及。且如十二時中，行住坐卧，動轉施爲，是甚麽人使作？眼見耳聞，何處不是路頭？若識得路頭，便是大解脱路。方知老漢與你證明，山河大地與你證明，所以道：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諸仁者，大凡有一物當途，要見一物之根源。一物無處，要見一物之根源。見得根源，源無所源。所源既非，何處不圓？諸禪德，你看老漢有甚麽勝你處，諸人有甚麽不如老漢處？還會麽？太湖三萬六千頃，月在波心説向誰？」

護聖居静禪師

潼川府護聖愚丘居静禪師，成都楊氏子。年十四，禮白馬安慧爲師。聞南堂道望，遂往依焉。堂舉香嚴「枯木裏龍吟」話，往返酬詰，師於言下大悟。一日，堂問曰：「莫守寒巖異草青，坐却白雲宗不妙。汝作麽生？」師曰：「且須揮劍。若不揮劍，漁父棲巢。」堂矍然曰：「這小厮兒。」師珍重便行。〔一〕出住東巖。上堂：「月生一，東巖乍住增愁寂。紅塵世路有多端，米麵倉儲無顆粒。崖爲伴，泉爲匹，颯颯清風來入室。山王土地暗中忙，雲版鐘魚偷淚滴。世人莫道守空巖，亦有東籬打西壁。」嘗謂衆曰：「參學至要，不出先南堂道：最初句及末後句，透得過者，一生事畢。儻或未然，更與你分作十門，各各印證自心，還得穩當也未？一、須信有教外别傳。二、須知有教外别傳。三、須會無情説法與有情説法無二。

〔一〕行，原作「打」，據續藏本改。

四、須見性如觀掌中之物，了了分明，一一田地穩密。五、須具擇法眼。六、須行鳥道玄路。七、須文武兼濟。八、須摧邪顯正。九、須大機大用。十、須向異類中行。凡欲紹隆法種，須盡此綱要，方坐得這曲彔牀子，受得天下人禮拜，敢與佛祖爲師。若不到恁麼田地，衹一向虛頭，他時異日，閻老子未放你在。」問有學者各門頌出，呈師，師以頌示曰：「十門綱要掌中施，機會來時自有爲。作者不須排位次，大都首末是根基。」

南巖勝禪師

筠州南巖勝禪師，上堂召大衆曰：「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會得箇中意，分明在半途。且道到家一句又作麼生？釋迦彌勒沒量大，看來猶祇是他奴。」僧問：「放行五位即不問，把定三關事若何？」師曰：「橫按鏌鎁全正令。」曰：「把定三關蒙指示，放行五位事如何？」師曰：「太平寰宇斬癡頑。」曰：「恁麼則南巖門下，土曠人稀。」師曰：「靈利衲僧，祇消一點。」曰：「自古自今，同生同死時如何？」師曰：「家賊難防。」曰：「今日學人小出大遇去也。」師便打。曰：「須是老僧打你始得。」僧禮拜，師曰：「切忌詐明頭。」

梁山師遠禪師

常德府梁山廓庵師遠禪師，合川魯氏子。上堂，舉「楊岐三脚驢子」話，乃召大衆曰：「楊其湯者，莫

若撲其火，壅其流者，莫若杜其源。此乃智人之明鑒。佛法之至論，正在斯焉。這因緣，如今叢林中提唱者甚多，商量者不少。有般底，祇道宗師家無固必，凡有所問，隨口便答。似則也似，是卽未是。若恁麼，祇作箇乾無事會。不見楊岐用處，乃至祖師，千差萬別，方便門庭，如何消遣？又有般底，祇向佛邊會，却與自己沒交涉。古人道，凡有言句，須是一一消歸自己，又作麼生？又有般底，一向祇作自己會，棄却古人用處，唯知道明自己事，古人方便却如何消遣？既消遣不下，却似抱橋柱澡洗，要且放手不得。此亦是一病。又有般底，却去脚多少處會。若恁麼會，此病最難醫也。所以他語有巧妙處，參學人卒難摸索，纔擬心則差了也。前輩謂之楊岐宗旨，須是他屋裏人，到恁麼田地，方堪傳授。若不然者，則守死善道之謂也。這公案直須還他透頂徹底漢，方能了得。此非止禪和子會不得，而今天下叢林中，出世爲人底，亦少有會得者。若要會去，直須向威音那畔，空劫已前，輕輕覷著，提起便行，捺著便轉。却向萬仭峯前進一步，可以籠罩古今，坐斷天下人舌頭。如今還有恁麼者麼？有則出來道看。如無，更聽一頌：「三脚驢子弄蹄行，直透威音萬丈坑。雲在嶺頭閑不徹，水流澗下太忙生。湖南長老誰解會，行人更在青山外。」上堂：「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君王得一以治天下。這箇說話，是家常茶飯。須知衲僧家，別有奇特處始得。且道衲僧門下有甚奇特處？天得一，斗牛女虛危室壁。地得一，萬象森羅及瓦礫。君王得一，上下四維無等匹。且道衲僧得一時如何？要見客從何處來，閑持經卷倚松立。」浴佛上堂，舉「藥山浴佛公案」，拈云：「這僧問處，依稀越國，髣髴楊州。藥山答來，眼似流星，機如掣電。點檢將來，二俱不了。若是山僧卽不然，當是時，纔見他問，只浴得這箇，且不浴得那

箇。但轉木杓柄與伊，待他擬議之間，攔面便潑。假饒這僧有大神通，具大智慧，也無施展處。敢問大衆，這箇卽且置[一]喚甚麽作那箇？」下座：「佛殿燒香，爲你説破。」師有十牛圖并頌行于世。

能仁紹悟禪師

嘉州能仁默堂紹悟禪師，結夏上堂：「最初一步，十方世界現全身。末後一言，一微塵中深鎖斷。有時提起，如倚天長劍，光耀乾坤。有時放下，似紅爐點雪，虛含萬象。得到恁麽田地，天魔外道，拱手歸降。三世諸佛，一時稽首。便可以大圓覺爲我伽藍，於一毫端現寶王剎。如是則朝往西天，暮歸東土，亦是禁足。百花叢裏坐，婬坊酒肆行，亦是禁足。雖然如是，不曾動著這裏一步。恁麽則九旬無虛棄之功，百劫有今時之用。堪報不報之恩，以助無爲之化。此卽是涅槃妙心，金剛王寶劍。敢問大衆，作麽生得到這田地去？如人上山，各自努力。」上堂，舉趙州訪二庵主公案，頌曰：「一重山盡一重山，坐斷孤峯子細看。霧卷雲收山嶽靜，楚天空闊一輪寒。」

子言庵主

彭州土溪智陀子言庵主，綿州人也。初至大隨，聞舉石頭和尚示衆偈，倏然領旨。歸隱土溪，懸崖絶壑間有石若蹲異獸。師鑿以爲室，中發異泉，無涸溢，四衆訝之。居三十年，化風盛播。室成日，

[一]置，原作「致」，據清藏本、續藏本改。

作偈曰：「一擊石庵全，縱横得自然。清涼無暑氣，涓潔有甘泉。寬廓含沙界，寂寥絶衆緣。箇中無限意，風月一牀眠。」

南修造禪師

劍門南修造者，淳厚之士也。自大隨一語契投，服勤不怠。歸謁崇化賓禪師，坐次，賓以宗門三印問之，南曰：「印空印泥印水，平地寒濤競起。假饒去就十分，也是靈龜曳尾。」

尚書莫將居士

莫將尚書，字少虛，家世豫章分寧。因官西蜀，謁南堂靜禪師咨決心要。堂使其向一切處提撕。適如厠，俄聞穢氣，急以手掩鼻。遂有省，卽呈以偈曰：「從來姿韻愛風流，幾笑時人向外求。萬别千差無見處，得來元在鼻尖頭。」南堂答曰：「一法纔通法法周，縱横妙用更何求？青虵出匣魔軍伏，碧眼胡僧笑點頭。」

龍圖王蕭居士

龍圖王蕭居士，字觀復。留昭覺日，聞開靜板聲，有省。問南堂曰：「某有箇見處，纔被人問，却開口不得。未審過在甚處？」堂曰：「過在有箇見處。」堂却問：「朝旆幾時到任？」公曰：「去年八月四日。」堂

曰：「自按察幾時離衙？」公曰：「前月二十。」堂曰：「爲甚麽道開口不得？」公乃契悟。

五祖自禪師法嗣

龍華高禪師

蘄州龍華高禪師，上堂：「象王行，師子住，赤脚崑崙眉卓竪。寒山拾得笑呵呵，指點門前老松樹。且道他指點箇甚麽？忽然風吹倒時，好一堆柴。」

南嶽下十六世

徑山杲禪師法嗣

教忠彌光禪師

泉州教忠晦庵彌光禪師，閩之李氏子。兒時寡言笑，聞梵唄則喜。十五，依幽巖文慧禪師圓頂。猶喜閱羣書。一日曰：「既剃髮染衣，當期悟徹。豈醉於俗典邪？」遂出嶺，〔一〕謁圓悟禪師於雲居。次參黄檗祥高庵悟，機語皆契。以淮楚盜起，歸謁佛心，會大慧寓廣，因往從之。慧謂曰：「汝在佛心處所得者，試舉一二看。」師舉佛心上堂拈普化公案，曰：「佛心卽不然，總不恁麽來時，如何劈脊便打，從教徧

〔一〕遂，原作「逐」，據清藏本、續藏本改。

界分身。」慧曰：「汝意如何？」師曰：「某不肯他，後頭下箇注脚。」慧曰：「此正是以病爲法。」師毅然無信可意。慧曰：「汝但揣摩看。」師竟以爲不然。經旬，因記海印信禪師拈曰：「雷聲浩大，雨點全無。」始無滯，趨告慧。慧以舉道者見琅邪并玄沙未徹語詰之。師對已，慧笑曰：「雖進得一步，祇是不著所在。如人斫樹，根下一刀，則命根斷矣。汝向枝上斫，其能斷命根乎？今諸方浩浩說禪者，見處總如此，何益於事？其楊岐正傳，三四人而已。」師慍而去。翌日，慧問：「汝還疑否？」師曰：「無可疑者。」慧曰：「祇如古人相見，未開口時已知虛實，或聞其語，便識淺深。此理如何？」師悚然汗下，莫知所詣。慧令究有句無句。慧過雲門庵，師侍行，一日問曰：「某到這裏，不能得徹，病在甚處？」慧曰：「汝病最癖，世醫拱手。何也？別人死了活不得，汝今活了未曾死。要到大安樂田地，須是死一回始得。」師疑情愈深，後入室，慧問：「喫粥了也，洗鉢盂了也？去却藥忌，道將一句來。」師曰：「裂破。」慧震威喝曰：「你又說禪也。」師即大悟。慧撾鼓告衆曰：「龜毛拈得笑哈哈，一擊萬重關鏁開。慶快平生在今日，孰云千里賺吾來？」師亦以頌呈之曰：「一拶當機怒雷吼，驚起須彌藏北斗。洪波浩渺浪滔天，拈得鼻孔失却口。」住後，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放憨作麼？及乎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情知汝等諸人，卒討頭鼻不著，爲甚如此？祇爲分明極，翻令所得遲。」上堂：「夢幻空花，何勞把捉？得失是非，一時放却。」擲拂子曰：「山僧今日已是放下了也。汝等諸人，又作麼生？」復曰：「侍者收取拂子。」僧問：「文殊爲甚麼出女子定不得？」師曰：「山僧今日困。」曰：「罔明爲甚麼却出得？」師曰：「令人疑著。」曰：「恁麼則擘開華嶽千峯秀，放出黃河一派清。」師曰：「一任卜度。」

東林道顔禪師

江州東林卍庵道顔禪師，潼川人，族鮮于氏。久參圓悟，微有省發。洎悟還蜀，囑依妙喜，仍以書致喜曰：「顔川彩繪已畢，但欠點眼耳。他日嗣其後，未可量也。」喜居雲門及洋嶼，師皆在焉。朝夕質疑，方大悟。住後，上堂：「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鳥窠吹布毛，便有人悟去。今時學者，爲甚麼却不識自己？」良久曰：「莫錯怪人好！」上堂：「欲識諸佛心，但向衆生心行中識取。欲識常住不凋性，但向萬物遷變處會取。還識得麼？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上堂：「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作麼生是良遂知處？」乃曰：「鵓鳩語鶴。」上堂：「仲冬嚴寒，三界無安。富者快樂，貧者饑寒。不識玄旨，錯認定盤。何也？牛頭安尾上，北斗面南看。」上堂：「一滴滴水，一滴滴凍。天寒人寒，風動幡動。雲門扇子，踍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不出諸人十二時中尋常受用。」上堂云：「圓通門戶，八字打開。若是從門入得，不堪共語。須是入得無門之門，方可坐登堂奥。所以道，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未來參學人，當依如是法。從上諸聖，幸有如此廣大門風，不能繼紹，甘自鄙棄。穿窬牆壁，好不丈夫！敢問大衆，無門之門作麼生入？」良久云：「非唯觀世音，我亦從中證。」上堂：「元宵已過，化主出門。六羣比丘，各從其類。此衆無復枝葉，純有貞實。如是增上慢人，退亦佳矣。麒麟不爲瑞，鸑鷟不爲榮，麥秀兩岐，禾登九穗，總不消得。但願官中無事，林下棲禪，水牯牛飽卧斜陽，擔板漢清貧長樂。粥足飯足，俯

仰隨時。筋籠不亂攙匙，老鼠不咬甑箄。山家活計，淡薄長情。不敬功德天，誰嫌黑暗女？有智主人，二俱不受。」良久曰：「君子愛財，取之以道。」上堂：「去年寒食後，今年寒食前。日日是好日，不是正中偏。」上堂：「客舍久留連，家鄉夕照邊。簷懸三月雨，水没兩湖蓮。鏤漏燒燈盞，柴生滿竈煙。已忘南北念，入望盡平川。」上堂：「旃檀林，無雜樹，鬱密深沉師子住。所以旃檀叢林，旃檀圍繞。荊棘叢林，荊棘圍繞。一人爲主，兩人爲伴，成就萬億國土。士農工商，若夜叉，若羅刹，見行魔業，『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僧問：「香嚴上樹話，意旨如何？」師曰：「描不成，畫不就。」曰：「李陵雖好手，争奈陷番何？」師曰：「甚麽處去來？」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元固。」僧近前曰：「喏，喏。」師曰：「裩無襠，袴無口。」問：「如何是佛？」師曰：「誌公和尚。」曰：「學人問佛，何故答誌公和尚？」師曰：「誌公不是閑和尚。」曰：「如何是法？」師曰：「黄絹幼婦，外孫齏臼。」曰：「是甚麽章句？」師曰：「絶妙好辭。」曰：「如何是僧？」師曰：「釣魚船上謝三郎。」曰：「何不直説？」師曰：「玄沙和尚。」曰：「三寶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王喬詐仙得仙。」僧呵呵大笑，師乃叩齒。

西禪鼎需禪師

福州西禪懶庵鼎需禪師，本郡林氏子。幼舉進士有聲。年二十五，因讀遺教經，忽曰：「幾爲儒冠誤。」欲去家，母難之。以親迎在期，師乃絶之曰：「夭桃紅杏，一時分付春風。翠竹黄花，此去永爲道伴。」竟依保壽樂禪師爲比丘。一錫湖湘，徧參名宿，法無異味。歸里結庵，於羗峰絶頂，不下山者三

年。佛心才禪師挽出，首衆於大乘。嘗問「學者卽心卽佛因緣」。時妙喜庵于洋嶼，師之友彌光與師書云：「庵主手段，與諸方別。可來少款，如何？」師不答，光以計邀師飯，師往赴之。會妙喜爲諸徒入室，師隨喜焉。妙喜舉：「僧問馬祖：『如何是佛？』祖云：『卽心是佛。』作麼生？」師下語，妙喜訶之曰：「你見解如此，敢妄爲人師耶？」鳴鼓普說，訐其平生珍重得力處，排爲邪解。師淚交頤，不敢仰視。默計曰：「我之所得，既爲所排。西來不傳之旨，豈止此耶？」遂歸心弟子之列。一日，喜問曰：「內不放出，外不放入。正恁麼時如何？」師擬開口，喜拈竹篦，劈脊連打三下。師於此大悟，厲聲曰：「和尚已多了也。」喜又打一下，師禮拜。喜笑云：「今日方知吾不汝欺也。」遂印以偈云：「頂門豎亞摩醯眼，肘後斜懸奪命符。瞎却眼，卸却符，趙州東壁掛葫蘆。」於是聲名喧動叢林。住後，上堂曰：「句中意，意中句，須彌聳于巨川。句刻意，意刻句，烈士發乎狂矢。任待牙如劍樹，口似血盆，徒逞詞鋒，虛張意氣。所以淨名杜口，早涉繁詞。摩竭掩關，已揚家醜。自餘瓦棺老漢、巖頭大師，向羌峰頂上，拏風鼓浪，翫弄神變。脚跟下好與三十。且道過在甚麼處？」良久云：「機關不是韓光作，莫把胷襟當等閑。」至節，上堂云：「二十五日已前，羣陰消伏，泥龍閉户。二十五日已後，一陽來復，鐵樹開花。正當二十五日，廛中醉客，騎驢騎馬，前街後街，遞相慶賀。物外閑人，衲帔蒙頭，圍爐打坐。風蕭蕭，雨蕭蕭，冷湫湫。誰管你張先生，李道士，胡達磨。」上堂：「懶翁懶中懶，最懶懶說禪。亦不重自己，亦不重先賢。又誰管你地，又誰管你天。物外翛然無箇事，日上三竿猶更眠。」上堂，舉：「僧問趙州：『如何是古人言？』州云：『諦聽諦聽。』」師曰：「諦聽卽不無，切忌喚鐘作甕。」室中問僧：「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曰：「新羅國裏。」

師曰：「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聻！」曰：「今日親見趙州。」師曰：「前頭見，後頭見？」僧乃作斫額勢。師曰：「上座甚處人？」曰：「江西。」師曰：「因甚麼却來這裏納敗缺？」僧擬議，師便打。

東禪思岳禪師

福州東禪蒙庵思岳禪師，上堂：「蛾羊蟻子說一切法，牆壁瓦礫現無邊身。見處既精明，聞中必透脫。所以雪峯和尚凡見僧來，輥出三箇木毬，如弄雜劇相似。玄沙便作斫牌勢，卑末謾道將來，普賢今日謗古人，千佛出世，不通懺悔。這裏有人謗普賢，定入拔舌地獄。且道謗與不謗者，是誰心不負人，面無慚色？」上堂：「達磨來時，此土皆知梵語。及乎去後，西天悉會唐言。若論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大似羚羊掛角，獵犬尋蹤。一意乖疏，萬言無用。可謂來時他笑我，不知去後我笑他。唐言梵語親分付，自古齋僧怕夜茶。」上堂：「臘月初，歲云徂。黃河凍已合，深處有嘉魚。活鱍鱍，跳不脫，又不能相呴以濕，相濡以沫。慚愧菩薩摩訶薩，春風幾時來，解此黃河凍？令魚化作龍，直透桃花浪。會即便會，癡人面前且莫說夢。」上堂，僧問：「如何是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師曰：「從苗辨地，因語識人。」曰：「如何是中日分，復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師曰：「築著磕著。」曰：「如何是後日分，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師曰：「向下文長，付在來日。」復曰：「一轉語如天普蓋，似地普擎。一轉語，舌頭不出口。一轉語，且喜沒交涉。要會麼？慚愧！世尊面赤，不如語直。大小岳上座，口似磉盤，今日爲這問話僧講經，不覺和注脚一時說破。」便下座。上堂：「啞却我口，直須要道。塞却你耳，切忌蹉過。昨日有人

從天台來，却道泗洲大聖在洪州打坐。十字街頭賣行貨。是甚麼？斷跟草鞋，尖簷席帽。」

西禪守淨禪師

福州西禪此庵守淨禪師，上堂：「談玄說妙，撒屎撒尿。行棒行喝，將鹽止渴。立主立賓，華擘宗乘。設或總不恁麼，又是鬼窟裏坐。到這裏，山僧已是打退鼓。且道諸人，尋常心憤憤，口悱悱，合作麼生？莫將閑學解，埋没祖師心。」上堂：「若也單明自己，不悟目前，此人有眼無足。若也祇悟目前，不明自己，此人有足無眼。直得眼足相資，如車二輪，如鳥二翼，正好勘過了打。」上堂：「九夏炎炎大熱，木人汗流不輟。夜來一雨便涼，莫道山僧不說。」以拂子擊禪牀，下座。上堂：「若欲正提綱，直須大地荒。欲來衝雪刃，未免露鋒鋩。當恁麼時，釋迦老子出頭不得，即不問，你諸人祇如馬鐙裏藏身，又作麼生話會？」上堂：「道是常道，心是常心。汝等諸人，聞山僧恁麼道，便道我會也。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頭上是天，脚下是地。耳裏聞聲，鼻裏出氣。忽若四大海水在汝頭上，毒蚍穿你眼睛，蝦蟆入你鼻孔，又作麼生？」上堂：「文殊普賢談理事，臨濟德山行棒喝。東禪一覺到天明，偏愛風從涼處發。咄！」上堂：「善鬬者不顧其首，善戰者必獲其功。其功既獲，坐致太平。太平既致，高枕無憂。罷拈三尺劍，休弄一張弓。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風以時而雨以時，漁父歌而樵人舞。雖然如是，堯舜之君，猶有化在。争似乾坤收不得，堯舜不知名，渾家不管興亡事，偏愛和雲占洞庭。」上堂：「閉却口，時時說。截却舌，無間歇。無間歇，最奇絶。最奇絶，眼中屑。既是奇絶，爲甚麼却成眼中屑？了

了了時無可了，玄玄玄處亦須呵。」上堂：「佛祖頂顱上，有潑天大路。未透生死關，如何敢進步？不進步，大千没遮護。一句絶言詮，那吒擎鐵柱。」開堂，拈香罷，就座。南堂和尚白槌曰：「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隨聲便喝曰：「此是第幾義？久參先德，已辨來端。後學有疑，不妨請問。」僧問：「阿難問迦葉，世尊傳金襴外，别傳何物？迦葉喚阿難，阿難應諾。未審此意如何？」師曰：「切忌動著。」曰：「祇如迦葉道『倒却門前刹竿著』，又作麽生？」師曰：「石牛橫古路。」曰：「祇如和尚於佛日處，還有這箇消息也無？」師曰：「無這箇消息。」曰：「爭奈定光金地遥招手，智者江陵暗點頭。」師曰：「莫將庭際栢，輕比路傍蒿。」僧禮拜，師乃曰：「定光金地遥招手，智者江陵暗點頭。已是白雲千萬里，那堪於此未知休。設或於此便休去，一場狼藉不少，還有檢點得出者麽？如無，山僧今日失利！」僧問：「佛佛授手，祖祖相傳。未審傳箇甚麽？」師曰：「速禮三拜。」問：「不施寸刃，請師相見。」師曰：「逢强卽弱。」曰：「何得埋兵掉鬭。」師曰：「祇爲闍黎寸刃不施。」曰：「未審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敗將不斬。」問：「古佛堂前，甚麽人先到？」師曰：「無眼村翁。」曰：「未審如何趣向？」師曰：「榔栗横擔。」

開善道謙禪師

建寧府開善道謙禪師，本郡人。初之京師依圓悟，無所省發。後隨妙喜庵居泉南，及喜領徑山，師亦侍行。未幾，令師往長沙通紫巖居士張公書，師自謂：「我參禪二十年，無入頭處。更作此行，決定荒廢。」意欲無行。友人宗元者叱曰：「不可。在路便參禪不得也去，吾與汝俱往。」師不得已而行，在

路泣語元曰：「我一生參禪，殊無得力處。今又途路奔波，如何得相應去？」元告之曰：「你但將諸方參得底，悟得底，圓悟妙喜爲你說得底，都不要理會。途中可替底事，我盡替你。只有五件事替你不得，你須自家支當。」師曰：「五件者何事，願聞其要。」元曰：「著衣喫飯，屙屎放尿，駝箇死屍路上行。」師於言下領旨，不覺手舞足蹈。元曰：「你此回方可通書。宜前進，吾先歸矣。」元卽回徑山，師半載方返。妙喜一見而喜曰：「建州子，你這回別也。」住後，上堂：「竺土大僊心，東西密相付。如何是密付底心？」良久云：「八月秋，何處熱？」上堂：「壁立千仞，三世諸佛，措足無門。是則是，太殺不近人情。放一線道，十方剎海，放光動地。是則是，爭奈和泥合水。須知通一線道處壁立千仞，壁立千仞處通一線道。橫拈倒用，正按傍提，電激雷奔，崖頹石裂。是則是，猶落化門到這裏。壁立千仞也沒交涉，通一線道也沒交涉。不近人情，和泥合水，總沒交涉。只這沒交涉，也則沒交涉。是則是，又無佛法道理。若也出得這四路頭，管取乾坤獨步。且獨步一句作麼生道？莫怪從前多意氣，他家曾踏上頭關。」上堂：「去年也有箇六月十五，今年也有箇六月十五。去年六月十五，少却今年六月十五。今年六月十五，多却去年六月十五。多處不用減，少處不用添。既不用添，又不用減，則多處多用，少處少用。」乃喝一喝曰：「是多是少？」良久曰：「箇中消息子，能有幾人知？」上堂：「洞山麻三斤，將去無星秤子上定過，每一斤恰有一十六兩，二百錢重，更不少一氂。正與趙州殿裏底一般，祇不合被大愚鋸解秤鎚，却教人理會不得。如今若要理會得，但問取雲門乾屎橛。」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攧倒燈籠，打破露柱。佛殿奔忙，僧堂回顧。子細看來，是甚家具？咄！祇堪打老鼠。」上堂：「諸人從僧堂裏恁麼上來，少間，從法

堂頭恁麼下去，並不曾差了一步。因甚麼却不會？」良久曰：「祇爲分明極，翻令所得遲。」

育王德光禪師

慶元府育王佛照德光禪師，臨江軍彭氏子。志學之年，依本郡東山光化寺吉禪師落髮。一日入室，吉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甚麼？」師罔措。遂致疑，通夕不寐。次日，詣方丈請益：「昨日蒙和尚垂問，既不是心，又不是佛，又不是物，畢竟是甚麼？望和尚慈悲指示。」吉震威一喝曰：「這沙彌，更要我與你下注脚在？」拈棒劈脊打出，師於是有省。後謁月庵果、應庵華、百丈震，終不自肯。適大慧領育王，四海英材鱗集，師亦與焉。大慧室中問師：「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師擬對，慧便棒。師豁然大悟，從前所得，瓦解冰消。初住台之光孝，僧問：「浩浩塵中，如何辨主？」師曰：「巾峯頂上塔心尖。」上堂：「臨濟三遭痛棒，大愚言下知歸。興化於大覺棒頭，明得黃檗意旨。若作棒會，入地獄如箭射；若不作棒會，入地獄如箭射。衆中商量，盡道赤心片片。恩大難酬，總是識情卜度，未出陰界。且如臨濟悟去，是得黃檗力，是得大愚力？若也見得，許你頂門眼正，肘後符靈。其或未然，鴻福更爲諸人通箇消息。丈夫氣宇衝牛斗，一踏鴻門兩扇開。」上堂：「七手八脚，三頭兩面，耳聽不聞，眼覷不見。苦樂逆順，打成一片。且道是甚麼？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上堂：「聞聲悟道，落二落三。見色明心，錯七錯八。生機一路，猶在半途。且道透金剛圈、吞栗棘蓬底是甚麼人？披蓑側立千峯外，引水澆蔬五老前。」師住靈隱日，孝宗皇帝嘗詔問道，留宿內觀堂。奏對

機緣，備于本錄。後示寂，塔全身於鄮峰東庵。

華藏宗演禪師

常州華藏遯庵宗演禪師，福州鄭氏子。上堂，拈起拄杖曰：「識得這箇，一生參學事畢。古人恁麼道，華藏則不然。識得這箇，更須買草鞋行脚。何也？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臘旦，上堂：「一九與二九，相逢不出手。世間出世間，無剩亦無少。」遂出手曰：「華藏不惜性命，爲諸人出手去也。劈面三拳，攔腮一掌，靈利衲僧，自知痛癢。且轉身一句作麼生道？巡堂喫茶去。」上堂，舉：「南泉和尚道：『我十八上便解作活計。』趙州和尚道：『我十八上便解破家散宅。』」師云：「南泉趙州也是徐六擔板，祇見一邊。華藏也無活計可作，亦無家宅可破，逢人突出老拳，要伊直下便到。且道到後如何？三十六峯觀不足，却來平地倒騎驢。」

天童淨全禪師

慶元府天童無用淨全禪師，越州翁氏子。上堂：「學佛止言真不立，參禪多與道相違。忘機忘境急回首，無地無錐轉步歸。佛不是心，亦非覿體，承當絶所依。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上堂，良久召衆曰：「還知麼？」復曰：「敗缺不少。」上堂，舉：「長沙示衆曰：『百尺竿頭坐底人，雖然得入未爲真。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現全身。』大慧先師道：『要見長沙麼？更進一步。』保寧則不然，要見

長沙麼？更退一步。畢竟如何？換骨洗腸重整頓，通身是眼更須參。」師到靈隱，請上堂：「靈山正派，達者猶迷。明來暗來，誰當辨的？雙收雙放，孰辨端倪？直饒千聖出來，也祇結舌有分。何故？人歸大國方爲貴，水到瀟湘始是清。」復曰：「適來松源和尚舉竹篦話，令天童納敗缺。諸人要知麼？聽取一頌：『黑漆竹篦握起，迅雷不及掩耳。德山臨濟茫然，懵底如何插觜？』」大慧嘗舉靈雲悟桃花問師，師曰：「靈雲一見兩眉橫，引得漁翁良計生。白浪起時抛一釣，任教魚鼈競頭爭。」師自贊曰：「匙挑不上箇村夫，文墨胷中一點無。曾把虛空揣出骨，惡聲贏得滿江湖。」後示寂，塔于本山。

大溈法寶禪師

大溈法寶禪師，福州人也。上堂：「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直須師子齩人，莫學韓獹逐塊。阿呵呵！會不會？金剛脚下鐵崑崙，捉得明州憨布袋。」上堂：「千般言，萬種喻，祇要教君早回去。夜來一片黑雲生，莫教錯却山前路。咄！」

玉泉曇懿禪師

福州玉泉曇懿禪師，久依圓悟，自謂不疑。紹興初，出住興化祥雲，法席頗盛。大慧入閩，知其所見未諦，致書令來，師遲遲。慧小參，且痛斥，仍榜告四衆。師不得已，破夏謁之。慧鞠其所證，既而曰：「汝恁麼見解，敢嗣圓悟老人邪？」師退院親之。一日入室，慧問：「我要箇不會禪底做國師？」師曰：

「我做得國師去也。」慧喝出。居無何，語之曰：「香嚴悟處不在擊竹邊，俱胝得處不在指頭上。」師乃頓明。後住玉泉，爲慧拈香。繼省慧於小谿。慧陞座，舉：「雲門一日拈拄杖示衆曰：『凡夫實謂之有，二乘析謂之無，緣覺謂之幻有，菩薩當體卽空。衲僧見拄杖子但喚作拄杖子。行但行，坐但坐，總不得動著。』」慧曰：「我不似雲門老人，將虛空剜窟籠。」驀拈拄杖曰：「拄杖子不屬有，不屬無，不屬幻，不屬空。」卓一下曰：「凡夫、二乘、緣覺、菩薩，盡向這裏，各隨根性，悉得受用。唯於衲僧分上，爲害爲寃，要行不得行，要坐不得坐。進一步，則被拄杖子迷却路頭；退一步，則被拄杖子穿却鼻孔。卽今莫有不甘底麼？試出來與拄杖子相見。如無，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正恁麼時合作麼生？」下座，煩玉泉爲衆拈出。師登座，敍謝畢，遂舉前話，曰：「適來堂頭和尚恁麼批判，大似困魚止濼，病鳥棲蘆。若是玉泉則不然。」拈拄杖曰：「拄杖子能有、能無、能幻、能空，凡夫、二乘、緣覺、菩薩，」卓一下曰：「向這裏百雜碎。唯於衲僧分上，如龍得水，似虎靠山。要行便行，要坐便坐。進一步則乾坤震動，退一步則草偃風行。且道不進不退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閑持經卷倚松立，笑問客從何處來？」

薦福悟本禪師

饒州薦福悟本禪師，江州人也。自江西雲門參侍妙喜，至泉南小谿，于時英俊畢集，受印可者多矣。師私謂其棄已，且欲發去。妙喜知而語之曰：「汝但專意參究，如有所得，不待開口，吾已識也。」既而有聞師入室者，故謂師曰：「本侍者參禪許多年，逐日只道得箇不會。」師詬之曰：「這小鬼你未生時，

我已三度霍山廟裏退牙了，好教你知。」由是益銳志，以狗子無佛性話，舉無字而提撕。一夕將三鼓，倚殿柱昏寐間，不覺無字出口吻，忽爾頓悟。後三日，妙喜歸自郡城，師趨丈室，足纔越閫，未及吐詞。妙喜曰：「本駁子這回方是徹頭也。」住後，上堂：「高揖釋迦、不拜彌勒者，與三十拄杖。何故？爲他祇會步步登高，不會從空放下。東家牽犁、西家拽杷者，與三十拄杖。何故？爲他祇會從空放下，不會步步登高。山僧恁麼道，還有過也無？衆中莫有點檢得出者麼？若點檢得出，須彌南畔，把手共行。若點檢不出，布袋裏老鴉，雖活如死。」上堂：「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須菩提唱無說而顯道，釋梵絶眎聽而雨華。大衆，這一隊不唧噹漢，無端將祖父田園私地結契，各據四至界分，方圓長短，一時花擘了也。致令後代兒孫，千載之下，上無片瓦蓋頭，下無卓錐之地。博山當時若見，十字路頭掘箇無底深坑，喚來一時埋却，免見遞相鈍置。何謂如此？不見道，家肥生孝子，國霸有謀臣。」上堂：「乾闥婆王曾奏樂，山河大地皆作舞。爭如跛脚老雲門，解道臘月二十五。博山今日有條攀條，無條攀例，也要應箇時節。」驀拈拄杖，橫按膝上，作撫琴勢云：「還有聞絃賞音者麼？」良久云：「直饒便作鳳凰鳴，畢竟有誰知指法？」卓一下，下座。

育王遵璞禪師

慶元府育王大圓遵璞禪師，福州人。幼同玉泉懿問道圓悟。數載後還里，佐懿於莆中祥雲。紹興甲寅，大慧居洋嶼，師往訊之。入室次，慧問三聖興化出不出、爲人不爲人話：「你道這兩箇老漢，還

有出身處也無？」師於慧膝上打一拳。慧曰：「祇你這一拳，爲三聖出氣？爲興化出氣？速道！速道！」師擬議，慧便打。復謂曰：「你第一不得忘了這一棒。」後因慧室中問僧曰：「德山見僧入門便棒，臨濟見僧入門便喝，雪峯見僧入門便道是『甚麼？』睦州見僧便道『現成公案』，放你三十棒。你道這四箇老漢，還有爲人處也無？」僧曰：「有。」慧曰：「劄。」僧擬議，慧便喝。師聞遽領微旨。大慧欣然許之。

能仁祖元禪師

溫州鴈山能仁枯木祖元禪師，七閩林氏子。初謁雪峯預，次依佛心才，皆已機契。及依大慧於雲門庵，夜坐次，睹僧剔燈，始徹證。有偈曰：「剔起燈來是火，歷劫無明照破。歸堂撞見聖僧，幾乎當面蹉過。不蹉過是甚麼？十五年前奇特，依前祇是這箇。」慧以偈贈之曰：「萬仞崖頭解放身，起來依舊却惺惺。饑餐渴飲渾無事，那論昔人非昔人？」紹興乙巳春，〔一〕出住能仁。上堂：「有佛處不得住，踏著秤鎚硬似鐵。無佛處急走過，脚下草深三尺。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北斗掛須彌，恁麼則不去也。棒頭挑日月，摘楊花。摘楊花，眼裏瞳人著綉鞋。」卓拄杖，下座。上堂：「鴈山枯木實頭禪，不在尖新語句邊。背手忽然摸得著，長鯨吞月浪滔天。」

靈巖了性禪師

〔一〕紹興乙巳，應是「紹興己巳」之誤，爲公元一一四九年。

真州靈巖東庵了性禪師，上堂：「勘破了也，放過一著，是衲僧破草鞋。現修羅相，作女人拜，是野狐精魅。打箇圓相，虛空裏下一點，是小兒伎倆。攔腮贈掌，拂袖便行，正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直饒向黑豆未生已前，一時坐斷，未有喫靈巖拄杖分。敢問大衆，且道爲人節文在甚麼處？還相委悉麼？自從春色來嵩少，三十六峯青至今。」上堂：「一葦江頭楊柳春，波心不見昔時人。雪庭要識安心士，鼻孔依前搭上脣。」豎起拂子曰：「祖師來也，還見麼？若也見得，即今薦取。其或未然，此去西天路，迢迢十萬餘。」僧問：「人天交接，如何開示？」師曰：「金剛手裏八稜棒。」曰：「忽被學人橫穿凡聖，擊透玄關時，又作麼生？」師曰：「海門橫鐵柱。」問：「如何是獨露身？」師曰：「牡丹花下睡貓兒。」

蔣山善直禪師

建康府蔣山一庵善直禪師，德安雲夢人。初參妙喜於回鴈峰下。一日，喜問之曰：「上座甚處人？」師曰：「安州人。」喜曰：「我聞你安州人會厮撲，是否？」師便作相撲勢。喜曰：「湖南人喫魚，因甚湖北人著鯁？」師打筋斗而出。喜曰：「誰知冷灰裏，有粒豆爆出。」住保寧，上堂：「諸佛不曾出世，人人鼻孔遼天。祖師不曾西來，箇箇壁立千仞。高揖釋迦，不拜彌勒，理合如斯。坐斷千聖路頭，獨步大千沙界，不爲分外。若向諸佛出世處會得，祖師西來處承當，自救不了，一生受屈。莫有大丈夫承當大丈夫事者麼？出來與保寧爭交。其或未然，不如拽破好！」便下座。一日，留守陳丞相俊卿會諸山茶話次，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公案，令諸山批判。皆以奇語取奉。師最後曰：「張打油，李打油，不打渾身只打

頭。」陳大喜。

萬壽自護禪師

劍州萬壽自護禪師，上堂：「古者道，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萬壽卽不然，若人識得心，未是究竟處。且那裏是究竟處？」拈拄杖卓一下，曰：「甜瓜徹蔕甜，苦瓠連根苦。」

大潙景暈禪師

潭州大潙了庵景暈禪師，上堂：「雲門一曲，臘月二十五，瑞雪飄空，積滿江山塢。峻嶺寒梅花正吐，手把須彌槌，笑打虛空鼓。驚起憍梵鉢提，冷汗透身如雨。忿怒阿修羅王，握拳當胷問云：畢竟是何宗旨？咄！少室峯前，亦曾錯舉。」

靈隱了演禪師

臨安府靈隱誰庵了演禪師，上堂：「面門摻破，天地懸殊。打透牢關，白雲萬里，饒伊兩頭坐斷。別有轉身，三生六十劫，也未夢見在。」喝一喝，下座。

光孝致遠禪師

泰州光孝寺致遠禪師，上堂，舉女子出定話，乃曰：「從來打鼓弄琵琶，須是相逢兩會家。佩玉鳴鸞歌舞罷，門前依舊夕陽斜。」

雪峯蘊聞禪師

福州雪峯崇聖普慈蘊聞禪師，洪州沈氏子。示衆云：「旃檀叢林，旃檀圍繞。師子叢林，師子圍繞。虎狼叢林，虎狼圍繞。荆棘叢林，荆棘圍繞。大衆，四種叢林，合向那一種叢林安居好？若也明得，九十日內，管取箇箇成佛作祖。其或未然，般若叢林歲歲凋，無明荒草年年長。」

連雲道能禪師

處州連雲道能禪師，漢州人。姓何氏。僧問：「鏡清六刮，意旨如何？」師曰：「穿却你鼻孔。」曰：「學人有鼻孔卽穿，無鼻孔又穿箇甚麽？」師曰：「抱贓叫屈。」曰：「如何是就毛刮塵？」師曰：「筠袁虔吉，頭上插筆。」曰：「如何是就皮刮毛？」師曰：「石城虔化，説話廝駡。」曰：「如何是就肉刮皮？」師曰：「嘉眉果閬，懷裏有狀。」曰：「如何是就骨刮肉？」師曰：「漳泉福建，頭匾如扇。」曰：「如何是就髓刮骨？」師曰：「洋瀾左蠡，無風浪起。」曰：「髓又如何刮？」師曰：「十八十九，癡人夜走。」曰：「六刮已蒙師指示，一言直截意如何？」師曰：「結舌有分。」

靈隱道印禪師

臨安府靈隱最庵道印禪師，漢州人。上堂：「大雄山下虎，南山鼈鼻蛇。等閑撞著，抱賞歸家。若也不惜好手，便與拔出重牙。有麼有麼？」上堂：「五五二十五，擊碎虛空鼓。大地不容針，十方無寸土。春生夏長復何云，甜者甜兮苦者苦。」中秋，上堂，舉「馬大師與西堂百丈南泉翫月」公案，師云：「馬大師垂絲千尺，意在深潭。西堂振鬣，百丈擺尾，雖則衝波激浪，未免上他鉤線。南泉自謂躍過禹門，誰知依前落在巨網。即今莫有絕羅籠、出窠臼底麼？也好出來露箇消息。貴知華藏門下，不致寂寥。其或未然，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

竹原宗元庵主

建寧府竹原宗元庵主，本郡連氏子。久依大慧，分座西禪。丞相張公浚帥三山，以數院迎之，不就。歸舊里，結茆號衆妙園。宿衲士夫，交請開法。示衆曰：「若究此事，如失却鑰匙相似。祇管尋來尋去，忽然撞著，嗯，在這裏。開箇鏁了，便見自家庫藏，一切受用，無不具足，不假他求。別有甚麼事？」示衆曰：「諸方爲人抽釘拔楔，解黏去縛，我這裏爲人添釘著楔，加繩加縛了，送向深潭裏，待他自去理會。」示衆曰：「主法之人，氣吞宇宙，爲大法王。若是釋迦老子、達磨大師出來，也教伊叉手，向我背後立地，直得寒毛卓竪，亦未爲分外。」一日，舉：「世尊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

我獨尊。』」師乃曰：「見怪不怪，其怪自壞。」垂語云：「這一些子，恰如撞著殺人漢相似。你若不殺了他，他便殺了你。」

近禮侍者

近禮侍者，三山人。久侍大慧，嘗默究竹篦話，無所入。一日，入室罷，求指示。慧曰：「你是福州人，我説箇喻向你，如將名品荔枝，和皮殼一時剝了，以手送在你口裏，祇是你不解吞。」師不覺失笑曰：「和尚吞却卽禍事。」慧後問師曰：「前日吞了底荔枝，祇是你不知滋味。」師曰：「若知滋味，轉見禍事。」

淨居尼妙道禪師

温州淨居尼妙道禪師，延平尚書黃公裳之女。開堂日，乃曰：「問話且止。直饒有傾湫之辯、倒嶽之機，衲僧門下一點用不著。且佛未出世時，一事全無，我祖西來，便有許多建立。列刹相望，星分派列，以至今日，累及兒孫。遂使山僧於人天大衆前無風起浪，向第二義門通箇消息：語默該不盡底，彌亘大方。言詮説不及處，徧周沙界。通身是眼，覿面當機。電卷星馳，如何湊泊？有時一喝，生殺全威。有時一喝，佛祖莫辨。有時一喝，八面受敵。有時一喝，自救不了。且道那一喝是生殺全威？那一喝是佛祖莫辨？那一喝是八面受敵？那一喝是自救不了？若向這裏薦得，堪報不報之恩。脱或未

然，山僧無夢説夢去也。」拈起拂子曰：「還見麽？若見，被見刺所障。」擊禪牀曰：「還聞麽？若聞，被聲塵所惑。直饒離見絶聞，正是二乘小果，跳出一步，蓋色騎聲。全放全收，主賓互換。所以道，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敢問諸人，即今是甚麽時節？蕩蕩仁風扶聖化，熙熙和氣助昇平。」擲拂子，下座。尼問：「如何是佛？」師曰：「非佛。」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骨底骨董。」問：「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時如何？」師曰：「未屙已前，墮坑落塹。」

資壽尼妙總禪師

平江府資壽尼無著妙總禪師，丞相蘇公頌之孫女也。年三十許，厭世浮休，脱去緣飾，咨參諸老，已入正信。作夏徑山。大慧陞堂，舉「藥山初參石頭，後見馬祖」因緣。師聞豁然省悟。慧下座，不動居士馮公檝隨至方丈，曰：「某理會得和尚適來所舉公案。」慧曰：「居士如何？」曰：「恁麽也不得囌嚧娑婆訶，不恁麽也不得悉哩娑婆訶。恁麽不恁麽，總不得囌嚧悉哩娑婆訶。」慧舉似師，師曰：「曾見郭象註莊子，識者曰，却是莊子註郭象。」慧見其語異，復舉巖頭婆子話問之。師答偈曰：「一葉扁舟泛渺茫，呈橈舞棹別宫商。雲山海月都拋却，贏得莊周蝶夢長。」慧休去，馮公疑其所悟不根。後過無錫，招至舟中，問曰：「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祇這一箇，也不消得，便棄水中。大慧老師言：『道人理會得。』且如何會？」師曰：「已上供通，並是詣實。」馮公大驚。慧挂牌次，師入室，慧問：「古人不出方丈，爲甚麽却去莊上喫油餈？」師曰：「和尚放妙總過，妙總方敢通箇消息。」慧曰：「我放你過，你試道看。」師曰：「妙

總亦放和尚過。」慧曰：「争柰油瓷何！」師喝一喝而出。於是聲聞四方。隆興改元，舍人張公孝祥來守是郡，以資壽挽開法入院。上堂：「宗乘一唱，三藏絶詮。祖令當行，十方坐斷。二乘聞之怖走，十地到此猶疑。若是俊流，未言而諭。設使用移星換斗底手段，施攙旗奪鼓底機關，猶是空拳，豈有實義？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靈山付囑，俯徇時機。演唱三乘，各隨根器。始於鹿野苑轉四諦法輪，度百千萬衆。山僧今日，與此界他方，乃佛乃祖，山河大地，草木叢林，現前四衆，各轉大法輪，交光相羅，如寶絲網。若一草一木，不轉法輪，則不得名爲轉大法輪。所以道，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乘時於其中間，作無量無邊廣大佛事，周遍法界，一爲無量，無量爲一。小中現大，大中現小。不動步游彌勒樓閣，不返聞入觀音普門。情與無情，性相平等。不是神通妙用，亦非法爾如然。於此倜儻分明，皇恩佛恩，一時報足。且道如何是報恩一句？天高群象正，海闊百川朝。」上堂，舉：「雲門示衆云：『十五日已前則不問，十五日已後，道將一句來。』自代云：『日日是好日。』」師曰：「日日是好日，佛法世法盡周畢。不須特地覓幽玄，祇管鉢盂兩度濕。」上堂：「黄面老人，横説竪説，權説實説，法説喩説，建法幢，立宗旨，與後人作榜樣。爲甚麽却道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於是二中間，未嘗説一字。點檢將來，大似抱贓叫屈。山僧今日人事忙冗，且放過一著。」便下座。尼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野花開滿路，徧地是清香。」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茫茫宇宙人無數，幾箇男兒是丈夫？」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首透長安。」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雪覆蘆花，舟横斷岸。」曰：「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便打。

侍郎張九成居士

侍郎無垢居士張九成，未第時，因客談楊文公、呂微仲諸名儒，所造精妙，皆由禪學而至也，於是心慕之。聞寶印楚明禪師道傳大通，居淨慈，即之，請問入道之要。明曰：「此事唯念念不捨，久久純熟，時節到來，自然證入。」復舉趙州栢樹子話，令時時提撕。公久之無省，辭謁善權清禪師。公問：「此事人人有分，箇箇圓成，是否？」清曰：「然。」公曰：「爲甚麼某無箇入處？」清於袖中出數珠，示之曰：「此是誰底？」公俛仰無對。清復袖之曰：「是汝底，則拈取去。纔涉思惟，即不是汝底。」公悚然。未幾，留蘇氏館，一夕如厠，以栢樹子話究之。聞蛙鳴，釋然契入。有偈曰：「春天月夜一聲蛙，撞破乾坤共一家。正恁麼時誰會得？嶺頭脚痛有玄沙。」屆明，謁法印一禪師，機語頗契。適私忌，就明靜庵供雲水主僧惟尚禪師，纔見乃展手，公便喝。尚批公頰，公趨前。尚曰：「張學錄何得謗大般若？」公曰：「某見處祇如此，和尚又作麼生？」尚舉「馬祖陞堂，百丈卷席」話詰之。叙語未終，公推倒桌子。尚大呼：「張學錄殺人！」公躍起，問傍僧曰：「汝又作麼生？」僧罔措。公毆之，顧尚曰：「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尚大笑。公獻偈曰：「卷席因緣也大奇，諸方聞舉盡攢眉。臺盤趯倒人星散，直漢從來不受欺。」尚答曰：「從來高價不饒伊，百戰場中奮兩眉。奪角衝關君會也，叢林誰敢更相欺？」紹興癸丑，魁多士，復謁尚於東庵。尚曰：「浮山圓鑑云，饒你入得汾陽室，始到浮山門，亦未見老僧在。公作麼生？」公叱侍僧曰：「何不祇對？」僧罔措。公打僧一掌曰：「蝦蟆窟裏，果沒蛟龍。」丁巳秋，大慧禪師董徑山，學者仰如星斗。公閱

其語要，歎曰：「是知宗門有人。」持以語尚，恨未一見。及爲禮部侍郎，偶參政劉公請慧說法于天竺，公三往不值，暨慧報謁，公見但寒暄而已。慧亦默識之。尋奉祠還里，至徑山，與馮給事諸公議格物。慧曰：「公祇知有格物，而不知有物格。」公茫然，慧大笑。公曰：「師能開諭乎？」慧曰：「不見小說載唐人有與安祿山謀叛者，其人先爲閬守，有畫像在焉。明皇幸蜀，見之怒，令侍臣以劍擊其像首。時閬守居陝西，首忽墮地。」公聞頓領深旨。題不動軒壁曰：「子韶格物，妙喜物格。欲識一貫，兩箇五百。」慧始許可。後守邵陽，丁父難，過徑山飯僧。秉鈞者意慧議及朝政，遂竄慧於衡陽，令公居家守服。服除，安置南安。丙子春，蒙恩北還。道次新淦而慧適至，與聯舟劇談宗要，未嘗語往事。于氏心傳錄曰：「憲自嶺下侍舅氏歸新淦，因會大慧，舅氏令拜之。憲曰：『素不拜僧。』舅氏曰：『汝姑扣之。』憲知其嘗執卷，遂舉子思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三句，以問。慧曰：凡人既不知本命元辰下落處，又要牽好人入火坑，如何聖賢於打頭一著不鑿破？憲曰：吾師能爲聖賢鑿破否？慧曰：天命之謂性，便是清淨法身。率性之謂道，便是圓滿報身。修道之謂教，便是千百億化身。憲得以告。舅氏曰：子拜何辭！」繼鎮永嘉，丁丑秋丐祠，枉道訪慧於育王。越明年，慧得旨復領徑山，謁公於慶善院。曰：「某每於夢中必誦語孟，何如？」慧舉圓覺曰：「由寂靜故，十方世界諸如來心，於中顯現，如鏡中像。」公曰：「非老師莫聞此論也。」其頌黃龍三關曰：「我手何似佛手？天下衲僧無口。縱饒撩起便行，也是鬼窟裏走。諱不得。我脚何似驢脚？又被黐膠粘著。翻身直上兜率天，已是遭他老鼠藥。吐不出。人人有箇生緣處，鐵圍山下幾千年。三災直到四禪天，這驢猶自在旁邊。煞得工夫。」公設心六度，不爲子孫計。因

取華嚴善知識，日供其二回食，以飯緇流。又嘗供十六大天，而諸位茶杯悉變爲乳。書偈曰：「稽首十方佛法僧，稽首一切護法天。我今供養三寶天，如海一滴牛一毛。有何妙術能感格？試借意識爲汝說。我心與佛天無異，一塵纔起大地隔。儻或塵銷覺圓淨，是故佛天來降臨。我欲供佛佛卽現，我欲供天天亦現。佛子若或生狐疑，試問此乳何處來？狐疑卽塵塵卽疑，終與佛天不相似。我今爲汝掃狐疑，如湯沃雪火銷冰。汝今微有疑與惑，鷂子便到新羅國。」

參政李邴居士

參政李邴居士，字漢老，醉心祖道有年。聞大慧排默照爲邪禪，疑怒相半。及見慧示衆，舉趙州庭栢，垂語曰：「庭前栢樹子，今日重新舉。打破趙州關，特地尋言語。敢問大衆：既是打破趙州關，爲甚麼却特地尋言語？」良久曰：「當初祇道茆長短，燒了方知地不平。」公領悟，謂慧曰：「無老師後語，幾蹉過。」後以書咨決曰：「某近扣籌室，承擊發蒙滯，忽有省入。顧惟根識暗鈍，平生學解，盡落情見。一取一捨，如衣壞絮行草棘中，適自纏繞。今一笑頓釋所疑，欣幸可量！非大宗匠委曲垂慈，何以致此？自到城中，著衣喫飯，抱子弄孫，色色仍舊。既無拘執之情，亦不作奇特之想。其餘夙習舊障，亦稍輕微。臨行叮嚀之語，不敢忘也。重念始得入門，而大法未明。應機接物，觸事未能無礙。更望有以提誨，使卒有所至，庶無玷於法席矣。」又書曰：「某比蒙誨答，備悉深旨。某自驗者三：一、事無逆順，隨緣卽應，不留胷中。二、宿習濃厚，不加排遣，自爾輕微。三、古人公案，舊所茫然，時復瞥地。此非自昧者。前

書『大法未明』之語，蓋恐得少爲足，當廣而充之，豈別求勝解耶？淨勝現流，理則不無，敢不銘佩。」

寶學劉彥脩居士

寶學劉彥脩居士，字子羽。出知永嘉，問道於大慧禪師。慧曰：「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道：無。但恁麼看。」公後乃於栢樹子上發明，有頌曰：「趙州栢樹太無端，境上追尋也大難。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底透長安。」

提刑吳偉明居士

提刑吳偉明居士，字元昭。久參真歇了禪師，得自受用三昧，爲極致。後訪大慧於洋嶼庵，隨衆入室。慧舉狗子無佛性話問之。公擬答，慧以竹篦便打。公無對，遂留咨參。一日慧謂曰：「不須呈伎倆，直須啐地折、曝地斷，方敵得生死。若祇呈伎倆，有甚了期？」即辭去。道次延平，倏然契悟。連書數頌寄慧，皆室中所問者。有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通身一具金鏁骨。趙州親見老南泉，解道鎮州出蘿蔔。」慧即說偈證之曰：「通身一具金鏁骨，堪與人天爲軌則。要識臨濟小廝兒，便是當年白拈賊。」

門司黃彥節居士

門司黃彥節居士，字節夫，號妙德。於大慧一喝下，疑情頓脫。慧以衣付之。嘗舉首山竹篦話，至

葉縣，近前奪得拗折，擲向堦下曰：「是甚麼？」山曰：「瞎。」公曰：「妙德到這裏，百色無能，但記得曾作蠟梅絕句曰：『擬嚼枝頭蠟，驚香却肖蘭。前村深雪裏，莫作嶺梅看。』」

秦國夫人計氏

秦國夫人計氏法真，自寡處屏去紛華，常蔬食，習有爲法。因大慧遣謙禪者致問其子魏公，公留，謙以祖道誘之。真一日問謙曰：「徑山和尚尋常如何爲人？」謙曰：「和尚祇教人看狗子無佛性及竹篦子話，祇是不得下語，不得思量，不得向舉起處會，不得向開口處承當。狗子還有佛性也無？無。祇恁麼教人看。」真遂諦信。於是夜坐，力究前話，忽爾洞然無滯。謙辭歸，真親書入道槩略，作數偈呈慧。其後曰：「逐日看經文，如逢舊識人。莫言頻有礙，一舉一回新。」

虎丘隆禪師法嗣

天童曇華禪師

明州天童應庵曇華禪師，蘄州江氏子。生而奇傑。年十七，於東禪去髮，首依水南遂禪師，染指法味。因徧歷江湖，與諸老激揚，無不契者。至雲居禮圓悟禪師，悟一見痛與提策。及入蜀，指見彰教，教移虎丘，師侍行。未半載，頓明大事。去謁此庵，分座連雲，開法妙嚴。後遷諸巨刹，住歸宗日，大慧在梅陽，有僧傳師垂示語句，慧見之，極口稱歎。後以偈寄曰：「坐斷金輪第一峯，千妖百怪盡潛蹤。年

來又得真消息，報道楊岐正脉通。」其歸重如此。上堂：「九年面壁，壞却東土兒孫。隻履西歸，鈍置黃面老子。」以拄杖畫一畫曰：「石牛攔古路，一馬生三寅。」上堂：「德章老瞎禿，從來没滋味。拈得口，失却鼻。三更二點唱巴歌，無端驚起梵王睡。」喝一喝，曰：「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上堂：「臨濟在黃檗處三度喫棒底意旨，你諸人還覷得透也未？直饒一齩便斷也，未是大丈夫漢。三世諸佛，口挂壁上。天下老和尚，將甚麼喫飯？」上堂：「十五日已前，水長船高。十五日已後，泥多佛大。正當十五日，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直得三千大千世界，一切衆生，悉皆歡喜。謂言打這一棒，不妨應時應節報恩，不覺通身踊躍。遂作詩一首，舉似大衆：『蜻蜓許是好蜻蜓，飛來飛去不曾停。被我捉來摘却兩邊翼，〔一〕恰似一枚大鐵釘。』」上堂：「若作一句商量，喫粥飯阿誰不會？不作一句商量，屎坑裏虫子笑殺闍黎。」拈拄杖曰：「拄杖子罪犯彌天，貶向二鐵圍山，且道薦福還有過也無？」卓拄杖曰：「遲一刻。」上堂：「明不見暗，暗不見明。明暗雙忘，無異流俗阿師。野干鳴，師子吼。師子吼，野干鳴。三家村裏臭胡猻，價增十倍。驪龍頷下明月珠，分文不直。若作衲僧巴鼻，甚處得來？三十年後，換手搥胷，未是苦在。」上堂：「飯籮邊、漆桶裏相唾，饒你潑水相罵，饒你接觜。黃河三千年一度清，蟠桃五百年一次開花。鶴勒那齩定牙關，朱頂王呵呵大笑。歸宗五十年前有一則公案，今日舉似諸人，且道是甚麼公案？王節級，失却帖。」上堂：「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從朝至暮，啾啾唧唧。說黃道黑，不知那裏是二時。」上堂：「喫粥喫飯，不覺嚼破舌頭。血濺梵天，四天之下，霈然有餘。玉皇大帝惡發，追東海龍王，

〔一〕被，原作「彼」，據清藏本、續藏本改。

向金輪峯頂鞠勘。頃刻之間，追汝諸人作證見也。且各請依實供通，切忌回避。儻若不實，喪汝性命。」上堂：「趙州喫茶，我也怕他。若非債主，便是寃家。倚牆靠壁成群隊，不知誰解辨龍蚍？」上堂：「五百力士揭石義，萬仞崖頭撒手行。十方世界一團鐵，虛空背上白毛生。直饒拈却膱脂帽子，脫却鶻臭布衫，向報恩門下，正好喫棒。何故？半夜起來屈膝坐，毛頭星現衲僧前。」上堂：「三世諸佛，眼裏無筋。六代祖師，皮下無血。明果齩定牙關踍跳，也出他圈襀不得。何故？南泉斬貓兒。」上堂云：「參禪人切忌錯用心。悟明見性是錯用心，成佛作祖是錯用心，看經講教是錯用心，行住坐卧是錯用心，喫粥喫飯是錯用心，屙屎送尿是錯用心。一動一靜，一往一來，是錯用心。更有一處錯用心，歸宗不敢與諸人說破。何故？一字入公門，九牛車不出。」上堂云：「良工未出，玉石不分。巧冶無人，金沙混雜。縱使無師自悟，向天童門下，正好朝打三千，暮打八百。」驀拈拄杖云：「喚作拄杖，玉石不分。不喚作拄杖，金沙混雜。其間一箇半箇，善別端由，管取平步丹霄。苟或未然，」卓拄杖云：「急著眼看。」僧問：「婆子問巖頭，呈橈舞棹則不問，且道婆手中兒子甚處得來？巖頭扣船舷三下，意旨如何？」師曰：「燋磚打著連底凍。」曰：「當時若問和尚，如何對他？」師曰：「一棒打殺。」曰：「這老和尚大似買帽相頭。」師曰：「你向甚處見巖頭？」曰：「劄。」師曰：「杜撰禪和。」曰：「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祇這一箇也不消得，擲向水中，又且如何？」師曰：「少賣弄。」曰：「巖頭當時不覺吐舌，意作麼生？」師曰：「樂則同歡。」曰：「僧問雲門：如何是清淨法身？雲門曰：花藥欄。此意如何？」師曰：「深沙努眼睛。」問：「祇這是埋沒自己，祇這不是孤負先聖。去此二途，和泥合水處，請師道。」師曰：「玉筯撐虎口。」曰：「一言金石談來重，萬事鴻

毛脱去輕。」師曰：「莫謾老僧好！」問：「人皆畏炎熱，我愛夏日長。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時如何？」師曰：「倒戈卸甲。」虎丘忌日，拈香曰：「平生没興，撞著這無意智老和尚，做盡伎倆，湊泊不得。從此卸却干戈，隨分著衣喫飯。二十年來坐曲彔木，懸羊頭賣狗肉。知他有甚憑據？雖然，一年一度燒香日，千古令人恨轉深。」師於室中能鍛鍊耆艾，故世稱大慧。與師居處爲二甘露門，嘗誡徒曰：「衲僧家著草鞋住院，何啻如蚖虵戀窟乎？」隆興改元，六月十三日，奄然而化。塔全身于本山。

育王裕禪師法嗣

清涼坦禪師

福州清涼坦禪師，有僧舉大慧竹篦話請益，師示以偈曰：「徑山有箇竹篦，直下別無道理。佛殿厨庫三門，穿過衲僧眼耳。」其僧言下有省。

淨慈師一禪師

臨安府淨慈水庵師一禪師，婺州馬氏子。十六披削，首參雪峯慧照禪師，照舉藏身無迹話問之。師數日方明，呈偈曰：「藏身無迹更無藏，脱體無依便厮當。古鏡不勞還自照，淡煙和露濕秋光。」照質之曰：「畢竟那裏是藏身無迹處？」師曰：「嗄。」照曰：「無蹤迹處因甚麼莫藏身？」師曰：「石虎吞却木羊兒。」照深肯之。住後，上堂，舉：「圓悟師翁道：參禪參到無參處，參到無參始徹頭。水庵則不然，參禪參到

無參處，參到無參未徹頭。若也欲窮千里目，直須更上一層樓。」上堂：「凍雲欲雪未雪，普賢象駕崢嶸。嶺梅半合半開，少室風光漏泄。便恁麼去猶是半提，作麼生是全提底事？無智人前莫說，打你頭破額裂。」上堂，舉：「法眼示衆曰，盡十方世界明皎皎地，若有一絲頭，即是一絲頭。」師豎起拂子曰：「還見麼？穿過髑髏猶未覺。法燈云：盡十方世界自然明皎皎地，若有一絲頭，不是一絲頭。」師曰：「夜來月色十分好，今日秋山無限清。」上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古人恁麼說話，大似預搔待痒。若教渠踏著衲僧關捩，管取別有生涯。」喝一喝，卓拄杖下座。

道場法全禪師

安吉州道場無庵法全禪師，姑蘇陳氏子。東齋川和尚爲落髮。師久依佛智，每入室，智以狗子無佛性話問之，師罔對。一日，聞僧舉五祖頌云「趙州露刃劍」，忽大悟，有偈曰：「鼓吹轟轟袒半肩，龍樓香噴益州船。有時赤脚弄明月，踏破五湖波底天。」住後，上堂：「欲得現前，莫存順逆。」卓拄杖云：「三祖大師變作馬面夜叉，向東弗于逮、西瞿耶尼、南贍部洲、北鬱單越，却來山僧手裏。首身元來只是一條黑漆拄杖。還見麼？直饒見得，入地獄如箭射。」卓拄杖，下座。上堂，拈拄杖曰：「汝等諸人，箇箇頂天立地，肩橫楖栗，到處行脚，勘驗諸方，更來這裏覓箇甚麼？纔輕輕撈著，便言天台普請，南嶽游山。我且問你，還曾收得大食國裏寶刀麼？」卓拄杖曰：「切忌口銜羊角。」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天下無貧人。」曰：「見後如何？」師曰：「四海無富漢。」乾道己丑七月二十五日，將入寂，衆求偈，師

瞪目下視。衆請益堅，遂書「無無」二字，棄筆而逝。火後設利五色，塔于金斗峯。

延福慧升禪師

泉州延福寒巖慧升禪師，建寧人也。上堂，喝一喝曰：「盡十方世界，會十世古今，都盧在裏許，畐塞塞了也。若乃放開一針鋒許，則大海西流，巨嶽倒卓，黿鼉魚龍，鰕蟹蚯蚓，盡向平地上湧出波瀾，游泳鼓舞。然雖如是，更須向百尺竿頭自進一步，則步步踏轉無盡藏輪，方知道鼻孔搭在上脣，眉毛不在眼下。還相委悉麼？」復喝一喝曰：「切忌轉喉觸諱。」

大溈泰禪師法嗣

慧通清旦禪師

潭州慧通清旦禪師，蓬州嚴氏子。初出關至德山，值泰上堂，舉：「趙州曰：『臺山婆子已為汝勘破了也。且道意在甚麼處？』」良久曰：「就地撮將黃葉去，入山推出白雲來。」師聞釋然。翌日入室，山問：「前百丈不落因果，因甚麼墮野狐？後百丈不昧因果，因甚麼脫野狐？」師曰：「好與一坑埋却。」住後，上堂：「說佛說祖，正如好肉剜瘡。舉古舉今，猶若殘羹餿飯。一聞便悟，已落第二頭。一舉便行，早是不著便。須知箇事：如天普蓋，似地普擎。師子游行，不求伴侶。壯士展臂，不借他力。佛祖拈掇不起，衲僧顧見無門。迷悟雙忘，聖凡路絕。且道從上諸聖以何法示人？」喝一喝曰：「莫妄想。」佛性

和尚忌日，上堂：「三脚驢子弄蹄行，步步相隨不相到。樹頭驚起雙雙魚，拈來一老一不老。爲憐松竹引清風，其柰出門便是草。因喚檀郎識得渠，大機大用都推倒。燒香勘證見根源，糞埽堆頭拾得寶。叢林浩浩謾商量，勸君莫謗先師好！」

靈巖仲安禪師

澧州靈巖仲安禪師，幼爲比丘，壯游講肆。後謁圓悟於蔣山，時佛性爲座元，師扣之，卽領旨。逮性住德山，遣師至鍾阜通嗣書，圓悟問曰：「千里馳來，不辱宗風。公案現成，如何通信？」師曰：「覿面相呈，更無回互。」曰：「此是德山底，那箇是上座底？」師曰：「豈有第二人。」曰：「背後底，聻！」師投書，悟笑曰：「作家禪客，天然有在。」師曰：「付與蔣山。」次至僧堂前，師捧書問訊首座。座曰：「玄沙白紙，此自何來？」師曰：「久默斯要，不務速說。今日拜呈，幸希一覽。」座便喝。師曰：「作家首座！」座又喝。師以書便打，座擬議。師曰：「未明三八九，不免自沈吟。」師以書復打一下，曰：「接時，圓悟與佛眼見。」悟曰：「打我首座死了也。」佛眼曰：「官馬厮踢，有甚憑據？」師曰：「說甚官馬厮踢，正是龍象蹴踏。」悟喚師至，曰：「我五百人首座，你爲甚麼打他？」曰：「和尚也須喫一頓始得。」悟顧佛眼吐舌，眼曰：「未在。」却顧師，問曰：「空手把鉏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意作麼生？」師鞠躬曰：「所供並是詣實。」眼笑曰：「元來是屋裏人。」又往見五祖自和尚，通法眷書。祖曰：「書裏說箇甚麼？」師曰：「文彩已彰。」曰：「畢竟說箇甚麼？」師曰：「當陽揮寶劒。」曰：「近前來，這裏不識幾箇字？」師曰：「莫詐敗。」祖

顧侍者曰：「是那裏僧？」曰：「此上座向曾在和尚會下去。」祖曰：「怪得恁麽滑頭。」師曰：「被和尚鈍置來。」祖乃將書於香爐上熏，曰：「南無三曼多没陁南。」師近前，彈指而已。祖便開書。回德山曰，佛果佛眼皆有偈送之。未幾，靈巖虛席，衲子投牒，乞師住持，遂開法焉。上堂：「參禪不究淵源，觸途盡爲留礙，所以守其靜默。澄寂虛閑，墮在毒海。以弱勝强，自是非他，立人我，量見處偏枯，遂致優劣不分，照不搆用，用不離窠。此乃學處不玄，盡爲流俗。到這裏，須知有殺中透脱，活處藏機。佛不可知，祖莫能測。所以古人道，有時先照後用，且要共你商量。有時先用後照，你須是箇漢始得。有時照用同時，你又作麽生抵當？有時照用不同時，你又向甚麽處湊泊？還知麽？穿楊箭與驚人句，不是臨時學得來。」

正法灝禪師

成都府正法灝禪師，上堂，舉永嘉到曹溪因緣，乃曰：「要識永嘉麽？掀翻海嶽求知己。要識祖師麽？撥動乾坤建太平。二老不知何處去，」卓拄杖曰：「宗風千古播嘉聲。」

昭覺辯禪師

成都府昭覺辯禪師，上堂：「毫釐有差，天地懸隔。隔江人唱鷓鴣詞，錯認胡笳十八拍。要會麽？欲得現前，莫存順逆。五湖煙浪有誰争？自是不歸歸便得。」

護國元禪師法嗣

國清行機禪師

台州國清簡堂行機禪師，本郡人。姓楊氏。風姿挺異，才壓儒林。年二十五，棄妻孥，學出世法。晚見此庵，密有契證。出應莞山，刀耕火種，單丁者一十七年。嘗有偈云：「地爐無火客囊空，雪似楊花落歲窮。拾得斷麻穿壞衲，不知身在寂寥中。」每謂人曰：「某猶未穩在，豈以住山樂吾事邪？」一日偶看斫樹倒地，忽然大悟，平昔礙膺之物，泮然冰釋。未幾，有江州圓通之命。乃曰：「吾道將行。」即欣然曳杖而去。登座說法云：「圓通不開生藥鋪，單單只賣死猫頭。不知那箇無思筭，喫著通身冷汗流。」上堂：「單明自己，樂是苦因。趣向宗乘，地獄劫住。五日一參，三八普說，自揚家醜。更若問理問事，問心問性，克由叵耐。若是英靈漢，窺藩不入，〔一〕據鼎不嘗，便於未有生佛已前轉得身，却於今時大官路上捷行闊步，終不向老鼠窟、草窠裏頭出頭沒。若也根性陋劣，要去有滋味處齩嚼，遇著義學阿師，遞相錮鏴，直饒說得雲興雨現，也是蝦蟆化龍，下梢依舊，喫泥喫土，堪作甚麼？」上堂：「仲秋八月旦，庭户入新涼。不露風骨句，愁人知夜長。」上堂：「無隔宿恩，可參臨濟禪。有肯諾意，難續楊岐派。窮厮煎，餓厮炒，大海祇將折筯攪。你死我活，猛火然鐺煮佛喋。恁麼作用，方可撐門拄户。更說聲和響順，形直影端，驢年也未夢見。」僧問：「三聖問雪峯：透網金鱗，未審以何爲食？」峯云：「待汝出網來，即向

〔一〕藩，原作「蕃」，據續藏本改。

汝道，意旨如何？」師曰：「同途不同轍。」曰：「三聖道，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峯云：「老僧住持事繁，又作麽生？」師曰：「前箭猶輕後箭深。」曰：「祇如雪竇道，可惜放過，好與三十棒。這棒一棒也較不得，直是罕遇作家，意又作麽生？」師曰：「陣敗説兵書。」曰：「這棒是三聖合喫，雪峯合喫？」師以拂子擊禪牀曰：「這裏薦取。」示衆云：「衲僧拄杖子，不用則已，用則如鴆鳥落水，〔一〕魚鼈皆死。正按傍提，風颯颯地，獨步大方，殺活在我。所以道，千人排門，不如一人拔關。若一人拔關，千人萬人得到安樂田地。還知麽？鴛鴦綉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示衆云：「觀色卽空成大智，故不住生死。觀空卽色成大悲，故不證涅槃。生死不住，涅槃不證，漢地不收，秦地不管，且道在甚麽處安身立命？莫是昭昭於心目之間，而相不可覩；晃晃於色塵之内，而理不可分麽？莫是起坐鎮相隨，語默同居止麽？若恁麽，總是髑髏前敲磕。須知過量人自有過量用，且作麽生是過量用？北斗藏身雖有語，出群消息少人知。」

焦山師體禪師

鎮江府焦山或庵師體禪師，台州羅氏子。上堂，擧臨濟和尚四喝公案，乃召衆曰：「這箇公案，天下老宿拈掇甚多，第恐皆未盡善。焦山不免四稜著地，與諸人分明注解一徧。如何是踞地師子，咄！如何是金剛王寶劍，咄！如何是探竿影草，咄！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咄！若也未會，拄杖子與焦山

〔一〕鴆，原作空格，據清藏本、續藏本補。

吐露看。」卓一下曰：「笑裏有刀。」又卓一下曰：「毒蛇無眼。」又卓一下曰：「忍俊不禁。」又卓一下曰：「出門是路。更有一機，舉話長老也理會不得。」上堂：「年年浴佛在今朝，目擊迦維路不遥。果是當時曾示現，宜乎惡水驀頭澆。」上堂：「熱月須摇扇，寒來旋著衣。若言空過日，大似不知時。」上堂：「道生一，無角鐵牛眠少室。一生二，祖父開田說大義。二生三，梁間紫鷰語呢喃。三生萬物，男兒活計離窠窟。多處添，少處減，大虫怕喫生人膽。有若無，實若虚，争掩驪龍明月珠。是則是，衹如焦山坐斷諸方舌頭一句，作麽生道？肚無偏僻病，不怕冷油虀。」拍禪牀，下座。僧問：「如何是卽心卽佛？」師曰：「鼎州出，獰争神。」曰：「如何是非心非佛？」師曰：「閩蜀同風。」曰：「如何是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曰：「窮坑難滿。」問：「起滅不停時如何？」師曰：「謝供養。」問：「我有七絃琴，久居在曠野。不是不會彈，未遇知音者。知音既遇，未審如何品弄？」師曰：「鐘作鐘鳴，鼓作鼓響。」曰：「雲門放洞山三頓棒，意旨如何？」師曰：「和身倒，和身擂。」曰：「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麽去，又作麽生？」師曰：「淚出痛腸。」曰：「真金須是紅爐煆，白玉還他妙手磨。」師曰：「添一點，也難爲。」室中常舉苕帚柄，問學者曰：「依俙苕帚柄，髣髴赤斑蛇。」衆皆下語不契。有僧請益，師示以頌曰：「依俙苕帚柄，髣髴赤斑蛇。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識爺。」淳熙己亥八月朔示微疾，染翰別郡守曾公，逮夜半，書偈辭衆曰：「鐵樹開花，雄雞生卵，七十二年，摇籃繩斷。」擲筆示寂。

華藏智深禪師

常州華藏湛堂智深禪師，武林人也。佛涅槃日，上堂：「兜率降生，雙林示滅。掘地討天，虛空釘橛。四十九年，播土揚塵。三百餘會，納盡敗缺。盡力布網張羅，未免喚龜作鼈。末後拘尸城畔，槨示雙趺。旁人冷眼，看來大似弄巧成拙。」卓拄杖曰：「若無這箇道理，千古之下，誰把口說？且道是甚麼道理？癡人面前切忌漏洩。」

參政錢端禮居士

參政錢端禮居士，字處和，號松窻。從此庵發明己事，後於宗門旨趣一一極之。淳熙丙申冬，簡堂歸住平田，遂與往來。丁酉秋微恙，修書召堂及國清瑞巖主僧，有訣別之語。堂與二禪詣榻次，公起趺坐，言笑移時。即書曰：「浮世虛幻，本無去來。四大五蘊，必歸終盡。雖佛祖具大威德力，亦不能免。這一著子，天下老和尚、一切善知識還有跳得過者無？蓋爲地水火風，因緣和合，暫時湊泊，不可錯認爲己有。大丈夫磊磊落落，當用處把定，立處皆真。順風使帆，上下水皆可。因齋慶贊，去留自在。此是上來諸聖，開大解脫，一路涅槃門，本來清淨空寂境界，無爲之大道也。今吾如是，豈不快哉！塵勞外緣，一時掃盡。荷諸山垂顧，咸願證明，伏惟珍重！」置筆顧簡堂曰：「某坐去好，卧去好？」堂曰：「相公去便了，理會甚坐與卧耶？」公笑曰：「法兄當爲祖道自愛！」遂斂目而逝。

靈隱遠禪師法嗣

東山齊己禪師

慶元府東山全庵齊己禪師，邛州謝氏子。上堂，舉：「修山主偈曰：『是柱不見柱，非柱不見柱。是非已去了，是非裏薦取。』」召大衆曰：「薦得是，移華兼蝶至。薦得非，擔泉帶月歸。是也好，鄭州梨勝青州棗。非也好，象山路入蓬萊島。是亦没交涉，踏著秤鎚硬似鐵。非亦没交涉，金剛寶劒當頭截。阿呵呵！會也麽？」知事少時煩惱少，識人多處是非多。」蓮社會道友，請上堂：「漸漸雞皮鶴髮，父少而子老。看看行步蹣跚，疑殺木上座。直饒金玉滿堂，照顧白拈賊；豈免衰殘老病，正好著精彩。任汝千般快樂，渠儂合自由。無常終是到來，歸堂喫茶去。唯有徑路修行，依舊打之遶。但念阿彌陀佛，念得不濟事。」復曰：「噁！這條活路，已被善導和尚直截指出了。也是你諸人，朝夕在徑路中往來，因甚麽當面蹉過阿彌陀佛？這裏薦得，便可除迷倒障，拔猶豫箭，截疑惑網，斷癡愛河，伐心稠林，浣心垢濁，正心諂曲，絶心生死，然後轉入那邊，擡起脚，向佛祖履踐不到處進一步。開却口，向佛祖言詮不到處説一句。喚回善導和尚，别求徑路修行。其或準前，捨父逃走，流落他鄉，撞東磕西，苦哉！阿彌陀佛。」

疏山如本禪師

撫州疏山歸雲如本禪師，台城人也。上堂：「久雨不晴，戊在丙丁。通身泥水，露出眼睛。且道是甚麼眼睛？」卓拄杖曰：「林間泥滑滑，時叫兩三聲。」

覺阿上人

覺阿上人，日本國滕氏子也。十四得度受具，習大小乘有聲。二十九，屬商者自中都回，言禪宗之盛，阿奮然拉法弟金慶航海而來，袖香拜靈隱佛海禪師。海問其來，阿輒書而對。復書曰：「我國無禪宗，唯講五宗經論，國主無姓氏，號金輪王。以嘉應改元，捨位出家。名行真，年四十四。王子七歲，令受位，今已五載。度僧無進納，而講義高者賜之。某等仰服聖朝遠公禪師之名，特詣丈室禮拜，願傳心印，以度迷津。且如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離相離言，假言顯之。禪師如何開示？」海曰：「衆生虛妄見，見佛見世界。」阿書曰：「無明因何而有？」海便打。阿即命海陞座決疑。明年秋，辭游金陵，抵長蘆江岸，聞鼓聲忽大悟，[一]始知佛海垂手旨趣。旋靈隱，述五偈敍所見，辭海東歸。偈曰：「航海來探教外傳，要離知見脱蹄筌。諸方參遍草鞋破，水在澄潭月在天。其一。掃盡葛藤與知見，信手拈來全體現。腦後圓光徹太虛，千機萬機一時轉。其二。妙處如何説向人，倒地便起自分明。驀然踏著故田地，倒裹幞頭孤路行。其三。求真滅妄元非妙，即妄明真都是錯。堪笑靈山老古錐，當陽抛下破木杓。其四。竪拳下喝少賣弄，説是説非入泥水。截斷千差休指注，一聲歸笛囉囉哩。其五。」海稱善，書偈贈行。歸本國，

[一]聞，原作「間」，據清藏本、續藏本改。

住歙山寺，洎通嗣法書，海已入寂矣。

內翰曾開居士

內翰曾開居士，字天游，久參圓悟，曁往來大慧之門有日矣。紹興辛未，佛海補三衢光孝，公與超然居士趙公訪之。問曰：「如何是善知識？」海曰：「燈籠露柱，貓兒狗子。」公曰：「爲甚麼讚卽歡喜，毀卽煩惱？」海曰：「侍郎曾見善知識否？」公曰：「某三十年參問，何言不見？」海曰：「向歡喜處見，煩惱處見？」公擬議，海震聲便喝。公擬對，海曰：「開口底不是。」公罔然，海召曰：「侍郎向甚麼處去也！」公猛省，遂點頭，說偈曰：「咄哉瞎驢，叢林妖孽。震地一聲，天機漏泄。有人更問意如何，拈起拂子劈口截。」海曰：「也祇得一橛。」

知府葛郯居士

知府葛郯居士，字謙問，號信齋。少擢上第，玩意禪悅。首謁無庵全禪師，求指南。庵令究卽心卽佛，久無所契。請曰：「師有何方便，使某得入庵？」曰：「居士太無猒生！」已而佛海來居劒池，公因從游，乃舉無庵所示之語，請爲衆普說。海發揮之曰：「卽心卽佛眉拖地，非心非佛雙眼橫。蝴蝶夢中家萬里，子規枝上月三更。」留旬日而後返。一日，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豁然頓明，頌曰：「非心非佛亦非物，五鳳樓前山突兀，艷陽影裏倒翻身，野狐跳入金毛窟。」無庵肯之，卽遣書頌呈佛海。海報曰：

「此事非紙筆可，既居士能過我，當有所聞矣。」遂復至虎丘。海迎之曰：「居士見處，止可入佛境界。入魔境界，猶未得在。」公加禮不已。海正容曰：「何不道金毛跳入野狐窟？」公乃痛領。嘗問諸禪曰：「夫婦二人相打，通兒子作證。且道證父即是，證母即是？」或庵體禪師著語曰：「小出大遇。」淳熙六年，守臨川。八年感疾，一夕忽索筆書偈曰：「大洋海裏打鼓，須彌山上聞鐘。業鏡忽然撲破，翻身透出虛空。」召僚屬示之曰：「生之與死，如晝與夜，無足怪者。若以道論，安得生死？若作生死會，則去道遠矣。」語畢，端坐而化。

華藏民禪師法嗣

徑山寶印禪師

臨安府徑山別峯寶印禪師，嘉州李氏子。自幼通六經，而猒俗務。乃從德山清素得度具戒，後聽華嚴、起信，既盡其說，棄依密印於中峯。一日，印舉：「僧問巖頭：『起滅不停時如何？』巖叱曰：『是誰起滅？』」師啓悟，即首肯。會圓悟歸昭覺，印遣師往省，因隨衆入室。悟問：「從上諸聖，以何接人？」師竪拳。悟曰：「此是老僧用底，作麼生是從上諸聖用底？」師以拳揮之，悟亦舉拳相交，大笑而止。後至徑山謁大慧。慧問：「甚處來？」師曰：「西川。」慧曰：「未出劒門關，與汝三十棒了也。」師曰：「不合起動和尚。」慧忻然，掃室延之。慧南遷，師乃西還，連主數剎。後再出峽，住保寧、金山、雪竇、徑山。開堂陞座，曰：「世尊初成正覺於鹿野苑中，轉四諦法輪，憍陳如比丘最初悟道。後來真淨禪師初住洞山，拈

云：「今日新豐洞裏，祇轉箇拄杖子。」遂拈拄杖著左邊，云：「還有最初悟道者麼？若無，丈夫自有衝天志，莫向如來行處行。」遂喝一喝，下座。「若是印上座則不然，今日向鳳凰山裏，初無工夫轉四諦法輪，亦無氣力轉拄杖子。祇教諸人行須緩步，語要低聲。何故？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上堂：「三世諸佛，以一句演百千萬億句，收百千萬億句祇在一句。祖師門下，半句也無。祇恁麼，合喫多少痛棒！諸仁者，且諸佛是，祖師是？若道佛是祖不是，祖是佛不是，取捨未忘。若道佛祖一時是，佛祖一時不是，顢頇不少。且截斷葛藤一句作麼生道？大虫裹紙帽，好笑又驚人。」復舉：「僧問巖頭：『浩浩塵中，如何辨主？』頭云：『銅砂羅裏滿盛油。』」師曰：「大小巖頭打失鼻孔。忽有人問保寧，浩浩塵中如何辨主？祇對他道，天寒不及卸帽。」上堂：「六月初一，燒空赤日。十字街頭，雪深一尺。掃除不暇，回避不及。凍得東村廖胡子，半夜著靴水上立。」上堂：「將心除妄妄難除，即妄明心道轉迂。桶底趯穿無忌諱，等閑一步一芙蕖。」師至徑山，彌浹，孝宗皇帝召對選德殿稱旨。入對日，賜肩輿於東華門內。十年二月，上注圓覺經，遣使馳賜，命作序。師年邁，益猒住持。十五年冬，奏乞庵居，得請。紹熙元年十一月往見交承智策禪師，與之言別。策問行日，師曰：「水到渠成。」歸，索紙書「十二月初七夜雞鳴時」九字，如期而化。奉蛻質返寺之法堂，留七日，顏色明潤，髮長頂溫。越七日，葬于庵之西岡。謚慈辯禪師，塔曰智光。

昭覺元禪師法嗣

鳳棲慧觀禪師

鳳棲慧觀禪師，上堂：「前村落葉盡，深院桂花殘。此夜初冬節，從玆特地寒。所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喝一喝：「恁麽説話，成人者少，敗人者多。」

文殊道禪師法嗣

楚安慧方禪師

潭州楚安慧方禪師，本郡許氏子。參道禪師於大別，未幾改寺爲神霄宮，附商舟過湘南，舟中聞岸人操鄉音，厲聲云：「叫那！」由是有省，卽説偈曰：「沔水江心喚一聲，此時方得契平生。多年相別重相見，千聖同歸一路行。」住後，上堂：「臨老方稱住持，全無些子玄機。開口十字九乖，問東便乃答西。如斯出世，討甚玄微？有時拈三放兩，有時就令而施。雖然如是，同道方知。且道知底事作麽生？直須打翻鼻孔始得。」上堂：「達磨祖師在脚底，踏不著兮提不起。子細當頭放下看，病在當時誰手裏？張公會看脉，李公會使藥，兩箇競頭醫，一時用不著。藥不相投，錯錯！喫茶去。」

文殊思業禪師

常德府文殊思業禪師，世爲屠宰，一日戮猪次，忽洞徹心源，卽棄業爲比丘。述偈曰：「昨日夜叉

心，今朝菩薩面。菩薩與夜叉，不隔一條線。」往見文殊，殊曰：「你正殺猪時見箇甚麽，便乃剃頭行脚？」師遂作鼓刀勢。殊喝曰：「這屠兒參堂去！」師便下參堂。住文殊日，上堂舉「趙州勘婆話」，乃曰：「勘破婆子，面青眼黑。趙州老漢，瞞我不得。」

佛燈珣禪師法嗣

稠巖了贇禪師

婺州義烏稠巖了贇禪師，上堂，舉趙州「狗子無佛性」話，乃曰：「趙州狗子無佛性，萬疊青山藏古鏡。赤脚波斯入大唐，八臂那吒行正令。咄！」

待制潘良貴居士

待制潘良貴居士，字義榮。年四十，回心祖闈，所至挂鉢，隨衆參扣。後依佛燈，久之不契。因訴曰：「某祇欲死去時如何？」燈曰：「好箇封皮，且留著使用，而今不了不當，後去忽被他換却封皮，卒無整理處。」公又以南泉斬猫兒話問曰：「某看此甚久，終未透徹。告和尚慈悲。」燈曰：「你祇管理會別人家猫兒，不知走却自家狗子？」公於言下如醉醒。燈復曰：「不易，公進此一步，更須知有向上事始得。如今士大夫説禪説道，祇依著義理便快活。大率似將錢買油餈，喫了便不饑。其餘便道是瞞他，亦可笑也。」公唯唯。

泐潭明禪師法嗣

無爲守緣禪師

漢州無爲隨庵守緣禪師，本郡人，姓史氏。年十三病目，去依棲禪慧目能禪師。圓具，出峽至寶峰，值峰上堂，擧永嘉曰：「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師聞釋然領悟。住後，上堂曰：「以一統萬，一月普現一切水。會萬歸一，一切水月一月攝。展則彌綸法界，收來毫髮不存。雖然收展殊途，此事本無異致。但能於根本上著得一隻眼去，方見三世諸佛、歷代祖師，盡從此中示現。三藏十二部、一切修多羅，盡從此中流出。天地日月，萬象森羅，盡從此中建立。三界九地，七趣四生，盡從此中出沒。百千法門，無量妙義，乃至世間工巧諸技藝，盡現行此事。所以世尊拈華，迦葉便乃微笑；達磨面壁，二祖於是安心。桃華盛開，靈雲疑情盡淨；擊竹作響，香嚴頓忘所知。以至盤山於肉案頭悟道，彌勒向魚市裏接人。誠謂造次顛沛必於是，經行坐臥在其中。既有如是奇特，更有如是光輝。既有如是廣大，又有如是周徧。你輩諸人，因甚麼却有迷有悟？要知麼，幸無偏照處，剛有不明時。」

龍翔珪禪師法嗣

雲居德昇禪師

南康軍雲居頑庵德昇禪師，漢州何氏子。二十得度，習講久之。棄謁文殊道禪師，問佛法省要。

殊示偈曰：「契丹打破波斯寨，奪得寶珠村裏賣。十字街頭窮乞兒，腰間挂箇風流袋。」師擬對，殊曰：「莫錯。」師退參三年，方得旨趣。往見佛性，機不投。入閩至鼓山禮覲，便問：「國師不跨石門句，意旨如何？」竹庵應聲喝曰：「閑言語。」師即領悟。住後，僧問：「應真不借三界高超即不問，如何是無位真人？」師曰：「聞時富貴，見後貧窮。」曰：「擡頭須掩耳，側掌便翻身。」師曰：「無位真人在甚麽處？」曰：「老大宗師，話頭也不識。」師曰：「放你三十棒。」

狼山慧温禪師

通州狼山蘿庵慧温禪師，福州人，姓鄭氏。徧參諸老，晚依竹庵於東林。未幾，庵謝事，復謁高庵悟、南華昺、草堂清，皆蒙賞識。會竹庵徙閩之乾元，師歸省次，庵問：「情生智隔，想變體殊。不用停囚長智，道將一句來。」師乃釋然，述偈曰：「拶出通身是口，何妨罵雨訶風？昨夜前村猛虎，齩殺南山大虫。」庵首肯。住後，上堂：「釋迦老子，四十九年，坐籌帷幄。彌勒大士，九十一劫，帶水拖泥。凡情聖量，不能剗除。理照覺知，猶存露布。佛意祖意，如將魚目作明珠。大乘小乘，似認橘皮爲猛火。諸人須是豁開胷襟寶藏，運出自己家珍，向十字街頭普施貧乏。衆中忽有箇靈利漢出來道：美食不中飽人喫。山僧只向他道：幽州猶自可，最苦是新羅。」

雲居悟禪師法嗣

雙林德用禪師

婺州雙林德用禪師，本郡戴氏子。上堂：「拈槌豎拂，祖師門下，將黃葉以止啼。說妙談玄，衲僧面前，望梅林而止渴。際山今日去却之乎者也，更不指東畫西，向三世諸佛命脉中，六代祖師骨髓裏，盡情傾倒，爲諸人說破。」良久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萬年道閑禪師

台州萬年無著道閑禪師，本郡洪氏子。上堂：「全機敵勝，猶在半途。啐啄同時，白雲萬里。纔生朕兆，已落二三。不露鋒鋩，成何道理？且道從上來事合作麼生？誣人之罪，以罪加之。」上堂，舉乾峯示衆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出衆云：「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峯曰：「典座來日不得普請。」師曰：「相見不須瞋，君窮我亦貧。謂言侵早起，更有夜行人。」

中際善能禪師

福州中際善能禪師，嚴陵人。往來龍門雲居有年，未有所證。一日，普請擇菜次，高庵忽以猫兒擲師懷中。師擬議，庵攔胷踏倒，於是大事洞明。上堂：「萬古長空，一朝風月。不可以一朝風月昧却萬古長空，不可以萬古長空不明一朝風月。且如何是一朝風月？人皆畏炎熱，我愛夏日長。薰風自

南來，殿閣生微涼。會與不會，切忌承當。」

雲居自圓禪師

南康軍雲居普雲自圓禪師，綿州雍氏子。年十九，試經得度，留教苑五祀。出關南下，歷扣諸大尊宿。始詣龍門，一日，於廊廡間覩繪胡人，有省。夜白高庵，庵舉法眼偈曰：「頭戴貂鼠帽，腰懸羊角錐，語不令人會，須得人譯之。」復筴火示之曰：「我爲汝譯了也。」於是大法明了。呈偈曰：「外國言音不可窮，起雲亭下一時通。口門廣大無邊際，吞盡楊岐栗棘蓬。」庵遣師依佛眼，眼謂曰：「吾道東矣。」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透法身句？』門曰：『北斗裏藏身。』」師曰：「南北東西萬萬千，乾坤上下兩無邊。相逢相見呵呵笑，屈指擡頭月半天。」

烏巨行禪師法嗣

薦福休禪師

饒州薦福退庵休禪師，上堂：「風動邪？幡動邪？風鳴邪？鈴鳴邪？非風鈴鳴，非風幡動。此土與西天，一隊黑漆桶。誑惑世間人，看看滅胡種。山僧不奈何，趁後也打鬨。瓠子曲彎彎，冬瓜直儱侗。」上堂：「結夏時左眼半斤，解夏時右眼八兩。謾云九十日安居，贏得一肚皮妄想。直饒七穴八穿，未免山僧拄杖。雖然如是，千鈞之弩，不爲鼷鼠而發機。」上堂：「先師尋常用腦後一鎚，卸却學者胷中許多

屈曲。當年克賓維那，曾中興化此毒。往往天下叢林，喚作超宗異目。非唯孤負興化，亦乃克賓受辱。若是臨濟兒孫，終不依草附木。資福喜見同參，今日傾腸倒腹。」遂卓拄杖，喝一喝曰：「還知先師落處麼？伎死禪和，如麻似粟。」上堂：「言發非聲，是箇甚麼？色前不物，莫亂針錐。透過禹門，風波更險。咄！」

龜峯慧光禪師

信州龜峯晦庵慧光禪師，建寧人。上堂：「數日暑氣如焚，一箇渾身無處安著，思量得也是煩惱人。這箇未是煩惱，更有已躬下事不明，便是煩惱。所以達磨大師煩惱，要爲諸人吞却，又被咽喉小；要爲諸人吐却，又被牙齒礙。取不得，捨不得，煩惱九年。若不得二祖不惜性命，往往轉身無路，煩惱教死。所謂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後來蓮華峯庵主到這裏，煩惱不肯住。南嶽思大到這裏，煩惱不肯下山。更有臨濟德山，用盡自己查棃，煩惱鉢盂無柄。龜峯今日爲他閑事長無明，爲你諸人從頭點破。」卓拄杖一下，曰：「一人腦後露腮，一人當門無齒，更有數人鼻孔没半邊。不勞再勘，你諸人休向這裏立地瞌睡。殊不知家中飯籮鍋子一時失却了也。你若不信，但歸家檢點看！」

長蘆守仁禪師

真州長蘆且庵守仁禪師，越之上虞人。依雪堂於烏巨，聞普說曰：「今之兄弟做工夫，正如習射，先

安其足，後習其法。後雖無心，以久習故，箭發皆中。」喝一喝云：「只今箭發也，看！看！」師不覺倒身作避箭勢，忽大悟。上堂：「百千三昧，無量妙門，今日且庵不惜窮性命，祇做一句子說與諸人。」乃卓拄杖，下座。嘗頌臺山婆話云：「開箇燈心皂角鋪，日求升合度朝昏。只因風雨連綿久，本利一空愁倚門。」

白楊順禪師法嗣

青原如禪師

吉州青原如禪師，僧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生鐵鑄崑崙。」曰：「來後如何？」師曰：「五彩畫門神。」

雲居如禪師法嗣

隱靜彥岑禪師

太平州隱靜圓極彥岑禪師，台城人也。上堂：「韓信打關，未免傷鋒犯手。張良燒棧，大似曳尾靈龜。既然席卷三秦，要且未能囊弓裹革。煙塵自靜，我國晏然。四海九州，盡歸皇化。自然牛閑馬放，風以時，雨以時，五穀熟，萬民安。大家齊唱村田樂，月落參橫夜向闌。」上堂：「今朝八月初五，好事分明為舉。嶺頭漠漠秋雲，樹底鳴鳩喚雨。昨夜東海鯉魚，吞却南山猛虎。雖然有照有用，畢竟無賓無

主。唯有文殊普賢，住，住！我識得你。」上堂，擧正堂辯和尚室中問學者：「蚯蚓爲甚麽化爲百合？」師曰：「客舍并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度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鄉。」

報恩成禪師

鄂州報恩成禪師，上堂：「秋雨乍寒，汝等諸人，青州布衫成就也未？」良久，喝曰：「雲溪今日，冷處著一把火。」便下座。

道場辯禪師法嗣

覺報清禪師

平江府覺報清禪師，上堂，擧：「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曰：『東山水上行。』」師曰：「諸佛出身處，東山水上行。石壓笋斜出，岸懸花倒生。」

何山然首座

安吉州何山然首座，姑蘇人。侍正堂之久，入室次，堂問：「貓兒爲甚麽偏愛捉老鼠？」曰：「物見主，眼卓竪。」堂欣然，因命分座。

黃龍忠禪師法嗣

信相戒修禪師

成都府信相戒修禪師，上堂，舉馬祖不安公案，乃曰：「兩輪舉處煙塵起，電急星馳擬何止？目前不礙往來機，正令全施無表裏。丈夫意氣自衝天，我是我兮你是你。」

西禪璉禪師法嗣

西禪希秀禪師

遂寧府西禪第二代希秀禪師，上堂曰：「秋光將半，暑氣漸消。鴻鴈橫空，點破碧天似水。猿猱挂樹，撼翻玉露如珠。直饒對此明機，未免認龜作鼈。且道應時應節一句作麼生道？野色併來三島月，溪光分破五湖秋。」

淨居尼温禪師法嗣

淨居尼法燈禪師

温州淨居尼無相法燈禪師，上堂，拈拄杖卓曰：「觀音出，普賢入，文殊水上穿靴立。擡頭鷂子過新羅，石火電光追不及。咄！」

大溈果禪師法嗣

玉泉宗璉禪師

荆門軍玉泉窮谷宗璉禪師，合州董氏子。開堂日，問答已，乃曰：「衲僧向人天衆前一問一答，一擒一縱，一卷一舒，一挨一拶，須是具金剛眼睛始得。若是念話之流，君向西秦，我之東魯，於宗門中殊無所益。這一段事，不在有言，不在無言，不礙有言，不礙無言。古人垂一言半句，正如國家兵器，不得已而用之。橫説竪説，衹要控人入處，其實不在言句上。今時人不能一徑徹證根源，衹以語言文字而爲至道。一句來，一句去，喚作禪道，喚作向上向下，謂之菩提涅槃，謂之祖師巴鼻。正似鄭州出曹門，從上宗師會中，往往真箇以行脚爲事底，纔有疑處，便對衆決擇。衹一句下見諦明白，造佛祖直指不傳之宗，與諸有情盡未來際，同得同證，猶未是泊頭處。豈是空開脣皮，胡言漢語來？所以南院示衆云：『諸方衹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時有僧問：『如何是啐啄同時用？』院曰：『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僧曰：『猶是學人問處。』院曰：『如何是你問處？』僧曰：『失。』院便打。其僧不契，後至雲門會中，因二僧舉此話，一僧曰：『當時南院棒折那！』其僧忽悟，即回南院，院已遷化。時風穴作維那，問曰：『你是問先師啐啄同時話底僧那？』僧曰：『是。』穴曰：『你當時如何？』曰：『我當時如在燈影裏行。』穴曰：『你會也。』」師乃召大衆曰：「暗穿玉線，密度金針，如水入水，似金博金。敢問大衆，啐啄同時是親切處，因甚却失？若也會得，堪報不報之恩，共助無爲之化。便可横身宇宙，獨步大方，若跳不出依前，

祇在架子下。」上堂，拈拄杖曰：「破無明暗，截生死流，度三有城，泛無爲海。須是識這箇始得。」乃召大衆曰：「喚作拄杖則觸，不喚作拄杖則背。若也識得，荆棘林中撒手，是非海裏橫身。脫或未然，普賢乘白象，土宿跨泥牛。參！」上堂：「一切數句非數句，與吾靈覺何交涉？」師曰：「永嘉恁麼道，大似含元殿上更覓長安。殊不知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雲。雖然如是，三十年後趙婆酤醋。」上堂：「宗乘一唱殊途絕，萬別千差俱泯滅。通身是口難分雪，金剛腦後三斤鐵。好大哥。」僧問：「保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保壽便打，意旨如何？」師曰：「利動君子。」曰：「爲復棒頭有眼，爲復見機而作？」師曰：「獼猴繫露柱。」曰：「祇如三聖道，你恁麼爲人，瞎却鎭州一城人眼。又作麼生？」師曰：「錦上鋪華又一重。」問：「行腳逢人時如何？」師曰：「一不成，二不是。」曰：「行腳不逢人時如何？」師曰：「虎齩大虫。」曰：「祇如慈明道，鉤絲絞水，意作麼生？」師曰：「水浸鋼石卵。」問：「三聖道：我逢人卽出，出則不爲人。意旨如何？」師曰：「兵行詭道。」曰：「興化道：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爲人。又作麼生？」師曰：「綿裹秤鎚。」問：「不落因果，爲甚麼墮野狐身？」師曰：「廬山五老峯。」曰：「不昧因果，爲甚疾脫野狐身？」師曰：「南嶽三生藏。」曰：「祇如不落不昧，未審是同是別？」師曰：「倚天長劒逼人寒。」問：「初生孩子還具六識也無？」趙州道：「急水上打毬子，意旨如何？」師曰：「兩手扶犂水過膝。」曰：「祇如僧又問投子急水上打毬子，意旨如何？」曰：「念念不停流，又作麼生？」師曰：「水晶甕裏浸波斯。」問：「楊岐道：三腳驢子弄蹄行。意旨如何？」師曰：「過蓬州了，便到巴州。」

大潙行禪師

潭州大潙行禪師，上堂橫拄杖曰：「你等諸人，若向這裏會去，如紀信登九龍之輦；不向這裏會去，似項羽失千里烏騅。饒你總不恁麼，落在無事甲裏。若向這裏撥得一路，轉得身，吐得氣，山僧與你拄杖子。」遂靠拄杖，下座。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且道是箇甚麼？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畢竟在甚麼處？苦！苦！有口說不得，無家何處歸？」

道林淵禪師

潭州道林淵禪師，僧問：「鐘未鳴，鼓未響，拓鉢向甚麼處去？德山便低頭歸方丈，意旨如何？」師曰：「奔雷迸火。」曰：「巖頭道，這老漢未會末後句在，又作麼生？」師曰：「相隨來也。」曰：「巖頭密啓其意，未審那裏是他密啓處？」師曰：「萬年松在祝融峯。」曰：「雖然如是，祇得三年，三年後果遷化，還端的也無？」師曰：「嚤呢嗟唎吽㗶吒。」臨示寂，上堂拈拄杖示衆曰：「離却色聲言語，道將一句來。」衆無對。師曰：「動靜聲色外，時人不肯對。世間出世間，畢竟使誰會？」言訖，倚杖而逝。

大洪祖燈禪師

隨州大洪老衲祖證禪師，潭州潘氏子。上堂：「萬象之中獨露身，如何說箇獨露底道理？」竪起拂子

曰：「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僧問：「雲門問僧：光明寂照徧河沙，豈不是張拙秀才語？僧云是。門云：話墮也。未審那裏是這僧話墮處？」師曰：「鮎魚上竹竿。」問：「離却言句，請師直指。」師竪拂子，僧曰：「還有向上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速禮三拜。」

溈潭德淳禪師

隆興府溈潭山堂德淳禪師，上堂：「俱胝一指頭，一毛拔九牛。華嶽連天碧，黃河徹底流。截却指，急回眸。青箬笠前無限事，綠蓑衣底一時休。」

保安可封禪師

常州宜興保安復庵可封禪師，福州林氏子。上堂：「天寬地大，風清月白。此是海宇清平底時節。衲僧家等閑問著，十箇有五雙知有。祇如夜半華嚴池吞却楊子江，開明橋撞倒平山塔，是汝諸人還知麼？若也知去，試向非非想天道將一句來。其或未知，」擲下拂子曰：「須是山僧拂子始得。」

石亭祖璿禪師

隆興府石亭野庵祖璿禪師，上堂曰：「喫粥了也未，趙州無忌諱，更令洗鉢盂。太煞没巴鼻，悟去由來不丈夫。這僧那，免受塗糊，有指示，無指示，韶石四楞渾塌地。入地獄，如箭射，雲岫清風生大厦。

相逢攜手上高山，作者應須辨真假。真假分，若爲論午夜，寒蟾出海門。」

石霜宗鑒禪師

潭州石霜宗鑒禪師，上堂曰：「送舊年，迎新歲，動用不離光影內。澄輝湛湛夜堂寒，借問諸人會不會？若也會，增瑕纇，若不會，依前昧。與君指箇截流機，白雲更在青山外。」

石頭回禪師法嗣

雲居德會禪師

南康軍雲居蓬庵德會禪師，重慶府何氏子。上堂，舉：「教中道，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作麼生是非相底道理？佯走詐羞偷眼覷，竹門斜掩半枝花。」

南嶽下十七世

教忠光禪師法嗣

法石慧空禪師

泉州法石中庵慧空禪師，贛州蔡氏子。春日上堂，拈拄杖卓一下曰：「先打春牛頭。」又卓一下曰：

「後打春牛尾。驚起虛空入藕絲裏。釋迦無路潛蹤，彌勒急走千里。文殊却知落處，拊掌大笑歡喜。且道歡喜箇甚麼？春風昨夜入門來，便見千花生碓觜。」上堂：「千家樓閣，一霎秋風。祇知襟袖涼生，不覺園林落葉。於斯薦得，觸處全真。其或未然，且作寒温相見。」上堂，舉金剛經云：「佛告須菩提，爾所國土中，所有衆生若干種心，如來悉知。何以故？如來説，諸心皆爲非心，是名爲心。要會麽？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僧問：「先佛垂範，禁足安居。未審是何宗旨？」曰：「瑠璃鉢内拓須彌。」僧便喝，師便打。

淨慈曇密禪師

臨安府淨慈混源曇密禪師，天台盧氏子。依資福道榮出家。十六圓具，習台教。棄參大慧於徑山。謁雪巢一此庵元。入閩，留東、西禪，無省發。之泉南，教忠俾悦衆。解職歸前資。偶舉香嚴擊竹因緣，豁然契悟。述偈呈忠，忠舉賢沙未徹語詰之，無滯。忠曰：「子方可見妙喜。」卽辭往梅陽，服勤四載。住後，上堂：「諸佛出世，打劫殺人。祖師西來，吹風放火。古今善知識，佛口蛇心。天下衲僧，自投籠檻。莫有天然氣槩，特達丈夫，爲宗門出一隻手，主張佛法者麽？」良久曰：「設有也，須斬爲三段。」上堂：「德山小參不答話，千古叢林成話霸。問話者三十棒，慣能説詞説夯。時有僧出，的能破的，德山便打風流儒雅。某甲話也未問，頭上著枷，脚下著匣。你是那裏人？一回相見一傷神。新羅人把手笑欣欣，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依前相厮誑。混源今日恁麽批判責情，好與三十棒。且道是賞是罰？具

參學眼者試辨看。」上堂，擧雲門問僧光明寂照徧河沙因緣，師曰：「平地撫魚鰕，遼天射飛鶚。跛脚老雲門，千錯與萬錯。」後示寂，塔于本山。

東林顏禪師法嗣

公安祖珠禪師

荆南府公安遯庵祖珠禪師，南平人。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瀝盡野狐涎，趯翻山鬼窟。平田淺草裏，露出焦尾大虫，太虛寥廓中，放出遼天俊鶻。阿呵呵！露風骨，等閑拈出衆人前，畢竟分明是何物？咄咄！」上堂：「玉露垂青草，金風動白蘋。一聲寒鴈叫，喚起未惺人。」

報恩法演禪師

汀州報恩法演禪師，果州人。上堂，擧俱胝竪指因緣，師曰：「佳人睡起懶梳頭，把得金釵插便休。大抵還他肌骨好，不塗紅粉也風流。」

淨慈彦充禪師

臨安府淨慈肯堂彦充禪師，於潛盛氏子。幼依明空院義堪爲師。首參大愚宏智、正堂大圓。後聞東林謂衆曰：「我此間別無玄妙，秖有木札羹，鐵釘飯，任汝齩嚼。」師竊喜之，直造謁，陳所見解。林曰：

「據汝見處，正坐在鑒覺中。」師疑不已，將從前所得底一時颺下。一日，聞僧舉南泉道：「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默有所覺，曰：「打草祇要蛇驚。」次日入室，林問：「那裏是巖頭密啓其意處？」師曰：「今日捉敗這老賊！」林曰：「達磨大師性命在汝手裏。」師擬開口，驀被擱胷一拳。忽大悟，直得汗流浹背，點首自謂曰：「臨濟道，黃檗佛法無多子。豈虛語邪？」遂呈頌曰：「爲人須爲徹，殺人須見血。德山與巖頭，萬里一條鐵。」林然之。住後，上堂：「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卓拄杖曰：「水流黃葉來何處？牛帶寒鴉過遠村。」上堂，舉雪峯示衆云：「盡大地是箇解脫門，因甚把手拽不入。」師曰：「大小雪峯話作兩橛，既盡大地是箇解脫門，用拽作麼？」上堂：「一向與麼去，法堂前草深一丈。一向與麼來，脚下泥深三尺。且道如何卽是？三年逢一閏，雞向五更啼。」上堂，舉卍庵先師道：「坐佛牀，斫佛脚，不敬東家孔夫子，却向他鄉習禮樂。」師曰：「入泥入水卽不無，先師爭柰寒蟬抱枯木，泣盡不回頭。」卓拄杖曰：「灼然！有不回頭底，淨慈向升子裏禮汝三拜。」上堂：「三世諸佛，無中說有，藺蕩拾花針。六代祖師，有裏尋無，猿猴探水月。去此二途，如何話會？儂家不管興亡事，盡日和雲占洞庭。」元庵受智者請，引座曰：『南山有箇老魔王，烱烱雙眸放電光。口似血盆呵佛祖，牙如劒樹罵諸方。幾度業風吹不動；吹得動，雲黃山畔與嵩頭陁、傅大士，一火破落户，依舊孟八郎，賺他無限癡男女，開眼堂堂入鑊湯。』忽有箇衲僧出來道：『既是善知識，爲甚賺人入鑊湯？』只向他道：非公境界。」後示寂，塔于寺之南庵。

智者真慈禪師

婺州智者元庵真慈禪師，潼川人，姓李氏。初依成都正法出家。具戒後游講肆，聽講圓覺，至「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畢竟無體，實同幻化。」因而有省，作頌曰：「一顆明珠，在我這裏，撥著動著，放光動地。」以呈諸講師，無能曉之者。歸以呈其師，遂舉狗子無佛性話詰之。師曰：「雖百千萬億公案，不出此頌也。」其師以爲不遜，乃叱出。師因南游，至廬山圓通挂搭。時卍庵爲西堂。爲衆入室，舉：「僧問雲門：『撥塵見佛時如何？』門云：『佛亦是塵。』」師隨聲便喝，以手指胷曰：「佛亦是塵。」師復頌曰：「撥塵見佛，佛亦是塵。問了答了，直下翻身。『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又頌塵塵三昧曰：「鉢裏飯，桶裏水，別寶崑崙坐潭底。一塵塵上走須彌，明眼波斯笑彈指。笑彈指，珊瑚枝上清風起。」卍庵深肯之。

西禪需禪師法嗣

鼓山安永禪師

福州鼓山木庵安永禪師，閩縣吳氏子。弱冠爲僧，未幾謁懶庵於雲門。一日入室，庵曰：「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不得向世尊良久處會。」隨後便喝，倏然契悟。作禮曰：「不因今日問，爭喪目前機。」庵許之。住後，上堂：「要明箇事，須是具擊石火、閃電光底手段，方能崄峻巖頭全身放捨，白雲深處得大安居。如其覰地覓金針，直下腦門須迸裂。到這裏假饒見機而變，不犯鋒鋩，全身獨脫，猶涉泥水。祇如本分全提一句，又作麼生道？」擊拂子曰：「淬出七星光燦爛，解拈天下任橫行。」上堂，舉

睦州示衆云：「諸人未得箇入處，須得箇入處；既得箇入處，不得忘却老僧。」師曰：「恁麽説話，面皮厚多少。木庵則不然，諸人未得箇入處，須得箇入處；既得箇入處，直須飈下入處始得。」上堂，拈拄杖曰：「臨濟小厮兒，未曾當頭道著。今日全身放憨，也要諸人知有。」擲拄杖，下座。僧問：「須彌頂上翻身倒卓時如何？」師曰：「未曾見毛頭星現？」曰：「恁麽則傾湫倒嶽去也。」師曰：「莫亂做。」僧便喝。師曰：「雷聲浩大，雨點全無。」

龍翔南雅禪師

温州龍翔栢堂南雅禪師，上堂曰：「瑞峰頂上，棲鳳亭邊，一杯淡粥相依，百衲蒙頭打坐。二祖禮三拜，依位而立，已是周遮。達磨老臊胡，分盡髓皮，一場狼籍。其餘之輩，何足道哉！栢堂恁麽道，還免諸方檢責也無？」拍繩床云：「洎合停囚長智。」上堂曰：「大機貴直截，大用貴頓發。縱有嚙鏃機，一鎚須打殺。何故？我王庫内無如是刀。」上堂曰：「紫蕨伸拳筍破梢，楊花飛盡綠陰交。分明西祖單傳句，黄栗留鳴燕語巢。這裏見得諦，信得及，若約諸方決定，明牕下安排。龍翔門下直是一槌槌殺。何故？不是與人難共住，大都緇素要分明。」

天王志清禪師

福州天王志清禪師，上堂，竪起拂子云：「只這箇天不能蓋，地不能載，徧界徧空，成團成塊。到這

裏三世諸佛向甚麼處摸索？六代祖師向甚麼處提持？天下衲僧向甚麼處名邈？除非自得自證，便乃敲唱雙行。雖然如是，未是衲僧行履處。作麼生是衲僧行履處？是非海裏橫身入，豺虎叢中縱步行。」

劒門安分庵主

南劒州劒門安分庵主，少與木庵同肄業安國，後依懶庵，未有深證。辭謁徑山大慧，行次江干，仰瞻宮闕，聞街司喝「侍郎來」，釋然大悟。作偈曰：「幾年箇事掛胷懷，問盡諸方眼不開。肝膽此時俱裂破，一聲江上侍郎來。」遂徑回西禪，懶庵迎之，付以伽棃。自爾不規所寓。後庵居劒門，化被嶺表，學者從之。所作偈頌，走手而成，凡千餘首，盛行於世。示衆：「這一片田地，汝等諸人且道，天地未分已前在甚麼處？直下徹去，已是鈍置分上座不少了也，更若擬議思量，何啻白雲萬里？」驀拈拄杖，打散大衆。示衆：「上至諸佛，下及衆生，性命總在山僧手裏。檢點將來，有没量罪過。還有檢點得出者麼？」卓拄杖一下曰：「寃有頭，債有主。」遂左右顧視曰：「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示衆：「十五日已前，天上有星皆拱北。十五日已後，人間無水不朝東。已前已後總拈却，到處鄉談各不同。」乃屈指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諸兄弟今日是幾？」良久曰：「本店買賣，分文不賒。」

東禪岳禪師法嗣

鼓山宗逮禪師

福州鼓山宗逮禪師，上堂：「世尊道，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遂喝曰：「玉本無瑕却有瑕。」

西禪淨禪師法嗣

乾元宗穎禪師

福州乾元宗穎禪師，上堂，卓拄杖曰：「性燥漢祇在一槌。」靠拄杖曰：「靈利人不勞再舉。而今莫有靈利底麽？」良久曰：「比擬張麟，兔亦不過。」〔一〕

開善謙禪師法嗣

吴十三道人

建寧府仙州山吴十三道人，每以己事扣諸禪，及開善歸，結茆於其左，遂往給侍。紹興庚申三月八日夜，適然啓悟，占偈呈善曰：「元來無縫罅，觸著便光輝。既是千金寶，何須彈雀兒？」善答曰：「啐地折

〔一〕過，續藏本作「遇」。

時真慶快，死生凡聖盡平沉。仙州山下呵呵笑，不負相期宿昔心。」

天童華禪師法嗣

天童咸傑禪師

慶元府天童密庵咸傑禪師，福州鄭氏子。母夢廬山老僧入舍而生。自幼穎悟，出家爲僧。不憚遊行，遍參知識。後謁應庵於衢之明果。庵孤硬難入，屢遭呵。一日，庵問：「如何是正法眼？」師遽答曰：「破沙盆。」庵頷之。未幾，辭回省親。庵送以偈曰：「大徹投機句，當陽廓頂門。相從今四載，徵詰洞無痕。雖未付鉢袋，氣宇吞乾坤。却把正法眼，喚作破沙盆。此行將省覲，切忌便跺跟。吾有末後句，待歸要汝遵。」出世衢之烏巨，次遷祥符、蔣山、華藏，未幾詔住徑山、靈隱，晚居太白。僧問：「虛空銷殞時如何？」師曰：「罪不重科。」上堂：「牛頭橫説竪説，不知有向上關棙子。有般漆桶輩，東西不辨，南北不分，便問如何是向上關棙子？何異開眼尿牀。華藏有一轉語，不在向上向下，千手大悲摸索不著。雨寒無處曬眼，今日普請，布施大衆。」良久曰：「達磨大師，無當門齒。」上堂：「世尊不説説，拗曲作直。迦葉不聞聞，望空啓告。馬祖卽心卽佛，懸羊頭賣狗肉。趙州勘庵主，貴買賤賣，分文不直。祇如文殊是七佛之師，因甚出女子定不得？河天月暈魚分子，槲葉風微鹿養茸。」上堂，卓拄杖曰：「迷時祇迷這箇。」復卓一下曰：「悟時祇悟這箇。迷悟雙忘，糞埽堆頭重添搕𢶍。莫有向東涌西没全機獨脱處道得一句底麽？若道不得，華藏自道去也。」擲拄杖曰：「三十年後。」上堂，舉金峯和尚示衆云：「老僧二十

年前，有老婆心。二十年後，無老婆心。」時有僧問：「如何是和尚二十年前有老婆心？」峯云：「問凡答凡，問聖答聖。」曰：「如何是二十年後無老婆心？」峯云：「問凡不答凡，問聖不答聖。」師曰：「烏巨當時若見，但冷笑兩聲。這老漢忽若瞥地自然，不墮聖凡窠臼。」上堂，舉婆子燒庵話，師曰：「這箇公案，叢林中少有拈提者。傑上座裂破面皮，不免納敗一上，也要諸方檢點。」乃召大衆曰：「這婆子洞房深穩，水泄不通，偏向枯木上糝花，寒巖中發燄。箇僧孤身迥迥，慣入洪波，等閑坐斷滔天潮，到底身無涓滴水。子細檢點將來，敲枷打鎖則不無，二人若是佛法未夢見在，烏巨與麼提持，畢竟意歸何處？」良久曰：「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煙搭在玉欄干。」上堂：「動絃別曲，葉落知秋。舉一明三，目機銖兩。如王秉劒，殺活臨時，猶是無風匝匝之波。向上一路，千聖把手共行，合入泥犂地獄。正當與麼時，合作麼生？江南兩浙，春寒秋熱。」上堂：「盡乾坤大地，喚作一句子，擔枷帶鎖；不喚作一句子，業識茫茫。兩頭俱透脱，淨倮倮，赤洒洒，没可把。達磨一宗，掃土而盡。所以雲門大師道，盡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是轉句，不見一法，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全提底時節。大小雲門，劒去久矣，方乃刻舟。」後示寂，塔于寺之中峰。

南書記

南書記者，福州人。久依應庵，於趙州狗子無佛性話，豁然契悟。有偈曰：「狗子無佛性，羅睺星入命。不是打殺人，被人打殺定。」庵見，喜其脱略。紹興末終於歸宗。

侍郎李浩居士

侍郎李浩居士字德遠，號正信。幼閱首楞嚴經，如游舊國，志而不忘。持橐後，造明果，投誠入室。應庵揕其胷曰：「侍郎死後，向甚麼處去？」公駭然汗下。庵喝出。公退參，不旬日竟躋堂奧。以偈寄同參嚴康朝曰：「門有孫臏鋪，家存甘贄妻。夜眠還早起，誰悟復誰迷？」庵見稱善。有鬻胭脂者，亦久參應庵，頗自負。公贈之偈曰：「不塗紅粉自風流，往往禪徒到此休。透過古今圈䙡後，却來這裏喫拳頭。」

道場全禪師法嗣

華藏有權禪師

常州華藏伊庵有權禪師，臨安昌化祁氏子。年十四得度。十八歲，禮佛智裕禪師于靈隱。時無庵為第一座，室中以「從無住本，建一切法」問之。師久而有省。答曰：「暗裏穿針，耳中出氣。」庵可之，遂密付心印。嘗夜坐達旦，行粥者至，忘展鉢。鄰僧以手觸之，師感悟，為偈曰：「黑漆崑崙把釣竿，古帆高挂下驚湍。蘆花影裏弄明月，引得盲龜上釣船。」佛智嘗問：「心包太虛，量廓沙界時如何？」師曰：「大海不宿死屍。」智撫其座曰：「此子他日當據此座，呵佛罵祖去在！」師自是埋藏頭角，益自韜晦。游歷湖湘江淛幾十年，依應庵於歸宗，參大慧於徑山。無庵住道場，招師分座說法，於是聲名隱然。住後，

上堂：「今朝結却布袋口，明眼衲僧莫亂走。心行滅處解翻身，噴嚏也成師子吼。旃檀林，任馳驟。剔起眉毛頂上生，剜肉成瘡露家醜。上堂：「禪禪！無黨無偏，迷時千里隔，悟在口皮邊。所以僧問石霜：如何是禪？霜云：瓴甎。又僧問睦州：如何是禪？州云：猛火著油煎。又僧問首山：如何是禪？山云：猢猻上樹尾連顛。大衆道：無横徑立處孤危。此三大老，行聲前活路，用劫外靈機。若以衲僧正眼檢點將來，不無優劣。一人如張良入陣，一人如項羽用兵，一人如孔明料敵。若人辨白得，可與佛祖齊肩。雖然如是，忽有箇衲僧出來道：長老話作兩橛也。適來道：道無横徑，無黨無偏，而今又却分許多優劣。且作麽生祇對？還委悉麽？把手上山齊著力，咽喉出氣自家知。」淳熙庚子秋，示微疾，留偈，趺坐而逝。茶毗齒舌不壞，獲五色舍利無數。瘞于横山之塔，分骨歸葬萬年山寺。

雙林用禪師法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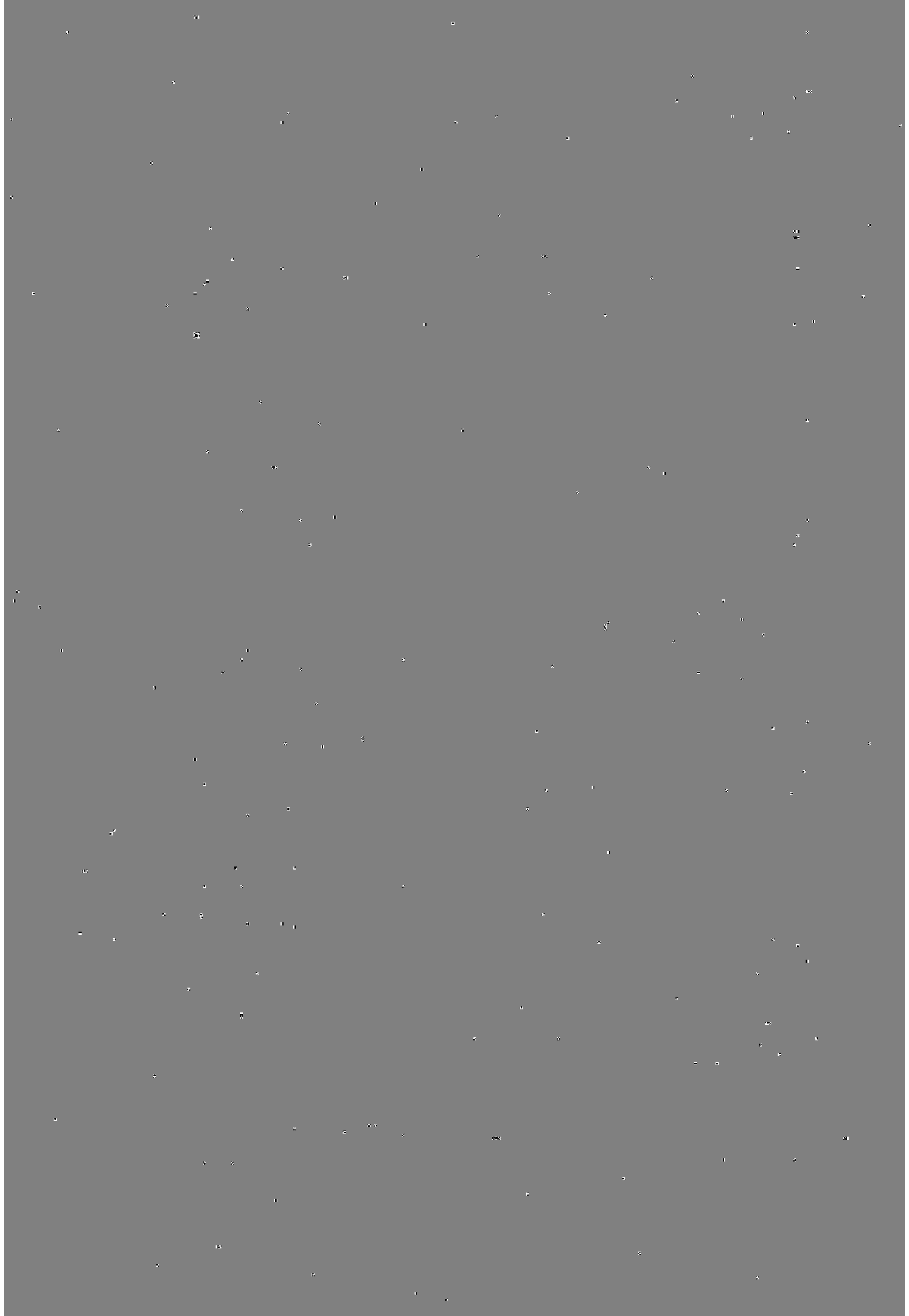
三峯印禪師

婺州三峯印禪師，上堂舉野狐話曰：「不落不昧，誣人之罪。不昧不落，無繩自縛。可憐柳絮隨春風，有時自西還自東。」

大溈行禪師法嗣

德山子涓禪師

常德府德山子涓禪師，潼川人也。上堂：「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遂喝曰：「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衆中忽有箇衲僧出來道：「長老休寐語，却許伊具一隻眼。」上堂，橫按拄杖曰：「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循還逆順數將來，數到未來無盡日。因七見一，因一亡七。踏破太虛空，鐵牛也汗出。絶氣息，無蹤跡。」擲拄杖曰：「更須放下這箇，始是參學事畢。」上堂，拈拄杖曰：「有時奪人不奪境，拄杖子七縱八橫。有時奪境不奪人，山僧七顛八倒。有時人境兩俱奪，拄杖子與山僧削迹吞聲。有時人境俱不奪」，卓拄杖曰：「伴我行千里，携君過萬山。忽然撞著臨濟大師時如何？」喝曰：「未明心地印，難透祖師關。」



跋

右五燈會元二十卷，南宋寶祐刻本。前有淳祐壬子普濟序，又有寶祐改元王槦序及沈淨明跋。按是書四庫全書已著錄於提要，題宋釋普濟撰。近代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書記載元刊本，鄞縣范氏天一閣書目、錢塘丁氏善本書室藏書志載明嘉靖刊本，歸安陸氏皕宋樓藏書志載明萬曆刊本。所題撰人俱同。據此刻王槦序云：今慧明首座萃五燈爲一集。然則撰人爲釋慧明，其以爲杭州靈隱寺僧字大川之普濟者，誤也。蓋内府本及諸家藏本皆脱去王序，故卽以作序之普濟當之。普濟作序，適先王槦一年也。焦竑經籍志及錢氏大昕補元史藝文志，著錄此書，並作普濟撰。藉非宋槧復出，踵譌貤謬，殆終無訂正之時。檢嘉靖本載元末釋廷俊序，有云：宋景德間，吴僧道原作傳燈録，天聖中駙馬都尉李遵勗爲廣燈録，建中靖國元年，佛國白禪師（釋維白）成續燈録，淳熙十年，淨慈晦翁明禪師（釋道明）作聯燈會要，嘉泰中雷庵受禪師（釋正受）作普燈録，斯五燈之所由始，與藏典並傳。宋季靈隱大川禪師濟公以五燈爲書浩博，學者罕能通究，迺集學徒，作五燈會元。廷俊此序，作於元順帝至正甲辰，溯上距宋理宗寶祐癸丑，相去纔百年，乃已不知爲慧明書，而漫焉不加攷覈，斯爲疏矣。今此書流傳寖稀，獨山莫氏郘亭知見傳本書目載蘇城汪氏有宋本。光緒間宜都楊氏復得寶祐本於日本東京，是爲舊槧之最朔者。元明以來刊本，卷數悉如宋槧之舊。惟雍正十三年重刊龍藏本析作六十卷，與古本分合迥殊。長沙明印長老師募刻本因之。運際遷移，未幾燬於兵燹。頃歲童子諒居士光業，郭涵齋居士振墉、萬

荀莊居士方傳、童梅岑居士錫樑等，集貲倡用宋本縮影廣布，津逮來茲，甚盛事也。至其書首列七佛，次列西天、東土諸祖師，又次以四祖、五祖、六祖下法嗣，附西天、東土應化聖賢，又次以南嶽、青原下法嗣，又分溈仰、法眼、臨濟、曹洞、雲門五宗。於五燈彙撮要旨外，頗嘗旁摭他書，如釋惠洪林間録及僧寶傳，亦多所採取。四庫提要稱其删掇精英，去其冗雜，考論宗系，分篇臚列，於釋氏之源流本末，指掌瞭然，良非溢美。但禪門古德，問答機緣，有正説，有反説，有莊説，有諧説，有横説，有豎説，有顯説，有密説。例如一捧打殺與狗子喫，者裏有祖師麽，喚來與我洗脚等語，覽者當守馬援「耳可得聞而口不可得言」之誡。苟神悟未契，徒逞舌鋒雋利，尤而效之，則化醍醐爲砒霜，變旃檀作棘刺矣。其可乎？朱明換節，景印將成。童郭諸君子，猥以跋尾見屬。不揣譾陋，隨喜率書，顧不覺茸還累幅也。異日者，或當趁閉關餘暇，蓄備丹鉛，聚諸刻於鶊春蟀秋，花晨月夕，焚博山沉水香，一匯校之。世尊降世二千九百五十七年，歲次庚午，孟夏月浴佛日，海遺居士瀏陽劉善澤腴深甫敬跋於長沙之天隱廬。

附錄

(一)禪宗史略

蘇淵雷

禪宗，是中國佛教六大宗派之一，創於中唐而盛行於晚唐、五代。它的形成、發展、演化以及所體現的佛學思想，在中國佛教史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而光輝的一頁。

禪宗的「禪」字，梵語禪那，意爲坐禪或静慮，包括修定和智慧兩個方面。原是印度各種宗教的共同修持方法。不僅僅限於達磨所傳的「如來禪」(心宗)，還有天臺的止觀，也是禪的一種。卽寂滅不遷，息妄顯真；定慧雙修，智慧觀照的意思。相傳它最初是以釋迦牟尼在靈山法會，拈花示衆，大迦葉破顔微笑，遂曰：「我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迦葉」的「拈花宗旨」爲依據的。從此，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一花五葉，心心相印的新提法，就漸漸爲人們所接受了。這一教外別傳的「心宗」，據説在西土共傳二十八代，至菩提達磨爲止。約在公元五世紀(四二〇——四七八年)劉宋時，(另一説約公元五二〇——五二六梁普通年中。)達磨西來，爲東土初祖。他承拈花宗旨，由南而北，入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號稱「壁觀婆羅門」。傳無我的「如來禪」法門，密以方便開發，自證「離文字」的宗通。他那源出於楞伽經的「二入四行」説，把入道途徑分作「理」與「行」兩種，稱「二入」。又把「行入」的方法分作「報怨」(逢苦不憂)、「隨緣」(得樂不喜)、「無所求」(有求皆苦，無求卽樂)、「稱法」(稱法而行，無心而行)四種，稱「四行」，爲后代「宗門」「教義」説所本。此后，由

達磨而慧可，僧璨，道信，弘忍，以至慧能，内以密付爲印，外以衣鉢爲信，次第傳承共六代。連同印土二十八祖，共三十三代佛祖心燈，各以一偈爲證。厥後，五宗七家互相標榜，各立綱綜。門庭徑路雖殊，要其劃絶情識，徹證心源，却無有異也。

禪宗的暢行，始於道信、弘忍所開創的「東山法門」。道信（五八〇——六五一），在舒州皖公山（今安徽省潛山縣西北）從僧璨習禪，蒙授法要。後游學南方，嘗勸僧俗念摩訶般若，稍變重視楞伽經之風。後至蘄春，住黄梅雙峰山（破頭山）三十年，別開法門，「聚徒五百人」。他的禪法特色可約爲三：一、戒與禪合一；二、「楞伽」與「般若」合一；三、念佛與成佛合一。就第三特色中，他力倡「一行三昧」説，製立了「入道安心要方便」，後發展爲「五方便門」。「一行」，是一種行相，即指「法界一相」。「一行三昧」，其實質是「法界一相，繫緣法界」；以「法界無差別相」爲繫念而成就的三昧。「五方便門」的内容：㈠ 總彰佛體，亦名離念門。「離念」就是覺。離念後，心境廣大無限，「等虛空法界一相，即如來法身」。而所謂彰體，就是恢復到「離念之本覺」。㈡ 開智慧門，亦名不動門，「開示悟入佛之知見」。「身心不動是開」，就是説雖有視聽，但不動於身心。又因爲不動而後定，定而後發生智慧，所以説「從定發慧」。㈢ 顯示不思議解脱門。即「瞥（忽然）起心是縛」，反之「心不起是解」。㈣ 明諸法正性。即「離自性」是心不起；「離欲際」是識不生，此爲諸法正性。㈤ 了無異自然無礙解脱門。即一切無礙的最後，歸之於禪法的一切皆如，一切平等。從道信的禪風來看，他還是屬于「藉教悟宗」「依教明禪」的非「離文字」一路。

弘忍（六〇二——六七五），繼承道信的法統，在黃梅雙峰山以東十里的馮墓山建寺，接引四方學衆，東山法門以此得名。由於弘忍的善巧化導，「法門大啓，根機不擇」的普遍傳授，嗣後法統的繼承問題，便被重視了。教外別傳——不立文字，頓入法界，以心傳心的達磨禪也被明確地提出來了。「息其言語，離其經論」，「天竺相承，本無文字」，正是「教外別傳」的自覺。「直入法界」，「屈伸臂頃，便得本心」，即是「頓悟」。「意傳妙道」，「唯意相傳」，「傳乎心地」，就是「以心傳心」。禪法原是應機而不隨便傳授的。但禪師們自有其開導方便：如認爲法器成熟，可以入道的，便授以深法。達磨的「二入四行」，道信的「入道安心要方便」等，仍是意在超悟的「藉教悟宗」（後爲北宗「漸門」所據）。從道信到弘忍樹立起來的東山無生法門（背境觀心，息滅妄念），並不是單以「守本真心」爲法，而是兼收並蓄，合舊傳與新說，將「楞伽諸佛心」與「文殊說般若一行三昧」統一起來。所謂「即心是佛」、「心淨成佛」，可說是黃梅雙峰與東山法門的標幟。弘忍門下，弟子衆多，個中佼佼者有神秀、慧能、慧安、智銑等，而以慧能、神秀爲最著，開創了「南頓」、「北漸」二派。此外，道信門下之法融又于道信外別出一枝，他在金陵牛頭山開法，後稱「牛頭禪」，與東山法門形成了對峙局面。牛頭禪的根本思想，體現在僧璨的無心論和信心銘中，其「空爲道本」，「無心合道」云云，正是牛頭禪的標幟。牛頭禪經傳數代，終爲「曹溪禪」（慧能所創的南宗頓悟法門）所銷融。然而，在印度禪（達磨禪）蛻變爲中華禪的過程中，牛頭法融實爲轉關人。

至此，帶有老莊化、玄學化的中國禪宗開始建立，寫下了中國禪宗史的第一頁。

神秀（六〇六——七〇六），是弘忍門下的上首弟子。開封尉氏（今河南尉氏縣）人，俗姓李。少年

出家，尋師訪道，至蘄州雙峰東山寺，謁五祖弘忍，獲器重。弘忍滅度後，遂住江陵（荊州）當陽山度門寺弘化。武后聞之，招請入都，封爲帝師。（中宗尤加禮重，有「兩京法主」、「三帝國師」之稱。）其禪法特點是「拂塵看淨，方便通經」的「漸修」法門。傳法弟子普寂、義福等，并爲當時朝野所重視。直至唐末，神秀一系才衰落，可見北宗是與李唐政權共存亡的。

慧能（六三八——七一三），南海新州（今廣東省新興縣）人，俗姓盧。家道貧困，以採樵爲生。雖隻字不識，但有夙慧。一日，負薪市中，聞客誦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而有所感悟。遂往馮墓山，謁弘忍。弘忍令他入碓房作務。八個月後，弘忍召弟子曰：「正法難解，不可徒記吾言，持爲己任。汝等各自隨意述一偈，若語意冥符，則衣法皆付。」上座神秀書偈於壁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慧能聞之，於神秀偈旁，也作一偈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弘忍見此偈心地透徹，便把衣法密付慧能。慧能得法南歸，隱居若干年後，至曹溪住寶林寺。又應請在韶州大梵寺説摩訶般若波羅密法（金剛大般若經），並傳授「無相戒」。常告門人曰：「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恒沙。」開「直顯心性」的「頓悟」法門。嗣法弟子有南嶽懷讓、青原行思、荷澤神會、永嘉玄覺、南陽慧忠和法海等數十人。法海集其言行爲六祖壇經。

懷讓（六七七——七四四），金州安康（今陝西省漢陰縣）人，俗姓杜。少年出家，初參嵩山安國師。後往曹溪，謁慧能大師，問答相契，執侍左右十五年。（一説十二年），得法印後，住南嶽般若寺觀音臺，弘

化三十餘年，入室弟子六人，而以道一爲翹楚。道一（七〇九——七八八），鄧州什邡（今四川省什邡縣）人。本姓馬，後世尊稱馬祖。曾於資州從智銑的門人處寂參禪。後到南嶽，結庵而居，常日坐禪。懷讓知是法器，前往問曰：「大德坐禪圖作甚麼？」道一曰：「圖作佛。」懷讓乃取一磚在他庵前石上磨。道一問曰：「磨作甚麼？」懷讓曰：「磨作鏡。」道一驚曰：「磨磚豈得成鏡邪？」懷讓反問：「磨磚既不成鏡，坐禪豈得作佛？」於是道一請求開示。道一蒙師開悟，心意超然，侍奉十年，遂得正法印。後至江西，聚徒說法，法嗣有懷海等百餘人，各爲一方宗主，禪宗由此大顯。

懷海（七二〇——八一四），福州長樂人，俗姓衞。是馬祖道一門下的首座。受印可後，在洪州百丈山（卽江西奉新縣西百二十里處）接化，草創禪院，制定禪門規式，卽所謂百丈清規。道一提倡的「順乎自然」法門，至此發展成熟。「百丈禪」意在「學衆皆入僧堂」，一同參禪、「普請」。當時門庭極盛，形成了「觸類是道」的「洪州宗」。

行思（？——七四〇年），吉州廬陵（今江西吉安縣）人。出家後往曹溪謁慧能，爲上首。既得法，返吉州，住青原山靜居寺闡化。同門之希遷、神會，均於慧能逝世後禀承遺命，前往青原，從行思學禪。

希遷（七〇〇——七九〇），端州高要（今廣東省高要縣）人，俗姓陳。得度後，到湖南衡山南寺，結庵於寺東大石上，時人稱爲石頭和尚。相傳著有參同契、草庵歌。弟子有惟儼、道悟等二十一人。其時，江西主道一，湖南主希遷，四方禪者，結集於兩家門下。

神會（六八八——七六二）（另一說爲六六八——七六〇），襄州（今湖北襄陽）人，俗姓高（另一說

姓方)。少年研習儒道。出家後,初師事神秀,自神秀被召入京後,往謁曹溪慧能,隨侍不離左右。據說慧能臨寂,秘傳法印。開元年間,越大庾嶺,到洛陽大弘禪法。其時兩京之間,皆宗神秀,於是神會在滑臺(今河南省滑縣)大雲寺,設無遮大會,論定達磨禪的宗旨,闡揚慧能的頓悟法門。又在洛陽,楷定宗旨。著有南宗定是非論、顯宗論等。自此神秀門庭寂寞,慧能宗風獨尊天下。遂以神會爲第七祖,世稱荷澤宗(荷澤,寺名)。門下有無名、法如等。弟子圭峰宗密(原屬華嚴宗卽賢首宗),則是法如下的第三傳,倡禪教一致說。

玄覺(六六五——七一三),温州永嘉(今浙江省永嘉縣)人,俗姓戴。初學天台止觀,後謁慧能,得心印。須臾告辭,慧能留住一宿,因有「一宿覺」之稱。門人輯其所著成永嘉集。倡天台、禪宗融合說。

慧忠(?——七七五),越州諸暨(今浙江省諸暨縣)人,俗姓冉。從慧能受心印後,居南陽白崖山黨子谷四十餘年。後應唐肅宗(另一說唐玄宗)之請,到洛陽,倍受禮遇。他主張「禪卽教」說,語要有「國師三喚侍者」、「無情說法」、「無縫塔」及「圓相」等公案。

慧能的「頓悟法門」,異峰突起,別開生面。經門人的唱導弘揚,更是風靡一時,歷久不衰。就中南嶽懷讓和青原行思兩系,至晚唐繁衍特盛。

南嶽一系,在百丈懷海門下有潙山靈祐(七七一——八五三),再傳仰山慧寂(八〇七——八八三),(另一說爲八一四——八九〇)。形成了潙仰宗。懷海的另一門人,黃蘗山希運(?——八五〇)(另一說爲?——八五五),再傳臨濟院義玄(?——八六七),而成臨濟宗。

青原一系，自石頭希遷開始，門下有藥山惟儼傳雲岩曇晟（七八二——八四一），再傳洞山良价（八〇七——八六九），再傳曹山本寂（八四〇——九〇一），形成了曹洞宗。石頭的另一支爲荆州天皇寺道悟（七四八——八〇七），再傳德山宣鑒（七八二——八六五），至雪峰義存（八二二——九〇八），門下徒衆遍布，就中有雲門文偃（八四七——八七二），住韶州雲門山，發揮獨妙的宗致而成雲門宗。同時雪峰門下的玄沙師備（八三五——九〇八），一傳地藏院桂琛（八六七——九二八），再傳清涼寺文益（八八五——九五八），謚號「法眼」，世稱「法眼宗」。

唐末五代間，由南嶽、青原二系演化而成的五宗，他們的基本思想相同，然接引方式各異。如潙仰宗的「三生」及「九十七圓相」。「三生」即想生、相生、流注生。「想生」，指能思者；「相生」，指所思者；「流注生」，指「諸法無常」。圓相，是以圓形爲本的種種符號，作爲無可表示的表示，成爲外人所不解的一種默語。或畫此(牛)相，乃縱意。或畫(佛)相，乃奪意。或畫(人)相，乃肯意。或畫〇相，乃許他人相見意。……纔有圓相，便有賓主、生殺、縱奪、機關、眼目、隱顯、權實種種作用。師資辨難，互換機鋒，他們慣以頓超得妙，功行綿密，接引學人。又如臨濟宗有「四料簡」、「四賓主」、「四照用」。「四料簡」即「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四賓主」即「賓看主」、「主看賓」、「主看主」、「賓看賓」。凡觀點明確，態度堅決，就是「升堂入室」的「主」；反之，就是門外漢——「賓」。「四照用」即「有時先照後用，有時先用後照，有時照用同時，有時照用不同時」。他們以「三玄」（三種原則）、「三要」（三種要點）、「四料簡」等峻峭的機鋒，解黏去縛，接引來學。

曹洞宗有「五位君臣」、「寶鏡三昧」。「五位君臣」即「正中偏，三更初夜月明前，莫怪相逢不相識，隱隱猶懷舊日嫌(一作妍)。偏中正，失曉老婆逢古鏡，分明睹面別無真，休更迷頭還認影。正中來，無中有路隔塵埃，但能不觸當今諱，也勝前朝斷舌才。偏(一作兼)中至，兩刃交鋒不須避，好手猶如火裏蓮，宛然自有沖天志。兼中到，不落有無誰敢和，人人盡欲出常流，折合還歸炭里坐。」(良价)「寶鏡三昧」，即「如臨寶鏡，形影相睹，汝不是渠，渠正是汝」(曇晟)。他們以「向、奉、功、共功、功功」五位功勳和「見滲漏、情滲漏、語滲漏」三種滲漏的穩順綿密法，判斷修證的淺深，辨驗真僞。

雲門宗的「三句」，「函蓋乾坤」一句，文偃頌曰：「乾坤并萬象，地獄及天堂，物物皆真現，頭頭總不傷。」「截斷衆流」、「隨波逐浪」二句，則是說明他接引學人，每用一語一字，驀地斬斷葛藤，截斷問者轉機，使其無可用心，從而悟達世諦門中一法不立的境界。

法眼宗的「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和「六相」，闡明「一切現成」和「理事圓融」之旨。「六相」即「總相」、「別相」、「同相」、「異相」、「成相」、「壞相」。其簡明似雲門，細密如曹洞，平凡句下藏機鋒，用「對病施藥，相身裁縫，隨其器量，掃除情解」的方法接引，有當機覿面，能使學人轉凡入聖的機用。由於門庭設施、接引徒衆的方式各異，而形成了不同的門風，論其思想淵源則同出南宗禪。

經五代至南宋，各宗的法承相繼衰微，唯有臨濟宗，從義玄下傳數代至楚圓。他住石霜崇勝寺行化，其下有黃龍山慧南(一〇〇二——一〇六九)，開黃龍派；方會(九九二——一〇四九)，開楊岐派，合前五宗號爲「五宗七家」。其黃龍派的「三轉語」，即遇學人來參，常問：「人人盡有生緣，上座生緣在

何處？」正當和學人往復答辯時，忽伸出手來說：「我手何似佛手？」又向前來參請的宗師問其所得時，却垂下脚說：「我脚何似驢脚？」這三轉語，被天下叢林稱之爲「黃龍三關」。他設三關接引學人，要學人觸機卽悟而不死煞句下。他說：「已過關者掉臂逕去，安知有關吏；從關吏問可否，此未過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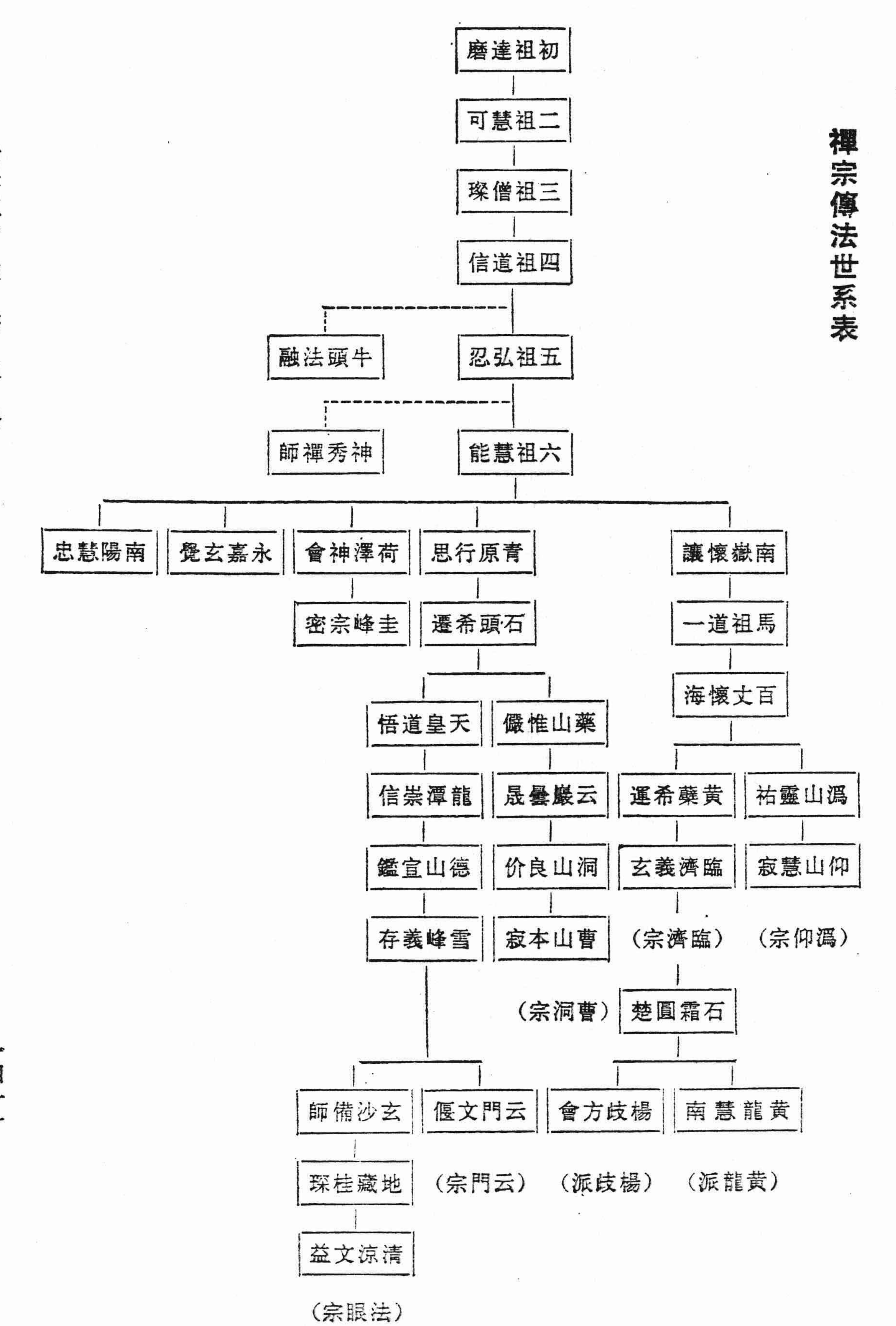
楊岐派是傳臨濟的正宗。曾說：「霧鎖長空，風生大野。百草樹木作大獅子吼，演說摩訶大般若，三世諸佛在爾諸人脚跟下轉大法輪。若也會得，功不浪施。」他兼臨濟、雲門兩家之長，用大機大用之法接引學人，渾無圭角。

總之，南方禪者多出山區素族，那種宣傳「頓悟」、「自力」的簡易修持方法，對於廣大的勞苦大衆和不勞而獲的中小地主階級文士，都具有不少的吸引力；加之安史亂後寺院經濟和佛教文獻迭受戰爭破壞，更使偏重「義學」的北方佛教失去物質的憑藉和活動的餘地；南禪一派遂得植根於贛湘粵山區地帶，與底層人士和中原謫宦之流，取得較廣泛的聯繫。他們不隨政治之興衰而興衰，不以印土佛教之沒落而沒落，本其擺脫文字桎梏、反對經院煩瑣哲學的「革新」精神和比較接近平民的修持方法，在當時還能取得人們一定的信仰，而起着陶醉人心的作用。其與天台、賢首兩宗並稱爲中國化的佛教，不是偶然的。由其不立文字，擺脫教條，故能不爲層積之文化堆所拘縛。此種樸質力行的大衆化佛教，對於當時文風纖靡的傳統和煩瑣的經義注疏之風，予以甚大的衝擊。從而通過「一切衆生皆有佛性」、「見性成佛」種種理論的啓示，在學術思想的另一戰線上，從李翺的復性書到周敦頤的通書，這就導出兩宋專講天人性命之學的「理學」和陸王一派的「心學」，爲中國哲學史輸入了新的血液。這也是隋末

農民大起義後個體經濟逐步上升、庶族地主開始擡頭，在精神生活上要求革新、打破傳統的一種曲折的反映。禪宗風靡了幾百年之後，到了明清兩代淨土宗崛起，禪宗遂與合流，不復有奮迅直截、激揚踔厲的精神，氣息奄奄，名存實亡。直至近世，在異國他鄉(臨濟、曹洞二宗，南宋時傳至日本，近年禪宗風行歐美)，反有復興之勢。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禪宗大致經歷了達磨禪、東山法門、南宗禪(曹溪禪)這三個階段。而基於「牛頭禪」發展起來的中國禪宗，到慧能門下臻於完善，形成了中國佛教史上規模最大、影響最深遠的主流。南宗禪的佛學思想，直接滲入思想文化、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幾乎取代了從魏晉南北朝到隋唐以來以「玄學」爲主的哲學思想，成爲獨具特點的思想流派。並涉及到宋明的「理學」、「心學」和清末民初的各種學派，從而豐富了人們的文化生活，爲人們開闢了前所未有的精神境界。這就是中國禪宗一度被推崇爲本地風光的歷史原委。

禪宗傳法世系表


初祖達磨
二祖慧可
三祖僧璨
四祖道信
牛頭法融
五祖弘忍
神秀禪師
六祖慧能
南陽慧忠
永嘉玄覺
荷澤神會
青原行思
南嶽懷讓
圭峰宗密
石頭希遷
馬祖道一
百丈懷海
天皇道悟
藥山惟儼
龍潭崇信
云巖曇晟
黃蘗希運
潙山靈祐
德山宣鑑
洞山良价
臨濟義玄
仰山慧寂
雪峰義存
曹山本寂
(臨濟宗)
(潙仰宗)
(曹洞宗)
石霜楚圓
玄沙師備
云門文偃
楊岐方會
黃龍慧南
地藏桂琛
(云門宗)
(楊岐派)
(黃龍派)
清涼文益
(法眼宗)

(一) 燈錄與五燈會元

蘇淵雷

燈錄卽傳錄燈，是禪宗歷代傳法機緣的記載。以法傳人，譬如燈火相傳，展轉不絕，所以叫傳燈錄。燈錄之作，萌芽於南北朝時代。而正式的燈錄則是禪宗成立以後出現的。東魏靜帝興和年間(五三九—五四二)，沙門云啓至龜茲遇天竺三藏那連耶舍，共譯出梵本祖偈因緣一種(卽所謂七佛至二十八祖傳法事跡)，耶舍帶來東土傳播於高齊境內（一說此祖偈因緣係耶舍與萬天懿所譯，見景德錄西來年表)。接着南朝梁簡文帝又派劉玄遠去北方傳寫，並詔寶唱編入續法記，因而此本又得流佈於江南各地。到了唐德宗貞元年間(七八五—八〇四)，金陵沙門惠炬，將此祖偈帶往曹溪，同天竺沙門勝持重共參校，連同唐初以來傳法宗師機緣合併集成寶林傳一書。昭宗光化年間（八九八—九〇〇），沙門華嶽和玄偉復據此祖偈頌連同貞元以來出世宗師機緣，編爲雲門聖胄集一書。五代後梁太祖開平年間(九〇七—九一〇)，南嶽沙門惟勁又根據此祖偈頌連同光化以後出世宗師機緣，集成續寶林傳一書。此後四十餘年，乃有正式燈錄祖堂集一書出現。

祖堂集二十卷。五代泉州昭慶寺沙門靜、筠二人同撰於南唐中主保大十年(九五二)，爲禪宗現存最古的燈史。

祖堂集以後的傳燈錄，有以下各種：

（一）景德傳燈錄三十卷，宋釋道原撰於景德元年（一〇〇四）。道原爲天台韶國師的弟子，法眼宗清涼文益的子孫，故本書記載青原系諸家特別詳細。其內容大抵取材於寶林傳、祖堂集諸書，自七佛至法眼宗之嗣爲止，凡五十二世，共一千七百零一人。

（二）天聖廣燈錄三十卷，宋李道勗撰。李氏爲臨濟宗人，師楊億爲文。本書撰於仁宗天聖七年間（一〇二九），其去景德（一〇〇四—一〇〇七）只有十餘年，與景德録比較，各宗世次增加無幾，不過章次略有變動，人數及語句略有擴充而已。

（三）建中靖國續燈錄三十卷，目錄二卷。宋釋惟白撰（書成於建中靖國元年（一一〇一）之前）。惟白爲雲門宗雪竇重顯法派法云法秀的弟子。本書分五門敍述：一曰正宗門，二曰對機門，三曰拈古門，四曰頌古門，五曰偈頌門。全書所載計一千七百餘人。徽宗建中靖國（一一〇一）距仁宗天聖（一〇二三—一〇三一）約七十年，作者意在續道原之作，故名續燈錄。

（四）聯燈會要三十卷，宋釋語明撰。此書撰於南宋孝宗淳熙十年（一一八三），上距建中靖國（一一〇一）八十餘年，作者意在合北宋三燈爲一書，而補八十餘年來前代燈錄所未收之臨濟雲門二宗各家，但自汾陽昭、雪竇重顯而下，材料較少，只編了十分之二三。

（五）嘉泰普燈錄三十卷，目錄三卷。宋正受撰於南宋寧宗嘉泰年間（一二〇一—一二〇四），上距建中靖國約百年，距淳熙不過二十餘年。但作者未見聯燈，所以在他的上皇帝書中只提到北宋三燈。因天聖建中二錄於帝王、公卿、師尼、道俗一概不錄。他以爲「燈雖曰續，如照之不普何」？所以不

論僧俗，凡三燈所不取者，莫不旁收博採，而達到普的目的。費時十七年，成書三十卷。

五燈會元，就是由上述景德傳燈錄、天聖廣燈錄、建中靖國續燈錄、聯燈會要、嘉泰普燈錄這五部燈錄各三十卷匯集而成。宋釋普濟刪繁就簡，將一百五十卷縮爲二十卷。卷帙雖大大減少，而內容則減去原書的二分之一。五燈向以南嶽、青原分敍，以下不再分宗。「世次既多，支派繁衍，大宗難於統攝，自應分立小宗，以爲之樞紐，庶閱者沿流溯源，易得要領。普燈録於南嶽、青原之下，復注小宗，較爲明晰。然每於一卷之內，南嶽、青原間出，轉覺迷離。」茲揭其要目如下：

卷一，七佛至東土六祖；

卷二，四、五、六祖法嗣及應化聖賢；

卷三、卷四，南嶽懷讓至五世；

卷五、卷六，青原行思至七世及未詳法嗣；

卷七、卷八，青原下二世至九世；

卷九，南嶽下二世至八世潙仰宗；

卷十，青原下八世至十二世法眼宗；

卷十一、卷十二，南嶽下四世至十五世臨濟宗；

卷十三、卷十四，青原下四世至十五世曹洞宗；

卷十五、卷十六，青原下六世至十六世雲門宗；

卷十七、卷十八，南嶽下十一世至十七世黃龍派；

卷十九、卷二十，南嶽下十一世至十七世楊岐派。

五燈會元一向流傳的是元朝的至正本，也就是所謂的業海清公重刻本。卷首有釋廷俊序，序中說：「本書爲宋季靈隱大川濟公集學徒所作，板毀，今會稽開元業海清公重刊之。」明嘉靖、萬曆年間，此書迭有刊本，但都没有入藏。嘉興續藏第六十及六十一函，雖有此書，却非官板。其正式入藏，從清龍藏開始。清藏改方册爲梵筴，析爲六十卷。然自明以來，諸本皆從至正本出。光緒初，宋本始由海外歸來。卷首有淳祐十年壬子冬普濟題詞，又有寶祐改元王槦序和沈淨明居士的跋（但不見釋廷俊序），卷末有海遺居士劉善澤在長沙天隱廬作的跋，是爲宋寶祐本。

本書題普濟撰，向無異議。光緒二十八年壬寅，貴池劉氏復刻寶祐本跋，始以爲非普濟撰，而爲慧明撰。一九三〇年庚午，長沙又將寶祐本影印，劉善澤跋中亦張此說，但史料不備，「慧明撰」一說尚不足徵信。

自五燈會元出，前五種燈録遂少流通，内外學者無不喜其方便。正如沈淨明跋言：「禪宗語要，具在五燈。」五燈會元流傳於世，不僅爲内學者提供了禪史研究的豐富資料，而且也擴大了外學者的視野，耳目爲之一新。書中所錄，牽朝動室，上至帝皇徵召延請，禪師開堂説法，下至文人學士與僧徒往返參學，可見禪宗對於唐宋皇室和當時社會的影響之大。會元編集，後於正受的普燈約五十年，各卷宗派分明，其法更爲進步。元明以來士大夫之好談禪悦者，無不家有其書。

自南北朝時代產生了燈錄，經過歷代展轉相續，至宋代可謂盛矣。此後，元明清各代，繼承傳統，燈錄之作續而不盡。先後出現了：

（一）元朝後期至元間（一三三五—一三四〇），於越云壑瑞禪師所作的心燈錄。（雖內容甚詳，但遭異議，不得流傳，現亦不存。）

（二）續傳燈錄三十六卷，目錄三卷，明居頂（？—一四〇四）撰於洪武年間（一三六八—一三九八），（載於靈谷寺居頂文集及圓庵集。）

（三）增集續傳燈錄六卷，明文琇撰於永樂十五年（一四一七）。

（四）水月齋指月錄三十二卷，明瞿汝稷撰於萬曆二十三年（一五九三）。

（五）五燈會元續略四卷（一作八卷），明淨柱撰於崇禎十七年（一六四四）。

（六）五燈嚴統二十五卷，目錄二卷。明通容（一五九三—一六六一）撰於永曆四年（一六五〇）。

（七）繼燈錄六卷，明曹洞宗元賢（一五七八—一六五七）撰於永曆五年（一六五一）。五燈會元所收止於南宋理宗紹定年間（一二二八—一二三三），其後雖有續燈繼收，但續燈止於宋末元初。益以淨柱的五燈會元續略，元明兩代諸師，賴此得傳。不過所收未備，此元賢所以有繼燈之作。

（八）居士分燈錄二卷，明朱時思撰於崇禎四年（一六三一）。

（九）續燈存稿十二卷，目錄一卷，清施沛匯集，通問編定於康熙五年（一六六六）。

（十）續燈正統四十二卷，目錄一卷，清性統撰於康熙三十年（一六九一）。

（十一）五燈全書一百二十卷，目錄十六卷，清超永撰於康熙三十二年（一六九三）。作者根據普濟的會元與清代海寬的纘續二書，「刪其煩蕪，增所未備」。費時約三十年，收錄七千餘人，可謂集燈錄的大成。

（十二）續指月錄二十卷，清聶先樂撰。

（十三）錦江禪燈二十卷，目錄一卷，清通醉撰於康熙十一年（一六七二）。

（十四）黔南會燈錄八卷，附補續，清如純撰於康熙四十一年（一七〇二）。

以上所舉五代以後迄於明清主要燈錄凡二十種（連同五燈），前十八種爲通史性的燈錄，後二種爲地方性的燈錄。另外，可爲燈錄之輔助的尚有世譜三種：

禪燈世譜十卷，明吳侗集，道忞編修於崇禎四年（一六三一）。

佛祖宗派世譜八卷，清臨濟宗譯進撰於順治十一年（一六五四）。

緇門世譜一卷，清明春（臨濟三十四世）撰於康熙四十二年（一七〇三）。

此外，尚有一些燈錄，不再贅述。

論傳承和道統的關係，宗門尤爲重視。上述各種燈錄，正是歷代師資傳承的記錄，爲中國思想史保存了珍貴的原始資料。